叢書集成續編

二六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〇冊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別傳

朱文公行狀一卷附刻一卷	宋	黃榦撰	明辨齋	一
安定言行錄二卷	清	許正綬輯	月河精舍	四九
呂用晦先生行略一卷	清	呂公忠撰	邈園	七七
明新建伯王文成公傳本二卷	清	毛奇齡撰	明辨齋	八九
稼書先生年譜一卷	清 清	陸宸徵輯 李鉉	小石山房	一一三
陳乾初先生年譜二卷	清	吳騫輯	雪堂	一三一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	清	孫鏘鳴撰	敬鄉樓	一六一
張楊園先生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清	蘇惇元重編	當歸草堂	一八七

釋道別傳

善慧大士傳錄三卷附錄一卷	宋	樓穎輯	續金華	二二七
華陽陶隱居內傳三卷	宋	賈嵩撰	觀古堂	二五七
達賴喇嘛傳一卷附錄一卷	民	張伯楨撰	滄海	二七五
班禪額爾德尼傳一卷附錄一卷	民	張柏楨撰	滄海	三〇九
榮武佛傳一卷	民	張伯楨撰	滄海	三三七
白尊者普仁傳一卷	民	張柏楨撰	滄海	三四一
白尊者普仁舍利塔銘一卷	民	張柏楨撰	滄海	三四五

孝子別傳

桑孝子旌門錄一卷……清　桑調元輯　武林掌故　三四九

忠義別傳

楊大洪先生忠烈實錄一卷附錄一卷……明　胡繼先輯　百爵齋　三五九
龔安節先生年譜一卷……明　龔　紘撰　又滿樓　三八九
謝皐羽年譜一卷……清　徐　沁撰　昭　代　四〇三
張文烈公家玉傳一卷……民　張伯楨撰　滄　海　四一五

名臣別傳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附補遺一卷……宋　樓　鑰撰　□不著撰人　四　明　四四一
宋少保岳鄂王行實編年二卷……宋　岳　珂撰　明辨齋　四九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輔政本末一卷……宋　不著撰人　百　子　五四一
諸葛忠武書十卷……明　楊時偉編　明辨齋　五四六
楊文襄公事略一卷……明　謝　純撰　雲　南　六三七
茶史一卷……明　朱　賡撰　殷禮在斯　六六九
王荊國文公年譜三卷末一卷遺事一卷……清　顧棟高輯　求恕齋　六七九

WT 96/10

宋侍講朱文公行狀

同治癸亥長沙余華
皐校栞于明辨堂

朱文公行狀附刻目錄

黃勉齋先生行狀　宋 [illegible]
何北山先生行狀　宋 王柏
祭何北山先生文 門人同祭
王魯齋先生壙誌　宋 葉由庚
祭王魯齋先生文　宋 金履祥
金仁山先生行狀　元 柳貫
學箴　元 許謙
許白雲先生墓誌銘　元 黃溍

吳草廬先生行狀 未刻　元 虞集
吳文正公年譜 未刻　元 危素
高忠憲公年譜二卷 未刻　明 高世寧
劉忠介公年譜二卷 未刻　明 劉汋
文中子世家 附諸葛傳別行　唐 杜淹
文中子傳 附諸葛傳別行　唐 皮日休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

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纖悉

必親羣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邀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

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性情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

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豪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君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

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豪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豪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

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已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敵人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

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敵人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

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旣不行雖擢用卯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于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

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冐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闗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爲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

盡官物之掄放衍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
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
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
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
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
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訖
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濵大江舟艤岸
者遇大風輒沉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
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

之不少貸由是豪强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
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趾奏復其舊又奏乞賜
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
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
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
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
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
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

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
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
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
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
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
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
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
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
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

乃可冀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
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
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寬
閑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
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
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
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
苛斂責其寬恤庶幾困窮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
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

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利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方
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
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
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
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
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
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

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
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
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
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
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
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
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
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
其柄盖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并與陛下所以

立紀綱者而壞之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
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
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
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
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
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修
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
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飢易提舉浙東常
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卽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

人未推賞辭職名具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
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
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與業之廣未及于地與政之大
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
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
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
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
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
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盖將選建英

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

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旱

傷旱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糴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杳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

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立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

必有部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郎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目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

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紐惟恐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刻

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

朝廷愛民之心不知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于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辟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 淮 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 仲友 亦自辯

且言弟婦王氏驁悖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馳騖經營于下若其加害于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奏時相意上疏

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

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于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今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

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爲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友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

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

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盖先先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

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間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許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

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盖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

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忭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

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晤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

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

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

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烝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嫉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

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靡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

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已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

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

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

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愛益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臣悲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修祕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幃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盡言皆痛

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

以居烝爲之禁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
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
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于訪事宜擇人
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
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盖謂經界法行息
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税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
其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
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
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旱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

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
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
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
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
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
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
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逐拜命
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敎令嚴武備戢姦
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敎化湖湘士子素知

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
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中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
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
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
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寍惟賴朝廷三綱五常
之敎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
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大小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
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
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

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
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詔奏事
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
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
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盖將
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
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
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
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元

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
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
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
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
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尙
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
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
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而
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
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
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
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
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學莫先
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
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特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
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
補官員數邵州防全無指畫以致猺人侵犯乞移置

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既對而辭待
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
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
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
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
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
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
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
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

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
固上誤國之言因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
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
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
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
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假故並
令番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
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
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幾句百姓饑饉流離太

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　皇太后皆
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
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
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
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
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
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
於理亦非爲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
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

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
未復申言殯宮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
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
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
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
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陛下日
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
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
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

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
又因以察其人情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又奏禮經勑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
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
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
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
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
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
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

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
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
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
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
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
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
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
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
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

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
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
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
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
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
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
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
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
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

校强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
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
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
必有所不忍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
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
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
併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
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
出僖祖安得謂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

毁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
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
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
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
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
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
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
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
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閤門事

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
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
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
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
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
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
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
與州郡差遣力辭得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

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
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謫以不軌謫永州
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
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
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
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
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
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
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

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
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稾焚之自號遯翁
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
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
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能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
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廕補
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
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
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

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
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
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修撰也伯壽行祠有僞慢等語
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
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
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
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
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隷頑鈍無恥
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

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
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
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
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已
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
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兇徒憸黨根株斥戮嘉定元
年詔賜諡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諡曰文又明年贈中大
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
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

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王泣下然謹
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
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
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
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
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
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
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
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

齋病且亟囑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
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
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
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心博求之經
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
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
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
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
又曰頴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

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
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
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
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
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
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
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

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
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
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
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
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
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
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
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

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
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
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
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故其得于已而為
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
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
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
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

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
見其或遺表裡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
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
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
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
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
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
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
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

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
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
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
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
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
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
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
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
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

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
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
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
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
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
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
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
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
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

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

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

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

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
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
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
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
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于
四夷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
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
益衆亦足以見義理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
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詖謬明

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
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
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
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
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
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
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
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
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

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
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温公喪禮曰疎畧問儀禮頷之
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
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
與為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
不憖遺以承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
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
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
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

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
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
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
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
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所作其
憂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篇每以未及修
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
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
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

鑱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囑以從學者也其卒以淳熙丙申其葬以祔穴原本誤以令人卒於乾道丁酉坊刻悉從之今更正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鑑鐸鋌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

充廣西經畧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翰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都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女七人先生沒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

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畧歟輙採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

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辛巳正月　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蒐輯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

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

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組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微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

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幹謹書

行狀成告家廟文

幹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幹之鄙陋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昧執筆以爲先生之玷伏念先生資禀學問道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蓋少知而能盡其蘊者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既無所考訂而歲月浸久傳訛襲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以啟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已哉於是追思平昔聞見定爲草藁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禍愎自任者則不敢也蓋

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斯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
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
知德者鮮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行狀成於丁丑（嘉定十年）
之夏然猶存之篋笥以爲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
定者如是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不能有所
增損矣謹寫一通遣男輅白之家廟而併布其僭妄不
得已之愚撫卷興悲涕泣如雨

我

國家尊儒重道功令一以朱子爲宗凡經義之有悖

朱文公行狀

明辨齋 梁

朱子者概置弗錄以故朱子之書薄海内外罔不家傳人誦其文集語錄復經榕村李文貞公纂爲
朱子全書頒行於各直省矣獨勉齋先生所修朱子行狀附見于考亭淵源錄伊雒淵源續錄及晦庵大全文集後別無單行本即寶應王氏所訂朱子年譜亦未纂錄全文茲故據善本付梓以寓讀書論世之思焉同治癸亥長沙余肇鈞萃皋

何北山先生行狀

門人王柏

先生諱基字子恭崇道公仲子也曾祖湞故贈朝散大夫妣吳氏贈宜人祖松故任朝散郎通判徽州軍州事贈中奉大夫妣曹氏贈令人父伯慧故任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妣蔣氏封安人先生稟氣清而質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年浸長俾從鄉先生國錄誠齋陳公震習學舉子業陳先生一見奇之有以達尊廉潔稱贊者先生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陳先生益奇之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

工居多陳先生喜而語之曰爲學修身之要義理無窮由是益自充拓若泉之始達火之始然弱冠崇道公宦游臨川而勉齋黃先生適爲令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粲然各有當於心不啻如同門素友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爲學須先辦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讀熟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習不敢頃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疑而未釋者必平其心易其氣紆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未嘗參以已意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蓋其思之也精是以守之也固充其知而反於身者莫不踐其實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咤聲不匿情不遂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婉容柔色以得其歡心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恭敬退讓曾無間言處族婣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御童僕婢妾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捐逋已責不以

爲難遷善改過尤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闕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父母愛之兄弟懷之族姻德之朋友信之閭里尊之海內慕之而不得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澹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以其餘事言之先生之文溫潤融暢先生之詩從容閒雅皆自胸中流出殊無彫琢辛苦之態雖工於詞章者反不足以闖其藩籬先生作字清勁結密世傳栁法無一書一集不

加標註楷小精肅見者莫不心開目明先生文房巨編山立無一書一集不施朱抹端直切要讀者莫不意融心服此皆心德之所發見於事者雖至微必謹如此盤溪之上有宅一區翛然於水竹之間山未爲甚深林未爲甚密先生遯世不見知而無悶閭里鮮有知其學問者自船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士次第汲引而願執經門下先生勞謙固拒雖後生小子亦不肯受其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嘗謂爲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

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克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驅堅車獵險崖其剛便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鞠躬盡力以必至爲期未出門便已不敢展脚況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哉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而知識隨血氣爲之盛衰矣然義理儘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辯大家討一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各要辨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

則不厭往復之詳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讀諸經不同先須十分掃蕩胸次令潔淨却要吟哦上下從容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爲有功謂箕子所以告武王者綱領宏碩條目明備議論又自精深嚴密本末畢舉因參以大學中庸其大本大經蓋有不約而符契者曰敬五事則明明德之謂曰厚八政則新民之謂曰建皇極則止於至善之謂至於皇極則有休證而無咎證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地位

萬物育之謂蓋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又謂太極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卻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又謂定性書句句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曰學者讀書先須以四書爲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大抵集註之說精切簡嚴語錄之說卻有痛快處但衆手所錄自是有失眞者但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

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此先生編書之規模也他書亦本此意其後又曰近溫習四書覺得義理自足意味無窮須截斷四邊只將本書深探玩繹方識其趣若將諸家所錄來添看意思反覺散緩此先生晚年精詣造約終不失勉齋臨分之意柏既未得其遠者大者而所聞僅僅如此與其他學者言衰類未就不可得而備述也先生隱居求志不願人之知眞無媿古人爲己之學然山輝川媚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歲在甲辰勉齋門人庸齋趙公汝騰來鎮東陽首加延聘且以名聞於朝故先

生有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先生不肯出之意實權於此自是薦牘盈門鶚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先生力辭以爲曩者郡太守嘗以關講延聘每至而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翻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却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於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豈於此尚不能守而能明教以淑人心乎下不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

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辭避未竟而理宗上賓嗣聖踐祚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帝意若曰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一記予小子茲迪彝教徧親博雅之羣儒既登進於舊遊且旁延於時望開予以饜飫優柔迪我以高明光大玉音丁寧邦侯勉諭上之所以期待於先生者至矣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已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先生亦不敢祗受遂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而無用者吁是何言也語孟六經未嘗有體用

字後世儒先始取之以明理朱子送胡籍溪劉恭父之詩胡五峯以爲有體而無用分對二字言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運而往精神逾邁因以不用用之非無用也況自僞禁胎禍天降割于斯文考亭輟響伊洛之學銷毀僅存孤立無助勉齋黃先生續遺音於絃斷絲絕之餘鼓而和者不過十餘人如大病方甦元氣未復先皇帝崇尚正學表章四書躋五子於孔廟明示天下以進取之學非所以自盡猗歟盛哉此千載一時之遇其

奈老師宿德相繼零落後生晚輩散漫無依不見典刑無所則效而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難矣先生鍾江山清明淯淑之氣滌之以祖父詩書之澤培之以師友道義之傳磨以歲月鍊其窮理盡性之工晦以山林稔其樂天知命之趣其所成就者豈一朝一夕之力先皇帝聞先生之名久不敢輕於用者所以爲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卽廣廈細氈之上舉累朝不數見之典求賢之心如日方升使先生可以造朝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培養聖學薰陶德

性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衰病相乘有孤訪落之意豈非天乎夫自嘉定以來黨禁既寬名公巨卿分布內外不爲少矣然終不足以追乾道淳熙之盛者何哉往往根本不壯分量易滿爵祿之味深而性命之識淺失其本心瀾倒而風靡者亦不爲少其閒小智纖能剽略見聞以資口給亦足以欺世盜名豈不大有負先帝崇儒重道之心使後世亦有介然獨立始終不變如先生者豈特吾道之幸允爲國家之光是亦天也不然則何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袪世迷乎柏昔獲拜崇道公公

見客先生拱立以待客不寧者久之柏請敎於先生爲言崇道公公笑曰泰山微塵耳柏惘然自公卽世乃獲與編次公之行事州里世系已見於前此不復書其配周氏弋陽人故少傅禮部尚書諱執羔之孫常州判官諱珵之女先生之姑之所生甚愛之嚴於得配惟先生當其心有閒靜之德甘澹泊之味以勤儉相夫君得一意於問學無閫內之累歸十年而病又七年而卒實紹定壬辰九月二日也先葬於金華縣循理鄉油磨之原先生以稟質素弱竟不繼室絕欲自愛故得年八十有

一生於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卜以明年十有二月朔合葬夫人之兆子男二人長欽後先生半年而卒次銈女三人二夭其季適同郡張復之見任平江府崑山縣令孫男三人宗玉宗瑜宗瑀孫女三人長許嫁王莊敏之孫瑩次許嫁東陽縣世戚曹濟次尚幼先生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兀兀窮年而不知老之已至僅有編類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啟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有力者皆已板行猶有近思錄發

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藁文集一十卷哀集未備也
鉉以柏受知於先生最久受教於先生最深俾柏具先
生之行實以有請於當世柏雖不敏不敢辭也柏竊謂
國朝典禮生有顯秩死有恤章其閒學問德行爲世師
表爵位雖未稱未嘗無節惠之賜今先生受學勉齋的
傳濂洛晚被兩朝之異遇抱道隱居確守不移不辱師
門不愧古義異時錫謚於公朝立傳於信史譜入於儒
林譜入於隱民或譜入於考亭弟子之後惟太史氏采
擇焉

行狀告成祭文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源師友孤
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佟其逢得公盛名於船山翁獲瞻
典則乙未之冬立志居敬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
礱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遺探濂洛近遡鰲峯理氣之會
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
疑弗辯無微弗窮毫分縷析萬理春融匪矯而異匪阿
而同曰咏厥旨體於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媮隨邪
勇霜鬢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耆壽身康氣冲
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
莫無從歲月流邁行卽幽宮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
言行囑筆哀慵强顏敘次衡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
鐘惟德之威惟禮之恭蕪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
鑒此微衷

同祭何北山先生文

鄒魯云遠天啟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
旨是將羅李授受集於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析
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鰲峯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

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
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絅世莫我知發
揮師言以會於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賁斯踐光輝
四達先皇末命詞聖訪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
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
鼎呂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
無畔岸立志不勇摳趨日稀儀型遽隔悔不可追春回
萬象月冷夷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王魯齋先生壙誌

葉由庚

先生諱柏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愈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三先生遊文公謂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簡知阜陵親擢崇政講官以直煥章閣致仕父諱瀚與其叔季執經問難考亭麗澤之門克世其學官終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先生其仲子也生於慶元丁巳八月庚寅州里世系已見文公所作煥章墓碑玆不著先生生稟高明抱負閎偉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天下用其

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人汪開之元思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勉齋先生通釋尙闕論語乃輯錄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名義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造考亭門人船山楊公摛堂劉公而請問焉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嘗從勉齋得考亭之的傳卽往從之北山一見曰會之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厲致八十己千之

功有見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問答累數百帖每見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每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於四書通鑑綱目精之又精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加費而義以著明無非發本書之精髓開後學之耳目手圖敬齋箴晝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而起深衣見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閒然御羣子弟色莊辭確毅然不可犯平居酒

不濡脣食雖蔬淡必潔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痛先世遺書流落多方捜拾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爲之題識幼孤事伯兄恭敬友愛惟恐少咈其意中年同處盆盎和孺之樂季氏早喪孤寡來聚綱維教育一視無閒至割膏腴之田與之從子偘剛仲力學有雅趣知所尊事通財遜畔進與比居一門自爲師友共學交遊蓋甚樂也先十年卒先生哭之慟收宗合族規模宏遠儒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立者周恤之施於朋友亦然元思死率朋友歛之欲遂葬焉其父不從

越十餘年父死始得與同室具述其志行請銘於北山以不朽之見義勇爲不計有無今人以爲難先生則以爲常也四方學者至卽館之久而不厭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廸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叩者無窮其出愈新又編朱子指要示之不以義理之精微爲之嚮望欲先其近易而遂乎遠大又舉文公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今人卻向外面往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堠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先生敎人之大要法也士大夫

之仕其鄕扣請者亦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躬而已先生愛人以德大率類此庸齋趙公汝騰久軒蔡公抗平州楊公棟來爲郡歎曰麗澤之有書院久矣設而不作師帥之恥也皆以講習延聘先生以北山未出辭旣而部使者踵二先生之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條列規費創製器服廣置書籍俾諸生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院落成郡守星渚趙公景緯介平

舟以書幣來聘且俾郷守趙公崇絢勸之駕先生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精粹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鄕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兢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郡見者始識先生之禮爲永式焉先生兩正堂席以維張世敎爲重乖逢久速一不以累其心歸而講道於家書堂學子懷慕不已不遠數千里來講書請往來不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强淸勁雖少壯有所不逮孶孶述作不知老之將至今年夏五

月感微恙瘳已逾月忽謂子恀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曰有生必有死天地之常予已大幸年過祖父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所編述未經有道訂正不可輕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俄以倦就睡戒子弟弗强我藥自是不語不食者幾旬垂歿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姪子姪門人侍爽然而終時咸淳甲戌七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麗澤山長李生員赴臨天台書堂諸生咸衰絰爲位聚哭或踰嶺阻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傷吾道之不幸也先生學博而

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迎
刄自解凡文公發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夫諸
儒先開明之所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
經傳之舊於易則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
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
奇偶之交也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也推四生數不動
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於是後天之
義始明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於爻辭之前而後
無所屬尾於彖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象經次於

彖爻二經之下古之冊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
非以上下各自爲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十
翼不應自著子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乎是殆子思參
考夫子之言而著爲二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
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
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
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先儒謂此乃
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於詩則謂今之三
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

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槪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
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襛矣甘棠歸
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若風若雅若頌亦必辯其正變
次其先後黜鄭衛諸淫奔之詩定爲經傳若干篇於春
秋則謂文公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固已一洗歷代穿
鑿之陋乃輯爲發揮以明春秋大義於魯經則謂聖人
之言行萬世之大經也日語曰子不得與二帝三王之
書並列理宗皇帝命陞論語爲經前是時講官毅齋徐
公請錫名魯經詔國子監奉行與六經並宰相指爲迂

闊不行先生上承理皇光闡斯文之盛意屬辯聯事集
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且訂大學致知
格物章之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
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
他正錯簡明舊自未易悉數通鑑綱目書法凡例不傳
極力搜訪得諸天台趙氏鋟之梓又考通鑑之初語郎
外傳之終語知司馬公未嘗不舉舉於外傳增加本末
附之論辯首以魯經終於五代爲續國語外至天文地
志律歷井田等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㳂流泝源

會歸至理所著述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
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
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機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
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
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闡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
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
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
考二卷墨林類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
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

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
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嗚
呼證古難也復古尤難也明道難也任道尤難也朱張
呂三先生同生於一時皆以承濂洛之統為身任者也
張呂不得其壽僅及終身經綸未展論著靡竟獨文公
立朝之時少居閒之日多大肆其力於聖經賢傳刊黜
詩書之小序紹復易春秋之元經定著論語孟子中庸
大學之章句以立萬世之法程北山魯齋二先生同生
於一鄉亦皆以續考亭之傳為身任者也北山深潛沖

澹精體默融志在尙行該於立言魯齋通睿絕識足以
窮聖賢之精蘊雄辭偉論足以發理象之微著稔於北
山講貫之素精於有體有用之學進有可行之具退有
可藏之資倘使得時達道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
足以表儒效之卓顯乃僅正麗澤聖則之臯比陋巷堅
坐名聞益彰近臣列其行義於朝朝下郡守錄所著書
來上先生不以出迨嗣皇訪落方有倚重耆碩之議而
先生已不及聞矣一時之勳業有限萬世之道學無窮
先生憫聖經之湮埋憂聖學之無傳上自義畫下逮魯

經莫不索隱精討以還遺經之舊以承考亭之志確乎
其任道之勇也或者乃謂經以講解辯訂而明亦以釐
析類合而陋吁是何言也昔吾夫子之於詩書禮樂也
以其殘缺散逸之餘經之綸之然後各得其所若但踵
故襲訛一無沿革則亦無事於刪之正之者矣矧先生
一更一定皆有援證一析一合不添隻字秩秩乎其舊
經之完也炳炳乎其本旨之明也而亦何陋之有哉先
生題春秋發揮曰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
大法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殘碎至是始完且明豈非

天乎朱子於諸經縷析毫分殆無遺義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是亦天也即先生之言可以知先生之心後之君子因其詳於訂而未輕於後取而約之勒成一代之巨典以垂萬世之成憲唐虞夏商洙泗之書至我朝而大定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至我朝而大明迹其所自先生之功偉矣則摭其言行以詔方來詎可略歟其配樓氏先二十七年卒葬金華縣婺女鄉金村之懷原至是始定同兆圖其主向廣狹淺深之宜就其子岱貽書其友葉由庚曰今秋欲營藏身之所誦百年

同逆旅一牽我平生之句深有感焉此地得之天賜日者皆不許亦任之耳非人智力得未祇順天所命以保耆壽貫訣友絕筆也甫屆秋而先生夢奠矣其誠精明達蓋如此岱遵遺戒以其終之年十有一月甲申奉先生之柩合葬樓夫人之壙一子即岱一女適迪功郎處州錄事參軍康道元及期而葵秉志弗渝岱以治命不求誌銘俾由庚敘次歲月梗概由庚登門受教不為不久未能得其遠者大者何足以表章盛德門人謂先生進而不獲施之於時退而所以傳之於後者或無考焉是則吾黨之罪焉耳矧于四十年從游知之為深其何可辭乃為具論言行本末大致如此而不自知其昧於識擇之體也精刻而納諸幽雷其副於家以俟異日太史氏之採擇云

祭王魯齋先生文

門人金履祥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惟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龜峯之博北山之揚猗

歟先生世泝淵源考亭遺書力採精研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既聞道悉斂豪英克己亦顏宏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辯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庶其大用隨舉而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蕭然襲人日明霜潔玉栗金精內明外齊闈門朝廷過事理契神運權秤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臯比所至鳶魚

高深孰謂斯人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
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旻天不相斯文
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
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宏徧
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差朋升昔我大
故貧不克葬先生賙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止師訓有嚴
始拘謬悠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饔蔬囷
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期卒業遠遊來歸時夏
請益至巳微疾爲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善介嶨覺聞淵
朱行狀附刻　王魯齋士　明辨齋
氷哀我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形儼其如在豈闢先生
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
文不磨先生不亡緬奠以辭鑿我哀恫嗚呼哀哉尙饗

許白雲先生墓誌銘

黃溍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
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六世祖實
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
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
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
宣之次子嗣卽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
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
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
朱行狀附刻　許白雲一　明辨齋
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
博知解且至旣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
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
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旣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巳
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
之惕然是時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
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尙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
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
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

致其辯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
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
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省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
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
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
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北而
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
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
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

樂淛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椽避弗就
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
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
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
東還以目眚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籯糧
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
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
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
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

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
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
貫終日無倦攝其麤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
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
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
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
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至於是
邦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
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

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壽趙公天綱陳
公忠諫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於中朝鄉閭王司曹
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於省閣郡復
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
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
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講
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
焉則闃其無人侍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
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爾

孤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
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
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
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
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吕權蔣玄金涓方
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
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溫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
增劇不果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
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

同日乎及是月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
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
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
視微瞑遂卒啚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
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璡
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
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
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
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於學宮僉肅

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彜建請贈官賜諡未報先生於書
無不觀窮探聖微期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
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
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
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修
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
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
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
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

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
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
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新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
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要領者何限其可以
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抄八卷正其音釋考其
名物度數以備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搜而
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
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
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

故嘗竊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互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復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

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

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謂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辯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

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疏讀書記皆稿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遡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

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第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嫡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以卜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滑爲之銘滑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汩

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遊多已凋謝而滑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於左方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發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於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眞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志用其中涵養本源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闓風而來罔間南朔陽春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始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弼大而昌於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覘其安否以爲隆替天胡不憖不詒耄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啟爾後

學箴　許謙

東平王生麟自燕城來求受業於余適余病劇昏瞀莫能相告以道留連僅一載蓋垂橐而歸於別也復求一言因書近作學箴以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已任於教天高淵深學

貴知要繄人一心酬酢之機理備萬物欲流易危先民有作惟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幾逐於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操之有道有夢斯覺闇然日章如追如琢舍心弗全非聖之學

金仁山先生行狀

門人柳貫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爲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爲劉氏譜要爲有所證矣初由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谿三峰桐湖者諱陳下逺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允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廸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谿桐山山下而其羣從子姓有曰九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父嘗患疽齋禱

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於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彩爛然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於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係之以是名耳廸功子二十二府君端澄生三子業益裕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爲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臣於先生爲祖蚤孤而能宅心經術出遊庠序聲稱藉藉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向嶄然頭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累從舉子試塲屋不利而家學克茂翁實啟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産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眞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禀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瞻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因欲命

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爲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爲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尙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卽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年二十三迺卽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文公似敬巖名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

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元章即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谿學者㝢或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於北山之門既定東脩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

且歷叙少小漂流顚冥之故願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併以爲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遊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問已問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顚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爲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爲不

安其義遂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於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遊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迫其阽危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

於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守棟雖具絃誦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尙知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夐士習於此果能專一其志向而以讀書修業爲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儻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爲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擴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

者始知義理之學負足以動乎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
燹乘之所在震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
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岸壑追逐雲月探幽討
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
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贏糧景附
躡屩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爲羅闕塾延致惟恐或後
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
爲人卽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公之
於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

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畧之今
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考證乃若
大學文公既爲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
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尙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
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敎于
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蚤歲所註尙書章釋句解既
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
則其節目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支葉與夫譌謬一一易
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

微事爲之概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關之外曰尙書表
註而自序其述作之意又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
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
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記其樂之義於
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畧有分焉唐孔氏正
義則謂劉向校書則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
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
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
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三十四

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
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爲
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議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
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誇越宇宙而與
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
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承劉恕作外記以記前事顧
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
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
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解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係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三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

既以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鑑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純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克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服襲儒先識見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

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機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淩恆之求深鈎其玄探其賾而不爲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己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夫優游厭飫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睟盎所趨皆寬平於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己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正肅襟造請方羣疑

塞胸膠轕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謪言困吝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疢疾察脈製劑適其浮沉滑濇之候而中夫攻焫補瀉之宜動務孚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之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吏隷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則得之

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了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
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籥
以節眾音和鸞鍚鈴聲律度數脗合諧通無弗同者蓋
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
人行皆自以爲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
於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
過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
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嘗若有所未盡焉者
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

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
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
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議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
之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
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之義係於倫常不可闕也先生
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
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顓次頫次頡頡有志於
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室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
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别自號次

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
有肥磽力有强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
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
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卽葬仁
山後壠所著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
考證通鑑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
於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
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稿者丙子

以後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泯自壬辰哭子之慼而身後之
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定訓義
於易大全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太極圖
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註書商確考訂之所
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敘而類次之名爲發揮
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
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
者亦隨文箋義爲發揮未詮定而文定沒乃與同門之

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註書僅僅脫稿而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讐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宮請祀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輝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

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之未幾而蟲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共相爲閻闔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啟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旣悉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舊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

摘之以成宰制之功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鑑潛思終於眞積力踐行著習察之幾卽致知力行之具灑掃應對之粗卽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眞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爲何公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

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己者也盤溪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盤溪文定所居 歲寒文憲堂名）立志持志之訓嚅嚌道腴而涵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何數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係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二氏之鳴道於婺也

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長於先生而文憲
王先生蓋嘗引以爲友學尤邃於經亦不遇以死文定
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
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
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爲貧游仕有志弗彊
不得終承先生之敎以卒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
之年長於貫而肩與之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
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遺趨就編
簡而謙亦未嘗不以是事爲己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

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頫
之請竭歷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
卽其家求其文關乎出處之大要者而敘次之並繫昔
所逮聞爲行狀一通錄以遺頫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
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貞元
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歿身他日汗靑有紀傳之儒
林傳之獨行惟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
信之意云爾謹狀

安定言行

安定言行錄卷上

安定言行錄序　汪藻撰

自孔子没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歸然獨爲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厤皇祐間儒學無愧於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盖數十年未已也熙甯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　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厤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致京師爲太學官侍講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爲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爲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于東主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裒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尉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爲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爲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予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爲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于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汪藻序

傳誌第一

宋史儒林傳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節度使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甯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

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
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
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
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
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
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
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
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
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
賻其家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蔡襄撰

胡氏世居長安詢爲唐兵部尚書其孫韜因亂留蜀爲僞
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衞尉卿於君爲曾祖生泰州
司寇參軍諱修已卒葬海陵司寇生甯海軍節度推官諱
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夷簡嘗薦其書備
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頗意經學兼
通律呂之法力貧以撫兄弟之孤愛義甚厚景祐中范文
正公仲淹上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試祕書省校書郎
康定初元昊寇邊陝西帥辟以爲丹州推官後移密州觀
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遠者九喪歸葬服除遷保
甯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州學又召教授諸王宮病家辭免
遂以太子中舍致仕從恩改殿中丞驛召會祕閣議樂除
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尋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仍與議樂樂成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遷
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還
官政從其子志康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
終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於湖州烏程
何山之原母隋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
子三人志康進士及第志甯志正皆力學長女婚大理寺
丞滕希魯次進士王伯起季女尚幼孫守約君孤進所立

不恤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周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
祖皇帝嘗詔下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
之君初得對崇政廷辨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幾
報罷及會祕閣議按周禮以正鐘律用上黨黍列爲九等
參其中者爲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比舊下一律於是徹前
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廷天子曰學者能通典故
而不能知聲工者習其聲之傳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難能
也先有議鑄鐘當有大小今與黃鐘一之非古制乃用倍
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小者不堪備宮縣諸儒侍
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於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

布之天下蓋精二十年而後成其間同議論皆貴官老儒相抵止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已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爲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諱忌爲避既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詣闕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祖送

都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於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土人爲兵給錢使自市勁馬衞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障廝役以事見輒飮之酒訪被邊利害以資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覿君之所爲不以異已又翕然稱之君儁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歿所著資聖集十五卷藏於家嗟乎士之有志於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於用推之於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軏難通豈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功於誨人其施博矣晚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爲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誌

胡安定先生墓表　歐陽修撰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京兆人後爲泰州海陵縣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

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既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

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云六年八月三日述

蘇州府志名宦傳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景祐初范仲淹知蘇州奏請立學延瑗爲教授瑗以經術首居師席英才雜遝自遠而至其後登科名者甚衆瑗常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敎授蘇湖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誼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從游者郡人滕甫范純仁錢藻皆知名當世云

湖州府志名宦傳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授秘書省校書郎以保甯軍節度推官敎授湖州時方尙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瑗敎人有法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游者常數百人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各以其經轉相

傳授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有司請下湖州取胡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歷天章閣侍講遷大理寺丞以太常博士致仕卒謚文昭子志康

嘉定十一年正月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謚曰文昭　周必大玉牒初草

紹興八年三月錄胡瑗後　劉時舉續通鑑

宏治元年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疏曰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

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云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敎與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若通（文中子）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許魯齋）得並列於學宮最得禮意

許正綬曰篁墩此疏在弘治元年至嘉靖九年舉行或謂宋端平中從祀者殆未之考也

規範第二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讀（曾孫滌記）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程氏遺書）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曾孫滌記）

在湖學時福唐劉彝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爲高第熙甯二年召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敎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敎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敎於民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李廌書）

侍講當召對例須先就閤門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閤門奏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固辭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曾孫滌記）

判國子監其敎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

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
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
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
旨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
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
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
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選成武學規矩一卷進
呈時議難之 呂厚明記
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
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

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
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
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公詩云吳興先生富道德誂誂弟
子皆賢才王荆公詩云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桷與
榱 家塾記
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
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
皆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
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當時政事俾
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
李廌記
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僕宕所
齎千金仍病甚將客於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閔
而不責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
教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
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
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
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
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
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

勉事業其人頗脫舊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廌記
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
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
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之不若
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曾孫滌記○以上朱子名臣言行錄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
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瀕江每
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
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
退則啟啟閉以時水患遂息 曾敏行獨醒雜志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爲己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其自受教於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獨醒雜志）

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爲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游關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而步既上至關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

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王銍默記）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鑒在太學如賓卞汪輔之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於衆中嘗稱譽安燾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數十次衆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須貴人所用豈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學士以終（王銍默記）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普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卻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卻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歸它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王得臣麈史）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習爲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於朝者衆乃服之（施彥執北窗炙輠錄）

孫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宋史孫復傳）

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才招陳君舉來學中（張栻答薛士龍書）

慶歷六年吳興郡守宴六老於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爲序其事六人者郎簡范說張維劉維慶周守中吳炎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齊東野語）

胡先生明體用之學用范文正薦白衣召對教授湖學又主太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

及既教授猶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已立人之難如此 黃氏日鈔

議樂第三

仁宗景祐二年詔天下有深達鍾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蘇州范仲淹言胡瑗通知古樂詔進詣闕 宋史樂志

景祐三年七月詔翰林學士丁度等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 十月丁度等言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

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 宋史樂志

皇祐二年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鍾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爲鎛鐘特磬大小與古制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李燾通鑑長編

皇祐三年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固辭之四年殿中丞胡瑗落致仕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 通鑑長編

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

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通鑑長編

皇祐四年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召中書門下番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眞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宋史樂志 通鑑長編

皇祐五年奏上新樂圖記序云皇上睿敏聰明自天所稟精志典學而大曉雅音景祐中親製樂章乾安等十曲播

於樂府用於郊廟皇祐二年秋九月大饗明堂復製樂章成安等十有四曲先詔太常調習鐘律奏御日上謂侍臣曰鎛鐘特磬未協音律宜改制之尋勑太常禮樂官及脩制官臣保信臣逸臣昭序及驛召致仕官臣瑗同依詳經典歷代制度用上黨秬黍制成律呂度量等法物臣等虔奉聖語同詳議脩制官二十餘員論議二年議定然後聞奏聞奏然後脩制以成聖朝一代之樂制兼詳考太常寺舊鎛鐘不合古制者凡有三謹具於左影宋鈔本

皇祐中再定雅樂胡瑗鑄十二鐘大小輕重如一其狀類鐸爲大環鑄盤龍蹲熊辟邪其上謂之旋蟲而平縣之故

其聲鬱而不發東齋紀事

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弇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羲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果不豫宋史劉羲叟傳

皇祐四年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並新作晉鼓及以瑗爲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繫冊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

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校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宋史樂志

元豐三年五月詔祕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且請爲景祐故事擇人脩製大樂詔可劉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

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聲皆三十有六架架各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篪笛卒從新制而調琴瑟阮箛塤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徙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癃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將習焉初皇祐中益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爲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歷志范鎭以其說爲然請依法作爲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爲非詔鎭與几等定樂鎭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鎭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几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

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鐘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宋史樂志

安定言行錄卷上終

安定言行錄卷下

弟子第四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

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頤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史道學傳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先生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 宋史本傳 先生卒凶訃至京公輔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日近時無

此事 江鄰幾雜志

范純佑字天成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為文章籍籍有稱文正公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先生為師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時純佑尚未冠輒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 范天成公家傳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也文正門下賢士如胡先生純仁從之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范忠宣公家傳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宋史本傳）從胡先生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書錄解題）

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木訥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定則以所聞於胡先生者斷之（孫覺春秋經解）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熙甯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

安定言行錄下　三　月河精舍叢鈔

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啟楊橋斗門水卽退（宋史本傳）

周之道字覺民湖州長興人少刻意於學年十三以文謁胡先生先生奇之因留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知江甯縣訴訟如流庭無留事田苦下潦與江通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穫擢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復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以此全活者不可勝數（汪藻浮溪集周公墓志）

王固義烏人受業胡先生登皇祐五年進士官恩陽令有治蹟（金華賢達傳）厥後累世皆顓門爲儒淵源之傳俱有所本

（王禕集）

周潁字伯堅開化人受業胡先生以行義稱與趙抃游抃爲諫官潁嘗移書曰當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無以難行事强人主無以私喜怒壞公朝士大夫抃以書進仁宗欲用之熙甯詔舉有學術者郡守以潁薦賜進士第授校書郎王安石問新法何如對曰歌謠甚盛因高誦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安石不樂出宰樂清有文集行世（宏治衢州府志）

陳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宋史本傳）慶歷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舜俞居湖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書錄解題）爲高弟以名稱於輩流間已而

安定言行錄下　四　月河精舍叢鈔

自立卓然可謂不負所學矣（蔣之奇陳都官集序）

莫君陳字和中湖州歸安人從安定先生學登嘉祐二年第熙甯中新置大去科首中其選御家嚴肅如官府東坡有西湖跳珠軒詩贈莫同年卽君陳也（談鑰吳興志）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宋史本傳）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積自言初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了翁嘗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積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

子暮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趙善璙自警編○周煇清波雜志云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亦載在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豈警後學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得而書焉〕

吳孜會稽人嘗從胡安定學名馳於嘉祐治平間會郡謀建學卽捨宅爲基今學有祠堂存焉初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會稽續志〕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宋史本傳〕安定從游二千人其高弟則顧臨滕甫輩〔黃氏日鈔〕

滕元發初名甫東陽人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文正爲鄉郡安定胡先生居於郡學元發來從學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常爲首舉進士通判湖州孫沔守錢塘一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歷知湖州鄆州除龍圖閣學士元發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中吳紀聞參吳郡志〕

錢藻字醇老舉進士又中制科爲人淸謹寡過居守繩墨爲治簡靜立朝無矯亢之節亦不爲雷同勢利淡如也人稱其長者英宗時爲祕書校理上書請太后還政歷遷翰林侍讀學士〔東都事畧〕藻與滕元發俱受學於安定胡先生藻由和州遷蘇〔盧熊蘇州府志〕

倪天隱桐廬人博學工文嘉祐中縣尉江賢建講堂於先聖殿後延天隱主之士風丕振〔嚴州府志〕胡先生撰易傳甚詳卽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云〔晁公武讀書志〕

胡稷言字正思長洲人嘗獻時議於范仲淹復從胡先生學以特奏補官歷山陰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遂致仕所居五柳園松窗蓬戶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循古法詩文簡古有如村亢稾〔中吳紀聞參吳郡志及盧熊蘇州府志〕

汪澥字仲容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熙甯太學成分錄學正登進士第澥自布衣錄天子學爲司業祭酒迄於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宋史本傳〕

淩浩字眞翁無錫人與同邑陳敏受業於胡安定之門以經術知名治平二年甲科令蓬萊武涉召拜太學博士推安定之學以誨多士學者翕然師尊之〔萬姓統譜〕

張巨字徵之武進人擢嘉祐二年第舉明經少從安定先生游居鄉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騭爲四友以薦充國子監直講新經行與同職數人相繼引去時論高之著文集四十卷易解十卷〔咸淳毘陵志〕

呂希哲字原明壽州人少從胡先生學以蔭入官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正心誠意爲本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宋史本傳〕

杜汝霖字仁翁金華蘭谿人從安定先生學傳至曾孫博
學能文人稱爲金華五高（金華賢達傳）
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從安定胡先生學俱有盛名時
稱二管師復長於詩隱居不仕仁宗召至問曰卿詩所得
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賜爵不受
放歸故里人稱之曰臥雲子著有白雲集行世（嘉靖浙江通志）
管師常龍泉人熙甯間舉逸民召試進士第授校書郎知
江陵府監利縣事時天下方以苗役新書爲政州縣上下
咸趨辦師常獨置得失與察訪使抗論可否初居白雲巖
自號白雲翁有集行世（龍泉縣志）

歐陽發字伯和廬陵人脩子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
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以父恩補
將作監主簿累遷殿中丞（宋史附歐陽脩傳）
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哲
宗卽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
苗等法光庭始學於胡先生先生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
信故終身行之（宋史本傳）
苗授字受之潞州人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邊事持議
不苟合以保康節度知潞州卒謚莊敏（宋史本傳）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
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
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晚年教授學者灑掃應對格物致
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宋史隱逸傳）
陳敏字伯脩無錫人登崇甯三年第少孤力學安定先生
一見奇之曰此錫山之英也年十一廬親墓有芝產於冢
複葉並蔕色紫而澤人謂陳氏之祥（咸淳毗陵志）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力學有志氣少從安定胡先生受易
冒入太學中元豐五年進士第出仕恪守官箴濟以廉謹
當路才之元符上書言事切中時弊用事者方主黨禁錮
賢士大夫籍升名於初等自是沈於選調建炎初黨禁解

將召用之而山林之志已不可奪矣升自奉簡薄而勇於
急人睦親卹孤平糶振乏鄉人敬之至今猶諱升斗之字
曰方斗云（寶慶四明志）
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游胡安定之門
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著有慶善堂集（嘉定赤城志）
羅適字正之甯海人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先生
之敎登治平進士知江都遷推官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
北路適學術有本通世務風節凜然有國士之目著有易
解赤城集（赤城志）
留鍔字季隱其先金陵人少有志操從胡先生肄業頗見

推重長益邃於學著詩易春秋義解博覽諸家之說斷以
胷臆它經及子史皆手自鈔纂篇帙盈庋筆札細楷幾若
摹印其爲文務辭達事舉不喜浮靡議論袞袞可聽尤能
言吳中水利性樂易有所感賦詩見意積數百篇年高益
健所得經傳新意編卷常以自隨援筆改竄其心思目力
非少年可及慕容彥逢單季隱墓誌銘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從胡先生學操履嚴毅未嘗以辭色
假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嘗出正
義反覆辨難論者韙之遂忤安石意出令平陽終殿中丞
兩浙名賢錄

張堅字適道諸暨人受業胡先生從游者甚衆後得官改
京秩貧不能給吟嘯自若門生故人多顯者未嘗少干萬歷
紹興府志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宋史本傳胡先生判國子監教育諸生皆
有法燾在席下苦瘸疾凡聚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
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燾登科疾亘愈邵氏聞見
前錄胡先生每於衆中嘗譽燾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
此數十次衆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
金玉色也金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
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

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學士以
終王銍默記

竇卞字彥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有詔嘉獎
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宋史本傳與汪輔之等從胡
先生學王銍默記

王得臣字彥輔自號鳳臺子安陸人嘉祐四年進士官至
司農少卿王明清揮麈錄胡先生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得臣
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麈史

劉定國字平仲湖州長興人幼警敏讀書綴文不煩督厲
日開月益受詩書易於安定先生胡公初名傳既壯則有

[illegible]安定國家之意出應進士科改今名元豐末以五試
禮部策於廷授某官調通州司戶參軍元祐五年七月卒
於官諫議大夫陳公瓘誌其墓毘陵集劉公神道碑

朱臨字正夫歸安人皇祐元年進士嘗從胡先生學胡先
生著春秋辨惟臨得之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淳爲纂
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
見無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爲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
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蓋卓卓有所見如此及安定
歿以其學爲鄉邦學者所宗儒風日盛仕至祕書丞有學
田記宣化院記傳於世談鑰吳興志參浦陽人物記

盧秉字仲甫德淸人游安定先生之門同治湖州府志有雋譽中進士甲科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沈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歷遷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宋史本傳

游烈字晉光邵武人幼以孝節稱從胡瑗學官至職方員外郎郡人知經學自烈始邵武府志

徐唐字守忠甯化人幼穎悟不事科舉業隱居鄉里從胡瑗講學上庠質疑問難諸生屈服歐陽脩薦於朝仁宗召見講易嘉之賜銀絹汀州府志

潘及甫字憲臣厲志文行聞胡安定倡學於湖往從之安定見其文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曆中登進士維揚志

楊傑字次公無爲軍人嘉祐四年進士宋史本傳與胡瑗游故所學有根柢官太常時議典禮因革多所討論有無爲集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

著述第五

周易口義十二卷明刻本存○案今本口義與鄭樵通志藝文畧所載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俱作易傳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口義十三卷宋史藝文志作易解十二卷口義十卷繫辭說卦三卷

郡齋讀書志曰右皇朝胡瑗撰字翼之泰州人通經術樂律教人有法在湖州從其學者常數百人成材而備朝廷器使者不可勝數此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

書錄解題曰直講海陵胡瑗翼之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略盡非特互體也

朱子曰胡安定易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

趙汝楳曰易畫備於包犧辭詳於三聖性命道德之蘊夫子盡已發之顧乃災異於西漢圖緯於東都老莊於魏晉之交賴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闡其說究極指歸然後始復爲性命道德之言

胡一桂曰安定口義解中好處甚多

董眞卿曰胡氏易傳十卷經二篇傳十篇上彖一下彖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又曰胡氏著周易口義十卷繫辭說卦二卷授其弟子記之大抵祖王弼

李振裕曰宋藝文志既列胡瑗易解復列口義十卷繫

辭說卦二卷而揚州志亦仍其目誤也葢安定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倪天隱述之以其非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諸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各從其所見無二書也

四庫全書總目宋倪天隱述其師胡瑗之說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用范仲淹薦由布衣拜校書郎歷太常博士致仕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天隱始末未詳葉祖洽作陳襄行狀稱襄有二妹一適進士倪天隱殆卽其人董棻嚴陵集載其桐廬縣令題名碑記一篇意其嘗官睦州也其說易以義理爲宗邵伯溫聞見前錄記程子

與謝湜書言讀易當先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三原劉紹攽周易詳說曰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於觀卦辭云予聞之胡翼之先生居上爲天下之表儀於大畜上九云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於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於漸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爲逵考伊川年譜皇祐中游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試大驚卽延見處於學職意其時必從而受業焉世知其從事濂溪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其說爲前人所未及今校以程傳良然朱子語類亦稱胡安定易分曉正當則是書在宋時固以義理說易之宗已王得臣麈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是書殆卽是時所說宋志載瑗易解十卷周易口義十卷朱彝尊經義考引李振裕之說云瑗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其門人倪天隱述之以非其師手著故名曰口義後世或稱口義或稱易解實無二書也其說雖古無明文然考晁公武讀書志有云胡安定易傳葢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其說與口義合又列於易傳條下亦不另出口義一條

然則易解口義爲一書明矣宋志葢誤分爲二也

謹案倪天隱桐廬人詳見弟子

尙書全解二十八卷 佚

宋史藝文志曰胡瑗撰

朱子曰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著葢專破古說不似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洪範口義二卷 存○照曠閣刻本○案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讀書志文獻通考作洪範解

讀書志曰右皇朝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詮次首尾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今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尚可排纂成書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亦瑗門人編錄故無銓次首尾蓋二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其爲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之存於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豈原書本無次第修永樂大典者爲散附經文之下轉排比順序歟抑或公武所見又別一本也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遂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惟圖書同異之是辯經義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爲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矜奇如或天錫洪範爲錫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爲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爲精確其要皆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爲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非讖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字句析爲二卷

吉凶書儀二卷 佚

讀書志曰右皇朝胡瑗翼之撰畧依古禮而以今禮皆疏儀式附之

續編到四庫闕書目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存○照曠閣刻本

讀書志右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書錄解題屯田員外郎阮逸光祿寺丞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校頒之天下虎邱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頒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之一切依元末本摹寫不少異

四庫全書總目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已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大歷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歷三十

九年趙閲美跋敘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阮逸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至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畧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爲黃鍾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計之黃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別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

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反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譏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數權衡鍾聲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兩卷攷定鍾磬晉鼓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春秋要義三十卷 佚

通志藝文畧曰胡瑗撰

金華府志朱臨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從安定胡瑗受春秋瑗著春秋辨要謂惟臨所得爲精

謹案金華志所謂辨要即要義也當爲一書

春秋口義五卷 佚

宋史藝文志

書錄解題曰胡翼之撰至宣公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

湖學嘗續之不傳

中庸義一卷 佚

宋史藝文志曰盛喬纂集

晁說之曰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之下有反字胡先生溫公明道皆云然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書錄解題曰殿中丞致仕胡瑗翼之撰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書錄解題曰胡瑗撰

學政條約一卷

湖州府志曰胡瑗撰

武學規矩一卷

朱子名臣言行錄曰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註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三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選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資聖集十五卷

蔡忠惠公撰墓志

附錄

安定先生世系述一卷

讀書附志曰右胡瑗世系源委也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也瑗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復石介三人瑗以布衣召見論學拜校書郎嘗爲湖州學官慶曆四年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教學之法以爲則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允致仕皇祐中召至京師議樂歲餘爲光祿寺丞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已而又以病不能朝復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卒年六十七世系乃淳熙中沈大臨述

安定先生言行錄二卷

書錄解題曰雜錄胡瑗翼之事及告詞誌哀祭文等其間有賢惠錄孝行錄蓋爲父訥所爲也孝行錄別見賢惠錄記婦人之賢者

孝行錄三卷

書錄解題曰京兆胡訥撰始得此書不知訥何人也所記多國初人已而知其爲安定先生翼之之父仕爲閩海節度推官

民表錄三卷

讀書志曰右皇朝胡訥撰錄國朝循吏李淑以爲雖淺俗亦可備廣記云訥瑗之父天聖中借賢惠錄上之

雜文第六

薦胡瑗充學官奏 范仲淹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

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獨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爲師法

乞留胡瑗奏狀 趙抃

臣竊見國子監直講胡瑗文學德行足爲人師在太學誨導諸生循循不倦漸劘道藝有益風化去年御史中丞孫抃曾奏舉瑗堪經筵任用如聞已得指揮今知瑗陳乞外任若遂得請恐非朝廷惜賢尊道興學育才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留瑗太學供職或乞檢會前降指揮

用孫抃經筵之舉庶可上補聖主聰明下使善人知勸也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陳襄

殿中丞胡瑗門人高第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才尚大可用

嘉祐四年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勾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瑗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卽佛舍爲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通鑑長編

祭安定先生文 王十朋

慶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盛不及湖眷言此邦如泗與洙弟子詵詵三千之徒中庸有傳皇極以敷法行太學化廣寰區諸老先生萬事問胡富矣道德賢哉範模國朝之治效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都俞祠宇於泮松楸在吳歲時上冢冠帶必趨某受命天子來分郡符官既有守恨莫能俱奉命同僚往奠一壺嗟嗟先生今也則亡

蘇州學記畧 朱長文

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及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高木清流交蔭環匯乃割其巽隅以建學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爲小也於是召安定

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遝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由景祐迄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於當時矣元祐五年立石

湖州新建州學記畧 張方平

宋寶元二年知湖州事滕宗諒表請於朝建學於州明年勅書至錫名州學學成重門廣殿講堂書閣皆相次東西序分十八齋入門而右爲學官之署入門而左有齋舍之館凡爲屋百二十楹延安定胡先生主學四方之士雲集受業復立小學於東南隅童子離經肄業者聚焉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畧 劉一止

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敎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爲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問學之成爲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概舉初郡學成先生乃以三禮儀物黜於其右無考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遵故事也於是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

湖州安定書院燕居堂碑記畧 元李杰詹撰

宋天章閣待制安定先生胡文昭公瑗以蘇湖敎授師太

學其志務在洗滌貫藝干利之習復先王之舊其敎卓然有造士風天下宗之英才育焉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有師道學者稱曰三先生程明道兄弟之所傳雖自濂溪來伊川游太學聞三先生之敎遂厭科舉知其傳之正也先生家泰州望安定敎湖學久卒葬烏程今郡縣書院猶古黨術之庠序也學者報本必祀先聖先師聖尊而師親師必鄉賢於泰於湖皆築書院泰先生父母之鄉湖其桐鄉歟

泰州重建安定書院記畧 元陸文圭

宋景祐寶元間安定先生之徒最盛蘇湖兩學敎法最備太學取以爲式因著爲令然先生累舉不中第因定雅樂兩被召而已以樂知先生者淺矣謂通水利邊防歷法者猶淺雖聖人之體用廣大精微不止如門人劉彝之所言要之濂洛以前亦未有一人識見如先生者先生爲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爲人則其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先生生於海陵歿於杭葬於烏程之何山故湖有祠泰亦有祠泰祠舊在郡泮之西朱景定癸亥提舉吳蒙更建書樓齋亭內外完好海陵被邊日尋干戈遺定之餘吏以杜後惠文爲急先生之道晦而弗彰旣一

星終鞠爲茂草天歷庚午泰興陳敬叔由汴省貢士來長書院顧瞻棟宇有惕於懷首捐圭租繢以己帑不資旁助力盡經營自堂及齋新構六楹長廊繼脩遺象改飾祭器什物皆復前規始庚午九月迄辛未三月梓人告備州尹李某判官趙某實贊其成攝直學以董工者公七世孫敬子也公裔尙數人賢者一人主祠於是敬叔來徵文以志歲月余記開封胄監昔有先生祠紹聖中林自一妄男子爲博士聞諸朝撤去自乃主紹述者先生非元祐人何惡焉吁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祠之興廢於先生之道何加損益焉至順壬申淸明日暨陽陸文圭謹記

丁齋陳縈中爲太學博士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林自爲博士徹去 清波雜志

紹熙元年湖州始以安定自爲祠塑像於倫堂右偏 談鑰吳興志

湖州重建胡安定祠堂記畧 明周述

湖舊有先生書院在郡之城北前守蔡節淳祐五年所建至元二十年知郡事許師可又新而大之國初翼然猶存久乃傾圮郡縣以非政教所急莫有能復之者宣德初今都御史熊公槩嘗以大理卿往撫兩浙所至求先賢之遺俾復之以先生書院在湖廢且久乃慨然曰政孰有先於此者乎遂下郡縣鳩工度材即其故址爲祠像先生其中以事之閎偉鉅麗有加於舊歲之春秋郡縣長佐偕學官弟子以薦奠其中湖人瞻望咨嗟然後知先生之爲世重如此嗚呼先生之教於湖其學足以淑諸人名足以垂於後祠雖不繫於有亡然人嚮仰之使得至其祠覩其像而拜焉安知不有緣此而興者乎是則祠固不可以無也既成則以書幣并其舊刻遺迹俾記之宣德六年立石

寄贈胡先生 王安石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質諸事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世非若孔孟之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又詳於書不待見而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是詩

先生天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藜藿安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惡人沮服善者起昔時蹻跖今夔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枝傾頹披旒發纊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桷與榱羣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

上胡先生 徐積

昨夜重思太古音確然獨抱一張琴因何不聽吾夫子枉被雕蟲累到今

酬胡侍講先生見寄 司馬光

后王命天官考績弊羣吏屬曹省閥閱專職米鹽事賤生偶承乏竊祿聊自庇才力困不逮慘慘日憂惴賴依僚友賢剸裂沛餘地自知雖寄名不足繫軒輊先生喜誘掖貽詩極褒賁誰云歲杪寒面熱汗沾漬非不悅子道竊鈍力難致常恐負吹噓終爲重言累

寄沈虞卿寒食上安定冢 王十朋

先生宋儒宗風義起人聳何山如孔林世俗豈知重底文須諸生寒食覩上冢我獨不得行爲義愧無勇

仲冬釋奠于學同諸公登稽古閣覩弁山望太湖壁上題
名誦范文正公吳興先生當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才之句
王十朋

吳興學校規模壯安得先生道德崇君看霅溪同洙泗水汀
洲蘋有藻芹風山知尊道猶端弁湖欲依光故近宮壁上
題名覩尚友諸儒事業聖賢中

胡先生祠 王十朋

安定先生賢矣哉一時高弟俱賢才善詞達者播廊廟賁
賤亦足光蓬萊會稽吳君更超絕至今士子猶能說講堂
鳴鼓規使君可使清風聳朝烈越中士人言府學先生鳴
鼓行學規太守欣然受其罰求田問舍遺子孫錢愚地僻
何紛紛不惜池塘種芹藻一段奇事前無聞君不見唐室
蓬山稱賀老乞得鑑湖歸去好卻將儒服變流紗更遣門
闌亦歸道又不見名士高陽公才名上下王謝中乃心欲
出三界外山陰宅化瞿雲宮先生識見高流俗不作二公
䋵𥳑編寄語多才鄭廣文乞與毫端記高躅

苕湖守薛士龍寺正書 張栻

某前年過霅上時常往拜安定先生之墓荊棘幾不通路
又牆垣頹圮爲何人所侵勢有可慮某意謂宜專責敎官
掌管合一家𡊮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今

想自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留意矣誤及之

安定言行錄跋後

錢唐關注敎授湖州著有安定言行錄見咸湻臨安志及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其書久佚不傳惟汪藻撰序載浮溪集中猶可考見其端倪也朱子名臣言行錄舉安定遺事數則其他或散見於宋人著述中上虞許正綬爲郡敎授監脩安定書院旣成復慨然於遺書散佚採摭舊聞裒爲言行錄屬僕廣爲搜輯分傳誌規範議樂弟子著述雜文爲六門將授梓而有庚申之亂許敎授旋歸道山郡城被兵書籍零落所輯安定錄僅存弟子一門許敎授家僅存初稾不全思重輯而未果也辛未壬申間預脩郡志閱書萬卷凡有安定遺事重加採輯體例如舊所定而增益之以汪序冠其首是書之作期不負許敎授生前竭蹶成書之意九原有知庶其慰夫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十二月歸安後學丁寶書謹識

用晦先生

丁丑冬十月蟫隱廬印行

行畧一卷

序

石門之學為世詬病久矣其學號稱尊紫陽而闢姚江乃言行相違跡其生平曾姚江之所不許紫陽無論矣既歸化新朝猶自稱遺逸且不憚為桀犬之吠其購書於山陰祁氏也以佳本自私由是而背黃太沖絕吳孟舉全榭山謂其厭師弟之經傷朋友之好誠哉咨無可辭即其得書示大火二絕嬉笑揶揄以譏祁氏子孫之不肖又豈君子之言哉顧其學實亦風靡一時曾靜輩不足道賢如陸清獻其祭呂晚村文中（原刻三魚堂集初印者有祭晚村文後印者抽去並塗其目）推崇備至自以

為弗如則其說必有可惑人者禁網既張其書罕傳而石門志中且削其籍考鏡無資亦令人有姓字翳如之歎也此行略為晚村子公忠所述於其家世及生卒年月記載綦詳且知晚村早歲游庠年三十八方棄諸生其間必且屢應省試平日致力於制藝頗得一當既久不售乃廢然思返藉肥遯以鳴高漁洋失腳事與心違亦既自陳其隱此猶孀婦再醮不得于後夫復去之而為前夫守貞從古無此節婦亦即無此碩民也文中溢美之辭雖不足信然謂從游者鑽仰贊歎以清獻倒之殆均為事實其粉飾處亦大可窺見如梨洲講學石門時曾北面稱弟子茲乃云以詩文相唱和且不舉梨洲而舉晦木其師友絕交也則謂為詩文友皆散去寶誥堂以藏書著稱而不及一字則以得書為諱也晚村撰述頗多而所藏甚略此可據禁書目錄補之按禁目載呂留良撰述不一見經說則有易經彙纂易經詳解詩經彙纂詳解（以易經例之詩經之彙纂與詳解當是二書如是一書則易經亦當是一書二者必居其一）禮記題說四書題說（注明呂批）四書講義四書語錄四書語類抄雜著則有呂氏醫貫（當即行略中之趙氏醫貫乃呂批禁目冠以呂氏誤）呂氏家訓天益樓庭訓遺稿詩文則有晚村古文晚村

文集晚村續集寶誥堂遺稿天益樓遺稿（兩種疑是一書）晚村時文慙書晚村尺牘評選者有八家古文質亡集歸震川集金正希古文惟宋詩鈔獨不及蓋此書本署吳之振編選晚村未列合纂之名也至于評選時文則更多（有天益樓四書文大題觀畧今文大小題商啓相大小題文讀本明文得歷科墨卷商時文偶評論文彙鈔評語正編評語餘編其評選各家制藝則有唐荊川歸震川陳大士艾千子章大力揚維節黃洪憲金正希黃陶庵錢吉士羅文止陳子龍曾山學士等十餘種）今日僅四書講義八家古文流傳最多文集間有之家訓已罕見其餘殆皆禁絕矣公忠殆即文中之葆忠為晚村長子公忠當是原名葆忠為改名原名既不用後人乃

就文中改之而文末則仍其舊故致兩歧禁書目録有呂葆中時文及進士題名録（葆中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以一甲第二名及第時晚村已歿）則又均作葆中殆其應試時又改忠為中歟當曾靜事發呂氏族人多遠戍黑龍江其人概讀書關外人競延以教子弟謂之教書呂此行略秘藏其家未遭毀禁仁和姚君霣琹（景瀛）丐其自黑省録寄示余因為印行研究文字獄者儻有取焉上虞羅振常

呂用晦先生行畧

男 公忠 泣述

鳴呼先君之去不孝輩也已再期矣日月不居音容莫及唯是生平言行之記闕焉未備每欲伸紙濡毫次第梗概而意氣填塞弗克宣達竊念先君立身大節著在人寰其學術文章議論四方學者罔不聞知固無待于不孝之稱述惟其緒言遺事或非外人所盡悉者茲不筆載誠恐日久散失疏忘以至於後之人傳聞異辭無所考據是重不孝輩通天之罪也故敢泣血而書之先君諱留良字莊生又諱光輪字用晦號晚村姓呂氏先世為河南人宋南渡時始祖諱繼祖為崇德尉阻兵不得歸因家焉十世而至竹溪公諱淇為錦衣武略將軍先君之高祖也曾祖諱相號稚雲汭陽別駕妣孺人趙氏祖諱燠號養心山西行太僕寺丞妣宜人郭氏考諱元啟號空青鴻臚寺丞妣孺人黃氏初汭陽公以貲豪于鄉里倜儻好施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邑城之半阮中丞表其閭曰善人里生三子長為太僕公次諱炯號稚山泰興縣令季諱㷆號心源淮府儀賓尚南城郡主是為先君之本生祖考妣也本生考諱元學

號渼津萬歷庚子舉人繁昌
公年六十九而卒已生子四長諱大良字伯魯次諱
茂良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顧良字季臣維揚司李次
諱瞿良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氏
生先君于登仙坊之里第行第五于是空青公卒無
子乃以為後焉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遍
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人表時同邑孫
子度先生為里中社擇文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為文
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即拉與同遊先君垂
髫据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避

其鋒癸巳始出就試為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
甚時同里陸文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生
虛左請與共事先君一為提倡名流輻輳珥蹝珠履
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為人倫與區詩筒文
卷流布宇內人謂自復社以後未有其盛亦擬之如
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壬寅之夏謝免讀書
于家園之梅花閣息交絕遊于選社一無所與時萬
旦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
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唱和嘗作詩曰誰教
失脚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

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談非易餓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人莫測其所謂
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且就試矣其夕造廣
文陳執齋先生寓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去且
囑其為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愕眙不得
應既而聞其衷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難但
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諸生傳唱先君不復入
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無不奔問傍徨為之
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龍要不全行莫
顧貫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肩頭更重

矣於是歸臥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摒擋一
切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先生
及同志數人共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
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一寄之詩文評論大聲疾呼
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
眾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有鴻博之舉浙省
首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葆懼甚急走謁
當事祈哀固辭得免庚申夏郡守復欲以隱逸薦先
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
我矣寄清溪徐方虎先生曰弟此病日深浮生無幾

已削項為傳從此木葉蔽形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
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世間紛紛總不涉病僧睹聞中
裏或疑之曰先生平生距二氏今以緇而墨將貽天
下來世口實其若之何先君默然不答僧名紺可字
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吳興球溪之妙山顏曰風雨
庵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構亭其上額以二
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四方問學之士晨夕從
遊有瀟溪吟風弄月之意顧先君自此病亦漸深矣
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絕辛亥以
後渴意有拂鬱輒作至庚申夏方對客語而郡劉適

至噴噀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
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
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
書僅不成則辜負此身耳於是手披目覽猶矻矻不
休門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
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
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簀前
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令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停
毫商酌其神明不亂如此病革門人陳鐵等入問勗
以細心努力為學呼不孝輩諭以孝友大義已而曰

我此時并閒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叉手安寢長逝此
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少秉至性事
先祖母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督尤嚴
年十三遭孺人喪哀毀逾禮人以不得逮事繁昌公
平生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
其粢盛羞饌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宿也遇
諱辰未嘗不哀感也已病劇支綴家人祭祀猶必強
起行禮不以憊故自免也大宗祀堂圮猶籃輿出城
營度不以瀕死急於祖先也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
父如嚴父已出為鴻臚公後貲藏甚厚而三伯父故

豪奢好聲氣結納輒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為友代輸
漕粟一夕空其囷先君雖然以兄親愛視財無尔我
絕無芥蒂悋惜也三伯父卒子亮功早世以先君為
喪主後十餘年拮据營葬三伯父父子于高原哭之
盡哀又以孫懿緒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
亦使我之子孫得以復奉本身繁昌公祀也二伯父
與三伯父兄弟異居以禮數相持責讓閒衆之差不
相能四伯父撫于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相與
彌縫兩兄間四伯父卒先君歎曰吾兄弟無與為善
矣哀痛過常遺孤纔歲餘撫視如己子以迄于成人

晚年事二伯父尤謹，二伯父性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之，即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常遣疾，先君為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君每曰：吾生而無父，今兄亦只一人存，視兄猶視父矣。平生篤于朋友之誼，遇有事，不惜頂踵以赴其急。交友投贈，傾筐倒篋，忠盡歡竭，曾無倦意。嘗曰：友所以輔仁也，論交既定，則急難通財，乃分內事。今人以通財急難而求友，則不可以言友矣。顧先君之所求者在此，而友之所望于先君者或在彼，雨雲翻覆，千變百幻，先君祇待以一誠，久而其人感動悔悟，遇之如初。其卒不可化，或自以負望之忝，反害先君之潔身浣行，而譽之者，天下皆怪歎其為人，而于先君知人之明固無傷也。初與陸雯若先生同社，時雯若惑于讒，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閒說曰：請絕雯若，某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雯若，小有違言，然鬥牆之閱也，于諸君何與哉。且諸君故可交，亦奚必絕雯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愧服。雯若尋卒，先君為之經紀其家，人謂真不愧生死交。有浮薄子盜名，常獲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雯若墓誌，痛加詆毀，先君甚不平之，乃為刊其東

皐遺選序中，悲涼感慨，極寫其意，所為張耳陳餘之事是也。甲辰歲，有故人死于西湖，先君為位以哭，壞牆裂竹，擬于西臺之慟。已而葬于南屏山石壁下。髙旦中先生與先君交最厚，許以女室先君之第四子。忽致札曰：某病甚，將死矣，家貧，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請辭。人或勸從其請，先君正色曰：旦中與余，義同事笠，不應有是言，此亂命耳。卒娶之。時會葬髙先生于鄞之烏石山，先君芒鞵冒雪，哭而往，山中人遙聞其聲曰：此間無是人，是必浙西呂用晦矣。髙氏子弟礱石將刻墓誌，先君視其文，徵辭醜詆，乃歎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為者也。遂不復刻。平生愛人以德，不為姑息，以非義相成，責難規過，人或不能堪，而諒其無他，卒相畏服。與吳自牧先生始以藝術文章交，既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傍，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以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刊，并及諸亡友文章未悉見于世者，撥拾其遺事以傳焉。蓋先生于貧交死友，尤所鄭重。凡友人之後，富且貴者，輒不復通，或以為已甚。先君曰：吾自與富貴不相習耳，非忘故人也。方在髫齡時，即能發明紫陽之學，偶與姑夫朱聲始先生議論及之，大驚曰：

不意君所見便已到此境界真神授也先君嘗謂洛閩淵源至晴難時中絕後來月川敬軒康齋敬齋諸人頗未由藥僅能敷述緒論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時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而陽明之才氣尤足以鉗鍾駕馭自是以後士之卑靡者既溺于科舉詞章之習其有志于講明此理者倀倀焉如瞽之無相總不能脫離姚江之圈積若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蓋嘗極力攻其戰類而所見猶粗至後世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及論至精微所在則猶然金溪黑腰子也然則此學何由而明哉先君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錄悉所窮究若倉扁之于疾洞見其肺腑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辭披抉呈露莫得而隱也嘗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至人以攻王目之則不受曰吾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耳或曰先生痛抹陽明太過得無為矯枉救弊之言耶先君曰不然吾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

子是則墨翟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躋于聖賢之路矣且論道理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容和會一著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為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為失其接機把柄矣又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八股文字精詳反覆最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不為疲也有疑時文不足以講學者先君曰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體即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況聖賢經義乎其病在幼時入塾即為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以為章句傳注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以為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謂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概未有知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

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為聖學之真
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
學焉一入其中益厭溥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為而別
求新得之解自正嘉以來講學諸公皆不免此故從
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
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一也乃反謂經義必不
可以講學豈不悖哉自先君之說出天下之士始而
怪中而疑終乃大信今者鹿洞之遺書與南陽之評
本無不家庋戶肆後生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氷炭
之不可同器駸駸然陰翳消而日月懸也世皆以歸

先君閑闢之功焉又見從來講學者每以聲利相招
集意甚非之以為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
處劃定界限扎定脚根而後講致知居敬工夫方及
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自宋以後春秋變
例先儒不曾講究到此別須嚴辨方可下手入德耳
平生不為小廉曲謹而于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也嘗
曰吾輩今日雖轉溝壑然有數種食決不可就也矯
節舄名而苟且凡百目前紛紛名輩或未能免此矣
然餓死事小當無忘此志耳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
藥以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

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
故皆謝不往矣每曰吾性畏貴人對官僕如伍伯也
捽大字書帖如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
也抱病村居四方文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宦
于浙者皆以不得識先君為憾雖以勢強逼之不可
得而屈辱也蓋先君嚴苦之節出于至誠而守之既
久天下亦知其素所樹立故無能仲其志世之不快
于先君者或能造作流言以相疑謗至於立身持己
皭然不滓則固不得而訾議之也嘗遊金陵遇施愚
山先生于廣座愚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

山不覺汍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於禾遇當湖
陸稼書先生語移日甚契稼書商及出處先君曰一
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得毋誤疑
是言歟及先君卒稼書在靈壽為文致弔猶不忘斯
語焉龍山查漢園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
先君相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蹶而起曰不聞
君言幾誤此一生矣願為弟子即舍棄場屋過南陽
村踰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新安
施虹玉與其鄉人篤守考亭之學襆被過訪告以綱
目凡例未發之蘊歎為聞所未聞平居講習未嘗標

立宗旨、曰吾儒之學、正當從其支流脉絡、辨别精微、方見道理精切處耳、一立宗旨、即是顢頇鶻突、且無論其所標立者云何、已失時中變動之義矣、惟異端之學有綱提、訣、吾儒無是也、故凡與學者言、皆隨事指點、各就其識力功候之所至、或誘而進之、或折而奪之、煅煉人才之法、非可執泥、至于本領歸宿所在、未嘗不同也、誨人不倦、每講論常至丙夜、然辭旨明快、聽者忘疲、尤善辨難反覆、竭其兩端、學者與先君游、經義治事、隨其深淺、無不各有所得、負笈擔簦、不遠千里、遐陬荒裔之士、或有設位遙拜、名弟子者、天下方翕然、以為有所依歸、而中道棄捐、宜乎訃聞之日、世之學者、無不震悼、以為斯道之不幸也、嗚呼痛哉、先君傾身嶽立、音如洪鐘、風采峻厲、遇事盤錯疑難、迎刃立解、精神過人、高旻中先生常曰、晚村百冗蝟毛、八面受敵、則神愈閑、氣愈攝、精采愈煥發、殆神勇耶、丁酉、倡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履、讌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署之、終會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綜理之密、他人或分任什一、率不能辨也、二伯父御下素嚴、猝有家奴之變、奴輩百餘人、劫盟寢室、二伯父且受制、計無所出、先君為密劃擒治之、皆伏法、從兄某為

奴所誣累、事涉錢課、考覈邑令、强欲坐之、先君執不可得、雖以是忤邑令意、失好友歡、不顧也、凡親戚有急、呼將伯者、皆以身當之、弗避禍患、其居鄉也、歲饑則施賑、疾癘則施藥裹、所活常數千人、萑苻充斥、則講保甲法、其措置方略、皆有至理、非人所能及、有妖僧將構小九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錢、豪猾恣漁獵、以福田形勢為辭、既營建矣、先君適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衛道闢邪、且今門人董杲為邑令言、指陳利害、數有不可者七、卒毀去之、先君雖息影深鄉、而讜言清議、人猶有所畏忌、惟恐其聞知、其居家也、闔門之內、肅肅雍雍、教弟子有家法、御臧獲輩皆嚴而有恩、平生不事生產封殖、而以勤儉自勵、夙興夜寐、終日乾乾、木屑竹頭、處處各當、靡不經心、嘗指示不孝輩曰、即此便是學、汝等勿看作兩撅也、其冠昏祭祀、皆除俗禮之非、自定儀節、喪事不用浮屠、邑中士大夫家、多有效之者、嘗讀浦江鄭氏規範、慨然歎曰、吾生不得與三代、此事猶堪式萬方、汝等其勉為之、以成吾志、所著有詩集幾卷、文集幾卷、制義一卷、所評有諸先輩稿、及天蓋樓偶評若干、於醫有趙氏醫貫評、所選有宋詩鈔初集、

唐宋大家古文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二書未就而卒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尚書米海嶽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挽五石弧射輒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斲研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攻苦習學也世每以此相歎羨先君曰此鄙事耳君子不貴也常因吳自收好弈思諫之遂終身不近棊局晚年悉力屏絕雖書字亦不為矣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距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娶范氏天啟甲子舉人翠華

公諱金路女與先君有偕隱志子男七人葆忠主忠實忠晦忠補忠納忠止忠孫男五人懿歷懿緒懿業懿咸懿統以懿緒為亮功後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于識村東長板橋西祔太僕公之穆遵遺命也先君生而孤露長而患難壯而風塵及其晚也方思歸歌泉石而悲天憫人之意進名畏禍之心兩者未嘗一日去于其懷素所負志甚遠大既而生不逢時乃一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孳孳兀兀不自暇逸曰庶其假我年乎而孰知天復靳而不予也嗚呼其命也夫至于平時動靜語默無行不與神明狀貌非可

悉傳而又嘗命不孝曰吾于人倫往往皆值其變汝等他日欲稱吾之善而傷吾心不可也乃删作內傳以紀隱德不敢以示于人茲所述者僅其什一而已惟世之有道君子哀而垂覽焉男公忠謹述

晚村公墓在崇德洲前東識村沿塘河墓為三穴中為養心公左昭為空青公右穆為晚村公三穴右傍別有一穴則為葆忠公墓此行略後附註乃呂氏後人所記

王文成傳本

同治甲子孟春月古潭
余氏校刊于明辨齋

明新建伯王文成公傳本卷上　史館列傳草本

蕭山毛奇齡大可撰集

長沙余庠溪萃皋梓行

此即史館列傳中草擕本也館例史官入館先授擕其鄉大臣事蹟之在羣書者而後鬮分其題以成之文成吾鄉人因擕此本其後同官尤展成鬮題得文成傳已取此本作傳訖而草還故處今錄此者以爲其事核足以徵信且亦以爲未成之史非秘笈言之者無罪可覽觀焉　中辨語係後附入

王守仁字伯安浙之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一甲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　原草此下俱註出某書茲不具錄

母鄭夫人當娠王母岑太君夢神人衣緋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而守仁已生因名雲五歲不能言有游僧過門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名泄之遂更名守仁始能言嘗之市與鬻雀者爭客熟視大驚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中曰少年貴當極人臣勿輕擲也　史例凡不擬入傳而備參見者皆降一字列

（附）公晚愛會稽山陽明洞名因號陽明子按會稽山即苗山並無洞壑凡禹井禹穴陽明洞類祇是石罅並無托足處舊誣以道人授書洞中固大妄今作傳者且曰講學陽明洞則妄極矣

守仁少有異稟嘗問塾師曰何爲讀書曰取甲第耳曰讀書當爲聖賢僅取甲第耶

十五隨父官京師嘗從親串游居庸關縱觀邊塞形勝悵然而返

（附）遊居庸是偶然事或意有所在而行狀與年譜皆云時有石和尚劉千斤之亂公欲作疏奏諸朝請自討

之公父禁之乃相度形勢出遊居庸則可笑之甚按石和尚劉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亂越一年遂平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是作疏討賊皆公前世事也且公父海日公登成化十七年進士此時亦未能有修撰官居早在京邸又況石劉之亂祇在河陽南陽間與居庸無涉初不意門人黃綰作行狀錢德洪作年譜而誕罔無理至於如此吾故曰文成無妄起於門人及諸記述非無謂也

宏治五年舉鄉試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

一時與孫燧胡世寧同舉於鄉當榜發時監臨官聞空
中呼曰三人好做事（後燧世寧發濠逆一死一擯大禍而守仁平濠亂）
乃以工部觀政使治威寧伯王鉞葬事事竣其子出威
寧所佩劍為謝光芒璀璨守仁捧得劍如夙購者會西
北告警乃慷慨作籌邊八事上之其言皆剴切報聞授
刑部雲南司主事決江北囚尋引疾歸里
先是守仁善為文與太原喬宇廣信江俊泰州儲瓘河
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皆以古今文著名
於時至是以疾已來京道山東巡按御史陸偁薦之主
山東鄉試其程式文為諸省冠且所得多顯名士及至

京補兵部武選司主事
正德改元逆奄劉瑾以導上狎遊擅國政南京科道戴
銑薄彥徽等力爭之瑾矯旨捕逮詔獄守仁抗疏救謂
君仁則臣直諸官言直自宜嘉納開忠讜之路而乃赫
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則驟有上關宗社危疑不
測之事孰從聞之瑾大怒曰乃謂我危宗社耶恨刺骨
並下詔獄杖闕下四十死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
附 此在史館舊史祇稱救銑並無劾瑾他疏惟王恭襄
本兵與楊文襄吏部皆云劾瑾而文襄較詳且其文
係楊公為公父海日公作墓誌銘者從來諛墓之文
本身有之未有諛及其子且造偽以諛其子者或者
史官忮忌如董費輩陰芟實錄以去其疏亦未可知
然即救銑疏亦既侃烈無臘地矣
立迫就道而怒猶未已使人陰隨之意叵測公至浙投
衣冠浙河陽示已死而取間道至龍場諸苗相率伐木
為室以居守仁
附 時徑之龍場而譜狀乃盡情誑誕舉凡遇仙遇佛無

可乘間攙入者皆舉而攙之於此二十年前三十年
後開闢閉闢隨意胡亂亦思行文說事俱有理路浙
江一帶水與福建武夷江西鄱陽俱隔仙霞常玉諸
嶺嶠而嶺表車筏尤且更番疊換並非身跨魚龍可
汎汎而至其地者即浙可通海然斷無越溫台鄞鄮
不駕商舶得由海入閩之理且陽明亦人耳能出遊
魂附鬼倀朝遊丹山暮飛鐵柱何荒唐也
先是守仁十七時講孔孟之學開卷至孝弟章恍若有
得至是至龍場歎曰吾猖倉至此賴生平學力他無所

苦獨念吾父不能忘時鄭夫人已死此良知也然則聖功在誠意而要在良知如是而已乃挾孔孟書一本口與諸苗說愛親敬長諸苗皆慕悅會提學副使席書素知守仁及聞守仁說甚善遂創書院命諸苗師守仁而諸苗之不知書者皆從之

附良知出孟子原無可疑特文成提此直從堯舜孔孟之學與宋學相反處揭此二字不特文成得領要優入聖域且化苗有驗實則有功萬世者論語開卷不曰其爲人也孝弟乎人性止孝弟凡仁義禮智皆從

此生故曰孝弟爲仁之本而孟子知之隨曰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實即本也又曰惟愛親敬長達天下故有仁義是仁義從孝弟生也乃又總括一句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何等斬截而宋儒反之亦且斬斬截截曰人性止有仁耳曷嘗有孝弟來竟以人性無孝弟與孔孟抗然且自此言出而自造故事瀆亂典禮竟謂舜不父父不祀瞽瞍顯然與堯舜孝弟一句的的相反亦思人性有孝弟不止論孟即大學止至善在仁敬孝慈而究言之則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與孝與弟中庸庸德在子臣弟友而究而推之則曰大舜大孝曰武王周公達孝是孝弟而已在聖賢諸經中顯有明証而宋儒敢言人性無孝弟則良知兩字正頂門一大霹靂於以救堯舜孔孟既絕之學有萬萬不可少者而門人昧昧名爲宗旨夫佛家有宗旨儒家焉得有宗旨況良知兩字明出孟子而乃曰陽明宗旨何不通也

堯舜止孝弟亦非泛語虞書堯舜授受首愼徽五典四字乃其時五典五品五敎五常所稱五倫者皆只

父母兄弟子五人而合而言之止是孝弟此在春秋傳季文子臧文仲猶能言之自朱氏不讀書錯註中庸五達道爲五倫而五百年來溥天下老幼皆不識五倫久矣予謂五倫即良知即孝弟即堯舜之道括出快然

水西安氏者土司也土司本世官而安貴榮甫襲官即橫甚時以從征香爐山有功朝廷破例特加貴州布政司參政而貴榮怏怏必請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廷議騷然或謂許之或謂當討討以杜後來值守仁居龍場

立為書責榮其略曰朝廷法制不容擅改擅改者謂之變亂夫使君之先何嘗有積功累行可長此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曰有法制在也今日驛可滅則世官可革矣且夫既為世官則為朝廷剗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征調用以邀賞則朝廷置土官何用況使君破格得改參政原非設官之舊今復干進不已萬一典銓者曰向係土官故長有其地今參政則流官矣流官惟所使於是下方尺之檄委以他官或閩或粵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場諸驛非使君所有也榮得書大

悟亟請奏謝罪而驛竟不滅既而宋氏部羅叛徵榮兵不至守仁復責之竟至於是水西數世無爲患者

乃以滿三年奏計陞廬陵縣知縣至則選里正三老使參決詞訟而斷其曲直隨控則隨斷訟堂肅然於是立保甲法清驛供字缺定水次兌字缺絕鎮守橫斂其興利除害雖在官止七月而立法盡善至今守其法不衰

附　舊傳有陞縣在瑾誅後者非是

會瑾誅以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及覲事成留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充會試同考官

時講學京師嘗以大學原本示人人大驚反有以改竄聖經訐於廷者顧朝貴多師事之吏部郎中方獻夫位在守仁上亦執贄行弟子禮

附　文成所示者是禮記原本今行世有註釋者係門人僞入之大不足據後嘉靖間給事賀欽好學棄官還遼東出陽明古本大學教學者但有章截並無註釋章截如大學之道至天下平爲一截自天子至未之有也爲一截所謂誠其意至此謂知本爲一截類

遂超爲文選司員外明年進考功司郎中即以其年陞

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遊者日眾已而轉南京鴻臚寺卿

郴州守徐愛遷南京工部郎中師事最切

方是時遠近聞守仁之學非篤信其說則怪之謂迂僻難以用事惟王瓊爲兵部尚書且當路獨奇守仁以爲不世出可用

會江廣湖福四省間羣盜大起

初江西建昌醴原賊殺知縣范英不討　已而桃源洞賊連餘干樂仁安仁貴溪鄱陽諸寨陷安仁縣殺

指揮秦勳通判楊奎且建名號置官屬巡撫王哲統官兵三萬土目兵三萬討之不利　而華林賊破瑞州鹵通判姜榮家屬與臨江廣福諸賊連破永福樂安新淦諸縣執參政趙士賢知縣申惠大帽山賊攻瑞金縣殺知縣萬琛乃調土官岑猛岑塗攻殺之而仍不能靖　然且華林置十寨寇州縣殺人以累萬計副使周憲以進勦被殺其子周幹相繼死知府李承勳調土兵目兵會勦之賊未創而土目兵縱悍所至劫掠過於賊　又且賊蔓至浙境執杭州都指揮

白宏湖州指揮江洪爲浙兵驅之出境然後江西按察使王秩仿故撫陳金故事撫其人而安插之名爲新民　而既而新民復叛殺副使李情及督捕指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昭磨馬聰隸卒死者無算

所至陷州縣殺官吏劫掠庫藏焚公私廬舍議勦既不得而閒或議撫則又反覆悖叛而無所收拾乃以贛地險奧盡聚贛於是迤西有橫水左溪桶岡三寨接湖廣桂陽迤南有浰頭寨接廣東樂昌龍川凡江廣湖福之閒介四省方數千里皆亂前此江撫李昂於成化二十三年曾以贛險奏設分守參將兵備副使各一於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及宏治中鎮監鄧原復請增設巡撫駐贛專理盜賊而所簡撫臣皆無效至是謝志珊據橫水藍天鳳據左溪鍾景據桶岡池仲容據浰頭已簡文森爲贛撫進勦而森懼稱疾不受命乃始擢守仁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正德十二年正月守仁至贛先察民閒之通賊者立十家牌法繼檢軍役與新民之隸軍籍者力議之

乃鑒前事郤邊禁土目狼達諸征調兵自籍兵備各屬之有技者汰老弱三之一選壯有力者縣千人補其數且立兵符教習之其法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符有伍符隊符哨符營符乃分署領率統以賢能官有守者有受命出敵者當是時守仁涖贛裁十日法雖具未能習也而贛寇報急

故事凡寇發必三省會剿已勒爲令守仁甫聞令即疏爭曰賊變起倉卒當相賊所聚而撲滅之則既省征調復免供億必欲夾攻則計賊料兵計兵料餉撥眾斂儲

數月始辦兵未出而賊則已流竄久矣縱有所剿非脅
從即良民耳是以兵甫撤而賊復起且夫徵調之兵百
倍於賊前事可鑒也乃疏上而會剿之議牢不可破至
是漳報至守仁不得已乃移文三省凡會剿兵使徑詣
戍所不俟來會而身率副使楊璋遂進兵遇賊長富村
與賊戰賊敗退保象湖山追之至蓮花石對壘而軍適
會剿兵至使之圍賊而反以圍寬遂潰圍出奔殺我指
揮覃桓及縣丞紀鏞去守仁怒責失律者而遣會剿兵
以次日午時並入山仍率前軍屯上抗下令犒衆姑俟

秋期圖再舉而賊稍弛備及晚食訖遂分兵三路時月
晦乘晦啣枚入直擣象湖山奪其隘賊驚走悉衆據上
層峭壁拊背而下諸將謂失地勢將反卻而守仁麾之
奮而上自辰至午各相持然後會剿兵繼進從間突上
賊大潰乘勝追勦斬賊首詹師富及温火大等合七千餘
級且預遣諸省兵分破諸寨以福建兵破長富等三十
五寨廣東兵破水竹大重坑等一十三寨而漳賊盡平
班師
時甫二月聞宸濠通賊有為賊稱寨民者逮五月復立
兵符練兵七月上疏請假以便宜幸無掣肘使號令得
專一或曰守仁之意蓋在濠也然衆昧其意不報惟本
兵王瓊與之遂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欽頒旗牌
使便宜行事且以平漳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
二表裏
乃議大庾賊最近請先剿大庾而招新民之在寨者以
龍川盧珂鄭志高等潛師縱火破寨十九所所斬賊首
陳曰能等并從賊合五百十級大庾賊平
初濠設寨民人為謠曰賊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賊為

民至是謠曰黃河有時清寨民可為兵
於是相橫水左溪與桶岡進剿先後謂橫水左溪本腹
心之患且已檄湖廣兵會剿桶岡則橫水左溪亦觀望
未備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知縣
王天與自上饒入皆會橫水　指揮郟文自大庾義安
入知府唐淐季斆自大庾聶都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
猶金坑入皆會左溪　惟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從上
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
時聞者曰淮陰驅市人之戰未聞驅儒官并皂隷也

況賊民乎四省從此陸沈矣
守仁乃夜抽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使人各執旗賫銃礮由間道攀崖伏於近巢之高巖俯而覘賊且度我兵至以火礮應而預遣指揮謝昶率壯士夜上竊險先發其滾木擂石之伏險者於是驟進兵面臨賊甫迎敵忽山頂礮發聲如雷烟焰蔽天同視之則紅旗滿山謂官軍已據寨將棄臨走而謝昶兵呼譟出守仁麾益進賊四顧失據大潰遂破長龍等五寨及橫水大寨　而邢珣王天與各破磨刀樟木覩湖八寨會於橫水　唐淳

破羊牯腦三寨又破左溪大寨　而郟文舒富季斆各破獅子長流箬坑西峯十二寨會於左溪　乃於大霧中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拒用土人爲導剿諸小寨之未下者　最後伍文定張戩亦以遏軼兵連破數寨與大兵會而橫水左溪之賊盡平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散歸者無算
遂議剿桶岡謂糧盡兵竭應少休息且桶岡難遽下當先撫而後剿之

議謂桶岡四寨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皆架棧梯壑勢難緣登惟上章稍平必行道半月攻取未便況橫水餘賊悉已奔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使必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於幽谷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以招之未必不從否則乘其猶豫以襲之未晚也
乃遣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劉福等直入桶岡寨諭撫期以次日會鎖匙籠候撫命而賊初畏威從之既而中

變然無暇爲備至期遣使鎖匙籠如促降者而別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戩入葫蘆洞俱冒雨進賊首藍天鳳鍾景方出鎖匙籠候命忽聞諸軍皆透險急奔返內監據水而陣而諸將各麾兵渡賊四竄將復由鎖匙籠出而舒富王天與從籠口入賊乃悉衆走十八磊唐淳遏擊之會日晚諸軍阨險守次日迸進賊大潰乃破桶岡大寨及梅伏烏池西山界十八磊鐵木里員分大王嶺二十五寨會湖廣兵至反遣之使散剿諸寨之未下者乃破上中下新池杉木坳

十餘寨賊盡奔雞湖穩下朱雀坑魚黃諸寨而諸將復連破之賊首藍天鳳鍾景蕭貴模等皆面縛叩軍門乞命諸賊投伏者滿山谷桶岡賊平守仁出師凡兩月破寨八十四擒斬賊首五十六幷從賊合三千五百餘級俘獲無算遂請於橫水等處建城設崇義縣以控之增茶寮隘土堡鉛廠長龍三巡司

然後議三浰之剿先是征橫水時謂三浰最強恐乘間乃諭降近賊有黃金寨賊親率五百人聽用而浰賊池仲容者擁大寨觀望不至既而破橫水竟用黃金賊立

功仲容始心怖因於征桶岡時亦遣其弟仲安來請從征然究非本意且欲覘動靜并乘間作賊應也守仁知其詐於其從征時每抑置後隊不使奪隘至是桶岡破仲容仲安皆大懼增益戰具守仁知有變將察其實篤以平桶岡遣使勞牛酒至三浰界見賊設戒備使問故賊惶恐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吾讐也彼將掩襲我故設備吾敢防官軍哉守仁陽怒曰龍川與三浰皆吾從征官且桶岡之捷珂等與仲安皆在軍有功此有何恩怨而敢以私嫌啟釁值仲安在軍而珂與志高亦以告三浰反狀詣軍門乃出仲安與珂志高面質反下珂志高於獄佯處分而陰遣降賊說仲容入謝并自爲陳說時臘盡班師解甲將度歲且頒歷三浰以元日大享將士而仲容挾壯士百人軒軒來初宴之於祥符宮既而出珂志高於獄使面暴其罪盡斬之時正月七日越一日守仁親率兵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浰而副使楊璋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等從之破三浰大寨小寨共三十八擒斬賊首五十二并從賊二千有奇賊復盡銳奔九

連山山橫四百里賊之據險者猶及千人而一鼓而盡擒之獨賊首張仲全等二百人匿別巘皆慟哭啣土請降遂納之凡十日浰平仍請設和平縣於和平峒而改和平巡檢司於浰頭乃歸

【附】剿浰分兩事一是殺鬢一是征浰諸書錯認作一事似殺鬢了當不復有親征一節故於鬢來謝時造爲先遣諸路兵集浰且預釋珂志高歸使集兵向浰如此則斬鬢而浰可破何必親征且何必七日斬鬢八日即出剿況珂志高不先歸也

其後樂昌賊高快馬尙集一千七百人掠大庾南康贛縣王𣙜吳玭戳而死守仁復平之於是南贛千里皆無賊

他若傍剿之著者則莫如郴桂賊

郴桂在湖廣東南正德初土人龔福全倡亂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貞俱署官據烏春山臘栗諸寨殺都指揮鄧昊安仁知縣韓宗堯聽選官鄭志熙朱隆等積十年未剿

湖撫秦金于十二年春發郴桂逋賊據名城殺官吏事

已敕令與贛撫王守仁廣撫陳金並剿之時守仁方至贛未行也旣而檄以期守仁祇率贛兵往而金仍用土官彭世騏佐之守仁不能卻乃先以贛兵而湖兵與廣兵相繼由桂陽魚黃熟水郴州紫溪臨武笆籬堡爭險而入

初破對里平石丫髻山寨斬藍友貞

繼破烏龍山斬李斌

繼破大小王山斜竂布洛角魯莊山坑諸寨擒黎穩

繼破黃土烏泥工塘金雞寨棗子園擒李栻李仲清

繼破蓑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斬沈鸞

時劉福興遁臘栗卽於是日破臘栗擒之

於是破平竹赤東嶺九龍江大王山諸寨斬楊禮保

又破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諸寨擒李仁才龐海

又破曹雄坑共峒艮坑雞公犿神鍋腳長灘諸寨

又破盧田柏木白水磜下樟溪青峒十八壘石背峽諸寨擒劉德才萌賊墮崖死者無算

又破上黃賊背豬婆老虎延壽黃圍斬梁景聰

方是時惟賊首龔福全未獲或曰在禾倉乃敕土官彭世騏同官兵破走馬山及禾倉石擒福全斬之其別破東坑者并獲福全妻及從子龔秀賊平

前後計斬共二千五百五十四級俘獲一千七百八十人破寨一百二十所散歸者無算惟賊首高仲仁遁走廣之仁化縣南贛兵追獲之當時謂守仁以十二年至贛越一年而剿賊已盡其用兵之神無過此者

史論曰崇禎之寇集烏合之衆朝東暮西未嘗蟠踞都邑延蔓千里根株數十年如南贛賊也然而米脂

一發極邊禁省鎮諸兵歷剿之不克而國隨以亡守仁親率行伍佐之以師儒指顧倏忽如撲蠅蹴豕手拉而足蹋不承廟算不用征調兵不別鎮將官吏不逗時日不縻餉供億而所向無敵不留遺孽不挫折我兵甲自秦漢以後不知衛霍方此何如若他則誰敢並者雖曰我戰則克學問固然然其臨事之忠勇亦可驗矣有明世多賊自永樂之蒲臺正統之慶元以迄順成宏正凡畿南河北川東嶺西無不與賊終始而守仁剿後天下無賊者由嘉隆萬歷以至天啟

凡四世而後米脂之禍作功不倖歟

乃以平賊功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時守仁感王瓊意謂非瓊倚任安及此每於疏後特推兵部功並不及內閣會閣臣與瓊有隙大恨謂撫臣無賴其所上功狀不歸之廟算而歸之本兵大不敬一時眥睨者從此興焉

前此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其黨舉人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慕守仁賜以講學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下舉人冀元亨者應濠聘欲窺其所為語兩不合而罷至是朝議以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亂敕守仁往勘守仁已於十四年六月九日從南贛起行十五日至豐城而宸濠於十四日反

初閣臣梁儲等以黨濠故復寧府所革護衛因得招寨賊以備兵甲及江撫孫燧屢告變議再革護衛且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飭濠而濠誤以為逮己也值十三日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而諜者報京使至大驚乘夜集寨賊吳十三淩十一閔廿四等伏甲明諸官入謝宴殺都御史孫燧

按察司副使許逵而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等俱下獄遂大署官屬以致仕侍郎李自實舉人劉養正為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為兵部尚書四出收兵先檄降諸郡縣而濠居南昌未發也

豐城知縣顧佖迎守仁告變守仁遽易服棄官舟返賊幾躡及之乃匿漁舟之臨江知府戴德孺請留守仁守仁以為臨江衛且近賊所居未便去之吉安時方十九日與知府伍文定謀謂天下瓦解以賊直趨京師則大事去矣若或趨南都下旁郡則時既延而勢稍殺勤王

可立效特懼其逃發則我事未集而坐失機要奈何乃陽通養正使早離南昌而囑其內應故以蠟丸投濠所濠大疑逗留不出者越十日守仁乃閉戸手不停筆發公文火牌二百餘事或召勤王或戒防守或布告遠地文定雖共謀不知所爲會濠僞檄至吉安守仁縛賫檄者南昌教授趙承芳等斬首懸府門即封僞檄並拜疏以進當是時朝廷見疏與左右中貴皆切齒大恨徒以守仁方起義無如何疏畧見後

既而濠覘守仁兵不至以爲紿之乃擇日出師留郡王

拱樤太監萬鋭等以少兵守南昌而親率世子郡王儀賓及閏廿四等共六萬人號十萬立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百餘里所至南康九江皆下之獨安慶嬰城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鋭指揮崔文守不下

七月十三日守仁率文定大興義師約各郡勤王兵會於臨江樟樹鎮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儒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推官王暐以及太和知縣李楫新淦知縣李美寧都知縣王大用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分爲十二哨哨三千人直趨南昌令各

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先破其伏賊於新舊墳廠且爲榜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戸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攻具至城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者斬其隊將分數門令梯緪齊上而守者諸逃諸門有不閉者兵爭門入守仁因而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偶有殺掠守仁執數人梟示遂定乃擒拱樤萬鋭等數十人而釋宮中之散走者其府庫所存有爲濠取與兵士劫掠之未盡者籍封之大賑城中民慰勞創痛且榜宥諸脅從凡受賊官爵而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

附 史與諸書皆以征濠功歸文定謂文定迎公峽江請討賊公初不許既而從之及攻南昌文定已破城公並不知至諸門洞開公始按轡徐入城而其所統兵皆大帽華林諸寨賊號新民者貪狠縱殺居民盡死於牀簀有闔門盡斃者然且焚宮人搜儀賓諸第雞犬不鳴戸臭達衢路此在當時已早辨之如弇州二史考云南昌殺僇皆不根誣謗過於刻酷夫以文成用兵區畫調度頃刻百發豈有無紀律至此甚者其後徐少師鄭端簡薛應旂諸公皆親履其地盡得其

詳故始爲之暴白云云第文成殺僇人自能諒而其

他冤枉至今未辨當豐城被追漁舟逃竄諸書一日

則吉安之走四耳不聞亦何嘗有贛撫行部先牌曉

諭而吉安太守公然得迎之峽江此狂病發也然且

南贛將領兵符不及新民散隔何從調用又且大帽

華林在正德十二年前文成未任時早已爲陳金俞

諫剿散而文成尚得用其人雖鬼判把筆亦不應有

此乃史館伍文定傳俱依實錄迎公峽江此皆不能

改正者他倣此

史傳草本止此後皆已失別有補本續列於後

王文成傳本卷上終

明新建伯王文成公傳本卷下　續補本

蕭山毛奇齡大可撰集

長沙余肇鈞莘皋校刊

此後續補本也先生以文成舊傳多訛謬史傳又未定因擒館中草本歸藉以存實而草本又軼其半每思續之而家無藍本且老病絕筆久矣康熙辛卯命予與及門張文蘂仍採諸譜狀舊傳而錄其實者呈定綴入名曰續補雖與前本大徑庭顧較之時本則稍有間云遠宗識

先是勤王師四集會之樟樹鎮請定所向皆謂用兵當籌緩急今皖被圍久自應救皖而公曰不然賊盡銳在皖皖雖堅城而賊力未挫我兵甫進即屯之中江縱解圍向我而力足反抗在皖嬰城者必不能越賊援我乃九江南昌皆得起而蹴躡之是腹背受敵危道也我先下南昌而一意向敵是敵有跋疐而我無牽掣然後縱橫四擊之勝之必矣乃先下南昌分一軍守之

至是濠聞變陡返結舳艫蔽江而下或請公且堅壁以主待客而公趣進兵乃合諸軍以迎之初遇賊黃家渡賊勢張甚公領前軍故小卻使賊爭進離其前後之啣結者而使邢珣出一軍橫貫其間文定徐璉左右夾擊之賊首尾不相應且戰且退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者數萬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知府曾璵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會賊以敗故盡發南康九江諸守賊將以濟師而公即遣撫州建昌兵使槐與璵分禦之

既而北風發進戰不利前軍稍卻公令斬其先卻者適舉檄以颭反燎文定鬚文定堅立不少動將士殊死鬭軍大振賊退保樵舍隔江而軍

是夕風反或以火攻請公宣言曰風變欻忽耳是何足憑而作此狡計無益徒亂人意乃密募舟四十艘填膏灌蘆畜陽燧作火攻計分隔江軍舟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伏之而以他舟補隔江軍平明火發前軍乘風進諸軍合之頃刻薄賊營初賊軍南下時濠舟在後而令以退保舟頗前且傍崖舟重膠沙不即拔又篷竿層疊易於延爇濠思易舟走而伏軍從後舟入四竄不及遂擒濠及世子郡王儀賓并丞相李自實元帥劉養正等合五十餘人斬獲偽官吏士卒三千餘級其宮妃及

士卒溺者無算所棄衣甲械仗浮浮十餘里餘賊散走
且有聚之吳城者復分遣諸軍追剿殆盡
諸本俱以敗賊樵舍在黃家渡前誤又稱萬安知縣
王冕執濠亦誤
前此公疏上變時慮上親征特於疏末云陛下聖明何
遠不服祇以鑾輿數出致宗室覬覦謀動干戈今天下
之覬覦者不但宗室其奸回竊發何止江右況潢池方
見告也昔漢武發輪臺之悔而西土晏然唐德宗下奉
天之詔而士民感泣願陛下高拱深宮特加警省以坐

收後車之效蓋惟恐羣小從諛有舉動也乃上聞變果
親征自掛威武大將軍印而以總兵許泰為副將軍大
監張忠監其軍江彬張永並賛畫軍門鼓行而南是日
捷音已至京而故匿之至良鄉捷聞先遣張忠趨南昌
收俘以待密傳上欲釋濠使仍往南昌俟駕至而戰而
擒之公聞之大驚曰如此則江西無噍類矣急請獻俘
而身捍囚至杭州使北軍不能從會張永已至杭永故
守正有誅瑾功公知可與語直詣永曰江西苦寇盜三
十年矣今又罹濠亂創痛尚未定而加之六師之擾民

何以堪萬一民迸為寇盜如之何永曰然吾亦欲言之
公乃付以濠使永獻俘且從容為上言而張忠憾甚謂
公故通濠後畏上親征始賣濠以成其功今復阻王師
有異心焉上不聽先是駕至淮時忠受江彬意矯旨召
公赴行在將以索賂而公知其詐不赴再召再不赴至
是上在舊京忠直告公反曰何以知之曰試召之必不
至及召之竟至忠大慚斥勿令見公乃變服入九華山
坐團標間上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何故反乃
命巡撫江西使公還南昌而以忠泰搜餘賊敕領北軍

屯南昌城公移民鄉居而遣老弱守門戶且使待北軍
備主客禮百凡遜讓勿與抗抗即有罪公出遇北軍辟
錯仗讓道間有犯者總不禁甚至來褻侮呼公名嫚罵
而佯為不聞及遇有疵厲或至死喪必停車慰勞加以
賙䘏久之皆曰王都堂待我厚奈何惡之會教場較射
忠泰恃有技江西官軍無過者既而強公公三發三中
忠泰大驚曰非書生也遂班師
公初與濠通既而賣濠此張忠謗語而傳誌撫為實
事且見之實錄皆謂安和舉人劉養正作濠幕客公

先從養正通濠原有所約及濠敗而公畏其口遍賚正引決傳首至京然又葬其母且為文祭之又會遣門人冀元亨通濠後元亨為太監張永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諸此誣罔在前儒早辨之如弇州史考云是年實錄以楊文忠費文憲為總裁官而秉筆者董文簡也楊公與本兵王恭襄有隙極恨文成於平濠平賊諸疏俱歸功本兵而一字不及內閣切齒久矣費文憲以忤濠被禍已經薦引而文成無一疏相及費甚憾之若董公素號忮刻既內忌文成而外欲以

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其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致徹聖聽未必非鬼責也其公論剴切至於如此乃後人無賴尚有偽造為詞說以實其事者按公葬養正母向見羅洪先辨文載之甚悉且其祭文亦原有君臣朋友諸句向亦疑之謂豈有為公辨而反誣公者及觀其前文有曰養正以葬母乞公墓誌因以濠意諷公公不為動然後知公之被冤皆此輩無狀名為辨公實誣揑以實公罪而行狀年譜皆竄入之亦思養正止江西一舉人公巡

撫其地苟卑闊絕即在王府一相見有何生平而稱為朋友然且前文以葬母乞誌而後即曰公使葬母是自矛自盾諸文皆揑造也又其時蔡文有公不黷濠貨辨謂峒賊葉芳向為濠用今隨公剿濠公義之因多與財帛使遂其所欲非自取也夫公入濠宮陛封府庫原以備軍儲作剿濠費然不當私餽一兵即欲餽一兵而使其遂欲此與謗言縱掠何異況吉安集事官兵且不至何有新民又且濠所先用祇是寨民並無峒賊亂訌而已

世宗即位降璽書召用閣臣沮之祇陞南京兵部尚書兼參贊機務他不之及穎上在藩邸久知公功已特議封爵并降手敕馳驛來京而沮之者又謂先皇帝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乃復遲數月始定制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如之且給與誥劵令子孫世世襲然而仍不給祿米不予劵時公已疏請歸里隨疏辭封爵不允既而又辭且請罷已封徧推諸從征有功者上已經詢及而沮者并抑之竟不報

初抑公者謂公攘伍文定功而旣則并文定諸公功
亦抑之故吾學編云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
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於水珣璉
亦尋被斥陳槐削籍紀功伍希孺謝源以考察去公
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
嘉靖元年公父卒初公受封時以沮其宴賚祇遣行人
到家兼降溫旨特存問公父賜以羊酒是日值公父七
十生日公父子迎詔於庭行拜謝禮訖然後奉觴公父
持觴謂公曰聖恩何可忘顧亦有天幸焉始投界不死

繼當褒葺又不死旣則具三告備五儀謂必死而終不
死非常之寵亦豈易受今而後汝仍死王事我將含笑
入地下矣公伏地不能起此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
日事也至是二月二日相距四十日遽卒
其後公以征蠻死公父云死王事似讖語
明年上開試科第三場策題卽有以心學爲問者蓋闢
公學也公壽曰吾學旣非則天下之人必有起而求眞
是者輩學從此明矣
時門人徐珊不對而出然亦有守師說而仍取中者

三人曰歐陽德王臣魏良弼
心學是眞聖學毋論道心惟微一十六字之傳始於
堯舜卽孔子曰操則存操此心也大學曰正心孟子
曰存其心又曰求其放心皆專治此心也故曾子一
貫之學只在忠恕子貢一貫之學祇是一恕無非心
學而宋儒於忠恕二字尚不能曉反云借盡己推己
之目以著明之一似藉端指示者而聖學亡矣陽明
講學洽宋儒習氣亦多汎濫而門人嘈雜全不足據
特其大要曰心曰良知曰爲善去惡則用功不錯故

優入聖域而必於此亦闢之聖學何賴張南士曰心
學不是禪學天不生佛時先生此心佛法未入中國
時已早有存心養性之學今懼其類禪而去此心何
可天儒佛之不類多矣鬚髮不類家室居處都不類
然猶相類者此人心耳若人與蟲獸則絕無一類者
然而虎狼父子蜂蟻君臣忠孝之心偶亦相同萬一
攻心學者惟恐類蟲獸而併此忠孝之心一齊去之
是蟲獸不若也
已而服闋上用尚書席書與御史石金等薦趣召公入

京兼以領券而究不果時弟子雜進凡在朝在野執贄
者無虛日公嘗會門人於天泉橋有請業者公曰無善
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
去惡是格物或以致知作良知誤
此以大學正心誠意闡聖學首功自當云爲善去惡
是誠意如此則四語瞭然何有疑義而乃曰是格物
則明侵誠意功夫在當日門人尚多貽愕何況門外
殊不知此言格物正是誠意祇因朱氏以窮理解格
物大乖聖功故先以古本大學示人而此則即以古

本大學闡之蓋古本大學以格物爲格其物有本末
之物而物有二本一曰修身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
也一曰誠意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是也故兩此謂知
本非一衍文而此謂知本即接此謂知之至並非此
謂物格此謂知之至則格物即知本一是修身一是
誠意其曰是格物即是誠意以誠意即物本也陽
明此二字正故以古本示人使人疑究而門人冐昧
尚有以格去物欲別說攙和解釋夫格去物欲此司
馬光說非公意也若善惡二字則正誠意章道盛德

至善閒居爲不善一大肯綮與宋儒言理欲大別故
宋儒學功有三一主靜立極一涵養用敬一格物窮
理二者皆各出且皆不足以入道而陽明三學功曰
心曰良知曰爲善去惡皆聖學一貫擴撲不破有志
者但由此而求入焉亦庶幾矣
時上議大禮張桂之徒如霍韜方獻夫輩皆前後請教
且有從而北面者惟桂萼憾公指公僞學而上亦惑之
遲久不召乃以思田土官反張璁故薦公特起公以尚
書兼左都御史奉命往討先是思恩岑濬與田州岑猛

自相攻殺都御史潘蕃誅濬不立其子改其地爲流官
以制之及姚鎮討猛猛已走死而鎮啟邊釁欲盡滅岑
氏統改其地爲流官而土司不平於是田州土目盧蘇
與思恩土目王受皆岑氏舊屬挾岑氏以叛公念岑氏
本世官地大族衆原不能滅且累受徵調爲國家從征
有功無驟滅理又且西南地僻外鄰交趾方藉思田爲
所蔽與外夷抗而乃自撤其藩籬以資敵寇大不利故
曰是當以恩撫之特猺獠未靖吾欲借此問狐狸焉乃
率湖兵三萬人甫入境而父老遮道即有以斷藤峽八

寨請天討者公並許之思田乃大懼曰王公天人也我
敢抗顏行乎先期告前軍請掃境降公初不從既而下
爰降令屆期兩府土目縛蘇受從以萬人焚香伏軍門
公令土目人各帶從人雜官校分左右列然後建纛坐
戟門數蘇受罪而貰其死各杖一百
令土目分列左右將以數罪而實錄與史傳皆謂公
與蘇受先約誓必易軍門左右祗候以田州將校始
就降誕罔極矣且云使蘇受褰甲受杖蘇受自褰甲
或有之斷無公使之理乃門人冒昧亦俱以褰甲入

狀譜怪極
疏言兩江苦兵久矣賴王威遠播不煩克詰未七旬而
有苗格思田兩府爭先歸命令請降田州府爲田州但
立土判官使岑氏世襲而別設思寧府作流官知府以
馭之至盧蘇王受乞援土巡檢使戴罪立功許之
時璁萼誣公處田州非是不肯盡從故祗降田州而
不設思寧府與公疏稍不合
公乃疏剿斷藤峽且謂潯州遞寇不止斷藤當散剿諸
寨而逆入峽中非一手足烈也乃遣副使翁素參將張
經先以萬人趨斷藤而別剿牛場六寺諸寨然後四面
夾攻從油碎大破以逼之峽賊大敗初奔横石江溺死
甚衆而既而徧搜山峒九仙臺大黄古陶羅鳳諸寨皆
掃靖無或遺者乃率布政使林富及盧蘇王受移剿八
寨且散遣湖兵連破古蓬固安古鉢右都諸寨而八寨
盡平
自此終明之世約百年中國無賊至崇禎賊發而明
遂亡
時公剿諸寇皆親斬殺已示微疾及甫定而輿疾相度

復欲移府治建衛所增設官爲久安計病作會獻捷已
賜金幣乃顛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班師至南安卒年五
十七
或作五十八誤
贛州兵備張思聰同南安推官周積迎入南埜驛中堂
行含斂禮師官屬師生設祭訖輿櫬登舟江西男婦皆
縞衣匍匐攀舟而號舟過南昌擁留三日不得發及入
越而門生故吏遠近迎送者不絕於路
譜言酉南昌時逆風三日舟不得行門人趙淵祝柩

前曰先生肯爲南昌留獨不念越中弟子侯日久耶
忽西風作六月遂至弋陽
特是部使喪歸例有贈卹而前不予祭後不予葬詹事
黄綰上言守仁在前朝頗效微功今平蠻甫竣輿疾辦
事而客死道路妻孥孱弱歲子三家僮載尚藁葬笥山鬼
神有知亦應不忍上不爲動甚至廷臣請謚必不易名
屢請卹廕併削其世爵必不令其子孫得以承襲如是
者越四十年
世宗之裁抑甚於武宗當在藩邸尚得聞讒言乃一

入殿庭而四聰俱蔽君之不易爲如此或曰時議大
禮兩家皆問公而公皆不答新安故憾公若璁萼則
注意在此稍搆弄其間而中已深矣
少師徐階嘗爲江西督學使深知公竟有云以死勤
事則祀之今勤事之人以尸歸國而不令所司奠一
杯尚望祀乎
隆慶元年上疑公卹典贈謚阻阨長久令部院科道多
官會議以奏時事久論定且謠詠已漸遠台詞言王守
仁學術純正勳名爍烈此正合封册所云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者況世爵定典論功有六一曰開國二曰靖難
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禦胡六曰征蠻守仁有三焉
乃特降制詔贈新建侯謚文成遣行人到家賜造墳域
并敕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予祭七壇
其誥詞有云甫拜省郎早伸大節久膺鈇鉞累建殊
勳紹堯孔之心傳追呂伊之懿績而乃謗起功高賞
移罰重讀省泪下
其明年詔復世廕以嗣子王正億承襲伯爵子孫世世
又越二年與鐵券

券文有兩間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救
世安民之畧功高不賞朕甚憫焉因念勳賢重申盟
誓諸語
萬歷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
會廷臣有請祀公與陳白沙者下多官議時尚齟齬
獨閣臣申時行堅持之謂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
孟子皆聖學也或謂王學與朱學有異則道固有各
見者朱與陸并祀矣朱不以陸礙王獨與朱礙乎上
聞言大悅曰皇祖嘗言守仁有用道學也國家能得

一有用道學雖不合宋儒何害焉

論曰徐仲山有言往讀論語有藩大疑者三章子貢問士其在使於四方不過春秋將命一大夫耳加於孝弟巳過矣何至訢言行信果爲小人若子路問成人祗臧孫卞莊輩有何高行而反以明義利謹然諾臨大節不奪者爲今之成人至管仲不死反顏事仇許之爲仁巳似逾分而復斥死者爲經溝瀆爲匹夫匹婦此是何故而既而思之又既而豁然曰重事功也吾嘗伏其言而推之大中孟子大學明德無新民不成爲學中庸成己不成物不足爲天道人道孟子獨善不兼善則失義離道窮達交譏故堯湯相禪全在事功孔孟無事功爲千秋大憾今陽明事功則直是三代以後數千百年一人卽令無學亦既在孝弟忠信正誼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學復如是雖使親入聖門亦應不出由賜下而祇此從祀一節尙齟齬論辨謬之謬矣史稱神宗定從祀有王守仁有用道學一語眞聖人之言宋學惟無用借以自便故造爲聖學輕事功之言往者宋儒沈仲固極言淳祐間儒臣率冬烘憒憒高巾破履講王敬之學而柄

臣專政利其結舌題之爲清班以致國事蠱壞不可救挽然且兩朝死難宋史備載而講學者無一人是可忽溝瀆陽明龍場節操總廢何況事功是有用二字非深知聖學者烏能言之間嘗嘆陽明一生其事功學術每敗於宵人而成於聖人世宗穆宗巳定勳爵而神宗復表其學術今世之宵人其齟齬者不乏矣順治十年競言王學非宋學然其合聖學安在賴

世祖皇帝有言曰守仁之學有似孟子衆便翕然

此語載天童僧所刻北遊錄中

向在史館伺館官張烈造王學質疑一書且進三劄云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予力爲爭辨同館且有譁者總裁曰徐徐當俟

至尊論定之他日於　內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術同異

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同也大哉　王言蓋自是而姚江絕學經

一聖斷定千秋萬世又誰敢有非之者

時崑山徐司寇見三劄驚曰史官是非如此顚倒兩

衙門當晷起攻之矣總裁令屏𠛬并書焚之
初公喪歸時世宗不諭祭而民間之私祀者徧天下及
穆宗賜祀而前此之私祀者悉改官祭凡祠祀書院合
不下數百所亦綦盛矣
勳賢祠志云書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
若夫門人相繼總屬善類雖學問各出或不足以導揚
師說而攻者如彼歸之者又如此人心之良於斯可見
因記所知者曰徐愛餘姚正德進士曰錢德洪餘姚嘉靖進士曰王畿
山陰嘉靖進士曰王艮泰州曰鄒守益泰和進士第一禮部尚書謚文莊曰蕭廩

萬安新江巡撫曰唐翊新淦曰董澐海寧曰孫應奎餘姚副都御史曰王臣
南昌廣西參政曰黃綰太平禮部尚書曰劉曉吉安曰冀元亨武陵舉人曰薛
侃揭陽行人曰薛僑揭陽工部郎中曰穆元暉堂邑宏治進士曰羅洪先吉水
進士一甲第一謚文恭曰聞人詮餘姚湖廣副使曰朱節會稽光祿少卿曰徐珊
餘姚舉人曰夏淳餘姚舉人曰呂崎曰劉秉鑑貴州正德進士曰歐陽德
泰和禮部尚書謚文端曰歐陽塾泰和工部侍郎曰聶豹永豐兵部尚書謚恭襄曰
胡彥博道州學博曰趙錦餘姚吏部尚書謚端肅曰張元沖山陰江西巡撫曰
應良仙居嘉靖進士曰李遥豐城給事中曰萬潮進賢右都御史曰黃宗明
鄞縣兵部侍郎曰程文德永康吏部侍郎曰張元忭山陰進士一甲第一曰陸鰲

蘇州光祿卿曰呂抒秀水舉人曰呂光洵新昌戶部尚書曰翁溥諸暨兵部尚書
曰薛宗鎧潮州給事曰趙大河江陰按察使曰吳達海寧太常卿曰
秦汝楠德清吏部侍郎曰沈學山陰知縣曰沈鍊會稽光祿卿曰薛尚賢
湖州正德進士曰蕭蕙曰何拙先雩都曰黃弘綱廣州曰魏良弼新建
太常卿曰陸澄歸安吏部郎中曰王釗安成曰戚晚永州戶科曰黃修易
曰林春泰州吏部選郎曰林以吉莆田曰李洪曰陸鳴時新安曰歐
陽巽之
門人無成冊不能盡記其可記者尚有季本會稽御史南
大吉渭南紹興太守舒芬梓溪進士一甲第一南逢吉渭南舉人徐樾貴溪布政

使秦金慈谿禮部郎中魏良儒南康給事中唐愈賢辰州御史沈謐秀水
參政王學賢安福工部侍郎馬明衡莆田御史翁萬達揭陽刑部尚書孫九
皐餘姚參政白說武進尚寶卿郭持平萬安正德進士潘潁寧海嘉靖進士方
九敘錢塘承天知府安如山無錫參議周汝員吉水御史王杏奉化進士梁
廷振南海進士李遂豐城兵部尚書高岐內江吏部郎中諸偁嘉興按察使駱
驥諸暨進士石簡寧海副都御史王大用江西參政徐楨卿進士方獻夫
大學士陳九川郎中孟源助教楊名在中允王良珮汪洙吳愷
餘執贄弟子甚眾不可考
附龔爵始末

當守仁死時子正億甫三歲值革夫世廕貧不能養贅於尚書黃綰家至隆慶二年復伯爵始以正億襲萬歷五年卒子承勳襲方是時神宗王皇后餘姚人也神宗嘗問后家有官否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於坤寧宮賞賚甚厚旣而以后故奉差爲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二十年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天啟五年卒無嗣先是承勳襲爵時有諸子承恩嘗襲錦衣衛千戸已而傳奕至是承恩子先通舍所襲錦衣請繼承勳後襲

爵而承勳有妾沙氏在外言承勳有子未嘗絕累爭之不決時守仁羣從後已通籍者有丁部營繕司主事先鋐彰德府同知先鐸兵部尚書業浩皆在官業浩先鋐子也先鋐先鐸較先通稍疏不敢爭而先通所爭各彼此有詞說不相下於是搆訟失襲者一十五年逮崇禎十三年始斷以承恩之子先通襲爵而其時先鐸與闖賊戰河南死業浩督師兩廣敘平蠻功廕錦衣百戸世襲卒贈太子太保謚忠貞惟先通以伯爵掌前軍都督府印至十七年敕命守城城陷而先通殉難

終

稼書先生
年譜一卷

男　宸徵
子壻李　鉝　同輯

明崇禎三年庚午

是歲十月癸亥先生生先生諱龍其後避嫌名改諱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忠宣後裔六世祖仰春公始居邨濱去縣治東北四十里築堂名三魚故址猶存封公諱標錫字叔因前母鍾孺人繼曹孺人實生先生

八年乙亥

是歲先生年六歲入小學師邑庠生彭元瑞見先生端重不佻即以大器卜之

十三年庚辰

是歲先生年十一四子五經俱卒業塾師因授以左氏內傳節文先生尋歸必向封公問其詳封公具以告先生即私覓全本悉讀之封公嘗手錄古文數千紙授讀旦暮自爲講解故先生幼年爲文原本經術綽有才情儕輩莫不傾服

十四年辛巳

是歲先生年十二更師邑學生朱雲會處士公亮長君也公亮見先生德器粹然決其異時必以大儒名世遂以女許配焉

十六年癸未

是歲先生年十四丁母曹孺人憂擗踊哀痛不異成人蓋天性然也見者無不嘆息感動

本朝順治元年甲申

是歲先生年十五時兵荒相繼盜賊竊發先生隨封公倉皇奔避而讀書仍不輟

七年庚寅

是歲先生年二十一先是己卯歲先生伯父墨濤公名燦崇禎甲戌科進士爲濟南府司李闔門殉節先生痛傷之即有隱居教授之意逮是嘉善明經蔣文琢延訓其子道登先生曰是吾志也遂慨然就焉

八年辛卯

是歲先生年二十二嘉善處士李荆璞延訓二子館於危樓下因作危樓文以見志

九年壬辰

是歲先生年二十三正月就朱公亮家成婚十二月長女生後適金山衛庠生李鉝字枚吉

十一年甲午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嘉善李赤茂延訓其子光堯應機

十三年丙申

是歲先生年二十七補本邑弟子員時學使者爲谷

公應泰

十四年丁酉

是歲先生年二十八時因不得志於有司下帷讀書取大全諸書反覆參訂自謂得其要領因云大丈夫生斯世攬轡澄淸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爲溫飽哉又云自量學業非能過人則貧賤不爲不幸此囊螢映雪之日非怨天尤人之日也九月書籍爲遊兵所掠自訟云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故天靳之十月次女生後適本邑庠生曹宗柱十一月歲試取一等二名補廩膳生谷公評其文曰胸無寸書見不類字便如

爰居之駭鐘鼓矣磊落英多我正以不類賞子

十五年戊戌

是歲先生年二十九復館於李氏點定四書大全標其精要探蒙引存疑淺說說約諸書之醇者附焉凡六年書成卽先生所稱舊本大全是也有序載文集中秋作銘以自警曰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貽戚又曰生者待汝葬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無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志又因人言而自反曰自覺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之學相去天淵朝夕而思之數日而批點之墨未乾而忘之謂之何哉

十七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三十一妻邑處士周孟䎃延訓其子標凡三載二月子定徵生

十八年辛丑

是歲先生年三十二作告子陽明辨語載衛濱日鈔後口口口先生見而嘉嘆以爲篤論

康熙元年壬寅

是歲先生年三十三纂輯明季四書講義先生之學由博而入嘉隆以後講章雜出如翼註講意家訓說統析疑賽合註見聖編不下數十家去其繆戾其可以發明章句集註者悉採之然常自言此書所取甚

雜若中無定見闇之易惑故不輕以示人葢先生未定之書也晚年有志於困勉錄之作而未就後及門因卽以此書當困勉錄云

二年癸卯

是歲先生年三十四本邑孝廉倪公貞吉（名鐘堉）延訓其子淑則（字貽孫）賓主相得甚歡館於倪者凡七年倪君得先生指授篤信謹守好學不倦爲及門之冠云先生以習制舉業者風氣日靡非先民八股矩矱但可謂之四擬而已因力追王唐馮顧諸大家之文而得其神妙故所著全稿理真格正視初年雄奇放胆之文不作矣

三年甲辰

是歲先生年三十五集輯性理等書時制科改八股爲策論先生究心性理大全大學衍義補文獻通考等書手自抄撮彙爲一編非僅空言可資實用

五年丙午

是歲先生年三十七鄉試中式第九名主考張公玉書江南丹徒人劉公廣國湖廣潛江人房考程公伊湖廣蘄州人公車北上凡所過之地必詳誌其道里遠近及所轄界址至古蹟所在尤詳其說載日記中

六年丁未

是歲先生年三十八下第出都由水路南旋於水道

之源流漕運之同異及名人古蹟無不謹誌其隨處留心經濟如此歸仍館於倪氏下帷讀書無異諸生時宅南二里許爲江浙往來孔道以其逼於泖也邑令於冬月設柵以固往來客舟俱從他道行有上洋客私越焉里民因窘之客計無所出餽以舟之所有乃得免先生曰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奪之牛也諭里人還其所餽之貨客感激涕零而去

七年戊申

是歲先生年三十九六月因地震究心天文九月子宸徵生

八年己酉

是歲先生年四十再赴公車

九年庚戌

是歲先生年四十一會試中式第三十五名主考魏公裔介直隸柏鄉人龔公鼎孳江南合肥人田公逢吉山西高平人王公清山東海豐人房考陳公肇昌湖廣黃岡人三月朔

殿試第二甲第七名

賜進士出身

十年辛亥

是歲先生年四十二輯四書講義續編取石門□□□甬上仇滄柱之說爲多其有可商者亦必以己意折衷之他如張爾公大全辨熊伯甘四書繹刁蒙吉

四書翼註等書中有不背於傳註者俱得附採焉

十一年壬子

是歲先生年四十三夏訪□□□於禾郡彼此恨相見之晚一時往復皆關學術人心詳衞濱日鈔中遂輯問學錄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悉剖其同異而學者得不惑於疑似之見矣

十二年癸丑

是歲先生年四十四評定戰國策先生病近來選左傳者任意刪節使學者不見全經因手錄左傳授長子定徵至是乃選國策五十篇以編年次其先後加以評論名曰去毒嘗語彭黃門無山名鵬曰此書之作

頗屬惬意以其大有關於世道也有序載文集中

十三年甲寅

是歲先生年四十五定先正一隅集時定徵將有事於舉業乃以是集授之文僅八十餘篇欲其既曉八股法脈仍專力於經史古學也有序載文集中十一月戒酒先生素能飲以仲弟佝桓困於酒而墮河遂書戒酒二字於壁以身率之後仲弟歿終身不復飲云

十四年乙卯

是歲先生年四十六三月赴部謁選補江蘇嘉定知縣與西人南懷仁講歷法詳日記中七月赴任以興利除害移風易俗爲已任冬遇

覃恩封父爲文林郎贈母俱爲孺人十二月葬祖父泰交公及伯父景濤公衣冠於餘圩墓左

十五年丙辰

是歲先生年四十七冬都御史魏公環極名象樞山西蔚州人以疏薦公與先生素不識面是年春以詩遙寄有吏道雖云雜天下豈無人及盥手贈荒言始終願自珍等語至是會推福建按察使

上命選天下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魏公遂以先生薦巡撫慕天顏與先生齟齬疏請更調部議引才力不及例降級調用按先生治嘉兩載善政善教不勝枚舉姑取一二附識於此有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廣行邑中其僕奪賈薪者妻前令曲庇之至是賈薪者來控汪不能匿勒還賈薪者妻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法爲怙終者設也人無不可自新何恐焉汪感泣改過又大場鎮民有兄貧貸弟不應畀弟物去弟賄巡檢司以盜報訊之乃其弟頗翁所爲遂痛懲之呼弟曰彼兄也乃以爲盜不悌也責之呼兄曰汝爲長不能自立陷弟不悌亦責之咸感服而去有告子不孝者先生自訟曰我德薄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父子俱泣乃遣之有富家欲重懲貧民署其牘云富人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後富家懷德輸課獨先又金氏女幼孤育於舅氏陳生其族人敗賣於挾下陳訟之令不能爲力也候其來取地方官印結卹捐俸入具文中請卒歸陳生按東江命倚有練川遺愛八事其一嚴法度蒞政之初自朝至夕齋莊嚴肅言笑不以假人羣下望若辦明然處事和平發言詳審人又服而愛之其二勤政事四鼓而起鐵書待旦辰出理事或至日吁不食夜深而息規畫明發諸務事無留滯一義未安終夜不寐其三善催科於初限恐進而命之曰錢糧者朝廷之國課非縣官之私蓄爾民能急公身家快樂縣官亦得安逸有工夫做好事以加於百姓與爾非怨譬何苦日行杖責況一杖賫必私與皂役杖錢若催人代比又嘗與僱錢二者皆虛賫而有欠糧受責之名何不省此以湊正數則爾我俱安從此傳聞四野雲集翕應其四廣教化見百姓則告以民義之所當爲遇士子則勸勉學以希聖賢見農夫則勸力耕以供俯仰値工作則告以精專遇商賈則告以平價公取與有官家子得罪延其父堂上而撲之曰我與爾父友屬也爾猶子弟也子弟而不肯不可以不責其五正風俗禁聚賽及梨園或語之曰子不敬關公何也曰關公正神豈可以戲禁之所以敬之也其六神聽斷練川故多妄訟先生虛公詳慎民始不敢欺胥吏足跡不至村落其七絕苞苴有人嫌婿貧而餽金求絕婚者先生受之即以金予其婿曰婿不貧矣卒嫁之其八興士行吳下文風日趨浮詭心術既已卑汚文字亦成寵濫先生謂作文所以明理論文所以觀德故每與士子言無非此旨

十六年丁巳

是歲先生年四十八春以盜案落職邑民張姓與汪姓訐訟汪適遇盜被傷謂家人曰張遣殺我其弟遂

以讎殺訟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察張亦非殺人者
因以是盜是讎未可遽定報而俟緝得眞盜定擬部
遂引諱盜例革職尋獲眞盜七人讞上人謂先生盍
辨諸先生曰邑有盜長吏宜有罪我何辨焉遂解任
去邑有隱士諸莊甫潛心理學著有語錄先生特往
訪之冬蘇常道方公國棟卒先生往哭之時上司多
不滿先生獨公陰爲維護而卒不自明有祁奚之風
焉後爲方公作墓表載文集中十二月自嘉定歸詩公自俊作公歸集序云公將出署九鄉二十都之民夜半羣呼入邑塡滿街衢公出示苦禁父老承公慰揮衆號輿甫及中霤哭聲大振旅進旅退者數四既恐病公乃共扶公入耶男婦萬餘環泣不去夫日四郊諸鄉各迎長生位一時剞劂丹漆匠氏無有寧晷旬日間村各有祠墅各爲位琴瑟鼓樂俎豆揚觴賁於原野有楊筝客者僑於此大呼狂走逢人九頓約請留公有唐老人負販帶索募助急公有盲兒助公完課錢閭公聲音喜而去鄉閭八九十歲老人相聚而言曰自建縣以來眼所未見耳所未聞又朱宗王謳思紀畧云自公解職迄今父老子弟田收販場或流想支頤或呼天怨尤或相向欷述廉明軼事不覺涕下交頤幾無閒日眞古今所未有也又已未歲總憲魏公疏薦內有云解任之時惟有圖書數卷伊妻織機一隻而已皆實錄也

十七年戊午

是歲先生年四十九常熟席文夏延訓其子永恂前
年春
詔舉博學宏詞主事吳公源起號準菴秀水人上書論薦中有理
學深醇久入程朱之室文章閎博復登韓柳之堂等
語時魏公瓖極亦欲疏薦以先生未必工詩而止三

月薦舉
命下四月入都葉公訒菴名方藹崑山人來會公言湯潛菴名斌施
愚山名閏章品行之高及張幹亭名貞生之苦節先生因
假幹亭文集閱之其集總名庸書內有一書言儒語
畧前序後跋議論參差先生謂所服於幹亭者正在
於此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大極之爭使陽明
有此心則必無晚年論定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說恥
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幹亭所以不可及者乃
在於能屈耶幹亭始爲姚江之學後讀羅整菴困知
記遂盡改其所學歸於程朱故先生云然先生又云
先達中能誠心下志如葉公亦僅見也魏公瓖極素
重先生詢於陸公祚蕃陸對以避嫌不敢見公曰然
則吾當先往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事尙義形
於色先生但自引咎而已因率兩子來見一名學誠
一名學謐訓之曰我向擬陸先生必端方正直之士
今見之果然汝輩不可不奉爲典型又索觀嘉邑讞
案明日即上疏白其冤作太極論理氣論學術辯俱
載文集中夏魏公瓖極上吏治漸壞公道宜彰疏內
言陸某廉介之官淸操飲冰愛民如子正當爲羣僚
作楷模爲百姓作慈母是宜舉而不宜黜等語一時
以爲篤論訪邵武峰講歷法詳日記中高郵王兗士名德明著有淮海水利畧先生喜其條晰明白至是特

往訪之問答詳載日記中十一月朔聞封公訃封公歿於九月二十一日至是訃至先生徒跣出京二十九日抵家日夕哀次哭泣盡哀茹素不入內寢席地而臥期年後乃以土坏置墊四隅而寢其上所製服悉準家禮大約三月之內衰絰不去於體三月之後始易蔴帽以蔴縷爲緯服蔴袍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紗線爲緯服麤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線爲緯始用淺色布套子加於素袍之上一衆而法古從時兩得之嘗謂友人周好生曰禮自有節也十月仲弟尙桓卒以宸徵爲之後所遺女先生撫育之不異己女後適秀邑庠生張鈞嶽

十八年己未

是歲先生年五十居喪杜門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及喪記服制等篇因著讀禮隨筆夏

上諭廷臣各舉廉吏魏公環極特疏舉十人先生其一也有

俞旨服滿補官

十九年庚申

是歲先生年五十一讀禮之暇時誦朱子文集因摘取集中數百條而以己意發明之名曰讀朱隨筆於是朱子初中晚之說有非異學所得而顚倒者矣十二月葬封公暨母鍾孺人曹孺人於餘圩祖墓之東偏自爲誌銘壽諸石而以弟尙桓夫婦祔於穆穴

二十年辛酉

是歲先生年五十二二月服闋仍赴席氏館夏往省城宋君良友名璉來會因同訪應君嗣寅名撝謙應君出刊文一卷相視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先生不惜爲之指示應君因命其子禮堂蒼璧來受業仇公滄柱來會先生極言山陰之說不當採取以惑學者仇公以黃太沖學案見贈先生謂其述有明一代之儒可謂有功而議論偏僻蓋執蕺山一家之說以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因思人師亦不同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蕺山只可爲興起之師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六月郡縣迫就職以疾告

二十一年壬戌

是歲先生年五十三九月子定徵卒十月長媳曹氏卒與周好生札云兩月之間再遭家變此實生平積愆天降大罰常欲書二語於座右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麤以是當韋弦卽以是當祈禳但恐麤處未能盡知駁處亦未能盡見耳

二十二年癸亥

是歲先生年五十四五月入都先生雖被薦復職然不欲再仕因郡縣相逼且席文夏在都先定館地故同兩席生就道每思啓迪後學赴部投揭願改授教

職不允七月湯公潛菴來會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
不知應如此否先生謂此言大抵為姚江而發卽以
所作學術辨示之蓋先生是好辨章意湯公是反經
章意兩書俱載文集中九月會同年張公武承名烈言
陽明之學在嘉隆之際弊猶未見而服之也難在今
日其弊已見而闢之也易因出所著王學質疑史學
質疑等書相示先生授諸梓補直隸靈壽知縣聞口
口口之變先生不勝惋悼為文以祭之蓋先生與口
口出處雖不同而任道之心則一也文載文集中十
二月赴任靈邑北枕太行南濱滹沱水衝沙壓旱澇
頻仍先生務在與民休息有自陳八款言皆實政始
終力行一到任不用地方夫役衙門自行修葺薪蔬皆現銀買辦不累行戶以大義勸民急公不事敲撲火耗俱行革除一切雜派之累民凡地方公事力請減省其不可減者俱自行捐備一禁飭當舖止許依律取息不得重利盤剝一切無名牙稅俱行禁革一見健訟為民害出示曉諭不輕准一詞每訣其投告開譬以孝弟忠信講明鄉約冀消磨其積習一嚴禁賭博清查保甲以杜盜源又恐紳矜之賭博不息則發書以勸諭之示上行下效之意一訓誡諸生不許出入衙門包攬詞訟按季必較其文藝優劣又恐其重文輕行每朔望詣學宮與之講解四書一兩章勸其將聖賢道理躬行實踐一因地瘠民貧疊遭水旱故謹守治道清淨之意弊必去其太甚法多因其人情土俗不敢驟為更張考衛水源
流旋令疏濬以興水利
二十三年甲子
是歲先生年五十五正月舉行鄉飲酒禮見守道李
公玠請免灰車灰車者大內所爇之灰例派畿內之

邑役車運出靈邑小至派五輛較大邑反多經年盤
費約六七百金前任董子新申請免替不得先生蒞
任再三請監司卒不允至乞參罷以紓民力始許減
二輛至乙丑三月始獲允行大累頓除六月
駕幸五臺山撫臣格公名爾古德滿洲人迎見問地方有何好官
公以先生對出卽具疏言清操素著愷悌為心履任
方始而聲教已洽輿情等語部議准紀錄一次九月
九卿公薦時江南總督于公成龍卒
上諭諸臣有清操如于成龍者公議奏聞九卿遂公舉直
撫格爾古德郎中蘇赫范承勳學道趙崙知府崔華
張鵬翮及先生凡七人委署平山縣印巳又奉檄赴
部入簾初先生以不勝兩邑為辭上官不允翼日又
奉入簾之文先生以委署在先遂往平山比視事而
又另委署篆矣乃赴部以到遲不果入簾當先生初
蒞平山時縣尉貪橫正欲揭參而部文適至遂不果
同年徐公健菴名乾學崑山人來會具述中堂明公名珠向慕
意先生以縣務倥偬不敢久留京師為辭越一日卽
出都徐公立齋名元文健菴弟亦來會言環溪魏公薦舉時
主上言陸隴其當任以江南煩劇縣如無錫者與他做湯
公潛菴來
命出撫江南先生具述蘇松浮糧蘆課當以漲處補其坍
處催科勿專敲撲及抑浮靡崇正學等事又云居官

不可聽幕客之言此輩代他人謀事不無瞻前顧後我惟置得失於度外然後爲國爲民可行已志湯公深以爲然至保陽晤經歷王天市名辰庚子孝廉宸徵外舅留宿署其齋日活潑潑地因爲作文載文集中

二十四年乙丑

是歲先生年五十六正月筆帖式佟機爾泰渾來問太極之義先生爲之闡析其微三月賑饑時有斂財演戲者切責爲首人以所斂財買米施粥作

聖諭六條集解明白曉暢讀之人人可以興起至是刻成講行鄉約禮先生以會典無鄉約儀注惟前輩呂新吾講鄉約行五拜三叩頭禮靈邑萬歷間知縣姜照

齊行四拜禮因從姜作王學質疑序載文集中六月作

文廟考略序時教諭係青州監司張公能鱗子曾寄青齊攷略等書先生答書勸其助乃即捐俸修學亦羽翼

聖門中一事張從之遂以考略鏤板移至學中因作文序之且參訂其所未盡云載文集中八月示諸生略云時値中秋天朗氣清正諸生論文講道之候故擇日考試自後每逢三四六八日堂事竣即詣學聽諸生講書有欲質疑問難者以次進接本縣亦不敢藏拙務與諸生辯析明白至午而散其儒童有志者皆得隨諸生聽講此松陽講義所自始試卷略加批

點不分高下做程子改試爲課之意邑被水災先生親往河邊看驗確實即申報上司不數日鄰縣尹奉委勘災既又委郡倅至十月部使者同本郡太守又至先生皆供應無缺於民不擾有邑民王魁鬻身旗下求要人札索印契并取其婦徐氏先生訊其婦之毋及繼父皆不願往遂借庫銀贖之十一月至府送試學使發銀買辦派各州縣供應仍繳原銀除官廚食用外其在內門皂在外差役及各執事人皆有供給且索使費又有不時取用之票各邑苦於支應是日例派靈邑先生昌言院使門外只可勉力供應官廚其餘一切不發各役亦斂戢不橫索

二十五年丙寅

是歲先生年五十七舉行計典先生不列薦牘仇公滄柱甚爲不平昌言於朝且寄銀河篇先生答書云某待罪畿南雖硜硜自矢而鳩形如故則才平二字乃其定評豈敢不反諸已而尤人也耶正月革里長先生聞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爲單頭謂此法甚好與平山令書云大抵向來多以里長爲可咲之物一使里長則步步皆荆棘矣此所以斷然去之也講書示諸生五則一講期定於四九日先期派定三人一預將所欲講之書反覆玩味要無疑看到有疑有疑看到無疑至期從容宣講與衆共質務期有益一本縣所發明原欲與諸生相質正倘有與諸生意見不同者不妨面詢或寫出相商古人得力多在辯難之中勿得畜疑不問一本縣所講不拘

何書俱要到諸生身心上夫不止從舉業起見不可視作泛語一科舉之制第三場試策五道蓋取古經義治事之意欲學者兼通世務體用備具也近來士子漫不講究至入場惟以草率完事今擬發策一道諸生退歸研究不必剿襲成文但就題中所問逐一攷究明白有疑輒詢問有確議卓見能一一條對者尤徵好學一凡係關廂居住各生務期畢集其散居各鄉者隨便聽其到學聽講 三月靈壽

志書成先是奉部檄徵志書靈邑獨缺焉無有先生乃取邑人傅維橒草本爲之更定各加序論以冠之凡三易稾至是乃成內異於凡志者有三不登寺院黜異端也不載坊表伺關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如樂毅報燕惠王之類欲人博求之典籍也巡撫于公名成龍初蒞任諮訪利弊先生條陳六款一緩征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拼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勢必轉貸所以閭閻日窮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抵本年春夏之餉秋成補庫一轉移而民力已紓矣一墾荒宜勸也上地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其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觀爲畏塗孰若少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無不勞羅于墾矣一水利宜興也古人溝洫之制隨地修理所以不覺其頹費今以久逕塞之河道勢難猝辦然與其錫賑于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水道何處宜疏何處宜防料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請司農度其贏續以次分年舉行所省必倍其爲民利清矣

一積穀宜廣也功令最重積穀然止捐輸一遂其諱能應當稍爲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河淤地畝許其量留吏員納銀不必起解牙帖雜稅新增者編寄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積穀推廣行之皆有粟以備災荒矣一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之後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挈附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於此如荷役之犯賦其律甚嚴而書辦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栲廢而奉公乎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自備乎上司過往下程中伙緒支供應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司之臨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在主計者惟

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其害仍自國家受之一審丁不宜求溢額也果有丁盛而溢額者留爲積穀之用遇有逃絕以此補之其有開者報上屬免式有虛捏有科劫之典在若搜求無餘地則民之塗歲且日增矣又言錢糧毫忽之差無容駁詰刑名案件之事無容提解此皆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 過保定訪魏公名一鼇蓮陸公與湯公潛菴耿公名介逸菴皆孫徵君名奇逢之高弟也曾知山西平定州謝絕苞苴及歸行李蕭然建陽明祠於保陽先生授以王學質疑曰此譏刺之談也其不能反正可知矣湯公亦篤信其師說惟耿公後來與二公議論不合蓋能自振拔者先生嘗歎曰南方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惜不能窮理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不楚以編審人丁缺額詳請參罷云靈邑人丁舊額一萬四千零因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邑額且必求其稍溢而後已故逃絕俱不敢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溝中之瘠猶是册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加以屢歲荒旱現在之民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所以民生日蹙審編之際有雖逃而有著落可招撫者有雖亡而有地產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者有孩童而有產業者及窮未垂斃者皆不准除而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刪去之數若照舊攤派一點良心不肯自昧云云又云縣官平日失於撫綏以至戶口缺額聽候上臺處分以爲溺職之戒可也八月巡撫于公以疏薦時

觀察李公名基和力請因與高陽令同薦部議革職還
職與例不符遂寢九月與宸徵行冠禮遣往保定就
婚十二月奉
上諭直順廣大四府二十六年錢糧盡行蠲免先生奉檄
色喜云
朝廷有如許德意爲慶幸者累日葢因靈壽連年被災
他邑懼上司駁勘匿不申報獨先生再三申請屢攖
上臺怒不顧也至是奉
詔全蠲不自知其懽忭之至
二十六年丁卯
是歲先生年五十八摘問學錄日記中有關學術者

彙爲一編日衞濱日鈔三月境內有蝗懸示各鄉凡
有地之家遇蝗蝻生出立刻報官撥役挈撲又示地
方人等無論有地無地宜協力撲滅將所獲蝗蝻送
縣即給穀穫議覆均甲大略謂均役之法江南錢糧
浩繁里甲多寡參差難於按算故均里均役誠爲善
政靈邑錢糧無多若行均甲之法必割彼補此不惟
紛擾反生弊端且民間交易無常數年過割依舊參
差求其畫一必費周旋地方情形不同相應照舊又
云均里均役大抵從行差不均豪强包攬起見但行
差有二其條鞭內之行差照畝科算原無不均至額
外之行差如軍需採辦一切例不准奏銷者皆私派

諸民名爲設法無礙不過掩耳盜鈴之計此等州縣
官不能行之於紳衿故包攬生而不均實甚今百姓
之苦只在私派有私派則有包攬如不能淸私派之
源卽日易一法弊仍如故應令賦繁之地稍覈爲難
者聽行均役之法以便淸查賦簡之地聽其仍舊以
省紛擾而嚴查包攬禁止濫派則所宜通飭者也四
月呻吟語刻成時講新刺史同僚畢會擬刊成書以
誌一時之雅先生以新河尹王益仲有呂新吾呻吟
語一書內多關係世道人心因相與刻之并作質疑
數十條附刻於後俾學者知去取焉復遺書石門呂
無黨名葆中云張考夫名履祥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

見其備忘一册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想尊處必
有全本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無黨爲考夫門人故云詳請
量減額稅靈邑房地額稅七十兩康熙十五年增十
五兩征收之法民間交易價值每兩三分靈邑苦瘠
每畝值一二錢民住草房價更無幾以致稅不及額
分派里下今不敢違例派民悉由捐解但捐墊亦不
可爲常必仍至累民詳請量減云云八月申報失盜
時一宦家失盜吏白申文不當用强劫字先生不欲
隱忍令糊竟以劫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吏痛責先
生不爲動未幾獲盜將成獄矣大中丞不欲上聞命
改爲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宜以誡去官不欲以

僞居位卒不改郡守屬失主游移其辭乃取盜之巨
憝杖斃之先生惻然謂盜有可殺之罪而殺之不以
其法其剛毅類如此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講讀大
略謂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來受盡苦
楚然人心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
今若得出頭從新做箇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等
語一時獄中痛哭失聲九月聞蔚州魏公環極之訃
先生不勝知己之感爲文專使以哭之載文集中十
月刻王學質疑作後序

二十七年戊辰

是歲先生年五十九三月禁蒼巖山進香山爲井陘

縣所轄俗傳爲天女修道之所土人於春時聚衆斂
財製紙山坐神像其上謂之駕昇至山焚之時爲首
者乃一隷先生令舁入焚於庭罰所斂財修馬神廟
因出示禁止進香九月一隅集刻成

二十八年己巳

是歲先生年六十刻元儒程畏齋名端禮所著讀書分
年日程先生患當世學者浮慕躐等而不知終身爲
學之序因刊是書并作跋語以勖後學載文集中又
送學使者頒行廣勵

二十九年庚午

是歲先生年六十一三月奉

命賑饑靈邑發銀三千兩先生每日裹糧馳驅深山窮谷
無所不到審其衆寡而酌給焉務使人人得沾實恩
吏胥不敢有所侵冒閱四十五日而畢時刺史約以
二千兩及民其餘繳上臺爲勸荒費先生以此銀乃
加恩窮黎者有司扣作虛費是上負
朝廷下欺百姓也竟盡數給發鄰邑有已散而復追者
先生毅然不爲動總憲陳公說巖名廷敬以疏薦時科
道員缺
上諭九卿各舉所知公遂以先生特薦太常少卿楊公名爾淑
適在都察院昌言曰此番若無陸靈壽便不成一
箇行取了先是李公厚菴名光地侍講

上問今天下留心性學之人舉山東布政使衞既齊靈壽
知縣陸隴其二人且云陸隴其所著書係有本之學
蓋指呻吟語質疑數十條言也又問陸隴其做官何
如對曰清廉愛民五月行取部文至先生謝事時猶
申請緩徵及房地稅減額并上司供應宜永遠革除
又貯倉米穀須不時借放等事瀕行邑民哭送者數
萬人六月入都邵公子昆名嗣堯來會八月試四川道
監察御史協理山東道事見陳公說巖不用師生稱
呼陳公歎服且云昔年嵩中堂薦魏環極我曾薦王
阮亭汪鈍菴皆未嘗用師生禮正宜如此時直撫于
公入爲總憲語先生云二十五年我曾疏薦卽應行

取由余國柱沮之每巡撫出京即叮嚀如此人不可
行取進來云云十月
太廟時享殿前監祭上畿輔民情疏其略曰臣官畿輔久
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賴
皇上加意撫綏僅延殘喘惟
皇上常持此心恩已厚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嫌更周
庶乎家給人足猶有可望至月前所當議者上年荒
旱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奉部議分
別不概准蠲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然既徵其新復
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伏

乾清宮面奏
上呼近前曰陸御史奏章是自做的還是叫他人做的先
生對曰疏出臣手不敢以假人
上稱善再三顧左右曰即發抄終格於部議尋奉
特旨盡行蠲免九月監試武會場先生族叔訥菴以松陽
講義一書大有裨於學者刻於家請先生自爲序以
行世序載文集中十二月湖廣督臣題請湖南巡撫
在任守制
上命廷臣會議先生以疏論其略曰臣攷事衙門會議湖
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旨言其不可者固有
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夫治天下

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
也天下當太平之時湖南非用武之地無藉乎在任
守制易明也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
以養志爲何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
制矣其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此端一開人
心風俗關係非淺云云時廷議無異辭獨先生抗疏
言之蒙報
可會審捐納項替事有富人某以千金頂捐縣缺所給部
照竟落他人手某遂以途中失去報縣比掣籤兩人
俱至因發臺省會鞫邵公嗣堯謂某出銀宜得官先

生謂目今正宜澄清仕路出銀頂替豈得無罪兩人
並依律定罪徐爾瀚（名措沐江陰人）以所著四書惜陰錄就
正先生嘉其篤學錄其中精粹語並行篋中徐爾瀚
南歸語先生以日趙旂公（名慎徵）曰京邸得見先生如
在光風霽月中
三十年辛未
是歲先生年六十二二月奉會場外監試之
命至觀星臺見地平儀用二線乃郭守敬之遺法黃赤道
儀上俱有游表表上有縫可以測星蓋以代管黃赤
道儀俱有三圈一爲子午圈一爲經度一爲緯度先
生留心天文因具載日記中五月京師亢旱

命廷臣直陳利弊先生因上三事一編審人丁宜痛除積
弊一積欠錢糧宜請豁免一捐納保舉宜急停止輔
臣以用摺子不合不便啟奏爲辭力請卒不得達六
月上疏請停捐納保舉疏略云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
賢愚錯亂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維之近因邊
地運送草荳并保舉亦許捐納則與正途無復分別
且保舉所重首在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
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此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
夫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
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

矣臣更有請者近日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旣不保
舉又不參劾者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發憤自勵則
其志趣卑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
何如故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卽行開缺聽
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疏奏
有
旨九卿會議時軍需孔亟計臣方恃此項以濟國用定議
捐納保舉無礙陸某所奏不諳時務均無容議先生
又上議云捐納一塗賢愚錯雜實恃保舉一綫可防
其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

礙也雖有次年停止之例然待停止則此等無有不
捐納者矣澄敘官方之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迹停
保舉之捐似未可付之無容議者也滿九卿迫先生
改議先生執之愈堅遂以阻誤軍機擬革職發奉天
安插同僚或勸先生挽回衆怒先生笑曰奉天亦可
讀書也雲間庶常張尋字長史久欲執經至是惟恐失
之遂執贄爲弟子九卿議上越數日奉從寬免議之
命李公厚菴云衛京兆既齊面奏遂有祁奚救叔向之事七
月
命巡視北城舊例到任役各坊長醵送公費司坊官有報
單到城上必附門包先生悉革除之計先生任臺職

僅一年知無不言遭遇
聖明優容至再然始終一節與衆齟齬逮是試俸已滿例
有甄別都察院擬先生不稱職對品調用由是得慨
遂初之願十一月抵家杜門訓子足不入城市有來
執經請業者無不納也
三十一年壬申
是歲先生年六十三仍館於虞山席氏註禮經會元
嘗語及門云禮經會元一書將周禮分門別類融會
貫通最爲有益但其指斥康成有過當處至是手自
圈註逐段分疏焉又訂正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鏤
版在席氏先生以其多訛字恐誤後學因訂正之得

明儒吳氏訥號敏德常熟人小學集解歎其註釋詳明勝於陳氏集註遂跋其後載文集中又以小四書最切幼學而流傳未廣論及門刊行五月新安程儀千來執贄先生閱其文曰語皆先儒正脈也在流輩中最是難得坐問論二程因及陳幾亭所輯程朱書日幾亭於程朱之學亦差一針十二月六日自虞山歸舟次思輯四書困勉錄先敘輯書之意云注疏大全或問俱不編入不欲割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蔀通辨等書在也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與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所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先生日記終於此方欲著書以覺世而有志未成也十二日定繼嗣先生次子宸徵向繼仲弟尙桓既長子定徵卒先生謂奪大宗以承小宗於義未當季弟履平有二子因以其一爲尙桓後宸徵仍爲己嗣二十六日有疾先一日門人趙鳳翔字魚裳兄弟來見留談終日云梁谿論性處亦可商程子曰性卽理也梁谿認心爲性云性統理者也因檢東林會約中知本一條云渠要人識性卻不明言性是何物竟作啞謎使人猜究大抵以虛靈知覺爲性所以欲闢王學而未足以服其心也然

梁谿不敢斥言性卽理爲非至應撝謙性理大中則直以程子所言爲不是矣然總是梁谿一派又云性理大中卷末將陽明議論逐段批駁卻好將來要將此卷另刻名曰王學考與王學質疑並行又云小學不可不講究授生徒須日與講解一段我在館中亦如此又云先儒柯尙遷云大學綱領條目雖備然只空殼子身如何修家如何齊等都在周禮禮記中此言甚當學者須有所依據方可尋向上去亦是先儒喫緊爲人之意是日午後先生族叔祖方淑至相對甚歡遽欲別去先生留之笑曰凡事須從容余嘗至某家氣象甚熱鬧卻不從容又嘗至某家甚閒寂氣象卻從容從容二字有多少受用遂送至河干而別二十七日亥時先生卒是日腹痛不止李公厚菴張君長史在京邸各以書來候起居質義理適於午後至猶力疾啓視至夜鼻息出聲漸大如鐃吹或謂先生氣之所養者大而返於太虛者然也

三十二年癸酉

是歲之冬有提督江南學政之
命時廷臣會推直隸江南學院咸擬翰詹大僚
上皆不允
特旨直隸著李光地去江南著陸隴其去相國王公名熙奏
云陸某已經身故

上日何不啓奏對云七品以下在籍身故無啓奏之例

上嗟歎久之曰本朝如這樣人不可多得了先生一生忠

便歿後獲知

君上猶如此

陳乾初先生年譜

序

陳乾初先生之沒越百有九年里人吳騫始撫其生平大略爲作年譜序之曰嗟乎戢山之門何多賢也蓋劉子之學原本考亭以溯濂洛而上接孟子當時望山陰之壇坫而執贄稱弟子者不知幾何人矣其間借講學之名以自樹聲氣固未嘗無其人若乃魁英傑彥如磊齋吳公伯玉金公虎子祁公觀我彭公格庵章公之儔指不勝屈大都皆孟子所謂取義成仁公忠亮節與山陰後先輝映者已至於收集先師之遺書而昌明其絕學以傳之無窮類先生之懃懃懇懇終其身而不變其說者則亦未易多覯也是以昔人修山陰先生祠堂愼選弟子以配食

凡三十餘人其烜赫著名如桐鄉張考夫先生者且不得豫獨先生栗主儼然與吳金祈彭諸公並列豈非以能傳戢山之學統其功爲不可泯與先生侍戢山之日雖淺然其與開美一再渡江謝別山陰之詩便以千秋大業爲己任逮乎開美既死而先生受遺書之託時移世變戢影杜門者垂三十年著書滿家無非修明證人之遺旨闡發愼獨之微義復著大學辨一書凡數千言以爲大學非孔曾之書爲近於禪於是多往復質難久而不決騫每讀先生祀姚江山陰諸篇未嘗不歎其守之堅而悲其志之苦昔考亭嘗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仲素一人而已竊謂先生亦何以異是騫幸爲鄉里後進顧獨恨求先生之遺書頗多散佚良用慨然暇日因倣吾家靈隱翁譜靖節之例稍撫厓略以著於篇俾後之學者知欲問山陰一瓣香當自海昌始雖蒙僭竊之譏所不辭也

乾隆五十年歲在旃蒙大荒落且月哉生霸後學吳騫書於拜經樓

陳乾初先生年譜卷上

後學 吳 騫 輯

先生名道永字非元原名箴永字原季號遜齋更名確字乾初海甯人也本姓高氏系出北齊淸河昭武王岳始祖諒元時贅海甯陳氏遂蒙其姓世居鳳岡堍

高祖中益字守裕號梅岡廩貢生江南吳江縣訓導

先世遺事紀略公以古學自任羣弟皆從之問業查京兆秉彝爲公妹婿常師事之自遷祖以來至公始以文學開荒焉

曾祖公廷字曰臚號鳴梧庠生

先世遺事紀略公性至厚疏財好義獨喜飲酒與從父鳳山公並以豪飲落拓不問家人生產雖性有相近亦習使然也

祖侯佐字維相號理川庠生

先世遺事紀略公剛直有才略以績學知名觀人文即能預決科第孝廉蔡曦陽赴禮部試公送之曰勉之然會元必李廷機矣蔡未之信已而果然

父穎伯字師端號覺庵庠生母葉氏萬歷己卯舉人霑女

先世遺事紀略吾父廣額方面圓頂巨趾地角平闊身長七尺有咫腹背凝挺端視矩步顧瞻非凡兒輩罕得其形似尤熟性理通鑑至老不忘一字某侍吾父終身未嘗聞其言人之不善也侍飲未嘗見其醉又述母氏之言曰吾姊弟九人獨我長先許婚諸弟妹議婚皆在吾父鄉舉後並極勢厚之選吾每歸羣姊姒皆華侈相先獨我以蕭然縕敝厠其間亦不以爲媿也羣姊姒時相聚笑樂我默然手紉自若不之知則曰陳姑性不語笑者也沈姨尤富厚歸每未至里許輒聞榜聲則羣婢數十出迎歡被餘潤既習爲常後亦不覺其炎冷也何知後生者皆去世而我獨存富者皆極窮困而我猶不至失所修短貧富豈有常分耶 陳蟺曰張侍軒先生有題陳乾初母夫人庭訓後疑即先世遺事輯略也

明萬歷三十二年甲辰　一歲

十月初七日未時先生生於鳳岡堍之故居

陳氏家譜覺庵公四子先生其季也

三十八年庚戌　七歲

始入小學

陳氏家譜覺庵公有女適彭墩陸氏早寡守節甚苦與同懷弟乾初幼同學故其志行絕相似

四十二年甲寅　十一歲

記昔某年十許歲時吾父與季父小致参商某出聞季父詬詈語甚不能堪入侍吾父母問出聞季父云何某徐對

曰無所聞然自以面欺吾親益恨之季父雖性急戾而中
實無他不數日吾父兄弟已相好如初乃始竊自喜昔日
之隱未爲非也自後無論家庭間卽處世多用此法得力
甚多案先生季父名倎伯字季傑

四十三年乙卯　十二歲

從伯兄問學

陳元龍理學乾初先生傳從伯兄授經鄉賢許同生先生
目爲小友且指示子弟曰若曹雖與陳生同學不日卽當
師事之矣其見重於前輩如此案先生伯兄名貢永字腹
貞邑增生

四十七年己未　十六歲

從伯兄學於園花祝晉武家

先世遺事紀略注某十六七歲時從仲氏學於祝晉武叔
家晉武仁山公仲子也案先生仲兄名思永字茂修一字
孝章海鹽增生詳朱朝瑛陳孝章先生墓誌銘

始應童子試

記昔某十六七歲小有文名與叔氏我旋兄同就童子試
縣府皆偕居前甚愧之及道試出伯氏索卷觀之甚喜已
觀叔氏卷更不快某懼無所容至不成寐及發案叔氏先
售某爲之狂喜亦不成寐此亦孩心之未汨者後數年屢
試不售輒不勝牢騷之感大喪厥初矣案先生叔兄祥龍
字我旋原名配永字亦光號龍徵郡庠生

天啓元年辛酉　十八歲

是歲始昏娶海鹽諸生王廷榮長女

婦王氏傳槐心公即廷榮與先府君中表兄弟也槐心公久
擇壻愆期而不嫁故適某之年而二十二歲矣隱二歲而
曰二十歲

三年癸亥　二十歲

先生兄弟以父命析箸

婦王氏傳昏時吾父母老再歲卽分爨止受米六石上供

父母酒饌下養僕婢外給吾讀書薪油紙筆之費皆取諸
此吾弗預知也婦能晝夜力作以供吾困乏

讀書菩提寺

重遊眞如寺詩序余先伯仲自天啓癸亥歷崇正間歲聚
生徒講習於此余亦豫焉

五年乙丑　二十二歲

秋遊武林與董爾立同寓湖上

韻弦老人傳猶憶二十年前孟秋之望月明如水老人與
予坐西泠之斷橋老人發歌而余吹洞簫和之時橋上下
遊者數百人皆繭然拱聽踰時歌竟數百人同聲稱善余

兩人徑起聯袂而歸旁若無人案老人卽續緒也

崇正元年戊辰　二十五歲

七月先生家被潮患

先世遺事紀略戊辰七月廿三夜海水暴至時某兄弟皆在館席不之知也獨吾父在家携老抱幼竟夜行水中水及肩頸吾父嘗患脇痛及罹此灾濕勞異常痛益甚

二年己巳　二十六歲

七月初六日兄祥龍卒

我旋兄傳余兄弟四家貧力不能從師常以兄爲師伯仲皆余師三兄則嘗同余師伯兄不余師者而余之憚三兄

者乃甚於伯仲三兄在余兄弟中最號端謹生平不二色不妄入一文不苟言笑冠衣整潔周規折矩踽踽類道學者余少年任氣嘗以言忤族達者有意督過之余怒不爲謝三兄乃代余請解後同床臥從容謂余曰吾始不言懼傷弟心然若昔所爲非當所理者也有道者固如是乎余肅然起謝蓋言不煩而理足詞和而峻能使人自警動其教士類多如此案我旋娶奮鹽倉沈氏以苦節著詳黃太沖所爲墓誌

九月十九日遭覺庵公喪

先世遺事紀略吾父氣力正强嘗云爾母多病不審還能受兒輩幾時奉養吾當長視毋以我口食故竭一時之物力也無何旣橫有海水之阨明年又遭我旋兄之喪滋不快又明年六十七歲而一病不復起

四年辛未　二十八歲

冬始與祝開美孝廉定交

祝子開美傳開美先君子大理評事士奕府君余先大父理川公門下士也故開美與余爲世昆弟行然余年及壯尙未識開美崇正辛未冬開美束書假館於東隣始識開美一見意洽謂開美非世俗士也開美亦時時竊歸告其尊人稱陳子之義開美時年弱冠而予齒更二十有八此

余二人定交之始矣

五年壬申　二十九歲

十一月初六日長子翼生

陳元龍處士敬齋傳翼字敬之號敬齋至性過人嘗侍母皴疾目不交睫者三月乾初公晩得拘攣疾敬齋臥床第旁晝夜不離隆冬盛暑微聞聲喚卽起立問所須十二年如一日君子以爲難生平文章由穠郁而蒼老而淸眞古今體詩約萬餘首文約千首無心進取畢其身不赴一試樵蘇不爨而已里中尢以是高之

子克鬯敬齋府君紀略先子生之夕王父夢明珠一顆晶

熒閃爍旋轉不定寤而先子生因字之曰愛珠平生於學
原本經傳發明義理所著自詩文外有訓蒙辯疑性譜上
下太極圖說辯諸書

六年癸酉　三十歲

補博士弟子

子巽乾初府君節略先君子遭伯父暨王父覺庵公變後悲憤激中欲絕意進取事至癸酉歲伯父腹貞公强之甚不得已勉一赴博庵黎公賞其文拔第三補弟子員案黎公名元寬南昌人時以按察使僉事兼浙江提學道

七年甲戌　三十一歲

正月偕許元五渡京江道虞山訪盧龍韓子有不值過虞山

八年乙亥　三十二歲

時與友人結社黃山許氏之枕濤莊唱和尤密

案先生詩主陶寫性靈不以雕飾為工嘗自題山夜候僧不至詩後云詩以導性情感物詠懷不得粧點一字今人作詩只顧好看詩家一燈滅不復續余未嘗不為三歎往作詩嚴割浮句宛轉清峭尤於此篇憾圂飄看雪之勝恚前詩未快乃更為之用東冬二律　元功淮上歸出扇索書成此二律　寄韓子有書　和韓子有來韻兼以運之二首　六月十六日贈貞素　過董爾立山中　長至前

一日過韻絃樓看雪　挽包素娘歌　夜宿枕濤莊　山夜候僧不至　鮑節婦傳幷詩　樸巢中人歌　社集枕濤莊次查封婁韻　滇茶開東寄社中　滇茶行　殘冬客況　適過老董韻絃樓飯歸又歌

九年丙子　三十三歲

冬移居泥橋之西許元五為作移居圖

案先生遭世多故不遑寧居有遷居詩云我徂於東迴龍之潭姊氏之居綠竹萬竿自我之生於今五遷肇居凰堤二十八年叔氏諸孤同我於南聿及五載則惟其期諸孤復留我則於西亦越十載遘此亂離鹽海乘桴梅山寄栖二三年中不遑寧居卒歸於楊非吾得已又越十年實逼處此眞耶夢耶流行坎止密邇先塋漸即故里白首何求兄弟毋子朝斯夕斯吾願足矣觀此詩則先生生平居凡五遷其歲月及所遷之地不能悉詳大抵楊橋之居則托止最久云

移居泥橋之西許元五贈此圖遂書數語於上大率自寓非僅題圖也

十年丁丑　三十四歲

春日至武林寓湖上先生學行雅為太守劉公守謙所知嘗有國士之遇而先生介然不欲以豬肝累郡邑公知先生貧

欲有所貽逆探先生意欲云何先生終無一語及干請事公益敬之

春日同鮑有隣鄭聖冶許元五斷橋晚步喜遇瀛容師同行時聖冶常作詩容走此徵之　斷橋感懷　四遊西谿詩二首 并序

十一年戊寅　三十五歲

讀書邵灣山中

溆浦韓德基來從學於丁園

韓卓甫傳卓甫名德基其先世皆以醫著名卓甫十三學醫多奇中能生死人又去而學武習弓馬吳磊齋先生聞

其善弓馬聘之去使教諸少年射卓甫之伎未必足以師少年而先生之德常有以師卓甫於是成人之學益進案吳謙牧敍亡友韓卓甫遺事云卓甫少孤年二十餘未知讀書求友久之遊龍山龍山諸子愛之閉戶强之讀書然則卓甫從先生學時蓋已在二十之後與

十五年壬午　三十九歲

時邑苦墨吏殃民先生率同志數人聲其狀而斥之

陳元龍乾初先生傳明季有猾法吏先生唱義聲額當事當事庇其人欲中先生以法先生色不為動尋太府劉公雪濤救免事聞輦轂當事與吏俱坐黜先生亦不色喜

十六年癸未　四十歲

八月與祝開美同遊西湖

祝子開美傳八月初七屬士奕府君忌日開美至雲棲舉水陸道場余謂開美子學道者而亦為是耶開美曰吾非不審也然嘗以為苟可糜吾財疲吾形以酬吾父母雖知無益恒無辭為之

偕錢聖月祝開美同渡錢塘時聖月歸省甬上而先生與開美入剡從學蕺山先生

案祝子開美傳癸未秋開美與余同事劉先生於雲門若耶之間是先生之受業蕺山先生實在癸未歲或謂先生

甲申歲與族父令升渡江受業蕺山劉夫子之門非也又案明年甲申又偕吳仲木至山陰初未嘗與令升同至山陰西渡書感詩注云自癸未八月同祝子開美繼與吳子仲木問學山陰今無復存者計其時令升尚存此尤足證其誤者也

九月又與祝開美吳仲木至山陰重九日開美奉蕺山命同先生秦望山登高既而開美病作時蕺山先生亦連夕不安寢遂同告別而歸先生謝別山陰詩有云千秋大業眞吾事臨別叮嚀不敢忘

同祝子開美遊雲棲歸途有述　湖中十日歌　讀錢聖

月删後詩有贈　登戢山　同廣福僧闇然登五雲山頂
歸有感作遺洪溟老衲　遊雲門諸山　平水東嶽廟謝
別先生　歸渡有感　與祝子若耶道中

大淸順治元年甲申　四十一歲

正月復與吳仲木渡江至山陰

渡江日記初六日補壽沈朗思尊公（號龍鍇）同席沈方則黃
晦木晚飲徐孝先家初晤柴虎臣陸遐征初七日陸五疇
孫宇台過晚飲陸麗京家初晤陳際叔陸紫䴉（一作子傳）陸貁
胡初八日法雲宿初九日渡江徽之兄弟何伯輿同席初
十日伯輿請飯遊東皋別業晚飲徐開之家十一日又候
成夫不至晚出城不及行宿陸三兄家十二日入紹興府
與俞三公子同舟龍游人通年誼甚殷至戢山張奠兄陳
紀營皆在坐十三日同奠兄拜古小學訪韓子有留飯同
席有葉（僑居主人）通州張銓部子壻趙廷讓子豊穀十四日昌
安門外史孔裁戴予徵一瞻㦲仲叔姪過訪十五日晚出
訪戴史諸兄宿中野草堂十八日早成夫傅德孚兄弟過
訪出遊禹陵二十日雨褰裳渡江二十一日又飲麗京家
際叔毛稚黃同席二十二日臨平訪應嗣寅二十三日晚
抵家

六月二十日次子禾生

陳氏家譜禾字若木

兩渡錢江　甲申春正再渡江將至東關作詩寄韓子有
壽其四十生日大率自悼非以壽韓子也蓋余齒與子有
同

二年乙酉　四十二歲

正月復與祝開美至山陰謁戢山先生

哭念臺師詩自注今年正月十五日同祝子渡江謁師二
十八日告歸不意遂成永訣（案是歲正月三日山陰先生與開美書云陳非元叔姪相見時併致一聲故先生與開美入越）

四月同張考夫朱韞斯諸人至澉浦送吳公麟徵葬
楊園與張貞巖書仲木兄舉葬事期在四月初七招弟先
往而乾初兄又以磊齋夫人六秩誕辰在三月十一日仲
木以初喪不能盡人子之禮於所生則爲之友者代爲稱
觴以稍慰其弗安之志似亦義所不容已者弟將於望後
邀同韞斯兄道乾兄家與龍山諸兄爲一二日之遊然後
同至澉浦拜磊齋夫人遊鷹窠頂一看日出觀濤海上至
初旬裹仲木執紼而歸不識仁兄得同遊否

六月祝開美以山陰先生手書及所記錄授先生先生泣受
而藏之

楊園見聞錄祝開美將自盡出一帙授陳乾初曰此吾師

所授筆札及師門講論吾所記錄者吾死子幼未能守今
以付兄謹之弗失無恨矣
閏六月朔日省母於澎墩陸氏姊家
初六日聞開美之訃先生走哭之慟親視其含時有市衿脅
衆虐諸孤先生面叱之既而衿聚衆謀辱先生大索不得或
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子無恐吾立見其敗耳不數日果敗
祝子開美傳乙酉五月十二以後開美謂余曰事如此安
歸乎此某畢命之日也時開美方謀改葬其生母有日矣
余謂曰子言是也然爾母尙暴露盍少忍之則忠孝兩盡
矣開美頷余言六月廿二（按山陰遺書䟦作六月十九）招余對榻前出

一匣見屬曰此皆山陰先生所示手書與某居平侍先生
時所記錄也吾死無長物惟此懼失之敬以付兄余收泪
受藏之閏月初二母得改葬開美病不能往葬所初五日
葬役竣諸弟及執事者歸報成事開美强起稽顙謝手帨
自縊諸弟趣解之氣不絕如線至初六子時死
先生手錄山陰先生與祝子遺書䟦乙酉之夏余友祝子
開美病且劇自分不免於前六月十九招余過葆光居出
一匣見屬皆劉先生手書及所論著也遭亂未暇錄出內
手札及詩稿雜論簡篇零亂懼有散軼欲先整而書之十
月初四避亂友人徐聖儀家因携此從事計共二十五葉

首初見問答語次別叙次手札次詩次雜論其手札及詩
以年月先後爲序凡三日而畢事
七月許元五卒先生哭之以詩并爲作傳
亡友許元五小傳元五名丕福先賢淮陽公仲子也幼慧
有文聲遊府庠數年不得志轉入太學再試南闈罷歸遂
娛情山水有浮雲富貴之意
始聞蕺山先生之赴
案哭念臺師詩自注先生引義在五月某日而七月初吾
鄉猶訛傳先生率師云云蓋是時海內鼎沸故雖一江之
限而傳聞如此

侍山陰先生　哭吳秋浦先生　閏月初一省母陸氏姊
家侍竹園納涼竟日　哭祝開美四首　哭亡友許元五
亡友許元五小傳　硤山詩　哭劉念臺師
三年丙戌　四十三歲（案先生曾佚孫孫孝錄先生詩編年於是歲始）
春日與同志十餘人會於道士韓養元黃山嶺閣分韻各賦
詩數章
黃山道士韓養元師弟傳憶丙戌之春扼江之兵未罷吾
輩閉戶愁吟或憂室家或歎羈旅多不聊之色養元爲煮
蔬設醴招致諸隱淪十數子登層巒瞰大江循覽竟日飲
酣分韻各賦詩數章以見志欲以豁諸子之愁思展騷人

之逸與斯固養元之用心也自此招宴同人歲不絕案時
同遊集嶺閣可考者祝夢得孫幼安僧翟雲養元弟子眞
覺先生壻董典瑞猶子爰立餘不能盡悉
三月同人集荒茂堂
十月避亂徐聖儀家手輯山陰先生與祝開美遺書
先生錄山陰先生與祝子遺書跋詳前六月條下
是時物價騰踴桑葉每百斤四千稻幹每百斤七百炭每斤
一百米每斗八百五十油每斤四百他物稱是先生家養蠶
蠶絲僅價十一而公私之迫又有甚於此者
五月廿五之夕有盜入先生室篋篋俱罄先生中七鐵尺流

血被體既而瘧作六月初七之晨忽暈仆於地移時始甦
符止人瘧自瘧說吾幼時善爲符止人瘧輒效後薄其術
不爲二十餘年矣今年吾女患瘧遂復試之立效又鄰婢
二人患瘧萬方不效聞吾術求治爲符二紙粘病者背亦
立效相傳誦以爲奇而吾忽於六月初一日瘧發矣吾亦
十四五年無瘧患今驟患此殊不能自忍此事之偶然者
而迹若相報方術固未可妄試乃爾耶昔杜子美自誇吾
詩已人瘧然其集中有云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
交戰則子美固善瘧也元里公倉公稱神醫彼豈皆無病
而死者故曰萬物之理一乘一除得勢而榮功成晏如時

命旣違賢哲歎吁先利後鈍奚智奚愚吾自宜瘧豈以能
符不發又豈以能符反致瘧耶但儒者自不宜輕試幻術
耳六月十二日記
祝季宣沈用晦避亂先生家數日
許欲爾自越歸過訪時欲爾亦遇盜衣履盡去相對黯然
秋同人復集荒茂堂
荒茂堂次集小引粵自莫春厥輿初集自四月以來同人
星散百日之內劇盜雲橫長嗟太叔之寬咸軫季康之患
夫何患與人共而病惟予纏自夏徂秋支節伏枕生人之
趣愁慘無歡載及新涼眷遊舊館悵撫今而追昔疑沈夢

之微醒未免悲傷還相慰勞雖樂正自慚乎傷足沈獨不
戒乎負芻（自注：予爲盜所傷而欲爾二雅俱被慘掠）而欲爾遠旋布帆無恙鄙
人久病皮囊尙全對面青山傾心白社要亦一時之樂也
頃者同志有十旬之約翹首待九日之遊而五夜風雷連
朝雹雨悼歎不已詠歌繼之次集之輿權輿於此矣
與黃太沖晤
冬挈家人避亂海鹽
正月二十七口號留葉四舅　春日過近思叔池上
君莫愁　春日入東垞郎事　哭徐聖儀十韻　暮雨歸
山念董甥典瑞獨居嶺廟愴然動懷又不審前夜步歸修

途遠跋勞頓何如也　曉懷夢弼爰立兩姪都司嶺　山
後遇老董漫成　龍杖記　龍杖銘　丙戌年蠶謠　遇
盜詩　吾生　聞蔡上生家亦被盜簡寄一首　問日瘧
六月初七辰時吟　符止人瘧自瘧說　不開戒而瘧
發說　我旋兄傳　韻絃老人傳　祝季寀沈用晦避亂
予家數日詩以識感　許欲爾過訪　避亂挈家人之武
原　茶磨山有訪不遇　九日風雨次查二雅韻　又和
子美二韻　十日偕欲爾登都司嶺再用杜韻　小憇邵
灣拜祝元嶽先生柩於敗垣下　夜歸憇都司嶺竟成隤
醉　同人以杖頭爲自明四十壽并約看紅葉侑以此詩

秋遊卽事分韻并序　母誕　聞近思叔西歸兼問閫
信

四年丁亥　四十四歲

三月晤梁溪唐有功父子於東坨

四月具呈本學求刪儒籍更名確字曰乾初

許元五大祥作詩悼之

與張石渠卓火傳田道昕錢聖月查伊璜諸人會於硤川

復携家避亂於東坨梁溪高聲野舊爲許同生先生執友至
是特訪先生於黃山

正月二十日雪　梁溪唐有功父子別五年矣丁亥三月
初九載酒遠過晤於東坨　爲舊事有贈　徐茂堂集字
限七韻時亡友許元五大祥兼以悼之　硤晤　梁溪高
聲野封君餉酒四罌詩以報之　交道吟贈高聲野

五年戊子　四十五歲

館於洞塘

八月由東坨携家仍還泥橋

時有推先生爲根長者其詩曰去歲爲根長今年尙在身何
時誇役竣蕭散作仙人

萬古樓晤鴛水屠闇伯并訂後期　秋興八首并序　管
飽吟寄宗父始升　根長

六年己丑　四十六歲

正月同族父近思過老友徐季嘗季嘗居北郭家有梅園廣
三十畝花時彌望如雪

日燒一擔柴　己丑正月過徐季嘗齋夜話　徐季嘗家
園看梅同近思叔次黃石齋先生韻　龍園之遊近叔先
有詩四章又次石齋先生光福觀梅韻屬余和之會有客
阻止得二首

八月遊黃山先生姪爰立集同志八人於東坨爲省過之社
大要本諸證人脩身立行之法爲之簿錄戒約相與砥礪廉
隅先生自泥橋至黃山與諸子歡相晤爲省過錄序

省過錄序歲己丑觀潮之日猶子枚植會於黃山乾初道人自泥橋疾走二十里視之諸子歡相迎證我以盟書又次第陳日史於前直會廉日史所犯之多寡輕重而差其罰日史無欺己之言司罰無阿衆之筆此吾向者山陰先生之教也予小子不克舉行而諸子能力行之先生其爲未死乎吾與有榮施焉案八人者爲陳鼓濤枏世查石丈嗣墳陳潮生錫世許大辛奣陳爰立枚許欲爾全可陳槎光煌世查二雅樂繼也

陳乾初先生年譜卷下

後學 吳 騫 輯

順治七年庚寅 四十七歲

三月初三日婦王氏卒

婦王氏傳王來無盈尺之帛適陳無半歲之食漸以絲布之餘買田積至數十餘畝吾亦弗預知也婦歿時得年五十一四月二十六日己酉祔葬沈家石橋西五百步先塋之穆

楊園見聞錄陳乾初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于外男僕昧爽操事無惰遊之色子姪力行孝友雍雍如也

九月十九日覺庵公忌日作感懷詩有廿年回首不勝情之句

案先生平居遇家忌皆立忌月述僮來魁事云禮有忌日無忌月自亡友祝開美始行之吾問其所以泫然曰淵昔居二人之喪不能卒禮故以月補之某感其言亦忌月於是某之猶子錫枚並子翼皆忌月所以補喪禮之失也又案楊園答吳仲木書乾初兄云考忌宜耑祀考妣忌宜耑祀妣齋日不飲酒茹葷不禁食肉

輯喪實論葬論

許楹罔極錄陳乾初先生先君子之受業師也先生品行文章推重一時深痛世人惑於風水暴棺不葬著葬論喪實論諸篇大聲疾呼責人速葬其言激切誠懇有裨世教後舉葬社集諸姻鄰之未葬者各醵金爲會俾直收者挨次營葬具見錫類苦心遺文尙未付梓特錄此以廣其教

作女訓黃太冲嘗於陸麗京案頭見女訓而嗟歎之麗京曰此海甯陳乾初先生所著也某家奉爲金科玉律

案女訓今不可得見考錢塘王晫檀几叢書中有陸麗京新婦譜後接陳乾初先生新婦譜補豈所謂女訓者即新婦譜補乎當更考之

悼亡詩 婦王氏傳 祝古庵傳 禾兒 勉慰 東樓

許欲爾所居之擽山樓也昔年嘗攜亡室避亂於此庚寅五月欲爾見招信宿此樓慨然有作 哭許元忠給諫

忌日 生日

八年辛卯 四十八歲

春與談觀若張尹來諸人看梅許氏五噫亭亭爲故給諫元忠所構

新婦譜補某有女既嫁一日歸甯謂父曰女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有所謂戲文者某日而父素不解教女惟此一節差足免俗復何用求知之女笑而退 同談觀若張尹來許大辛欲爾五噫亭看梅有懷陸子麗京即席同賦用陸

韻　五噫亭席上酬陸講山扇頭原韻　又次陸麗京韻

謝其末句之意

九年壬辰　四十九歲

夏以書約考夫同爲越中之行旣而不果

楊園與吳仲木書今年夏乾初兄書至約弟于秋間爲山陰之行而于補弔開美之日過兄相訂昨擬出門而所僱僕夫忽然病作竟復中止二十後抵袁花遂走晤乾初與兄定一期日至時裹糧追隨也便閒幸道鄙意弟行期大約決以初冬蓋年來水旱乏食今夏敝里乾益甚所種雖無多田舍人終年之望亦在此不審兄與乾兄能待弟否

觀此書殆因楊園先生以收穫事未畢不能遠出故先生此行亦不果與

八月至澉浦同人社集於永安湖之琗綸閣閣爲吳氏別業磊齋先生嘗停喪于此故先生詩有殉國孤臣骨尙香之句

戲截竹裂以爲冠名曰竹節冠先生蓋仿古竹皮冠遺意也嘗寫入小照

冬日復至永安湖與同人社集琗綸閣

伯兄壽室初成直庭中牡丹盛開喜而賦詩命和一首

過蕭山晤徐乾六兄弟　八月十五琗綸閣社集和從吾道人詩用元韻（二首）　竹節冠成戲用前韻　祝眉老齋中書感　又題永安湖社集一首寄仲木　壽仲木兄六十　九日和許大辛五噫亭登高詩二首其一次元韻

題蔣園　長至後一日集同人於南湖琗綸閣（二首）

十年癸巳　五十歲

正月同吳仲木至山陰較蕺山先生遺書于古小學并與諸同學修春祀

楊園與劉伯繩書今年春乾初仲木兩兄陪先師春祀弟準擬秋間一行竟以勢不能出而止抱負實多

謁禹陵

偕劉伯繩吳仲木林愼修再游雲門寺

再遊雲門寺詩序崇正癸未之秋同祝子開美從山陰先生讀書于此今十年矣師友旣皆殉國而寺僧亦往往謝世悲感之餘援筆賦此

二月與仲木還渡錢塘謁六忠祠于湖上送徐敬輿之喪復與仲木遊西溪而別

五遊西溪詩序憶自崇正丙子春（案四遊西溪詩序作崇正丁丑春此作丙子疑誤）有四遊西溪詩從此遂不復遊二十三年矣（案丁丑至癸巳止十七年而云二十三年亦誤）今年二月偕仲木由雲門歸復尋舊遊慨然有述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先生雖經鏗鏗詩不求工然亦流暢

九月二十九日率子翼過桐鄉時考夫輿邑中同志舉葬親社會於淸風里延先生主其事十月朔舉葬社會先生父子皆在會明日歸里

楊園先生年譜歲會者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行者賓事之先生爲主懸孟夫子像於中堂考鐘伐鼓行士相見禮講學讀法成禮而退賓爲烏程凌渝安克貞德淸唐灝儒沈上襄中階海甯陳乾初嘉興徐敬可諸人

楊園葬親社代同社請賓公陳乾初先生啓恭惟先生人倫模楷國俗典型依中庸而立德薪傳正學之綫一體用以成功光啓斯文之旦某等側聞道義積有年歲顧以株僻未遂登龍玆者習流旣㪚教澤久微愚民牽俗處其親于非禮之禮貧士匱乏怠厥事于欲爲不爲因于去多敬遵唐灝儒先生勸勵之法集同里六十四人舉葬親社于桐鄉之淸風里來月朔日歲會卜期敢迓德光賁斯壇席推論葬錫類之情（原注乾初著葬論一篇行世）敦有喪匍匐之誼雖人各秉彝勿勤提耳而公道修睦亦俟感心肅以宗首某某恭致書幣以告于下執事伏冀廓同仁之視葑非不遺大先覺之思泉壤攸暨預期命駕以慰斗瞻某等無任翹企之至

又答吳仲木書乾初兄廿九日以其令子敬之至敝寓初一日行葬社歲會之禮初二日別去有光敝里多矣敝里自葬社舉後人情覺有起色益知天下無不可爲善之人今欲乘此機括約里中一二十人專行呂氏鄉約庶幾有所遵守後來不至大段決裂也目下商量未定尙未舉行事集之後亦欲得兄與乾兄歲一再過相爲鼓倡耳案此乃楊園癸巳歲（今刻本誤作癸丑）答仲木書又有葬親社代同社請賓公陳乾初先生啓二篇前篇不詿歲月當繫癸巳歲十月後篇原注乙未十月則當繫之後年蓋楊園以葬社請先生爲賓公實二次而楊園年譜以先生名叙入乙未十月于癸巳歲闕載殊爲脫略

十月初七先生五十生日

自題小影云聖人之德夫婦預知五十無聞爾生奚爲吾方子憂子則嘻嘻象曰吁哉予豈有欺一言一動咸爲爾師不正其形而影之嗤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反諸其身念玆在玆

著大學辨

朱彝尊經義攷乾初戢山高弟講學海塩著大學辨一篇其略曰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易稱蒙養卽聖功何大小之有論語二十篇中於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不及大

學小戴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而程子始目爲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且爲之補傳以絕無證據之言强以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卽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乃自漢至宋並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夫山陰劉汋伯繩仁和沈蘭先甸華海鹽吳蕃昌仲木交移書爭之（纂案查琪石丈黃宗羲太沖亦皆有書論大學辨）而乾初不顧具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且以朱子補傳

一旦豁然貫通近于禪宜仍還戴記其言雖咈于衆心然其人不失爲躬行君子也

案先生告山陰先生文云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葬書非古大學非經某也闢之不遑敢寧嗟如之人否塞晦冥莫我能信習解相縈刱越後世蠱惑奚勝某爲斯懼幽憤塡膺至聖大賢千秋孔曾赫赫靈爽某敢妄攖粤程朱子有宋之英疇曰非賢日升月恒偶焉薄蝕終仰其更何當衆咻遂閉堅城師同洛閩頡頏孔庭雖越千載靡異親承上吝宣聖下吝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某之誣罔是殛是懲如其未謬寔弗我矜大啓我後如寐斯醒葬依周禮學歸正誠格致非始誣妄悉屛俾是聖學遽底廓清若大路然既康且平師之厚德永世其馨敢陳告辭激切屛營觀此文亦可見先生當日之苦心矣又案大學辨未知的著于何年攷楊園先生順治丁酉與先生書云大學辨弟未嘗與仁兄極論今倏忽四五年來云云則知書成當在先生五十左右也

定海張子遊爲先生寫照

爲惜字庵僧悟源題梓潼神聯

同吳仲木校山陰先生遺書于古小學漫賦　謁大禹陵　再遊雲門寺（幷序）　又題廣寺一首贈三目和尙　耶

溪道中邀仲木同作　五遊西溪詩（幷序見明詩綜）　西湖書感　候仲木不至次湖橋夜坐詩韻　山陰歸別吳子仲木　三月三日和仲木西洽獨步詩韻兼懷龍山諸子時予在海昌道中　賀許欲爾宋犀杯兩次遇盜不失　自題小影　定海張子遊爲寫小影賦謝　訪蔡來老　生日　酬同年韓子有五十壽詩用來韻二首　冬夕禪房張元岵孝廉見訪　簡謝吳仲木冠杖之惠　答查石丈書　告山陰先生　惜字庵題贈悟源老衲（幷序）　留宿惜字庵卽事

十一年甲午　五十一歲

春復偕吳仲木至武林

與祝二陶許大辛諸人爲輪歲之會以膳貴池蔡沛來雲作

山中約

山中約序甲午春月祝子二陶許子大辛欲爾翩然偕過欲勉不肖某共訂千秋之業某謝不敏久之而不能違遂相與就太宰之翠薄山房而有事焉於是有山中之業有司業之友有責善之要有共淑之學有輪歲之次有山居之叟有供叟之米有違約之罰因不能不申之約以定久要立夏日長平同學陳某謹識

許楹罔極錄蔡來雲先生貴池人志行有古人之風亂後

僑寓我鄉先君子集同志買田以膳其老沒後葬於故居之東歲時致奠不衰

案是時同會者爲祝眉老洵文蔡養吾遵查封斐旦陳皷濤栩世查石丈嗣堪陳潮生錫世祝二陶沆許大辛甯吳仲木蕃昌陳旻立枚許欲爾全可陳槎光煌世查二雅樂繼祝子霖溥查逸遠遺吳謙牧裒仲及先生與子敬之翼

冬葬祝開美先生與子翼經理其事

楊園會祝孝廉葬阻雪詩一邱封作孝廉墓風物千秋懷古情多愧故人貧病迫馳驅氷雪獨陳兄自注時予以無舟遲行二日仲木臥病溯湖發引時惟乾初父子上下山陂十餘里

戰效曾海寧州志舉人祝淵墓在管山陸圻撰墓銘案管山又名鵲山在縣東六十里高四丈周圍半里

是歲殤一孫

臨平道中讀吳仲木日譜用譜中詩韻　寓湖上同仲木書懷再用前韻　和仲木偶至湖上詩一首　海國　良夜　哭殤　怨婴詞　韓卓甫傳　冬夕禪房張元岵孝廉見訪　寄懷張元岵聘君因索所留易抄

十二年乙未　五十二歲

輯山陰先生語錄

四月與張考夫沈朗思朱韞思會於翠薄山房時仲木遺書先生謂勿以飲食讌語坐虛此會也

秋輯先世遺事紀畧

序曰某之先世自高祖梅崗公而上並詳大傳奕世不泯自高祖而下代有休德而闕焉罔載心竊隱之某自幼穉入侍家庭出從父執獲聞先世一二遺事則拱而聽之勿敢忘然能言之者至鮮矣故謹節其大畧紀之以俟博聞者更考正焉

預作壽槻

九月朱韞斯過先生述龍山近事先生爲之憮然作東里吟

以志感

十月楊園復舉葬社於甑山錢本寧家請先生爲賓

楊園先生集葬親社爲同社請賓公陳乾初先生啓 自注乙未

十月嚴霜其降時深歸往之愴新穀乃升物有性情之見恭惟先生道揆一本學貫同源仁爲己任懷先覺覺人之思禮以躬行示自新新民之則某等風聞百里夙景止乎高儀好切中心殊自嫌夫固陋茲以敝邑人士曩遵莘里之規爰舉葬親之會來月朔日歲事卜期念生養而死葬固百姓其與能而隨俗以習非乃賢者有不免雖孺子之愛慕猶勤明哲之提呼肅以宗首某某恭致書幣以告於下執事敢辱推車用光皷鐸作久溺之心先自惻隱一端合易渙之情展惟修睦一事由其親以及人親孝子之事終無極發乎邇而見乎遠凡民之喪有匐求聞言藹吉將感泣於座隅視履周旋行則效於道左某等無任祇切竚命之至

是時東南社集盛興先生並辭不往有瀫社者每會聯舟數百艘以書招先生亦謝不赴但一和其詩而已

十月少腹忽患一核初形如栗既漸大病臥者久之

三月十八日候考夫不至即事書感　翠薄山房呈桐鄉張考夫　山中別考夫朗思韞斯諸同學　櫬成偶占

東里謠二首 并小序　瀫社見招不赴用韻寄謝　賦九月梅得開字　病吟 并序　臥病 二首

十三年丙申　五十三歲

二月二十五日長孫克惓生

陳元龍處士敬齋附傳克惓字震修號雲怡邑庠生入北雍考授州同知性度恬如望之若有仙骨喜遊覽三十以後遊京師遊大名出居庸關遊東萊遊南昌遊襄陽最近者京口也登臨弔古詩文日富平生事母至孝省覲歸悉解遊橐供堂上不留私蓄人謂其能養志有雲怡詩草若干卷杜詩注十卷藏于家

三月初三日伯兄賁永卒

九月母葉孺人九十生日

楊園葉太君九十壽序予與陳子乾初並遊山陰先生之門以兄禮友陳子長予者七載其兄二人皆將杖於鄉矣兄子八人年皆視予不遠予得交者爲爰立潮生楏光每至陳子家輒見其二子長者爲敬之知學問今年其母葉太君方九十予從諸執友後奉觴以進太君出見子之友而受爵齒髮顏色如七十以下者步不杖聰明如六十以下者諸孫或先或後從道之不佚引翼

元日壽母詩　母壽謝親知賀貺　東山看女歸示翼兒

十四年丁酉　五十四歲

正月復至山陰訪伯繩伯繩病不寢踰年時稍得假寐

箸性解禪障

楊園與先生書大箸性解禪障二篇極望示教今日禪之爲禍烈矣仁兄於此眞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可謂卓識矣

東渡書感呈劉伯繩世兄　西渡書感　東老董 見明詩綜

十五年戊戌　五十五歲

三月過舊居候仲氏復偕許大辛欲爾査石丈之溆湖弔吳氏兩夫人之喪還與諸友賞春浹旬而罷

春賞詠序戊戌春三月有六日癸卯某至舊居候家仲氏

直庭前牡丹初放低徊留之不能去明日過許欲爾懷新堂則臺上紫牡丹已大放矣會石丈大辛輩已先在花下劇談賞之明日同之溆城弔兩吳夫人之喪同人先歸余留一宿而返十之日由董山復過欲爾欲爾適在山齋余逕造花下移時而去欲爾追留不及遂偕過祝二陶之葆光居葆光居牡丹甲天下前邑令李彬文過見甚奇之謂吾洛中亦絕無此也高踰丈闊倍之花二百餘圓整翹秀爛若寶山眞奇觀也明晨遂與子霖訂十二日之會是日予復歸舊居則庭葩加燦適從弟君長移罇來賞遂同席明晨卒枚姪禾兒赴葆光之約坐花下者二十人無一人背花者欲爾卽座上訂諸客來日集山中無遺一人是夕余父子同宿花下明晨往訪祝士宋於龍山其堂後紫牡丹亦佳但不樓耳晚赴欲爾之約數葆光之客尚多遺者欲爾遂點諸小學子補之既極歡明日附欲爾入邑之舟以歸望日壬子又同欲爾過仲氏花尚無恙欲爾去余留是日吾母姊亦來同在花下薄醉而歸蓋連日晴而不熱陰以輕雲潤以微雨故花久不敗也頻歲多事每祝許花時皆負約不赴今年皆再三過之衰年此舉可多得乎以是不能忘之於心而系之以詩

夏祝鳳師携祝孝廉遺集過先生先生愴然爲作長夏篇贈

之

遷居詩　山中次吳裒仲韻 二首　弔哀詞爲吳子仲木賦　春賞詠 并序　問元居牡丹　哭董紫冒勳部　長夏篇酧祝鳳師通家時鳳師手先集見示

十六年己亥　五十六歲

正月十四日仲兄思永卒

八月二十日母葉孺人卒

陳元龍乾初先生傳先生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志痛戚友爭寶藏之

九月某日葬葉孺人於沈家石橋之西與覺庵公同兆

脈變記九月朔日以葬期卜吉哀從中來不能自止

已亥春正詩　春正書感寄眉老　訪庚友董治升見以二子因厲以詩

十七年庚子　五十七歲

夏日臥疴有族人過訪自述比因子病醫禳百端心力俱瘁先生聞之悚然作詩追悼母氏

復至枕濤莊

重過眞如寺卽菩提寺也

重過眞如寺詩序余先伯仲自天啓癸亥歷崇正間歲聚生徒於此講習余時亦預焉計三十有八年矣時序既移

壞㡿寂然金蘭摧謝良爲愴而乃枕濤生方列菩提諸勝宋梅橫浦先生讀書臺靈泉石爲題示同遊並留詠焉衰拙未能也聊述之篇端以當畢賦云爾

昔我　和二陸子挽張元岵先生詩　六月枕濤山中登黃山嶺閣　重遊眞如寺 并序　藤如意頌　臥疴庚子七月題松林居呈見如老衲　又改篇後句示董甥八公　臥疴山齋徐子孝先生以詩見懷依韻奉謝　重九日

十八年辛丑　五十八歲

夏旱先生憫農人之勞作蒼天詩時邑令海門姚公夔以全災報得蠲糧銀萬五千兩有奇民困賴以少蘇

六月與祝眉老避暑姚湧庵山寓

冬日過祝孝廉墓弔之以詩有曰當年攻僞學此日憶眞儒自注年來辨學多先友意中之言今更默然輒自愧耳蓋亦爲大學辨而發也

是歲又殤一孫

辛丑六月從祝眉老避暑湧公山寓兼懷昔友　禱雨未應感賦用前韻　和湧公望雨詩又用前韻　山中呈眉老次　湧公過董穉升西齋詩韻　送周子和東渡　十月十五日登龍山作　道鶴山瞻祝子墓書感　雜詠二

首　悼殤

康熙元年壬寅　五十九歲

春里中乏食先生約同志爲食以賑之

楊園見聞錄辛丑三吳旱濱海高鄉禾盡槁來春乏食陳乾初貸粟米於富室以食里中之饑者不足又勸族人與鄉之富者出粟濟之且約曰鄉黨之貧者得食陳氏粟陳氏之貧不得食鄉鄰粟人咸義之

門人陳季雝病先生親走候之未幾季雝死遺孤僅三歲先生收其遺文命子翼善爲保守俟其子知學之年付之

陳彬予子季雝合傳甲申之冬予得見彬予之幼子季雝

忠謹木訥文才亦盛弱冠受知於邑侯林子野先生是年
補諸生越明年子野去官而季雎亦棄舉子業來從予遊
嘗手錄其尊君彬予公行略懃懃邀予作傳辛卯冬以祖
墓爲水所嚙躬親畚插以益其土而族之人有撓之者遂
發憤嘔血臥疾不起壬辰正月予造其廬而訪焉未幾死
檢其遺墨有細書三異人集二本林子野先生詩集一本
子野殉難詩若干首祭子野文一篇徵子野遺文啓一篇
展讀不忍終卷彬予本諸生性含宏好義臨死知世將大
亂屬其子讀書守禮法無預人事彬予名文煥季雎名和
鳴

是夏及秋復旱

九月初過眉老山中看桂

君憾之　麥粥歌二首　南山謠　陳彬予子季雎合傳
桔槔哀　桔槔哀樂聲歌　苦旱寄眉兄　秋夕漫成
寄眉老　連日從眉老山中看桂別去又移樽花下依韻
賦謝

二年癸卯　六十歲

正月三日設姚江山陰兩先生像拜奠呈性解二篇

案祭陽明山陰兩先生詩云憶昔游山陰滔滔乘末禩詰
人憂喪亂不替千秋志眷言集朋儔竭蹶三之會肅肅陽
明祠確時預執事皇天忽崩頹粱木久顛墜披圖何儼然
瞻拜時隕涕呈我辯學書遑遑不知罪世士競相非往復
一何亟古學不可誣焉能泯同異竊見兩先生好辯亦不
置開懷與諸儒牴牾豈有意千聖同一心遐哉俟冥契蓋
先生著大學辨及性解禪障諸篇當時見者皆不無往復
質難故先生因祭二先生像而自攄其懷抱如此又有子
輿篇云子輿稱性善伯安合知行卓哉二子言吾道之干
城云云皆可以覘先生平日之所嚮往矣

是夏復旱

秋得風疾時獨居楊橋朝夕惟一小僮侍人以爲苦而先生

恬然安之

居楊橋記吾居楊橋以一小僮自隨日惟辰午二炊餚惟
蒸菜嘗經歲不市魚肉冬夏衣極敝亦不知易或謂予年
已六十且多病何自苦顧余豈能爲兒孫作馬牛者亦性
之所安耳伏念先子初年遭履困厄孝養未聞一旦奄棄
循俗淺葬思之幾不欲生又荒亂以來親知窮困者十居
三四莫能存卹或罹酷禍盡室幽囚若吳下某某諸公雖
未識面亦舊德著聞夙所仰慕而皆不幸身攖世網余猥
以愚劣獲老衡門實爲厚幸顧獨何忍致美服食之間乎
又吾自去秋右肩病風累及臂指至今爲梗右股足亦然

嘗思古人有習左右射及左右書者自是左右均勞之意今右獨受病左雖無恙豈能單行于世耶吾雖具三十二齒致用者不過一二餘皆備員而已今用力者已衰落更用他齒莫能如也然固無可奈何凡事盡如此豈惟一身哉吾妻頗勤儉已先我死十有四年矣澄兒極愿慧十歲而殤翼兒漸知學已館于外不奉晨夕禾兒極頑梗觀女三四歲便曉人意五歲卽殤長女在家向不閑內事及適人又頗以能聞兩媳並未能宜家聞其姊妹皆勝是則吾之所命于天者蓋可知矣反己安命以遺餘年此吾之所以窮苦而無怨者也

族父令升少與先生同出山陰先生之門平居時相過存故先生詩有少日慚同學于今悵獨居衰年長伏枕長者屢回車之句

八月葉孺人忌日先生以病不能預祭作哀詞以志感

案覺庵公生日在八月十七而葉孺人諱日在八月二十相距止三日故先生家常合祭之

九月朔庭桂方盛開率諸子及孫連日飲花下有懷眉老作詩寄之

十一月雙林淩貞侯與先生故善聞其以針灸寓武林遂買舟至武林就醫假館于李靜初山樓適前海寧令姚公夔亦在杭先生特移疾過之并贈以詩

十二月歸里孫克巹時甫八歲解吟咏以詩數題呈先生欣然和之

案克巹小字茀

元日漫興　正月初三設陽明山陰兩先生像而拜奠之呈性解二篇感賦一首　子輿篇　天地　久旱　又咏居楊橋記　蒸菜歌　掃室　眼鏡頌　東近思族父母忌哀詞　今秋桂花最早且久予率諸子諸孫共十三人連日飲花下恨眉兄不至小詩奉懷　懷慧師一首贈淩康侯　又題寓樓兼懷靜師　過慧師　陳貞侯使其弟康侯具榼湖舟相待貞侯病足不能出用扇頭韻贈之　在杭謁姚邑侯贈之以詩　和茀孫春鳥未春鳴二十首（編年詩入甲辰）　次茀孫咏子房詩　又次茀孫咏史韻

又和茀孫咏梅詩　代園

三年甲辰　六十一歲

正月入黃山看梅

三月至溆川晤葉靜遠父子

十月初四日兒子枚卒先生哭之慟

許三禮海寧縣志隱逸傳陳枚字爰立乾初之從子也十七補諸生旋棄去事病父以孝著處兄弟間友愛眞篤于

戚友族黨事處置盡理人有緩急輒應不責其必償溫恭廉隅秩如也譪如也工詩善書率皆渙發於性靈而一就夫古人之繩尺雅好整潔所坐書室左圖右史陳設楚楚窗外植一蟠柏自號霜柏子力學好脩志尙甚遠年四十二卒叔乾初哭之慟嘗有詩懷之曰至今思孝德是處有深情邈矣吾爰立賢哉莫與京蓋積久思之不置云

陳元龍文學補庵傳補庵名枚字爰立文學腹貞公中子也自理學乾初先生以孝友篤行振起鄉黨閒諸子姝奉爲圭臬補庵其白眉也乾初公深器之嘗勗其子敬之曰爾他日能師法爰立兄一二便佳大小阮針芥可想見已既棄諸生與龍山一二執友爲省過之會稽其日史所錄過之多少而次其賞罰焉嘗屬執友許大辛爲作霜柏說既而謂之曰吾所謂霜柏者將用霜以勵柏非恃柏以傲霜今子之文無乃勵柏之意少乎吾滋惕矣其終身自治之嚴如此甲辰元日書感　宗祠即事　初七日雪漫成入山看梅因次前東樓詩韻　許大辛邀至家因風大不果永□設齋　三月初二日同靜遠父子張子敬出郊閑步至鹿苑寺寺後小橋即昔問渡處也因賦

補古詩二章　寄題萬蒼山樓

二月十四日往佛山送蔡養吾之喪養吾先生患難交也臉

月爲作傳

蔡養吾子傳養吾子疎中直氣不能容人之過然與之交率初終一節老而彌親生平雅以氣節自任崇正壬午間墨吏稔惡諸奸益大煽之吾寧無全家某竊不自量嘗出爲斯民請命惟養吾子首先涖盟諸士亦翕然從之亡何當事者索賄欲置辟首事日數十報而養吾子不色怖嘗集諸同人詣一紳不時出見養吾子怒即從坐上厲聲數之同坐失色某亦再三勸止謂此中人不足深較姑寬之而君氣益盛聲益高生平不畏強禦多類此紳陽不聞徐出漫爲好語後竟爲諸要紳所賣同盟幾不免于難械已成矣會有多士之助惟吾與養吾之志益堅屢訊不絀彼終怵吾義而止明年春用諸生言褫墨令棼當事亦中考功去時論稱快又未幾而當事與令及所詣紳皆不良死而養吾子不色喜申酉之後養吾與吾兄子枚皆棄諸生枚即養吾門下士也養吾即退耕佛山之陰龍山素心之交指不勝屈世人多稱陳蔡先友祝子之與吾二人交尤稱莫逆祝子死國變拳拳以孤子爲託養吾以古學教其二子今鳳師豹臣之學皆㚖然能世其家其他及門之士所成就尤多其所作詩文率如其人蒼蒼莽莽多一往之氣而不肯俯就時格養吾子名遵原名宸襄字上生

佛山之役童子得一竹歸製以爲杖先生甚異之呼曰靈杖而爲之記

佛山靈杖記乙巳二月十四夜有佛山老友蔡養吾之喪明日陳子往哭之已而僮子從山中斷一竹以歸始亦不甚異也又手熨其曲處火候稍過殊有焦傷之色大是恨事然製法頗佳頭足皆留故皮頭若牙裝足如銅裹皆點綴自然不加雕琢頸鬣略剪尙存薝蔔撥剔極細纍纍如貫珠又如裝畫古羅漢作鬈髮螺旋之狀極可愛也又中若有物動出異聲珊然常如鳴珮聲亦時定定若無物然如有物者其恒聲也終莫解其故因從而靈之以傳好事

云

梁溪高彙旃故許元忠給諫門下士也秋日從黃山來訪幷攜詩三篇家學一帙呈先生就質

乙巳元日過故居書感　大道　題西洋鏡　蔡養吾子傳　佛山靈杖記　簡懷夢弼大姪四首　感懷查石丈鳳師南齋漫書古律各一首　予手足之病三年寖加常不能無怨心故詩以解之　無錫高彙旃自黃山過訪喜賦次來韻　敝屣

五年丙午　六十三歲（案琛孝錄先生詩編年止於是歲）

正月三日重葺楊橋室成招諸楊氏及宗族同落之是時先生疾寖加有友人偕陸永修過先生言劉伯繩將葬先生曰吾不能執紼引路有負良友涕泪爲之交下

正月三日譙諸楊泊我宗人凡三十有八人重成楊屋故也　丙午十一月十七早漫作

六年丁未　六十四歲

硤石沈方憲者篤行人也有妹適潘氏夫死視斂畢哭七日亦死時稱潘烈婦競弔以詩文且爲之碑先生聞之以爲烈婦可以無死蓋是時遺孤尙幼也作論書潘烈婦碑後

書潘烈婦碑文後吾以爲烈婦之死非正也某嘗怪三代以後學不切實好爲激烈之行寖失古風欲一論辯其非

會未就使烈婦知此理必不死然使烈婦忍死立孤窮餓無以自存豈有周之者白首而死亦豈有醵葬之而碑之而傳記之詩歌之者夫速死之與忍死其是非難易皆什伯而士往往舍此而予彼甚矣人心之好異此烈婦之所以之死而不悔者也（案書潘烈婦碑後作頤終三年）

楊園見聞錄海寧沈方憲本舊族貿易硤石市皆服其不欺性篤孝父母沒刺血寫不飲酒不喫腥（不飲酒不食肉）不內寢九字於起居之所守之不變其妹適里中潘氏夫死畢殮事慟哭七日而卒人稱其殉節方憲事予友陳乾初言之殉節事施易修聞之潘美含

海寧州志烈婦傳沈氏潘周嘉妻父延白客死潯州氏方
十歲卽茹素淡服十五歸潘甫生子夫已遘羸疾氏竭十
指供醫藥竟不能起夫亡翌日黎明自縊尸傍年二十五
案見聞錄以爲畢殮七日慟哭卒而州志謂翌日縊死尸傍未審孰是

七年戊申　六十五歲

十二月聞海鹽彭觀民先生之喪歸自江西蓋先生同門友
也病中爲作歸骨記

案此記與靜志居詩話及海鹽縣續圖經所載頗多不同
豈當日所傳聞異詞耶文多不錄楊園見聞錄所載似亦未得其實

壽張元岵先生八十　窺鏡　彭觀民先生歸骨記

八年己酉　六十六歲

病夫前編

九年庚戌　六十七歲

時先生久抱風疾動止常須人扶掖元日詩有云終歲未離
兒僕手百年又過父兄關

楊園先生集徐堅石寄懷詩云張公何落寞陳叟太摧殘
痌病仗兒僕窮愁耐舘飧注陳叟謂乾初也久疾不愈

謀改葬親墓不果

楊園答陳乾初書承下問不可以不塞妄以理勢揆之葬
之宜深宜堅百世不易之道子孫欲爲先人計長久亦百
世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塋未
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
忌之說知其不足惑矣事力之辨知有不難矣或者老伯
母葬時壽藏之啓溫燥美善而無水蟻之驗則虞改卜之
兆未必有過於此與或者主穴附穴一改則必俱改其間
歲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卽未久者壙已堅凝不便有事啓
鑿與此蓋從兄往者常悔壽藏之虛與亟稱族葬之善推
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
亟奪者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得無已成之局深之或有所
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樹焉猶之深也竊度尊塋必不

至于侈費約其方廣當不過數畝若每歲培土數寸積之
十載卽有數尺由是而積之不已雖越尋丈不難至也天
下後世卽不無滄桑之虞又豈有耕犂之能及于高壟乎
兼此地無業陶者窰井之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之
于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間恒有
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孝子慈孫亦祇盡其心之所
得盡與爲其力之所能爲而不留遺憾焉爾已若非人之
所能爲者雖古之神聖亦莫能如之何也庸鄙之見知無
足慰兄罔極之心尙惟反覆示教則弟于先人既往之悔
猶將取決于仁人之一言也案先生原書今不可得見詳

楊園先生書意似當日先生以其親墓從俗淺葬故復思改葬更爲深壙之計而其輩從有所不樂者是以質之楊園然先生夙主族葬覺庵公與葉孺人合葬沈家石橋之西卒未聞當年有改葬之事或者因楊園之書而遂寢與

陳元龍乾初先生傳先生晚年搆地十畝有奇營葬考妣奉其兄雁序以祔而已亦置生壙焉令支下子孫艱難于覓地者皆可祔入先生蓋倣古族葬之法以爲支分本一血脈相聯生則聚廬而處沒則共域而葬且使春秋展墓時子姓兄弟咸在其酌古準今法良意美皆類此

著葬經幷自爲注

葬經自序郭璞葬經怪而不倫豈經也哉正使果出璞手決當火之況僞書無疑乎聖教息而邪言興君子反經而已矣著葬經六十有六言而詳注焉某兄弟既力脩族葬之法而往年葬父以來嘗深究多未合禮竊心痛之故敢復布此篇並諸圖法以告天下後世之凡爲人子者

六月二十八日次子禾卒

陳氏家譜若禾卒時年二十八無子以兄檝世子克爽爲後婦沈氏終身苦節案先生尚有子名澄十歲而殤又有女名觀五歲而殤俱未詳其生卒歲月附志于此

十一年壬子　六十九歲

壬子元日

十二年癸丑　七十歲

新春預作詩及書辭戚友之祝嘏者

夏許大辛卒家無餘資楊園先生寓書先生屬與欲爾潮生輩邮其妻子如昔年於邱維正蔡來雲故事先生泫然曰是吾志也

楊園與陳乾初書仁兄久病弟不通聲問竟五六載同學之誼闕失如此幾于無人理顧以歲屢不登遇人艱難百凡俱廢諒知己不以爲咎也往聞令仲子之戚不審老年人何以堪此念之痛切而亦不能奔慰徒從知交往來詢

無恙而已歎仄歎仄如何如何今夏忽遘大辛兄之變又不特哀知交之彫落已也辛兄志節耿耿人所共欽至其生平願大而識端期將講禮以需明主傳經以佑後人之意尤非人之所易及一旦云逝向後孤寡衣食何所仰藉婚姻教讀何所資仗種種宜皆朋友之責而幾輩貧困之士率皆不能爲力奈何近聞葬事得令婿錢亦駿之而商兄亦有歲邮之米猶得粗給目下比聞遠近親友多有相與共邮之意此亦辛兄盛德有以得之於身後但恐怵惕惻隱之發時移勢改不無難繼之慮因堅石兄過而相商必得老成厚德如仁兄者順風而呼相與約爲久要如往

時之爲邱維翁先生及蔡來雲之事使生者有所賴藉則死者可以安於泉下矣諒亦仁兄之素志及之者也弟適抱痾兩月卒此附懇諸惟仁兄與欲爾潮生兄斟酌施之

癸丑新春詩 幷序 病夫後篇 癸夏漫述 幷小序

十四年乙卯 七十二歲

祝眉老以十一月二十九日七十初度時方雪雪晴先生補壽以詩

乙卯十一月雪晴補壽老友祝眉翁七十初度

十五年丙辰 七十三歲

黃太冲致書與先生論性解禪障者先生力疾作書答之大

要以爲世儒習氣敢于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据己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諸天下之公蓋先生于性理之學絕無倚傍堅能自信故持論侃侃如此先生沒後太冲復詳玩遺稿亦深有契于其旨云

十六年丁巳 七十四歲

七月二十四日以老疾卒于楊橋之居其年冬葬沈家石橋西祖塋之次穆子翼疏先生行狀走乞黃梨洲先生誌其墓

許三禮海寧縣志理學傳陳確字乾初原名道永早見知于卿賢許同生先生目爲任道之器後與孝廉祝淵遊戢山先生門奉愼獨之教用功于見善必遷知過必改求無歉于所獨知兼動靜合人已無往而非愼己而踐履卓然矯立風塵之表幼以孝友稱長以文學著器韻拔俗詩文淸眞大雅寄托深遠其論學 尤多心得爲人剛直倘氣節遇公正發憤爲鄉邑去害不撓于勢位自幼寄興瀟洒書法得晉人遺意撫琴吹簫時奏于山巔水涯篆刻博弈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蕺山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絕其勇于見義遇不平而輒發者亦視爲任氣而不復蹈惟皇皇克己內省黜僞存誠他不暇顧也乙酉之後祝淵既從師遊地下確棄經生業與同志靜修山中本蕺山證人之旨爲闇然之學尋病廢幾二十年足不及中

庭君子謂其不異袁閎之土室蕺山之學傳于海昌確與淵庶幾同所歸乎一時同道志義切劘之士如角里蔡遵龍山許㵾洄塘徐孟銷確兄子陳枚孜孜好脩沈寘沒世皆先確卒

子翼乾初府君節略先子自六十左右得顫攣疾拘困者十五載委心任運翼晝夜承奉絕不見因疾苦有忿戾之色變其常度其節情理性之功人而進于天矣今年五月轉脾泄證拒絕醫藥七月漸不支命邕兒書喪約二紙呼從兄潮生許子欲爾而授之廿四日發吐二次遂瞑然而逝

陳元龍乾初先生傳先生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孝廉淵遊蕺山先生門奉愼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旣而祝以節顯先生則歸然長德望於一鄉皆不愧師門心印所謂其趨一也接引後學娓娓不倦一時志義之士從遊日衆與兄子潮生爰立葦章章家學酌立族規講明宗法建遷祖祠宇宗人旣庀其材矣其堂寢規模主祏制度一出先生釐定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箸不下數十萬言俱藏于家於戲先生爲余兄而五十年以長余少時每見先生過從先大夫必肅衣冠迎之指爲後生矜式今先生下世六十年矣而古貌古言髣髴如昨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宗之人有仰老成而遡典刑者乎則有先生之遺文在

乾隆初紹興守方宜田以蕺山講堂爲念臺劉公祠春秋脩祀事以受業弟子三十有五人再傳弟子一人配享而屬鄞全紹衣庶常爲作碑先生名在其列

全祖望子劉子祠堂配享碑子劉子正命踰百年有祀典而無特祠大府方宜田涖浙以爲言時予方主蕺山講席謂是故子劉子學舍也其生前嘗自稱蕺山長則祠之莫良于此且合乎古之祭于先師者乃重新其堂奉栗主焉祠成率諸生行釋菜禮因議配享諸高弟子顧其弟子之見于遺書者甚多蓋殘明講學即以爲聲氣之籍未必皆眞儒勿敢濫也若其後人所稱爲高弟子者又多不審如劉公理順熊公汝霖皆非受業者而濫列之乃諦定其學行之不愧師門者三十五人再傳弟子一人或反不甚爲世所知者乃甫三月而予去先是宜田欲予校定子劉子諸遺書因幷撰蕺山講堂小志至是不果則竟因予之去安斐去其中數人者諸生以爲恨請予誌之石以存之乃仿家語弟子行之例撮其大略爲文一通存之祠中以志見知之統三十五人者自海鹽吳先生麟徵以下曰海寧陳先生確字乾初畸士也說經尤諤諤詳見墓誌右諸先生俱卓然可傳于後者雖然諸高弟之死不過六十年而山中講堂其誰爲誠意三關之學則亦無有乎爾諸生登其堂能無汗出浹背也耶

陳乾初先生年譜卷下

陳文節公年譜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陳文節公年譜

孫鏘鳴 蕖田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公生

行狀（葉幼學撰）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爲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神道碑（樓鑰撰）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湗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邃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

文集族叔祖元織壙志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固義里

按長溪今爲福甯府福安縣宋屬福州湗村在今邑三都尙仍舊名

按行狀神道碑墓志（葉適撰）俱不載公生月日惟神道碑云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攻媿以丁巳九月十五日生見攻媿集百十一北行日錄（日錄云十一月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會時乾道九年也）後攻媿九日則二十四日也宋史高宗紀紹興七年十一十二兩月皆不書朔日八年書正月戊子朔逆推而上七年十二月當是戊午朔十一月當是己丑朔二十四日則壬子也公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詩壬子恰同身墮地庚申還值國開基宋史寧宗紀慶元五年己未十一月己丑朔二十四日亦値壬子故公詩有壬子恰同身墮地語庚申還值國開基蓋謂太祖開國以庚申己未之明年又在庚申也（余姪詒讓曰張世南游宦紀聞一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一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毫髮不差考建炎四年正月甲辰朔（宋史本紀）望戊午推得後九年紹興七年十二月爲戊午朔上距十一月己丑朔（史不載据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得二十九日下距八年正月戊子朔（本紀）得三十日世南紹定間人此就其時所行曆法言之嘗以錢少詹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所列南渡初月朔甲子證之一一不爽亦一奇也）

按錢辛楣疑年錄謂公生紹興十一年辛酉卒開禧三年丁卯皆大誤又云史無卒年据葉適撰墓志不知葉志並不誤錢氏精考證之學而有此乖舛不可解也

十五年乙丑九歲朝請公徐令人相繼卒公幼孤能讀書夜達旦

按文集承事郎徐公墓志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

早孤不逮事父母又乞祠祿展墓焚黃狀伏念臣九歲而□□□貧賤養生送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値郊霈始得贈父□□□又云萬一溘先朝露卽兩親竟不霑□□□澤据墓志僅言早孤乞祠祿狀有九歲之文而其下字佚不存然以上下文義考之前兩缺處皆當連言父母故後有兩親語則朝請公徐令人皆是年相繼卒也

又按文集族叔祖元成墓志傳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作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傅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傅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傅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歎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之賜也据此則公幼時尙

逮事祖母吳而公之孤苦勤學亦見於此

又按文集跋爾雅疏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命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蟚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悠歎以爲博也又跋胡文定公帖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舍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鈔誦也以上二條公自記幼學時事不詳何年姑系於此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六歲是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

按神道碑與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攝學官得公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而名已高劉之識公不詳何年考福建通志及水心集十六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朔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溫

州司戶時朔兄鳳爲臨安教授會朔迎母游夫人於永嘉鳳因乞與溫州教授莫沖易任便親從之孝宗卽位召鳳試館職是復之來爲司戶當在紹興末其攝學官卽其兄鳳召試館職時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七歲授徒於城南茶院從者數百人

墓志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盪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詞秝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又文集曹叔遠序云執經戶外方屨闐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

吳子良林下偶談四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又文集林安之壙志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

康熙溫州府志南湖塾在府城茶院寺東毛密延陳止齋講學蔡尙書葉水心陳潛室繼之今廢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歲薛公季宣來過城南書社

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傳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

三年丁亥三十一歲

按水心集十六林正仲墓志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達表以梧栁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又文集林懿仲墓志云懿仲自城

南書社從余又云間嘗虛所居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元章卽正仲懿仲之父所謂新造廣宅以銘祠望江之宅考之蓋在邑城西南隅望江橋側今尙有前明林氏祠是公初授徒茶院其後邑人林元章又延致於家皆此數年中事

四年戊子三十二歲屏居仙巖僧舍師事鄭先生伯熊薛先生季宣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

行狀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怳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又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傳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明年

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已得對公
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神道碑薛寺正士
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
進歸心薛氏又文集祭薛常州文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
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曰損自易論語餘勿挂眼
按龍圖爲景元之兄景元生建炎四年長公七歲則龍圖
當不過十年以長耳艮齋生紹興四年長公僅三歲浪語
集六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
於景望景元二鄭兄弟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
時景元赴由拳從事末注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据此
艮齋自武昌令歸正在此數年間而龍圖赴召則當爲二
年冬公之請見求益或在未召之前歟

按文集曹序云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
則遂於乾道之丁亥今以公自撰薛公行狀考之則屏居
梅潭乃丁亥之明年曹序丁亥當爲戊子之誤
五年己丑三十三歲游新昌寓石氏藏書房又館黃文叔家是
冬薛公季宣差知平江府常熟縣往從卒學
文集林安之壙志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又脩職郎
呂公墓志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
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
按文集與林安之書云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囘鞭
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
房揚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
便樂也据此公之屏居仙巖又去而客游新昌皆謝絕舊

習覃思絕詣之意故新昌詠歸詩有囘頭三十二年非木
落霜空水見涯萬事自憐多鬢早半生猶幸一官遲語
行狀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
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政刑損益同異之
際蓋於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文集薛公
季宣行狀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滆上卒學茅茨一間聚
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
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廣漢張公栻東萊呂公祖
謙友善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將命爲學諭以非故事辭
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鴈宕間益究其學
宋史本傳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
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神道

碑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行狀還過都
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間扣以爲學大
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
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公名親訪公於所隸齋見其二
子且以公爲學諭俾爲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
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鴈宕間益究其學又文集洪
居士墓志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
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庵者數月
林下偶談四止齋初赴補試總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
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按琚字居父憲聖太后猶子）
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又云淳熙間永嘉英俊
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

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呂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按陳呂二公慕名相悅理則有之漏示試題必無其事此蓋當日被黜者妄爲臆測誹謗之辭耳曾謂東萊之賢肯以是示私於公而英邁如公又必藉此以進身乎偶談載此無識甚矣

七年辛卯三十五歲樓公鑰來爲溫州教授與公游是歲張氏令人來歸

攻媿集五十六遺老堂記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五十一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鑰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小學錄煇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

八年壬辰三十六歲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

神道碑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之盛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行狀孝宗銳志事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覆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眞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文集曹序博交徧驗洞凝融窒對策初第懇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

南宋館閣續錄七陳傅良乾道八年黃定榜進士及第治詩賦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止齋早以春秋應舉與門人蔡幼學行之游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

孫奕示兒編陳舍人君舉未第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

林下偶談四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稾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濟之

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

九年癸巳三十七歲江西運判龔公茂良以書幣招不赴是歲七月薛公季宣卒公爲經營葬事

神道碑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

按文集祭薛常州文雲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猝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据此常州守湖時復招公往不及赴而常州先歸未幾遂卒也公爲料理葬地并爲其子沄求志墓書丹碑額事見東萊集與陳同甫周子充書中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八歲十一月訪東萊呂公於金華

按東萊集四與周子充書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寞又集五與陳同甫書君舉相聚數日近方囘永嘉也東萊與子充書有比聞趣召之命竊想徒御既次近道語考周益公年譜淳熙元年十二月召赴行在二年正月公離吉則公與東萊相聚當在元年冬也

二年乙未三十九歲

三年丙申四十歲以參知政事龔公茂良薦除太學錄

神道碑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

按墓志云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檃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爲異矣据此公爲太學錄時必有科舉議而今亡矣然集中答林宗簡書及策問諸篇猶可考知其說也

四年丁酉四十一歲二月乙亥上幸太學改承奉郎

宋史孝宗紀淳熙四年二月乙亥上幸太學監學官進秩一等神道碑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

五年戊戌四十二歲龔公茂良既罷政力求外補時呂公祖謙在三館欲留公不可十月添差通判福州

神道碑龔公既罷政（按孝紀四年六月龔茂良罷七月責授寧遠軍節度使英州安置）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行狀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祖謙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墓志云使告公將以爲編脩官）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州

按文集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蓋即是歲所作周益公年譜云淳熙五年得旨撰選德殿記閏六月撰進記文又攻媿集九十四周益公神道碑云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采贍蔚召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

六年己亥四十三歲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得公喜甚以政委公

七年庚子四十四歲右正言黃洽以專擅劾公罷之歸瑞安

神道碑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行狀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爲之晝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

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囘屈彊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墓志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

林下偶談四止齋倅福州聰明果決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詞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其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艮之謗（傳艮二字不可解木筆叢鈔作得銀）未幾論去後止齋爲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槖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斂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於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歎也

八年辛丑四十五歲呂公祖謙卒於金華公至明招寺往哭其墓

按文集有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詩明招山在武

260冊 764頁 95½版. 12A

義爲呂氏祖塋東萊廬墓讀書之地卒卽葬焉故公祭東萊文有望新阡而長號語又公詩有哭呂伯恭舟行寄諸友云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旆今年上溪船濡露金華草建安當謂龍圖鄭公龍圖卒於建寧官所据此公於去年罷倅後必由泉往哭或并護其喪以歸也然則公於師友之誼篤矣

九年壬寅四十六歲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年癸卯四十七歲

十一年甲辰四十八歲差知桂陽軍未赴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

行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閒既久日覃思

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濟然也

十二年乙巳四十九歲

三月有重脩石岡斗門記

十三年丙午五十歲

十月有重脩瑞安縣學記

按文集有病餘久不趨郡且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志詩當在乙巳丙午之間（公集詩雖分體各自依年編次題中亦間有書年者皆可按先後而得其大略也）又答貴端老書云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又云近諸友爲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燕辭之歡又桂陽與林懿仲書云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艱阻萬狀回憶閒居士友團聚之樂不可得已据此則公自閩歸後從游益衆必復有講學城南仙巖之事

十四年丁未五十一歲冬始赴桂陽軍

三月有溫州重脩南塘記

文集曹序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却埽勤十寒署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

按是歲六月公將赴桂陽擬奏事劄子四一言比者士大夫以恢復爲諱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刑賞不足以勸懲二言恢復之計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三言重斂養兵之害四言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察苛而官不盡其力丞相王淮取旨免奏事

十五年戊申五十二歲是夏小旱力講荒政民無饑者

行狀治桂陽首爲教條戒其吏以從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睦婣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場以糶糶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飢者迺帥潘公畤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

是歲作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十六年己酉五十三歲二月孝宗內禪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卽位除公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奏減衡永道三州月樁補糴諸郡常平米減潭州檻州酒課錢時率諸

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
文集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千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乞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爲尙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
行狀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按公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云自守軍壘就除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据此則將漕之命必先一年公辭免提刑以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是遷提刑當在元年之秋其遷將漕必在十六年秋冬矣蓋監司與將漕同是一歲事耳此云明年恐誤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爲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

非政也況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爲損其直潭州𢹂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爲額公攝州事按舊額頓減之民得所紓
劉宰漫塘集廿八故兵部吳郎中墓志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將漕時率諸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扣公所學以毋自欺對陳公歎曰公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得友矣光宗御極有旨裁湖南月樁之太重者陳以咨公公以爲封樁誠不可不減亦不可概減不減無以寬民力概減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來未經蠲賦而諸縣之版帳尤重啇以爲先陳公喜起執公手曰便煩以此草奏公即爲條上凡三州月樁之當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緡報下如章民以大寬咸刻石紀上德陳不佞公請薦之朝按吳名濃英字長卿江陰人
是歲長子師轍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初得女以余兄子師轍爲己子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四歲刺舉列郡太守治狀薦湖廣遺材吳獵將礪楊炤宋文仲秋改兩浙提點刑獄辭免乞祠不允
文集湖南提舉剌列郡太守狀末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趙謐王公弼各減二年應勘施廣文與宮觀又薦士狀有旨吳獵將礪楊炤宋文仲並赴都堂審察辭免浙西提

刑乞祠申省狀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文集曹序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熙之庚戌
二年辛亥五十五歲以奏事赴闕留爲吏部員外郎朱子書來論學
神道碑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髮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尙可使外補耶奏留爲吏部員外郎
墓志公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曰老陳郎中按宋史本傳作去朝四十年蓋即採用此志而誤倒其文也
按公至行在年月宋史及文集均無可考然以去朝十四年推之公自淳熙五年戊戌由太學錄外補至本年辛亥

恰得十四年也國朝畢沅續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二書於
紹熙元年三月誤矣
按王懋竑（康熙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朱子年譜紹熙二年與陳君舉論
學引洪譜云先生往聞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
書報云來歙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
以雅頌之音篇勺（今集作消鑠）羣懸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
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
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
相切磋未見其益先生答書以爲某之自信已篤向來之
辨雖至於遣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
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又
引與君舉第二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考異以爲君舉

蓋未之答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考亭注毛詩盡去序
文止齋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爲考亭辨且自言未嘗注
詩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又文集與朱子書有必須請見
究此衷曲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之語是公之遺書
在庚戌未離湖湘時而朱之答書則在此年也
三年壬子五十六歲便殿賜對上問所著書以周禮說進六月
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旋除秘書省少監辭免不允
神道碑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
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
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殿延見郎吏有
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儐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
黃公裳之詞也

宋史本傳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
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
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
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
者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
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
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
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
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
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
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
不寬耳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
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
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
不專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
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
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
文集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三末注云是日上殿方奏臣
不肖蒙恩爲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
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爲處置難奏云臣第三
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嘉再
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
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

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亟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自遠來乍對淸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藁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收拾編錄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聖慈特賜寬假上云看撰得幾卷卽逐旋進來不妨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奏便敢僭越投進文字以此終是跼踖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按行狀公進周禮說在遷秘書少監後玉海亦云紹熙三年進）

按賜對年月文集亦無明文考是年十一月封事云陛下過聽不以臣爲不肖歸以幾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顔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册府又永幾

用爲皇子嘉王府贊讀据此則秘書少監之除卽在便殿賜對之後故辭免秘監狀有乃因賜對有此超擢語是公在郎舍幾逾一年而後賜對也惟館閣續錄公以吏部郎中除秘書少監其由員外郎遷郎中則無從考其年月矣

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八月王生辰上始生詩七章纂次建隆以來行事爲王講誦

行狀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爲王者之學經世爲要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爲王講誦大指每至立國規模必歷敘累朝因革損益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

攻媿集六十九恭題賜陳傅良宸翰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日上呈翊善其一日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謝而退

南宋館閣續錄九陳傅良三年六月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是月爲秘書少監十二月爲起居舍人（續資治通鑑是年正月卽以起居舍人繫銜亦誤）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上不朝重華宮公上封事辛卯上朝重華宮

宋史本傳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

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憸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按本傳所載以文集考之乃除起居舍人後直前劄子也（有臣侍罪右史語）先一月長至駕不出公上封事末自記云是時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政序內翰李巘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水心集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云光宗更自命公）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十二月癸卯壽皇聖政書成詔重華宮進讀命轉一官旋除起居舍人又辭免不允

攻媿集三十五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勑
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祥非
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掇其大端
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別爲一經追儷二典眞我家之盛事也
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
之慈極從容進讀冠佩儼然茲焉論賞耑先於衆命增一秩
以示儒者之榮尙惟欽哉

按文集寄僧嗣淸詩序云晚爲秘書少監聖政書成被旨
詣重華宮進讀首篇壽皇色甚康顧視良久以宋史及館
閣續錄二考之在是歲十二月四日癸卯公除起居舍人
當在十二月下旬以辭免申省狀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
旨不允也

四年癸丑五十七歲正月兼權中書舍人辭免不允九月甲申
上將朝重華宮皇后止帝公引裾力諫不聽十二月遷起居郎
復辭免不允是歲兩乞補外又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皆不允

宋史本傳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
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
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
至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
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眞而成不療
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
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
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按下殿徑行乃明年五月反覆極諫不聽後事史蓋終言之也）
宋史二百四十三光宗慈懿李皇后傳是日百官班列俟帝
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
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
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使人問曰此
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
罷還宮（按此事互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及周密齊東野語）

行狀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
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
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
謂淸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五月初四日奏入留中）
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掊
尅士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
自劾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遂有遷擢詔依已降指揮公

復繳論之（十二月二十六日奏）陳源除入內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
不可已書讀矣公言源僭侈專橫得罪高宗投竄遠方籍入
家產及許遂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
今瑣闥迫於天威黽勉書讀臣必不敢奉詔草詞（七月二十五日奏入不報）
內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於今五年待
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
恤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擇將不可不謹恤終不
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爲失實當此時也乃遂加恩於勳舊
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爲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勛臣
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勳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
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爲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
意豁然蓄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

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八月十三日奏入留中）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按公爲舍人遇事不可輒封還詞頭反覆論奏殆無虛月此數事尤其犖犖大者）

攻媿集三十八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勑具官某言動之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爲功試之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於布衣名巳傳於海內外庸既訖衆望愈歸比再入於修門寖擢居於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刷明於朕意鳳池共　能震耀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宁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仍陪元子之遊益啓乃心毋忘忠告

文集曹序召對光宗驟遷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

畜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

五年甲寅五十八歲正月壽皇不豫四月丁巳請以親王執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使不允（按公再乞致仕狀云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三上章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五月四日復反覆極諫即面納休致劄子繳上告勅出城待罪

神道碑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牘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肯鯁之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致仕宰輔留之不可

文集奏事乞休致劄子末自注云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告劄五件申尙書省樞密院

文集跋皇子嘉王賜贐金劄子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啓行有期輒以上金百星聊充贐儀輕浼爲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

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閤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敷奏反復久之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尙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贐金恩出意外

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冲和兼萬人始得一美賢夫君乃其人人一己百千飛黃欲追風况復勤著鞭文陣早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濱名貫斗牛躔闖道更獨早自言若墜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鵷鷺聯中間幾流落清湘窮沂沿白首始爲郎一見意巳傳登瀛上鱗臺授簡游兔園擢爲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眞尺五

朝綱賴扶顚龍樓閶闔萬口爭進言惟君最勇決蟻頭屢
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高歸袂何翩翩高
風激頹波同列空慚顏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遷我欲留孔
殘有懷不得專況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爲與君
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若契闊班心忽差肩
判花同代庖君思若涌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
高妙隗始愧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
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
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別孤帆渺風煙夢魂
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既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嘉王府贊讀不受

攻媿集三十九起居郎陳傅良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敕具
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歎焉使高帝
能以卑詞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儀
於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既厭直承明
之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事寵之以秘撰之寓職來爲朱邸
之賓僚尙遄其行庸副虛佇

按秘閣修撰之除在五月二十八日公已先一月歸矣省
劄遞到溫州公辭免劄子有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
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語

六月壽皇崩光宗不能執喪禪位嘉王是爲寧宗七月除起居
郎兼權中書舍人旋除中書舍人俱再辭不允

攻媿集四十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敕朕嗣膺大統
收攬羣才朱邸賓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爲眞具官某

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
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謂左氏眞得春秋之旨謂
周官實爲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皆信其
說將行其言首畀故官洊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
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來歸式
遄爾驅以副朕望

又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敕朕嗣膺鴻祚祗適燕謀九五正
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
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陳傅良學貫九流
名滿四海橫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
號

八月命兼侍講十月赴闕供職

攻媿集四十六侍講陳傅良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有
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
思忠告以副疇咨

又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發
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行狀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
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
潭州朱公熹召爲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
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
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爲天下
後世便者兼行之詔知閤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
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爲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

鑰所歐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卤莽之罪因言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
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倖門願
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宮禁請求斷勿垂聽

閏月孝宗將祔廟上僖祖太祖廟議兼直學士院辭免不允朱
公熹以內批除宮觀任便居住封還錄黃請留熹以慰人望
神道碑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
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
贊其決而事遂定
行狀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其
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
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
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寶文
閣待制與郡

十一月兼實錄除同修撰薦朱公熹葉公適自代不允
行狀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
不許阜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宮入居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
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雅敬公每對必虛己以聽
始上在潛邸寮寀誕日以詩爲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
導德性冀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
屢趣公爲跋語刊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

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歸瑞安
宋史本傳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
宮

行狀知閤門事韓侂冑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
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按公泊釣臺灘下詩今歲纔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沂
蓋十二月望日也公是年五月去國十月赴闕至是又歸
凡三過釣臺於是歸瑞安不復出矣

是歲次子師朴以大饗恩補承務郎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九歲六月以潛邸講堂官轉朝散大
夫八月丙子令人張氏卒
水心集十四張令人墓志夫人諱幼昭字景惠溫州永嘉人
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
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業通日夜歷寒暑室內
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
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鰥也
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
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
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
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即
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卽不失矣夫仕上邑屢諫不聽乞
致其仕下殿卽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
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
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
行不曲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
從其夫然而每日以子之疎且易欲以求知於天者使人亦
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閱士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

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迢如娣姒憂樂皆同焉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旦午日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某年月日葬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志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

按是年八月癸丑朔丙子爲二十四日也

二年丙辰六十歲夏降三官罷宮觀屏居杜門榜所居室曰止齋

行狀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屏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亹亹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

神道碑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

四朝聞見錄止齋實爲寧皇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冑曰陳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冑對曰臺諫嘗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於師友先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有贊策功而阨於韓氏遂不得大拜云

三年丁巳六十一歲籍僞學趙公汝愚朱公熹等五十九人公與焉

續資治通鑑百五十四慶元三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從之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譢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戊午六十二歲

按文集戊午壽國舉兄詩云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付兄流据此則公之同產凡四人至是皆無恙而國舉但知其字餘名字均無可考水心張令人志有經營兄姊語公殆有兩姊耶

五年己未六十三歲

文集有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等詩

六年庚申六十四歲

文集有庚申上巳等詩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五歲

二年壬戌六十六歲弛僞學禁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閏十二月有旨與郡辭免不允

三年癸亥六十七歲三月差知泉州以疾力辭授集英殿脩撰

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

神道碑嘉泰（今本作定誤）三年集英殿脩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四朝聞見錄乙寧皇每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殿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烏浣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之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於永嘉陳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

十一月十二日丙子公卒遺奏聞贈通議大夫

行狀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纊酌酒與兄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訃聞贈通議大夫

神道碑十一月十有二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

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又云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

文集曹序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

開禧元年三月庚申（按正德本神道碑作庚申與攻媿集同行狀及墓志作庚寅今杭本並改作庚寅攷宋史寧宗紀開禧元年三月不書朔以四月戊子朔推之三月無庚寅則正德本神道碑與攻媿集作庚申是也今從之）公子師轍等奉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

行狀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神道碑作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神道碑作監鎮江府淺口茶庫）次適從政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一作燕）次

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嶹次未行孫女一人（按潘子順知信州上饒縣事雷煥省之子薛師雍戶部侍郎叔似象先子林子燕直龍圖閣林季仲懿成之族康夫子徐冲工部侍郎徐誼子宜子見文集令人張氏壙志）

行狀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賻以集事

攻媿集二十六乞錄用陳傅良之後疏故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爲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列爾後困於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巳夭長子師轍窮匱孤獨嘗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遲逆旅所向不偶誠爲可憫臣與傅良爲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情義至厚眞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

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爲之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
聖慈俯賜睿覽興念舊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
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七陳定生先生墓志銘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遷宜興遂爲望族

余兄勤西甌海軼聞云今我邑尌村陳氏鮮有聞者或言止齋無後讀定生先生墓志則止齋之後實徙宜興明時遂爲望族天啓時左都御史贈少保於庭與楊左諸公皆入黨籍少保子爲定生先生貞慧定生子爲檢討維崧然則君子之澤遠矣

公所著書見於行狀者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

按文集曹序作詩訓義以爲未脫虆宋史本傳作詩解詁以爲行於世四朝聞見錄作詩傳亦云方行於世建安袁申儒序其傳末明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載有止齋詩解抄本本朝朱氏經義考一百七亦作毛詩解詁注曰佚然則公詩說確有成書曹殆未之見歟明世尙有傳抄今則不可復得而其數見於他書所引及文集所及說詩大旨尙可窺其涯略茲皆附錄於後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考亭覩爲畏友考亭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以公近與陸子靜互

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

陳埴木鍾集六止齋謂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乃以爲聖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即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 案以上問 詩序出於漢人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船但止齋之言意謂無王無伯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檜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檜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 按紀聞所引見文集答黃文叔書

文集與朱元晦書二來徵詩說甚荷 包所見何囊豈向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籥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爲何如

又與張端士書三毛氏詩傳汨沒有年久欲爲發明之因附

己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

又書四詩說盡豳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何如耳

答趙南紀節推書三百篇往往爲訓詁家解駁類 淺迫人意有遠矣謝逍遙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

又文章策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有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

虐世非止於寛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

又收民心策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觖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觖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爲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藏乎中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遽乎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爲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

仁亦不加益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爲之說曰商非與於解綱而實與於解綱周非與於扇喝而實與於扇喝宣王非與於遇災而實與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

又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按此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採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引說葛覃詩云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又說采蘩詩云采蘩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蘩于沼澗而用之於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又說雄雉詩不忮不求云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至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

又說泉水載馳竹竿三詩云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又說淇澳詩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云謔而善已是中節特言不爲虐以足之耳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肅肅不廢雝雝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又說召旻詩云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又說三頌云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 按以上彙纂所引共八條不知採自何書呂氏讀詩記所引永嘉陳氏說則陳氏少南詩解也

周禮說三卷 神道碑作周禮進說國史經籍志作十三卷

按文集有進周禮說自序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陳傅良所進也舊刊於止齋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

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

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爲書曰微言傅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按徐筠字孟堅清江人周禮微言凡十卷見玉海三十九
水心集十二黃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興天子爲科舉家宗尙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傅良字君

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
邱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說
按周禮說今亦未見然王與之訂義所引獨多及見於朱子語類黃氏日抄者皆可考其大略惟訂義序目謂其說有一集在經進四篇之外殆卽邱氏所謂講義集說歟余姪詒讓曰案中興藝文志謂周禮說十二篇專論綱領今以訂義所引核之其說於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考覈似不止論綱領如釋考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辨物最爲詳審而於原目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者則無可附麗其爲別有一集殆無疑義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按春秋後傳今刻入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中章指未見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考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

辨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不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晋霸文公既亡晋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

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晋狄鄭猶可也狄晋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左氏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据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與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周勉春秋後傳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藁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出弗存也勉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暌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三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傅良撰樓參政大防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見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此書將脫藁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

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况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尙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傅良病惟以公穀合左傳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傅良於臆說蠭起之日獨能根据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迺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梏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傅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裒錄焉

文集與張端士第二書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删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怍又第四書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删潤不免就病中勉強

讀書譜一卷（神道碑作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讀書譜一卷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易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以下始有年數

文集答丁子齊書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稿自晝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推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爲之敍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删定方可

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一名藝祖通鑑節略郡齋附志及玉海皆作十卷）

按文集有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自序卽此書也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開基事要十卷右朝奉郎秘書少監皇子嘉王府贊讀陳傅良所進也自建隆之初迄開寶之末亦曰建隆編曹叔遠序而刻之

直齋書錄解題四建隆編一卷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
節略也隨事考訂併及累朝始末慶元初在經筵所上（按文集自序有嘉邸進讀字則非慶元初所上也書錄所云蓋誤）
宋史藝文志二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玉海四十七建隆編陳傅良摭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
其綱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於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
以建隆命編蓋繫之始年又四十九陳傅良有開基事要十
卷亦曰建隆編
制誥集五卷文集二十卷（曹序作止齋集五十一卷文獻通攷宋史藝文志並作五十二卷直齋書錄作五十三卷宋三山本五十卷今未見明宏治間王瓚本五十二卷與曹序編次合王序言從秘閣錄出今尚有傳本同時又有坊刻小字安正堂本併爲二十八卷國朝乾隆林上梓本又分爲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道光陳石士少宗伯重刊於杭州卷數悉照林本）

按文集曹序云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啓
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誌行狀總五十一卷卽先生燕坐
之齋以名集今正德本尚存曹編之舊詩九卷（一至九）內外
制九卷（十至十八）奏狀劄子九卷（十九至二十七）講筵故事一卷（二十八）
壬辰廷對策一卷（二十九）表二卷（三十至三十一）啓三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書簡四卷（三十五至三十八）記一卷（三十九）序一卷（四十）跋二卷（四十一四十二）
策問一卷（四十三）雜著一卷（四十四）祭文二卷（四十五四十六）誌
銘四卷（四十七至五十）行狀一卷（五十一）此云制誥集五卷文集三
十卷蓋尚未定之初本與
見於文集曹序者又有周漢以來兵制（宋史藝文志作漢兵制）皇朝大事
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表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未脫藁
按歷代兵制今尚有傳本錢氏刻入守山閣叢書餘俱佚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歷代兵制八卷（天一閣藏本）宋陳傅良撰
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
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
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
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
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
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
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
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
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
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爲深切蓋傅良當南渡之時目睹主
弱兵驕之害故著爲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

矣
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又有西漢史鈔十七卷（今佚）
見於玉海者又有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玉海三十九陳傅良徐元德撰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邱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
華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卽陳君舉所進周官說
見於明高儒百川書志者有論孟古義一卷（府縣志並作經書古義）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
未詳孰是（按從之爲金若虛字藁城人金史文藝傳下有傳）
陳獻章白沙集七復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
詩云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成晝虎文字笑醯鷄古
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

見於直齋書錄者又有長樂志四十卷
書錄解題八長樂志四十卷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撰淳熙
九年序時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按書錄五長樂財賦志下云往任鄞縣訪同官薛師雍子然几案間有書一編大略述三山財計而累朝詔令申明沿革甚詳問所從得曰外舅陳止齋修圖經時欲以爲財賦一門後緣卷帙多不果入然則此志編輯之力多出公手益信
見於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者又有書鈔
經義考八十一注曰未見
見於元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者又有春秋類說
按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名氏永嘉陳氏下載有
章旨類說後傳三書章旨後傳前已著錄類說別無所見
不知程氏何所據也此外尚有講筵孟子講義見經義攷
二百三十四蓋卽慶元初以中書舍人兼侍講時所上已

入文集二十八又伊洛遺禮見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
四伊洛禮書補亡見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均非公書
陳龍川集伊洛禮書補亡序中有述及公語遂致誤收又
備邊十策見續通考一百七十九蓋因宋史藝文志著錄
偶與漢兵制一卷相連而失其撰人名氏遂以爲一人之
書高士送終禮見續通考一百七十六更不可信說並詳
余姪詒讓溫州經籍志辨誤
按公少作尚有待遇集見林下偶談四城南集見文集卷
末曹叔遠跋俱佚今世所傳尚有論祖五卷見四庫全書
總目一百七十四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奧論八卷見千頃
堂書目二十九又永嘉先生八面鋒相傳以爲公作並有
明時刊本要皆當時舉業程試之用文肅所謂或混幼作

或雜眞贋詭題叢帙誕彌遐陬者此類是也無關大賢述
作之旨公登第後輒深自悔而盡焚其舊藁文肅編集嚴
加釐別用熄淆亂今姑附見其目於此
文集曹序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
家之轡俾環轍以趨於一披剔文義躪藉衆糾究明帝王經
世宏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
歧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同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
蓋嘗忘寢廢食審玩熟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
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同皇與物委蛇左推
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
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

也
行狀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爲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
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
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爲先蓋其所自用功
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
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
惓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游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
其材
墓志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
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覆論之而呂公爲
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
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

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倚取士法養其義理廉恥爲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按以上三條皆總論公學行志業大略謹附錄譜末

附載止齋弟子

蔡幼學行之瑞安　曹叔遠器遠瑞安　陳說習之永嘉　章用中端叟平陽

陳端己子益平陽　林頤叔懿仲瑞安　林淵叔懿仲弟瑞安　沈昌叔阜瑞安

朱黼文昭平陽　胡時伯正樂清　林子燕申甫樂清　沈體仁仲一瑞安

錢文子白石樂清　陳巖仲石平陽　林大備百順平陽　林居實安之瑞安

林載瑞安　胡宗太初　周勉明叔　王綽成叟

呂聲之大亨新昌　呂沖之聲之從弟新昌　洪霖天台　高松國楨福寧

倪千里起萬東陽　徐筠孟堅清江　黃章觀復新昌　袁申儒建陽

吳漢英長卿江陰　吳琚居父　胡大時季隨崇安　沈有開應先無錫水心集二十二有墓誌

薛仲庚子長　賈端老　張端士

滕璘德粹婺源　木天駿德遠瑞安宋元學案曰止齋再傳弟子

補

湯建字達可樂清人少爲陳止齋所知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尊爲毅堂先生見萬歷志則亦止齋弟子也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宋史四百四徐邦憲傳少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官至寶謨閣待制諡文肅

趙希錧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宋史四百十三本傳學於陳傅良徐誼官至安德軍節度封信安郡公

陳文節公年譜卷終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瑞安孫蕖田先生著初余友楊君志林得一寫本見詒藏之十數年今春校印叢書第二輯此寫本先付印告成矣秋九月孫君公達來溫過余談先生之孫也言行篋中有此書家藏寫稿余喜甚輒以印本求覆校公達所攜乃先生晚年定稿精贍過于志林所得者遠甚余因悉棄去先所印成者而公達亦樂以其藏稿假余重印即此卷是也先生生清之中葉同治間官至侍讀學士與其兄太僕琴西先生皆篤志宋永嘉諸儒之學以啓迪後進嘗彙刻鄉先哲遺籍爲永嘉叢書極爲精審生平嗜學至老不倦所著尙有止庵讀書記呂氏春秋高注補正東甌大事記浮沚年譜海日樓詩文集等書凡若干卷藏於家民國十八年十一月黃羣記

陳文節公年譜

葉	行	字	誤	正
八	十九	十五	䘹	袢
十二	十五	十八	署	暑
十六	一	四	傅	傳
二五	十五	七	除	院
二六	二三	十五	以求	以其求
三九	十	七	傅	傳
四十	六	十三	衰	哀
四四	十九	一	惓	倦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

同治三年四月
錢塘丁氏重刊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序

近代眞儒惟陸清獻公及張楊園先生爲得洛閩正傳自陳湛不主敬高顧不識性山陰不主致知故所趨無不差而清獻與先生實爲迷途之明燭矣先生嘗師山陰故不敢誦言其失然其爲學之明辨審諦所以補救彌縫之者亦至矣先生實開清獻之先清獻尤服膺先生之粹顧清獻宦成而功顯名德加於海內先生行誼著述前輩論說雖備而終不著則以其跡旣隱而其書又不克盛行於世學者罕見故也去年秋蘇厚子惇元

自浙歸攜其全集來示且盛言當從祀孔子廟庭幷鈔輯諸序文雜傳將以補年譜之闕疑東樹受讀卒業信悅服翫如凍餓者之獲饔飧布帛也因論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固不及中中或不能純粹以精而純粹以精必在於明辨晳先生可謂深詣而全體之矣前輩稱爲朱子後一人非虛語也於是閉謁學使嘉興沈鼎甫侍郎啟告以宜奏請從祀幷爲刊布遺書極蒙嘉諾且授以新刻陳古民所訂年譜歸而細讀之惜其尙未盡善爰屬厚子重爲編次厚子固好學而尤篤嗜清獻及先生書者今以其所編來示實較陳氏爲得其要領昔劉伯繩譔山陰年譜先生謂其學問源流立身本末已備文集之外可以單行吾於玆譜亦云然夫先生學足於己行修於身豈在名之顯晦以爲損益惟其辨道闢邪繼往聖開來學則甚有賴於其言之存旣賴其言而可不知其人論其世乎此年譜之作所以不容已也且自朱子而後學術之差啟於陽明而先生闢邪之功其最切者莫加辨陽明之失惜所評傳習錄不見然就其總評及集中所論皆堅確明著已足訂陽明之歧誤矣若

求其全書讀之其說應在羅整庵陳清瀾張武承之上因序年譜略論其大概於此道光丁酉十月桐城後學方東樹謹序

張楊園先生年譜

桐城後學蘇惇元纂訂重編

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冬十月丁卯朔時加辰先生生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別號念芝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世居清風鄉鑪鎮楊園村故學者稱楊園先生按鑪鎮在縣西北十三里村在鎮西三里西溪橋之南先生大父晦庵公處士生平存心厚喜成人之美每聞親黨中作一善事輒勸助成之聞一不善事咨嗟不已戚然勸其勿作少未習舉子業然酷好學問居常手不釋卷每就老

儒質問所疑於經史傳記醫卜雜家無不通曉父九芝公諱明俊邑增廣生姚大也夏原本作中浙闈副榜顧豫康廣譽據先生考事略訂今按通志府縣志俱作邑庠生性至孝事親順志無違嘗赴省試聞母疾輒束裝歸或勸以親疾未革終場再行公不聽急歸侍養燕居之處書二語曰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書籍間往往書自儆勵語邑中咸稱爲端士遇人吉凶曲意周卹不計有無弟子家貧不受其贄嘗出見故家子逋賦被械因代爲之輸焉母沈孺人諱芳之女旌表節孝兄履禎字正叟邑庠生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五歲九芝公授孝經先生端坐朗誦能辨音切公喜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七歲父命名履祥九芝公語人曰吾名是兒雖取與長兒名相類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按府縣志俱作生時父夢金仁山來故名今用先生先世遺事中語從餘姚孫台衡先生受書時郡邑中蒙師多姚江人而孫先生端方忠實故九芝公特延致命先生受業焉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九歲春正月丁父憂是年九芝公館沈氏正月十九日入館諸生方贄見公忽痰厥

卒於齋中年三十七先生與兄正叟居喪哀毀如成人時先生大父晦庵公在堂母沈孺人年三十二家故貧窘晦庵公於鑪鎮開小肆以資薪水沈孺人勤儉持家延師課先生兄弟紡績供脩膳晦庵公嘗教之曰愚而不學則益其愚智而不學則失其智汝毋荒嬉不讀書如吾非有所爲然一刻離書策不得沈孺人教之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因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不肎學好便流落無底自是出則晦庵公入則沈孺人自飲食坐立以及

守身修業交友之事罔不敎焉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十一歲讀書錢店渡（桐鄉地名）受業於陸昭仲先生陸先生館於錢店渡沈氏卽先生外家也陸先生名時雍桐鄉人工詩文尙氣節著有詩文集嘗選古詩鏡唐詩鏡又注離騷韓子淮南子揚子等書歿後先生爲之傳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二歲陸先生講易先生晝夜把卷沈吟題其上曰戒之戒之甯得魚而忘筌無買櫝而還珠

五年乙丑先生年十五歲從諸叔明先生受業交錢字虎輩（姚本作癸亥受業於諸先生錢廣伯馥據見聞錄及素問發明序訂）諸先生名董威桐鄉人事親極孝奮好義輕財先生負笈從於甑山（桐鄉地名）錢氏之鶴堂與錢旡寒汾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同學友善攻經史治制舉業諸先生示馬援訓兄子書且戒曰須知古人立身醕謹爲本不然詎無畫虎之慮乎　應童子試補縣學弟子員

六年丙寅先生年十六歲讀書陋巷村（桐鄉地名）之蔣菴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十八歲行冠禮先生年十五時前輩或字之曰吉人至是更字曰考夫初士大夫高冠博袖至崇禎間服飾怪侈巾或矮至數寸袖或廣至覆地或不及尺先生獨倣深衣意袂尺有二寸冠守舊製譁者呼先生爲長方巾或謂先生何必以衣冠自異先生笑曰我何嘗異人自異耳又嘗曰人徇其所同余守其所獨固有見病於時者也　娶夫人諸氏夫人乃雲芝公女叔明先生兄女也

二年己巳先生年十九歲讀書於家侍大父與母菽水承歡與同志友錢字虎一士輩伏臘相造登堂拜母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歲遭大父喪（姚本繫戊辰歲顧豫康據先世遺事訂）

沈孺人爲具雞黍焉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歲從傳明叔先生受業交顏士鳳傳先生名光曰號石畬深於易是年同里顏士鳳統延至家先生就其塾受業旣兩月傳先生歸謂士鳳曰汝與張子二人相友足矣遂不復詣塾先生自是與士鳳交最厚以兄事之後嘗曰自得士鳳而始聞過焉又曰人不可無直諒之友余二十後得交

士鳳方知流俗卑污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已而交寄生其言曰君止本質好學問之道多未是也寄生姓倪名露吳興人　夏六月十八日母沈孺人卒先生居喪遵朱子家禮後遇父母忌日輒素服齋居外寢不飲酒食肉終身如一日云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二歲是年顏士鳳之金華先生作序送之略曰紹興劉念臺先生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茲余欲從遊有志未逮士鳳來歸盍迂道蕺山之陰先余請見以益其所得也

六年癸酉先生年二十三歲館顏士鳳家先生嘗曰今之貧士衆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之恆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舍此不事則無恆業何以養其身無以養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便將敗德但爲此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又曰教課誦習不可分爲人爲己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與弟子課數而已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卽是主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己分內事也又曰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害其心志敗其百行其不干天殃者罕矣士鳳高明勇斷爲先生益友朝夕相與切劘焉

七年甲戌先生年二十四歲仍館顏氏時東南文社方興紛紛各立門戶士鳳與先生嚴約毋濫赴惟與同里邱瞻伯衡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嘉興屠闇伯濵王言遠庭李山顏明嶅海鹽吳仲木蕃昌海昌朱近修一是輩以文行相砥而已方周鍾之寓桐鄉也開

門受徒遠近至其門者肩摩踵接邑中不識鍾者惟先生與士鳳二人人皆笑之士鳳曰鍾爲人浮僞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不宜爲所惑後鍾行事適驗其言

八年乙亥先生年二十五歲館甑山錢飛雪家飛雪名濤一士之父也爲人好義與九芝公及諸雲芝公善素敬愛先生嘗歎曰方今賢者考夫而外吾未見其匹因延至其家令幼子本甯本懋本卓受業先生教課之餘自學甚力嘗答姚四夏璉曰某爲學不就枕

席者十餘年壯歲館甑山錢氏徒甚衆每夜必更三四番輪侍而某則未嘗寢將曉或倦則隱几片時或作文一首率以爲常故某精力早衰此可爲鑑而不可學葢道理當早作夜息無有如此矻矻而不休者也　始讀小學近思錄先生嘗曰余年二十餘小學尚未見崇禎八年頒此書於學宮坊間刊行始得讀之復幸天啟其衷求近思錄讀之然後稍知爲學之門又曰余年二十三四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然於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之以爲聖賢之域可指日而

造後讀近思錄及程朱諸書漸覺王氏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

九年丙子先生年二十六歲館甑山

十年丁丑先生年二十七歲館甑山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二十八歲館甑山一日夢見顏子晨起謂門人曰豈吾年止三十二耶因思親柩未葬急擇葬地鬻田產之半而購焉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二十九歲館甑山　兄正叟補縣學生先生曰家兄得錄不負先母之教但恨先母不及見揮涕久之　邑中公舉沈孺人節孝旌表門閭縣令盧君國柱贈額曰鄒國遺風沈孺人昔嘗以孔孟事勖先生兄弟茲亦紀其實也　秋應浙江鄉試　始錄願學記其序曰自張子爲劄記之語先正多因之某魯鈍過人閔凶自幼一言偶得皆聖賢師友之賜也其敢忘諸因筆所聞爲願學記按記中有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二語乃先生爲學要旨也　始與門人講呂氏鄉約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歲館菱湖歸安地名丁友聲家友

聲家素裕時歲大饑供膳過豐先生對案不食命減餼勸友聲賑䘏餓殍訓門人曰大荒之後必有大亂宜讀經濟書宴安於膏粱大不可也　作喪祭雜說其序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里俗昏禮猶存古意冠禮廢矣然未有違禮傷教如喪祭之甚者也習俗錮人賢者不免特爲拈出數條使知其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亟復之至此說多言俗敝罕述禮文葢其義已備於家禮會典諸書矣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一歲館菱湖　歲大祲族子

有自鬻者先生百計措金贖之而勉其力耕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二歲館苕溪歸安地名吳子琦家讀濂溪集求所謂主靜之說　秋如杭州應鄉試遇漳浦黃石齋先生先生同友人見黃先生於靈隱寺黃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我今日正爲名所誤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貴貧賤患難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患難如無富貴貧賤患難也　盜焚先生莊延及晦庵公欑室先是先生卜兆葬祖而村民阻之弗克葬遂停

柩於莊茲盜火其莊延及欑室先生聞變奔詣慟不欲生副以棺七日夜露處其側號泣不食李石友偕親朋力勸之謂死而齎恨不如生而討賊乃强進飦粥衣墨衰匍匐訴於官自是冬臥草苫夏臥竹廩歲餘賊不可得其後捕獲劫過客盜具伏曾劫先生莊郡丞傳先生爲事主訊鞫得情賊九人定讞論死門人因邀先生執友顏士鳳錢一士輩勸曰先生孝感賊雠云復請御酒肉釋苫廩先生猶不可從甲申歲渡江師劉念臺先生從者猶擔竹廩劉先生知而勸慰釋之而先生終身抱痛四時衵衣用粗麻卒時遺命即以斂焉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三歲復館甑山錢氏令門人讀小學近思錄顏氏家訓又令各書白鹿洞規揭於座右門人姚夏錢氏之甥也幼孤先生每愛憐而教之至是夏依外氏始執贄受業夏具束脩先生不受曰我喪父如子之年從諸先生讀書此堂辱子外王母憐我幼孤爲之澣櫛視飲食寢興如己孫此德未報我今於子亦少以報子外王母也　秋八月顏士

鳳訃至先生輟講慟哭徒步至其家經紀其喪收其詩文手錄藏之至乙酉顏氏家難作手錄一冊授姚夏曰士鳳著述遺海鶴音惟此而已僕向以一冊藏之屋梁以一冊自隨荒亂存亾不可知今以一冊授子他日歸其子鼎受可也　交祝開美開美名淵海昌人劉念臺先生直諫得罪開美以舉人會試在京抗疏論救時開美尚未受業劉先生之門其後詔革開美舉人鎮撫司逮問是冬開美被逮赴京先生偕錢字虎一士送至吳門初先生兄事顏士鳳至是在

吳門有復得一兒之語明年春遂因開美請事劉先生焉　冬葬九芝公　輯經正錄取朱子訓學齋規即童蒙須知白鹿洞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四種以爲此錄其例曰齋規爲小學之事蒙養以正作聖之基故居於首洞規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及大學不躐等也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雜儀齊家之事君子修其身則言有物行有恆故次之鄉約御邦家之事修身齊家而後可以化民成俗治平之業則舉而措之耳故以終焉序曰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忒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　答吳子琦語是時復社聲名達於窮鄉爭趨張溥周鍾之門吳子琦請於先生欲遊名公之門以延譽先生止之子琦意甚堅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往拜楊維斗先生可也

十七年甲申爲

大清順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歲館甑山　二月如山陰受學於劉念臺先生之門先生偕錢字虎至蕺山謁劉先生劉先生問曰二子有親乎對曰祥與寅俱幼喪父今母亡又數歲矣劉先生色動似重有哀者徐曰修身所以事親也又問曰亦嘗靜坐乎對曰無事時便靜坐又問古人主一之指曾理會否對曰誠則一問何以得誠對曰以敬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又曰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又曰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先生擇願學記中語質於劉先生劉先生批之冬復以續得之語寄呈劉先生亦批答之後名之曰甲申春冬問目歸來自謂有得以劉先生人譜證人社約等書示門人其後於劉先生遺書中採其純正者編爲劉子粹言

夏四月始記言行見聞錄其序曰言行何爲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柰何某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

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逮者書之於策佩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五月聞京師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之亂縞素不會去館攜書篋步歸楊園

二年乙酉先生年三十五歲夏攜家避亂吳興水鄉

聞六月哭念臺先生先是

大兵南下五月克南京六月克杭州念臺先生聞之絕食

二十三日而卒

三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六歲館鑪鎭族兄彬家先生謂門人曰須讀有用之書毋專習制義當務經濟之學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因令讀兩公奏議而於忠定集加評點焉又曰人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也疾病也聚散也今幸不死無疾得與諸子聚處願毋虛此歲月也因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執友門人俱和先生序之程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明初從朱彥修聞許白雲之學官僉都御史靖難時殉節

交邱季心季心名雲同邑人勇於爲善安貧好學清剛直樸之氣實過乎人先生甚敬之嘗曰余三十六七交邱季心季心規余曰誠意在先致知兄道理只從書冊上求人情事物如何不察余謹志之　是年有讀易筆記

四年丁亥先生年三十七歲復館顏氏士鳳之父楚先名世傑延先生課其孫鼎受輩　秋七月錢字虎卒遺孤曮祀俱幼先生親視含斂經紀其家哭曰連喪好友吾道之窮也　交凌渝安渝安名克貞初名階

字亡膺烏程人先生與姚夏書曰字虎既歿復得亡膺不幸中之幸也　輯農書是書出於漣川沈氏言歸安桐鄉耕桑之法先生課耕手是編與家人共講明之先生嘗有言曰人須有恆業無恆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爲者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

譏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又曰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治生無他道只務本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旣以學者自命而孳孳以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恥乎又曰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夫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

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又與人書云冀缺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傭耕之人而傭耕故當世敬之異世慕之也若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戶皆是矣教子弟終以詩書爲主前哲如吳康齋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諱大夏）教子讀書兼力農此風可爲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疏俚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憂禮義之弗克世其家矣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悌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先生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種

穫兩時在館必歸躬親督課草履箬笠提筐佐饁其修桑枝則老農不逮也種蔬蒔藥畜鷄鵝羊豕無不備先生自奉甚儉終身布衣蔬食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惟農工以酒肉餉雖佳長令節未嘗觴酒豆肉以自奉密友至則村醪野蔌情意殷肫雖門人皆對之如嚴賓丙夜長談議論津津懽娛灑落聽者忘倦時里俗習奢盤餐侈費肴器簡樸者惟先生一家而已

五年戊子先生年三十八歲館顏氏時鼎受習制義鼎

孚方誦經鼎爵初就塾先生批文授經復口授小學論語先生與士鳳非尋常交其老親幼孤多賴先生護持心力俱瘁幾至成疾云　避亂邑城時里中盜作僦居本邑城中　經紀孫台衡先生喪孫先生年老居先生家疾作時盜發道梗不得渡江卒於先生家先生爲之殯斂其家貧甚招其子至竭力助之扶柩歸先生產素薄荒亂之餘家益窘而於師友之閒百計助護焉

六年己丑先生年三十九歲館顏氏時年不順成與門

人言嘉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吳淞江屢寓書與搢紳中之素好者屬其條陳當事其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本先生說也　一意爲程朱之學先生嘗曰己丑庚寅之閒友人有謂余忠信者某縉紳惡我者也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稱之季心愛我者也規余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當努力於格致工夫余思之深中余病竝佩服之葢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於司馬溫公劉元城集著力重自是則一意讀程朱書矣

七年庚寅先生年四十歲館顏氏　納側室朱氏先是諸夫人有二男俱殤勸納妾而先生以未至四十不許至是始納焉　十月門人欲稱觴祝先生四十壽先生與姚夏書曰以爲杜舉乎則責之太薄以爲介眉乎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辭意激切門人懼而止

八年辛卯先生年四十一歲儆居鑪鎮敎授因兄子嗣九失敎儆居錢氏課之并授徒焉　作初學備忘以訓兄子及里中來學者踰三年兄子死去家館甑山念之感愴不能已因詮次增補爲二卷以授門人

九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二歲居鑪鎮敎授　冬如山陰祭念臺先生肖像以歸 姚本繫辛卯年陳頫躬梓據見聞錄改

十年癸巳先生年四十三歲居鑪鎮敎授 姚本作館澉湖吳仲木家顧豫康曰是年答吳仲木與吳裒仲書竝云寓居澉里而辭裒仲來歲之訂是癸巳甲午俱里居敎授未嘗赴澉湖也兹從顧更訂本　作日省錄訓門人　嫁長女於尤氏　秋聞吳裒仲規語裒仲名謙牧海鹽人先生舊與之交兹石門朱韞斯天麒以初學備忘示裒仲裒仲曰山陰不脫姚江習氣吾是以不敬山陰看來考夫不脫山陰習氣韞斯述以告先生先生曰吾於先生之學未能得其萬一況敢言脫乎然未嘗不服裒仲之知言少年見理端的吾僅見此人後又曰時裒仲年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自追念若非癸巳大病復起亦不能稍有進步遇疾幾不起休甯程長年瞻生療之愈長年少任俠散萬金不顧既而棄諸生隱於桐鄉以醫給衣食於書無不讀讀必出特異之見著有素問發明先生爲之序　冬舉葬親社約於清風里先生友人德清唐

灝儒達作此約先生增廣之社分八宗每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所宗內有葬親者本宗首副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會聚即登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爲期過期者不弔後增一條八年葬者衆亦酬其半以存厚也嘉郡惑於風水之說又有阻葬澆風多停柩數十年先生懲己之痛而廣不匱之孝思每悶朋友未葬其親者輒憂形於色若以謀葬告必獎勸代籌使必成其事社約之舉七年內葬數十家又輯昔賢論葬諸說爲喪葬雜錄并作答客記言以喻惑於風水陰陽拘忌而怠緩其事者於是仁人孝子聞風激勸者不可枚舉薄俗爲之一變焉時先生親已葬葬叔祖之無後者

十一年甲午先生年四十四歲居鑪鎮教授（姚本作館澉湖吳裒仲家顧豫康日按丙申與吳裒仲書云以仁兄數年來懇懇之誠祗得今歲赴命則是年不館裒仲家明矣茲從顧更訂本又按初學備忘序亦可見） 夏兒子嗣九甫婚而夭先生痛哭數日與吳仲木書云先人積德累行不開幽明豈宜無後而家兄一子初婚而夭弟今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然能不戚戚哉 冬十月會葬祝開美先是杭州失守劉念臺先生殉國時開美方葬母還家設祭畢投繯死 與湖州友人沈尹同伊書論學其畧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即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曁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卒以己意之所向者主之奴之

260冊 764頁 9½版 14A

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愼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

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閑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愼恐懼者也然則舍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爲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則已入於小人門徑矣

十二年乙未先生年四十五歲館甑山錢一士家定門人日課格每日記讀某書見某人行某事抄某書各記一頁隨時檢點重午節歸家貧不能設飲先生怡然曰讀朱子集半本可當午醉人服其安貧樂道

冬十一月舉葬親歲會於甑山錢本甯家原約同會

始終兩會先生恐日月寖久相見太疏不免怠忽之患因補例每歲特增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癸巳歲舉於清風里至是再舉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行者爲賓先生爲主懸孟子像於堂中行士相見禮講呂氏鄉約等書讀禁作佛事律并邑令胡舜允禁火葬示賓爲烏程淩渝安克貞德清唐灝儒達沈上襄中階海昌陳乾初確嘉興徐敬可善諸人乾初有葬論入社約

十三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六歲館澉浦海鹽地名吳裒仲家姚本作館徐氏茲從顧豫康訂本又按見聞錄有乙未冬應澉浦來年之請次年中夏遂作不復往之語亦可爲證　作澉湖塾約其畧曰爲學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閒事孰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功夫須是緜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閒斷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動心忍性者幾人在於少年豈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亾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以爲法程　春吳仲木卒先生經理喪葬爲文弔之且志其墓姚本繫辛丑年今按見聞錄有丙申春仲木死秋恭藻死之語故改繫是年　夏四月俞恭藻請執弟子禮不許恭藻名周煒秀水人善文辭有美志因許元龍申謁先生於澉湖作皎皎明月篇爲贄請納拜先生固辭又因吳裒仲復請先生終不許留一宿別去

十四年丁酉先生年四十七歲居鑪鎮姚本作館徐氏見聞錄戊戌之歲徐忠可招余課其子因是館郡中錢廣伯據此訂　夏五月長子維恭生後字默斯側室朱氏出也

十五年戊戌先生年四十八歲春正月返居楊園故廬姚本繫己亥年戊戌歲與姚大也書云今年正月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餬口於禾中錢廣伯據此訂　館郡中徐忠可家忠可名彬嘉興人託秀水施易修博致書延先生課其子先生與之約曰某向以三事自持能悉如願乎忠可請目曰不拜客不與筵席不赴朔望之會今以餬口之故不得已教子弟一二人若其外更增一事非廢人所堪不敢聞命忠可唯唯因是館郡中一載時易修集遠近人士爲朔望講會故先生有不赴會之語　與何商隱定交商隱名汝霖初名青字雲士海鹽人隱居澉浦紫雲村人稱爲紫雲先生本姓何氏其遠祖撫於錢氏因蒙其姓至商隱始復本姓焉與先生志同道合相交十七年　秋補農書徐敬可將卜居於鄉請先生補沈氏農書之未備者先生以土壤不同事力各異沈氏所著歸安桐鄉之法施之嘉興秀水或未盡合然其梗概可得而舉因以身所經歷與老農所講論者筆之

十六年己亥先生年四十九歲家居　作近鑑先生長女嫁於尤介錫介錫父治農桑家法勤儉鄉里稱其謹愿介錫幼能文從先生游遵循規矩先生愛之以女妻焉後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師教而效之先生誡之曰汝兄起農家遽改度至此而忘祖父成家之艱難此不祥也汝不見某著姓科名接踵其謹愼何如汝輩獨不思效之乎屢誨不悛竟買娼爲妾益猖狂恣肆先生女素嫺閨訓引詩書以諷諫而正言逆耳視如寇讎遂與妾謀鴆殺之先生自懲擇壻之失有痛於心因記見聞所及存爲殷鑒其序曰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竊觀人世興亾隆替之故無古今大小未有不一轍者也士庶人罔與朝廷邦國然身家之慮宜各有之夫艱難以立基劬勞以鞠育所生之懷靡不日冀有成保世滋永爾乃昏泯無知卽於淪喪俾前業一朝以盡甚至殞軀殄祀可不哀哉因舉少壯迄今覩聞所逮足爲鑑戒者筆示後生應知禍敗匪作自天災殃薦必由人庶其有所畏愼莫敢惂志也矣

十七年庚子先生年五十歲館半邏海鹽地名錢厚菴家厚菴名福徵本姓何氏與其從子汝霖慕先生德業延教其子爲十年之約先生允其半作遺安堂日課示門人每日讀書背書解書寫字記小學分別時刻定爲程格幷示以習靜坐習九容及定省應對進退之儀過犯有罰　吳裒仲卒先生爲文弔之且銘其墓

始記備忘序曰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誼新故爲此言也余顚蹶之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余館遺安堂課其穉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裒仲而云行諷濯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冊既疏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死誼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儆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爲沒齒之後永鑒厥愆焉按是錄始庚子終甲寅乃先生老年所著篇實正大純粹以精先生著述之最精要者論者比之讀書續錄竊恐有過之

無不及也錄內有云志存西銘行準中庸亦先生論學要旨也　答何商隱書論學其畧曰承喻頭腦之說按論語一書謹言愼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曾子一貫之旨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卽求放心之謂也求

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臨淵履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易傳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則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關中則曰知禮成性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分殊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

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從事勤始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或流於兼愛義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

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所當言終日行行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濂溪橫渠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工夫舍居敬窮理更無所謂工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仁兄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

他哉更欲頭腦之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
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變窮理之未精
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
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平日工夫惟
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
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
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
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
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

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
行於天地之閒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
截然如萬物之各正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
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與夫學問者將以盡性
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
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
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
爲兩途乎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
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

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
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
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
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
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
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
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　交呂康侯屠子高
康侯名璜秀水人子高名安道嘉興人
十八年辛丑先生年五十一歲館半邏　與曹射侯論

水利射侯名序石門人夏經三月不雨三吳苦旱高
鄉不盡槁先生甚憫惻與射侯書論開濬桐鄉石門
海昌嘉興海鹽等處水利章程周詳盡善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二歲館半邏　次子與敬
生亦側室出也生時先生甚喜或譽之曰先生是大
中公宜乎生兩程子先生笑曰吾若得見其長成必
教其向善路上走惜乎未成童而先生歿矣　交沈
石長石長名磊湖州人　寫寒風佇立圖自題曰行
己欲清恆入於濁謀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

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

二年癸卯先生年五十三歲館半邏　嫁次女於陸孝垂之子幼堅歸數年而寡先生養其孤　作遺安堂訓語

三年甲辰先生年五十四歲館半邏　夏答孫爾大書論學其畧曰有志學問者檢點克治功夫全恃自己不輕放過謹以爲學大指奉覽一曰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一曰明義理講習討論之類一曰治性情剛柔過不及之類已上敬

以直內事一曰正容體九容一曰謹言語一曰愼事爲已上義以方外事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畧加提撕檢點可已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純熟後則不習无不利也　冬手書示維恭其畧曰前年秋攜汝棄家從呂康侯先生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動心吾所深敬不意遠遊久而不返復請於屠子高先生何商隱先生邱季心先生淩渝安先生皆深造自得欿善不息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生切磋受益爲多幸俱見許汝得納拜終身奉爲宗主便有向上一路吾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啟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次近思錄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汝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甚多

然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又曰小學是讀書爲人基本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近思錄治經之階梯唐鑑讀史之門戶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蓍龜也學者當務之急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字可以類推

四年乙巳先生年五十五歲館半邏　故人王言遠任

江西藩司歸里造楊園訪先生貽杯一緞一先生不
受固請乃留之付門人藏爲他日葬錢字虎之資
秋七月作訓子語示維恭又名衙恤嗚分十二綱曰
祖宗傳貽積善二字曰子孫固守農士家風曰立身
四要愛敬勤儉曰居家四要親親尊賢敬本尙實曰
正倫理曰篤恩誼曰遠邪慝曰重世業曰承式微之
運當如祈寒之木堅凝葆固以俟春陽之回處榮盛
之後當如既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曰平
世以謹禮義長法度爲難亂世以保子姓敬里俗爲

難若恭敬撙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曰恂恂篤行是
賢子孫佻薄儉巧侮慢虛夸是不肖子孫曰要以守
身爲本繼述爲大
五年丙午先生年五十六歲館半邏　夏六月答張佩
葱問喪禮佩葱名嘉玲吳江人先生過烏戍（即烏青二鎭桐
鄉烏程吳江接壤處）聞其居喪中禮甚敬之未幾佩葱介凌渝
安執贄以見先生至是佩葱以喪禮十五條質問先
生一一答之先生嘗稱其穎敏誠篤精勤嚴密同學
之軼倫絕羣者又嘗作序贈之有曰質敏而志剛行

修而氣下肫肫乎有德君子也與錢一士書曰近得
畏友張佩葱庶慰日暮道遠之懷以其能策勵頹惰
自吾人德業不及後生大爲可恥　錢一士聞先生
論學欣然求理學書讀之先生寓書曰一士學道之
志及茲方發不已晚乎然以衛武觀之猶然少壯願
此意勿衰也　呂康侯遠遊卒於睦州先生爲文弔
之
六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七歲館半邏　張佩葱師事先
生屢求納拜先生不允仍以友道處之　輯近古錄

取安吉陳棟塘艮謨見聞紀訓麻城耿楚侗定向先
進遺風吳興李彥和樂見聞雜記海鹽錢懋登袠厚
語等書節錄編爲四類一曰立身二曰居家三曰居
鄉四曰居官凡四卷其序曰尙寶李公云余年七十
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首往事近古者邈
不可追此見聞雜記之所以作也今距尙寶殁又五
十餘年人心習尙益復駸異旅倉鹽官時與何子雲
士喟悼及之何子出陳耿李錢四公書示余余課餘
展閱蓋不勝仰慕焉爰節錄其去古弗遠者若干條

稍爲編次以資則傚又使後人稽覽知疇昔之世敎
化行而風氣厚其君子野人各能砥礪整束以彰湆
隆之治也
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八歲館半邏　冬十二月作百
自箴贈別門人（姚本繫丙午年今據遺稿年月訂）　明年季秋復爲說
以申之曰天之生人一而已其有智愚賢不肖之異
孰爲之自爲之也尊卑貴賤於是乎分成敗禍福於
是乎別無非自者公私敬肆誠僞厚薄貞淫淑慝弛
張作輟所以智所以愚所以賢不肖其異異於是出

處語默安危理亂廢興存亾所以尊卑所以貴賤所
以成敗禍福其分其別罔不恆於是人之取捨有得
有失則苦樂隨之人之大患非自暴則自棄自暴
者惡之剛也自是自聖自縱自恣自擅自用自封自
殖之類是也自棄者惡之柔也自文自解自畫自侮
自甘自暇自耽自溺之類是也始於自乖終於自賊
此愚與不肖之形也然則如之何能自鏡自反則能
自怨自艾能自浣自藥則能自新自拔此去愚不肖
入於賢與智之門也何以智何以賢智者勉而求其

知賢者勉而求其行知無疆行無疆修治以下則勉
求之目也勉求不已之謂自强自强不息乃爲自復
復者復其天之所生也凡此在人自爲而已自爲之
意深而後能自主亦在人自好而已自好之心篤而
後能自圖孰得孰失何取何捨宜如之何決擇焉孔
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八年己酉先生年五十九歲館語水館主人請自甲辰
之冬屢請屢辭主人虛席待二年今始就焉訓門人
曰學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先生館語水

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語類及諸
先儒書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見諸書之全者
先生力也　作東莊約語其畧曰儒者之學修身爲
本罔閒窮通克己功夫甯分老少秪求無忝所生不
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
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盛年
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
計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佔
畢沒齒反己茫然全無所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

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古人淡泊明志膏粱之習克治爲先常白山虀粥可取法也學問之道固尙從容然一任優游難希自得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悒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　秋姚攻玉四夏兄弟因王寅旭來謁問學寅旭名錫闡攻玉名瑚四夏名璉俱吳江人其後先生寄語曰攻玉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吾儒隱居求志處於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畧若懶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爲乎先生嘗稱攻玉淸苦嚴毅甚可

畏也　嫁幼女於周鳴臯之子

九年庚戌先生年六十歲館語水　作儆老篇

十年辛亥先生年六十一歲自是以後四年何商隱與語水主人以先生年老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宜以餘年優游書籍乃各具脩俸爲先生家用請先生往來語水半邏閒相與講論住留任便焉以後四年姚陳本俱作館語水今據先生與顏孝嘉書及何商隱跋語訂　命維恭從王寅旭受學命與敬從兄正叟受何讀寅旭近年與先生交益密先生嘗謂其與張佩葱遠近相望可謂南服英賢矣　張佩葱屢欲納拜執弟子禮先生不許佩葱上書何商隱幷求諸先生代懇先生終不許姚四夏請其故先生曰某平生授書之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者而暮年躬蹈之乎且佩葱學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衰耗無間有疑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盡心以告愼勿襲此標榜之迹也自是攻玉四夏亦不敢復申此請矣　作惜往日詩有云端爲有知皆害義納之規矩始非狂又云讀罷遺經旋內

省始知厥疾中膏肓自注云嘗爲良知之學十年又云非爲舊牽陰護惜卻因簞豆未能忘自注云先後爲舉業之師十年又云克己未難難復禮周行不遠未能從　始選朱子文集先生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錄其最切要精粹者編爲朱子近思錄惜乎選甫卒業而歿未能編定成書姚四夏曾抄選目厥後門人惟摘鈔所選四書語類刊行焉先生於是書看十過然後加圈選定　批呂氏童蒙訓　與張佩葱復舉葬親會與者二十人法益備美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二歲春延姚攻玉課子攻玉執弟子禮先生必以賓師禮待之攻玉固辭不獲爲與敬聘沈丹曙女　築務本堂成先生經營築成遷家廟神主奉之與兄正叟同居怡怡終身正叟後先生五年卒姚四夏曰常見先生家居每坐務本堂東北隅一室縱橫方丈一几一榻几上朱集一本筆硯各一無他物焉　秋批傳習錄姚本繫庚戌年錢廣伯顧豫康據王子八月與友人書及訓門人語答張佩葱書訂先是館半邏時何商隱請先生評之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謝不敢任今四月

商隱復請先生與友人書曰此固商隱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舌爭者抑其中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蓋有辨之不勝辨者至是館主人復請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其總評曰讀傳習錄其損爲長傲習非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爲異端本釋氏以爲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者也若夫傲然以生知自處自堯舜孔子而外未有所服膺尤

其無恥之甚也又曰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遂其長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盡思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以陸王並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己誣人之罪其不能虛己遜志則一而已又曰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曰存天理去人欲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良知之言有害人心世道曰陽明欲排窮理二字而惟心之所發便爲天理又以性善爲無善無惡未嘗指

氣拘物蔽以爲欲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也楊朱墨翟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欲混淆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又曰閃爍變幻總不出知行合一之旨不排二字是三敎一門本領所論往往首是末非或末是首非或首尾俱非中閒是或首尾俱是中閒非正所謂假竊近似以文其奸也豈知本領不是遮他覆蓋掩飾終不得而隱其情也評晚年定論曰年之晚與不晚論之定與不定考之年譜自見卽此姚江欺己誣人之罪雖有儀秦之辨不

能爲之解矣其他皆旁批側抹條分縷析一一辨駁焉又戊戌歲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亘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

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敎哉此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

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倘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敎流禍已極而有志於

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選讀書錄居業錄先生嘗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有明理學如曹薛吳胡四君子某讀其書知其道可以繼濂洛關閩可俟來學愚意朱子近思錄外可輯爲四子近思錄先生選畢二錄姚四夏亦抄出選目惜未選曹吳二集編定成書也　冬作示蒙士圖（姚本繫丙午年今據遺稿年月訂）　寫考槃獨寤圖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十三歲春正月率維恭往從張佩葱學　始遊朱子語類明年春卒業掩卷歎曰不知天假我年得再看一過否乃未數月而先生歿矣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六十四歲春正月爲維恭娶婦朱氏（姚本繫癸丑年錢廣伯據甲寅與葉靜遠書訂）與錢本甯書曰賤體傷脾氣困頓不可言又不免以小兒婚事攪心連遭歲歉之後大難爲力又與姚夏書曰今春豚兒已授室不佞舉子遲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葢先生貧病已甚以喜以悲矣　夏五月病脾甚張佩葱見先生

於半邏先生夜坐猶凝然無鼓側　秋七月庚寅終於正寢庚寅二十八日也先是二十三日先生在語水張佩葱偕姚攻玉四夏問疾先生久病羸瘠已甚猶坐至更餘莊整端肅諄諄勉以學問未嘗少有倦怠依倚先生旋歸家二十六日衣冠坐起倦極而寢張企周往候先生欲起整衣冠以見企周固辭先生曰君子愛人以德此不必辭二十八日時加戌命具衣冠居正寢恬然而逝何商隱同某某諸友經紀其喪先生生平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未嘗少有怠

肆之容若有勞役事則去上衣著最麤麻布衫帽與韈雖勞與酷暑未嘗去居常几上止置書一冊無雜陳看書或倦則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凡蔬果花藥之類皆手經理之米鹽日用之事亦躬親料理舟過先人墓（按姚四夏所記楊園港口有先生先人墓在焉）必正身拱立於舟中深指遠數十步始坐自壯至老雖倉卒必於是以喪禮尤詳慎雖卑幼緦小功之服必素衣冠終其日數赴几筵釋之舟行則終日危坐坐處不移尺寸寢則通夕不反側行止夢寐無不莊敬也　明年葬於

楊園宅之東南時盜賊猖獗里中騷然有先生先人之鑒不及遠擇地即卜兆於宅東南田畔相距半里許酉山甲向何商隱偕諸友朋及弟子數十人會葬墳前立小石碑題曰楊園先生之墓其後門人以先生墓地非爽塏遂遷葬於楊園村北西溪橋南百步許溪邉乙山辛向　先生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未娶而歿繼孫聖聞亦歿繼曾孫名文相其後未考今則無主後者甚可悲也　康熙六十年海鹽張苹皐朝晉餘姚陳頫躬梓修先生墓并以夫人己下五

喪未葬者附葬於墓側　乾隆十六年浙江學使甯

化雷公鋐更立鉅碑題曰理學眞儒楊園張先生之

墓　嘉慶六年桐鄉令合肥李君廷輝修楊園村舊

祠立主崇祀幷修墓立石　十六年浙江撫軍蔣公

攸銛檄飭立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　二十三年桐

鄉令■黎君恂修墓重刻墓碑敎諭仁和宋君咸

熙立祠於學宮之偏　道光四年夏浙江撫軍黃梅

帥公承瀛疏請入祀鄉賢祠十二月十二日禮部議

覆具奏十五日奉

依議明年立主入祠崇祀

張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編年詩文目

崇禎壬申　送顏士鳳之金華序

丁丑　書春秋繁露後　先世遺事序

戊寅　鄉約記

己卯　願學記序

庚辰　喪祭雜說序　狷士記

壬午　赴壬午試詩　制義自序　生公遺事記　與唐灝儒書　與唐鄰哉書二首　與友人書　告同志敬

癸未　擬招五首　經正錄元序　送錢昆賓之長超山序　治平三書序　與徐文匠書　與沈子相書　與沈星浮書　答唐鄰哉書　與吳又韓書　與孔文在書　復王莱忱書　與朱近修書　與屠闇伯書　與趙公簡書　代作同學喪師疏　哭顏士鳳文

順治甲申　顏士鳳詩序　言行見聞錄序　上劉念臺先生書幷別帖　與朱靜因書　與俞賡之書　與王紫眉書　復徐文匠書　與王章吉書　答吳又韓書　顏士鳳傳　書顏士鳳傳後

乙酉　五噫詩　送錢一士之西安序　保聚事宜議　弔祝開美文

丙戌　丙戌吟　和程吳隱惜日短詩幷序　書龍谿題壁後　書倪譜改田碑後　與姚大也書　與唐鄰哉書

丁亥　牧獵圖記　示顏氏兄弟帖　答友人書　與姚大也書　祭錢字虎文

戊子　采山堂稾序　與友人書　與姚大也書

己丑　與顏予重書

庚寅　贈趙公簡詩　與屠下枝書　與唐灝儒書　與姚大也書三首　再哭錢字虎文

壬辰　經正錄序　贈劉子本序　與沈尹同書　與吳仲木書二首　禱雨疏　仲丁告師孟子文　弔王元趾文　弔沈壎伯文

癸巳　周民東亾說　與劉伯繩書　與吳裒仲書　與姚大也書二首　與吳仲木書三首

甲午　會葬祝陶美阻雪詩　許魯齋論二首　周母吳太君六十壽序　跋西臺慟哭記　赤米記　記鄉先達語　與吳仲木書五首　與吳裒仲書五首　與沈尹同書　與姚林友書　葬親社請賓公啟

乙未　責善朋友之道論　處館說　初學備忘序　跋朱翁永昌後札後　衣祑記　與吳仲木書三首　與唐灝儒書　答張嚴貞書　與吳裒仲書二首　與沈尹同書　與嚴穎生書　答吳裒仲書幣小啟

丙申　贈張白方序　困勉齋記　與吳裒仲書三首　吳仲木墓誌銘　弔吳仲木文

丁酉　壽吳母序　絹褶記　與吳裒仲書二首　答陳乾初書

戊戌　玩器喻　鄔氏議卹序　施氏族譜序　自題族譜序　贈別林岐宗序　百一吟序　說易贈錢曬　沈氏農書跋　補農書序　愛日堂記　春風草堂記　與吳裒仲書二首并別楮　與徐重威書　答沈德孚簡七則　與姚大也書　與徐敬可書　弔沈善勝文

己亥　近鑑序　墮齒記　與尤策臣書二首　與尤西畬書二首　與尤天士師錫書二首　與尤氏通族書　復伯兄書　告尤氏先人文　哭女文

庚子　備忘錄序　書問目後　跋山陰先生別帙　姚以存字說　與何商隱書　答屠子高書　與徐敬可書　啟兄弟親族　弔吳裒仲文　弔吳伯仁文

辛丑　啟葬親會諸友　與曹射侯書并別紙　與顏子重書

康熙壬寅　與周鳴皐書　與何商隱書

癸卯　先人畫像記　遺安堂訓語　告錢厚庵先生文

甲辰　假道學論　答孫爾大書并別楮　示長子維恭

乙巳　訓子語序　與許大辛書　與姚大也書　與顏子重書　與沈敬夫書　與徐敬可書　與朱韞斯書并別楮　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丙午　書近思錄後示兒　送沈幾臣之睦州序　答
張佩葱問喪禮等書四首　與曹射侯書　與徐重
威書　與顏予重書　與顏子樂書　答凌渝安書
錢先生遺事　吳裒仲墓誌銘　公弔呂康侯文
丁未　近古錄序　書聖逆發軔後　沈氏族譜序
寄贈葉靜遠序　費母壽序　求仁堂記　遺安堂
記　敘祠田經始錄　啟諸同志暨伯兄正定訓子
語　與沈石長書　與徐敬可書　與顏予重書
與某書二首　答張佩葱書二首　與許欲爾書

弔裴紹岐文
戊申　錢氏館別言　答張佩葱書二首又答問　示
維恭　與顏孝嘉書
己酉　同趙二阻雪邵家灣邛老家詩　自箴說　贈
張佩葱歸故居序　與凌渝安書　與屠子高書
答張佩葱書四首　與何商隱書　與陸孝垂書
與錢子大書二首　與嚴穎生書　與沈丹曙書
庚戌　儆老篇　同趙二入山訪商隱寅旭語[illegible]詩
始學齋記　示兒　與屠子高書　與沈甸華書

與顏孝嘉書　與孫商聲書　與曹友肩書　與徐
重威書三首　答施龍友書　與許欲爾書　答張
佩葱書二首　答陸孝垂書　與顏子樂書
辛亥　惜往日詩　甲申冬問目後記　與凌渝安書
與孫商聲書　答張佩葱書三首　與張嚴貞書
答鈕亦臨書　與姚大也書二首　答姚攻玉書
與葉靜遠書　與徐重威書幷別楮　與門人書
二首　答呂仁左書
壬子　自題畫像　答許大辛詩　鄙叟說　敘衛恤

鳴　題詩存後　與凌渝安書　與徐敬可書　與
某書三首　答沈甸華書　答張佩葱書四首　與
姚攻玉書　與姚四夏書　與姚大也書　與王言
如書　與周山甫書　答陸孝垂書　與孫永修書
答門人書
癸丑　錢柏園文集序　紀友贈計需亭序　跋五老
同壽卷　與陳乾初書　與葉靜遠書　答張佩葱
書二首　與胡次嚴書　與姚大也書二首　與陸
霞生書　與門人書二首　與呂仁左書　答陸孝

垂書　與董理涵書　與何商隱書　與某書　答
屠子高書　與王寅旭書　與姚四夏書二首幷別
楮　與陳霜威書　與孫商聲書
甲寅　答葉靜遠書　與姚四夏書　與徐重威書
與沈組綬書　與沈子相書
年歲未詳詩文　有所思四首　烏夜啼二首　同游
不同意　浩歌　重九日　市柏　野步　無題
母諱　上達詩　廣居詩　旅歎　宿山中　閏七
月七日　題介甫詩後　感遇　贈屠子　偶占

間禽　卜居　遇災　故居　酬友人　偶占　漁
父　答季心見規　謝友贈竹杖　問德甫訃　得
顧貞女傳　有感　酬徐堅石　觀物偶占　偶占
二首　鶡旦不鳴　屠處士爌隱居　後愛蓮說
豳風說　社業序　倪氏族譜序　忘憂錄序　飭
身儀則序　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　壽沈德甫六
十序　陳母葉太君九袠壽序　壽二母幷詩　題
劉忠宣公遺事　題傷蛇行　自題寒風佇立圖
自題考槃獨寤圖　書清江與隱兩集後　書理桐

拙操後　劉先生年譜書後　書某友心意十問答
後　跋唐灝儒葬親社約附清風里補例三條　跋
敖英綠雪亭雜言　跋沈德甫札　書姚氏族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跋朱子與長子受之書後　書
吳孟度像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書後　書許淮陽
紀異後　書韓詹夫六戒後　書文學錢公墓誌銘
後　書貽孫集後　書徐子顧嘉子傳後　書徐子
保甲論後　梅花賦引　白兔賦引　生壙引　粤
蕉記　姚子復姓記　野泊記　桐鄉災異記　書

宋理宗事　上本縣兵事書　陳時事書　與陳乾
初書二首　與吳仲木書九首　與何商隱書六十
三首　與淩渝安書三首　與沈石長書二首　與
沈尹同書　與某書　與嚴穎生書幷別楮　與唐
灝儒書二首　與邱季心書四首　與朱韞斯書三
首　與李石友書二首　與沈德孚書三首　與沈
上襄書　與沈爾慥書　與張白方書二首　與許
大辛書二首　與許欲爾書三首　與徐敬可書廿
八首　與徐忠可書　與張恭佩書五首　與施易

修書　與許元龍書　復諸友書　與張巖貞書六首　答姚林友書　與賈子周書　與沈丹曙書　與張允公書　與薛楚玉書　與岑漢明書　與許祥伯書　與潘澄伯書　與孫爾大書　與姚仲間書六則　與胡世繩書　與黃無奇書　與祝鳳師書　與錢叔建書　與施龍友書　與吳汝典書十三首　與顏孝嘉書十二則　與程邇可書　與姚大也書五首　與陸霞生書　與錢子爽書　與錢子固書二首　與錢晦仲書三首　與徐重威書七首　與門人某書八首　與呂仁左書四首　與沈敬夫書　與錢範可書　與錢子大書二首　與屠虞來書　與蔡舍書　上母舅書　與陸孝垂書十六首　與陸幼堅書三首　與周山甫書　鄉約公舉沈義儀先生啟　代人請親家啟　先考事畧陸先生傳　倪寄生傳　程長年傳　錢太常像贊硯銘二首　戶銘　斛銘　瓶銘二首　夏楚銘告先師文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會葬呂念恭告文　同社弔呂孝廉文　弔呂公亮文　弔唐

鄒哉文　弔李石友文　告陸埒文

未列年譜書目

詩集　文集　讀書筆記　王學辨（海昌范北溟鯤刻先生全書取傳習錄評語彙爲一卷題爲此名）　肄書日記（亦范北溟定名）　答問（元刻本人文集海昌祝貽孫洤棄訂全書更此名）　門人所記（元刻本名訓門人語祝訂本更此名）

淑艾錄（祝貽孫擇全書精要語仿近思錄例爲此編）　考夫遺言

節錄諸家評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履祥初講蕺山愼獨之學晚乃專意於程朱立身端直鄉黨稱之其全書多儒家之言（存目子部雜家類）又曰淑艾錄持論頗爲純正（存目子部儒家類）

淩渝安先生（名克貞烏程人明諸生）曰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眞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又曰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守集義養氣之功以致力於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爲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而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

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疑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 全集序

又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 見張佩葱上何商隱先生書

沈石長先生 名磊歸安人 曰於季心容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眞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漁安爾慥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源命意措辭一字不苟以爲當吾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 與先生書

何商隱先生 名汝霖又號錢海鹽人明諸生 曰先生懿德醕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篇相視必極謙慎葢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追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繇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敎原無容贅一辭者其所著各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閒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眞實學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書其庶幾乎 初學備忘引

又曰習詞華者資口耳尙德業者調性情先生此書無非欲人舍無益之外慕反而求之身心見諸倫常日用成其爲闇然之君子而已 初學備忘題詞

又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 見張佩葱上商隱先生書

王曉庵先生名錫闡字寅旭吳江人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楊園有焉見張佩葱上何商隱先生書

陸清獻公諱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官御史贈禮部侍郎曰余於壬子五月始會[redacted]於郡城旅舍語以學術人心爲言有曰考夫雖師念臺而不盡從其學考夫之於念臺也猶朱子之於籍溪屏山白水乎非延平之比也一時之言皆有關係余所深佩服者松陽抄存

又曰張考夫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册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與友人書

陳古民先生名梓字頫弱餘姚人曰先生評傳習錄洞揭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又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先生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忠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原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啟當湖之學道得其傳嗚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小傳

又曰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

以援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愼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並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旦魏鶴山序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即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重輯年譜跋

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桂林人官大學士曰楊園先生學術純正踐履篤實伏處衡茅係懷民物立論不尙過高惟以近裏著己爲主敦倫理存心地親師友崇禮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讀其遺集不能不想慕其人而歎其未見諸施行也學規二則雖止爲勉勖學侶之語而於讀書制行之大端切己反求固已本末兼該徹上徹下工夫全在於此學者其詳玩之學規引

又曰先生以躬行所得爲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主於忠信篤敬實爲立身行己之極則所宜家置一編者也（訓子語引）

祝人齋先生（名洤字歸孫海甯人舉人）曰先生少卽有志聖人之道當是時王氏良知之說中於人心先生蓋深究焉而識其非也間山陰劉念臺先生以愼獨訓後進爲能鞭辟近裏往受業焉其後與淩渝安沈石長何商隱切劘講習益務躬行日有孜孜於四子六經及濂洛諸書以深明乎天人合一之故而力踐夫道器不離

之實嘗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矣（傳畧）

又曰明之季也橫議譸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恆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又曰自先生起而後來賢知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又曰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畧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夫（集訂全書）

序

又曰楊園先生生於有明之季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所爲學一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義直方之則大要以爲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以中庸爲歸爲能有以正後儒偏詖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百年以來其道

漸著流風餘韻被及四方洤嘗讀其遺書昌言眞教與子朱子先後一揆讀之愈久而味愈深長其備忘錄爲先生晚年劄記充實之積發爲輝光其切於日用補於輓近不啻粟帛之療飢寒鐘鏞之振聾聵焉

又曰先生盛德所至迴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餘干諸君子而爲朱子以後五百年來間知之一人非洤之私言敢云爾讀其書當有見其概者（淑艾錄引）

雷翠庭先生（名鋐字貫一甯化人官副都御史）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

學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眞知允蹈者傳

又曰向見陸清獻公衞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先生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爲最醇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蕺山卒一歸於雒閩所著初學備忘切實爲已足爲學者入門之階梯兹錄更引而伸之間論史及時務朱中黄學博宰蕭山諸生刻備忘錄序

又曰楊園先生伏處一隅終老布衣庸言庸行絕無驚世駴俗之事當是時南北講學壇坫相望列門牆者趾相錯而先生退然如不勝雖以張佩葱之篤志力行求爲弟子而不肎受曰生平不敢以講學爲人師也陸平湖年齒雖後猶可及相見而先生旣殁始讀其遺書乃敬而服之則其韜晦之深何如也今之學者多知所向方亟望得其遺書而讀之則其道之闇然而日章又何如也朱蔚佩劉硯訂全書序

朱中黄先生名坤字正甫秀水人官蕭山教諭曰當明季姚江良知之說盛行獨楊園張子確守程朱其邃密似薛文清篤實似胡敬齋醕乎醕者也曾受業劉念臺門下往來問答見於劉子之集及張子之書所輯劉子粹言尤大有功於師門者又曰陸清獻公與先生道德相埒一用一不用惟其用也故天下知有陸子之學矣惟其不用故天下至今不知有張子之學猶幸遺書具在不至泯絕伏冀刊布學官俾師生講習倘久而論定如宋之蔡九峯元之趙江漢明之胡敬齋俱以布衣從祀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上督學雷公請祀楊園先生於蕺山鴛湖兩書院書

張楊園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也所居名楊園故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先生明萬歷中年十五補邑諸生少讀陽明龍溪之書則慨然有志於學先是東林甚熾高顧諸公各標宗旨講學名觝排王氏實出入於良知之說其後念臺劉公設教山陰以慎獨主靜爲宗先生聞而往師之年三十餘屏居教授益刻勤於學夜不就枕者十餘年既而悟師說之非乃力闢王氏壹心於程朱操行粹然於交友盡規延掖後進殫心與力

所著備忘初學備忘等書平易篤實論者謂直接薛胡之傳以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嘗評王氏傳習錄以爲讀其書使人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錄吝驕二字足以蔽之同時平湖陸清獻以閑聖道自任斷斷辨王學之非與先生家比壤而竟世弗相見先生沒後清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歎爲篤實正大足砭俗學之弊云先生少壯有大志晚乃避世畏聲利若浼所教授皆童蒙以舉業請質者輒謝弗納其韜匿如此

論曰楊園先生將葬祖而櫝室爲盜所焚長女適非人爲所毒殺其所遭視生人特異老年妾生二子迨歿後相繼以夭而訖無主後又神道之不可究測也然宋元以來率以近代儒者祔食於孔氏之庭如先生殆毫髮無愧而後之王者所必取也然則天所以賦之亦優矣

道光十有八年春三月仁和後學邵懿辰謹撰

謁楊園先生墓記

往余纂訂楊園先生年譜卽有志謁先生墓去年夏重來浙道桐鄉迂舟入城謁先生主於鄉賢祠詢墓地不得其詳不果謁後閱志乘知在鑪鎭西溪橋今自杭如蘇過桐挈舟至鑪鎭逾鎭西行二里許抵西溪橋橋南百步先生墓在焉維舟詣墓下焚香瞻拜先生墓居中西向二子從葬左右兆域近溪過廣僅數弓碑仆地古松前伐存枯根補植者始盈把余低回久之感歎不已墓南半里許有村一區詢之卽先生故居楊園村先生

故廬嘉慶閒其近支裔孫貧甚出售於金氏其前爲先生祠堂今圮毀無存村人種桑其上後存小屋五閒多朽壞意卽先生晚年所築務本堂也村中人云先生墓始葬宅東南地非爽塏旣而二子亾門人遷葬西溪橋又云村北二三百步有古塚乃先生祖墓余往視之墓甚小無碑碣可證不敢盡信也先生之後二子皆夭繼孫亦夭再繼曾孫不審幾傳而今無主其祀者卽今村中居數姓亦無先生同族者矣竊惟先生乃曠代大儒道德著述垂諸後世嘉惠無窮其祠墓人人皆宜防護豈可忽乎而今則壞廢傾頽見者且不知其爲先生祠墓矣余嘗觀詩人文士及以一技名者其祠墓丹楹刻桷巨碣穹碑見者莫不共曉而先生祠墓雖屢繕葺皆減省從事未能垂遠是何世人重藝而輕道也曷勝慨歎哉余欲募同志捐貲修墓立碑買石爲墓門重建祠堂於故址購祭田三數畝招農佃之使典守祠墓而飢驅無定在不能遂志甚有望於先生之鄉後進與官先生之鄉者道光庚子三月二十六日桐城蘇惇元謹記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後序

愔元幾讀三魚堂集當湖先生稱楊園先生書篤實正大去年夏在杭州友人邵映垣懿辰丞稱先生書出先生與人論學書數篇讀之深以爲快同購求全書久不獲其後至嘉興友人高伯平均儒爲購得初學備忘訓子語及姚大也所述年譜讀之極歎其親切動人而求全書益急今年春復至杭購得備忘四卷伯平又爲購祝人齋選訂全書十六種幷借鈔本遺棄六種願學記問目示蒙士圖百自箴喪祭雜說遺文循讀卒業竊歎先生之學誠如當湖之

言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首稱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諸儒先生書純正平實介乎諸儒之閒而精詳親切殆又過之讀其書能令人仰止而興起也夫士希賢賢希聖驟希孔孟無從而入必以程朱爲階梯希程朱以近代純儒爲階梯不又得所從入乎嘗謂今日爲學宜奉當湖爲師蓋時代近則倣法易及讀先生書體用兼備巨細畢舉是又一最切近之師也顧當湖書傳播甚廣而先生書則求見甚難學者若不得其全書能得年譜讀之亦可窺其端緒愔元初讀姚譜病其疏略不著其大者欲補訂之因芻蒐遠輯鈔錄若干條藏之篋笥秋中歸里以全書呈方植之先生方先生讀之極歎異服膺因勸方先生啟學使沈公朋甫奏請從祀孔子廟庭公許諾且須以新刊陳頫躬增訂年譜方先生復惜陳譜漫宂難見要領令愔元重編於是本姚陳二譜更採全書紬繹纂訂刪繁補闕倣通鑑例編述而以文目及諸家評論之語附錄於後先生言行事實以及進學之序教人之方論學著述之旨於此可見其要略焉讀是譜者庶幾仰止興起而更求全書以學焉則

得所從入循序漸進不至背馳也矣惟全書流傳甚尠重刊廣布是又所切望於世之君子道光十六年冬十二月桐城後學蘇愔元謹識

後三年愔元復遊浙詣先生鄉謁祠墓稽志乘訪求逸事又交平湖顧豫康廣譽假所藏海昌元刻文集言行見聞錄訓門人語及未刻全本願學記日省錄陳頫躬元本年譜等書繼又假觀海昌元刻全書備忘五卷訓子語二卷初學備忘二卷學規一卷喪祭雜說一卷補農書二卷詩文集十八卷言行見聞錄四卷近鑑二卷經正錄一卷近古錄四卷喪祭雜錄一卷訓門人語三卷因將年譜復加

更訂多所增益乃重易稾沈鼎甫侍郎旣許奏請從祀尋試竣入都因疾引退遂不果請祀之舉仍望海內有心君子焉二十一年六月愔元再識

先生書甚難購求海昌元刻版前已燬蕭山重刻版久不印未審存否今惟祝訂十六種版藏平湖屈氏稍稍印行 又記

是譜厚子于道光二十三年冬在杭州刊版版用白皁樹每百字寫刻賈錢八十印行多本厚子攜版歸桐城是本于同治二年春周匯西自杭州難中購至上海丁竹舟松生伯仲寄淮屬均儒重爲校刊用棃版每百字寫刻賈錢一百三十字雖視舊刻未見精整而賈多五分物力之貴愈以徵事爲之難不知杭州手民近更何如也三年四月刻畢十二月厚子長子求莊來書謂初刻版尚幸存兩版竝行所傳益廣誠爲幸事而均儒屑屑識兩刻之直聊以見事適時宜無可作意强致云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閩高均儒書於蒲葭祠寓舍

雙林傅大士語錄

袁勵準

甲子
春永
康胡
宗楙
校鋟

婺州雙林禪寺善慧傳大士傳錄序

夫諸佛菩薩現三身遊十方世界弘六度以攝五道衆生衆生之性邪見妄取言將行違性與理背雖欲服勤冥奥濫觴洪源而智不能知識不能照適足以爲名相爲蓋爲纏乃見讐魔冤受制外道倒屣六塵之境擴晉三界之內無復突圍陷陣先鋒而出者悲夫聖人所以恢張逸網爲大權之教或昔爲能仁之師今爲弟子或秘菩薩之行現聲聞之學於是以清淨爲戰場以持戒爲守禦以金剛爲鋒刃以方便爲間諜以會衆爲將士以說法爲號令遂與無數部伍共破魔城城內諸魔悉皆降伏歡喜踊躍發菩提心者無量無數矣自雙林涅槃之後法輪輟軌慧日韜暉使六道衆生徃牢日固故我諸佛菩薩悲其若此所以用威神之力現無數身將以解其扃鐍而示之要會故世之言雙林大士自云是彌勒應身明矣不然何以有自然無師之智超出凡夫之中辯才無方玄解經藏恒以護持正法發衆生之聾瞽皆如經言維摩之奉戒清淨蓋以攝諸毀禁俾歸正道者也時梁武帝以皇王之貴精勤佛實由是異人間出共羽翼正教如大士之時比丘僧則有智者頭陀惠集惠和普建普成居士則有傅普敏徐普拔潘普成昌居士皆六度四等精心淨行以嚴持於身放生蔬食醫病救苦以泛愛於物造立塔廟崇飾尊像以嚴佛事敷演句偈闡揚經論以廣多聞此皆是不可思議之人行不可思議之事迭爲表裏用度難信難化之人欲使其得登無上之道見當來之佛耳纇以煩籠久翳長夜未曉恨不得於日月之下親承鑒燭猶願上生兜率下會龍華故以伐木思人聞韶忘味將恐芳塵散逸後來無聞遂追訪長老編而次之以爲傳八卷以示于後云耳菩薩戒弟子國子進士樓穎譔

善慧大士傳錄卷第一　　續金華叢書

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風東陽郡烏傷縣稽亭里人烏傷即今義烏縣也父名宣慈字廣愛母王氏世爲農以齊建武四年丁丑歲五月八日生端靖淳和無所愛著少不學問時與里人漁每得魚常以竹籠盛之沈深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留時人以爲愚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歲娶留氏名曰妙光有子二人曰普建普成普通元年年二十四泝水取魚於稽亭塘下遇一胡僧號嵩頭陀語大士曰我昔與汝於毘婆尸佛前發願度衆生汝今兜率宮中受用悉在何時當還大士瞪目而已頭陀曰汝試臨水觀影大士從之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乃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門下足病人當度衆生爲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携行歸舍因問修道之地頭陀指松山下雙檮樹曰此可矣卽今雙林寺是大士於此結菴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爲人傭作與妻妙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苦行七年一日宴坐忽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來自東方放

光如日復見金色自天而下集大士身從是身常出妙香每聞空中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場旣而四衆常集問訊作禮郡守王烋謂是妖妄囚之數旬大士唯不飮食而衆益歎異遂釋之大士還山愈加精進遠近願師事者日衆每旦鐘鳴有仙人騰空而下隨喜行道嘗謂弟子曰我得首楞嚴三昧又曰我得無漏智弟子僉曰首楞嚴三昧唯住十地菩薩方能得之故知大士是住十地菩薩示迹同凡耳大士欲導羣品先化妻子令發道心卽捨田宅請四衆設大會而說偈曰

捨抱現天心傾資爲善會願度羣生盡俱翔三界外歸投無上士仰
恩普令蓋

是年饑饉設會之後家無斗儲同里傅昉傅子良等入山供養大士化喩妻子鬻身助會妙光受命乃曰唯願一切衆生因此同得解脫大通二年三月同里傅重昌傅僧舉母以錢五萬買之大士得錢卽營設大會乃發願曰弟子善慧稽首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今捨賣妻子普爲三界苦趣衆生消災集福滅除罪垢同發菩提後月餘傅氏悉還妙光歸還山大士有僕亡匿爲盜時有同里傅昉傅睢磬產來施大士轉爲亡僕營救苦齋周七七日妙光紡績傭賃曾不少休傅昉亦質妻子得米來作供養大士復轉給諸修道者自後靈異益多人或謗毀大士倍生慈愍一日去叔家自稱我是彌勒故來相化叔可作禮叔遂作禮又欲往從祖乎公乎初不信妙光詠曰他訓汝失心豈有叔祖作禮之義慎無往也大士卽撥胸前作金色由天香以示妙光妙光猶言勿往大士竟詣乎所說令設禮乎固不從大士歸妙光問曰乎作禮否答曰今雖未禮明日會當步步作禮是夜乎夢八人迎大士去乎隨之問人叱曰汝高慢不從聖訓今復何問俄見大士金相奇特翔空而行乎追之但見石壁橫空大士侍從直過無礙乎不得而前旣寤悲悔遲明入山復聞異香遙見大士兩淚稽首願爲弟子大士曰我從兜率天下正爲相接耳乎公遂卽依正三業淸淨時有沙門惠集來至雙林大士

爲說無上菩提惠集願爲弟子初大士感夢項左邊出五色圓光身昇虛空而下至所住山東南面頂上及寤惠集來便留此山爾後惠集處處教化常言大士是彌勒應身大士凡講說及作功德請佛停光兩眼常出金色光明告大衆曰學道若不値無生師終不得道我是現前得無生人昔隱此事今不覆藏以示汝等又弟子禮拜大士因謂之曰汝莫禮我但禮殿中佛卽我形像又曰我於夢中憶得過去師名日善明世尊或問曰善明世尊得道時師耶發心時師耶答曰非發心時師也彼佛出世時我爲國王供養彼佛彼佛壽八萬歲我作佛時壽量亦爾我夢得師名悲相憶念一夕兩淚又曰我夢見釋迦以手拿來合我手問曰此是何相答曰此是我心與世尊心相應耳中大通三年大士與弟子於雲黃山所居前十許里開鑿爲精舍乃種麻豆等萊及至秋稔時有賜瀬里賈磐穎來捨其地大士卽授之大士居瀬里雲黃兩處林麓蔥蒨其中多有猛獸人常畏之大士常以餘食飼之自茲伏匿中大通六年大士言雙林僻處教化衆

生不廣乃欲詣闕乃見天子宣揚正教以正月十八日遣弟子傅暀奉書於梁武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大士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大士立誓紹弘正教普度羣生故遣弟子暀告白雖奉書至都詣太樂令何昌昌見書難曰國師智者尙復作啟況大士國民忽作白書豈敢呈通暀曰頃從東來恐無人爲達此書乃心立誓燒手於御路側庶得上聞昌聞是語卽將此書往同泰寺見浩法師其議以表進上有詔赴闕大士卽以十二月十九日至蔣山閏十二月八日辰時到闕初武帝聞大士神異卽試令閽人預鏁諸門大士心已先知預作大木槌一雙先扣一門諸門悉啟直入善言殿唱拜不從徑登西國所貢寶榻此榻昭明太子智者法師洎大士得坐耳帝問大士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設食竟遂還鍾山定林寺詔令資

夢　還　廣

給自是天下名僧雲集此處常降甘露大同元年正月帝幸華林園重雲殿請四部衆自講三慧般若經于時公卿連席貂綾滿座詔特爲大士別設一榻四人侍接時有劉中丞至問大士何以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大士對曰敬中無敬惟不敬無不敬心講衆既集帝陞殿唯大士不起中丞又問其故大士對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時諸王公送嚫請大衆誦經唯大士嘿然人問其故對曰語默皆佛事也太子遣人問曰何不論議對曰當知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夫復何言講衆既散帝因賜水火之珠大踰徑寸圓明洞徹以大士山居水火難致故以此珠賜之大士常用取水火於日月時王公貴人有至大士所見大士坐不正問曰何不正坐答曰正人無正性側人無側心一日帝延至壽光殿說法至夜方出四月復還雲黃山至九月二日又遣傅暀奉書於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有如意寶珠清淨解脫照徹十方光色微妙難可思議欲施人主若能受者疾至菩提帝詔曰若

欲見願甚佳也大同五年始重入都行至鍾山以狀上帝曰帝豈有心而欲辯大士豈有義而欲論耶帝答曰有心與無心俱入於實相實相離言說無辯亦無論三月十六日帝於壽光殿共論眞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故鈍大士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旨矣大士曰一切色像莫不歸空百川不過於大海萬法不出於眞如如來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普祖衆生有若自身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退至十八日大士作偈進帝答息而不滅義其辭曰若息而滅見苦斷集如趣涅槃則有我所亦無平等不會大悲既無大悲猶有放逸修學無住不趣涅槃若趣涅槃鄣於悉達爲有相人令趣涅槃息而不滅但息攀緣不息本無本無不生今則不滅不趣涅槃不著世間名大慈悲乃無我所亦無彼我遍一切色而無色性名不於逸何不放逸一切衆生有若自身常欲利安云何能安無過去有無現在有無未來有三世清淨儔益一切共同解脫又觀一乘入一切乘觀

夢　還　廣

一切乘還入一乘入觀修行無量道品普濟羣生而不取我不縛不脫盡於未來乃名精進大同六年辭帝東歸後數月以功德事復至都下止蔣山遣傅暀奉書於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皇帝性合正道履踐如如大士爲菩提下而故高皇帝爲菩提高而故下機緣感應故成佛事今者故來普勸一切同修正道謹白時何昌使外此書未達時有沙門問曰大士今日大耶後日大耶對曰亦可今日小後日大亦可今日大後日小何以故凡地修聖道果地習凡因常行無所踐常度無度人時因啟帝置寺於雙檮間號雙林寺前此兩樹根株異植枝葉連理各有祥氣出木敷中上有雙鶴和鳴棲翔大士還造佛殿殿前先有白楊樹枝葉秀異經行其下常聞天樂時降甘露大士令伐此木爲殿中像未間刀匠自至復於樹所創甎塔九層至今存焉躬寫經律千有餘卷白佛誓願衆生離苦解脫大士三至京師所度道俗不可勝計大同七年謂弟子曰我於賢劫千佛中一佛耳若願生千佛中卽得見我弟子問曰

若復有人深障大士還先知否答曰補處菩薩有所不知耶我當坐道場時此人是魔使爲我作障礙我當用此爲法門汝等但看我遣此惱亂不生瞋恚汝等云何小小被障而便欲分天隔地殊我亦平等度之無有若也又曰我是如來便從如中來耳弟子曰師既如是何故無六通答曰聲聞辟支尚有六通汝覩我行業緣起若此豈無六通今我但示同凡耳一日又告衆曰我捨此身時期嵩頭陀覽過切利天不久還兜率天汝願生彼即得見我也大同八年乃立誓持上齋作願文曰弟子善慧今敬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弟子自念今生無可從心布施拔濟受苦衆生自今立誓三年持上齋每六月日不飲食以此飢渴之苦代一切衆生酬償罪業降促苦劫速得解脫以不食之糧廣作布施願諸衆生世世備足財法無量永離愛染不作三業得大總持摧伏諸魔成無上道大同十年大士以佛像經文委諸善衆及以屋宇田地資生什物悉皆捐捨營立精舍設大法會啟白諸佛誓爲十方三世六道四生怨

親平等供養三寶及一切衆以爲佛事此世界十方無邊國土一切衆生若有身口意業造作一切無量衆罪因是墮大地獄或復業報畜生嬰受衆苦或復出生人間貧窮下賤耳聾瘖瘂諸根不具或復枷鎖徒流牢獄繫閉無量苦厄或不見佛不聞法不見僧不值知識解脫無因以此供養仰請世尊慈力除滅速得解脫遇善知識聞法悟道發菩提心大士家資屋宅傾捨既盡無庇身之地創立草菴妙光亦自立菴草衣木食晝夜勤苦僅得少足俄有劫賊羣至以刃驅脅大士初無懼色徐謂之曰若要財物任意取之何爲怒耶賊去家空猶有米二百餘斛乃自念言由有身故乃生諸人罪業壽終之後必墮地獄長嬰大苦遂乃捨米百斛爲諸劫賊設會供養三寶爲懺罪惡舍前小塘偶自枯涸大士盡取蟲魚投大江中死者葬於山下牛犬死者亦葬之深念是等輪迴苦趣解脫無期又捨米二百斛爲魚犬等設會供養三寶乃仰聖則遂有偈曰

昔賢捨頭目王子救虎身慈尊推國走修忍救怨親今余鬧此德仰慕菩提因傾資度牛犬捨命濟魚身願爲常樂友共趣涅槃津同會俗無俗齊證真無真

太清二年二月大士復捨田園產業以十五日設會爲此國土遍十方普佛世界六道四生怨親平等供養三寶請佛住世普度羣生乃說偈曰

傾資爲善供歸命天中天仰請停光照流恩普大千三塗皆解脫六趣超自然普會體無體齊證緣無緣

又偈曰

隱崖修正道懇茲三十餘遠婉山林友歸命帝玄虛設會宣經懺爲彼盈塵垢誓願無瑕穢心淨等芙蕖並契三空理同證一如如

大士又欲持不食上齋及燒身爲證遍爲一切供養三寶三月十五日乃謂衆曰昔聞月光大士捨頭弘施太子救窮濟乏無悋命財經之所明此人不久成佛故余不揆凡微仰慕聖則乃立心誓捨身命財普爲一切供養諸佛謹持不食上齋而取滅度執志燒身爲大明

鐙爲一切供養三寶今取來月八日遂先告衆曰莫懷憂惱夫物有生有死事有成有敗天下恩愛皆悉離別今捨此穢濁之身當得無上清淨法身唯願徒衆無懷悲戀生生世世不相捨離永爲眷屬至成佛道但自相率共辦樵薪於雙林山頂營作火龕願以此因緣當來世界必爲佛事普度一切共同解脫至四月八日弟子留堅意范難陀等十有九人各請奉代師主持不食上齋及燒身供養三寶又弟子朱堅固燒一指爲鐙陳超捨身自賣姚普薰智朗等傭賃各以得其供養師主普願一切捨身受身常值諸佛聞法悟道並證無生是月九日弟子留和睦周堅固二人燒一指燈弟子樓寶印刺心葛玄杲割左右耳比丘菩提優婆夷駱妙德二人割左耳比丘智朗智品等二十二人割右耳發願曰弟子菩提等上啟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伏惟師主誓弘聖教普度羣生捨身命財燒身爲燈普爲一切供養諸佛謹割耳刺心用血洒地奉代師主普爲一切供養諸佛伏聞大覺慈父愍育含生哀傷物命大悲

稟修濟拔含識勤經塵劫臨唱涅槃請天勸請遂駐恒沙隨喜凡聖
是以某等伏見師主并山門眷屬二十許人將欲莊嚴佛刹雷動法
音震無畏鼓廣利無邊剋巳灰身成就勝德此實難思上行非凡境
界某等不以衛衒儲貲罪垢深重今謹割耳燒指殷勤勸請譬若窮
子伶俜失父況乃含胎喪母則暗塵冥杳無智日像法即頹慧光
隱沒衆生擾擾沒溺愛河痛哉傷悼伏願師主停威駐影久留世間
願念含靈慈悲六趣接養孤窮利安貧老遍使迷徒咸崇覺悟等契
無生俱歸寂滅伏願大慈一垂降許次有比丘尼法脫法堅等十五
人各持三日不食上齋留師久住闡揚正教復有比丘普濟居士傅
長傳遠等四十二人稽首和南大士膝下伏聞佛日初輝思惟三七
爲衆生根鈍著樂癡盲寧不說法疾入涅槃於是釋梵祈勸即轉法
輪爾所年中常注法雨利益無量潛光八樹委法四依師主協本誓
願超然挺拔端坐雙林不辭勤苦欲廣弘佛法流通正道如何便欲
克日闍維嬰孩失母未足爲喻海船破沒亦非爲苦本師世眼智月

已虧慈氏明導慧日未朗當今長夜正須照燭濟等決志刺心灑血
塗地特乞留心卒闕存壽太清三年梁運將終災禍競興大士鄉邑
逢災所有資財散與飢貧課勵徒侶共拾野菜煮粥人人割食以濟
閭里大寶元年二年大士又課徒衆煮粥皆如太清故事其年春作
里無耕牛大士乃遣弟子自植將牛助人耕地取足已用惟耕畝半
承聖元年正月十六日大士又捨田園家業牛犢倉庫奉設法會自
是每年正月十日捨米二千斛奉設法會偈曰
傾資爲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注普無邊六道咸崇潤四
趣等皆然普會實無實齊證堅無堅
紹泰元年四月二十日大士告衆曰我聞大覺世尊曠劫以來捨頭
目財法利安六道又聞經言佛法欲滅先有衆災雲集人民困苦死
亡者多次有水災如今所見次第當至誰能普爲一切衆生不惜身
命復持不食上齋燒身滅度以此身燈普爲一切供養三寶請佛住
世普度衆生六月二十五日弟子菩難陀者奉持上齋遂於雙林山

頂燒身滅度至九月十五日比丘法曠於始豐縣天台山下燒身滅
度太平元年三月一日次有優婆夷子嚴於雙林山頂赴火滅度陳
永定元年二月十八日大士告衆曰今世界衆災不息人民困劇誰
能苦行燒指爲燈普爲一切供養三寶請佛住世救度羣生時有比
丘惠海菩提法解居士普成等八人謹奉命比丘法如居士寶月二
人鈎身懸燈大士又曰誰能割耳出血和香灑地普爲一切供養三
寶時有比丘智雲等一十二人沙彌惠普等十人又有普和惠炬等
二十三人小兒善覺等一十七人總六十二人謹奉割耳出血和香
灑地大士又曰誰能持不食上齋請佛住世時有比丘曇展等二十
六人沙彌尼慧堅等十人小兒法極妙眞優婆夷平等法項等十人
道士陳令成徐尹等總四十九人奉持不食上齋大士謂衆曰我同
度衆生之伴去將盡矣唯濡徐二人不出其名如弟子傅普敏則是
文殊沙門慧和是我解義弟子亦是聖人然行位不高慧集上人是
觀世音與我作弟子目居士是阿難目在世形容行業還示闇劣世

人不免輕之乃誡諸弟子曰汝等莫輕目居士他捨命甚易無餘痛
惱顏色鮮潔倍勝平常捨命之後大士方說是阿難耳皆有一沙門
來詣大士日問大士修菩薩行菩薩之人乞頭與頭乞眼與眼國城
妻子皆所不吝今就大士乞手巾香爐若與即眞菩薩不與即非也
大士日捨與不捨悉非菩薩沙門强自持去得十許日復來問日前
有人逼奪香爐於意云何大士曰得如本有失如本無唯願上人擧
爐焚香供養諸佛生生世世增進菩提常爲善友沙門懷愧送香爐
還先有沙門僧朔等四人自信安來遊雙林我慢不禮忽見大士身
高丈餘金色晃耀不覺稽首願爲弟子後隨入郡住蔣山下定林寺
一日見白光在大士座前疑是白氎以手取之光還大士乃無可覓
大士日爾後設有所見不用取也時定林寺草木常降甘露諸蟲來
食人物雲集殺傷至多大士欲還他處是夕露止蟲去遂止尋還雲
黃天嘉元年弟子慧榮等欲建龍華會大士日汝可作口佛停光會
龍華是我事也若從吾言定見龍華矣大士又曰吾悟道已四十劫

釋迦世尊方始發心盡爲能捨身苦行所以先我成佛耳天嘉二年
大士在山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從後因謂弟子云七佛之中唯
釋迦數數與我語餘佛不也數數如是問曰餘佛何爲不語答曰釋迦
今正綜此世界我當紹繼是故世尊數與我語問曰那不見他方佛
但見七佛耶答曰七佛雖去世綿遠由共綜此世界故也問大士知
人心中所念否答曰不也我常遊無生至理轉勝於昔問曰經云一
受不退常寂然云何失宿命智乎答曰我今作凡夫用有興廢然用
中始終亦不失矣今時不具足現道樹時乃當具耳然諸弟子遠行
當歸亦自知其到日此少宿命智通耳有會法師者欲試大士率八
十餘人忽來索食大士常膳纔給四人妙光憂之大士手自行飯衆
悉飽足天嘉四年正月十二日大士又捨五百斛米三十束絹奉設
法會乃說偈曰
竊聞佛法將欲滅憂愁怖畏實難當衆災亂起數非一含識遭值盡
中傷如何衆生遭此苦悲念切抱益皇皇今與妻兒捨田業身命財

物及餘糧遍爲十方設三會并燒塗末雜薰香烟雲妙色獻三寶願
爲如意出芬芳奉供人天大悲父啟請調御心中王唯願哀愍諸羣
生留情久住放慈光照燭六道四生類業淨悟解等金剛增加神通
恒自在堅固勇猛救危荒蕩除世界災穢惡安泰皎潔若西方金池
玉沼皆湧出珍華寶樹悉鏗鏘適悅羣生無短乏尊榮富貴壽延長
得修無爲入正道齊超不二涅槃常
天嘉五年歲次甲申正月十七日營齋至二月八日轉法華經二十
一遍又於會稽鑄寶王像十軀設無遮法會其月九日又建禳災無
礙法席十日轉涅槃經一部燃長命燈自後五年凡設六會如前供
養嵩頭陀入滅大士心自知之乃集諸弟子曰嵩公已還兜率天宮
待我我同度衆生之人去已盡矣我決不久住於世乃作還源詩十
二章大士既涅槃時至亦預有徵應先是雙林及雲黃兩處房前皆
生瑞梨樹其上常有甘露四時不絕乃忽萎黃漸至枯死時太建元
年歲次己丑夏四月丙申朔大士寢疾告其子普建普成二法師曰

我從第四天來爲度衆生故汝等慎護三業精勤六度行懺悔法免
墮三塗二師因問曰脫不住世衆或離散佛殿不成若何大士曰我
去世後或可現相至二十四日乙卯大士入涅槃時年七十三肉色
不變至三日舉身還煖形相端潔轉手柔輭更七日烏傷縣令陳鍾
者來求香火結緣因取香火及四衆次第傳之次及大士大士猶反
手受香沙門法璿等曰我等有幸預蒙菩薩示還源相手自傳香表
存非異使後世知聖化餘芳初大士之未亡也語弟子曰我滅度後
莫移我卧牀後七日當有法猛上人送織成彌勒佛像來長鎮我牀
上用標形相也及至七日果有法猛上人將織成彌勒佛像并一小
銅鐘子安大士牀上猛時作禮流淚須臾忽然不見始大士寢疾弟
子恐其滅度乃問曰如或不可諱則靈柩若爲安厝答曰將我屍於
雙林山頂如法焚之以其灰骨分爲二分一安山頂塔中一安塚上
塔中兩塔中各作一彌勒佛像亦用標形相也又問曰若不遂所囑
欲依世俗禮葬若爲安置答曰若不獲我願則不須村器但累甓作

牀即舉我屍於其上以三尺屏風繞之以絳帳覆之可也又囑弟子
徐普拔等曰我去後若猶憶我汝當共迎慧集上人遺形還山共爲
佛事於是弟子竟不奉大士初命而特用漢禮并迎集上人屍於稽
印猪松山之隅與大士隣墳而葬
太建四年九月十九日弟子沙門法璿菩提智瓚等爲雙林寺啟陳
宣帝請立大士并慧集法師慧和闍黎等碑於是詔侍中尚書左僕
射領大著作建昌縣開國侯東海徐陵爲大士碑尚書左僕射領國
子祭酒豫州大中正汝南周弘正爲慧和闍黎碑
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
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
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菩提心者志誠竭力能推輪藏不計轉
數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隨其願心皆獲饒益今天下所建
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嘗於松間願度衆生以
斧爲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及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

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靈異之迹豈容思議耶

善慧大士傳錄卷第一

陳大建五年菩提等上啟於宣帝請爲本寺護法檀越帝答書可之菩提等又作書與朝貴以下曰伏惟亡師大士在世之時頻詣梁武帝弘通正道多逢惱障請朝貴爲護法檀越並蒙弘獎今徒衆弟子奉遵遺教紹繼慈旨輒依先仰請爲護法特願垂許於是自朝廷宰貴以下至于士庶具題爵里願爲護法檀越者甚衆禎明元年大士長男普建法師燒身滅度隋開皇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文帝作書與弟子沙門惠則等曰皇帝敬問惠則法師如來大慈矜念羣品救度一切爲世津梁朕君臨天下重興法教欲使三寶永崇四生蒙福汝等皈依正覺宜揚聖道想勤修梵行殊應勞德秋暮已寒道體如宜也今遣使人指宣往意開皇十八年帝又與書曰朕受天命撫育黎元尊崇三寶情深救護望十方世界一切含靈蒙玆福業俱登仁壽汝等棲身淨土投志法門普爲羣生宣揚聖教又知比來爲國行道勤修功德當甚勞心汝等弘此慈悲精誠苦行廣濟衆品深慰朕懷

既利益處多勿辭勞也

仁壽元年正月十五日帝又書曰朕尊崇聖教重興三寶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法深副朕懷既利益羣生當不辭勞倦大業元年煬帝書曰朕欽承實曆撫育萬方思弘德化覃被遐邇況復昔居藩屏作帝江都所管之內臨踐日久輿言唯舊有異常情今者巡省風俗爰届淮海山川非遠瞻望載懷薄寒道體清豫廣修淨業寔足津梁既以弘濟爲心不爲勞也是後僧徒住持自朝廷至于郡縣官司多保護之其大士遺跡雖歲月淹久至今在者稽亭塘下漉魚潭一所佛殿及九層甎塔各一所法猛上人織成彌勒像及小銅鐘子一口大士所臥大牀一張莞席一領木帳一具木枕一枚牙塔子牙菩薩二軀白石像一軀瓷像二軀瓷硯一面瓷插筆架一具瓷水盤一口扣天門槌一隻武帝水火珠一顆麈尾扇一柄香奩一具憑日扇兩柄張僧繇畫菩薩兩鋪西國獻獨榻牀一張其餘屋宇圖誌等皆大士在時所有

其事煩碎不復具載大士凡所著述不以文字爲意但契微妙至眞之理冀學者因此得識菩提之門耳其所爲衆生說法亦不過教句所聽者各隨性分得解也初大士每與弟子等說大乘道未嘗告僧時比丘智雲從容啟大士曰師主嘗說六度及四等未知云何是度云何是等大士答曰雖行布施而不畢竟住於喜捨雖行持戒而不畢竟住於調伏雖行忍辱而不畢竟住於無瞋雖行精進而不畢竟住於忘身證法雖行禪定而不畢竟住於無動雖行智慧而不畢竟住於空解雖行無相而不畢竟住於永寂雖行無度而不畢竟住於無得雖行無起而不畢竟住於無生是爲六度摩訶般若波羅蜜也雖行慈心而不畢竟住於常念雖行悲心而不畢竟住於忍苦與濟雖行喜心而不畢竟住於欣悅正法雖行捨心而不畢竟住於無著此四心並離於色相怨親等濟盡於未來是爲四等四無量也大士更說摩訶正法忍無礙功德少分以釋上義曰若能持捉摩訶正法忍能爲摩尼珠遍照十方能爲如意珠充滿諸行願能令行者如虛

空色相不能染能使行者離足迹猶如鳥飛空當成無上道疾證天中天能紹諸佛法普度諸羣生能爲衆妙藥療治生死病能令行者無所依疾證應名字能弘三菩提安直無邊際能降諸結賊疾證一無爲能爲大日月照了諸世界能令行者利已永安寧能令疾證不動地澄寂無崖底能成聖中王名聞普世界能爲法寶藏日用無窮盡能令疾證大乘道能載無限量大士又說陀羅尼三昧法門少分偈

是法法中明猶如星日月是法法中燈能破無邊暗是法法中地荷載遍十方是法法中母出生諸佛種

爾時大士見衆生雖有肉眼不識罪福之由因爲徒衆說三盲之義曰一瞋恚盲二慳貪盲三憍慢嫉妬盲瞋恚盲者後墮地獄出受毒蛇身人見便打殺問汝起此瞋心定是損誰爲損已耶損他耶若不生瞋心應得涅槃常樂只由起瞋心墮其身向三惡道中受如是大苦不甦受涅槃大樂此非大盲耶慳貪盲者只猶慳貪心故墮大地

獄從地獄出受餓鬼身問汝起此慳貪心定是損誰爲損巳耶損他耶若不生慳貪心應得大涅槃樂只由起慳貪心自墮其身向三惡道中受如是大苦不聽受涅槃大樂此非大盲耶憍慢嫉妬盲者先墮大地獄從地獄出作糞坑中蟲及豬犬等下賤之身問汝起此憍慢嫉妬心定是損誰爲損巳耶損他耶若不生憍慢心應得大涅槃樂只由起憍慢嫉妬心自墮其身向三惡道中受如是大苦不聽受涅槃大樂豈非大盲耶大士常勸戒諸人令菜食說法開示曰如我不欲得人加諸我我亦不應加諸人我不欲得人殺害於我我亦不應殺害於他我不殺彼彼不殺我是世正理汝持不殺戒法應如此就佛何求若犯殺戒落刀劍林鑊湯爐炭地獄不盜戒者我不欲得人劫盜於我物我亦不應劫盜於他物我不盜彼彼不盜我是世正理汝應持不盜戒就佛何求若犯盜戒死受地獄重苦出墮餓鬼後爲牛馬又割肉償其債主百千萬劫無有休息弟子又問曰從來敵佛文詞只敵釋迦十方佛而獨不道彌勒何耶答曰十方諸佛共一法身何必須一一列名自說因緣如昔有人作好飲食供養聖僧爾時聖僧化作凡僧形像來食其食主人見卽罵辱言我本供養聖僧不知上人何得受我供養然只此上人是聖僧身主人自不識耳大士又嘗問居謂弟子言我初學道始於寺前起一草菴及守瓜屋內外泥洽甚周爾時有客來至屋中與我談話我於對客之際乃見一佛身長丈六金色從天上來東面而下光明赫奕遍虛空中亦盡作黃金色爾時都不見屋及四壁所在如虛空中坐佛既至地我卽禮拜佛亦隨我作禮唯我獨見客不見也又言我入山修道時常自思惟諸佛世尊並以何道能度衆生今我學何法當得此道我資用多乏肆力耕鋤暝還山中竟夜思惟度衆生法心未明了因發聲慟哭雨淚交流念三塗地獄之苦彌日累夕乃豁然開悟自識我來處方知諸佛不除地獄深有所以若除地獄則無人修善故知善惡二法互相住持世界乃安立譬如聖王治國設法垂制人有所犯則隨事刑戮輕則鞭捶重者刀鋸以令於世以行禮樂以立仁義若無王威

憲制偷劫怨家侵掠無已是後大士又從容請弟子曰我初悟道時得少分宿命智通識本來處知從天來本身由在彼天上又言我身在山中打磬六時禮拜空中常有四部衆同我禮拜弟子問曰六篇中言近皆天宮不知是何天也答曰非是第一義大抵是欲界中第四天耳又問曰未審得宿命智見來去事如人卽今眼見物不答曰不也我但得少分宿命智耳今作凡夫非是具足神通時至於坐道場時乃當具足也又問曰少分宿命智見知若爲答曰我只心知耳實無所見如我遣弟子傅暀奉書白國主自知當有大德沙門爲影響之人初大士在世之日常與弟子說無爲大道諸法因緣曰無爲大道者離於言說何謂離言說說者無示聽者無聞學者無得何謂說無示聽無聞學無得答曰說者無方故無示聽者無受故無聞學者無取故無得何以故爾法無色離形相故法無受離取捨故法無行離足跡故法無名字離分別故如是道者卽是無爲眞一眞一之道卽無漏之道何謂無漏斷絕攀緣究竟無染上不爲結使所牽漏落三界流轉生死下不爲結使所牽漏落三塗地獄受諸苦惱故言無漏無漏之道卽寂定無爲蕭然常住何謂爲常雖復俗去時移常存不異常住之道卽是聖道何謂聖道聖者正也若論正卽是不動若論不動卽是定若論定卽是調直若論調直卽是平若論平卽是和若論和卽是僧僧者復有三義一者意業無所作二者口業無所作三者身業無所作名之爲僧亦名法師法師者復有三義一者展踐如如體一無相二能弘宣正典曉眞不二三能善巧方便化彼羣生同歸一源名爲法師問曰何不一法卽眞而須方便答曰衆生習氣剛强深愛諸有不可卒除要須方便稍遣攀緣緣累既盡乃方悟道理會無上卽眞不二是以諸佛菩薩大悲憐愍開方便法門常勸出家出家之法有二一形出家二心出家形出家者所謂剃除鬚髮同於法身心出家者出一切攀緣諸有結家若就卽世而論形出家勝何以故不爲公私所弘獨脫無累蕭然自在若就理而論則無有二復有事理出家事出家者出慳家出貪家出嗔家出殺害家出食

敞衆生家出偷盜家出邪淫家出損他利已家出綺言妄語家出惡口兩舌家出嫉賢妬能家出憎愛家出怨親家出互爭勝負家出相淩易家出相鬭打家出貢高家出我人家出不慈孝家出無慚無愧家出違恩背義家出不謙讓家出誹謗家出毀呰家出世間非道理家出不恭敬家出六塵家出一切諸慢家出我慢家出邪慢家出憍慢家出高慢家出不如慢家出慢慢家出增上慢家出多聞廣知家出持戒慢家出禪定慢家出師慢家出僧慢家出貴慢家出富慢家出端正慢家出丈夫慢家出勢力慢家出伎能慢家出火宅慢家出三界家出一切有爲諸結家是名事出家此家此宅有何等過應須出離蓋此家此宅中有無量冤家債主手把刀劍常待我來殺害於我身應須出離又有無量虎狼師子常待我來噉食我身應須出離又多諸惡蛇蜈蚣等屬常待我來惱害於我身應須出離又有無量三塗地獄種種諸苦常待我來考楚於我身應須出離又多諸郎主常待我來使役於我身何謂郎主慳心是郎主貪心是郎主瞋心是

郎主殺害心是郎主食噉衆生心是郎主偷盜心是郎主邪淫心是郎主損他利己心是郎主綺言妄語心是郎主惡口兩舌心是郎主嫉賢妬能心是郎主憎愛心是郎主怨親心是郎主彼我心是郎主互爭勝負心是郎主相淩易心是郎主相鬭打心是郎主貢高心是郎主我人心是郎主不慈不孝心是郎主無慚無愧心是郎主違恩背義心是郎主不謙讓心是郎主誹謗心是郎主相毀呰心是郎主世間非道理心是郎主不恭敬心是郎主六塵心是郎主一切諸慢心是郎主眼貪花豔之色是郎主耳貪非法之聲是郎主鼻貪非法之香是郎主舌貪非法之味是郎主身貪細滑是郎主意緣惡境是郎主一切有爲諸行悉皆是郎主此諸郎主能使役能罵辱能捶撃能繫駐能枷鎖能殺害能煮炙能噉食於我身世間自有人屬他使役尙復稱言辛苦不可嬰當況係屬如此郎主嬰衆苦復可當乎是故應須出離理出家者出八聖道家出十方四無所畏家出十八不共法家出五眼家出六神通家出三明家出他心家出宿命智家

出大悲大慈家出平等家出覺知悉達智家出佛佉僧家是名理出家或曰既有出家復有入家不今略說入家入遍寂家入大動家入現色身家入無住家若如是者卽是大乘何以故若以無生妨生是人遠離無生若無滅妨滅是人遠離無滅是故經言生死是涅槃無退無生故何故無退無生爲來無所從故何爲來無所從爲去無所至故何爲去無所至爲遠離三世有故何故遠離三世有爲隨順諸法性故何故隨順諸法性爲教化羣生等至涅槃故是故雖得佛道轉於法輪不捨菩提之道何以故不虛本願故問曰何爲來無所從謂不依一切諸行故何謂去無所至謂於一切法無所取故何謂遠離過去有謂不住過去足跡離於名字無所分別故何謂遠離現在有謂現在心不染有無二法故何謂遠離未來有謂心不取未來證法無爲故何謂遠離三世有爲盡有爲謂法無所得故隨順諸法性爲住無所住故何謂住無所住爲興無限大慈大悲故何謂興無限大慈大悲爲教化羣生等至涅槃故何謂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謂離有爲諸法證寂無爲故何故不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不住諸寂爲諸法故何謂得無所得爲不得有無二法如虛空住無所住故問曰如上所說斷絕攀緣究竟無染不爲結使所牽是卽解脫者何用坐禪繫念數息邪答曰坐禪數息者乃是入道初門正爲衆生習氣剛強深愛正欲煩惱熾盛折挫不調是以諸佛菩薩方便令繫念數息廢其心慮不緣世間麤惡之事又令觀身過患厭離生死精勤修習累月經年修習既久攀緣稍靜心得調柔乃能斷慳貪瞋等有爲一切諸行諸行旣盡心會實相證寂無爲是名得道若人雖復坐禪繫念數息不斷瞋等有爲諸行者終不得道何以故爾道是無爲法諸行是有爲因今行有爲因希望無爲果不亦難乎又說三乘及外道魔業曰第一聲聞乘者不能廣濟但觀身患厭離生死斷一切攀緣有爲諸結安心實相證寂無爲是名聲聞乘第二緣覺乘者厭離生死斷一切攀緣有爲諸結修行四等六度廣濟羣生安心實際取證成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爲緣覺乘第三大乘者

息一切攀緣有爲諸結修行四等六度廣濟群生怨親平等廻向三菩提不證三菩提修行一切法而離諸法相是故非世間非不世間非涅槃非不涅槃不縛不脫永爲三界父母廣濟群生盡未來際是名大乘何謂外道業外道業者修有漏善厭下攀上修諸苦行亦修諸功德望得高昇自在永受無爲安樂是爲外道業問曰夫物生有死事成有敗生心趣道望得久住常樂何者是魔業答曰有爲諸行何謂諸行慳心是行地貪心是行地殺害心是行地食噉衆生心是行地偷盜心是行地瞋心是行地邪姤心是行地損他利已心是行地調戲心是行地歌舞心是行地綺語妄言心是行地惡口兩舌心是行地嫉能妬賢心是行地愛憎心是行地彼我心是行地互爭勝負心是行地相凌滅心是行地相鬬打心是行地一切諸慢心是行地我人心是行地不慈不孝心是行地無慚無愧心是行地違恩負義心是行地不謙讓心是行地相誹謗心是行地毀呰心是行地世間非道理心是行地不恭敬心是行地眼貪花豔之色是行地耳貪

非法之聲是行地鼻貪非法之香是行地舌貪非理之味是行地身貪細滑是行地意緣惡境是行地一切有爲諸行若善若惡皆是魔業也此諸行流轉生死無有休息常處闇宅永劫長夜無有光明急須遠離又問曰何謂魔答曰魔者邪也生心取外即是爲邪生心取內即是爲邪生心取中間即是爲邪若心不生即不動若心不動即爲正也又問曰夫人何故輪迴生死無有休息答曰輪迴生死不由於他皆由自身口意業之所致也是故應須控制諸根不令放逸有人說言死去更復何知夫死之與生無差異何以故夫有身者皆謂四大所成識神合體遍在其中今所以知寒知熱知苦知樂悉是識神所知非爲四大知也若言不然者何故識神去後死屍不知苦樂邪以此推之明死與生不異是識神領於苦樂耳今日若不能忍受飢渴寒熱燒煮割炙之痛後入地獄豈能受乎若不肯調心爲善恣意殺害衆生造作諸惡者死入三塗地獄刀山劍樹鑊湯爐炭銅柱鐵牀鋸解磨磨灰河沸屎阿鼻地獄寒冰種種諸苦豈可當乎道家

五苦頌曰

生落苦神界轉轉五道庭久幽閉長夜累劫無光明刀山多劍樹毒刃互爭鋒生有履霜人時刻無暫寧飢餐鐵丸炭渴飲冶火精流淚三塗中豈識形與名念子不知命苦哉傷我情

又有人言天下人民學道不盡菜食大士何獨執菜食耶答曰何謂爲聖道夫聖道者正也一者理正二者世正學道之人應修理正理正者心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一心澄寂猶如虛空若生心貪世間非理之味復何爲正乎第二學道之人應修世正世正者在貴不凌賤在富不凌貧在智不凌愚在强不淩弱是故非正不言非道不行欲損他利已復何爲正耶且一切畜生之類皆是罪人所作自念無有力勢不能救護今爲貪口味反助煎迫邪一者乖慈二者乖理三者亦是罪業生死根本一切人民何故輪迴衆苦無有休息由不自用道理更相凌易互相殺害爲此流轉三塗地獄受無量苦是故執心菜食畢命不移又有問曰菜食經久或致病其事如何答曰

夫人何故有病但坐過去前身造作衆惡感今病苦今若復造作衆惡又感未來病苦譬如有人故年鐵壯刺身今年痛惱爲痛惱故又刺新壯此寧得愈應須挑故壯不刺新壯痛乃得愈耳何謂挑故壯不刺新壯謂已作之罪歸命三寶發露懺悔未作之惡誓不更作此乃獲生生世世無復苦惱也又問言非道覓財供養三寶其事何如答曰竊聞經言非法財作佛不聽禮此佛以此推之故知佛不許人惱害衆生非道覓利供養三寶又有人說言合家不殺但常食已死之肉此事如何答曰食者不止殺亦不住若食者住殺亦自止人問云我爲諸惡之事我廣能讀誦衆經經云能讀誦一句一偈能滅無邊重罪能增長無邊功德斯說如何答曰斯乃諸佛菩薩慈愍方便故誘進在前決斷在後若衆生讀經心得悟道遠離諸惡以心爲善卽一句一偈實能滅無邊重罪增長無邊功德今若廣誦衆經心不斷惡亦不能滅罪生福何以驗之竊聞善星二比丘誦十二部尊經利如瀉水但爲惡不住生身陷阿鼻大地獄以此推之故知多聞

讀誦心不斷惡終不能滅罪生福也有人問曰世間有人常諸經律
如惡不惡知非不罪知犯不犯又外能嚴整威儀內心不斷諸惡之
行此理如何能得解脫諸苦不答曰如有人內心具知有因果苦樂
諸緣外形又能齊整威儀但不能自愛仍以五百鐵壯內於衣裏於
意云何此人爲當得無苦痛耶若今學道之人外雖能齊整威儀內
心不斷諸惡之行其事亦爾後爲怨家所得繫身閻獄受其衆苦無
有邊際如此苦痛豈可畏乎仰願諸仁德更相勉勸制心一處斷除
諸行攀緣究竟無染使心虛寂冥會實相即得解脫衆苦超證無爲
常樂是故經云滅苦之道實是真道更無餘道也又曰今有人身患
六欲之病求師受戒既受戒已而不持戒病得愈不答曰譬如有人
身苦重病尋覓良醫求索良藥病人數請藥方而不服藥此於諸人
意云何病爲當愈不令人受戒而不持戒其事亦爾若不除六欲之
因後必果六十諸行旃陀羅此六十諸行索之流轉生死殺身無數
問此諸行旃陀羅並從何所而生答曰若貪色即是受想行識若貪

聲即是受想行識若貪香即是受想行識若貪味即是受想行識若
貪觸即是受想行識若意貪世法既是受想行識如有一中備五五
六合成三十旃陀羅也若貪出世色即受想行識若貪出世聲即受
想行識若貪出世香即受想行識若貪出世味即受想行識若貪出
世觸即受想行識若貪出世法即受想行識如是一中備五五六合
成三十并前總爲六十旃陀羅也何謂出世味觸謂貪涅槃愛法生
也此六十諸行旃陀羅應遠離智者應須觀察審諦思惟使心不外
不內亦不中間猶如虛空無所依止即得解脫生死之苦證真涅槃
常樂或難曰常說爲善感樂何故世間有人修善反貧窮困苦答曰
多是大權菩薩慈愍廣濟現身修善嬰羅衆苦食困愈堅不貪世樂
精勤懺悔惟願捨身感見諸佛何以故爾正爲衆生初發道心信根
未立多逢怨障恐其道心退役引之令堅固趣向佛道是故經言說
悔先罪不說過去解脫以已之疾愍於彼疾也又難曰常說爲惡感
苦何故世間有人生不爲善現身富貴安樂子孫盈堂答曰夫人得

富貴者不由一生由前身修行布施廣作功德果報今生感受富貴
安樂今生雖復爲惡未即受苦譬如有人殺害百人百人恨心甚重
常欲報怨但彼有千人守護未能得便意欲得千人去後百人取而
殺害受苦無量也又問曰畜生之類愛念眷屬何如於人答曰雖復
形差體別至於貪生畏死情同狎愛不異於人今人自稱有智慧之
眼見生死苦樂之路而作五痛五燒之因永劫長夜受諸苦惱無有
休息不知遠離復何得稱爲智慧乎大士又謂人曰夫人何故常被
五痛五燒之苦蓋由自造五痛五燒之因譬如有人五百鐵壯刺於
身上畢身晝夜痛楚不可嬰當今欲爲諸仁德拔除此壯令身心安
樂無復苦惱於意云何欲得階梯拔欲得併拔何謂階梯拔有人受
持佛三歸一不殺戒月持六齋齋日菜食喻拔一百壯有人受持佛
五戒月持六齋齋日菜食喻拔二百壯有人持佛十善戒月持六齋
年三長齋齋日菜食喻拔三百壯有人受持佛聲聞戒一切諸惡不
作諸善奉行長中菜食六時行道喻拔四百壯有人受持佛菩薩戒

一切諸惡不作諸善奉行長中菜食六時行道愛護正法不惜身命
崇弘聖道廣化羣生共同解脫喻拔五百壯是爲併拔今諸仁德何
故恣心造惡死入三塗地獄受苦無量若能一制心爲善壽終之後
上生天上七寶宮殿之中姿容端正相好殊特尊豪富貴無爲自在
欲有所得隨念如意四城銀池林苑寶樹鏗鏘花葉陰映香風飄拂
金枝玉葉奏衆妙樂適悅人心永劫歡娛頌曰
調心作牛車牽人至梵天梵天諸宮殿皆悉自光明譬如春月花衆
色悅人情愛樂此花者永離諸塵嬰

善慧大士傳錄卷第二

善慧大士傳錄卷三　　　　　　　　　　　續金華叢書

四相詩

生相

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欲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
脣向乳開爲迷眞法性還却受輪迴

老相

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禮還虧身似臨崖樹心
如念水龜尙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

病相

忽染沈疴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脈呻
吟徹四鄰不知前路險猶尙恣貪嗔

死相

精魄辭生路遊魂入死關只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
花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心王銘

觀心空王　玄妙難測　無形無相　有大神力　能滅千災
成就萬德　體性雖空　能施法則　觀之無形　呼之有聲
爲大法將　心戒傳經　水中鹽味　色裏膠清　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　心王亦爾　身內居停　面門出入　應物隨情
自在無礙　所作皆成　了本識心　識心見佛　是心是佛
是佛是心　念念佛心　佛心念佛　欲得早成　戒心自律
淨律淨心　心卽是佛　除此心王　更無別佛　欲求成佛
莫染一物　心性雖空　貪嗔體實　入此法門　端坐成佛
到彼岸已　得波羅蜜　慕道之士　自觀自心　知佛在內
不向外尋　卽心卽佛　卽佛卽心　心明識佛　曉了識心
離心非佛　離佛非心　非佛莫測　無所堪任　執空滯寂
於此漂沈　諸佛菩薩　非此安心　明心大士　悟此玄音
身心性妙　用無更改　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
空無體性　能使色身　作邪作正　非有非無　隱顯不定
心性雖空　能凡能聖　是故相勸　好自防愼　刹那造作
還復漂沈　清淨心智　如世黃金　般若法藏　並在身心
無爲法寶　非淺非深　諸佛菩薩　了此本心　有緣遇者
非去來今

頌

遍瞻四大海觀尋五陰山如來行道處靈智甚清閑寶殿明珠曜花
座美玉鮮心王明教法敷揚般若蓮淨土菩提子蓋得天中天覩此
色身中心王般若空聖智安居處凡夫路不同出入無門戶覩尋不
見蹤大體寬無際小心塵不容欲得登彼岸高張智慧帆清淨明珠
戒莊嚴佛道場身作如來相心爲般若王願早登蓮座口放大圓光
廣照無邊界爲佛作橋梁開大毘尼藏名傳戒定香觀達無生智空
中誰往來永超三界獄不染四魔胎遊戲蓮華上安居法性臺天人
悉瞻仰冥空讚善哉有緣逢廣化般若妙門開夜夜抱佛眠朝朝還

共起行住鎭相隨坐臥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知佛何
在只這語聲是寂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菩涅槃既不遠常住亦非遥
迴心名淨土煩惱應時消欲過三塗海勤修六度橋定當成正覺喻
若待來潮伏藏不離體珠在內身中但向心邊會莫遠外於空萬類
同眞性千般體一如若人解此法何用苦尋渠四生同一體六趣會
歸余無明卽是佛煩惱不須除

貪嗔癡

不須貪　看取遊魚戲碧潭　只是愛他鈎下餌　一條線向口中
含

不須嗔　嗔則能招地獄因　但將定力降風火　便是端嚴紫磨
身

不須癡　癡被無明六賊欺　惡業自身心所造　愚迷披却畜生
皮

十勸

勸君一　專心常念波羅蜜　勤修六度向菩提　五濁三塗自然出
勸君二　夫人出世莫求利　縱然求得暫時間　須臾不久歸蒿里
勸君三　人身難得大須慙　晝夜六時常念佛　勤修三寶向伽藍
勸君四　努力經營修善事　莫言少壯好光容　未委前程是何處
勸君五　尋思地獄眞成苦　眼前富貴還容儀　須臾不久還歸土
勸君六　第一莫喫衆生肉　若非菩薩化身來　便是前生親眷屬
勸君七　萬事無過須的實　朝三暮四不爲人　此理安身終不吉

勸君八　喫肉之人眞羅剎　今生若也殺他身　來生還被他人殺
勸君九　天堂地獄分明有　莫將酒肉勸僧人　五百生中無腳手
勸君十　相勸修行須在急　一朝命盡入黃泉　父娘妻子徒勞泣

頌二首

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　牛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　不逐四時彫

還源詩十二章

還源去　生死涅槃齊　由心不平等　法性有高低
還源去　說易運心難　般若無形相　教作若爲觀
還源去　欲求般若易　但息是非心　自然成大智
還源去　觸處可幽棲　涅槃生死是　煩惱即菩提
還源去　依見莫隨情　法性無增減　妄說有虧盈
還源去　何須更遠尋　欲求眞解脫　端正自觀心
還源去　心性不思議　志小無爲大　芥子納須彌
還源去　解脫無邊際　和光與物同　如空不染世
還源去　何須次第求　法性無前後　一念一時修
還源去　心性不沈浮　安住三三昧　萬行悉圓收
還源去　生死本紛綸　橫計虛爲實　六情常自昏
還源去　般若酒澄清　能治煩惱病　自飲勸衆生

浮漚歌

君不見驟雨近著庭際流水上隨生無數漚一滴初成一滴破幾回銷盡幾回浮浮漚聚散無窮已大小殊形色相似有時忽起名浮漚銷竟還同本來水浮漚自有還自無象空象色總名虛究竟還同幻化影愚人喚作半邊珠此時感歎閑居士一見浮漚悟生死皇皇人世總名虛暫借浮漚以相比念念人閒多盛衰逝水東注永無期寄

言世上榮豪者歲月相看能幾時

獨自詩二十章

獨自山　茅茨草屋安　熊羆撩人戲　飛鳥共來飡
獨自居　何意此勤劬　勤心尋本性　志節服眞如
獨自眠　寂寞好思玄　休息攀緣境　不著有無邊
獨自坐　靜思觀無我　調直箇身心　慈悲成薩埵
獨自處　本誓如應與　示道在經中　抑破無明主
獨自行　見色恰如盲　輕軀同類化　蠕動未曾驚
獨自戲　問我心中有何爲　若見無記在心中　急斷令還般若義
獨自往　觸處隨緣皆妄想　妄想心內遍馳求　即此馳求亦非往
獨自歸　登山度嶺何所依　比至所依無定實　熟觀此境竟何爲
獨自作　問我心中何所著　推檢四運併無生　千端萬緒何能縛
獨自詣　問我心中何所取　照了巧說並皆空　咽喉脣舌誰爲主
獨自情　其實離聲名　三觀一心離萬品　荊棘叢林皆自平

獨自美　迢迢棄朝市追昔本願證無生不得無生終不止
獨自佳　禪味朝餐不用蝦弊此揣食如應與假借五陰以爲家
獨自樂　但欲求無學急斷三界纔得免泥犁惡
獨自好　決求菩薩道萬行爲衆生未取泥洹實
獨自歡　試取世緣看捉此無常境一理向心觀
獨自奇　正是學無爲迴思多許念還向涅槃池
獨自足　願心無限踊怨親法界語圓眞始得應身化羣有
獨自宿　意裏心儲寄爲作貝友繫衣珠歷劫彌生根會熟

爾時大士與諸弟子晝夜思惟觀察行人生而不生滅而不滅止息攀緣人法相即是爲解脫也乃作五章詞曰

一更始　心香遍界起敬禮無上尊心心已無已
二更至　加趺靜禪思通達無彼我眞如一不二
三更中　觀法空不空無起無生滅體一眞如同
四更前　觀法緣無緣眞如四句絕百非寧復煎

五更初　稽首禮如如歸依無新故不實亦不虛

行路難二十篇并序

夫心性虛凝量同法界隨如絕相無作無緣湛爾常存而無住法流滿世界而實理不遷妙道歸空而曾同萬有法王御此而說金堅故昔言欲顯其相而復不爲言之所詮然觸事該羅而事之不攝性非解脫本無十纏緣所不起呼之爲妙言方不及故號曰然常與世和而世法不染俗是其體而亦不爲俗之所牽爾乃虛玄絕妙空號坦蕩心無狀而現形雖有形而無象散合無方而非還非往由聚斂而不促設開舒而不廣斯非物而有音具大音而稀響性寂虛沖非一非兩廣照分明徒自明而自朗未曾暫有而全體現前雖復現前而難引難做細於毫末而不微生遍三千而不長理無決定無聽無聞無而怳晃生死坦然非因育養識類合生同斯法網就悟名爲涅槃而不知者說爲憶想斯則眞實無疑能柔能强廣望則世界不容息念則舉體皆同乃是無色之色恬靜澹泊止之即爲無量無窮之體合之則非隻非雙一起普周萬國無遲無疾而容不容非凡非聖非智非愚唯有無心質士合此虛宗會之者豁眞昧照之者朗迷蒙遮那湛然無增無減四生三有開爾還空若乃幽微寂寞難見難知若立一名相而不合不離非斷非常而二邊俱合無明無暗非慧非癡此非世間智辯照之所能及是無生慧者之所深思斯乃自悟虛心即長生而不滅見而非見無著無依世有九十六種外道亦所不及唯是無上佛法要切良基余既暫開不能默已抱愚竭智聊述捐辭雖不會妙理然其語意大指終歸自然煩憤性迷制斯遣慮願高明正士見者不嗤

第一章明非斷非常

君不見自心非斷亦非常普在諸方不入方亦復不依前後際又復非圓非短長湛然無生亦無滅非白非黑非青黃雖復念慮知諸法而實不住念中央衆生入而無所入雖取六境實無傷智者分明了知此是故號曰法中王自悟知此無知法因爾智慧等金剛不藉外

緣資內府戒定慧品自開防安住普超三昧頂憶想顚倒永消亡覺諸煩惱隨如相稱此空名爲道場爲衆班宣演常教如此妙義未曾彰行路難路難微妙甚難行若以無知照知法現前證得本無生

第二章明眞照無照

君不見眞照分明性無照通鑒坦蕩復無平安住無明知明照了達明照之無明一心永斷於諸行始復勤行於不行一心非心亦非一無一無心行不生識心即是無生法非離生法有無生若知諸緣性無起隨心顚倒任縱橫解了空心無隔礙世間言論不容爭若復苦欲爭言論方爲貪癡之所盲是故經言樂知見五陰塵勞隨復生若能專心持本際自得正道坦然平性正心平無有正假設不正引羣生行路難路難常居五陰山涅槃虛玄不爲寂雖有生死獨淸閑

第三章明心相實相

君不見心相微細最奇特非作非緣非色名雖復恬然非有相若凡若聖已之靈比靈無形而常應雖復常應實無形心性無來亦無去

緣慮流轉實無停正覺此是眞常覺方便鹿苑制尊經爲度妄想諸
邪見令知寂滅得安寧廣說菩提與諸行而此二法卽音聲了達音
聲處非處三毒煩惱不虧盈又達五陰皆空寂正思無生制六情於
茲六情還念滅卽是眞了涅槃城行路難路難無往復無還貪嗔不
在於內外亦復的不在中間

第四章明無相虛融

君不見決定法中無決定虛妄顚倒是菩提若心分別菩提法分別
菩提還復迷若了此迷無分別迷與分別卽菩提分別菩提非一異
恒一同體不相攜安住性空眞實性空性無空亦不齊同體大悲含
一切故知眞性不乖迷只此皆迷卽無性亦復不論齊不齊若拾塵
勞更無法喻若淨花生淤泥如來法身無別處普通三界苦泥犁三
界泥犁本非有微妙誰復得知蹊行路難路難本自是泥洹內外身
心併空寂顚倒貪嗔何處安

第五章明凡聖非一非二

君不見煩惱茫然非是一雖復非一亦非多若能照知其本際卽是
眞身盧舍那入於微塵亦無礙無礙體寂遍娑婆凡聖兩途非二處
生死涅槃常共和雖復强立和名字只箇愛癡眞佛陀般若深空智
非智以無心意制衆魔余既誠心學此述聊抽抽抱作斯歌行路難
路難心性實奇寛貪欲本來常寂滅智者於此可盤桓

第六章明懲心性無染

君不見智人求心不求佛諸法寂滅卽貪淫愛欲貪淫從心起我亦
懲心於不心若也求心復不得自然無處起貪淫貪淫無趣亦無滅
顚倒非淺亦非深又亦不得非貪欲無得不得妙難尋三毒性中恒
如此具足常同堅固林余事貪淫爲佛事更無三毒橫相侵若求出
離還沈沒分別出沒還復沈諸佛菩得於三毒衆生虛妄不能任我
亦勸修三毒性更不願求諸佛心行路難路難心中本無物無物卽
是淨菩提無見心中常見佛

第七章明般若無諍

君不見般若眞源本常淨生死根際自虛微卽此生死眞般若離斯
外覓反相違心若分別於生死諸苦毒難貪相追今若事之爲功匠
虛妄顚倒不能歸而此但假空言語淨穢兩邊俱不依無心捨離於
生死涅槃無心亦不追涅槃無心卽生死生死無心般若明般若明
心無照用無照無用斷言辭亦復不欲有諸見卽是法王無上醫普
解於此無心藥三有諸病盡能治行路難路難遣之而復遣識此遣
性本來空無心終是摩訶衍

第八章明本際不可行得

君不見本際之中無復本無本眞際無人知若人無知了斯際淸淨
微妙不爲奇知與無知常自爾苦樂等同於大悲三界衆生乃迷務
於其實錄是無爲亦復無此無爲法强自生心是苦疲苦疲皆空如
炎響生滅不住不分離能知此心無隔礙生死虛妄不能羈而此一
心皆悉具八萬四千諸律儀亦復不墮過人法嶮巇絶危而不危一
切法中無有法世人遑遽欲何爲行路難路難心中無可看昔日謂
言諸佛遠今知貪嗔是涅槃

第九章明無斷煩惱

君不見文殊妙德非爲遠三障三毒卽二空五分法身纏五陰六入
無知爲六通四倒四果何曾異八邪八正體還同七覺菩提性無別
七識流浪會眞宗一切煩惱皆空寂諸佛法藏在心胸恆將法忍相
隨逐只自差舛不相逢諸佛如來住何所併在貪淫愛欲中今勸斷
貪淫愛欲但是方便化童蒙貪欲本相眞淸淨假說空名名亦空行
路難路難心中非是心寄語眞修無念士愼勿分別毀貪淫

第十章明寂滅無心常行精進

君不見寂滅性中無有滅眞實覺中無覺知亦復無有無知覺淸虛
寂寞離方規法性自爾無因致憶想顚倒性無爲正使飄流遍三界
於其心中實不移無去無來亦無住善達無住亦無虧諸佛世雄非
尊大三毒四倒亦非卑知尋緣心無所得無緣心中緣復彌若欲速
求無上道無知三毒性能貿三毒生於三解脫七識還生七覺支倒

心去來無有實去來無急亦無遲覺諸煩惱觀前境但自懲心而却推心本無根何有本六塵五欲不能拘行路難路難微妙甚希奇昔日般勤勇精進不知精進背無爲

第十一章明法身得用自在

君不見大士自觀身中法身是如來淨法身虛空往還能迅速獨脫自在不由人出入毛孔而無礙愛取塵時不染塵見處凡情等諸聖離斯求道更無眞建立諸法而無法即是眞如無上眞億劫本有而非故於今現覺亦非新成就大我而無我具足大人無有人聖體無明不可說爲復方便名心神即此心是眞常法亦是涅槃之上珍願諸學人同此悟各自守門而禁津行路難路難名異理無分若能了於無生死便得消除生死雲

第十二章明金剛解脫

君不見金剛語句非眞實爲象森羅同一無而此空無爲佛母復是眞如無上珠世人不知求此寶貧窮思忠六趣奴不事身中法身佛

冗冗向外禮浮圖作看而欲似精進檢責身中皆併癡用箇癡心逞言語不了眞源由是愚隨情憶想而分別五陰六賊競來誅不肯尋求無上道但知虛妄取名譽口雖唱善還生惡空言眞實反成虛余今反虛持作實亦不證實入無餘行路難路難舉世皆虛妄十纏五陰性無知愚人於中自生郭

第十三章明寂靜無照無得

君不見諸法但假空施設寂靜無門爲法門一切法中心爲主余今不復得心源究檢心源既不得豈知諸法併無根用此無根心照境照之分明彌復惛即此惛心還自照正照之理未曾存照之與境俱差異是故智士不能論世人狂狂强分別無中照見亂精魂若能智照亡非照分別智照復還弃諸法本爾誰人作寂靜無靜亦無喧故知衆生顛倒想還是衆生無上尊行路難路難捨癡而復癡飛禽走獸我能伏只箇心賊獨難治

第十四章明三空無性

君不見諸佛聖人心無礙爲通道化說三無非說三無實非說心爲萬境不由居正使顛倒造五逆隨情所作併歸如抱朴澄神念無念亦不分別滅無餘所以安心不擇處了知眞俗體非殊息慮心空不捨事名理言行不相扶不依六塵心動搖隨如無作順空虛無去無來常不住心神竭盡亦非無不壞於身隨一相不斷貪淫而不拘若謂無差還自縛言其體異轉傷軀猶如夢幻無眞實本來非有若爲除行路難路難頓爾難料理凡夫妄見有差殊眞實凝心無彼此

第十五章明空有不遣

君不見邪見非邊不離邊顛倒分別亦非緣自心非心念非念常來常去實無邊猶若金剛難沮壞諸佛用此作金堅世人稱涅槃妙余道生死最深玄即是無生之上忍又是摩訶無礙禪正士由心於是定不爲八風之所牽天樂自在無心戀小小財色豈能纏隨逢苦樂心無變永別憶想忘憂煎虛心無人無我所任性浮沈如似顚實照常法知無定知法無性號爲賢行路難路難非空亦非有有無雙

遣兩俱存俱存無遣亦無受

第十六章明魔怨

君不見大道寂寞叵思尋通融萬像盡皆深一切恬然無起滅顛倒分別併從心智者求心無處所茫然絶相離貪淫了了分明何所見猶如病眼覩空針若人體知顛倒想不爲妄苦所漂沈世間諸法如陽焰行者愼莫致怨嫌恆以空心而反照無上佛道亦能任行路難路難微妙實無雙若識六情空非有衆魔結賊自然降

第十七章明法性用平等

君不見法性無知不可說有漏無漏并虛通雖復乖差作諸地尋其本際盡皆同亦復無同可同法亦不以空持作空若欲知斯殊妙道但自窮搜五陰叢如實無來亦無去亦不的在六情中即是無原眞法界湛然常存無始終行路難路難苦樂何未央時往西方無量壽或復託化現東方

第十八章明不思議佛母

君不見愛欲貪淫諸佛母諸佛世尊貪欲兒從來菩提爲我匠今使我爲衆匠師昔日千端外求佛佛在衣中今始知無量癡心本是道三毒四倒不思議虛妄行慈愍衆苦不知諸苦是慈悲嗔恚無明最微妙世間智者不能思昔日辛勤學知見不知知見自無知四趣三塗悉非有三鄣三脫不分離行路難路難無有俱併忘了知煩惱無生想卽是如來坐道場

第十九章明無覺精進

君不見正心諸佛子以見非心故不憂知心非心意非意八風傷逼豈懷愁隨風東西無我所獨脫逍遙不繫舟設使住時終非住走遍十方而不流不見我時於無我善哉適性任沈浮世間妄想無眞實吾於此中何所求只用非心覺非覺亦復正修於不修若人不知如此處不應稱名作比丘爲箇癡心作奴僕愛結纏之不自由而此更增諸苦惱永劫長塗三界囚生死相連彌復甚判不能得永長休行路難路難無令過諸念無念之念乃爲眞眞念無眞還自炎

第二十章明善微妙

君不見無上菩提最爲近四大五陰皆深奧其實淸淨妙難知不悟此心眞卒暴和合性中無有實是故稱爲諸法要於中無妄亦無眞只用無爲作微妙尋其體寂不應言假爲衆生立名號若知名號卽非名解了衆生知佛教覺知無因之正因當得無因無果報善達貪愛得無生無明去來無動搖不見聖果異凡情分別聖凡還復倒若人無願亦無修必定當爲世間導行路難路難非穢亦非淨是非雙泯復還存

行路易十五首

佛空俱一體空佛本來同觸目皆如此無心自性中行路易路易不修行有無心永息只箇是無生

衆生是佛祖佛是衆生翁三寶不相離菩提皆共同行路易路易眞無作持經不動口坐禪終日卧

無生無處所無處是無生若覓無生處無生無處生行路易路易坦然平無心眞解脫自性任縱橫

菩提無處所無處是菩提若覓菩提處終身累劫迷行路易路易眞不虛善惡無分別此則是眞如

有無皆解脫累息在無生菩提是顚倒生死最爲精行路易路易人莫疑解吾如此語修道不須師

東山水上浮西山行不住北斗下閻浮是眞解脫處行路易路易人不識半夜日頭明不悟眞疲劇

猛風不動樹打鼓不聞聲日出樹無影牛從水上行行路易路易眞可憐修道解此意長伸兩脚眠

佛心與衆生是三終不移虛空合眞理人我在無爲行路易路易眞難測寄語行路人大應須努力

人道行路難我道行路易入山十二年長伸兩脚睡行路易路易莫思量剎那心不二終日是天堂

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海坦平地燒冰將煮茶行路易路易眞

寘寶菩提心在中世人元不覺

有無去來心永息內外中間心總無欲覓如來眞佛處但看石牛生象兒行路易路易須及早不用學多聞無言眞是道

無用是無作無作是無心無見無心處楊花水底沈行路易路易眞無得講說千般論不如少時默

無情正是道木石盡眞如違時遍境是不悟永乘疎行路易路易眞可樂剎那登正覺不用披三教

無事眞無事無事少人知無爲無處所無處是無爲行路易路易人莫驚無有無爲事空有無爲名

無我無人眞出家何須剃髮染袈裟欲識逍遙眞解脫但看水牛生象牙行路易路易君諦聽無覺無菩提無垢亦無淨

牽題六章

第一章歎佇歸珠至今獲

携明是今日感應在明陽想思深洞盡企子實難當朝憶生昔戀夕

望動心傷若期靈樹下度脫不相忘惡見孤憔悴俱願普趣翱雙飛白日頂出氣紫雲光神龍左右梵散花來芬芳菲菲常樂境藹藹昇金堂

第二章歎斷高遂昔元志

近背天宮否念苦暫羈斯紓散金來抱流緇布交知唯卿相隨善依領使忘疲同登八位境共樂寶蓮池肉身變金體妙果遂衆奇

第三章勸修無上道

改緇素容轉體淨得金蘭從修無上道常樂自然完拂拭明珠瑩光發遍能看

第四章歎世人不厭苦信自纏嬰

背八七寶車寧歸地獄所刀山已傷形劍樹方應處月月病難當年年無暫弭流浪三塗中憔悴玉容毀不同余今訓爾時仙步阻

第五章勸請仁賢背苦就樂

願子從爲善名價身爲呈諸天散花下飛梵來相迎同昇珍寶殿處處皆光明共居常樂境齊悅證無生

第六章勸同趣至眞解因緣縛

唯願趣眞道研慮蕩衆緣累盡超妙國逍遥無畏天

有沙門問大士那不出家答曰不敢住家不敢出家爾時又爲東鄉侯卒題三章略說理要云

脫中如不如縛中穆如相乃會三菩提如如等無上

法相並非雙恆乖未曾各沈浮隨不隨搖漾泊無泊

勸論詩三首

持戒如天日能明炬有軀照見家中寶兼開額上珠直超三有海徑到薩雲衢並會等無等齊證拘無拘

破戒如船恰投溺大江海臨窮方喚佛志操不能收命如風中燈迅滅罪相待身死罪由存牽向阿鼻門千苦俱時至萬痛切神魂獨嬰燒煮炙困劇事難論

修空截三有精進作賢王共弘調御法甘雨注無方澤潤羣生等惠解悉芬芳普會三善室齊證眞如房

卒題兩章

罪世還本源離有絕名相栖神不二境體一上無上

性狎無彼此心由不去歸道遥空寂苑悅意境忘依

善慧大士傳錄卷三

碑文

夫至人無巳屈體申教聖人無名顯用藏跡故維摩詰降同長者之儀文殊師利或現儒生之像提河獻供之旅王城迴衆之端抑號居士時爲善宿大經所說當轉法輪大品之言皆紹尊位斯則神通應化不可思議者乎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傅大士者卽其縣人也昔嚴谿藴德渭浦呈祥天賜殷宗誕興元相景侯佐命樊滕是埒介子揚名甘陳爲伍東京世載西晉重光惟是艮家降神攸託若如本生本行或示緣起子長子雲自叙元系則云補處菩薩仰嗣釋迦法王眞子是號彌勒雖三會濟濟華林之道未孚千尺巖巖穰佉之化猶遣但分身世界濟度羣生機有殊源應無恆質自叙因緣大宗如此按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地示同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故其本迹難得而詳言者也爾其蒸蒸大孝肅肅惟恭厥行以禮教爲宗其

言以忠信爲本加以風神爽朗氣訥清高流化親朋善和紛諍豈惟更盈毀壁宜僚下丸而已哉至於王戎吏部鄧禹司徒同此時年有懷栖遁仍隱居松山雙林寺棄捨恩愛非梁鴻之並遊拜辭親老如蘇耽之永別自修禪遠谿絶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太守王烋言其詭詐乃使邦佐幽諸後曹迄至兼旬會無飲食於是州鄉媿伏還遁歸依逃迹山林肆行蘭若又自叙云七佛如來十方並現釋尊摩頂願受深法每至槌槌應叩法鼓裁鳴空界神仙共來行道其外人所見者拳握之內或吐異香胸臆之間乍表金色時有信安縣比丘僧朔與其同類遠來觀化未及祇肅忽見大士身長丈餘剃等驚慚相趨禮拜虔恭既畢更覩常形又有比丘智纓優婆夷錢滿願等伏膺累載頻覩異儀或見脚長二尺指長五寸餘兩眼光明雙瞳照耀皆爲金色並若金鏡譬李老而相侔同周文而等狀羨姬所履天步可以爲儔河流大展神足宜其相比支郎之彥既恥黃精毘曇之師有慚青目既而四空妙定薰修已成八解明心莊嚴斯滿時還鄉

薰化度鄉親俱識還源並知廻向或立捨鬚髮如聞善來大傾財寶同修淨福大士薰禪所憩獨在高巖爰挺嘉木是名檮樹擢本相對似雙槐於俠門合幹成陰類雙桐於空井厥體貞勁無爽大年置霜停雪寒暑葱翠信可以方諸堅固譬彼娑羅既見守於神龍將爲疑於變鶴乃於山根嶺下創造伽藍因此高柯故名雙林寺矣大士亦還其里舍貨貿妻兒營締支提繕寫尊法嘗以聚沙畫地皆成圓果芥子菴羅無礙褊陋乃起九層塼塔形相歸然六時虔拜廻繞斯託又以大乘方等靈藥寶珠祕言山谷希得傳寫龍鄉思其曉照象駕乏其流通復造五時經典千有餘卷與夫窮子而葬同其至誠嫁妻而隱無殊高節若寄摶麨如因寶花共指菩提有成親眷至如一相無相之懷虛己虛心之德化雞在臂方推理於自然譯蛇傷體終無擾於深定門徒肅肅學侶詵詵通被慈悲義無偏黨大通元年縣中長宿傅普通等一百人詣縣令范胥速名薦述又以中大通四年縣中豪傑傅德宣等道俗三百人詣縣令蕭詡具陳德業夫以連城之

寶照廡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胥等體有流俗才無墨貴亟欲騰聞終成虧息梁高祖武皇帝紹隆三寶弘濟四生迹冠優塡神高仙豫夫以陳蕃靜室猶懷天下之心伊尹躬耕思弘聖王之道況我有慧日明炬如風寶車濟是沈舟能升彼岸固宜光宣正法影響人王者乎於是以中大通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暀出都致書高祖其辭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妄想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夫以四海之君萬邦之主預居王上莫不祇肅爾時國師智者法師與名德諸衆僧等言辭謹敬多乖釋迦之書文牒卑恭翻豫山公之啟大士年非長老位匪沙門通疏乘輿過無虔恪京都道俗莫不嗟疑雖至都投太樂令何昌弁有弘誓誓在御路燒其左手以此因緣希當聞達冒以此書呈同泰寺僧皓法師師衆所知識名稱普聞見書隨喜勸以呈奏

皇心慌悅遽遣招迎來謁宸闈亟論經典同泰寺前臨北闕密邇南宮仍請安居備請資給後徙居鍾山之下定林寺遊巖倚樹宴坐經行京洛名僧學徒雲聚莫不提函負袠問慧諮禪居蔭高松卧依盤石於是四徹之中恒泫甘露六旬之內常雨天酒豈非神仙影響示現禎祥者乎帝於華林園重雲殿自開講三慧般若經窮須眞之所問御法勝之高堂百千龍像圍繞餐聽黑貂朱紱王侯滿筵國華民秀公卿連席乃令大士獨榻對揚天扆弁遣傳詔及宣傳左右四人接受言論爾時納揆之於臺內司隸之在殿中杜預還朝馬防親貴將儀懸席皆等庶僚以大士絕世通人故加其殊禮矣及玉輦升殿雲蹕在階晏然箕坐曾不出立憲司譏問愈見凝跱但答云法地若動則一切法不安應對言語皆爲爽異昔漢皇受道猶大不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河上之老輒舉臨於孝文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方其古烈信可爲儔帝又於壽光殿獨延大士講論玄賾言無重頌句備伽陁音會宮商義兼華藻豈惟寶積獻蓋文成七言釋子彈琴歌爲千偈而已固非論經於白虎之殿應詔於金馬之門說義雲臺受釐宣室可同年而語哉自火運將終民無先覺雖復五湖内昴蒼鸞之兆未萌四海横流夷羊之牧匪見大士天眼所照預覩未來摩掌之明夙墨時兩哀群生之版蕩泣世道之崩淪救苦爲懷大悲爲病誓欲虛中閉氣識食爲齋非服名香但資禪悅方乃燒其苦器製造華燈願以此一光明遍照十方佛土勸請調御常住世間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於是學衆悲號山門踊叫弟子居士徐普拔潘普成等九人求輸已命願代宗師其中或䤴耳而劓鼻或焚臂而燒手善財童子重視知識忍辱仙人是馮相狎大士乃延其教化吏住閭浮弘訓門人修行衆善於是弟子居士范難陁弟子比丘法曠弟子優婆夷嚴比丘各在山林燒身現滅次有比丘寶月等二人翦身繫索掛錠爲燈次有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燒指供養次有比丘尼曇展慧光法纖等四十九人行不食齋法次有比丘僧拔慧品等六十二人割耳出血用和名香依師教並載在碑陰書其名品夫二儀大德所貴曰生六趣含靈所重唯命雖復夢幻影響同歸摩滅愛使迷情唯貪長久自非善巧方便漚和舍羅照以慧燈沾其妙藥豈或捨不貲之軀而能行希有之事若令割身奉鬼聞半偈於涅槃賁髓祠天能供養於般若理當刳心靡吝擢骨無疑者乎大士小學之年不遊黌舍大成之德自通墳典安禪合掌說偈論經摘海未盡其書懸河不窮其義前後講維摩思益經等比丘智璬傳習受持所應度者化緣既畢以太建元年朱明始獻奄然右卧將歸大空二旬初滿三心是滅爾時降暑便已赫曦屈伸如常温暖無異洗浴究竟扶坐著衣色貌敷愉光彩鮮潔爰經信次宛若平生烏傷縣令陳鍾耆卽往臨赴猶復反手傳香皆如疇昔若此神變無聞前古雖復青牛道士白馬先生便遁形骸本惭希企若其滅定無想彈指而石壁已開法王在殯申足而金棺猶啟非斯遠矣莫與爲儔遺誡於雙林山頂如法燒身一分舍利起塔於冢一分舍利起塔在山又造彌勒像二軀置此雙塔莫移我眠牀當取法猛上人織成彌勒像永安牀上寄此尊儀以標形相也於是門徒巨痛遂爽遺言用震旦之常儀乖闍維之舊法四部皆集悲同白車七衆攀號哀踰青樹弟子比丘法璿菩提智璬等以爲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有揚雄弟子鄭玄門人俱述清猷載刊玄石於是祈聞兩觀冒涉三江爰降綵綸克成豐琰陵雖不敏夙仰高風輕課庸音乃爲銘曰

大矣構迹勞哉赴時或現商主聊爲國師卑同巧匠屈示良醫猗歟開士類此難思當來解脫克紹迦維妙道猶秘機緣未適飛降雞頭寧閑狼迹北地爰徙東山攸宅族貴泥陽宗分蘭石莫測其本徒觀其跡遂有蒲塞心冥世雄明宣苦苦妙鑒空空汲引三界行藏六通爰初隱逸宴處林叢食等餐露齋疑服風敬禮珍塔歸依靈像未若天尊躬臨方丈慧炬常照慈燈斯朗釋梵天仙晨昏來往濟濟行法侁侁談講德秀臧丈風高廣成來儀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慚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

色豔沈檀香踰薝蔔我有邊際隨機延促誓毀身城當開心獄忽示
抱影俄如風燭嗽數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輒疊茀燎香薪合窟為窆
方墳以瘞須彌據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壞靈儀自負何時湧塔復覩
全身菩薩戒弟子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大著作建昌縣開國侯東海
徐陵奉勅撰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俗姓樓氏名靈琛字德素烏傷縣竹山里人以初生肩髀
琛然光白不似赤子故以為名字焉八世祖畯仕吳至散騎常侍郎
故侍中玄之弟也畯生陟宣威將軍陟生胤康樂令自胤生豐至法
師祖考世為郡掾吏並有美名初法師母劉氏夫人夢見長人手擎
金像令夫人含之又見紫光入戶繞身數匝因而體重遂即有娠生
法師法師誕育之日一室盡明又有神異之香年六歲識性聞敏每
與諸兒同戲但累甎為高座聚沙為佛塔而已舍南有果林熟時諸
小兒爭來拾果更相毀鬪法師以所得分與諸兒法師叔父少好射

獵每得禽獸還家剝剔羣兒競觀法師獨不窺人問之答曰麞鹿於
草中各自覓活小父遂而殺之令兒心中痛楚不忍見也家人以獵
肉與之法師不肯食於是更他處求得魚肉與法師亦不復食家人
言此非小父所殺也魚水中物耳答曰雖非小父所殺水中岸上痛
苦一等家人感其言遂不復强也劉夫人感此事遂亦不食法師又
常悲桑蠶纏縛生死因此遂不衣縑纊以戒行終身家世本奉道法
師幼童之時忽白其父母言兒欲事佛父母怪而問言汝家世世奉
道汝那獨知佛耶答言兒心中自如此耳年八歲遇遊僧過門乞飲
法師歡喜自將飲與之欲問佛法而未及言道人因舉手指東方曰
剡中有佛法法師當時不解剡中是何處更欲發問便失道人所在
還問其父母曰剡在何處遂言見道人之狀舉家驚怪尋覓道人並
無見者因語法師剡縣此去二百餘里境內多事佛法師請父母求
往剡父母以其尚幼不許至年十二始許焉法師既至剡中遍遊諸
寺彌年忘返家人亦遂其雅操糧餉優給不復禁也法師乃究窮經

藏妙盡根本闔境道俗咸相敬重號為居士乃為偈曰少違妙理樓
居士在剡六年年十七始有出家之志因還鄉里辭親友兼念叔父
迷於射獵苦諫甚切叔父乃偽許之心實不從是夜叔父夢見赤衣
使者將力士數人手持矛戟謂之曰汝無殺害眾生菩薩諫汝何為
不從因提矛欲刺之有頃驚覺汗流浹背遲明即馳見法師求壞獵
具法師歡喜乃與叔父行達射獵之處其地名較田山上有鹿十餘
頭從山上緣草而行送法師數里垂至烏傷縣望見人家羣鹿愕然
齊住法師顧而彈指曰令汝老壽當之深山曠野無近射獵鹿乃徘
回躑躅似相戀惜其德感通如此法師還剡泰始四年遂往上虞東
山寺落髮出家法名惠約師事比丘惠靜為和尚惠靜吳興餘杭人
也本姓邵氏秣陵南林寺業法師弟子也才識清遠為宋世名僧著
命源佛性論見重於世惠靜乃與法師還山陰天柱寺後復同住梵
居精舍尋移西臺寺講經看論窮覩山水所至輒採雜菓擣治服之
惠靜深相賞異謂法師曰非直吾遺聲餘論因子不朽冀興崇釋氏

非子而誰及惠靜泥洹之後法師復還天柱方覃思於大品諸經窮
盡奧義齊竟陵文宣王出鎮會稽聞法師名德深相敬重後有釋智
秀等諸僧亦負當時德望同在王所見王致殊禮於法師有不悅之
色王曰此上人者豈今日法師也乃釋氏之領袖耳羣僧乃服是時
齊中書侍郎周顒為剡令少好佛理慕法師名德法師亦重顒有隱
逸之志遂出剡與顒相見深相敬重及顒去官遂攜法師至都草堂
寺時河南褚淵為司空始請法師講淨名經勝鬘經後淵有疾頓伏
衾枕法師參問淵暨晡未及見忽夢云菩薩來也遂覺命左右求之
無有見者問人曰適約上人來問公睡眠去矣淵遂遣人追請於路
及之得與偕至淵所靜坐良久淵病不覺自瘳由是舉家敬奉謂為
神異後淵為尚書令敕令法師於省中居住時左僕射瑯琊王儉
亦崇信佛法及淵薨後又啟法師依昔居省中至儉為丹陽尹亦携
在郡廨講通法華大品禮敬殊特人問法師曰既絕穀情慮高蹈物
表今朝貴接請常有喜色得無以勢乎法師答言貧道意樂便往不

知物議也周顒聞之謂人曰法師外身爲法所在弘濟萬物宰相天下具瞻一人信向四方仰則教化之所因是以喜也法師行菩薩心豈以游朱門爲貴寵邪齊給事中婁幼瑜者法師之族祖也以儒學知名年已耆宿每見法師輒起作禮或問之幼瑜曰此人乃菩薩身耳方爲天下師豈惟老夫耶時人多以幼瑜呼法師爲菩薩笑之唯王儉周顒以幼瑜之言爲信及王儉薨後法師還草堂周顒時爲太子僕與吳興沈約同在東宮情好甚睦約於此始得至寺與法師相識屢相嗟嘆以爲道安惠遠無以尙也約常白法師曰瞻仰致敬誠在無已但法師非弟子所得致屈耳脫可致屈願法師不忘法師曰貧道齋戒禮佛觸處而可豈有難致耶昔褚王二公常供養於尙書省僕射省檀越後若作此官能見要請豈敢不從約曰法師若此言恐今身無緣矣初法師二親旣歿墳壟未修乃欲東歸改葬到隆昌元年促裝登途會沈約除東陽太守聞法師此行遂與之同舟及到郡營葬事賻贈甚厚墓成法師遂遊金華山住赤松澗採藥服餌時有道士丁德靜隱居此山爲山精所惱後德靜醉臥忽有青蛇嚙足而死觀宇空廢縱有道士輒爲精蛇所嬈竟不能居也長山縣令徐伯超聞之曰山精爲害山道士皆不能精進所致耳試推此觀與約公必能清衛於是乃共入澗請法師法師不辭直移入觀居住且久晝臥忽見二青衣女子資質姝麗攜手歌吟從澗水中出法師徐起正坐語之曰汝等二精魅放橫來久然此地已屬我汝等何敢來耶仍說法化之女子承受頂禮而退自此後觀中無復妖怪也法師在觀逾年餌藥斷穀所進麻粟而已會沈約被代因更相隨出都還居草堂寺至天監元年約爲尙書僕射啓勅請法師居省中約遂禮法師曰草堂之言今果然矣師笑曰子產有云多言或信約曰弟子始願不及此榮生望外豈非佛乎信未愈至約尋爲左僕射尙書令法師並隨在省中常以說法爲務時有二白蝙蝠現草堂寺東門上毛色美澤衆僧相謂曰仙人合藥常用此物求不可得有緣至耳必爲法師瑞應也乃籠將入省以與法師法師熟視良久曰我服食數十

年常啖草木根葉尙懷不必今合藥用衆生皮骨者豈人心哉服汝縱能使我長生久視白日飛騰義不忍害汝以成己也於是送還草堂寺放之少頃又有二頭現法師梁下法師呪而遣之如初後不復見也後約爲丹陽尹又請法師在郡供養約少時往詣法師所神氣不樂仰頭看屋謂法師曰昔王褚二公供養法師並爲京尹今弟子復得繼跡前修弟子過去後朝賢居此者復應奉請法師亦可安居此屋弟子朝露耳不知法師當復見如弟子輩幾人法師瞑目良久答曰檀越前生作福今身受報既足方便輪轉貧道在此世界未得滅度猶應助世教化別有緣會當非復此屋也約曰弟子得見法師此時不答言不見也約因指同來客應豐之曰伊年少見不答言不見也約不懌而退其年約薨後法師還居草堂寺至後年應豐之又亡豐之者南頓人奉道精進多有感通爲沈約所知始病弟子進藥豐之曰何用服此約公言驗吾必不起矣數日而終天監十一年武帝始請相見禮敬甚優宣預後堂齋講上每與師說法清談動經晨夜賞遇欒信無與比者上將受菩薩淨戒乃妙擇法門窮推戒行時大德僧四方雲集師道所向獨歸法師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詔取四月八日當受菩薩戒又於杜姥宅設無遮僧尼供分千僧入華光殿設會祀皇天后土社稷五嶽四瀆賑濟天下孤獨惸寡放生天下物命宣勅七日四更從杜姥宅行城南門入到會所是日丁巳詔曰梵網經云居帝王位者應先受菩薩戒故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宜修身戒心以弘治道朕宴居儼思深念至歸不發弘誓願受菩薩戒豈能起慈悲心行平等行觀視衆生猶如一子所以受持正法在予不疑欲以億兆同茲福慶凡天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是日延法師於等覺殿上受菩薩戒修八關齋設無遮大會朝野白黑十餘萬衆香花伎樂法事之盛振古未有也是日皇帝欲令法師先示現形相乃詔請四字導師爾時僧徒有千餘人舉座無能導者咸推法師焉法師爲其文曰願皇成佛午後皇帝方欲受戒先頂禮於法師而請曰弟子頂禮法師法師勿使外人知之於是法師遂合掌八擬紙中

少選化成五色雲臺而出法師在瓶中結加趺坐須臾之間便卽復身如初謂皇帝曰貧道化身入瓶中亦請陛下無令外人知之遂於等覺殿佛前東面說法受戒皇帝披福田之衣對佛北面受戒受戒畢自親執弟子之禮上與法師語呼爲闍梨與臣下言稱爲智者他日法師入內常施漆牀於東面法師入就榻立上先作禮然後並坐焉爾後皇儲王公以下舉國臣民一切盡敬六宮妃主莫不受業京邑名僧朝野士庶常度脫著錄者四萬八千人法師尊重極焉始受戒時有一乾鵲歷階而上無所畏懼戒畢而去又兩孔雀俱欲昇階驅之不飛行至戒壇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更受他果果時法師重爲說法及後數日同時而死初郡孝廉有樓道一者法師之族叔也齊永明中年八十餘傳言云我少時常隨法師曾祖道蓋懇其墓側聞道蓋歎曰昔有基師指相吾家山云後代當有苦行違道爲王者師今吾子孫但好射獵寧有此望哉自道蓋歎後三十許年而法師生焉及生而神異爲帝者師故知相者之言驗矣始法師才

思淸迥至於制作文章亦皆臻妙常與湘東王諮議范貲友善及貲亡法師乃臨其喪賦詩曰

我有數行淚　不落十餘年　今日爲君盡　併洒秋風前

此詩傳於天下爲世所重是後精修經藏深證無生世間辭句則鄙而不爲也中大通四年師夢見舊宅盡朱門白壁及寤便發心以宅爲寺遂奏請置寺謂此地本是我生育之所因立名爲本生寺又詔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焉大同元年秋八月法師知緣盡乃使人伐寺門外樹枝曰鑾輿當至此枝妨道至九月六日現身有疾北首右脇而臥謂弟子曰我夢四大衆幡花迎我我淩虛而去此間福報當盡至十六日詔使舍人徐儼入寺問疾法師曰今夜當去及至五更一唱有異香滿室法師又謂弟子曰夫生者自然恒數汝等當以慧定存心勿起亂想言畢而滅時年八十四是日皇帝及百辟果來臨喪先是法師臥疾時見道場內有老翁被髮執錫乃謂人曰汝見此不及遷柩日衆僧議葬寺之東巖至二十九日壬申詔葬於獨龍山與寶誌菩薩隣墓故知病時見老翁者乃誌公也法師臨終時常所乘青牛忽大鳴吼淚涕交橫遂不飲水草日向羸瘠每至朝暮哭臨時又鳴吼如初及葬日詔使章從部伍自寺至山亦涕泣聲鳴不絶又始建墓之日有雙白鵠飛來繞旋悲唳馴狎於人有若家禽至葬後三日則不復現矣大同三年詔使從都載龍虎輒於本生寺前招魂爲槨一所令於本生寺樹碑使國子祭酒蕭子雲爲之文又於草堂寺樹碑令庾支使王筠爲之文

嵩頭陁法師

法師名達摩不知何國人所居在雙林北四十里巖谷叢林之間其地多楓香樹因號爲香山法師居此已久無人知者後有採薪人遇見形甚枯槁神氣爽邁獨坐大樹下因就與語甚悅法師謂曰此處堪造寺恨力寡不能自致耳樵者乃請法師出山向俗人家供養法師曰有不種五辛處吾乃往矣樵者思惟乃有一家先世已來未嘗種此卽將法師往其家於是邑聚之人迭供養之乃與人相携向所

居之處以四木作臬釘地曰此可置寺矣後因暫游松嶠山南遇梁常侍樓偃偃亦有倫鑒見法師眉目秀異知非常人因與語大悅法師謂曰貧道是外國凡僧頭陁至此與檀越過去深有因緣今欲共弘佛事舟航羣生乃與偃期來歲八月至所居松林下相見於時佛法尙劣偃猶未識心之所期又疑其或是聖人故至時芟薙荆棘開路向二十里方逢法師所見法師披糞掃之衣加趺而坐歘然謂偃曰菩提之道利益處廣當與檀越共崇建三寶蕩沃六塵若身失正報曠刧不復人身盲龜遇孔豈可復期偃聞是言乃與從者共發道心崇弘正法法師乃與偃等瞻視地勢見千巖秀出四向環繞因號向者四臬所釘之地爲龍腋遂共立一精舍名香山寺又於其傍造一小倉止容一斛許米狀甚朴陋法師令糴米一斛以實之曰取此米供僧及施貧乏將盡人卽送來未嘗空匱時人號爲常滿倉後人或嫌此倉大小更廣大之加以彫飾則一空之後竟歲無施米者其倉至今猶在時村邑聚落信向者多捨稻田以給四方學道者後有

山賊數十人皆持軍器來刼財物法師但閉房安坐無有怖畏賊既不能得入但揚聲大罵令僧逐出法師於房徐謂之曰我狀貌惡不堪與檀越相見須臾羣賊手足皆不得動搖如被人繫縛因即頓地精神潰亂不復相知賊卒惶怖謝罪良久方得醒悟是時鄉中士庶謂此賊拒棄共縛以上郡賊徒令其母入山詣法師所請法師但輒言謂之曰且莫大憂復當自解至四月八日果遇赦免爾時寺中共建靈剎設無遮法會道俗萬眾共引麻絙舉剎絙忽中斷引者皆頓躓莫知何計法師乃發念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出身上銀瓶水瀉於鉢裏乃內外攢之忽大悲泣須臾呪而作禮禮畢欣然而笑即捧鉢繞剎一周剎乃不假人功屹然自立爾時有沙門惠凱整辭還家其母密為烹雞凱意無人知遂與其母私食之及明還山法師以冥知之因訶責之復次有人於市鬻菜果以為齋供遇主人不在遂竊少蓋還以備供養及中時僧徒咸坐主人次第行食法師盡受諸物唯不受蓋因謂曰不許而取何為濫竊主人踧踖而已普通元年

五月三日縣令蕭子睦將往寺頂禮法師先過村落受百姓酒食之饋醉飽然後入寺法師閉房不出唯傳言明府速返矣蕭令勃然作色心欲放火焚寺而未發因更欲稍前良久不得進遂却還縣明日近寺檀越來問法師曰昨明府拜謁何以不前法師何以不出答曰遊戲相過貧道是以不出立心放火焚寺明府是以不前向後此境當三十年大旱常侍樓偃遂以此言白蕭令大恐即馳至寺虔誠禮請懺悔師因為說菩提妙道蕭令悅受而去法師以其年三月十四日始往近村赴齋會使不日還山眾人苦請法師誓不北顧乃言曰貧道緣會而來緣盡而去於是士女悲戀涕泣相繼道路是日法師率爾南行望見南山有紫雲蓋上乃喜曰此處可以置寺矣行至余山江水泛溢船人不肯渡法師乃布繖水上手把鐵魚磬截流而渡南至稽亭埔下見大士跡水求魚因發大士神妙之跡并示以修道之所而去行至萊山當紫雲蓋處遂止而立精舍於其山頂號萊山寺法師常謂人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王此寺從是信施者

多財物般贍僧徒來者相繼隨事能給自數十年之外其地既依據林嶺或時有鬼物故居者甚不安穩稍稍引去遂至荒廢後近村長老共移此寺額於直北十里平川中置乃得安堵香山則貧富適中至今如初法師又於寺南山中多種果樹每晨夕躬自履行於道上亟逢大士甚悅因摩大士頂曰自念余當西適不值菩薩道興遂各還其所居法師至寺數日乃留住鐵魚磬而鐵魚磬者以鐵為之狀似魚形此寺晨昏至今擊之法師西至金華縣界南山下曰此亦可以置寺又以杖剌地曰此可以穿井矣爾後竟以此地置龍盤寺以杖剌處鑿井井不甚深雖亢暘不竭法師又於西行至龍丘界望見南山巖勢孤秀又曰此亦可以置寺矣因居止其中建立蘭若後號此為龍丘巖寺寺成後法師更西行入萬善山口見山盤勢紆又欲置立精舍忽遇二檀越乃指示以其所三人遂共發願言當給施糧食以奬成此功德法師問曰檀那家居遠近答曰不近不遠是此間地主耳乃各自稱姓一曰陳氏一曰趙氏一曰蘇氏並不言其名字

及精舍向成號曰離六塵寺三人遂相與辭別而去莫知所終法師又西行至孟度山此山先有白鹿及常聞鐘磬之響更於此地置立精舍號三藏寺始法師發迹置香山寺及此凡七所得山川之形勝累日供養迄今猶然三藏事畢法師却還龍丘巖寺及入滅大士心自知之乃謂諸弟子曰嵩公已還兜率天宮中待我我同度眾生之人去已盡矣

慧集法師

闍梨俗姓王名虵之吳郡富春右鄉大括里人家本貧賤常有執隸之苦于時身有郡縣徭役恐被追攝逃匿天台山剃髮為僧頭陁苦行精勤佛法既避官事不恒一處聞有東陽大士深解大乘遂夜行往雙林既不的知方所但任運而往每至四衢道口一心閉目從其所趣乃得路直至大士所先是大士言我捨財寶為三界受苦眾生設法會爾後心小變即於是夜夢見釋迦佛慰謂我言汝勿變也我常遣一沙門來助汝復於是夜夢中口生二小兒仰臥我膝上熟看

我而我謂小兒曰汝識我不答曰何以不識彌勒佛耳小兒墮地即成大德沙門覺後三日法師至大士與解說法門遂䎡然開悟是時梁武帝廣招英俊四方雲集唯雙林大士尙未延請大士從容爲法師曰上人若能修習無漏聖道者當爲我詣國捨頭相證誓使解脫法師因爾依止大士爲苦行弟子乃發菩提之心弘闡正法不恡軀命遂求詣國自陳說大士行願度衆生之意法師至都突進自陳大士德業因被訶責自理得免續詣宮門擊鼓將陳所由得罪付錢署一年在役中教化造立甎塔數層主者服其勇猛精進啓請釋放後得還山道俗謂大士是白衣人而有沙門弟子多生疑惑及與毁謗法師乃與居士傅普慜共議於三寶前立志誓曰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隨苦行弘布正道普慜乃劓鼻燒指廣作佛事續詣縣令蕭詡弘道而教普慜曰實心爲法左右曰君心在內云何見普慜即出外借刀割耳一隻以表心志蕭令及左右讚美先大士常謂人曰慧集是觀音普慜是文殊及此迭相證盟毁傷髮膚非此不能也法師自是

布施放生救苦治病遊行郡國不以艱苦告勞自唱無量樂因說偈曰大士兜率來震動遊諸國蓮華匝地生特許迎彌勒普光初學道無邊世界動廻天復轉地并入一毛孔爾時人間唱此偈者多不領解或有會其理者謂大士旣是彌勒佛分身法師又爲觀音降迹經云彌勒下生雨花遍地觀音登覺方成普光如來偈言震動諸國即彌勒下生之時也廻天轉地即是觀音應變之迹也法師常至會稽龍華寺見一跛扶兩杖而至曰病已四十年乞療法師曰但一心念我跛者從之少頃法師令放一杖跛者從之次復令放一杖便拂衣而去跛者依止便能趨走法師又於市中見一老人病耳聾云已多載矣良醫不能治法師亦曰一心念我念已即使人喚之聾者稍聞三喚全愈乃去至太末縣有景連道人心有癥結疾又一僧久患白癩二僧俱來乞療法師又令各一心念我遂皆愈又於信安縣遇一比丘尼積年癲癇亦來求療法師又令一心念我念已亦愈法師凡所救治皆不俟湯藥唯令一心念我又令以財物布施則其疾隨事而愈不可勝紀其後時有疾愈者來相報法師受之廻施乞人法師或於道路逢遇乞人衣服破弊即脫衣而與之換著惡衣去又好放生每見人家有網罟之具輒取焚之見賣生物不論貴賤直投水中然後令賣主取直又至長山縣豐江村與漁人並行苦乞筐中魚放之漁人不與而提筐浴于江側法師因是取筐投之江中漁人大怒拳捶無度法師深自引咎又於東陽市魚欲放遇有一人與法師爭買以充家饌法師不得魚因謂爭買者曰食放生魚恐致腸痛其人不信將還與家人食之皆心腸楚痛轉就困篤彼即追悔求法師懺罪即往其家少頃隨愈又至會稽市中買生見有兩船載生法師即盡覆之水中而謂魚主曰此是放生之錢耳不宜多取法師結放生之事至死不替常於道路值大雨雪衣服不沾香潔倍常法師精心苦行履歷險阻艱辛無有厭倦因燒兩指而爲法炬供養三寶後即燒六指供養諸佛行至進溪遇魚四船苦求買放旣無見物求立劵約至於潛白山取直仍相隨行緣路放生衣資略盡即以其月十三

日入於潛上牧里靈山尼寺更燒二指指旣燒盡進燒兩臂又有人來苦求法師所燒之臂血用以治病法師欣然舉臂刺血與之是日又燒舊瘡光明洞然其臂旣盡乃以其夜滅度時大同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七諸僧共葬於潛印渚初法師之末亡也謂徒衆曰我死後七日當示瑞相及至時諸道俗設無遮大會爾時平明有神光五色徧繞刹柱久而不散又於寺內放大光明一日一夜大衆咸覩皆發菩提心

慧和法師

法師俗姓馬氏本扶風茂陵人遠祖以衣冠世族晉永嘉年中隨五王南遷蘭陵子孫居焉法師年數歲時舉家不在獨處私室忽見有一人金色與之共戲爾後行遊金人攏排出入至十餘歲遊與皇寺志公見之旋繞三匝歎伏久之年二十得度居敬愛寺於是考論經律微妙奧義靡不周究時有雲法師者法門博贍道俗所歸一見法師深相賞遇恒令覆講不盈旬時盡曉經中微旨雲公已仰之不逮

矣年末三十巳究解諸佛秘藏講論無敵當時復有頭陁寺隱法師
者名稱高遠四方歸依慧和法師乃賓身供養鞠躬諮稟隱公云若
能於空山曠野城邑聚落唱三昧名首楞嚴法其利甚深能成衆行
法師從之每至下講後輒於岐路間高唱是言時有不遲弟子或罵
辱毆捶法師怡然自若及隱公將欲遷化法師乃計謀後事曰誰可
依止答曰東陽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爲師範于時大士
在都居蔣山與梁武帝紹興正教法師禮謁請爲弟子初寓會稽彦
闍梨所彦曰我是懈怠人豈可見和法師耶乃更循飾衣服沐浴清
淨引入房內綢繆久之法師遂辭往東陽時東陽徒衆知法師將到
居士普愍往縣過上甲侯語忽道和闍梨於都立誓爲大士弟子今
當故來供養家師今將至矣甲侯聞是語抗聲罵言普愍貢高今治
皇太子數請和闍梨尚不能致豈有遠來見大士義普愍不答後十
一日闍梨果至上甲侯即往禮問訊問曰那忽至此答曰故來禮大
士上甲侯心大慈悪因隨闍梨入山頂禮弁設檀會大士見法師來

至歡喜讚歎爲說無上菩提之道法師伏膺供養不避艱苦梁大同
元年法師語其弟子法泉曰急須買甌稀糗屑食具及行竈人或不
知其故至明年十一月僞北齊王高洋遣使迎接法師遂去則知臧
稀等具果是行裝矣既至鄴郡深見禮接供養數月師因示有疾洋
躬往看侍醫藥遂於鄴都定國寺滅度時年六十法師未疾之日遺
語謂智璨等曰祇愛死後諸人葬我土中耳智璨曰既不葬土中則
若何而可法師曰意願擧置野澤中以肉施須者食之願令食者發
菩提心汁流落地潤十方世界中草木悉成藥治一切衆生病苦餘
骨風吹一一微塵在一佛所變成如意寶珠供養然後普雨十方世
界爲飲食物給與衆生及滅度後智璨對衆人說之衆人不從遂共
殯葬如法師自幼及長曾祇入部伊覺三昧研覈凡書檢校秦篆多
知弘益又講大乘義一百二十遍大涅槃五十遍首楞嚴四十餘遍
在廣陵誦出大乘義六十九科諸學徒共執筆錄出爲十八卷名教
一卷幷序一卷合二十卷法華義疏十卷傳於世初始豐寺有素法

師常夢見人捧大束文字云是和法師善簿因問曰我有此不答曰
有遂出一小卷曰此是也明日法師來說此夢乃是法師拈香火結
緣法師稟性謙恭不曾受人禮拜拜則答之每與人講說義得財施
則先將奉佛次將布施齋會處見倚像則起立不敢坐爲人受戒得
嚫悉還世尊曰受此戒者是佛慧和來進而已豈可受施法師性又
儉約坐臥不御氈被但用芻麻堪耐風寒則可也有人捏作法師像
於塔龕中法師遂令打碎其謙挹如此

後序

謹按大士以齊明帝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眞至梁武帝大通六年冬應詔詣闕允契聖心恩禮殊遇往復雙林緇素鄉風動以萬計在所住處天降甘露乃於陳宣帝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乙卯入般涅槃後七日烏傷縣令陳鍾耆來求香火還以反手受香靈異化機言简法具如釋迦而少劣焉大建五年七月五日勅開國侯徐陵撰碑文迨唐文宗開成二年被御史大夫元湛顧索取蕭陳二主書詔碑錄共一十三軸洎侯安都等名氏諸事跡盡匿於其家皆無存焉唯存頂骨一具舍利發生其曰飼虎餘殘化而爲石照影池自轉藏樣聚門椎袈裟而已其舍利骨塔高以七級屹立於雲黃山頂凡熱鐙時四遠神火悉至朝奉猶爲可驗昔有檀越賈曇穎口利舍地建寺下迨宋紹興三年賈廷佐復興舊業其子孫到今緊術承爲佛親往來不輟所有傳語於昔甚多樓穎製序定爲八卷失記年月至高宗紹興十三年六月詔復刪爲三卷附錄一卷年深月久字多訛舛板亦無存於是廣收殘編斷簡緒對較正重緝於梓惜其法語不盡傳於世皆儒林人刪定第可以獨擅文場於宗門下事寧知其奥乎是爲可痛敬將大士始終詳略摭集成文俾觀者悉易可曉時諸見聞喜捨共成功德之人皆列名敘次如左云大明正統元年丙辰冬賜月望日金華府雲黃山雙林廣濟禪寺住持沙門茂本倩源焚香拜題

遊雙林　貢脩齡

補處無生忍千年古德蹤鉢盂猶自若錫杖未曾飛頂塔光逾遠門樞事豈非浮漚吟一過惆悵不能歸

永康胡宗楙据清光緒戊子刻本校錄

齊梁之季傅大士肇開雙林道場廣演象教靈跡顯著近世所傳善慧傳大士傳錄爲國子進士樓穎編次定爲八卷并譔序一首紹興十三年樓炤刪爲三卷坿錄一卷各收藏家及四庫多未著錄僅見天一閣書目明天啟時重刻清光緒宣統間兩次上版義烏吳君芷泉舉以示余余以此書去古未遠又時值叔季雲譎波詭披覽是編如聞棒喝庶幾蹈蛾離燄寶筏渡津此傳大士救世之苦心亦即余鄭重校錄之意也季樵胡宗楙

華陽陶隱居內傳

光緒癸卯孟冬月
長沙葉氏觀古堂
據歷城馬氏玉函
山房道藏抄本刊
安化陶覲儀署首

新刊華陽陶隱居內傳序

華陽陶隱居內傳三卷爲宋道士賈嵩撰大抵據隱居猶子翊所撰本起錄以補史傳之缺佚幷采隱居自撰登眞隱訣眞誥等書詳箸其仕隱出處之際其意葢倣六朝人別傳之例而言必徵信事皆有稽歷晃丹資之難求避世之不易視彼夸張仙迹動稱靈幻者用意固自有別昔漢武帝惑於方士至晚年悔之曰天下豈有神仙使得隱居爲之臣其丹成上昇固自易易然梁武亦何嘗非漢武之才乃及身與隱居相接非獨不能飛昇且不免侯景之禍世言求仙不可學然耶否耶夫道家言神仙爲弟一流聖賢爲弟二流帝王爲弟三流豈非以漢武梁武之君雖有臣如隱居其人而仙緣淺薄不能度世故其言如此云云也以余論之神仙非空虛之事觀眞誥及抱朴子內篇每言燒丹致仙練形養生之事一皆本於實理非夫究天地陰陽之消息別草木金石之質性固未足以語此是故符呪役使風雨感召必其人斷人世之嗜欲通鬼神之情狀其效乃可立覩彼漢武梁武之爲君一則窮邊黷武嗜欲攖心一則服冕乘軒未離塵網此抱樸所云高位厚貨乃爲重累祝其有益詛亦有損者此而欲其修眞問道以希蹤軒轅黃帝之遐軌豈可得哉後有求仙者覽是書可以悟矣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小春長沙葉德輝序

辟藏孺子賈嵩撰

先生諱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

本起錄云宅在白楊巷

其命氏自帝堯帝堯治冀州世居平陽西灘丞相青翟東漢司空敦皆赫然有名論董卓燒雒陽十三世祖超始渡江是爲丹陽人七世祖濬仕吳爲鎮南將軍

本起錄云即交州刺史璜之弟也

封句容侯吳滅入北永嘉之亂南遷

本起錄云世祖濬第三子也

永嘉中爲東海王越司馬領屯兵隨王出許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參軍敦乃啟分屬籍晚乃起爲車騎丞相參軍不就高祖毗清拔尚氣不肯仕曾祖興公爲郡功曹

本起錄云多才藝頗營產殖郡功曹察孝廉除廣晉縣

祖隆長七尺五寸美姿表善藥術以拯救爲勞從宋武帝破姚泓有功封晉安原豐侯

本起錄云顏峻就求宅以益寸弗與因辭官見譖削爵徙廣州後稍遷新會郡

父貞寶字國重爲江東名人由南臺侍御史作江夏孝昌相

本起錄云亦善騎射解藥術博涉子史美風儀與譙思話王釗劉秉友善元徽四年冬銜使虜庭通鄰國之好作游歷記並詩

初先生母郝夫人

本起錄云夫人東海人諱智湛及終有異焉

夢青龍自懷而出挐空東上

本起錄云有青龍忽從身出直東向上昇天梁書云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與此頗異本起錄是先生猶子翊所作其究詳事理豈漏於史官乎

延視之無尾明日謂人曰當生非凡男然必無後或對曰無乃爲仙乎

本起錄云既覺密語周旋必當生男兒應出非凡也

以宋孝建三年四月三十日夜半先生誕焉

本起錄云歲內申日甲戌此年閏五月明旦便是夏至

詰旦母沐浴體忘微苦乃起先生始生無驚啼始坐殊警惠五六歲時酷愛學書雖戲弄羅前唯訣筆硯八九歲時讀書千餘卷頗善屬文讀葛稚川神仙傳見淮南八公事

本起錄云鄉視鞠氏舍得葛洪神仙傳第六一卷

夜抱卷與寢乃曰攀青雲白日其何云遠繇是躭重信悟窅然有方外之志奕神表孤邈膚色皙澤每出路人輒聚覩咸曰陶郎是玉京中落仙乃執羽扇以自障蔽雖冬月不除年十一作王吳博士

本起錄云吳是司徒長史釗之子

作吳對答書啟如老成人十五自南州還
本起錄云先生年十三父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十
五歸都寓憩中外徐胄舍
作尋山誌
其誌云云具集中
先生既冠而不肯婚
先生渠潔去嗜慾蓋一生全不邇於聲色也
且曰吾欲蕭條其魂也長七尺二寸疏眉長額右肩有紫
誌如錢
按金闕後聖列紀青童君云此皆仙相也
右股有數十黑子闞千如斗形不樂葷羶唯進青飢飯
清虛眞人傳內有方以南燭爲主蓋上仙所服餌也
酷愛松聲居必手植常嫌讀書未滿萬卷乃以內書兼之
於是少出州府辟召皆不起初父與劉秉友善秉爲丹陽
尹其子俣少知名酷好文學先生復與之遊出則共載食
乃同味於是宋氏失德蒼梧王遇害
宋書云廢帝昱明帝長子也既卽位荒亂酷暴以齊高
帝復爲射的既遇害進謚蒼梧王
蕭道成立順帝仍執政荊州刺史沈攸之擁兵不從道成
入守朝廷
宋書云順帝第三子齊高既專廢立不從者半齊高乃
入守朝廷

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劉秉預焉遂奔石頭以其屬
隨先生與韓贇糜淡同管文檄道成勒兵攻破石頭
宋書云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不果旋見覆滅本
起錄云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就袁粲建事
先生終始久要不遺舊故雖危疑患難不求自退也
先生乃得出俣爲沙門間行
本起錄云爾夕城潰俣與弟倏逃走向京
爲人所獲死建康獄人莫敢覩先生哭其尸躬自收殯
本起錄云先生躬自殯瘞葬杳硎舊墓
先是俣與江斆褚炫等俱爲順帝四友作宋德頌連珠七
誓當世稱絕至是遂亡其本先生乃喟然嘆曰人無愚智
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喪
本起錄云劉俣既石頭奔潰文章零落先生欲爲纂集
竟不能得
明年道成封齊公假黃鉞天命識所歸矣先生既常結劉
氏內懷憂惕
本起錄云先生自石頭出仍欲棄世尋山而正値宋齊
之際物情未安既世結劉宗恆懷憂惕
乃因紀眞求見於新亭大相推愛俾居帳內沈攸之平從
還東府仍爲其子侍讀
本起錄云沈攸之平從還東府使爲第五息曅第六息
曅侍讀兼知公間牋紀事時年二十二除巴陵王侍郞

齊高帝旣登極除太尉豫章王侍郎

梁書云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誤矣

先生知爲帝之左右者排逐再除不授明年隨安成王出鎭石頭世祖初拜振武將軍宜都王侍讀齊世侍讀皆總知記室參軍先生於吉凶內外牋啟疏牒莫不絕衆凡濡毫落紙人皆楷模之

本起錄云先生於吉凶內外儀體表筆爰及牋疏啟牒莫不絕衆數王書佐典書皆來承受以爲准格

數王侍讀咸切齒讒忌先生處之怡怡如也桂陽王登雙霞臺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從宜都豫焉桂陽探名頒號各令爲賦賞十題器中先生探獲水仙大愜意

其賦云云具集中

沈約任昉讀之歎曰如清秋觀海第見澶漫無測其深其心伏如此尋除左衞殿中將軍時論稱屈庾道經亟言於武帝帝曰先帝昔親作此官裴松之從此轉員外郎吾之重也卿那不知

本起錄云時年二十九靑溪宮新成帝銳意遊宴先生拜表獻頌於時稱絕

忽一日於石頭怳然若有所適無所知覺者七日乃豁然自差云覩見甚異事祕不得知

本起錄云年二十九於石頭中忽得病不知人不服藥不飮食經七日乃豁然自差說多有所覩見從此容色瘦悴言音亦跌宕闊緩者矣

是歲東陽孫遊嶽始授先生道家符圖雖云相承眞本而歷經摹寫意所未愜明年遊茅山

本起錄云戊辰年始往茅山按先生本被訪經法而拂衣長往經始於是行也

獲前眞楊許興寧中手書

按眞誥晉興寧三年太元眞人茅君紫陽眞人周君紫微夫人九華安妃及諸眞仙並降楊君羲於茅山及許長史父子皆同傳授而楊許感降皆有文迹炳然先生於是倂獲蓋天付其人也

誠心感躍如親覩靈人乃尋三眞往來書疏知所獲者猶多亡闕更搜訪遠近於是啟假而東謁樓惠明於大洪山過杜京產於太平山又尋沙門鍾義山於宨山皆卑辭勝請獲眞人手迹十餘卷遊歷二百餘日乃還都

本起錄云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

未幾往復更求遺迹多有所得爰及東陽長山吳興天目於潛臨海遂安諸名山無不探歷身本輕捷登陟無艱每遇崩崖斷壁但褰揭跳越或逢幽巖深澗便吟嘯盤桓坐臥採掘花藥泊猿鳥吟棲尙不能去往往獨宿麋鹿中常言曰見朱門廣廈雖識是華樂而初無欲往之心望高巖廣澤亦知此難立正自恆欲往就不解所以必是緣使之然還都由振武將軍除奉朝請先生爲兒時每言朝

市非樂既長大値宋齊相授見時之末可遂棲下位盤桓風火及自知兵災紛起乃振衣東顧曰去矣常言大天之內復有三十六洞天

茅傳云大天之內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又八海中諸神山皆亦有洞宮或方千里五百里非三十六之例

江左伏龍山乃其第八謂之金壇華陽洞漢有三茅君得道實居之吾其往於此仲尼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我今日義達無復其方請從求志之業乃自稱華陽隱居

本起錄云維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亦猶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是歲永明十年也

本起錄云壬申年時年三十七

行有日矣約左右令先出都吾辭省已乃抱朝服掛神虎門襲鹿巾逕出東亭因與王晏別語及此事晏云主上性至存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坐自貽咎便恐違卿山志如何先生默思良久曰吾本爲身不爲名若有此慮亦奚如此爲於是不詣省直表辭而已

鄭暐史曰云先生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此乃知其始而不知其末也表云云具集中

表既入詔答

詔云云具集中

將行與宜都王別彼此嗚咽各不能發一言左右莫能仰視或謂宜都王云王相愛重如此那聽其去王云今爲天下勝事天子許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鏡贈別給在山吏役數人

本起錄云先生昔爲安成宜都二王侍讀而通與諸王少長欵狎武陵鄱陽桂陽衡陽皆眷遇殊常每一往輒言話終日永泰之世愼避形迹恆示疏退由是無聲累

宜都幼有識度且待唆最久彌盡親密先生亦竭誠陪贊及聞先生當辭世絕俗屢致涕泗臨行告別云云或謂宜都那聽其去王曰近武陵欲引其領郡五官我苦論得免愼之三日不與武陵相見今爲天下勝事我豈得以私情割其久仍停省餞集明旦裘鏡九種贈別給

衣書車乘出使親侍左右五六人送至湖熟吏役數人長給在山觸事營理書驛旬朔武陵桂陽鄱陽亦各贈詩並諸致遺人力經紀云云

先生既命舳東川齊公卿並送於征虜亭舉酒揮袂皆云江東比來未有此事乃今日見之二疏聚金歸田園亦何得稱高先生乃曰秦皇漢祖楚羽吳策並勢橫海外雄架天維寸氣不續則爲一邱之壤況乎二三子之徒也高雲居嶺訪眞幽府正爲此耳日暮乃別執御者亦歔欷送者相謂曰孤鴻已摩天去吾儕戀稻粱跳躑網羅中明年齊大亂西昌侯蕭鸞弒其君於是乎知先生預見之明也

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

薜蘿孺子賈嵩撰

初先生以大茅中茅間有積金嶺其地可修上道

眞誥云大茅中茅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爲積金山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爲居室靜舍乃住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也

乃於嶺西立華陽上下館

登眞隱訣云上館以研虛守眞下館以鍊丹治藥

襲紫皮巾帔三易褋條裙

集卷云有人遺紅絲帔先生責而還之乃云近有人遺晉安三易褋甚佳裙者著條爲之左九條右十條法二

景也

神棲寂泊精騖玄極雖蕭肅獨往眇眇眞貴而親舊書驛遠近參同葢未能抑絕常題桐葉作詩寄宜都王其末云願爲雙白羽長拂轝前塵未幾夜夢宜都云已亡復二年生先生曰何往曰未知也因問鬼神中事云云乃相執別先生更留云指痛不得久停明日俾出都參訪已遇害矣

本起錄云永明十一年宜都出爲南豫州鎭姑熟延興之末例非天命先生以十一月十八日忽夢王云云先生眠覺悲怛驚怪明日使人出都參訪云以此月十日致斃矣

明帝卽位深相喜賞詔勑日至備安車厚禮迎出居蔣山先生拒之乃已

本起錄云宋明帝三年二月勑迎先生出居蔣山先生固辭並因江祏陳啟乃停從此使人往來月有數四餉賜重疊隨意所求先生亦每事抑遣

乃於上館更建層樓永元初乃登樓長靜

本起錄云四年築架層樓規欲杜絕永元元年移住便與物頓隔外間簡牘亦削去

於是便與物頓隔晨昏供侍一兩人而已潛光隱耀葢無爲而無不爲也所居堂靜榛蕪不生常患去水稍遠至是飛溜湧出靈芝秀於下館甘露被於昭臺毛龜泳於前塘白鼠見於藥屋皆致眞之巨符瑞聖之丕迹是歲命弟子

戴坦秉策執簡授門人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並十賚世謂之錫仙謂之賚九者陽極君之位也十者陰終以之制焉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故以十賚稱焉

爲棲靜處士

其文曰云云具集中

時東昏不君江表危動

齊書云廢帝東昏侯諱寶卷旣卽位殘忍酷暴書契未聞刳剔孕婦格煞百姓每一月凡三十餘出往無定處東行驅北明旦應出郊卽驅逐吏司奔馳叫呼盈路鼓聲所聞便徙跣奔走犯者手刃工商廢業樵蘇路斷或委病棄尸不得殯葬萬姓嗷嗷甚乎塗炭之上

征東將軍蕭衍軍次石頭東昏寶臺城義師頗懷猶豫先生上覩天象知時運之變俯察人心憫塗炭之苦亟陳圖讖貽書贊獎

本起錄云先生自永元已來深記向晦聞義師西下日夕覬及居於新林便指毫□贊獎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傳送行達阜荑橋不能得造至登石頭復使李嗣公仰奏卽獲聞答時十一月朔日也臺堞猶自嚴固時人懲崔氏覆匱多懷猶豫先生不疑庶事必決也

受封揖讓之際范雲沈約並秉策佐命未知建國之號先生引王子年歸來歌中水刃木處

王子年歸來歌亟論水刃木皆是謠詞兼引王君囘文讖焉榮牽三詩並盛稱梁字爲應運之符

及諸圖讖並稱梁字爲應運之符洎將昭告復令用四月丙寅

本起錄云至春末夏初當就昭告沈約宣旨又請剋日先生雖疏數日而正據四月八日丙寅也

乙丑夜凝雲灑雨朝廷懼之詰朝昇曜旣而復雨

本起錄云乙丑夜凝雲灑雨朝廷深慮致疑詰朝遲明登壇焚燎受終禮畢鑾駕還宮百司陪慶冥夕之間雨復滂沛朝廷惋腕莫不謂天命矣

梁武帝卽位彌加欽重使朱嗣之及舍人黃陸賫勑至山因召先生畫二牛一在野甚自得一衣以文繡有人扣刀

執緪以隨帝曰是將學曳尾龜寧有可致之理乃與先生書曰今萬乘爲累欲東向修弟子禮其可得乎因問亨國之期曰吾厤數脊促如何先生啟云再環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則直上七七然後乘彼白雲帝在祚四十九年其預軫來兆皆此類也先生眇尋上道究括綱領若梯景鬱雲之速無如刀圭潛心注想唯朱黃爲闕

嘗九轉丹丹砂雄黃最爲主領於時後魏及宇文泰强盛武都路梗雄黃不可致也

天監三年夜夢有人云丹亦可得作是夕帝亦夢人云有志無具於何輕舉式歌漢武帝久之方悟登使舍人黃陸告先生曰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闕宜及眞人眞心無難言也先生初難之吾寧學少君邪帝復以夢旨告焉乃命弟子陸逸沖潘淵文開積金嶺東以爲轉鍊之所鑿石通澗水東流矣先生以謂丹品蓋多黃帝九鼎九丹

登眞隱訣云此方泰清中經而治變駁非後人能究也

王君虹景

王君卽清虛小有眞人也

左慈九華

眞誥曰左慈得鑪火九華之益卽是也方未顯於世

五靈七變神精召魂之屬

此例凡三十許種止還年及老遠爲地仙耳或方法舛略難可憑用或品例卑近不得高通

前所列諸丹皆泰清中小法非上清太極沖虛控景之
術也
復有二金液亦營合有礙
登眞隱訣云一者太一金液抱朴子所注此乃可就而
闕在消石兼無眞人手迹彌所未安二者卽泰清金液
此乃安期所傳而用鹵鹹虜鹽此世難多兼祭法用牢
俎以爲憚礙之也
高眞上法有四而四藥未顯
世雖有其方疑有假附
琅玕淵重
登眞隱訣注具有其經是上清法

曲晨精妙
登眞隱訣具有經方是太極法二法非唯下識未敢措
心亦並須虜鹽消石爲難致也矣
唯九轉所用藥石皆可尋求製方之體辭無浮長歷然可
解乃緘願畢志
登眞隱訣云九轉神丹昇虛上經是太極眞人傳長里
先生長里先生傳西城總眞王君王君傳太元眞人也
四年春先生出居嶺東使王法明守上館陸逸沖居下館
涵淵文許靈眞楊超遠從焉是歲有事於鑪燧明年元日
開鼎無成
集卷云天監五年春正月旦開鼎唯近上二黃輕華已

飛其餘丹青始然遂煥赤也重九復燧亟多不偶
本起錄云九月九日復營自起火鼎多細坼兼山中雷
震慮精華驚歇更加補治不敢烈火也
限竟開鼎復無成
本起錄云年末限竟開鼎下鼎繞
先生平居凜然如齋戒自攝心轉鍊彌能謹篤至於燃鼎
用陽燧日中取火益其精如此性少睡未嘗晝寢夜坐往
往及曉常於月明讀書及是爲積煙所薰
登眞隱訣云四年初營自起火至限竟用龔穀糠凡一
千二百斛藥屋入夜復慮精物干觸必宜閉戶其煙氣
蓬勃可知矣

火下欲不見字帝知之迻波律燭
集卷云波律外國香名燒此可以明目也
先生以爲營非常事宜聲迹曠絕而此山密邇朝市巖林
淺近人人皆云有望是丹家酷忌
登眞隱訣云此事朝野聲邇顯著人人皆有望此最犯
戒忌之大也
姑改服易氏遐遁東邁當去建晉中以其山海深曠民不
知道見所云爲無關視聽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爲是獨
濟小道
委形枕杖此尸解下法益不得旋及故鄉無由更議營
合

若脫遁便逝不可以爲教迹乃以意啟梁武梁武雖之

集卷有帝答書知欲徙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蓍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躡蹻因地其不滅也

先生撰意直往不復疑異唯是心計旁無知覺稱靜齋五旬一皆斷絕乃以夜半出山天大晦冥人莫能見負笈以從者二人改名氏曰王整官稱外兵

眞人所爲非凡識所辨此名氏官位當有玄旨耳

初欲入剡或渡天台至浙江值潮波甚惡乃上東陽仍停長山聞南路有海掠不可行稍進赤巖宿瞿溪石室夢人告云欲求還丹三永之閒乃自思惟知是永嘉永甯永康之際

先生初造朱陽創立基址在永明永泰永元之中今夢

旨當指此耳若是永嘉永甯永康何營理之不證耶

因是出訪村人咸云過此室上百餘里至永康蘭中山最爲高絕詰朝乃往經紀山艮可居唯田少無議聚糠

集卷云此土居人合把稻旦旦擣舂以給日用收糠不可得也

後入楠溪青嶂山愛其稻田乃居會荒儉連歲不諧兼寇掠充斥

集卷云先生因以此行皆不偶自緣海數郡從來晏如二三年來無山不寇先生亦僦田自作復値歲饑

乃曰常聞五嶽圖云霍山是司命府必神仙所都

名山記云霍山在羅江縣高三千四百丈上方八百里東卿司命茅君所居

乃自海道往焉過牛岑出海口東望扶桑乃慨然歎曰所謂觀海難爲水游聖難爲言平生俠無學而不學今日一皆休矣霍山連略當六七百里隱隱如陣雲巖崿驚拔特異他處先生足躡眞境心注玄關大有靈應感對事秘不書亦人稀田寡復以無糠爲患

集卷云先生深歷四面無議投足

復自海道還永嘉至木溜形勢殊好

登眞隱訣云壬辰年六月便乘海還永嘉木溜嶼乃大有古舊田墟孤立海中都無人居甚可營合

會上使司徒慧明迎還舊嶺

登眞隱訣云八月至木溜見其可居始上岸起屋十月司徒慧明至於時願得且停木溜與慧明商榷往復積日永不敢許於是相隨而還也

道中書勑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晉陵辭以疾乃還華陽上使營朱陽館以居先生三讓之詔不從

登眞隱訣云甲午年勑買故許長史宅宋長沙館仍使潘淵文與材官師匹營起朱陽館

自於館東建藥屋靜院云躡玄洲之迹

登眞隱訣云昔李明於此下合九鼎丹以外玄洲發掘基址屢得破瓦器乃其舊用

自南霍還鼎事累營皆不諧乃非都無彷彿每開鼎皆獲
霜華門人僉謂此爲成先生驗丹家說云琅玕丹成其飛
葭无形三十七種曲晨丹成其飛華百雜亂光照流煥玄
烝徘徊太清金液丹成其飛華狀奔月墜星雲繡九色其
氣似紫華之見太陽其精似靑天之映景雲九轉丹成則
飛精九色流光煥明不爾未成也累年所得皆輕華霏霏
或光明廉稜如霜雪無雜色十八年所獲嚴鍔光華過於
前者皆似五六出華劒鋒鴈齒而下滓枯礚淡黑碎之如
星焚作朱黃煙烝當猶火勢或羸或猛朱黃不得飛翥時
有鄧郁之居南嶽
　登眞隱訣云宜都夷陵人天監四年湘州刺史楊公則

　擕下都啟聞進見權住蔣山後勑給九轉藥具令還山
　營合
勑給九轉丹具令營合限竟開鼎上有鐘乳霜雪光明照
耀永無雜色鄧不以獻奉自餌之
　丹經說云乙未正月開鼎云上有鐘乳霜雪下滓作丸
　紫黑色多分人服之而飛華都不與之亦無獻奉獨將
　往南巖間一皆藏之也
乃云病病八日云是夕衡嶽本風雪忽暫明朗
　登眞隱訣云鄧先生初云顏色如故後三日安與中停
　置積日尸不毀壞
丹訣云丹成無雜光彩是毒丹餌當暫死須臾起去

　丹經云丹數限未色診不全皆名毒丹故太清云頓服
　一兩亦卽暫死昔魏伯陽與弟子合丹成共一人服服
　亦死餘人行走比還已去也
先生有乘雲御龍心自云年十二時於渠閣法書中見郄
愔以黃表寫太清諸丹法乃忻然有志及年二九授上道
見上清太極法遂鄙而不爲奚況餌毒丹求遁去乎累年
所得一皆埋藏而十八年飛華雖無雜色光彩特異欲試
作黃白以驗成否
　丹經云取鉛十斤著鐵器中猛火煎之三沸投九轉之
　華一銖於鉛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也
是夕攝心乞感忽見有人來朦朧如煙雲中語云不須試

試亦不得今人多貪忽開金玉可作便求竟毀天禁正此
是成但未都具足仍復作歎聲云世中豈復有白日昇天
人漸服自可知言訖飒然東去於是乃不試先生常云去
世之日如茅太元之發咸陽
　太元眞人傳云眞人發咸陽時約親友鄉人其日皆至
　有珍羞異樂自空虛而至旣而從千乘萬騎而南人皆
　瞻覩也
趙廣信之剡白
　葛稚川神仙傳云趙廣信於剡白山白日昇天
欲以曉悟迷方永題竹史從來感遇正恐挺運潛嘿不得
從志至是乃歎曰昔聞幽說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

不白日登晨者葢三朝有浮名乎南眞高尊旣非輕舉
南眞紫虛元君魏夫人也以夜半解化矣
小椽蕭邈復是變解
小椽許長史子玉斧也因禮拜乃變逝
玄師蕭轍誠宜仰遵也普通五年復塗鼎起火明年正旦
甲子開鼎光炁照燭動心煥目形質似前者而加以彩虹
雜色始天監四年初有志於此及是凡七營乃成先是吏
部尙書謝覽夢人告曰華陽先生得道未久職位且掌錄
籍無幾何有女子姪錢亦居華陽師事先生授經及符圖
忽一日辭先生問何之錢曰上賓於金闕先生曰吾門人
先吾去者數矣錢曰師當爲蓬萊都水監先生乃過嶺送

之因贈詩云云先生晩歲睟子忽爾正方
紫陽周君傳云君常於市中遇黃泰者見其睟子正方
乃知是仙人因求乞長生之術乃是云是玄洲上卿蘇
君也或云睟子方壽萬歲
顧眄皆有奇異光象文章氣調彌更英逸所居樓雖入室
弟子不許窺伺也在世八十一年以梁大同二年丙辰三
月十二日癸丑解駕違世其日詰朝作告逝篇示其門人
其篇云云具集中
巳時恬然乃去支體柔弱顏色不變異香奇靈繚繞山谷
將斂乃見空衣
變解之道初宛然見尸存存未幾但冠劒及空衣存耳

十四日窆虛柩於雷平山梁武帝謚曰貞白先生先生以
猶子松喬爲嗣仍居華陽先生在世所著書
學苑一百卷　孝經論語序注十二卷
三禮序一卷　注尙書毛詩序一卷
孝子內外集四卷　玉匱記三卷
三國志贊述一卷　抱朴子注二十卷
世語闕字二卷　古今州郡記三卷
續臨川康王世說二卷
撰太公孫吳書略注二卷
貝儀集要三卷　七曜新舊術數二卷
風雨水旱饑疫占要一卷

卜筮略要一卷　靈奇祕奧一卷
舉百事吉凶厤一卷
算數藝術雜事一卷
右一百六十六卷
先生在山所著書
登眞隱訣二十四卷　眞誥十卷
本草經注七卷　肘後百一方三卷
夢書一卷　效驗施用藥方五卷
集金丹黃白方一卷　服雲母諸石方一卷
服食草木雜藥法一卷
斷穀祕方一卷　消除三尸要法一卷

服氣導引一卷　入間卻災患法一卷

右五十七卷

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授業者數百人一皆拒絕唯徐勉江祏丘遲范雲江淹任昉蕭子雲沈約謝瀹謝覽謝舉等在世日早申擁篲之禮絕迹之後提引不已沈約嘗因疾遂有挂冠志疾愈復留連簪紱先生封前書以激其志約啟云上不許陳乞先生歎曰此公乃爾蹇薄

夫樂鐘鼎者以巖谷爲擯逐戀山林者視紱冕爲桎梏若論臻其微鐘鼎不及巖谷明矣脅肩於榮辱之途翹足於羅網之間與夫嘯傲林澤咀嚼芝朮可同日而言卽以沈休文之貴盛先生歎爲蹇薄是知是德貴矣

唯奇謝覽覽年少自疑壽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子如此也

先生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天轉地靜列宿度數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究與天會云修道所須非史官家事又因流水作自然漏刻十二時循環自轉無勞守視先生冲深粹和性不嚴毅小大見之皆忻然樂悅而眞儀靈烝自令人畏服門人承奉祇肅有如宮廷入山之後巾褐未嘗離體每云人之稟挺命錄實自懸天桐柏之棄捨王宮文成之遜斥侯服三茅之違親絕祧二許之遺室擯形未必正由識見兼是爲運所引我從來遇諸機際並幾成而失永明中五過啟錄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今日之事身中既有仙相益使人守信彌篤而思識精深凡所尋閱皆入不至尤行五行陰陽風角炁候太一遁甲星曆筭數山川地理方國物產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畢該常言我自不能爲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猶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齊桓霸也

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下　　翔四

薛蘿孺子賈嵩集

宋宣和封誥

朕膺珥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益將敷暢靈音恢隆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眞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迹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迹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賸之敢忘尙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翊教眞人

解眞碑銘　　邵陵王蕭綸撰

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恆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靈期心於遠大益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棲滅迹於周代盛德流風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其先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此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采之瑞光被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邈遠系緒綿長漢興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靑翟位至丞相後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鎭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隆宋南中郞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郞並立履淸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淩飇之雅資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牆仞無以覩淸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曼倩幼

書墳典公幹少讀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慚是以岐嶷流聲中黃若須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昏不輟年二十七爲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勝道求賢禁林招士朝難其選咸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衛孫楚之辭才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靑谿舊館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遒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謂棫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阿同稷丘之棲隱慕留侯之卻粒便具舟檝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疏括茲四隱超然輕舉異代同符爾及杖策遐征遊踐名嶽既而到於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棲托往不知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義達無復其方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影依林遁迹交柯結宇剗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嶺組織煙霞枕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偶逢野獸不亂逍遙閑曠放浪丘陵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喪天命既否水鬭洛谷地震甲辰先生靜

思冥數預識其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絕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寍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自天監已來嘗有敕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深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從南嶽茲山也闢闔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柱旁臨九純間設樹有琅玕草木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十一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徵先生還茅山別給廨宇軒君之降情天老漢帝之致禮河上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既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擾魑魅莫逢庭無荊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遙扶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矣以大同二年歲次

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遷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於丹陽郡句容縣之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爲比於茲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凝深思儀精贍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寶忘勸沮多行德惠寶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羿射荀棊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

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桓法闓等慕遙風於緱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之流芳乃作銘曰

留爲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炁照曜丹林厥迹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眾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猶纓紱頡頏搢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巾遠尋巨壑高蹈風塵卻老乃有令聞康莊壽考白水過庭危峯臨洞露綴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櫚席花落窗甍尚平未返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變遷豐碑有豎遺芳萬年

碑陰記

天台華峯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微述

大哉道元蕩靈資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測其生成也氤氳可知若夫稟習經法精思通感調轉丹液形神鍊化歸同一致舉異三清自古所得罕能盡善兼而聚之鑒而辯之靜而居之勤而行之者寔惟貞白先生歟蓋特稟靈氣胎息見龍昇之夢卓秀神儀骨錄表鶴仙之狀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鐘虛受以應是以天經眞傳備集於昭臺奧義微言咸訣於靈府纂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瑯函之龍章闡幽前祕擊蒙後學若諸眞之下教爲百代之百師焉視先生寫貌之象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乎辭縱逾千載亦可得之一朝矣至於思

神密感之妙錬形化度之術非我不知理難詳據敬以修身德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眞階命分殊途顯默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冥昇上淸弗可得而測已然隱几云化虛室仍存代劒未飛陰丘尙閉道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迺令無覩朝代累革山世轉睽永懷仙烈久增誠慨予微將遊衡嶽暫憩茅山與諸法義聚謀刻石邵陵撰製美具當年今以書勒言全往行因運拙筆聊述眞猷紀於碑陰式昭年世時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

墓誌銘　梁昭明太子撰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屆申如恆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己時窆於雷平之山若夫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涯爲眞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旣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能竄九節麗於天中千和熒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篤元艮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元棃傳宛吏書因賈船虎車照景蛻拂凌煙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沈約酬華陽先生

三淸未可覿一氣且空存所願迴光景拯難拔危魂若蒙九丹贈豈懼六龍奔

早欲尋名山須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非一忽聞龍圖至仍覩龍光溢副朝首八元開壤賦千室冠纓曾弗露夙雨未嘗櫛鳴玉響洞門金蟬映朝日憖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豈忘平生懷靡監不遑恤

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駢不展地仙居多麗樵臥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靑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餐玉駐年齡吞霞反容質眇識靑丘樹迴見扶桑日爛熳蜃雲舒嶔崟山海出

後湖蘇庠贊陶先生像

藥珠妙言字照編簡雲霾三館其人則遠世衰道喪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扁

東莞張伯楨著

達賴喇嘛傳

吳闓生題

[illegible]

滄海叢書目次

第三輯（補加附錄一冊釘作四卷）
達賴喇嘛傳二卷　東莞張伯楨著
班禪額爾德尼傳一卷（附佛寳圖片共十幅）　東莞張伯楨著
附榮武佛說法錄
榮武佛傳
白喇嘛普仁傳
白喇嘛普仁舍利塔銘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一卷　東莞張伯楨著
西藏聖蹟考一卷　東莞張伯楨著

四種定價郵元預定三元歸續批發八折發行所北平爛縵胡同四十九號滄海叢書社款到照寄

神州嘆陸沈俯仰無已是何以療我饑思作辯護士（一解）

我本佛門人辯護弗可作不如且著書聊借一枝託（二解）

著書謀稻粱立言期不朽客謂災梨棗吾曰珍敝帚（三解）

敝帚胡爲珍藉以保國粹幸免梨棗災不脛走海內（四解）（前刻康南海傳銷出一千五百部各省書坊及美國日本朝鮮臺灣均來購）

傳聞美與日采列漢學系書欣海外傳紙或洛陽貴（五解）（前刻叢書第一輯第二輯美國及日本圖書館采列漢學系）

甲戌夏歷三月十五日稿成自題於故都

達賴喇嘛傳

再傳弟子東莞張伯楨述（法名羅桑彭錯）

達賴二字以蒙古語釋之猶言大海喇嘛二字卽漢語稱僧爲上人耳達賴喇嘛猶言無上之大海表其道德深廣如海無所不含納也喇嘛示寂轉生則爲呼畢勒罕卽漢語轉世度世人也當呼畢勒罕未出世前俗例於佛前誦經祈禱廣爲訪覔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卜筮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爲呼畢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傳襲其業以掌其教初藏中皆習元帝師帕斯巴所傳之紅教明代有宗喀巴者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著穆隆經初出家亦學經於紅教拉薩廟之呼圖克圖旣成爲衆所敬相傳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就故名黃教衣冠皆黃色盛行於衛藏及極西諸部落宗喀巴示寂遺囑二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二弟子首座卽達賴喇嘛相傳達賴爲觀音化身第二世達賴在明正統時卽以活佛聞於中國第三世達賴教益盛紅教中大寶大乘諸法王皆俯首稱弟子化行諸部東南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是爲喇嘛極盛時代達賴之名亦始於第三世受蒙古汗所尊稱後以此爲

定號焉玆就歷代轉生之靈異詳述之第一輩名根登珠巴擺桑布一譯作羅倫嘉木槎於大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在後藏霞堆地方出世爲多里隆贊汗之裔世爲藏主初生時有禽鳥呈祥之瑞親見白衣觀音及金剛現身年十五由拉蕩大堪布授小戒年二十歲得傳大戒後親至前藏皈依宗喀巴由宗喀巴授經派爲教下首座將從前在甲噶投生爲工却王之時由各仙女指示各種事理次第舉行並念誦班墊神母各經隨按所示如法修習并修建扎什倫布寺院大興佛教於成化十三年丙申在扎什倫布圓寂享壽八十四歲第二輩名根登甲錯一譯作根敦嘉木槎於大明成化十二年在後藏打朗地方出世初生時能解誦竹麻佛經中奧義親見宗喀巴現身並親纂宗喀巴及佛母讚頌復見文殊及各護法神現身十一歲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小戒二十歲由捻宜曲濟喇嘛傳授大戒靈異素著乃於扎什倫布寺嗣法王位統治藏事繼從藏人請移居拉薩之別蚌寺名德愈隆威神益顯入室弟子幾不能容遂就別蚌寺側復建一寺曰兜率宮一名羣可爾汪寺以爲新學喇嘛研經之地自是喇嘛精通秘密蓮花部法者眾教化既行活佛之名顯於天下明正德中武宗遣使率將士迎之不欲往藏人匿之明使脅以兵力卒無功而返後武宗崩世宗即位書通藏僧而別崇道教藏人乃益服其前知愈加禮敬六十七歲在布賚綳幹墊頗章廟圓寂第三輩名四朗甲錯擺桑布一譯瑣南嘉木槎於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在前藏堆嚨地方出世初生能朗念六字大明及宗喀巴出世源流親見各護法神現身孩提時能認前輩徒侶由仁青四朗扎巴喇嘛傳授小戒由噶勒丹池巴格勒擺桑布傳授大戒隨登布賚綳色拉各寺講經之座三十六歲親往蒙古充阿泰國王師賞賜奪吉腔名號金印黃教於是播於蒙古先是蒙古汗俺答尤加尊信萬歷七年俺答親入藏迎之道侵瓦剌爲所敗歸次青海建仰華寺以居之大會諸部謀報瓦剌達賴止之且戒以勿好殺俺答亦勸之通中國遂自甘州遺書張居正居正報於朝神宗命通使焉相傳蒙古弘法時會現四臂觀音像又於所履石上現六字大明足印其時俺答以足疾殺馬取治空中忽聞人語曰爾何得作此惡業俺答懼乃從阿里克喇嘛教日持六字大明百八徧以爲懺悔又其時俺答汗子死其母哈屯莫倫依蒙古俗爲殺百童子及百駝駒殉葬以此業緣其母尋卒墮於惡道纏擾俺答以乞援達賴乃依秘法爲修三角護摩罏以爲超

度而以哈屯莫倫骨焚於鑪內旋見一蛇形異蝎入於屍衣爲誦眞言蝎卽點首三次寂然不動又爲作三世佛大供供畢焚屍與蝎衆見鑪烟忽化白光一道旋繞昇空變爲童子合掌而去自是蒙人益加信而殺駝駒殉葬之惡習於以永除矣俺答感其化令蒙人皆奉佛教持戒誦經月齋三日禁止殺生漁獵而上達賴尊號爲瓦齊爾達喇賴（案達賴之名自茲始）又依其教爲立十善福德政凡出家人違教娶妻在家人違教殺生者均罰之蒙古佛教於是復大振又其時俺答請在尼浴木塔拉地造彌勒佛像先遣班禪小胡圖克圖前往戒以到卽

入馬頭明王定七日或三日彼土神將以所藏物獻出小胡圖克圖如教入定三日忽一白衣少年衣白袈裟掛白素珠出禮小胡圖克圖訖跪白曰今當如令呈出各物明日果一衆寶莊嚴之馬鞍至小胡圖克圖乃築像基甫就而達賴至其時先一託音齊（蒙古喇嘛弟子之稱）以達賴像贈薩木達汗之父汗父取而擲諸地卽夢有黑衣人以水晶刀刺其心次日諸竅流血而死薩木達汗懺懼疾以精金寶玉等獻之乞爲造像懺父罪許之汗大喜至是以其金玉并土神所獻之衆寶和合造成大慈彌勒像躬自開光天花如雨異香普聞奇祥靈瑞不可勝紀又其時有術士博納木則者屢以邪術侵害而不得一逞忽來稽首請罪曰我以術死九十七人獨於公三次不傷我知罪矣我死必墮三惡道今願於觀自在菩薩前懺悔皈依乞爲授戒示以途徑如其願逾七日果卒爲引入菩提道焉厥後俺答歿蒙古右翼往迎許之途次甘肅其長官獻供養時香烟忽結成一壽字撥之不開衆皆驚異因向求法各授灌頂且以經傳之旣而甯夏長官悉來禮供於廣衆中現身爲白色四臂觀音之像一面二手合掌二手左執青蓮花右持水晶數珠結跏趺坐璀璨莊嚴放五色光照徹十方復在

伊可錫巴彌博碩克圖十二圖默特喀爾喀等地宏傳灌頂密教皈依者益衆矣殆萬歷十五年察哈爾圖們罕來迎謂使者曰明歲上半年或可往遲則不暇矣衆皆不喻獨使者阿穆岱知之乃授以灌頂法萬歷十六年戊子神宗遣使千人以厚禮來迎適與圖們罕來迎之千人遇對使者曰二大國汗均爲衆生來迎極欲前往奈大力汗之使已先到今將赴他處弘法利濟矣至三月十六日會集大衆及兩國使者告誡畢卽入極樂通慧神變三昧泊然而寂茶毘時頂現觀自在菩薩像復於像頂現藥王佛像慈悲慧眼明照四方時在萬

歷十六年地在卡歐吐密享壽四十六歲第四輩（名榮丹甲錯一譯雲丹嘉木槎）明萬歷十七年己丑在德青王斯齊地方出世爲蒙古圖克隆汗族敬格爾家第四子幼時親見四臂觀音及金剛宗喀巴現身十五歲入藏由噶勒丹池巴桑結仁青傳授小戒又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大戒膺布賚綳色拉噶勒丹三大寺講經座能役使鬼神並能將欲貽黃教之害者預示化誨止其惡念曾留足印於石上在藏地隨緣行化先是某寺以銅范金造一彌勒佛像極盡神妙方欲開光像首忽傾斜衆匠欲正之而術窮適達賴至禮像畢畧加省視曰像首之上寺

脊內有一得道阿雜喇屍像首避之故傾斜旋令人登脊察視果有屍在取棄諸江爲之散花開光像首復正衆見此瑞咸生敬信自是法幢廣建大闡宗風其時蒙古汗又欲迎入蒙部藏人不願乃議別設一坐床主教喇嘛於蒙古公選得十三歲夙著靈異之津巴扎木蘇以往（案津巴生於萬歷二十年壬辰被選）至蒙古靈異昭著蒙古人極崇信之更錫大慈邁達里以胡圖克圖之號（案邁達里至清順治九年始入寂年六十矣）蒙人大悅在藏弘化既周於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在色拉寺圓寂享壽二十八歲第五輩（一名阿旺羅布藏甲錯一譯羅卜藏嘉木槎）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卯四月初八日在瓊結地方出世親見

阿底霞及宗喀巴并觀音菩薩馬頭金剛巴埑神母等現身纂註前生所得因果班禪額爾德尼知之至其家見之卽曰班禪爾來何遲耶相與論秘密奧義與夫前因後果聆者驚異遂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大小戒旋登布賚綳色拉寺講經座青海固始罕賢王將前所取前後藏各地供獻之十歲以圖巴克洪台吉及蒙古掌教喇嘛誠請往傳消災吉祥之六臂吉羅（案吉羅卽漢語如意輪）觀自在灌頂法卽在廣座現六臂觀自在身微妙嚴肅衆心歡悅羣信爲觀音化身歲丁丑二十二歲知大清將統馭中華與班禪額爾德尼商備書遣派斯青曲

吉胡圖克圖至盛京進統一天下端兆及方物於清廷且命之就地宏傳如意輪灌頂法遂大啟盛京諸地人民之信會大清收復模打（譯音）地舉朝欣慶羣頌其先知清廷隨令斯青曲吉回藏兼派恰甘喇嘛隨行頒發諭旨嗣後我朝歷輩作爲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施主云云帝眷可謂隆矣嗣又以大明崇禎皇帝被流寇戕害經大清剿滅欣逢順治繼統派巴雅爾阿巴凱昔等前往北京呈進貢物順治五年清廷欽派喜饒喇嘛等赴藏奉敕書飭令速赴京都順治七年噶足喜饒二喇嘛再入藏派令隆青喇嘛隨行賫到敕旨再飭令速

赴京都順治八年復專派欽差至藏三次宣旨敦促卽赴京都是年十二月欽差偕噶足喇嘛恰噶達爾罕等二百餘人特來迎接旋卽具奏擬於次年七月赴京順治九年由藏起程入京都朝覲行至青海恰甲地欽差內務府大臣霞吉達熱康主僕前來迎迓賚頒諭旨賜賞御物行至西甯甲噶布地方欽派阿格前來迎接賚到諭旨又行至窩克昔巴地方由國庫賞發口根行至滿洲朵巴容台地方欽派郎青喇嘛克牙齊佐領前來頒發敕書及珍珠念珠行至根協地方賞賜金頂黃轎行至沃吐酥河邊欽派克牙喇嘛及葉佐領前來頒

發諭旨御賜寶物行至依庫之界欽派額星克親王帶領馬隊二千前來賞賜黃傘旂幟各項儀仗又頒發諭旨御賜鑲嵌珍珠袈裟衣服等項又撥國庫欵爲建駐錫殿行至腔畢河邊欽派洛桑格隆前來賞賜金鞍御馬二匹及大哈噠等項又奉諭旨問起居行至清河橋欽派親王帶領馬隊三千餘前來并賞發黃傘紅傘旛幢四十付旋抵京都時順治九年壬辰十二月十六日也抵京時適逢皇上御駕出獵遂在獵場晤之皇上由御座起行數武與之握手言歡皇上復登御座其旁備座溫諭令其登座先行吃茶隨詢起居同時茶畢卽

於座前恭候聖安皇上甚歡欣旋詢前後藏情形賞賜筵宴由戶部撥供養銀九萬兩於十七日移居新建黃屋駐錫矣十九日與皇上會面賞賜黃哈噠金造幔達拉及金銀供器旛傘幢旗掌扇各儀仗大小百餘種由欽差內務府大臣賚送前來十年癸巳正月十一日親往皇宮慶賀欽派內務府大臣前來迎接進宮皇上諭曰朕登座位爾達賴喇嘛着亦同時登座照前一仝吃茶賞賜大宴隨行第穆呼畢勒罕擺曲堪布等十五人亦賜宴暨賞撥銀兩緞疋也自十二日起遵照諭旨誦經祝禱另繕寫哈噠遞呈念經時柱上忽流水數日

不斷嗣後流水處忽生花枝亦經皇上御覽駐錫黃屋時一夜有黑雲與烟相合聚成腔足神捉拿凶惡妖魅恐懼戰慄之狀近前僧俗均見之嗣因連紀拖榮與降嶺諾們罕二人講經爭論時兩家從役亦分黨相爭當將其情形奏聞奉諭旨二喇嘛不和緣因講經而起着由達賴喇嘛按照經規了結當卽按照經中規矩辦理後奏聞皇上喜悅二月十二日欽派大臣前來賞賜珍珠斗蓬並衣服全套大緞綾緞各十五疋及銀器鞍馬等項十八日朝見賞賜御宴飭次奉諭旨賞給黃金五百五十兩銀一萬一千兩大緞一千疋金馬鞍十副

虎皮豹皮獺皮各十張金盤一對銀茶筒九個大銀鑽一個茶一百箱皇太后又賞賜黃金一百兩銀一千兩大緞一百疋越二日奏報起程返藏欽派內務府大臣賚頒極鉅珍珠朝珠一串并奉諭前賞大傘旂幟旛幢儀仗等項可在前擺列又欽派親王護送隨賜大宴餞行時順治十年二月二十日也歸途行至打卡地(譯音)時值五月欽奉諭旨及頒到金印上刻四體字文曰統領西方佛教普通瓦赤拉旦拉達賴喇嘛之印並准其持掌西方政教事務頒給金册十五頁(寬四指長五寸實爲稀世之寶)與夫各項珍品內務大臣及達爾罕等均護送至打卡

地也行至打卡息鞭暫為休息止於旅舍遇邪魔弄術忽見天上兩月齊出念眞言解之眾見一月落於山後行旅無恙其護送至藏者係欽派克牙喇嘛達幹曲吉朁巴噶足各司員筆帖式等也返藏後又修建布達拉及黃教寺院六十二處西藏前有寺廟并康巴地方寺院共三千零七十處其每年經資口糧銀兩均由國庫頒發也順治十八年壬寅大行皇帝龍馭上賓康熙帝即位奉諭旨每年照常頒給緞疋哈噠等物康熙九年奉諭旨嗣後爾喇嘛所上奏書內無容繕寫座前及具陳字樣康熙十四年額外奉到諭旨賞給金幔達拉

一座(以黃金一百三十兩造成)黃金一條(重一百兩)銀茶筒一對銀四百五十兩大緞二十疋哈噠五百根此爲末次賞賜也康熙二十一年壬子在佈達拉寺圓寂享壽六十六歲第六輩(名羅布藏仁青策養甲錯)生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在們地松度地方出世初生時即言我係阿旺羅布藏甲錯化身常念嗎呢經親見宗喀巴馬頭金剛班墊神母現身康熙帝欽派章嘉呼圖克圖赴藏迎至佈達拉坐床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小戒曾在色拉寺及拉魯格猜等處石上留手足印跡其沐浴水變成八寶甘露靈異昭著旋在三大寺膺講經座又在前藏大招寺樓頂新建

金剛寶頂并以黃土和合寶物自製諸種佛像四十六年奉諭旨由藏起程入京都朝覲行至青海工噶洛地方圓寂年才二十五也第七輩(名羅布藏改桑甲錯擺桑布)於康熙二十七年在裏塘地方出世初生時彩雲呈祥雨暘時若常念拉莫經(譯音)並親見宗喀巴及十八羅漢金剛等神現身舊日門徒均如素識預知前因常演妙法僅七歲即與數千僧俗傳經纂集佛家讚頌以傳於世右臂有蓮花樣左臂有螺螄形左掌現法輪形下身成虎皮文此其生質之特異也康熙五十三年取道德格(譯地名)前赴青海途間忽生水泉凡來頂禮者均如素識駐

藏大臣會將此緣由奏聞於朝由滾布（譯名）地前往而至青海阿齊圖台吉之帳（青海沙漠地多以帳爲室）清廷欽派大臣率領六十餘人來迓並賚到諭旨着令進京旋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派大臣工噶落爾須到諭旨着先駐錫滾布五十五年復欽派大臣並司員筆帖式等前來賚到諭旨着令先在滾布地暫行先駐錫並預備行轅繼又奉到諭旨青海各官齊集之日達賴喇嘛親身會面一節朕心甚喜洵爲眞正呼畢勒罕朕乃施主三年內當與僧人一百三十四人賞發冬夏衣料隨備謝恩奏書專差前往呈進厥後因事返回前藏將緣由託青海

長官轉奏奉到諭旨達賴喇嘛係屬皇帝轉世爾大眾須要恭敬爾青海各官不准稍生歧異當知一手難遮天日云云同日又奉諭旨爾喇嘛福德皆裕須要勤加薰修冀黃教振興回藏後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由擦幹諾們罕丹巴堅參披剃傳經五十六年朝廷爲剿辦準噶爾欽派公爵策汪洛布并欽差大臣入藏轉到諭旨五十八年己亥青海幹墊額爾德尼朝見廷寄恩旨問候並御賜香爐等項時年才十三也五十九年庚戌正月初一日欽派阿格大將軍王并親王等率領大兵三千前來由大將軍王宣傳諭旨畧云期其振興黃教保安生靈達賴喇嘛返回西方佛地駐錫布達拉所有青海各官均須協力辦事庶可以冀黃教久遠力維大局始終均得裨益於達賴喇嘛事件更宜認眞將事又由大將軍王傳到諭旨須賞黃蒙古包帳房等物並賞賜金印一顆文曰振興黃教普度生靈七輩達賴喇嘛之印（此印用黃金一百三十兩所造）又金冊十三頁（金冊上刻滿蒙藏三體字以一百五十兩黃金鑄）暨各色大緞金銀供器等物旋欽派大將軍二人並內務府大臣一人暨土觀呼圖克圖噶足喇嘛司員筆帖式佐領等以及青海庫倫各王公官兵護送至佈達拉寺坐床時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也（坐床時皇上賞發慶賀極長黃哈噠一根供養一萬兩）六十年壬午欽派達喇嘛等來藏賚到敕書及奇珍異寶並大緞哈噠等物又奉諭旨賞發銀三萬兩又賜敕書及藥王經卷珍珠念珠嵌寶各器隨因康熙皇帝龍馭上賓欽派扎薩克喇嘛等赴藏熬茶作善（案清代皇帝崩均派員入藏熬茶作善）賚到雍正帝諭旨及布施三大寺銀各一千兩其餘諸寺院賞撥銀三千兩大哈噠各寺一百小哈噠各寺一千茶百瓶金幔達拉一座（以黃金五十兩造成）大緞二十四疋雍正元年癸卯因駐藏漢兵撤回一事奉恩旨并頒賜各物二年甲辰欽派達喇嘛等來藏頒到諭旨畧曰須照五輩達賴

喇嘛振興西方黃教普化生靈綏靖地方並頒賞
金印一顆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
普通瓦赤拉呾喇達賴喇嘛之印此印以黃金二百三十兩鑄成
上係漢蒙滿藏四種字體又金冊一道計十六頁此金冊厚二分以黃金三
百兩造成者是年再奉諭旨一道及頒賜各物則由呈
進登極貢使卓尼堪布等所賫回者也三年乙巳
由扎薩克洛桑格隆等來藏賫到敕書曰爾喇嘛
奏書所敘用吉祥花樣織成五色哈噠張掛各廟
宇洵屬裨益黃教等語茲由此擬就吉祥之語二
句并花樣及所織哈噠一併寄去着即在於爾等
大小廟宇張掛嗣後凡逢遞寄廷旨擬將此次五
色哈噠附帶十根并附頒賞大緞三十疋暨銀茶
筒銀瓶銀燈大小哈噠等物又於是年扎薩克喇
嘛洛桑格隆等至藏頒發所刊乾經及宗喀巴章
嘉源流各經卷暨初印各經繼又奉恩旨及頒發
供器等項又諭旨云近因準噶爾策忍頓杜擾害
西藏派大兵剿辦之後將洛絨宗營寨擦娃作崗
桑昂曲宗貢脚等處地方均上各地譯音賞給達賴喇嘛
管理爾喇嘛派人前往接收各地方照舊征收差
賦至裏塘言有番商應上牛馬鞍差而今此地雖
歸內屬惟以興旺黃教為念較比所收差銀加倍
當由帑庫賞還是年又由欽差賫到敕書及供器

等項後因前後藏噶布倫內亂欽派大臣來藏又
派漢官帶領兵丁二千駐此護衛時雍正戊申六
年也七年己酉貢使堪布回藏奉諭旨曰達賴喇
嘛可至裏塘朕已在於該處新建駐錫之所設爾
喇嘛思念西藏釋迦佛之時可將情由達知回藏
係到裏雖欲見朕惟內地暑熱實甚且未出痘恐
不可來或將來若與朕出巡之地相宜再圖見面
時因前後藏內亂遵旨再駐錫裏塘也八年庚子
因身體偶有不適奉到問候恩旨并賞賜大緞多
疋九年辛丑欽派司員來藏之便頒賞各樣果木
及緞疋等十二年甲辰由裏塘遞到各種物品又
貢使堪布轉回賫到敕書一道暨定製袈裟四十
套并額外賞品嗣因欽差阿格親王章嘉呼圖克
圖以及大小各官率領大兵前來賫到諭旨云爾
喇嘛着回西藏駐錫勤衍黃教綏靖地方於是再
由裏塘遄返西藏矣十三年乙卯欽派總兵大員
帶領兵丁五千名常川在於該處護衛是年大行
皇帝龍馭上賓熬茶作善欽差達喇嘛由批達結
等至藏奉到諭旨曰自前以來大局既為一體應
宜恪遵列祖列宗聖意爾喇嘛尤須照前和衷認
眞勤衍黃教以期常承恩澤并附頒賞三大寺熬
茶銀三千兩大小哈噠各三百根茶八百甑其餘

寺院公給銀三千兩小哈達三千根茶八百甑蓋遵舊例以爲布施貧福也乾隆元年丙辰欽差達喇嘛曲批達結等來藏賫到登極各緣由頒發敕書四道并大行皇帝黃龍御衣御用衣服多種蓋承大行皇帝之遺囑也二年丁巳班禪額爾德尼圓寂欽差達喇嘛等來藏賫到敕書及諸種賞物蓋一以唁班禪一以頒達賴也三年戊午由部奉到諭旨西藏各寺約有一千餘廟商上應撥各經費甚繁均須由商上撥給節經列祖列宗優加鴻仁今着每年由天津欵項內賞銀五千兩轉交達賴喇嘛買茶之人承領六年丁酉班禪額爾德尼

坐床欽差達喇嘛至藏賫到敕書并御賜物八年癸亥欽派熬茶官員至藏賫到諭旨及御賞物九年甲子公爵索木朗達爾濟病故（是達賴之父）十年乙丑十一年丙寅十二年丁卯十三年戊辰十四年己巳此五年中前後均由貢使堪布及駐藏大臣等頒到敕書及賞物十五年庚午乾隆舉行大婚典禮奉諭旨云此次大婚典禮當與達賴喇嘛賞賚隨由貢使賫到賞給玉如意及御衣等物是年懲辦汪達奉諭旨曰從前聞足美朗結并不聽從達賴喇嘛之言遇事不按規矩任意而行是以朕飭次降旨訓誨係前後藏諸人所知後復不遵朕

言雖擬將伊懲辦恐與達賴喇嘛或有不便是以停止茲於十月初八日據前後藏大臣奏稱足美朗結蓄意惡毒較前更甚擬請按事隨時懲究等因朕即降旨凡事若有應行轉告達賴喇嘛之處着即轉告再行懲辦乃朕所降明旨之欽差未到以前已由駐藏大臣究辦伊二人隨亦殞命似此擾亂之時朕聞達賴喇嘛身體平安朕心甚悅朕所差大臣二人雖遇此等事件係屬爲國盡忠朕當另行加恩彼時達賴喇嘛派人將釀事之人阻勸了息係代朕躬幫同辦事朕心甚屬欣悅另已降旨加恩至釀事之人竟敢不聽達賴喇嘛之言

釀出如此事件惟達賴喇嘛係屬受戒之佛於此事件止好如此朕於從前至今惟望振興黃教併派官兵護衛若果達賴喇嘛身體安泰則別項事件即屬易爲朕所派官兵之內釀事惡人當即置諸刑法達賴喇嘛着寬心駐錫等因諭旨發於十月至翌年春乃到藏也十六年辛未由欽差大臣及總兵率領兵丁五百來藏賫到敕書云足美朗結從役人等釀事之時達賴喇嘛能顧政教全局飭令禁戒致大眾均獲平靜朕心嘉悅因此一案旋奉諭旨着委派噶布倫四員以助執行政務然自有噶布倫之設西藏政教益起紛爭遂釀成後

來之隱患也十七年壬申十八年癸酉十九年甲戌三年中無大事可紀祗先後由欽差及貢使賚到御賜各物品而已二十年乙亥因身體不適由摺奉到諭旨云聞達賴喇嘛復染涼寒現今朕望達賴喇嘛速得全愈囑令章嘉呼圖克圖等率領衆僧念經祝禱所有達賴喇嘛將放朝講經等事暫須停止並宜好爲保養是年扎什倫布貢使堪布回藏賚到格外賞賜坐褥靠枕等件旋又奉諭旨云聽聞達賴喇嘛之病尚未痊愈朕心甚爲繫念現已囑章嘉呼圖克圖暨在京喇嘛僧人虔誠念經並派明醫四人往送醫生順便前往問候專

派大臣已令刻日起程赴藏章嘉遵旨入藏於翌年抵藏二十一年丙子由章嘉呼圖克圖賚到諭旨着將七輩達賴喇嘛各按眞容畫成佛像七道並須將各輩護法神等一併附畫妥協開光後送京今日西藏佛像流行於國中均皇室提倡之力也二十二年丁丑由前來護送吐爾扈特熬茶之人來藏賚到救書并玉靶傘以及大緞等物皇室供養以此次爲最終旋於是年二月初三日在布達拉寺圓寂享壽五十歲先是乾隆帝因達賴喇嘛五十大慶特派大臣二人賚慶祝敕書及各種祝壽物品來藏嗣因於途間聞其圓寂遂以此物

品作呼畢勒罕迅速出世之祥卽着在於金塔前供獻又與之熬茶布施并加派扎薩克喇嘛阿旺邊覺并呼圖克圖及大臣司員等來藏賚到大哈噠二十方念經哈噠六百根織金大緞八疋無金大緞十二疋大緞一百疋銀一萬兩以爲圓寂熬茶作善之布施也第八輩（名羅布藏降白甲錯羅桑布）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在後藏拖結拉熱扛地方（譯音）出世二十六年迎至扎什倫布迭娃尖寺院隨由駐藏大臣賚到諭旨云達賴喇嘛乃係黃教領袖不得視如尋常喇嘛總須好爲侍奉當派通曉經典喇嘛數人常令在前隨侍若能勤習經卷庶與黃教

有裨着由班禪額爾德尼暨第穆呼圖克圖會同揀選深通經卷喇嘛數人候朕定奪之後常令在呼畢勒罕近前傳授經卷一面着班禪額爾德尼與達賴之呼畢勒罕講經授戒時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也奉諭後班禪額爾德尼揀選通曉經典喇嘛具奏奉旨特派阿旺降巴甲頂阿旺曲扎二人爲榮增師傅（案榮增師傅一職傳經與呼畢勒罕者由乾隆二十六年八輩達賴始設）又由駐藏大臣將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業已迎至迭娃尖寺院具奏奉諭旨云訪獲眞正呼畢勒罕正屬吉祥着賞發大哈噠金長壽佛玉琢釋迦佛寶石念珠此乃預慶呼畢勒罕壽享遐

齡興旺黃教之意俟呼畢勒罕年長坐床之時再當加恩賞賚云云時六月初八日也又於十一月初一日奉到諭旨曰今既呼畢勒罕日覺長大於放朝見人等事毫無怯意着即將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在於布達拉坐床此間已派阿嘉呼圖克圖等明年赴藏選擇吉日將呼畢勒罕在於布達拉坐床所有賞賚各物發交伊等賫藏并詳爲囑飭第穆呼圖克圖遵照辦理云云奉諭後旋於二十七年壬寅八月初十日迎至布達拉坐床矣又奉欽差卡爾卡親王等來藏賫到敕書并頒賞各物數十種及銀一萬兩爲慶祝坐床二十九年甲

申由囊索堪布回藏賫到敕書三十年乙酉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小戒隨由駐藏大臣來藏賫賞大哈達一方及綠玉如意嵌寶念珠等物以爲受小戒之慶祝時六月初四日也三十一年丙戌欽派大臣及邊覺呼圖克圖賫到敕書並御賜珍物三十三年戊子親至前藏攢招具奏奉諭旨此次攢招洵與朕心符合實爲振興黃教之事甚屬可嘉隨在三大寺登座講經宣衍經義僧俗均皆歡忭三十四年己丑三十五年庚寅三十六年辛卯三十七年壬辰三十八年癸巳三十九年甲午此五年中或由貢使及駐藏大臣等賫到賞給各物

無大事可紀也四十年乙未患病欽派醫生并司員等來藏四十一年丙申貢使堪布等回藏賫到格外御賜各物四十二年丁酉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格隆大戒貢使堪布回藏賫到恩旨并袈裟斗篷玉器等物是年因皇太后升遐欽派額爾德尼諾們罕堪布阿旺楚稱等來藏賫到敕書一道并三大寺熬茶銀一千兩大小哈達各一千其餘各寺廟賞銀共四千兩小哈達四千根茶一千甑以爲皇太后升遐誦經之布施也四十三年戊戌四十四年己亥四十五年庚子先後由駐藏大臣至藏賫到穿寶念珠玉如意等物四十六年辛丑

奉敕書曰爾達賴喇嘛今已年長精通上乘妙典爲慈航普度宣衍黃教係屬沙迦吐巴佛所遺凡於生靈並無歧異視如子嗣覺悟普度藉以靖安西方等因又頒到金册三十頁上有滿漢蒙藏四體之字文曰獎賜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旦拉達賴并附頒金印一顆及御衣念珠佛尊經塔等物是年護送圓寂班禪額爾德尼佛柩之欽差大臣等來藏賫到口詔並頒賜金幔達拉等項又奉諭旨曰茲據駐藏大臣奏稱達賴喇嘛之巴噶克噶勒丹昔咢圖羅布藏丹巴圓寂遺缺請與喇嘛噶青夷喜堅參補放巴噶克

一摺並稱與阿旺楚靑會商達賴喇嘛近前若有深通經典喇嘛常川勸導之時裨益實深等語該噶靑夷喜堅参多年坐靜練習經咒是以精通黃教又據章嘉呼圖克圖具奏前來今達賴喇嘛亦請與伊補放巴噶克甚屬妥協朕心喜悅噶靑夷喜堅参着補授隨侍達賴喇嘛之巴噶克并加恩賞給名號念珠哈噠大緞等物着該大臣等即將此情形轉告達賴喇嘛並傳諭噶靑夷喜堅参勤謹隨侍達賴喇嘛等因時五月初一日也四十八年癸卯將訪得班禪額爾德尼眞正呼畢勒罕情形具奏隨摺奉到諭旨並賞賜玉器緞疋等物四

十九年甲辰欽差大臣等來藏賫到敕書頒賞玉册玉印並奉諭旨曰若遇慶典事件則鈐用玉印其尋常之事仍用舊印等因又隨摺頒賜玉如意等物五十年乙巳北京白塔寺忽有數丈長之哈噠懸掛塔頂隨摺奉到諭旨讚揚五十一年丙午由貢使堪布回藏賫到格外賞賜嵌寶念珠玉如意等物（案五十二年丁未是年無諭旨及頒賞物件）五十三年戊申貢使堪布回藏賫到格外賞物五十五年爲恭祝乾隆萬壽在於前藏及附近地方新建廟宇內由榮增班第達並僧人百名於萬壽期念誦長壽經卷祝禱各緣由奏陳奉諭旨賞賜御書四字匾額一

道並崇壽寺四體字匾額一道與新建寺院又奉諭旨曰駐藏大臣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迎至察木多欲將布達拉交於賊手達賴喇嘛於此大事乃能斷定甚屬可嘉今達賴喇嘛及黃教爲重擬派大兵萬餘剿辦廓番所需軍粮撥給數百萬兩等因此諭五十六年辛亥由成都將軍轉到者也五十八年經大兵剿辦將廓番收歸版圖五十九年甲寅駐藏大臣奉到諭旨飭將此喜信轉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諭旨中有福中堂等往剿廓番時與達賴喇嘛和睦朕聞甚屬欣悅等語特降此旨者着與廓番通信也六十年乙丑奉

諭旨曰達賴喇嘛於朕六旬萬壽呈請進貢品並恭祝派衆僧念經朕心甚覺喜悅茲發去大哈噠一方長壽佛一尊寶石念珠玉如意荷包各一份銀四萬兩諭由駐藏大臣轉到也嘉慶元年丙辰及三年戊午均由貢使堪布賫到賞賜佛像鈴杵等物四年己未奉到諭旨曰前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之時聞達賴喇嘛甚屬憂愁親往大招燃燈飭令僧人數萬念經實屬可嘉將此哈噠着轉遞達賴喇嘛並（照前例頒給三大寺及其餘寺院熬茶銀及大小哈噠與供品等）同日又奉諭旨曰大行皇帝政績偉烈是以天下生靈均獲平甯爾喇嘛等毋庸繫念云云六年辛酉由班

禪額爾德尼傳授大戒旋奉諭旨曰聽聞章嘉呼圖克圖安抵前藏所有章嘉經典務須如前輩一般着達賴喇嘛妥爲傳授是年達賴始而在班禪前受戒繼而傳經與章嘉也九年甲子染患痘症奉諭旨畧曰雖擬由北京專派大臣并醫生赴藏看視惟是路途寫遠迨至抵藏尤恐有誤着派成都副都統帶領醫生迅速赴藏看視奈御醫未到已於十月十八日在布達拉寺圓寂矣享壽四十七歲旋奉到諭旨曰達賴喇嘛爲衆呼圖克圖領袖現在忽聞圓寂之信朕心甚惜今派大臣恭賫賞賚赴藏并着噶勒丹昔哷圖呼圖克圖并敏珠

爾呼圖克圖在雍和宮並各寺內選擇一寺認眞念誦經卷稍盡朕心云云其賞賚物品計銀五千兩蟒緞二十疋大緞一百疋大哈嗟二十方小哈嗟三百方也第九輩（名阿旺隆朵甲錯棍桑布）於嘉慶十年乙丑十二月初一日在康巴塾典科地方出世始生時卽能喚母名並念經數句六閱月能履步八閱月能語言一日看見根登琭巴佛像（案卽第一輩達賴）一向母言曰此乃我之前身也母奇之旋又言距此迤東有我之寺院往東而行至水邊有一大石跡之果然又言聽得布達拉鐃鈸之聲陸格協熱亦在彼處我係羅布藏甲錯之身至迭斯桑結甲木養

扎巴夺吉堅參（三人均前生之門徒）均在我之寺院據其所言均係第五輩在世之事并能認識前生所用各法器十三年戊辰正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忽言大皇帝與我降有恩旨旋卽奉到諭旨曰現在若能自知爲五輩達賴喇嘛之身卽屬不昧前因認識前輩所用各器實屬毫無錯誤猶如大行皇帝在位之事允宜優加鴻仁毋庸入瓶籤掣卽作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着賞賜大哈嗟長壽佛寶石念珠鈴杵等項交欽差將軍迅速賫藏又由駐藏大臣奉到諭旨云所奏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於九月二十三日坐床洵屬吉祥之事着照辦理屆

時再命大臣恭賫賞賚至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雖僅四歲來往一切務須妥爲備辦俾得覲瞻着加恩准用黃轎前輩達賴喇嘛所得金印於坐床後謝恩奏書准其蓋用金印嗣將披剃取名忽言曰今已受戒爲黃教之首領係三寶佛恩德應往各寺遞呈哈嗟隨引父母詣各佛前逐一指告此係何佛是日見四方祥雲捧日又見祥雲聚成幢旛旗彩旋將結賽呼畢勒罕改桑吐布丹濟克美甲錯第穆呼畢勒罕二人補放榮增師傅具奏隨摺奉到諭旨着賞給結賽呼畢勒罕諾們罕名號遂於是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布達拉坐床十六年

辛未駐藏大臣來藏寄到詔書褒揚十八年癸酉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小戒二十年乙亥二月十六日在布達拉寺圓寂享壽十一歲旋奉諭旨畧曰查達賴喇嘛爲各呼圖克圖領袖坐床未久遽行圓寂深加悼惜着在靈前燃燈念經并賞給熬茶銀五千兩由西藏糧庫撥給轉交第穆呼圖克圖先行作善至綴足哈噠再當派專員賚藏曇花一現游戲人間不勝慨然也第十輩名阿旺羅布藏降擺丹增楚稱甲錯擺桑布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在裏塘仲奪地方出世是日屋有祥雲擁護柱有甘露潛滋室有藥丸飛入誠異徵也言語舉止迥異凡流實屬前

因不昧且閱佛經即能背誦於道光二年壬午正月十五日由駐藏大臣奏明入瓶籤掣於三月三十日奉到諭旨云據駐藏大臣等奏稱訪尋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之幼子三人入瓶掣出裏塘番民洛桑捻扎之子改桑堅參徵兆洵屬吉祥實係達賴喇嘛轉世之身僧俗大眾均皆誠心信服等語朕心甚覺欣悅茲發去呼畢勒罕哈噠一方長壽佛一尊珊瑚念珠一串着即轉發祗領至達賴喇嘛定於八月初八日坐床着該大臣與成都副都統以及章嘉呼圖克圖會同照料屆時再行賞賚等因並照所請噶勒丹昔哷圖薩瑪第巴着授

爲榮增大師傅舊任噶勒丹池巴阿旺捻扎及榮增班第達降擺夷喜丹貞堅參二人補放副榮增師傅又奉到諭旨從前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坐床曾准鈐用金印今達賴喇嘛坐床於謝恩奏書仍准鈐用金印十四年甲午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格隆大戒十五年乙未皇太后六旬萬壽曾親赴三大寺熬茶布施十七年丁酉率領西方喇嘛僧眾在三寶佛前燃燈布施隨將所念白財神經寶瓶三座交堪布囊索賚京呈進奉諭旨上年十二月得蒙上天降雪迨至本年正月復又降雪二次至夏秋間雨澤應時年穀順暢皆係達賴喇嘛

等竭誠念經虔禱所致自應賞賚其賞給各物由駐藏大臣轉到也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在布達拉寺圓寂享壽二十二歲第十一輩名阿旺改桑丹貝卓密凱珠甲錯於道光十八年戊戌九月初一日寅時在噶達地方出世先是第十輩達賴於新派噶達堪布起程時贈一磁碗笑謂之曰請持至噶達以作將來徵兆前一年噶達地忽生一青黃花過冬不萎復於該處寺院生一奇花各種異徵僧俗共見誕生日祥雲擁護聚成旛幢幼時常言准備行裝到我寺院又向眾言看見觀音像是我之化身對於僧俗舊人均能認識所言均係七輩出世之事不昧

前因衆心悅服旋由班禪額爾德尼會同駐藏大臣具奏於二十一年辛丑五月二十五日在於高宗皇帝聖容前入於金瓶掣定是日布達拉樓頂祥雲聚彩吉祥徵兆甚多隨由班禪額爾德尼披剃授戒經駐藏大臣將入瓶掣定情形具奏於八月二十三日隨摺奉到諭旨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出世茲據孟保等奏稱將訪獲幼子四名當同衆人入於瓶掣出噶達番民策旺頓柱之子朗迥奪吉實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洵與黄教有裨僧俗大衆莫不歡忭鼓舞一摺朕心喜悅茲與呼畢勒罕發去哈達一方長壽佛一尊鈴杵一份珊

瑚念珠一串着轉發祗領同日又奉到諭旨曰十一輩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着於明年四月十六日坐床所有應頒册印敕書賞物已飭理藩院專派司員二名賫往其經過直隸陝西四川各總督巡撫會派道員知府副將參將等官妥爲護送并着在於庫中提銀一萬兩一俟該司員到川發給帶藏轉交達賴喇嘛祗領又於九月初九日奉到諭旨孟等奏前輩達賴喇嘛所得金印着訪獲呼畢勒罕坐床後准其鈐用並加恩照前准用黄轎黄轠黄圍幔等項奉諭後自薩木丹起程晨早降雨旋即天晴霽後見五色祥雲甚多至午刻又見

祥雲聚頂行抵布達拉之日彩雲又聚成旛幢等形二十二年壬寅四月十六日欽派駐藏大臣孟赫並章嘉呼圖克圖等賫到敕書並御賜等物按照前輩例規由欽差章嘉呼圖克圖代授（其頒賞物計有十二頁金册一道上刻滿漢蒙藏四體字並銀幔達拉銀茶筒銀瓶銀燈珊瑚念珠繡花蟒緞黄錦緞靠枕坐褥各色大小哈達黄紅絨緞以及玻璃磁器等物）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初六日隨摺奉到諭旨曰昨章嘉呼圖克圖由藏到京朕詢問現在達賴喇嘛面容經學如何據稱甚屬聰慧靈妙等語所有達賴喇嘛爲黄教領袖凡西方生靈均蒙護庇朕心亦甚欣悅刻下達賴喇嘛年歲甚小更宜認眞勤習黄教並着

隨侍之人於飲食起居一切小心認眞着將此旨傳知噶勒丹昔哷圖薩瑪第巴等須知達賴喇嘛身體緊要務須留心認眞侍奉好爲傳教經典以昭朕維持黄教之至意二十四年甲辰奉諭着濟隆呼圖克圖並降孜曲吉羅布藏崙珠補放正副榮增師傅二十五年乙巳阿旺降白楚稱所有房屋佛尊器具田莊等項奉諭賞給商上估價約值銀十四萬四千餘兩撥作賠修商屬寺廟之用二十六年丙午四月初七日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小戒是日由駐藏大臣傳到諭旨并賞賜哈達念珠玉碗荷包等物二十九年己酉專差堪布羅桑

楚稱回藏賚到敕書并御賞各物品三十年庚戌
皇太后升遐念經作善隨摺奉到諭旨并賞物後
又頒到敕書并賞給三大寺及其餘寺院各物品
暨熬茶銀是年又值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欽差等
來藏賚到敕書并熬茶布施各物咸豐二年壬子
派巴爾雅堪布降曲丹批晉京旋回藏賚到敕書
及御賜各物品是年按照前輩例規恭祝萬壽並
黃教興旺親往三大寺並瓊科爾結等處寺廟燃
燈熬茶布施經駐藏大臣代奏奉諭旨并頒到大
哈嗟三年癸丑爲廣西軍務念經解消兵刀具奏
後由駐藏大臣奉到諭旨並賞賜長哈嗟及念珠

等物四年甲寅榮增正副師傅二人圓寂遺鈌奉
諭着噶勒丹池巴羅布藏青饒汪曲補充正榮增
師傅汝結賽呼圖克圖阿旺羅布藏拖美丹增甲
錯補放副榮增師傅五年乙卯駐藏大臣奉到清
字廷寄達賴喇嘛現已年長着卽管理政務並准
其使用八輩所得印册隨於正月十三吉日恭照
諭旨掌管政教事務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布
達拉寺圓寂享壽十八歲當經駐藏大臣具奏奉
諭旨滿慶奏稱達賴喇嘛溘然圓寂朕心深屬悼
惜加恩着滿慶卽於達賴喇嘛靈前賜奠由藏着
賞銀五千兩旋欽派章京來藏賚到御賜團龍粧

緞二十疋大緞一百疋大哈嗟二十方念經哈嗟
三百方第十二輩名吉爭阿旺羅布藏丹貝堅參瑞勒甲錯擺桑布於咸
豐六年丙辰在沃卡倶卓地方出世初生時兩手
合掌下地卽能盤膝右足心有紫黑唵字形是年
隆冬園內忽生樹木樹上開有五朵奇花房柱牆
壁時有甘露滋潤南窗外時見婦女盛粧往來房
內石梯上留有足印此石現供於布達拉廟內各種徵兆甚屬
吉祥於咸豐八年戊午正月十三日經駐藏大臣
滿入於金瓶掣定嗣於四月十二日奉到諭旨達
賴喇嘛之呼畢勒罕經滿奏稱已訪獲今於金瓶
掣出沃卡倶卓彭錯策旺之子足美丹增甲錯案足

美丹增甲錯是出生時由父母所命之名與坐床後定爲呼畢勒罕之名不同歷輩均如是徵
兆靈異實係眞正呼畢勒罕大衆均皆歡喜等語
甚屬可嘉隨蒙賞賜哈嗟等項九年己未七月初
三日在布達拉坐床由駐藏大臣具奏奉諭旨達
賴喇嘛坐床係屬吉祥之事朕心嘉悅今加恩着
賞給長黃哈嗟一方佛一尊鈴杵一份念珠一串
並賞彭錯策汪是達賴之父公爵頂戴是年駐藏大臣
將坐床事宜具奏奉諭旨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
定於明年七月初三日坐床着派滿恩前往布達
拉照料其賞賚敕書等項着理藩院揀派司員二
人賚藏又奉諭旨仍准蓋用金印並加恩准照前

輩賞用黃轎黃車黃韁繩黃圍幔十年庚申七月初三日由駐藏大臣滿恩賫到坐床敕書一道並御賜大佛軸及銀一萬兩是年奉諭准其撤去呼畢勒罕名號其時副榮增師傅汝結賽呼圖克圖辭退遺缺於同治元年與普爾覺沙布龍羅布藏楚稱降白甲錯補授是年掌辦商上事務阿齊圖呼圖克圖阿旺夷喜楚稱堅參因放布賚綳日扎布施因事釀禍該呼圖克圖攜帶印信馳往京都所有掌辦事務經駐藏大臣准照闔藏僧俗所請具奏奉諭旨着達賴喇嘛掌管政教事宜惟刻下達賴喇嘛年幼需人代辦賞給汪曲結布諾們罕

名號協理商上事務三年甲子由榮增正師傅舊任噶勒丹池巴羅布藏青饒汪曲傳戒是年由駐藏大臣賫到頒賞滿漢蒙藏四體字福田妙果匾額一道又由駐藏大臣將授戒情形具奏五年丙寅因坐床事畢呈進謝恩貢品奉諭旨并御賜各物品是年奉諭旨賞給伊喜洛布汪曲公爵世襲罔替（案即達賴喇嘛之胞兄）七年戊辰復賞戴花翎均由駐藏大臣賫到也五年丙寅剿辦瞻逆貢布朗給戶闕上下均獲安靜奉諭旨賞給滿漢蒙藏四體字匾額一方六年丁卯由駐藏大臣奏請前輩達賴喇嘛所得册印免其呈繳此後歷輩遞懇從新頒給七年戊辰爲恭祝皇上萬壽及因內地髮匪肆擾在三大寺邀集喇嘛二萬名誦經祈福經駐藏大臣具奏奉諭旨賞給黃哈噠銀幔達鈴杵念珠玉碗緞疋等物八年己巳培修陽布（譯音）佛塔九年庚午按照前輩例規親往布賚綳色拉二寺布施講經祝禱十年辛未十二年癸酉又親至前藏大招集僧眾念經均經駐藏大臣具奏是年十八歲於二月十四日遵照前例定章掌管政教事務矣又奉諭旨榮增師傅着與噶勒丹池巴扎巴頓柱補放旋於是時受大戒十三年甲戌親往大招集眾僧念經并前往噶勒丹寺暨瓊科爾結一帶宣

化均經駐藏大臣奏明奉諭旨達賴喇嘛親往噶勒丹及瓊科爾結一帶熬茶作善實係認眞化導愚番朕心喜悅着照案揀派漢官兵丁前往小心護衛光緒元年乙亥又親至大招集眾僧念經旋於三月二十日在布達拉寺圓寂享壽二十歲當由駐藏大臣具奏奉諭旨據奏達賴喇嘛現已圓寂等語查達賴喇嘛爲黃教之首今受戒未久遽爾辭世令朕深爲悼惜派希卽於達賴靈前賜奠並由藏庫撥銀五千兩轉給祇領至每年所賞一千兩茲達賴雖已圓寂仍着一併賞給以示優眷四年戊寅欽差章京等至藏賫到賞賜粧緞及各

色大緞二十疋又大緞一百疋大哈噠二十方小哈噠三百根將圓寂賞物載明以備後來參考第十三輩名阿旺羅布藏吐丹甲錯濟寨汪曲却勒郎結於光緒二年丙子五月初五日在達布甲擦營官屬下朗頓家出世因有種種靈異全藏僧俗公同陳請於駐藏大臣代奏作為眞正之呼畢勒罕其詞曰從前十二輩達賴喇嘛圓寂時面向東南而逝嗣將靈位迎至大殿安置廳中面容朝南其時並無一人移動面容屢向東南各情形均經柴擒師傅普爾覺呼畢勒罕及隨侍人等共見維時衆人確知呼畢勒罕準生東南嗣由商上求降桑葉寺兩護法神亦向東點首行禮拋遞哈噠又向班禪額爾德尼卜算諭云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若能於東南方出世實與衆生有益此外在各佛鎭教護法神先後卜問亦云東方及東南方出世等語均屬符合且商上鎭教箭頭寺大護法在達賴佛靈前舉行夏祀節次降神皆望東點首為禮并諭云中心所祝之事其果定能結於東南繼又諭云門前流水不斷後山形如傘蓋嗣後光緒二年丙子奉到箭頭寺護法諭云主佛出世之地前已畧示端倪厥後布賚綳寺院衆僧與掌辦商上事務通善濟隆呼圖克圖並布賚綳領袖喇嘛呼畢勒罕以及商上供職僧俗等來見

復諭云吾等主佛出世之處必在迤東父名工噶母名竹瑪之家爾等須選清正誠信可靠之人前往訪尋必有應驗吾神自能護持隨即請示地域據云迤東及東南方自打箭鑪關以下遠近各地可差派格昔喇嘛往查旋奉諭着派上溫都遜寺舊堪布羅布藏達爾濟親往藏東瓊科爾結地方先在拉莫神母前念誦剛瓦經十萬遍虔誠祈禱後往視海子自有靈異等語當即照派上溫都遜寺舊堪布帶領僧人由藏起程在瓊科爾結神母附近之處念誦剛瓦經十萬後往看海子時値九月恐海水凍冰迨至往看並未成冰見海水甚清中有一村東南甚長東邊是田地東北方有一舊古塔東南牆圍內有四方小院三層房樓一座又見古塔與房院中間接連皆屬房屋後見海水大半成冰南角見騎馬之人甚衆均向東走或循西而行古塔及房寨雖被冰封而冰上仍存其影後見冰如明鏡又見兩邊房屋狹小并有草廠其地極長當卽念經祝禱卽於十月初三日寅刻夢見自身在於兩邊房中行走迨走出房屋又有數房看見有一向南小院有男女兩人女人懷抱一乳孩言云此乃達賴喇嘛化身當卽轉抱於懷卽以手指堪布臉面額鼻云我生已五月然此刻不可

遠離父母且勿令人知之聲淸而朗該堪布在該處將經念畢旋接瓊科爾結營官遞來一稟內稱訪得藏東達布朗頓家父名工噶仁靑母名洛桑竹瑪於丙子年五月初五日太陽初出生得一子其時樓上現出彩雲旛幢等項於乙亥年七月初三日在本家牛廠內包裹酥油裝封甚固忽見包內酥油自行外溢門前舊有梨樹數株九月時一株忽開花甚繁盛本處男女諸人均曾目覩樓頂常有祥雲與夫別項吉祥徵兆甚多等因前來當由該舊堪布羅布藏達爾濟親往朗頓調查途中看見一切情景與海子所覩均皆符合迨抵朗頓

家見房後山形如傘門前亦流水不斷其父母名號均如箭頭寺護法卦諭海中所見古塔形影亦甚相同查該幼孩品貌行爲異常靈妙見人毫不羞怯捉抱懷中卽用手在於臉鼻指畫言云我生已至五個月暫不可離開父母及遠行告知外人一切皆與夢合堪布當時言云可否進藏彼聞言甚喜隨後又言我欲告辭進藏嗣後再會其意甚悅等因前來旋經掌辦商上事務通善濟隆呼圖克圖幷商上供職僧俗番官齊集言云箭頭寺護法現此呼畢勒罕業已如各佛神及大護法卦諭所敘出世地方及父母名號一切並無差錯所有

尋獲達布朗頓所生幼孩實係眞正呼畢勒罕徵兆洵屬吉祥當由護法向東南跳舞點頭行禮拋遞哈噠幷諭云而今旣已尋得眞佛爾僧俗諸人尤須傾心信服則吾神亦當認眞維持等語惟因事關重大又在班禪額爾德尼幷掌辦事務通善濟隆呼圖克圖以及各處護法神等處再問卜前後奉到卦諭均言達布朗頓地方所生幼孩實係眞正呼畢勒罕不可稍有猶豫諸處卦諭均屬相同且呼畢勒罕日覺長成體貌出衆於十月二十五日爲宗喀巴佛大會之期晨早彩雲數道結連衆於樓頂左右本地男婦皆見之於光緒三年正

月二十五日見其身體豐潤下牙二顆如珍珠身上別無痕跡兩足心有諸般之紋如輪形然手足指均明晳髮黑而亮頂上有長白髮一根間能言語站立兩手扶持亦能舉步素日祇見欣喜之色而無惱容見人常摩頂三月二十五日朗頓樓上見有寶頂帳房是日午後房側向有核桃一株名曰舅舅核忽見樹上棲一大白鳥旋卽展翅飛往南方繼又返回繞房樓三匝又向西飛去本處老人等言達拉岡布神山之上現出佛星今此幼孩且能認前輩之物雖年歲甚幼一切靈徵異兆迥與尋常不同況慈佛此次轉世之幼孩闔藏僧俗

無不傾心信服謹查得工噶仁青之子羅布藏塔布克甲木錯若蒙免其入於金瓶籤掣卽作爲達賴之呼畢勒罕在於布達拉坐床時則西方生靈無不感忭鼓舞庶可期其昇平之福隨於光緒三年丁丑由班禪額爾德尼會同掌辦事務通善濟隆呼圖克圖并色拉布賚綳噶勒丹三大寺以及扎什倫布商上供職僧俗番官等公同叩稟駐藏大臣松遞呈出具圖記公稟在案隨蒙具奏於是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到諭旨着照松所請工噶仁青之子羅布藏塔布克甲木錯毋庸入於金瓶籤掣卽作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餘依議光緒四

年戊寅正月十二在貢湯德娃尖寺由班禪額爾德尼剃髮授戒（前輩班禪）取名爲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寨汪曲却勒朗結是年坐床事畢并奉諭准其使用玉册金印以及黃轎黃鞍黃韁黃圍幔旋奉諭旨曰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現已訪獲茲於六月十三日坐床係屬吉祥之事朕心喜悅今與呼畢勒罕發去黃哈噠一方佛一尊念珠一串鈴杵一份又與工噶仁青賞給公爵及寶石頂戴花翎并賞給銀一萬兩是年按照定章奏明將呼畢勒罕名號撤銷八年壬午正月十三日由榮增師傅通善濟隆傳授大戒（案歷輩達賴喇嘛均由班禪額爾德尼授戒查現輩班禪額爾德尼於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始出世故由榮增師傅授戒本傳中所列非由班禪額爾德尼授戒者卽此例也合并註明）奉諭旨達賴喇嘛今於榮增師傅通善濟隆呼圖克圖前傳經授戒甚屬喜悅此後達賴喇嘛尤須認眞演習黃教俾得長承恩眷十年甲申在藏貿易巴勒布商人與喇嘛因事成訟償還失物不敷銀六萬七千五百餘兩奉諭旨由國庫撥給二十年甲午副榮增師傅普爾覺沙布嚨羅布藏楚稱降白甲錯補放正榮增師傅嶺沙布嚨羅布藏隆朵丹增稱勒補放副榮增師傅二十一年乙未由正榮增師傅傳授大格隆大戒四月二十日奉到諭旨達賴喇嘛茲於正月十一

日已授大戒朕心喜悅此後尤須認眞勤衍黃教以期佛教振興茲加恩着賞給珊瑚念珠一串連套玉器白玉器大小荷包各一份并賞給正榮增師傅大哈噠一方是年第穆呼圖克圖因患病准其辭退掌辦事務是年十八歲遵照定制及諭旨掌管政教事務時十一月初二日也二十四年戊戌因瞻對與明正成訟明正土司揑詞妄稟前四川總督鹿一味偏護藉查辦爲名調兵進攻瞻對止得將土地人民財物三項捨棄束手忍讓并未遣派一兵援救且無報復之心而川員勒令繳寨種種威逼情形實所難堪派人前往京都將緣由

奏聞因始終毫無悖謬之情經成都參將奏明曲直將貪圖妄爲之人究辦復將三贍地地方賞還管理是年親赴三大寺熬茶講經按照前輩所遺經規宣衍并照五輩七輩舊規會集數萬格昔宣講黃教眞經事畢仍回布達拉寺二十五年己亥又親赴前藏攢集大招是年恭逢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專派巴雅爾堪布甲木養曲墊前往呈進貢品返藏賫到敕書并御賜各物二十六年庚子親往噶勒丹寺瓊科爾結昌杼桑葉暨山南一帶廟宇燃燈布施隨卽起程節次親往各廟開光事畢回藏二十七年辛丑其時已掌管闔藏政教矣自掌管政教以來認眞宣化遂駐錫於布達拉寺時二十六歲也自庚子以後常往來於前後藏及蒙古一帶其佛化漸被及內地黃教之興盛於時矣先是英軍侵藏曾被迫至北京時西歷一九零四年宣統元年回藏旋赴印度考察佛教情形迨中華民國十二年始實握全藏大權其熱心吏治畧知漢文曾禁止各國在前藏設立教堂并常與內地聯絡以通聲氣復派貢覺仲尼堪布住持北京雍和宮兼駐京代表商辦一切進行事宜藏漢聯歡蓋自茲始民國二十年受南京政府護國宏化普慈大師封號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國歷十二月十七日

卽夏歷十一月初一日在布達拉寺圓寂享壽五十八歲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明令西藏達賴喇嘛教思宏溥覺性澄明衛國安民懋著勛績方冀住世悠長安邊闡教茲聞圓寂震悼良深達賴喇嘛應追贈護國宏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一切依照典禮務極優隆着由行政院飭主管部會同議定呈候施行以昭黨國懷遠旌賢之至意并特派黃慕松黃君廣東嘉應州梅縣人現任南京參謀部次長率同隨員賫祭品赴藏代表致祭其致祭次序聞擬定一須給玉册玉印大員到藏後應先舉行授册授印典禮二須給祭文清例蒙古汗親王郡王等均由內閣撰擬滿蒙祭文交致祭大員賫往現須給祭文應用漢藏合璧文字三須給祭品清例蒙古汗親王用牛犢一頭羊八支酒九瓶郡王用牛犢一頭羊六支酒七瓶現在祭品蓋比照親王例云云清例凡蒙古汗親王郡王等應派散秩大臣一員致祭乾隆年間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在北京圓寂卽派親王致祭今國民政府特派參謀次長致祭亦援祭親王例自圓寂後西藏政務現由其大弟子司倫噶厦遵遺囑與四協政大臣負責主持二十五日推舉熱振呼圖克圖攝政由西藏司倫噶厦益倉及僧俗官民全體大會來電曰至尊無上達賴佛之職

權在佛未轉世及轉世後未登座期間現經大會公舉熱振呼圖克圖代理查熱振自幼靈異昭著智慧第一道德學問全藏信仰此次大會一致推舉並向布達拉宮帕却格學瑞菩薩像前虔誠占卜最為吉祥所有全藏政教大權決定迎請熱振呼圖克圖攝理等因經行政院會議照准旋發通電曰三十日行政院會議議決即日呈准國民政府以熱振呼圖克圖代攝達賴佛職權深信熱振呼圖克圖必能益閎智慧敷施教化翊奉中央以副翊教保民之至意特電知照云云同時班禪額爾德尼電達內外蒙古青海西康西藏各王公寺院各按級守禮共六誦大經追薦誌哀七日其電曰頃據京電駭悉達賴大師於本月十七日圓寂惡耗傳來哀痛欲絕衆生不幸我尤獨傷前歲曾遣安欽呼圖克圖入藏正欣追隨有日忽聞達師解脫宇宙頓晦回望西土彌益愴懷除呈請政府從優追封隆典祭悼外仰各寺處於奉文日起誌哀七日停止娛樂宴會并通知喇嘛寺廟整理委員會轉知當地各寺院喇嘛一律虔誦大經追薦祈禱呼畢勒罕早日轉世以維藏局而慰衆生云云又章嘉呼圖克圖通電曰驚聞達賴大師圓寂震悼殊深值此邊務糾紛西陲多事之秋遙念佛輝

彌增關切敬希善攝藏政以固邊圉而紓中央西顧之憂云云二十三年甲戌二月十四日在南京開追悼大會會場設於考試院並分甯遠樓及雞鳴寺兩處誦經追薦自晨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分班致祭與祭者二千餘人其追悼秩序一就位二肅立三奏樂四主祭者蒞大師座前行獻禮五主祭者復位六行三鞠躬禮七奏樂八禮成中央派代表汪兆銘主祭其祭文曰維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國民政府謹薦馨香致祭於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達賴喇嘛之靈曰昆崙之西恆水之源代生聖哲法統是傳宏惟大師撫期應世定慧夙成道真默契爰躋法座大闡宗風天人供養衛喀欽宗二諦圓融一明朗澈咒鉢生蓮談經點石方期慧命為壽無量安邊宏教護國綏疆覺路爰開靈山遽返花雨晨飛金棺夕掩度生乘願悲智無涯還依雙樹更隕三車慧日常明心燈不息式薦苾芬靈兮來格尚饗其時北平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察哈爾安徽湖北廣東雲南青海等省暨政府各部院均派代表蒞會致祭嗚呼盛矣主壇領導者則班禪額爾德尼國師也綜歷輩之前因後果觀之自前明迄今數百年以來一燈相續可謂靈異矣其得年最永者則第一輩也壽

最短者則第九輩也法驗深而弘化普者則第三輩及第五輩也曾入都朝覲者則第五輩及第十三輩也擬入都而中道回車者則第七輩也得聖眷最隆者則第五輩及第七輩也圓寂於途次者則第三輩及第六輩也圓寂於扎什倫布者則第一輩也圓寂於布達拉者則第四輩第五輩第七輩第八輩第九輩第十輩第十一輩第十二輩第十三輩也住世之久暫及轉生之地域雖各有不同其以慈悲爲懷乘願再來者則歷輩同一也謹述其概畧而爲之傳 桐城吳闓生日謹嚴矜鍊無可抨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達賴喇嘛傳終

滄海叢書第三輯甲種

附錄

南京報載達賴喇嘛年表以備參考

第一世貢登珠巴 明正統四年在後藏霞堆地方出世年八十四歲在扎什倫布寺圓寂

第二世貢登嘉錯 明成化十年在後藏地方轉世年六十七歲在布賚綳幹埜頗章寺圓寂

第三世索倫甲錯 在前藏堆隴地方轉世其生年不詳年四十七歲在卡歐吐窖地方對明神宗使者坐化

第四世雲丹嘉錯 明萬歷十七年在蒙古地方轉世年二十八歲在色拉寺圓寂

第五世阿旺羅桑甲錯 明隆慶四十五年在前藏薩斯嘉達克博地方轉生年六十二歲在布達拉寺圓寂

第六世羅桑仁靑策養嘉錯 淸康熙二十一年在捫池松度地方轉世年二十五歲詔還京師於靑海行次圓寂

第七世羅桑噶爾桑嘉錯 淸康熙四十七年在西康之裏塘地方轉世年五十歲在布達拉寺圓寂

第八世羅桑降白嘉錯 淸乾隆二十三年在後藏拖結熱拉岡地方轉世年四十七歲在布達

拉寺圓寂

第九世阿旺隆爰嘉錯　清嘉慶十年在康巴墊曲科地方轉世年十一歲在布達拉寺圓寂

第十世阿旺羅桑降擺丹增楚珍嘉錯　清嘉慶二十一年在西康裹塘仲奪地方轉世年二十二歲在布達拉寺圓寂

第十一世阿旺改桑丹貝卓密凱珠嘉錯　清道光十八年九月在噶達地方轉世年十八歲在布達拉寺圓寂

第十二世阿旺羅桑丹貝堅贊稱勒嘉錯　清咸豐六年在沃卡堪卓地方轉世年二十歲在布

達拉寺圓寂

第十三世阿旺羅士丹嘉錯　清光緒二年五月在達布甲擦營官屬下朗頓家轉世年五十八歲在布達拉寺圓寂時爲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年表終

附錄

西藏贈禮紀事碑

案此碑在布達拉山下東北隅色拉寺山門外廊下東壁上署曰黃教之興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於元至宗喀巴爲黃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位居首其名曰根登珠巴次即班禪喇嘛其名曰凱珠布格埒克巴勒藏與達賴喇嘛遞相爲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自根敦珠巴五轉世而至阿旺羅卜藏嘉木槎我朝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差人恭詣盛京呈遞丹書及方物以後承受列聖恩施又一再傳其八輩

達賴喇嘛於嘉慶九年示寂已閱數載其呼畢勒罕尙未出世曾令濟隆呼圖克圖及堪布喇嘛等於佛前誦經虔誠祈禱以期早徵靈應本年五月據駐藏大臣玉甯等奏稱藏內各處具報幼孩九人經濟隆呼圖克圖駁去六人祇餘三人內惟西藏甸麻地方居住之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於乙丑十二月朔日降生迄今年甫四齡聰慧異常早能持誦經呪自知前身係五輩達賴喇嘛試以前輩喇嘛所用鈴杵等物均能認識大衆無不傾心信服而後藏班禪額爾德尼聞知即親至前藏睹諸殊異同深歎喜並經玉甯等詳加察驗信而

有徵蓋化身雖幻而眞性常存似此靈異顯然不特化外波旬無由僞託去來因果了了不迷益徵此心常住有超乎色相之外者又日我皇考頒發金奔巴瓶之聖意原以維持正教遏抑邪趨在天之靈所以照臨而呵護之者非言思擬議之所能悉今丹忘吹忠之子聰明頴異其徵應如此大衆之歡欣敬信又如此設當我皇考時遇有此奏必立時加恩無須於金瓶籤掣蓋不疑何卜前志可稽因即降旨令其作爲達賴喇嘛呼畢勒罕着班禪額爾德尼等恭詣高宗純皇帝聖容前虔誠誦經奏聞用昭恩貺並特賜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哈噠一個無量壽佛一尊鈴杵一份珊瑚珠記念碧霞私念珠一掛令成都將軍特淸額賫赴西藏頒發旋據玉甯等奏報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於九月二十二日坐床因特派御前行走喀喇沁親王品級都楞郡王多羅額駙滿珠巴咱爾同御前侍衛副都統今授工部侍郎慶惠乾淸門侍衛副都統隆福噶勒丹錫勒圖呼圖克圖赴藏看視坐床頒賜勑書賞件並銀一萬兩以示優眷敬思我皇考綏遠鴻猷爲萬世法前此金奔巴瓶之賜實慮彼教中有假託者藉以去僞存眞玆旣眞者現前則一切杜弊之法原可不設即此權衡措置心心相印

默鑑同符實理之必然者然事期可久法不厭詳此後設遇呼畢勒罕出世未必能如此次之靈驗無疑仍當恪守前規書名籤掣方可以絕詐妄而泯覬覦爰詳紀此事始末以見吉祥示現爲世間僅有之奇故不拘常行之例是法非法孰一孰二即以長言爲說偈可耳

案此碑爲嘉慶十三年所立御製漢藏合璧兩體字特節錄有關達賴喇嘛事以爲參考餘從畧

附錄

玆將皇室歷次頒賞第十三輩達賴喇嘛物品恭錄以備參考

一　光緒四年戊寅正月十二日由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剃髮授戒賞賜

六十兩重金飾銀茶筒一個　鍍金銀壺一把　銀燈一個　大哈噠五方　小哈噠四十方　大緞二十四疋

二　光緒五年己卯六月十三日坐床賞賜

黃哈噠一方　佛一尊　念珠一串　鈴杵一份

案上五種先由駐藏大臣轉到隨後又賞賜

粧緞所織佛軸一道　大哈噠一方　銀瓶一個　連靶玉碗一個　銀幔達拉一個　銀吉祥一件　洋磁法輪一對　銀鍍金法輪一對　洋磁法輪折底琺瑯器一件　手帕二張　寶石念珠二十四顆　黃緞裏貂皮褂一件　珊瑚珠一串　銀茶筒一個　銀壺一把　銀盃一個　鵝黃緞坐褥靠枕全套　鵝黃緞繡花大荷包一對　繡花小荷包四對　藍玉如意一道　藍玉花瓶一個　銅盌折底錫盌二個　銅燈一架　琺瑯盌一對　琺瑯小盌二對　折底玻璃盌二對　洋磁花瓶一對　折底玻璃瓶一對　琺瑯捧盒一對　折底紅漆捧盒一對　洋磁蓮蓋壺一對　折底洋磁壺一對　洋磁花瓶二個　折底玻璃瓶二個　磁器碗一對　折底玻璃盌一對　藍玻璃花瓶一對　玻璃香盒一對　玻璃碗一對　紅玻璃花瓶一對　磁器花瓶一對　粧蟒緞九疋　蟒緞五疋　粧緞四疋　錦緞九疋　折底金線緞九疋　漳緞九疋　大緞九疋　折底八絲緞九疋　五絲緞九疋　小五絲緞九疋　各色哈噠九方　大哈噠九方　小哈噠三十方　銀一萬兩

三　光緒七年辛巳皇太后陞遐熬茶作善

賞賜

勅書一道　六十兩重銀茶筒一個　銀盌一個　銀盤一個　大哈噠五方　小哈噠四十方　大緞二十四疋

案同時又賞給三大寺熬茶銀各一千兩　大哈噠各一百　小哈噠各一千　茶各一百甑　其餘寺院賞給熬茶銀共四千兩　小哈噠四千、茶四千甑

四　專差回藏賞到賞賜

勅書一道　六十兩銀茶筒一個　銀壺一把　銀瓶一個　蟒緞二疋　龍緞二疋　錦緞二疋

片金緞二疋　閃緞四疋　字緞四疋　大哈嗹
五方　小哈嗹四十方　五色哈嗹五十方
五　光緒八年壬午正月十三日由榮增師
傅濟隆呼圖克圖傳經賞賜
大黃哈嗹一方　念珠一串　玉器一個　玉盒
一份　大荷包一對　小荷包二對
案上七種先頒到隨後又賞賜
六十兩重銀茶筒銀壺銀瓶各一份　大緞二十
疋　大哈嗹五方　小哈嗹四十方　五色哈嗹
十方　連座金佛一尊　玉器一份　念珠一串
墨玉器一份　鈴杵一份　另玉器　玻璃

洋磁　各器具數十種　大緞黃坐褥靠枕全套
六　光緒十一年乙酉爲國祈福賞賜
大黃哈嗹一方　銀幔達一份　鈴杵一份　念
珠一串　玉器一份　玉盌一份　五絲緞二疋
七　光緒十五年己丑赴前藏攢招賞賜
黃大哈嗹一方　銀幔達一個　鈴杵一份　念
珠一串　玉碗一個　玉器一份　五絲緞二疋
勅書一道　佛一尊　銀茶筒一個　銀壺一個
八　光緒二十年甲午貢使返藏賚到賞賜
大小哈嗹各一百　玉如意一道　珊瑚念珠一
串　鈴杵一份　玉碗一個　磁及玻璃各器一

份　大小荷包各二對　大緞袍服一套　靠枕
墊褥全份
九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正月十一日由正
榮增師傅受格隆大戒賞賜
珊瑚念珠一串　連套玉器一份　白玉器一份
大荷包一對　小荷包二對
十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慈禧皇太后萬壽
賞賜
勅書一道　佛一尊　銀茶筒一個　銀壺一個
鈴杵一份　玉如意一件　珊瑚念珠一串
玉盒玉碟各一份　緞袍服一套　大小荷包各

二對　大小哈嗹各一百　大緞二十疋
十一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往各廟開光賞
賜
勅書一道　佛一尊　銀茶筒一個　銀壺一把
鈴杵一份　玉如意一道　玉器一份　蜜臘
珠一串　玻璃捧盒一份、緞袍服一套　大小
荷包各二對　大小哈嗹各一百　大緞二十疋
案上列各年賞物從前淸理藩部舊檔案中摘
錄故附於卷末

男仲銳仲葛仲麥校字

達賴喇嘛傳附錄終　滄海叢書第三輯甲種

附錄

達賴事畧

阿旺扎巴
西藏代表　貢覺仲尼
阿旺堅贊　謹撰
曲批圖丹

一引言　達賴喇嘛稽考經典所載原爲觀世音菩薩之化身任宗教之主宰本已早入涅槃惟因誓度衆生遂不惜轉生於世達賴原本爲佛已入涅槃應爲不生不滅何今又以達賴圓寂聞蓋欲示衆生以有生死而加以警惕令其知所覺悟也

達賴事蹟在藏中循例自其降生以迄圓寂逐日均詳爲記載備成信史第因達存藏土不及備錄今茲所記僅就耳目所及并散見於諸經典中者述其梗概於次　二西藏法王之治　達稽經典西藏乃雪山環抱原爲觀世音菩薩之緣地也故自西藏有史以來觀世音菩薩即世世轉生斯土而爲佛教之王西藏行法王之治由來漸矣自涅奇展布世代相傳以至松增感布得唐文成公主及尼泊爾公主之助光大佛教修明法律創立藏文譯印經典西藏業已漸入聖境惜其族人蘭達爾麻起而爲王佛法被毀幾無完膚幸爲時甚淺

而宗敦覺旺瓊勤出達邀印度高僧覺極入藏力圖恢復即復舊觀政教皆從而治理西藏由是稱爲聖地也　三諸代達賴　西藏法王第自一世達賴起皆遵教義不爲世代相傳而以轉生爲繼茲記於下第一世達賴根敦珠巴第二世達賴貢敦嘉錯第三世達賴索倫嘉錯第四世達賴雲丹嘉錯第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錯第六世達賴倉央嘉錯第七世達賴葛桑嘉錯第八世達賴降白嘉錯第九世達賴隆哆嘉錯第十世達賴楚珍嘉錯第十一世達賴克珠嘉錯第十二世達賴勤勒嘉錯第十三世達賴即今圓寂之極尊阿旺羅桑

圖丹嘉錯直占旺楚雀賴藍布爾解旺德是也

四達賴與黃教　西藏在第一世達賴時高僧宗喀巴適由甘肅入藏目覩藏中佛教龐雜遂起而樹立黃教立嚴格種種之規律使衆共守佛教因而得以包羅萬有而宏大之并手建噶丹寺至今猶與白捧寺色拉寺並稱爲西藏最著名之三大寺也自宗喀巴樹立黃教後西藏第一世至第十三世達賴均奉行黃教勿替尤各運用智慧冀圖發揚而光大之其詳備載藏中各經典無待贅言也　五達賴之降生　達賴（指十三世言後倣此）降生於清光緒二年五月五日適值十二世達賴圓寂未久

藏眾集議推舉道高德劭之諸大喇嘛密往各方訪尋轉世者先至班登摩索爾嚼摩海（其義爲佛母海）齋戒三七日虔誠禱告祝神示以所在忽海中果幻一圖影而發現一地其形勢奇異屋宇軒暢內有二老一幼即達賴之父母以及其本身也預兆既得則分往訪尋嗣至拉薩東南之達波藍（距拉薩三日程）即羣相驚喜因其地恰與海中所現形影畢肖進而詢之則方轉生之達賴及其父母果在焉計其靈異之點一達波藍時值冬令而花木盛開二新轉生達賴所居之屋宇頂上常現虹彩三布達拉宮陳設之法器及常用之物品而此方在沖齡之

達賴均能一一道其名稱辨其眞僞四其他尚多靈異不及備述至是藏眾遂集議舉行盛大儀式而迎方在三齡之達賴直入布達拉宮矣　六兒時之達賴　達賴入布達拉宮後撫養之責屬諸僧官而初步之文字及經典教育竟不數年而完成稍長即從師傅塔乍呼圖克圖及蒲覺占貢倫布基習高深經典及工程天文星數各學因其秉性靈慧兼師訓導有方所遇書目一誦即解不崇朝而最深邃之顯宗密宗諸經典即達最高無上之境洵不愧受佛教王之尊稱矣　七達賴之親政　達賴幼年雖分屬法王祇專勤學所有全藏政教事務循例暫由塔乍呼圖克圖攝政代爲治理時年十八攝政塔乍呼圖克圖遂亦循例將全藏政教事務奉還達賴親政維時藏眾歡呼若狂其愛戴之誠殆有不可言狀也　八初期秉政之達賴　達賴秉政之始青年有爲之氣澎渤幾如潮湧處政論經羣爲驚服方年逾二十循例親臨三大寺講經之時常與深通經典之高僧暨數萬僧眾互相辯難從無一人能與比擬者即其處理庶政亦以別具天才均能一一處置裕如具徵經典之博德望之孚誠足攝服藏眾維時內外安堵全藏皆共慶昇平也　九英軍入寇西藏　諺云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幸安如樂土之西藏遂啟強鄰之窺伺時年戊子（即光緒十四年）英人偶以細故藉口興兵進犯藏境斯役英軍中途被挫志未得逞甲辰（即光緒三十年）後大舉入寇是役雖因眾寡不敵强弱異勢而血戰經年英軍始直逼城下達賴不忍以拉薩佛地橫被頑敵槍炮所燬而尤以人民遭其塗炭爲慮遂離拉薩取道藏北入駐中土經青甘蒙晉而達北京時達賴年二十有九也　十達賴之入駐中土　達賴離藏憂心如搗沿途雖荷中土官民之優遇而關懷藏事寢食未遑入蒙爲敷佛教赴晉乃朝五臺迨抵北京倩室復待以極

隆重之禮加册封置儀仗賜御品優禮攸加逵出諸前輩之上達賴北京駐錫度日如年惟仍不惜千方百計籌安藏之策迨奏請清西太后光緒帝與英交涉積日漸久事始成熟而英亦允撤兵回印矣。十一達賴之由中土回藏　英旣立約撤兵維時藏中羣龍無首曠日持久是以僧俗庶衆極盼達賴回藏重秉政教有如大旱之望雲霓因而舉行宗教儀式朝夕游行而三大寺僧侶及全藏庶衆又復推代表遠入中土以表歡迎先行者方抵北京繼之者僅達山西而甘肅青海沿途之僧俗尙絡繹不絕達賴遂於此盛大歡迎之中由北京啟錫回藏矣時達賴年三十四也即宣統元年　十二川藏輕啟兵端　達賴駐錫北京之時適清西太后光緒帝相繼賓天宣統嗣位攝政王對藏事絕少同情不予援助因往謁達賴未獲謀面不洽於心遂因小節輕信親貴駐藏大臣聯裕之讒言致啟兵釁是時達賴行抵拉薩未久而川軍卽行入藏時宣統二年一月三日　沿途頗爲騷擾極予藏人以不良之印像達賴睹此情形極爲疑慮又因駐藏官吏不善處置遂於川軍進入拉薩之次夕離布達拉宮經江孜大吉嶺而入印度也達賴適年三十有五　十三達賴滯留印度　達賴行抵印度

英人極表尊重竭誠招待幾微畢舉而達賴不願因人而設一切供應概行謝絕飲食起居皆由自給後至者雖合官吏僧俗幾達三千餘衆亦均莫不如是也留滯印度轉瞬幾及三年川軍在藏驕縱日甚藏衆倍增憤恨時適辛亥國體改革西藏三大寺僧衆遂乘機而起盡逐川軍而復迎達賴回藏矣是時爲民國二年達賴是年三十有八　十四達賴勵精圖治　達賴二次出亡倍受磨折兼之駐印日久時與歐人接觸回藏後卽勤求治理致力政教之刷新昕夕從公未遑寢食茲記其重要者如下　甲發揚佛教令全藏寺廟喇嘛誠心修經論道而使宏大佛教　乙立嚴格之忠孝規律家諭戶曉勒石以示警惕而感化藏衆　丙修明懲戒律例以懲盜賊姦淫但免死刑　丁嚴禁殺生不許人民捕魚獵鳥　戊禁藏衆服用奢侈品而尤於烟酒絕對不許沾染自是藏衆深感達賴之德政尤仰達賴之教化日臻郅治得未曾有不惟衆庶安居樂業而惠及蟲魚亦感終身無喪生之患西藏至此乃眞成佛地窮世界當無一地能如其安定者也　十五達賴之維護國權　西藏自達賴由印回秉政教二十年來日臻隆盛外人旣欽羨其治理復覬覦其富藏拉薩都市伍

不斷外人踪跡是皆不惜多方甘言利誘欲遂其私幸達賴善運智慧應付有方苦心孤詣未墮術中雖因川釁與中土久未續交但全藏之領土主權幸皆完整無缺而復於今日得以與中央相見也　十六達賴懷念中央　民國創造政體革新達賴遠處西陲耳聞以五族共和爲建國之基藏人當亦不敢自外方驚喜中而中土則累年戰爭不息邊徼之西藏中央當未遑兼顧維時達賴自思政體旣已革新中樞政治當不似淸季攝政王時代之暗昧雖祇致力於藏中政教之治理實未嘗一日忘情於中央恆思乘機恢復舊有關係以

符五族共和建國之眞諦朝夕籌思曠日持久惜乎未遂所願也　十七達賴派遣代表入都　民十七年蔣總司令北伐完成蒞臨故都偶游雍和宮感中央與西藏關係中斷日久絕非國家之福而於戎馬匆偟中卽遣代表持文入藏慰問達賴固自喜出望外私幸宿願可償藏衆尤驚喜欲狂故代表在藏倍受隆重待遇達賴遂亦派遣代表入都重圖團結雖其間川藏稍生隔閡然無礙大體從此中央與西藏遂漸日臻親切矣　十八達賴圓寂　達賴雖據經典記載爲佛之化身然以示人以有滅絕之苦故亦不免脫化不幸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卽藏歷水鷄年十二月三十日戌時因天年已屆達賴如日之西沈回歸天上而以圓寂聞也藏中黎庶驚聞噩耗哀痛如喪考妣不僅全藏高僧羣集三大寺作盛大長期之追薦并祝早轉世以慰衆望卽散布全藏之千餘寺廟皆如三大寺爲之唪經禱告具徵藏衆愛戴達賴之忱仍不以其圓寂而稍減也所惜者中央擬派大員入藏之電催距達賴圓寂二小時到藏致未寓目如在天有知當亦爲之無限欣慰也　十九中央褒崇達賴　達賴圓寂之噩耗傳至中央備蒙國民政府明令褒崇追贈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之尊號

并派專使入藏致祭以示隆重中土官吏民衆爲之唪經追薦開追悼會者亦日有所聞此固由達賴佛力及治蹟感人之深而中土般般眷懷藏事亦爲之充分表現矣

余草達賴喇嘛傳成已付梓適獲西藏代表貢覺仲尼等所撰達賴事畧一小冊特附錄於後以備參考拙草傳內所列人名地名多根據前清理藩院秘檔案核與外間所譯者間有不同然理藩院所譯是進呈御覽者可爲信史合併

註明

達賴傳附錄終　　滄海叢書第三輯甲種

260冊 104頁 75三版 222

東莞張伯楨著

班禪額爾德尼傳

吳閬生題

滄海第三輯諸篇大氏皆佛家言尤詳於藏了資料盡富文字精嚴非它人所能為也滄海屬題因識於首甲戌夏五 閏生記

班禪額爾德尼傳

弟子東莞張伯楨述

班禪額爾德尼漢語智學之如意珠表其道德之深廣也考班禪本師統系一燈相續然以西藏政權主於達賴教權又不足故歷輩多輔助達賴其事跡亦播於蒙藏今草列傳分四項論述一傳燈之前因二轉生之靈異三現在弘法大畧四懸記特殊因緣先就傳燈前因述之在昔功德村中（案即藏語戎且巴眼澗在印度之東榜吱拉之南印漢毗連處爲海所隔距印較近小部洲說采安欽佛）所建之德聚粳集大塔先是拘那含牟尼時遇凶荒有比丘發願爲利益饑饉衆生適於其區域內天降粳米衆皆飽悅其比丘救饑後以神力合之遂爲大塔塔基甚廣其台上四大天王喇答那巴拉作三十七柱四方門內壇城上有七十五護法像間以二十八塔中列二十八宿以石立二十八柱四方門內有金剛性壇城其上寶瓶爲徧入天（以白琉璃修成者）東方門內德聚宿壇城其上有法輪頂廣博竣極其外鐵圍山狀如石山兩重圍繞窮一日之力甫繞一週境內之人（內者外道匝擦三種）塵咸皆信仰各盡其力精進供養作禮圍繞其時世尊所說無上續（案無上續論云以大悲眼觀世界照了衆生悉無餘法性身中雖不動善能變現種種相說采安欽佛）在德聚粳塔即所謂吉祥地方圓滿也

釋迦牟尼佛說此法時在印度金剛座成道之次年八月十五日卽所謂時圓滿也其時有北沙拔拉國王月善爲金剛手化身父名日光母爲尊勝佛母與九十六部小國王依其神力會議於龍樹菩薩所在地印度之南德山附近德聚粳堆塔中卽所謂眷屬圓滿也本師釋迦牟尼佛說時輪根續十二千伽陀變現時輪倚階倚者壇城隨在護持自玆爲始逮傳七法王及二十五部主而至神武輪七法王卽國王帝釋成嚴者月施大自在雜色權居二十五部主第一文殊稱第二白蓮其後賢善尊勝善知識紅手偏入藏日稱至善尊勝海王難日雜色月光無限護地護德獅子壓伏大力無滅人獅大自在無限尊勝神武輪時輪法乃大行卽所謂法圓

滿也考班禪國師當往昔無量劫前爲轉輪王時名塞己目扇於寶性如來前所發無上菩提心一切證熟行三者至究竟極樂國土無量光自性雖已成佛又於無數世界應機顯現無量化身誘導無量衆生使各得甚深法門說詳梵經復略述歷生事蹟考大長者善現生於印度其村名儼了特達村父爲婆羅門覺倮娃於釋迦牟尼佛前出家際九峯山上十方道場諸佛菩薩降臨徧滿虛空醒悟天人度脫無數而轉三世諸佛母般若波羅密多法輪時決斷疑網而得授記第一部取文殊稱國王生於北方沙拔拉國父權集天國王母后雜色其時爲甲

申年曾依時輪根續十二千伽陀而作簡續癸亥年圓寂大法師勒單且特案勒善也單卽綜析也生於印度東方國王家爲德尊勝文殊龍樹第一弟子立中道攘且德拔之禮以引揚佛法案攘且德拔謂自根者大力峪古足法師生於印度爲龍樹菩薩弟子抉擇眞空見宣揚大乘道大班的答阿比雅戌喇生於印度東方婆羅門族嘗爲金剛座方丈以講辯著三者弘教於十方著寶節班打阿抵沙生於印度東方雜哈爾之邦戌拉村父爲國王格瓦把母拔老卯奧色你堅卽身至西藏顯揚佛教七十三歲圓寂大格西繞籠瓦老勒己翁生於羅龍村在藏拉倒桀地方宣

揚嘎黨教八十歲圓寂阿闍黎朵爾吉熱里崩瓦生於印度東方那冷答拉國王家修無上密宗得悉地卽身至烏里凋大班的答金本己翁生於印度研究顯密二宗得其精奧曾至梵院等處弘法利生旋示寂巴哈瓦巴喇法師生於印度悉通諸法得見本尊度母依仙丹及妙丹等作利己利人事卽身至烏里凋格老酒瓦枯把哈瑟生於藏野汝答拉克雪地宣揚佛教大義尤於密教大爲闡明三業清淨證得雙入金剛之身仰門答克保哈節生於西藏雨列兒色瓦龍處其父國王名烏索戌板擅醫術母名松打若倮馬於己未年降生爲密臘乃

把如日大弟子廣爲弘法利生癸酉年七十五歲圓寂灑恰班的答袞嘎（甲諾）三生於藏汝拉巴（爾答）灑甲父名巴爾請俄得保母名里尼甲木精通顯密諸法尤能闡揚天命國王闊爾臺耳其名聘至中土其時國王因地神爲患羅病得法師加持病旋愈時有術者幻爲大村法師撒以米而所變之村不能消滅遂名曰變幻村因得奇譽在漢藏各地宏揚佛法辛亥年圓寂於變幻村年七十歲甲洛瓦容敦得爾節巴生於藏地沙魯大廟附近市鎮之南甲申年了達諸密得起正二分三昧時有魯國王聘至山東於省會相見國王大悅錫以金印

冊封旋返藏於乙巳年圓寂年八十二歲在昔藏衛諸地佛法雖盛大抵習密者謗律習律者謗密顯密二教如冰炭之不相容因是文殊菩薩特現比丘嬉游相降生於西藏合顯密一爐而冶之特建立一清淨無垢之黃教卽宗喀巴是上所列舉均歷生事蹟由長者善現至宗喀巴由宗喀巴而復遞傳班禪額爾德尼一燈相續卽所謂傳燈前因也（歷生事蹟采安欽佛說）宗喀巴爲西藏黃教之始祖其教下有二大弟子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額爾德尼今就班禪國師歷輩轉生之靈異詳述之第一輩開魯哥魯巴桑保於大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四月初八日在桑拉朵特雄且奧地降生從宗喀巴出家得受心傳後與第一輩達賴喇嘛共興黃教詳載大世紀戊寅年正月二十一日圓寂享壽五十四歲第二輩所朗爵郎於大明正統二年己未正月初十日降生於臧穩把大宏法利生甲子年三月二十五日圓寂享壽六十六歲第三輩穩酒把洛桑丹乳於大明宏治十八年乙丑正月初十日降生於桑哈統温酒巴以三輪淨行宏法利生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二月二十三日往生淨土享壽六十一歲第四輩羅桑且節甲三於大明隆慶元年丁卯四月十五日降生於桑罕嚕楂庚子

年掌扎什倫布梵院宏闡黃教甚著神異時適居扎什倫布寺於定中忽有所感知蒙古土默特汗將攻西藏卽策馬至兩軍間兩軍頓息仇怨歡然解甲自是威望大著蒙藏尊信號之爲博克達而從之求金剛如意輪祕密灌頂法者極眾時萬歷二十三年也迨崇德七年知大清將統馭中華與第五輩達賴喇嘛共遣使至盛京進統一天下端兆及方物於清廷自是常命使來往考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云昔者太祖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到之區經仇敵之國

越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頗極安寧云云該碑爲康熙六十年所立蓋追述往績而昭示來今者也事詳大世紀康熙元年壬寅二月十三日往生淨土享壽九十六歲第五輩羅桑雅寫於康熙三年癸卯七月十五日生於桑脫甲嚕若臧一譯宗託布甲隊倉其宏法利生事蹟詳大世紀考康熙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郎中祁山副將張學聖帶兵二百五十名送章嘉呼圖克圖赴後藏禮班禪額爾德尼授戒冬至日事畢回大召寺其時駐錫於扎什倫布廟迨康熙五十三年始勅封爲班禪額爾德尼封號由康熙五十三年始班禪額爾德尼漢語光顯也乾隆二

年丁巳在扎什倫布廟內圓寂享壽七十五歲第六輩羅桑巴達雅寫乾隆三年戊寅七月初三日生於尙己塞一譯臧野茹嚮扎喜孜四十五年己亥入中土與高宗皇帝見於熱河高宗爲建須彌福壽寺以館之旋詣北京在黃寺講經高宗頒賞四體字匾額並玉册玉印禮敬供養不可悉數雖如是宏揚然爲化導躭戀故常之衆生故示現病相庚子年十一月在北京黃寺圓寂享壽四十三歲第七輩羅桑巴爾丹巴里比尼麻却古勒朗甲巴桑波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四月初八日生於桑巴囊節特勺翁旋於四十八年癸卯將訪得眞正呼畢勒罕

情形由駐藏大臣具奏隨摺奉到諭旨並賞賜玉器緞疋荷包等物又由欽派大臣來藏奉到諭旨坐床故後來弘法利生之事蹟昭昭在人耳目詳載大世紀咸豐四年甲寅圓寂享壽七十三歲第八輩羅桑巴爾丹且節惹克巴打里別汪却巴桑波於咸豐五年乙卯歲星宿和合之吉日降生於桑脫布甲補嚕桑生而奇異比長融合顯密護持黃教利濟羣生後對於諸衆生示現有爲無常之理以資勸導於光緒八年壬午圓寂享壽二十八歲上所陳述乃上八輩班禪額爾德尼轉生之靈異至若現在班禪國師諸同志皈依國師者是夙

世有緣對於佛座現身事緣本所難言茲以無上特殊因緣故亦不妨舉所知以陳述也第九輩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額爾德尼名節村羅桑土丹且吉尼馬哥洛郎甲把桑波香爾列光緒九年癸未正月十二星宿圓滿會合之吉日降生於西康達克保地方大清淨佛母當且掃抹現希有先兆光緒十四年戊子正月十五殊勝日剃度錫名大衆歸誠迎請至後藏德寢甘爾桑宮中十七年辛卯受戒爲沙門陞法座大讌會時雖帝釋千目瞻仰之不足梵天八耳諦聽之不厭如是令聞如天鼓音十方諸佛稱揚讚歎一切天神徧滿虛空大啟善善之門闡發如如之旨遂成廣大希

有善緣藏地頴秀眾生似得歡喜地之悅豫十八年壬辰膺海會上首循解脫道之次第以度有緣之眾生故自童幼時即本思念加行二者以植其基坐床後再以聞思修三者以育其德融一切以貫研究行雙合以爲護持更眷懷赤子備極憫憐恆依四攝廣施惠育復以眾多善巧從說法方便引入解脫道對諸僧剎無分遠邇一視同仁俾三輪所作如新月夏水隨時增長衡諸往事昭昭然矣至若法驗尤令人崇信焉相傳某寺以熟金鑄一菩薩像高八十肘內裝之臟依大德垂範主心木上書寫陀羅尼畢四種舍利盈滿眾寶莊嚴眾

生眼福會集之所凡見聞者能於根內植解脫種如是妙像建修既竣開光散花皆大歡喜天龍八部左右扶持凡諸軼事早播佳談更發宏願造無量壽佛及宗喀巴像各一千以期增長佛教一切施爲非一言所能盡也至於與達賴喇嘛互爲師弟之往事其詳亦可得而述焉考第二輩達賴喇嘛年十一歲曾由前輩班禪傳授小戒第四輩達賴喇嘛年十五歲由前輩班禪傳授大戒第五輩達賴喇嘛轉世時前輩班禪預知之越數年至其家達賴喇嘛曰爾來何遲耶相與講論祕奧聞者驚訝年六歲遂由前輩班禪傳經授戒第六輩達

賴喇嘛康熙皇帝派章嘉呼圖克圖赴藏迎至布達拉坐床由前輩班禪授小戒第八輩達賴喇嘛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由駐藏大臣奉到諭旨云達賴喇嘛係黃教首領不得視如尋常喇嘛須好爲侍奉當派通曉經典喇嘛數人常令在前隨侍若能勤習經卷庶與黃教有裨着由班禪額爾德尼暨第穆呼圖克圖揀選深通經卷喇嘛數人候朕定奪之後常令在呼畢勒罕近前傳授經卷一面着班禪額爾德尼與達賴之呼畢勒罕講經授戒迨至乾隆三十年乙酉六月初四日由前輩班禪傳授小戒（時達賴喇嘛才八歲耳）至四十二年丁酉

四月十五日由前輩班禪傳授格隆戒（時達賴喇嘛二十歲）嘉慶六年辛酉由前輩班禪傳授大戒第九輩達賴喇嘛嘉慶十六年辛未駐藏大臣來藏傳到口詔命於十八年癸酉由前輩班禪傳授小戒第十輩達賴喇嘛道光十四年由前輩班禪傳授格隆大戒七月初一日奉諭曰現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達賴喇嘛格隆大戒甚屬可嘉着達賴喇嘛認眞習經以期振興黃教長承恩眷云云第十一輩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由前輩班禪會同駐藏大臣具奏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五月二十五日在高宗皇帝前入於金瓶掣定翌年四月十六日坐

床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四月初七日由前輩班禪傳授小戒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於光緒四年戊寅正月十二日在貢湯德娃尖寺由班禪剃髮授戒考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在光緒八年圓寂現在班禪國師於光緒九年轉世則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剃髮授戒是由前輩班禪也又考達賴喇嘛除第一輩直接由宗喀巴傳經授戒外餘多由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爲之獨第三輩由青仁四朗扎巴喇嘛傳授小戒由噶勒丹池巴格勒擺桑布傳授大戒第七輩由擦幹諸們罕丹巴堅參剃度傳經十二輩由榮增正師傳舊任噶勒丹池巴羅布藏

青饒汪曲傳戒是爲例外此班禪額爾德尼與達賴喇嘛互爲師弟之淵源也（上所述互爲師弟淵源根據前清理藩院舊檔案編列特註明）上所陳述歷輩轉生之靈異與夫互爲師弟之淵源可略見其概更述現在弘法大略考班禪國師於民國十四年乙丑夏歷二月二十日至北京抵北京後踰十日先在雍和宮法輪寶殿與眾梵僧授三昧耶戒兼傳長壽佛緣度母時輪金剛大法翊年丙寅九月二十五日在北海瀛臺爲眾僧俗傳無量壽佛成就大法灌頂壬申年三月對北京眾居士開示曰我本師釋迦牟尼如來之應化也自凡夫時卽已視諸眾生遠勝於己每

珍重而護持之爲他事故不惜捨其至尊貴之生命又細行必矜未嘗以惡小而爲之也設有加害於彼者雖至不堪亦必堅持忍辱修一切善精進無已屏除散亂心常在定達法本理智慧現行如是六度遍修至於究竟斷除一切煩惱及所知二障現四身力諸所知境明顯了知無毫髮之隱淨除諸病具諸功德尙無纖細苦累乃至於苦之名都已滅盡因是常住於法樂之中然以往昔發心願力不自滿足誓令一切眾生亦同入於自己安樂三昧中脫離眾苦以如是心饒益有情恆常精進於眾生一切機感各應所宜爲說共與不共之

法且凡所說法非依他說乃隨自證境界諦實而說是故我輩眾生皆當依佛飭語而如教修行也學佛首要在於本師佛陀生大信心欲於佛生信心宜先取本師佛應化事蹟反覆玩索玩索有得則信心自悠然而生於是因佛法難聞而珍惜護持之念亦隨之而起此心既發則修一切善自能精進不懈亦且念念增長迥異俗流矣夫法之本在於心達法根本在於識自本心度自本性我與眾生因未知自性自度之故於一切名利稱譽及眷朋好生貪染心反是他人於我德藝財寶或生妨害心不令增長者我必不忍且生瞋憾職是之

故於一切善法不知趣向於一切惡法不知捨離是為癡昧所迷三毒日增慢嫉邪見等惑亦與之俱長是則諸苦積集之總因也若知自心自度則一切煩惱自能止息煩惱既息則安樂自生必然之理也夫諸苦既由不知自性自度及嗔嫉邪慢所從出則吾輩所應講求之道亦不外乎去惡從善而已如來出世應機度生所說雖各有不同而所至則一所謂去惡修善者無他曰十善白法與十惡黑法趣白舍黑如是而已如來一切時教載於經與大論及宗喀巴祖師總攝諸義而作之易知覺道次第等學者所當詳細玩索而會通其真

義至於取捨善惡之理樂苦相隨之道與夫善果得安樂惡果得苦惱之因果循環之由顯說者為三阿含經與世紀及洒寶梯（顯教第十三部）二阿寶梯（顯教第二十部以上皆就藏衛本言）內詳載又生於惡趣者之受苦與苦之因若何等詳見正法念處經學者可詳閱之既詳閱已自於因果之理生決定心去惡修善出於自然本此義理發揚光大己立欲立己達欲達務引彼等一切眾生亦同歸此道令其了澈善惡因果之理一切兵禍自然止息惟諸大居士共勉之夫教理既明須進而求自證之道故修持心法在所必講通常修持有三要曰決出心曰菩提心

曰正見何謂決出心乎我等一切眾生無不怖苦然苦之因集不斷則苦不能除是故應當先斷集苦之因彼因安在曰無明是也無明者何謂錯認輪迴流轉中相似之樂而視為究竟由是生我慢心而自迷惑準此以談吾人今者財寶充餘勢力殷盛言有威信亦足自豪矣然此殆所謂相似之樂而已況夫我所視為愛者人亦愛之愛為我據則彼之視我將為怨府既成怨府而爭鬬興焉因爭鬬故則有患失之苦苦至而不能忍則是前此之樂胥為導苦之因所謂輪迴流轉中之安樂其自性實苦不可不察也了知上述諸苦由安樂生

是樂不可恃也於是一轉念間思出離想持此解脫之念決定不失即決出心是也所謂菩提心者何謂不以小我之事自局惟念我云何離苦得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則慈心發生繼生度彼出苦之心令彼得樂之心欲滿此願非證佛位無此德藝因是願欲求得正徧知大覺佛位並念如來昔在菩薩因中凡有所作悉是為他因信心堅固故不懈不怯自初發心以至成道無不以勤行精進力貫注之如是菩提心者乃大乘之根本此心發生時先於一切眾生修平等心起次修七種因果言教與學習自他互易法門其理具詳載般若經

與宗喀巴祖師菩提道次第中學者當取而熟玩之夫此菩提心果眞生出則其人必勇於爲善善業增則惡業滅自有超異庸俗之概此與下述正見二者入密法時同一不可缺故須於此中精進修之所謂正見者何卽通達眞空意是也然非空無所有是必諦審勤求出離常斷二見此微妙難思非數語可括學者精修實驗自能發生正智自行決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也吾人曠大劫來八識心根所積一切煩惱所知二障非此正見不能破除我輩衆生因眞空義諦未能了達眞空關鍵未能開啟故我執甚堅一切煩惱相與俱長依此

執故發生世諦中各種苦樂之根我執若除則煩惱自謝然欲除我執必依此正見此理具載般若經與中道一切大論學者善觀覽之果能會意於心則必綿密護持守而勿失是爲至要以上所述皆顯宗通常之法由此鍛鍊意根已熟再行入密所謂密道者斷除所知煩惱二見較上述菩提心等雖無大別然以祕密加持之故吾人於修習時効力宏大而殊勝故去障較易道根速生亦是非常差別故名爲勝道亦名大密當道概括之言理難曲盡如欲洞悉此中蘊奧者望於各顯密經論本中詳細求之可耳云云時國師尙駐錫掌旗也

是年八月二十日由掌旗來北京駐錫於中南海九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太和殿傳時輪金剛大法僧俗與會者約十萬衆可謂盛矣對隨侍弟子開示曰現在對諸位將世尊德時輪壇中能熟灌頂之次第爲之陳述但諸信士須先將自身之三過摒除抱持六想而靜聽之三過者一上師說法時不用耳靜聽者卽如將器皿覆置於地則任貯灌何物不能入內二上師所說之法雖當時了解旋卽忘卻無存者卽如器皿已洞其底而汝如何貯水勢必外溢而無益三惡念未淨雖得聞法結果仍被惡念勢力所同化者卽如不潔之器皿中汝

如何貯以玉液瓊漿終因原器不潔而變其本質是以宜先摒三過既摒除之又應作何觀念則宜去是己非人之心以公正無私之天良將靈臺置諸中府并須有分別善惡之判斷力否則亦恐被邪魔所征服既有此了解上項之慧心而對於所聞之法不求身體力行仍等於具文不能爲法器故凡身體力行者不但應具備上述三種觀念且須抱持六想我身罪惡深重當自認作病人說法者應認爲良醫所說之法應認爲良藥能實行教法則如治療疾病如來卽是正士佛法永遠存在聽法者當奉行此六想外尤須詳檢自身過失譬

如欲知面部有無塵垢必須以鏡爲鑑欲洗滌我身煩惱之塵垢必須聞法則取捨之相現於佛鏡此時自根之功過明矣於是力除過失勤修功德能如是檢查自根則煩惱之一切塵垢依四力懺悔不但善心中聽法尙須師徒互相觀察同守紀律又須性相完備其上師性相根據顯教方面則必具戒者具定者具慧者功德勝己者有勇猛者多聞者通達眞實教理者善說法者具悲憫者無疲厭者共十種加以深悉密宗方面所述之普通二十種眞如九要某種法輪之灌頂繼承不斷而遵守誓句戒者最妙能由三種近修上任何一種

而求得本尊之許可否則亦當合乎羯磨事業成熟之近修悉知繪壇善導弟子最要自根煩惱輕微精進佛教化導衆生具有了解甚深廣大之眞如者至言弟子依據顯教方面說法應具有信認傳法上師爲本尊之觀念三士道修已尤宜有慈悲之心無專度己身之念而能擔負超脫衆生之一切苦惱如是菩提心精進而修即與密宗上所說誠信本尊上師對於密宗之祕密誓句不容失掉如命護持對甚深法中信心堅固永世崇奉一切行爲符合顯密二宗所講之性相衆弟子今生爲一切衆生解脫苦海之故須入密宗爲要其中根未成熟者依能成熟之灌頂令其根熟密宗內亦隨所度衆生之根器求其適合而有四部其中最高者即無上相應續此中又分父續母續二系今適合於諸位而傳者即屬於母續一系其中對於除之根能除之道較他殊勝者爲世尊德時輪灌頂之次第吾愧無上述法師之德藝但自本師金剛持起至根本上師止灌頂次序未斷且曾從事羯磨能熟之近修一切軌則亦略經歷授我灌頂之上師視爲金剛持之信心亦未墮落故與上師相符由是勉任法師其主要者諸位心中最低亦當發出菩提心且能永存不渝將佛與上師視

爲一體不可分別顯密不離而修學之抱具宏願務期符合其中要義受灌頂所受之誓句戒應當依法遵守視同生命恒常不捨且能力行者依灌頂圓滿自根而有勤修二級之心乃能靜聽於是可施第一步隨持弟子之級爲依據顯教修持自心故傳有上師五十頌及註解今仍照吾師傳授之法轉給諸位此上師五十頌中係述顯密二宗一切規應如何恭敬上師等詳盡無遺印度大法師巴貝納爲求簡括易知起見曾編成伽陀此項經義又經三界衆生上師東宗喀巴洛桑扎巴詳加說明其他過去諸哲著釋亦夥可參照此等經

籍若總其大略而言凡不求法師自己斷無得記與通達之本能此中緣故因自根煩惱與惡習之力太大莫知取捨所以一切行爲大多流爲遺反者照上師所傳經訓及指示善惡取捨之道如是奉行則得向佛路誠心敬佛彼之教敕樂於奉行取捨不紊則一切功德自根而生應行事業成就至善故上師爲諸善會之根此而不宗或宗而違法戒者之過患與由淸淨思念加行一切所依之理在此際特別提出而說明矣若不依仗法師專恃自智對於所說之法雖自承認然彼無倒之眞意不但難知且密宗不經眞傳决不生悟法上師

心自用罪業無邊密宗續內如是講故是以决依上師或依而違法者如分別吹求師過及有種種違反戒律之心行等是依思念依仗者宜將法師認爲與金剛持無二一切行爲視爲至善而虔誠信仰之依加行依仗者宜摒去不敬法師及由不信仰而發生一切違悖之行爲事事須遵命奉行藉供獻而獲得眷悅者是也此種類別不但上師五十頌中已明白講述若欲觀其詳可參考一切傳記與般若等經密宗非常依仗之理四大續部申述頗詳修持不紊至爲切要故宗喀巴祖師在顯教與密宗二級道內亦作爲根本要義將恭敬

上師一切行持在各種經藏上講述甚多此時輪根續簡續二種內亦將師弟之功過性相具足阿闍黎云何依仗之理等如是講故特爲申說爲求非常隨持之類故供獻曼達彼又外曼達有供二十七堆者有供三十三堆者增減不同種類雖甚多今法壇上所用曼達决定九堆因係修習除之根能除之道所特需之儀普通受法時亦必先供獻曼達其原因在增長力行經義之信心特別積福資粮故獻此曼達時應信解爲四大部洲及須彌山自身雖無此運用之權能但若由淸淨信解中而行供獻則供處之一切智徧一切其事業亦

徧一切受吾人供獻己其功德亦隨之變爲無上此祕密不可思議之義也因此爾等須認上師爲壇城主尊如是信解爲隨持弟子奉獻曼達復次正隨持弟子儀軌以祝禱爲要故祝禱語意者卽因我輩多生以前因受孽障煩惱之束縛造下諸多罪過今猶未已應墮三惡道受苦無疑因不能忍受此種痛苦故因於孽障習氣等而欲速得淸淨離障其云勇卽時輪故金剛阿闍黎求爲時輪壇城主而立將吾儕引作時輪將此意存想隨誦過去諸生多罪惡積下各孽恐怖深條條法戒誓遵守願爲勇猛大時輪照誦三徧心中應信解自

己所祈禱各件已蒙上師首肯此後將一切弟子觀察能否爲受灌之器故須投楊枝投畢又爲大衆不入中斷魔故將六處觀六部自性六部者卽不動佛成意佛寶生佛阿彌陀佛毘盧佛金剛勇識是時輪大註內亦先述如何護持弟子然後講集合弟子故今日照此行之云云此爲國師在時輪法壇上向衆弟子宣示之要旨也九月二十三日爲授時輪大法國師宣示時輪原因曰今日向諸位所講之經卽德時輪預備之次第故先敍述原起及經歷故本法最初述本師所說之理中季如何盛行於香拔拉國及印度末後如何傳至西

藏並由大恩本師起至根本上師止未嘗中廢繼承情形逐一陳述先是釋迦牟尼佛卽在是洲顯現至上法身施行一切時初投生爲兜率天天子身名蕩巴多爾布即妙白頂菩薩向諸天講法卽居下降此地之期十方諸佛爲之光明灌頂在前相爭時代即末法鬭爭時壽命百年之衆生爲發起度脫心將自己佛冠加於彌勒菩薩頭頂上預爲授記此際度諸天未來時期在我後往贍部洲現成道相此時有照過去諸佛所述一切如法遵行之印度聖處之一部色加父淨飯王母摩耶夫人現白象入胎當時該地有許多奇異吉兆及至出世時國母往弄貝勒

花園游玩園中有那霞樹一株用手扶枝卽從脇下而安然降生矣此時諸天雨下鮮花且有光芒遍除贍部洲黑暗後至二十九歲時示現學童子戲及算術技藝等並與妻子眷屬同居其後出家爲得菩提修六年苦行至三十五歲時是年四月十五日由列然洒那洞中往印度金剛座住於千佛成道之處金剛座於初夜以慈心三昧降伏諸魔中夜入定黎明現成道相是年六月初四日在波羅奈轉初法輪次年三月十五日在印度南方德山附近昔造成世界而時未久時有得道之神仙一生不欺者數人雨以米堆如山外經空行母輩加

持堅固如石大德聚粳堆塔之內高六由旬零一俱胝本師自己現時輪像而立求者卽悉達江北面香拔拉國國王月善及全地九十六小國之九十六王其他尙有諸天及得道之神祈禱其下顯法性敕壇城上爲德聚星宿之大壇城此處金剛弟子等傳如童子七箇世間灌頂並出世世間灌頂令其成佛講一萬二千頌之時輪根續與彼同時又傳無量密續其後月善王回香拔拉國在次年三月用五種珍寶建立時輪大壇城將根本加註爲六萬言委其子那汪神權傳其經於是繼續相傳其子司吉金威嚴者達哇敬月賜那益汪休天自在納錯

數雜色那益狂登帝釋居此七輩曰七法王每法王在位百年均廣傳根本續及大註已歷百年至下半時即欲修撰簡續未幾欲專傳大密一部之希有訣彼輩若不願入此教而仍守特別道者令遷徙他處此項命令傳播境內時有日車等三百五十萬神不願捨其族教甘往徙於聖處行至邊境大森林中時部主以彼等若果他徙則其餘下族必以此輩神仙他去而疑此經是否爲清淨法況諸神亦係如寶羣生儘可收容於是施以愚暗之禪定彼等頭目昏眩仍回原地詣國王前頓然生悟挽託大臣轉求部主灌頂三月十五日在時輪壇

城中對於日車臣爲上首三百五十萬神衆等及無量衆生施以灌頂從此各種別派均統一而爲金剛派於是各王始稱之曰部主攝取時輪根本續之密義以花鬘持而作簡續一千零三十伽陀其子觀音化身之白蓮繼續傳法授以國政又命將集疏廣爲註釋即崩於是白蓮又將此簡續大註爲一萬三千偈名曰無垢光論傳簡續大註歷一百年厥後白蓮傳其子賢善其子尊勝其子善知識其子紅手其子徧入藏其子日勝其子至善此七法王每人在位傳法百年其子尊勝海登位之年聖處瑪卡地方有鑾擦蔑戾車不知善惡者開始

傳教此部主在位傳法歷一百八十二年後傳與其子王難彼撰集星相學爲需要故享位二百二十一年此中世紀稱之曰火空海四百零三年此中又減少龍王月一百八十二年所餘二百二十一年加入即爲歷數之基亥年丁卯藏語呼之曰咢鍾又居一咢鍾王難之子曰在位百年其子雜色其子月光其子無限其子護地其子護德其子獅子其子壓伏其子大力其子無滅現在部主即位已六年其子人獅其子大自在其子無限勝其子神武輪此部主登極後五十年即與鑾擦發生劇戰後掃平之贍部洲南北統一法尤復盛凡死

在此戰役中之生物及螻蟻均可不墮三惡道云此即香拔拉國時輪盛行之淵源也次述盛行於聖處案即印度先印度有三王時即傳入彼又金剛座爲中心其東方有噶雜巴提即象護王德哈拔納南方有納喇巴提即人護王雜武稹噶巴西方有阿學巴德即馬護王噶納烏雜其時已傳入矣有大師希魯班的答者生於東方有五地內之哦貝薩地學通三藏將佛法推廣於比里噶麻納熙納及納能答拉等地詳載此輩所示經記及特珍山佛學院等經卷末世之人壽甚短期間求得成佛需要呪乘鑒及尤要者係菩提心註當時聖處地

方尙無此知香拔拉有之故祈禱本尊指示卽隨航海商人前往至段分路大師登一山峯遇部主化現而來之人一彼問汝欲何之大師答曰擬往香拔拉國求菩薩類此人謂其地難行汝盍於此知之乎師知爲化身卽頂禮供養曼達畢虔誠祈禱蒙賜灌頂續註口訣並以一花置頂曰菩薩類悉知無遺經加被後菩提心註類完全了知旋回仍同海商到印度宏揚時輪金剛法此卽由香拔拉初次傳入印度之人也大師弟子衆多其中有生於東方班噶拉之班的答畢德阿雜鴉將此法完全傳授彼又傳與降生在哇列打之大師大兌曉巴彼又祈禱至尊度母欲往香拔拉國觀音在途中迎接引入香拔拉國承部主在麻那亞花園變成之大壇城內施以灌頂並賜續註口訣等經卷並許承繼彼又傳與弟子小兌曉巴此大師又往中處麻噶達彼意如能在此方盛行則其他邊疆亦可傳播値麻噶達王興當展在位時生達哇等掌管俄登佈里梵院時曾往一次該地之梵院門額上書十種權具眞言幷於門額下附書不知元佛及不知眞實法語等句於是此地所有之班的答心中不願發生爭執法師勝利彼等均誠服而爲弟子於是時輪法乃大盛行其中有特殊弟子曼殊基喇得

阿必俞嘎答班的答日呼達降生阿巴鴉噶喇鋪納鴉爾穪嘎徹噶嘛譯喇沙納答沽巴答沽那羅嘎蟒答達斡岡鋪薩密等衆諸商人亦將根續註疏等抄誦植其根種者甚多其後復有五哲等擴而充之五哲卽尼帕爾班的答薩嘛納答施喇嗒答喇等此卽盛行於印度之大略也更述傳入西藏當時著名派系分巴羅禮與喇禮兩種因翻譯不同遂分兩派先述巴羅禮系上述之小兌曉巴之弟子達斡岡鋪生於卡徹婆羅門族彼父習外教而生母乃內教於是從父研究外教十二年精通之名益顯其母云我宗之教亦須學習卽命往聽班的答卡徹婆羅門孝說法得廣聞佛義此時大師兌曉巴弟子兌衞洛勒寄時輪簡示灌頂籍灌頂品註等給婆羅門孝閱讀後深慕時輪往麻噶大見二兌曉巴得聞三種菩提心註等及甚多口訣大師大小二兌曉巴所撰時輪類多數譯入西藏載在丹珠爾譯論經達斡岡鋪與當時著名大班的答喇答納拔欟辯論而達斡岡鋪勝喇答納拔欟告以我有衆多弟子將不能信仰故汝可他往卽如命至西藏恆言印度諸班的答大哲士雖無妒心然需要於地方及時代故彼此不容發生嫉視各種行爲吾人不應以凡意度之而加指摘現在兩班的答之行爲亦在使其法傳入西藏在西藏雖有多數翻譯時輪金剛然著名者

為曩翻譯與喇徹羅極法二氏諸上師亦認二氏為
完善曩翻譯者即上述婆羅門達斡岡鋪到西藏
會見卡喇地方之業翻譯約定譯竣續註時許以
黃金百兩詎譯至一半時班的答有不滿意即攜
所翻餘之經至澎屬喇布地方此處有名尙珀穹
巴大哲士投彼為師達斡岡鋪尙珀穹巴為翻譯
二人將大註全譯竣此時業翻譯致尙珀穹巴書
曰汝奪去我師彼此誦呪將滅爾矣尙答曰一百
惡神持械威嚇亦不懼一百仙女獻媚亦不貪仍
長侍班的答此時業登益希德登喇巴恩希吉楚
勒臣仁稱芒俞勒巴登巴昔里坦墨霽囉扎高等雖

均竭力侍奉但法未經授完在澎屬喇布地方降
生之楨巴根卻松係一精於星相阿毗醫藥等者
彼雖集盡財產只值赤金六兩虔誠供獻鑒及可
為法器口訣完全傳授彼之多數弟子中有生於
澎屬囉族之囉登朗納宰者二十六歲起至五十
八歲止拜善知識羅日娃學習甚博羅日娃言曩
此處有一大道士儼若大金剛持我雖如牛後我
宗拜大翻譯釋迦尊追曩密釋迦益西郭苦巴拉
則三位於是吾亦如前之道士現若遇一通曉時
輪者我仍如牛云朗納宰對於時輪深刻信仰而
探訪精通時輪者有稱班的答色瑪難他協者彼

奉獻黃金千二兩馬一匹為贄見禮隨侍甚久仍
未得傳授於上師根卻松處略備贄敬求之一切
法教得圓滿傳授因此了解空相頓生無限博通
彼轉生在楨德斯雪山附近畜牧地方姓昂名約
莫墨缺多級拜上師鎖對尊等精通阿毗達磨及
毗賴耶等又欲悉時輪法事挽求楨巴楚扎入見
洛桑巴朗納宰壽七十二通口訣別時輪類悉數
求之因彼曾撰明燈集珍等論有無礙之先見變
化鳥獸顯示法術甚多壽歷八十時輪之口訣註
疏等規程推行而擴充之彼又依密宗求嗣儀軌
行之先產一女後舉一男彼二人雖皆精通時輪

但因身分關係故對公子達嚇刷日將根續註口
訣軌則全盤傳授彼又傳子三昧自在得道邑漠
且南卡扎巖此上師又指示蒙藏未來預言等盛
稱其中有一缺結降撒娃甚精於顯教由講辯著
上將教務擴大且得覩文殊眞面容者彼求文殊
指示與我有緣之上士及口訣並問居住何處為
吉文殊云可到戎穹求上師得道授以時輪即照
所示之路而行到戎穹晤上師時見為金剛手眞
容受灌頂修六加行六支定中得以自主彼又傳
與普知缺古奧賽灌頂時見上師為金剛手並實
現壇城等超出凡眾彼將囉規事由傳與白卿噶

洛此後喇囉二派遂得合而爲一更就喇禮派述
之先有喇氏金剛稱威德之大相應者法力無邊
其族弟子喇缺繞往尼泊爾拜班的答撒墨打喜
日在五年零十月期中毫未間斷求授時輪講敕
灌頂敕口訣等規則復迎入西藏譯根續註疏支
別等其子益西生格智慧師子其子綳僧億師依次相傳
白青嘎洛求授於彼此上師生於亞巴囉崗幼時
承卡徹班的答釋迦希日加被其他拜戳蒲翻譯
降畢白等上師顯密教命聽聞無限更於上師降
撒娃巴囉禮得聞時輪灌頂行口訣圓滿並在喇
綳僧處求喇禮時輪口訣全部執掌二派將時輪

法教擴充之弟子則有諸子裔並祝青墨龍固茹
洛巴祝生等衆依神力作衆生事後對族子法師
朗嘎白傳下時輪教敕並與其子協繞生格二人
傳與多吉結村彼在十六歲時撰講大註音學星
相阿毘等徹底學習通密及時輪後護持其父之
梵院宣揚時輪之講聞下半世卽應中華漢族國
王之請赴中原應行救濟衆生事彼又傳於塵世
大班的答卜斯登日青竹因此上師幼時拜哲士
甚多夙世及今生道法頗優顯密博通諸多本尊
顯現定中有權尤有大悲與菩提心生長成熟當
時諸多哲士均爲其弟子推廣佛教處更不可思

議護持夏洛寺地尤力此密宗四部續不同之五
十餘塵色壇城和合儀軌清淨規則至今尚存彼
所傳之全集甚夥且顯密二宗教義頗稱完善近
來時輪等四部續密宗律之一切著名者皆出於
此系至尊宗喀巴亦認此經爲盡善時輪之灌頂
根續之講義並法舞畫線法韻等一切軌則彼之
弟子德青巴缺吉巴娃曾親耳聽聞德青巴缺吉
巴娃生於後藏巴郎地方在卜端教下聽經甚多
而得明哲至尊宗喀巴於詣彼前晨昧爽時夢見
此上師卽問汝在卜端教下曾聽講根續若干答
曰已十七次後實行晤面時如是問詢答亦如前

師徒二人互視爲無過之至潔者其他上述普知
缺古月色傳與仰墨吐級爭追彼傳與扒奧雲登
甲錯由此經至尊沙魯哇卜斯端耳聞故亦有此
一系至尊宗喀巴傳與親信弟子凱珠格乃白桑
佈彼得精通各種學術成名實相符大哲士凡反
對宗喀巴教派者以無垢駁成之意而屏黜之尤
其精於時輪撰著續註無垢光論之廣註等此法
之灌頂講義軌則一切廣爲施行彼又傳與其弟
巴草缺吉結村彼二弟兄經至尊宗喀巴將至尊
文殊顯現眞容親口傳授之講義爲諸人所無者
悉傳授之彼又傳與吉爭哈日娃彼傳與洛桑哦

汪巴納彼傳與鉠吉白覺甲錯彼傳與積德郎卡結村彼又傳與班禪洛桑鉠吉結村彼傳與法師格堆鄧朱彼傳與法師蕩次多吉彼傳與多吉爭巴根卻結村彼傳與洛桑日綴彼傳與雲登大吉彼傳與彭錯降巴彼傳與體青昂汪鉠登彼又傳與普知洛桑格桑甲錯彼又傳與班禪白登益西此二世時諸多時輪儀軌建於西藏青海等處不但時輪其他顯密二宗無論何宗亦以此上師爲標準現在彼等儀軌規則亦係二氏所講之軌則也彼二氏之起源亦依據上述凱魯林波且與卜斯端二氏之說其時漢藏大哲士章嘉若畢多結

降協吉墨翁布土官鉠吉尼馬等諸哲士均出於二氏之門班禪白登益西又傳與第八輩達賴降白甲錯及降協吉墨翁布最後者又傳與庸尊洛桑丹增彼又傳與班禪登畢尼瑪及吉洛桑雲丹彼傳與安欽自登札巴彼又傳與尊洛桑丹巴結村彼又傳與恩德無雙徧圭元佛化爲人身之至尊洛桑丹增汪結白桑布班禪國師曰我在彼之教下於十五屆丁卯之乙巳年三月值吉期在塵色壇城內得受圓融灌頂此時輪大法傳入西藏之淵源派別也國師又曰由大悲釋迦牟尼佛至現代止時輪灌頂未嘗稍輟且於清淨口訣莊嚴

之續論註解講義上聞思並修二級之道亦爲求根器成熟故須善得灌頂誓句與戒如法修持是爲至要無此二者雖修二級道不但不生了悟甚至無權聽法據是以觀已灌頂根猶未熟而欲得悉地者譬如砂土任如何壓榨豈能成油似此無望是得灌頂亦初在顯教所述之決出心信心堅固虔實敬奉於被苦所害之一切眾生以難忍之大悲爲一切眾生解脫苦惱故欲得菩提之願心爲學習廣大菩薩行之行心法財慈無畏四布施律儀攝善法饒益有情三戒耐怨苦等忍辱樂於行善之精進離開散亂之禪定見法本理之般若

是爲六度並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之四攝法先行修習乃入灌頂之次第欲消滅罪垢必依塵色壇城而施灌頂時輪續云不入各種壇城者離開一切誓句者不悉祕密真如者雖修何道終不成又云無灌頂者無悉地譬如榨砂終無油灌頂簡示云七種灌頂即是此施立壇城而施之凡求何法初爲滌淨身口意三業之罪垢故須沐浴爲積福資糧故須頂禮爲回退中斷魔故須淨默真空誦口說之經及消滅魔祟之呪上師施魔祟以食下令驅逐之依照曩時法王月善求續之先中央及四方以須彌山及四大部洲羅帳日月時火等佈設之曼達獻供現在時輪所講之九堆曼達須依次供獻並照我所說存想而供所謂

正預備級者分十二部述之一曰正心余誦祕密通續所述之句同時汝等意中思今日所作之事其用意何在並非爲修此生暫時之小事乃求有益來生故修此益處非僅爲得善道之身及其安樂爲有利於一切衆生故得成佛位由此之力今生來世二者自然可成爲此之故應如是存想而求其法於是依上師德時輪梵音所宣示須如是念以正其心二曰內灌頂譬如凡夫之承繼自置財產等權當屬於其子或其親屬上師亦然將法王教權傳授亦須一族出者上師明爲時輪父母由心間光將弟子勾召而入母之蓮宮復召請十

方諸佛隨貪火融化菩提心灌頂復引出至於各個原地應如是信解此之要意即灌頂與上師授以代理自已教權能成熟之力故也三曰祝禱人世苦海中救濟而引路者金剛阿闍黎時輪之身儼然而立乞爾賜我元佛之地位並能趣此地之方便與信仰三寶皈依之法菩提心誓句戒護持等賜我一切速予引入常堅固地佛之至上城市以此想之隨誦祝禱文三徧所謂祝禱者即請如是賜我而懇求之也四曰令持所謂令持者即不變其心而使之堅固之口訣也彼內稱之曰余之子誦念此等語句之時對汝等稱之曰子者即親

近之稱呼也要與汝等傳示密宗各種法規傳彼之要義何在因顯教中所述各種成佛之方便不以密宗增益即不能成佛此種緣由通常福慧二種集積之理顯教內雖廣說速得非常之色身即時觀佛體像之身並止佛慢除業氣之塵垢依風心如法之門身意雙入所成特殊之理在顯教內未曾明述密教亦有故彼之原因釋迦牟尼等諸佛對衆生事無間而行即此之力故因此汝等亦在此道上使其心堅持而不變常如是思念爲要五曰持戒者戒有二通常菩薩戒非常密宗戒其初懇求授受上師與時輪不可分別須存此信心

其上虛空中住上師本尊佛菩薩勇男空行母護法會徧滿虛空向三寶至心皈依無量罪惡已作現作等惡果必受苦惱發露而懺悔之以後遮止護持自他所作諸善事普皆隨喜我爲自他一切事爲成佛依法受菩薩戒如法遵守如是念持戒之辭句隨誦三徧至第三徧誦畢時汝等自根須確信得菩薩戒此菩薩戒之律在顯教上亦如是說其主要勿爲一己之計凡一切衆生之事當盡力爲之而不棄置者律之至要也此項詳情載在菩薩地論與至尊宗喀巴所說持戒品講義等內須細讀之若不精進而學則密宗之加被無期密

戒在預備時有修持與不修持兩種規則今爲方便起見在正時受持之可矣六曰護持加庇者此咒之時身之蘊大處離障爲要故此地水火風空識六大觀眼母等六佛母自性故爾等之額間月輪上烏烏字心間羅喉輪上伊伊字頂髻明點上阿字臍間時火輪上唎唎字喉間日輪上利利字密處智慧輪上阿字彼等處如是六字莊嚴護持行者又爾等自己心間羅喉輪上吽字黑色喉間日輪上阿字紅色額間月輪上嗡字白色如是想觀阿闍黎作香明點之狀時於阿闍黎之心喉額三處三金剛自性彼等字出入於爾等自己三處

加持如是存想自此起爾等身口意三門已觀爲三金剛自性表示以後用五欲有權故阿闍黎爲爾等獻供如是信解爲要七日投楊枝所作之理如前日其意前日乃觀察能否爲法器今則爲觀察何悉地能否成就此楊枝阿闍黎依六部呪力修畢後誦淨除呪賜予弟子弟子之上首一人往投其他中一人投大衆同時誦呪投之如是信解爲要八日施捧水藏草姑沙草護繩三種者將阿闍黎已修成之捧水分三口飲之除盡三門之塵垢以是信解爲要呪意以淸淨諸法除三門一切障並安塵垢也大小二藏草爲觀察能否成明日

灌頂之器爲夜分中作夢不謬明顯故大姑沙草置褥下小姑沙草置枕下以之驗夢護繩色紅作三金剛扣由阿闍黎誦呪而繫於左肩四指下處金剛扣尖上觀至尊彌勒菩薩住之彼之燄光護持中斷魔不入如是存想爲要彼之意亦世尊度魔軍時以慈悲定度之度自根之煩惱亦以慈悲爲要至尊彌勒菩薩爲表於四魔軍內救我等之意九日置以六部之種子字爾等一切弟子之額頂喉間心間臍間髻間密處如是六處六部自性嗡　阿　吽　霍　唅　嗄　如是莊嚴想之護持十日警覺金剛勇識阿闍黎誦呪警覺金剛勇

識加持自己如是存想十一日發歡喜心爾等一切今者希有難得之密宗既已得之彼之意亦謂我等㓜由母腹內出生起自童子而壯而老悉皆依他所變所享之財寶等增減不欲之各種怨敵爲害以前之飲食等享用之物根內不能消化身體步履維艱如是不如願之苦病爲害臨終之時難捨之身棄置三惡道等之苦忍受莫逃茲者依如是密宗之道無論惡道之苦卽一切輪迴內能度之方便得之甚爲希有如是存想發大歡喜心十二日護持驗夢訣爲護持夢中中斷魔將阿闍黎所賜六部之呪誦之不斷上師與壇城之佛誠

信之壇城方向或阿闍黎所在之處或投楊枝所向之方卽向彼方而卧夜中所作之夢以將昧爽時所得者爲準記之勿忘此國師授法時宣示之之要旨也（以上所述均習密宗者所應知之常識至於咒語誓句戒條儀軌等項則爲祕密之訣對於外人不可宣洩故不采列於本傳內也）上所列舉均現在弘法大略終述懸記特殊因緣據安欽呼圖克圖所云當來後四代中現圓滿時本師自爲神武輪卽今豫爲隨持諸弟子加持對彼無數衆生傳與心所願欲灌頂隨賜記行訣戒等能降三毒煩惱妙藥法門時欲修持其收效亦如指諸掌足跡所至教義普徧是行法布施爲窮乏羸饑饉衆生所需

財寶等開虛空藏門是行財布施維時煩惱濁一切衆生於此無常世間微細安樂心中怦動爲茲常見無理一切羣迷及兵匪肆殺時與之講善惡取捨等依法財門善巧方便令其和睦不使爭鬥及對鳥獸一切生命等行無畏布施恆常對衆生憐憫護持行慈布施如是依四攝法善隨護持乃至究竟一切智佛位爲作嚮導而至印度於金剛座等殊勝處之聖像上裝金開光散天花獻供爲利益衆生發大願得內外一切信心讚嘆供養花鬘及印度鄰近諸國讚嘆供養恭敬承事至回西藏復蒞漢蒙藏諸地發心如白蓮之味普徧十方

以攝有緣具信衆生如蓮花上羣蜂畢集供獻饗事聞甚深妙法見行不合之一切外道亦同生信仰如是盛德大業在過去知行具足之上師中疇無與比至於見行不合之一切外道而能得其信仰者於先達大德更未之有聞上師自己不忘信心堅固之弟子時輪等灌頂記訣之一切時刻護持後四代現圓滿爲神武輪時初期會合成就賢愚一切有緣衆生均於解脫道顯密二宗中爲懸記此亦準拍抹魯瓦所說抹得桑木經內云燈將滅兮必復明佛法末時轉增盛此謂本師釋迦牟尼佛教內密宗之根習覺悟一切凡有幾許釋教

末後神武輪教後四代現出時決得上成就故神武輪王於釋迦牟尼教五千年中之後時一千八百年弘闡顯密二宗之教當其五十歲時於北香拔拉發十二大天等軍隊降伏嘛卡等麋擦於此小贍部洲新建佛教一千八百年分爲四期正法三聚二聚末法依次而住後四代圓滿時釋尊教五千年同時圓滿佛教住五千年分爲十期每期五百年第一期得阿羅漢者甚多故稱阿羅漢品第二期得不來果者甚多故稱不來果品第三期得預流果者甚多故稱預流品如是三名爲證果三時第四期修毘婆舍那者甚多故稱慧學品第

五期修奢摩他者甚多故稱定學品第六期持別
解脫戒者甚多故稱尸那學品如是三名爲三修
品第七期於阿毘達磨聞思者甚多故稱阿毘藏
品第八期於修多羅內聞思者甚多故稱修多羅
藏品第九期於毘柰耶聞思者甚多故稱毘柰耶
品如是三名爲記三時第十期微具沙門相外眞
實圓滿無存故稱徵持相品此名爲末法五百年
如是乃卜思端忍親法師所說今爲第十六丁卯
之壬申年北沙拔拉第二十一部主乃昏悶明王
所變化名無滅國王在位已六年彼以上二千八
百零十三年卽卜禮無滅人獅大自在無限諸國

王各在位一百年其後第二十四部聚無限國王
之子卽神武輪部主者何凡爲部主一切所用之
軍器均由空中現出乃能得國王權此國王亦然
空中現下鐵輪能勝諸方故以是得名神武輪初
在北沙拔拉之獅子寶座上說法其後悉達江之
南印度所屬有名麻卡者鏖攃之非法大盛橫行
無忌據大注內上不壞慧成品所載如山不動入
妙馬無念定各雜色大軍九兆善戰勇猛辟象四
億又兩萬一千八百七十名爲一團者共六團金
車五億有氣力之石馬印人稱爲倒得拉戌拉乃
海中所出有翅乘行如電其數甚多及無數部隊

至悉達江之南與鏖攃大戰鏖攃師及底比老勒
爲神武輪手刃度之大將哈努曼打度其大將答
王補一切勇猛大將度其眾軍一切守土者度守
土大象度其象馬度其馬十二大天度鏖攃之救
者黑方諸天如是度之鏖攃其根永斷佛教增盛
如正法時此時一切人壽決至百歲一切秄隙地
自生如是圓滿時凡有百年其時聽神武輪說法
者卽身修時輪決定成就佛教昌明斯亦有緣一
切眾生心住不動至成佛時不須歷三大阿僧祇
刼積集資糧去障等甚久之時此身或十六世決
得雙合七支具足金剛持位故繼自今密乘道中

堅信行者誓句與戒善爲護持晝夜一切時發願
相續如是所說普知班禪國師於民國十四年乙
丑二月二十日抵北京旋赴觀音道場南海普陀
文殊道場五台等殊勝處躬親往拜諸佛奉獻供
品爲求佛教增長俾一切眾生安樂發眞實大願
心念口誦當此之時見諸佛與之晤言諸多希有
景象聖德深潛外不彰露乙丑至壬申數年以來
親蒞蒙漢各處爲志求解脫信願堅固有緣眾生
轉深廣法輪令一切悉皆圓滿更於蒙古各地傳
時輪金剛大灌頂五次復有北京佛教會眾至心
勸請因副所願於十六丁卯之壬申年九月二十

二釋尊由天降世殊勝之日元佛德時輪如重七灌頂及大上上灌頂大金剛阿闍黎主灌頂圓滿傳授凡受圓滿灌頂者如法修持當來後四代現圓滿時本師自爲神武輪隨持諸衆均可引入解脫道是所謂懸記特殊因緣也（此段采安欽呼圖克圖說安欽呼圖克圖爲班禪國師教下首座其言當可信據也）班禪國師自乙丑年抵北京以來往來於蒙漢諸地弘揚佛法迄今已十餘年矣歲癸酉夏歷十一月朔日（卽陽歷十二月十七）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廟圓寂國師哀慟曾電達國內各寺院共誦大經追薦誌哀七日電日頃據京電駭悉達賴大師於本月十七日圓寂噩耗傳來哀痛欲

絕衆生不幸我尤獨傷前歲曾遣安欽呼圖克圖入藏正欣追隨有日忽聞達師解脫宇宙頓晦回望西土彌益愴懷除呈請政府從優追封隆典祭悼外仰各寺處於奉文日起誌哀七日停止娛樂宴會并通知喇嘛寺廟整理委員會轉知當地各寺院喇嘛一律虔誦大經追薦祈禱呼畢勒罕早日轉世以維藏局而慰衆生云云又於甲戌二月十四日在南京爲達賴喇嘛開追悼大會親自主壇領導事竣赴上海講經數月以來僕僕塵途席不暇暖利濟羣生厥功偉矣時任教下首座者則安欽多傑錫呼圖克圖充行轅祕書長者則西康劉家駒也綜合傳燈前因轉生靈異現在弘法大略懸記特殊因緣四項觀之其道德之深廣與達賴喇嘛並駕齊驅亘古以來未之有也伯楨從國師三次受法得聞大道并蒙圓滿傳授賜以受經執照錫名羅桑彭錯許以弘揚曾於癸酉四月集合同志在廣州白雲山彌勒寺前建築一時輪金剛寶塔弘揚其功德以爲吾粵造福并蒙國師賜以金佛一尊古經一部爲鎮塔之紀念寸草有心春暉難報謹舉曩日所聞者述其概略而爲之傳

桐城吳闓生敘述

精嚴峻整神采奕然

班禪額爾德尼傳終

仲葛　覆校

男　仲銳　再校

仲麥　初校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滄海叢書第三輯甲種

附錄

班禪額爾德尼說供養吉祥六合圖福德經

爾時長壽以密呪加持力入大光明藏照見末法四衆供養吉祥六合圖雖具誠心未悉圖所由來及其福德廣大功多唐捐生大悲憫敷座而坐不俟啟請自說是經普爲開諭

佛言震旦神州支那國中過去阿僧祇刼佛所加庇自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乃至百千萬億無量無邊那由他佛出其戒力定力慧力神通力及以三十七品助道諸力聚爲金剛山王廣大堅固不可摧毀以是因緣生六吉祥何者爲六一者人二者山三者水四者果五者鹿六者鶴一一吉祥是爲六種

頌曰

金剛山出功德水　瀾生寶樹結智果

泉聲潺潺果纍纍　鹿鶴飲啖皆長壽

維時寶樹之下有一行者厥名常誦妙相嚴結跏趺坐以禪定力感琉璃佛放大毫光灌入其頂行者受之心大開悟不起於座成等正覺聲聞十方號長壽佛此長壽佛常以三木結爲揩柱奉淨器注功德水取舌密麵揣爲珠卵投淨器中上供諸佛下飽餓鬼供養既已出其澱粔飼諸烏獸令彼

綜合古德所說祕密諸事蹟而爲之頌

安欽多傑鏘呼圖克圖述

如是所說善果水晶王　增上思念瑩白之百光

佛教沽母達叢徧增長　願諸衆生獲得安樂德

上師至尊將我等衆生　時刻不離隨處善護持

未來於戉拉把村落處　生已得爲第一之眷屬

各處安樂四部善緣增　國主臣民無爭悉淸淨

衆生法財樂善養育等　我所思者無餘自成就

附

理藩院檔案

班禪國師管轄後藏寺廟三百二十七座共喇嘛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一衆境內大城池一十三處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

毛羣亦獲長壽唯昔本尊曾發大願普願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合六吉祥繪爲圖像供養讚歎所在國土獲大安穩富壽尊榮不求自至今者我身在於末法迴入娑婆說法度生如過去佛復願大千無邊海衆奉六吉祥繪畫供養亦如往劫諸上善人所獲福德不可思議佛說是經已聞法四衆歡喜頂禮信受奉行

附錄

香拔拉國記

土官呼圖克圖述

印度之北有國焉梵名香拔拉華言持樂出蓋國土豐樂人鮮苦惱得自在護持之謂自佛世至今時輪教法未嘗中廢且益增盛焉初釋種中有香拔噶者始王其地遂以其名名之其地形圓中如八瓣蓮花蓮瓣分處長河間之內有如蓮蕊之大雪山每蓮瓣上各有十二兆區邑合全地共九十六兆區邑邑各有長一兆區邑中有十萬大城區邑中心更有大城曰北方噶拉巴彼南有馬拉雅大林林中有月善國王所造之時輪金剛大壇城爲七寶所成東曰鄰海西曰白蓮海北爲諸法王宮殿所居初國王名曰光嗣有七法王一名月善二名帝釋三名威嚴者四名月賜五名大自在六名雜色七名帝釋聚後又有二十五邑聚初名稱次名白蓮三名善四名尊勝五名善知識六名寶手七名徧入藏八名日稱九名最善十名尊勝海十一名王難十二名日十三名雜色十四名月光十五名麄身十六名守地十七名德守十八名獅子十九名壓伏二十名大力二十一名不滅二十二名人中獅二十三名大自在二十四名麄身尊

勝其子曰大輪即神武輪適當第二十五代綜此二十五邑聚及前七法王後又有十一代共四十三國王皆地藏文殊等諸大菩薩及遣邊威德等諸明王所化現歷王彼土教化眾生乃娑婆之淨土也初釋尊成道後一年歲在癸未之三月十五日佛在鷲峯山說般若波羅密多經同時復在印度西南德聚粳集塔中顯現法體口自在十二種諦義其上並現十六種德聚星宿壇城斯時月善法王與九十六法王並無量清淨眷屬於金剛體性大壇城中灌頂聞宣說此時輪金剛根本經月善法王親記錄已乃迎奉於香拔拉國建時輪金

剛大壇城註根本經共一萬二千伽陀寶頌此時輪金剛密法住持香拔拉國之緣起也嗣經六百年初邑聚主妙德稱講此經歷一百年特爲化度日車諸神眾又造時輪根本經集疏凡稱邑聚云者乃一切邑攝於金剛部之謂其後邑聚白蓮在位講根本經集疏仍歷一百年再造大註名無垢光論其時有班禪希魯幹與低薩且幹等由香拔拉至印度弘揚時輪金剛密法復有希利巴得喇波的及波樂羅慧稱等二十五翻譯先後至西藏由是時輪金剛密法更廣傳於藏衛先是有火空島族當第十邑聚尊勝海之甲申年倡行摩沙教

共有七師與一切眷屬其名曰阿爾叨曰阿懦噶曰怕克丹曰基邦汪波曰白衣者曰馬都馬的曰窘沒結克內又有大爾丹或名巴冷西樂勒以數學爲主傳彼摩沙教於是印度之莫思的克巴等外道皆歸焉佛寺始大被摧殘迨第二十二丁卯之丁未年西域以丁卯年得時輪經故以是年建首邑聚神武輪即位越五十年其時顯教之阿毘達摩教時已過去密教四時末法方始印度之西有伊吉利者摩沙之族也起無數軍隊至悉達江之南降伏印度西藏更進握南贍部洲主權之半率兵攻香拔拉是時適邑聚神武輪在位此王生有神通誕日天降寶

輪爲統一大贍部洲之兆有御風之馬九兆神象四億部兵無數由香拔拉至南贍部洲之悉達江在印藏界與摩沙大戰斯時摩沙王名吉利比勞來者將軍至此爲神武輪擊斃其大將二一名大月子一名庚尊者復被神武輪王大將哈魯滿與葸枯寶格殺之一舉而修羅之族降伏盡淨普天率土咸歸神武輪王大乘妙法沛然勃興福力所被人壽漸增自一百歲以至九百歲比之文佛正法時眾生受福有過之無不及也其詳載時輪金剛大註解次之則隆多魯法師時輪目錄今特舉其略者考摩沙外道與摩思特巴教略相似當佛法未

至香拔拉時其地卽有摩思特苦巴派特無摩沙爾其教不習禪定只認現世昧因果以惱害衆生爲藝能今各地之宗教甚多將來大抵統歸於摩沙一派爲伊吉利所統屬至神武輪卽位之五十年始盡降伏之是後顯密兼弘直至一千八百年後釋尊五千年教法始告圓滿密教更多住世一百零三年凡他土菩薩發願欲生南贍部洲者卽指此又徧知德聚海法師密記云神武輪時一切勇男勇女等皆至香拔拉國是時龍樹菩薩之身首將復聚合卽以其故身起而示教又宗喀巴祖師之肉身現尚供奉藏中將來有名阿薩甚者將

親來迎奉祖師至天竺說法綜諸舊聞聊撮大略世俗塵封易滋訛惑故少及焉

班禪額爾德尼傳附錄　滄海叢書第三輯甲種

附錄

上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額爾德尼本師書代廣東求法

本師佛座敬肅者時輪大法叨獲傳經消災息劫遐邇沾思護國保民人天歡喜從此陽和扇靄陰翳潛消由據亂以進昇平起水火而登袵席舉國上下莫不頌　佛座之仁慈也弟子來從東粤旅宦京華託足秋曹俄經廿載皈依三寶禮佛長齋荏苒至今又九年矣回憶曩年　佛座蒞京之日在雍和說法之時業已皈依蒙其灌頂長壽度母時輪咒言早荷口傳久經心誦迄乎丙寅九月壇

設瀛臺　佛座狥居士之請求傳成就之秘法弟子亦叨隨末座蒙授真言憶昔戊辰罷官歸里翊年二月移居穗垣鑿於桑梓擾亂法修六榕偶以積誠所孚光放花塔蒙佛庇護兵消臨時城市不驚庶民稱慶其時弟子負笈欲游西域難越雷池裹糧思赴暹羅難邀旅伴行路維艱望洋三歎身世俛仰悲憫殊深遂返故都閉門思過幸遇榮武師傳憫其愚誠乃開慈悲法門許其受業從游兩載訓導亘殷撒手一朝學業未竟課輟半途功虧一簣雖則預知示寂衣鉢先傳其奈未獲探玄隱微莫究迨至去年秋末同志倡議會啟時輪幸蒙

見許惠然肯來雲霓望渴兩年貯聽佳音雨露恩深三度曾沾法乳於時吾粵同人獨先隨喜貽書委託百零八人叮嚀陳詞託其受法至誠所感金石爲開諒亦　佛座允爲加庇者也溯六祖慧能出自吾粵羣倫景仰爲時所宗嶺南佛緣在唐爲盛時至今日佛法寖衰不揣愚蒙輒欲提倡自慚德薄負荷難勝懇請　佛座授記加持俾償夙願竊聞泰山之高不擇土壤河海之潤不擇細流佛力之大廣度有情一切眾生寃親平等不得不求

　佛座俯念其誠也時因風便望惠德音不盡拳拳之意壬申年九月二十日弟子羅桑彭錯謹呈

附名單釋鐵禪等二百四十一人

仲葛　再校

男　仲鈖　覆校

仲麥　初校

班禪額爾德尼傳附錄終　滄海叢書第三輯甲種

滎武佛傳

榮武佛傳　辛未四月

弟子東莞張伯楨述

先師諱羅佈桑冉畢瑰瑪同治某年八月初二日誕生於西藏五歲出家前五輩均爲甘肅保安榮武寺住持轉世後五歲迎回本寺故僧俗亦以榮武佛稱之示不忘也曾任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沙布丹堪布得有額爾德尼墨爾根諾們罕名號清光緒二十八年始蒞山西瞻禮五臺居觀音洞閉關三年會達賴喇嘛謁臺耳其名叩關談道互相印證推襟揖抱聲譽遂隆矣三十四年冬如京師行裝甫卸謁者踵接數月流連又動歸鞭宣

統元年南下度淅謁普陀禮觀音踰一歲歸繼而奉天而昌圖而內外蒙而黑龍江行踪所至羣眾膜拜活佛之名聞於中土歲丙辰銜綏撫命宣化歸綏數載弘揚民歸若市民國十三年春來駐資福院踰數月又赴蒙疆十六年夏再如京師駐錫章嘉故居會雍和宮啟大悲道場推爲壇主以資啟導厥後金光明法會三次啟建疊膺上首法効昭著僧眾歸誠己巳夏宗喀巴銅像成奠基開光一肩攸託事無鉅細諮而後行以是因緣蒙福益溥大功告竣眾願咸滿是年七月白喇嘛普仁示寂荼毘日爲之超薦傷逝也秋九月伯楨求傳法

灌頂先師曰大法傳授須俟觀察得佛印可乃敢以授飭踰七日再來面諭居期請謁先師曰入定時見佛光繞粵東遠且大將來求持明者有七千七百人許之先師入定親筆授記曰張仁海居士宜修無量光觀世音及初依修心教義觀與命相合廣東人士宜修綠度母及嘛墨古魯古里三尊今雖少數人誦持將來男女求持明者可至七千七百人之多附寫梵文授之日留待後驗從之學踰月伯楨造舍利塔一百零八座分送廣東各縣寺院求舍利不得張喇嘛福緣日適某梵僧自藏至攜有舍利爲一省造福彼或許之某梵僧鑒其誠欣然允許冬至日虔具供養請歸裝塔數之缺一張喇嘛猝覩塔沿放光攫之得一舍利以足其數翌日捧塔

求先師開光先師曰殊勝功德當三日加持今日粵東得一百零八座舍利寶塔賴先師加持力也踰年而先師寢疾示疾前一月手定法師衣帽形式親書咒於帽沿命照式製權作傳授衣鉢製成持謁先師點首示可然已病體支離矣先師執手命撫其肱旋言曰右臂痛延及全體殊感不適因勘病苦暫廢飲食而六時持誦仍未輟也二十年二月初二日即陽歷三月二十日扶病晨起整襟危坐攤經朗誦梵音清越神識湛若意態閒適從容盥漱垂目偃息薰風南來殘照西逝世壽六十一僧臘五十六惡耗傳至聞者感泣鳥啼花落益助悽惻嗚

呼傷矣月前日爵巴喇嘛隨產卓諾們罕自外蒙
蒞燕市擬趨五臺禮文殊閒居把袂暫啟遮留一
見緣深三生有幸悄然獨對祕蘊莫宣逮及彌留
遂絕啟請雖日偶爾亦屬前因時歷九日頭幕掀
啟唪經受禮面目峻整若入禪定十日啟龕軀體
頓縮不盈二尺手柔質潤異香馥郁正午在黃寺
茶毘慧火上舉智光右旋薪盡形消金爍膏燼靈
骨雖灰靈魂不滅眼心及舌三根獨存三根焦黑有光攝影
製圖靈蹟若斯功德可想三者有一已屬難能三事
兼備曠代希有緬維玄奘堪與比數某梵僧云中國數千年來
茶毘舌根不化止玄奘法師與榮武佛二人云越月其弟子瑪家喇嘛等

擬扶佛柩遄返蘭州邀集同門攝影留別先是瑪
家喇嘛原屬舊日門徒溯及前生曾依杖履世緣
倏盡遽爾西歸乘願重來再侍左右此身雖異故
性不迷後果前緣有如圓澤瑪家喇嘛年才十六人稱之曰小佛爺前
生原榮武佛門徒旃亭握手黯然魂銷千里絕迹百尺無
枝言念逝者還自悼也嗟乎自己已迄辛未馬鳴
先去龍樹又殂三載兩喪亦云酷矣一爾過隙痛
愴人琴金刀掩芒長淮絕壑澄月夜虧清氣旦卷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我生不辰傷如之何偶聞鄰
笛潸然隕涕追懷師德沒齒難忘謹摭舊聞以爲
之傳義寧陳三立日誦所撰兩尊者傳銘闡揚法相掇拾踪跡昭晰炳蔚情文相宜無任欽挹

白尊者普仁傳

白尊者普仁傳 己巳九月

弟子羅桑彭錯撰

熱河東蒙古喀喇沁旗族羣山萬壑孕育靈秀代產聖僧稽之古昔史不絕書我先師白尊者普仁生於是鄉殆山川鍾毓有蘊而耑屬者耶溯先師生具異質八歲蒞北京入雍和宮從揚喇嘛剃度楊故寒素徒侶亦眾先師年穉執弟子禮甚恭夜臥僅一氊餐僅一餅而已每值寒夜叉手繞室坐以待旦如是者有年其艱苦卓絕如此及楊喇嘛歿家無積粟境尤艱困其徒多爾基常藉勞力博升斗以坐困京邸無以聊生乃游五台禮靈塔以期佛庇常於山畔茅室遇二老授以密乘觀心大法二老者卽光某法某也先師禮二老而師事之乃取法光二字以爲法號後入寺禮文殊像與二老若始恍然菩薩化身開示如法修持遂入神通之境比歸故都暨出外弘法接踵皈依者數逾十萬蘇浙湘鄂專使爭迎川粵遼寗後先緘聘于時縉紳先生聞聲而思慕望形而景附者猶百川之赴巨海眾星之拱北辰也會班禪國師抵都與先師談道默契錫以堪布之職三讓而後受疊在雍和宮開金光明暨白傘蓋諸大法會士夫景從歸者若市而醫龍降龍之靈異尤彰彰照人耳目人

以是咸尊之先師居恆欲昌明佛教乃倡創鑄黃教祖宗喀巴祖師之銅像立於北京雍和宮法輪殿爲國人矜式自清末迄己巳垂卄年中經奸徒搆陷繫於縲絏者三載先師行忍辱波羅密夷然處之不與辯也自出獄後慨世道日非益以振興密宗爲己任遂倡導善惡因果之說輪迴六道之言闡陀羅尼之總持發眞言宗之奧義舉凡卽身成佛之秘旨與夫流浪生死之可憂言之不已而長言之聽者泣下舉世靡然嚮風解邪縛於空門渡迷津於覺岸其器量宏遠胸懷洒落汪汪焉浩浩焉渺乎其不可測已慨自大雄滅後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所見自昌黎韓愈持闢佛之說士大夫則之愚不肖效之幾視釋迦金科玉律之文儕於怪力亂神之列坐井觀天扣槃捫燭幾何不使天下而爲夷也先師辭而闢之廓如也晚近以來歐風東漸禮義廉恥蕩然無存視國粹若士苴等宮牆於瓦礫桀犬吠堯國維將裂先師出而大聲疾呼之凜然也先師質粹神邁氣和言靄不捨律儀而身心常泰不參世諦而色相皆空正法之存繫茲一線信也乃昊天不弔樑木斯壞遽於己巳年夏歷七月三日示寂於北平蒙漢佛學總會春秋六十隨俗緣則現身塵剎示寂滅則歸諸涅

槃可謂得大解脫矣憶彭錯六月杪抵京七月一日走謁先師先師曰汝自粵來耶汝別來無恙耶至語及傳法事則一語三息且曰汝須勤修持俟我病愈再傳秘法已而又言曰汝可向榮武上師求法歸粵弘揚言已再嘆息彭錯侍榻側目注先師淚奪眶出時斜陽反照病榻廻光與人面相掩映彭錯欲行而又且止翊日先師命門徒以電話邀晤不達乃已先師示寂前曾邀衆僧誦蓮花生大師經旋詢曰衆僧集否乃環顧諸弟子付囑曰余之願力在普度衆生建立宗喀巴佛像紹隆佛種茲雖捨棄報身行願決非斷滅所希望者爾等

須時時發菩提心不違本願拋除一切不正知見努力救濟全世界羣衆盡力弘揚佛法以息災厄護持雍和宮以爲根本道場培植徒衆以期法輪常轉永遠勿替言已吉祥安逝至攝影時面目尙如生也時內外弟子奉請先師轉世衆求榮武上師傳初轉緣眞實語義茶毘之日榮武上師親莅道場素車白馬賁然戾止可謂盛已其弟子朱慶瀾溥修等商諸貢覺仲尼堪布於雍和宮側割地數弓以築殿宇爲歲時享薦之所門徒多爾基徒孫杜必丹亦能體先師之志朱慶瀾溥修等高族上才德滑質美入先師之室者惟茲數人而已凡

我同人永懷哀悼乃相與述先師之至德以圖不朽之事業僉以爲先師既往而典型猶在者實賴於史官之紀述也故敘其梗概而爲之傳以俟後世修國史者所采擇焉（桐城吳圖生曰與碑銘用意畧等而體勢各殊非但精於戒律抑亦深於文藝也）

白尊者普仁舍利塔銘

白尊者普仁舍利塔銘己巳九月

弟子羅桑彭錯撰

先師諱光法號普仁熱河人也俗姓白甫八齡出家北京雍和宮師楊喇嘛楊故貧粟不繼督徒嚴人憚之作者數人散走四方先師亦亡去甫度朝陽門忽悔曰出家何事乃畏苦耶即歸詣師懺悔嗣是持經寒暑不輟學益進人益賢之迨楊喇嘛故先師負骨趨五臺一步一禮葬乃已於是問尋蘭若得殊勝之招提虔禮文殊入法華之三昧託足則一㕓奚擇伏地則五體以投期以三年數盈十萬乃靈光忽輝於石隙舍利遂獲諸掌中載以

寶瓶歸供雄殿迨歸蒞故都商量舊學發三乘之藏究諸部之宗取義斷章人稱學府菩提眷屬先後同歸帝子王孫互詢休咎片言取決咸讚神明自是而名益彰矣先師心懷悲憫一視同仁赤帝向其乞靈丹砂許其虔製不須吐納自可回春乃靈藥甫投諸濁流巨響即鳴於海底鱗潛忽現波止旋掀十丈怒濤三起三伏其餘靈異代莫聞也先師悟道於風旛之外類東粵之慧能灌頂於鐵塔之中似南天之龍猛名既以揚歸者益眾法侶如雲惟尊奉榮武上師其餘均接以門人之禮瞻道範者開眼界於蓮花聽說法者沃心源於甘露

徒侶十萬僉曰得所皈依矣歲在甲寅洪流肇禍一境汎濫民不寧居先師作禪定之靜觀知蟄龍之肆虐乃集梵僧幾輩誦般若經旬龍忽示形低昂几案壓以供具形遂以潛龍幸得降僧多羅病凡茲軼事昭昭然播諸街談矣先師更慨世道陵夷冀回刼運欲藉佛力以衛國家廼舊議重提再圖造像復勵其不容少懈之志以補功虧一簣之勞蓋以宗喀巴祖師銅像乃先師廿載經營有志未逮欲貫澈初終者也癸丑以還聯帥稱戈羣生塗炭東南到處尙有啼痕先師憂之在西山海甸修藥叉大將諸法感黑面天神之入夢示以最協

時機之眞經此金光明最勝王經弘揚之所由來也奉直戰起舉國騷然先師修法戰局以結踰年在雍和宮集百八眾僧修息災大法欲以共力息共業成効卓然自是南游之蘇而浙而鄂而湘倒屣以迎後先踵至遼寧川粵緘電交馳家家絲買爭繡平原弘法之機於今爲烈去夏先師復修白傘蓋暨金光明諸法於雍和宮時黃教祖銅像將成先師發願曰廿年之功今將告結願力俱圓可以行矣復發願保世界和平代眾生受苦自出法壇廼即寢疾連綿一載辛苦備嘗是以厭娑婆濁世願歸兜率天宮三披本草藥石進而弗嘗一卷

梵經持誦終而不輟蓋自抱恙至彌留修持若昔而身心常泰然亦來去自分明也猝於己巳夏歷七月三日下午戌時滅度於北平崇漢佛教總會享年六十法界悲涼山川震悼初五日入龕十一日移安定門外黃寺荼毘貢覺仲尼堪布乃讓故宮之隙地築新殿之三楹以妥先靈美乎輪奐經始七八月之間越歲以成苟完矣銘曰

人天去住原屬合離滅則示寂長繫人思緬懷師德是大慈悲普度羣衆永以爲期七月三日悲失人師哲人其萎吾道何之鳳兮鳳兮已而已而巋然靈塔屹矣豐碑千秋萬世念茲在茲 桐城吳闓生日用六

朝碑碣體不蔓不支得大自在常熟楊圻日文氣渊雅樸茂如讀子安諸碑文

桑孝子旌門錄

楊振鎬署

光緒甲午錢塘丁氏重雕

先府君童年奇孝長而仁德勇功煜煜在人耳目間至老彌劭既沒而鄉閭文威追思請旌之已得請矣謂元幸先德之達揚荷
天恩之下逮發露幽潛光垂穹壤我世世子孫感激曷其有窮始自請旌之辭迄于題疏奮爲一編將以登諸家乘先輩鉅公直書姓名傳信也乾隆八年夏五調元謹輯

杭州府仁和縣錢塘縣三學生員周鷃薦等請

旌桑孝子狀

竊惟大倫所重至孝通乎神明潛德彌光公論出於學校衞一方而勞著生則有益于時活千人者功高沒而可祭于社茲有杭州府錢塘縣

已故孝子桑天顯心惟孺慕誠無忝乎所生恩以親推自永錫乎爾類線麻淚赤十三歲而居母喪藥鼎煙青四五年之侍父疾蓋沉綿乎反胃恒怵惕而傷心熬肉粥于風爐細調乎夏火冬火之候融羊脂于雪椀徐進在一匙兩匙之閒迨屬纊乎崇朝呼天搶地竟抱鐺而累日有血無聲仆草上而幸甦哀纏生我撫栝棬而不食酸感旁人衆共目爲奇童時則幾于死孝至康熙甲寅之歲爲耿藩反側之秋緣其祖籍姚江正爾寇連閩海鄉兵團聚練長羣推其始祖諱憲保者唐官御帶宋封郡王子孫聚族而居鄰堡以祠爲社爰乃誓師祖廟防哨海濱俄驚賊艦之來已立爾矛而待斯時也寇强於我方在戒嚴祖鑒厥孫聿照神應火旗雲馬列陣交衢金炬朱袍揚靈永夕遂令羣酋驚遁倏氛祲之已消沿海奠居得枌榆之無恙留屯三載有此武功交辟羣公賞其神雋乃卻元戎之薦超矣遺榮轉爲上國之遊悠然僑寓妙試青囊之術華扁重生堅辭赤仄之酬錙銖不取焚劵原非市義賙貧不恤傾家片言白鄰婦之貞兀坐

表端人之度痛彫零乎同氣馬鬣親封思營建于先祠梅梁終架義方教子雪樓不斷書聲敦命親師江舸初闡性理本詒謀爲
奏對被躬行實踐之
恩言以家訓作官箴叨貤贈褒揚之
盛典歲歸省墓攀松而淚必千行志遂首邱執紼而送者累百人言無閒宜邀特筆于春秋濤德可師乞攽定評于月旦藹藹式閭之雅頫水名流煌煌表墓之文臨川鉅筆仰援
恩例籲請

題旌方髫齡而篤孝思無官守而徵遺愛江東耆老議奉栗主而配享黎陽矣下風聲擬采芹芽而升馨米廪

錢塘縣故孝子桑天顯事實十一條

一孝子姓桑名天顯字文侯行三錢塘處士贈工部屯田司額外主事父貤贈主事貴鄉母貤贈安人馬氏生於順治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歿于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有九祖籍餘姚今葬餘姚孝義鄉廟路港東

一孝子年十三喪母哀毀骨立時父病反胃取

白粲肥豚手煮肉飯肉粥肉汁以進後融羊脂伺氣順時以匙徐投之不離寢者五年病革抱鼎鐺泣三晝夜勺水不入口淚盡繼以血頻絕救甦親族觀者莫不爲之流涕

一孝子於康熙甲寅年值耿精忠反沿海蠢動餘姚四鄉團練入保衆推爲練長其始祖諱憲保字仲才者唐宣宗時官御帶歿爲神宋封黎陽郡王子孫環祠而居乃誓師于祖明約束謹防禦是年九月一日海寇大集方戒嚴夜見黎陽郡王盛袍服立馬交衢軍幟森列賊駭遁歷三年竟事無警當事交辟不應黃巖總戎林本直欲薦授之官力辭之遊錢塘家焉至今海濱父老感其遺德議奉栗主配享黎陽郡王祠

一孝子伯兄仲兄季弟先後彫喪竭力營葬一身淸貧勞瘁心甚甘之

一孝子精書數之學尤洞曉醫理有奇術能治名宿所不能治之疾不避風雨寒暑往診之立愈無貧富不受錙銖之謝全活無算衆德之故其卒也臨殯者盈戶庭塞衢巷哭立雨中不去歸葬餘姚渡江執紼者數百人會葬

以千計

一孝子嚴于教子扃小樓督課不令一日暫輟且不徒攻文藝之學嘗歸餘姚至驛亭堰遇勞布衣諱史字麟書者夙聞其講性理之旨命子調元師之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世宗憲皇帝召見天下通知性理舉子八人調元與焉

奏對稱

旨蒙

恩諭曰好好此是躬行實踐之學欽賜進士授工部

屯田司額外主事乾隆初遇　覃恩得贈典
如子官孝子父母並得貤贈此敎以義方之
所致也
一孝子傾家賙人急人或不能償慨然檢劵悉
焚之里有逋負者貧不能度歲更分薪米與
之
一孝子鄉望素重鄰有貞婦惡少年以蜚語激
其夫欲出之乃往諭之曰汝婦貞且賢衆莫
不知奈何以浮言乖大義遂感悔為夫婦如
初

一孝子志建宗祠力不克勝遺命棄產經營之
其子遵治命偕族姪鳩工庀材巍然落成歲
時祭祀得聚拜成禮
一孝子幼端凝不好弄年既耄澄懷靜坐腰骨
挺然所坐一木椅光如漆可鑑自奉極澹泊
一無嗜好人共欽其德器學使劉凡特式其
閭少司農李紱題古之篤行四字更為文表
其墓
一孝子歲必歸餘姚省墓攀封樹流涕命其子
他日必歸葬餘姚今新阡與祖隴相望卒遂

守邱之志

親族里鄰等張本結狀

錢塘縣故孝子桑天顒孺慕性成童齡孝養煮
肉糜以侍父疾侍寢五年釃血淚而為兒啼抱
鐺三日肅清海寇孝至而神可通扞衛鄉邦功
成而爵不受有活人之仁術無利己之私心封
埜情切孔懷焚劵誼周任恤諭鄉鄰而完家室
遺治命以搆宗祠敎存性理之科名德動路人
之感泣請旌無愧輿例相符公論攸同懿行是
實

錢塘縣學生員盧存心等覆狀

伏見錢塘縣已故孝子桑天顒童年至性爲賢
哲之所難耆德醕修貽令名而必果遭母喪而
泣血稚兒宛若成人事父疾以煮糜數載渾如
永夕羊脂手進伺胃氣之平和烏鳥魂傷痛心
腸之慘裂水漿屏絕抱鐺而哭至眼枯苴杖因
依枕凷而毀幾骨立聲聞吳越萬口稱曰孝童
力捍鄉邦一軍推為練長感威靈於御帶炬照
神兵埽氛祲于戈船烽消海寇成功而不受賞
辭爵非以為名曾活千人從膏肓于俄頃弗私

一介秉廉潔以終身火劵而更賙債戸之貧雪
誣以明表鄰嫗之節鴒原營壙恩篤同生鴟吻
建祠孝隆先祖詒謀問學惟親道德之儒性理
科名俱禀義方之訓輝赫 綸章五色羣傳積
德之徵炳烺墓表一篇洵屬闡幽之論非阿所
好應發其光伏乞俯順輿情亟彰潛德申推錫
類之義仰邀
旌孝之思將配享黎陽合請之情符鄉國特標綽楔
大書之例炳春秋矣
錢塘縣儒學教諭吳環訓導方颺佐牒縣文已下

節錄
故孝子桑天顯早年失恃至孝根心煮肉粥以
侍父疾者五年抱鼎鐺而迸血淚者三日銜哀
不食頻絕復甦斯通國所矜憐實成童之奇孝
爲練長而拒寇凝精誠以感神三年力保鄉邦
獨往竟辭官爵心存利濟醫能活人身卻脂膏
貲不潤已焚積逋之劵封同氣之塋片言而鄰
婦鏡圓遺命俾先祠雲擁教子通知性理 雙
闕對揚感人纏結哀思四方會葬信徵懿美合
請題旌

錢塘縣知縣王緯詳文
故孝子桑天顯孝著童齡心憂父疾煎肉糜以
侍養五載服勤灑血淚而號啼三晨不食嗟抱
鐺而頻絕雷枕凶之餘生勇練鄉民感神明于
榆社驚馳海寇卻官賞于柳營活人妙與刀圭
潔已辭銖兩建魏祠之雲棟封坏土于鴒原
洄邦感仁德之施性理見義方之敎洵宜旌表
以闡幽潛
浙江學院鄧鍾岳批
故孝子桑天顯心銜孺慕德懋鄉評煮肉作糜

抱鐺著童齡之孝誓師卻寇沿海推練長之勳
行仁術以善博施禀義方而先 大對准俟彙
題
浙江巡撫盧焯批
故孝子桑天顯精誠侍親疾血淚而抱空鐺義
勇練鄉兵膚功克全鄰堡醫世卻金錢之贈敎
兒躋性理之科准彙題繳
總督管巡撫事宗室德沛 題疏
爲欽奉
恩詔事臣看得浙省乾隆六年分各屬舉報孝行先

據布政使陸續申詳逐案查核確實批令彙詳去後茲據布政使詳稱錢塘縣已故孝子桑天顯海甯縣孝子吳琦文蘭溪縣孝子邵有泰東陽縣孝子李正馥永康縣孝子王丙衡建陽縣孝子吳文樸鄞縣孝子朱世煃等七名皆有懷明發無忝所生備造事實冊結取具各府縣學印結彙詳請題前來臣覆加查核無異相應照

例

題請

旌表以廣

皇仁除冊結送部外臣謹會同浙江學臣鄒鍾岳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禮部 題疏

爲彙題

旌表事臣等議得浙江總督德沛疏稱浙江所屬孝子七名該督疏稱依等孝行是實彙題前來臣等核看得故孝子桑天顯熬肉粥于風爐五載侍嚴親之疾練鄉民于祖廟三年靖海寇之氛孝子某某應如所請准其

旌表俟

命下之日行令該督轉行該地方官各給銀三十兩聽本家自行建坊其祠內設位題坊刻碑之處

俱照

恩詔定議遵行可也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

敕贈承德郎工部屯田司額外主事桑君墓表

雍正十有一年春浙江錢唐處士桑君卒其長子調元試於禮部以通知性理蒙

特恩賜進士授工部額外主事聞計卽哀號南歸治喪葬疏食水飲絕肉食者三年既免喪赴工部其飲食如居喪時或勸之則流涕謝曰吾求吾座主臨川李公表吾父墓必得公文而後畢吾心喪也余聞而哀之然方司邦計卒不暇以爲又數月左遷少閒乃按其狀而書焉君先世居餘姚唐時有仲才公諱憲保者有功德於民鄉人神祀之君始祖也曾祖諱景明祖諱得祥父

諱貴卿遯不仕君諱天顥字文侯生而凝重愛端坐年十三喪母父患反胃疾君棄書冊治生以養鬻肉爲糜或鎔羊脂以進百方求所以宜胃者父疾延數歲始卒孝聲聞里閭有語孝行者必曰何如桑郎小壽或父母訶其子不順者必曰獨不聞桑小壽之養親疾耶小壽君小字也既冠學書計精數學勇於爲義鄉望益高康熙十有三年逆藩耿精忠反連海寇犯浙東海壖震動咸團練入保君所居鄉推君爲練長辭以少不聽乃率衆誓於仲才公廟曰吾祖神靈必相佑然非信賞必罰神不據我也衆皆曰諾一夕寇果至率衆往拒見神亦盛服立馬夾衛賊大駭不及戰而散咸謂君精誠足以通神明益奮勵竟事無警聞其才者欲延入幕府或請授以武職卒謝不應既而曰吾遂無所濟於人乎試治醫方卽精邃遊錢唐寓居焉治疾奇中有求必往卒之夕來哭者塞庭後至者立雨中不去聲載路皆其藥所活者也生平以去邱墓爲歉歲必歸餘姚省眎卒之後十月七日調元

等遵遺命葬君於餘姚之大塘南廟路港與先壟相望以成君志云三代而下鄉三物之教不行士苟志於富貴利達而已自戰國時孟子所見已比於東郭墦閒之乞羣然失其本心而不悟孟子所爲哀之也君孝行聞里黨才名著於官府乃招以幕務不應任以武職不授已足以激頹風又汲汲於濟人非僅如古隱忘世者之所爲也可無表而出之乎君生於順治十二年乙未十月得壽七十有九娶妻張氏繼娶王氏子二其次曰鼎元孫男六人女二人乾隆元年

朝廷贈君如子謂元官因爲論曰唐始推恩臣工封
贈其先世孝之則類之錫也顧仕止有時恩雖
覃或得或不得也今
天子至仁在籍者皆及非常格也而君適遇焉贈工
部主事古冬官之職也兩配並安人榮有室也
是何脩而致然耶君之德也表茲隧道石無時
以泐也
賜進士出身
誥授通奉大夫戶部左侍郎仍管三庫事降二級調
用充八旗志書副總裁官臨川李紱頓首撰

楊大洪先生忠烈實錄

昔椒山楊公疏出嚴氏父子即借疏中二王語殺之夫罪案取之疏中猶近似今大洪楊公二十四罪之疏出始則借移宮案後復借封疆案題目愈大假托愈巧而事情愈遠伎倆愈窮又向者嚴氏父子所竊笑也誰為逆璫畫此者然為逆璫計自不得不出此外庭何為亦復爾爾甚至有奏稱其家不貸請立循環簿嚴比其妻子者不知下筆時亦曾念及天地間尚有所為天道神明否然小人之自為計亦不得不出此彼一時也崑岡之火正烈舉國之衆盡狂此皆尋常事何足異又何足責惟當此時而冥有一意表行事者出焉如羣梟一鳳衆虎一麟自不禁目奪心駭矣今雖　聖主當陽幽沉畢照而邪説之習染猶深公論之明晦各半正占風者徘徊觀望之時乃太守胡公甫下車即為之傾囊贖宅捐俸建祠且錄忠烈實蹟壽諸梓以昭揭千秋其以義殉友一如楊公之以忠殉國者然回視椒山廷杖下獄時刑曹有年請至不許扶掖以行者何如蘇文忠公嘗嘆士大夫爭半年磨勘殺人亦為之至于今而殆又甚焉前德安太守李公應山令君夏公皆能掀翻此案其見于給諫闔公所表章者斯已奇矣今更有如胡公者何聖賢豪傑之偏萃此一郡也楊公令常熟時氷操異政業已銜官卓魯伯仲夷齊被逮之日合郡士民哭聲震野官箴鄉評不止忠犯逆璫一節得非天鑒素行有所假手以慰藉之耶世之成敗論人者謂逆璫之禍以有激之而成夫使果由激之而禍成則宜媚之而禍解何以諛言日進而手愈滑禍愈酷也彼王莽時止聞有頌之者不聞有激之者何以竟移漢祚且曹節輩之不至為莽又安知非節義黙維之力哉從來趨彼一途者原自不少何不存此一種以稍分其勢而復作如是觀以推折之將令衆朝畫化為彪虎孫孩而後可乎嗟乎乾坤有盡正氣常新河岳星辰誰非實錄其托梓以傳者猶一吷耳先正有節婦吟云爾輩借將扶世教妾心原不願忠臣容知此錄傳而楊公不益凄然于地下也

崇禎元年七夕信天居士梅之煥頓首謹題

竊惟取義成仁英雄立慷慨之節礪世磨鈍師帥實風化之標若有忠弗闡有節弗揚雖聖王無以易世而取忠導順取節導廉即叔季可以還淳如今　上所贈卹應山總憲楊公諱漣者性篤忠貞長多奇節當　鼎湖顧命之日拚七尺以酬知及權璫播虐之時誓九死而解悖今讀移宮之疏精誠可泣鬼神覽聲罪之條忠義直貫金石雖罹禍不測而矢志無他沉痛三年　聖明出而忠邪立剖洗冤一旦　恩綸渙而人鬼交懽此疇非從孝弟之良率性而出豈別有隱怪之術旁行而流純此念即大聖大賢而雜此心即可奸可佞葆此性則真英真傑而斷此脉則為獍為梟從來節述逢干只此寸腸激烈織流督萬無非片念沉淪故興起于前徹不若觀感于近哲提醒

于行素何如綱目于典型是用捐俸建祠借公砥世先為湊鎰以贖其五畝之宅次為授梓以傳其千秋之神更將集輓計于鉅公討悲詞於志士庶可以鼓吹靈瑣羽翼騷經使凡民知致命原非奇士求仁只在存心唯妻子厚而君父薄斯身家重而道義輕茍借影以鞭衷遂染時而薰俗是表忠旌節慰公之愴巨痛深者猶小而勸忠勵節賴公廉頑立懦者甚大也惟是事關風紀合請命于 上臺若非典出 皇恩敢阿私于年譜

崇禎元年五月知德安府事巴蜀胡繼先書于四虛公署

揚大洪先生忠烈實錄

廣漢年弟胡繼先肖山甫編
海虞門人毛鳳苞子九甫訂

謹按楊公諱漣字文孺號大洪謚忠烈德安府應山人登萬歷丁未進士初授蘇州府常熟令癸丑考選清官第一擬户科給事中遷兵垣都諫歷事 三朝軍國大儲多所論定庚申九月當 光廟不豫疏明 聖體違和之繇 特鑒忠直三蒙 召見親承 顧命于御榻之前時 熹宗勢處孤危公倡議先移宮後登極值宿宮門伺察非常六日鬚髮盡白 宗社賴以奠安羣小因而生忌公不屑與較予告歸里每聞宮府有可興事輙憤惋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 先帝癸亥起用除陞禮科都賀客踵至公子之易等有喜色客退公呼諸兒謂曰兒曹何癡而以而父進賢冠為而作馬牛者耶今 冲聖子立所在伏戎外有□□內有逆豎疆埸宮府皆我之死所也憂且不暇何喜之有聞者駭之公獨處東齋每焚香設位遙叩 光宗皇帝曰臣受知最深受託最重今國事至此臣罪當誅拙戇愚生恐不能為報語訖輙搥胸涕下因念老母未終養子女尚未婚嫁只此欠願遂密致戚友陳愚王延世劉應遇徐養

量蕭穀中傳淑訓等分屬後事每自笑曰楊
漣這番出山不知歸路是如何也其矢志盖
非一日矣尋以奉常卿赴　闕歷陞都御史
目擊魏忠賢客氏專擅益無忌致有謀皇子
殺貴妃等事此時不言迨至逆謀已成請劍
何及無使天下後世笑舉朝無一人有男子
氣遂聲罪首攻于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
四罪之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謹
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
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拔
宗社事職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
內廷衹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以循謹奉法為賢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
其人旋即誅戮故
國祚靈長至今豈意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
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
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
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
科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
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
皇上起職田間
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賫入
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
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
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
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
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
擅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
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辯之近
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鬧
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

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
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
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
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
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
性立寢后封以清
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
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
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
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
告病去一則唆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
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
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
年功在
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
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
與沈潅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

不可得顧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
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
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
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
生宰相乎妄預
金甌之覆宇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
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
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
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
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
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
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
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
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
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
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
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

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
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
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
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
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
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于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咸
刼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
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
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捦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
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為
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
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顧奢

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
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
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
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錦衣明日蔭中書金
吾之堂口皆乳臭
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
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
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枷
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
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

皇親也其扳陷
皇親者欲動搖
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
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
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
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死矣假
令盜
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
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
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
拿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

赤碧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
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
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
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
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
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
尊大得矣而
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
羅織之毒于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
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
削籍明示
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

忠錄　八

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
矣而
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
移天翳日之手于
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
再褻
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
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
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
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為之

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
投匭打網片語違憮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拿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
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
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
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
可駭者東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
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
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
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為口口首功之主人矣
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
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

忠錄　九

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口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
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
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口西
口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
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
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
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
為大罪二十二也且
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
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
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

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恨在

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

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闖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

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

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茍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墻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投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

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衺故

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

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

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

上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

批發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不請

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

皇上耶無

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白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

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
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
主勢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
宗社何所託
聖躬之安危何所託
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横已
不能為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
皇子
元良託重之
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
貴妃

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
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
何為受制么麽小竪今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
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叅及進
忠名在
御前盖實有見于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
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
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
皇上策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方勻侍以久侍
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
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
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
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
雷霆將忠賢面縛至
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
勅法司逐款嚴詢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

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天下心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
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
恩寵無復令其厚毒
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并
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
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
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

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
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
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即
賜施行
天啟四年　月　日
疏既上忠賢驚怖累日既乃大泣於　上前云
外邊有人計害奴婢且謗　皇爺欲激怒以治
公也　上云前日有科官沈惟炳參立枷事你

如何說忠賢知　上意叵測遂匿漣疏不進首
輔葉意在調停權為姑不究之
旨自是忠賢彌縫益巧舉朝交章竟不得
旨先是枚卜孫慎行等魏廣微名次第九忠賢
不點首推而廣微以腹親點陪亂政遂自此始
公知廣微實為厲階且前疏門生宰相等語已
攖其怒至是註籍草疏兼責相臣稱其父以愧
之廣微偵知謀以會推事謫漣輔臣韓爌矯爭
不得當日二更許忠賢手封墨勅不繇閣票竟
送該科削漣等為民詰旦催行原疏遂未及上
今載於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謹

題為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
聖明慎操威福以存
國體以愛人材以維
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
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
也權之所在
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
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
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言
帝王不可以意為喜怒也况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
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為喜怒哉東廠太

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于茲矣是
滿
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
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為之杖御史林汝翥矣
且為之殺屯郎萬燝矣廷臣方欲赴
闕叩閽以求
聖心轉悟伏念盜馬投鼠事不可磯隱忍包含俟其
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自斂戢
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嘉與自新詎
意包藏禍心乘閒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
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
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

列勒令田籍矣併降卄敕科臣沈惟炳矣又降
卄敕科臣許譽卿矣敚日之間內降斜封屢見
疊出閣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
肯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衆曰不知
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
聖怒云耳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法度者
祖宗之法度也
皇上亦在
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
何
皇上不自為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為喜怒哉忠賢又

不自為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為喜怒哉繇此
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
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
志于清議日借助于忠賢日夜圖謀暗進百官
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為之激怒曰某某將不
利于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
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個處一個再打幾個
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悖心驚認以為真
遂寶其言以為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為善但與
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為惡但與我
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
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

及殺戮矣衹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
皇上之威名衹知恣一己之充橫不顧剥
宗社之元氣臣恐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
賢又動稱
皇上法
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
世廟躬攬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
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
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
終

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
不能保其身
皇上若夢寐
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
皇上以嗜殺為法祖是何敢于欺
皇上並誣
肅皇帝也此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
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
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
先挑激
聖怒挑激
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

為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典事而
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
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
皇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輩其所口啣者何
常不曰
聖怒不曰結黨而壞
英宗武宗今名者即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
仲淹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
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
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為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
者亦指為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
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為黨者夫不黨

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
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為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
忠義諸臣黨護
先帝于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
之奸相
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于
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
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為己任合天下之人以成
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為
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
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
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噓氣

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
若夫從
宗社立心從
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為怪物曾無
蜉蚍蟻子之援可用立于根本之地未啟口而
先陷胸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
憐人也而横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
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
幸不為尹旻攀龍幸不為王越大中等幸不為
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珝獨能面
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
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珝非其人也猶能為此言

縣令觀之珝亦不可及也已嗟乎直道難容清
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敢言禮兵垣不
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潰擾深計謂
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
有之事而疊見之
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
旨諂
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為甚謹冒死上言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法
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票擬還內閣以黜降
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乞
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

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及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
戒附忠賢者倚氷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
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閙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
以忠
皇上而報
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先是忠賢數購死士殺公於私第皆至墻却步
㫺無所覘使者返告以故忠賢驚曰這蠻子還
有些造物只是苦不容我耳後有人子夜飛簷
而至公見之呼曰君奉委而來幸無妄殺老母
其人曰公忠臣也孝子也吾豈忍為然此後吾
亦不復居此土矣遂不言姓名而去後聞其人

先獲忠賢四千金携家入遠云及公削籍青帽
策蹇辭出　國門偵鬼刺客充塞驛道少司馬
張公鳳翔密遣精銳二十餘人及公門人張宿
朱光斗護公單騎渡河乃免公既歸或勸為赤
松遊公曰某自夜半草疏時早拚七尺矣普天
之下即有土堪逃寧有義可逃哉居家惟青衣
小帽府縣勸其行服公曰此　君命也安見金
紫即為榮此即為辱乎亡何内外謀成削逐如
雨有御公者累叅招權納賄及營脫罪經等語
思借汪文言以興大獄公遂被逮初忠賢欲以
移宫殺公但恐無處揑贓又密遣邏卒至常熟
應山兩處偵其官評鄉評并無可揑贓者遂借

題裝誣葢積憾然也聞逮之日郡縣驚慟德安
城南有勇士數千人擁入公署欲手磔官旂圍
閉乃免開讀之日郡邑士民集城外者數萬聞
聲徹天府道屢諭不能散公自登城樓泣告父
老官旂未嘗苦我　朝廷未必殺我毋使我反
忠為逆且累三族然後解散是時州邑村舍為
公祈禱生還者情詞不一有郡城士民陳　玉
帝表另載于後公既就衆車邏卒滿目冠葢親
知皆為裹足惟部郎劉應遇掌科沈惟炳入城
至報恩寺僧舍與公一訣公子之易婿黄登選
慮緹騎中途加害相伴不離公曰我此身已歸
之　朝廷前後不免一死北司與中途何異汝

等在此徒亂人意于是禁阻不容乃潛逸至京
惟戚徐應徵雜諸僕中得侍左右行過中州自
關以北皆焚香頂迎設醮請禱送公渡黄河者
絡繹于道邸次朱仙鎮作告　岳武穆文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
旨為民今被逮楊漣係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謹齋
心虔告于
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
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
而枕戈者莫不凛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
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
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内省循知

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于
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
神祖賓天之後
先帝不豫之時
今上未册立及初
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
力爭悍妃之不可以托付
少主與不可抗拒
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
王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以進
人耳目必不可欺
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理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
表裏為奸太阿竊弄即
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
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
義不能忍聲罪糾叅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
可試祇以當日
凭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
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
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
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
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
贓私並指前移宮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逐
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

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即如
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麼直
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
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
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
大中等之踉蹌徒傷
明主手消之威益亂
祖宗干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
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刦臣僚媚灶
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
九閽既已雲深舉國盡為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
者惟是仰干
神聖大顯
成靈默牖
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
片照於蒙霾雖八千女鬼亂
朝綱之熾若氣數有司而一轉氷霜成雨露之仁
則惟
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
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
鑒愛君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辯但事在
追贓無論名節資斧已為衆湊罄産不滿千餘
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
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

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先跌當更發揮一番漣恐
累臣一疏想不能
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
明旨之褻更傷
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為妥無已則有漣三閣
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
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
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
于人臣之義有濟于天下之事否也俱望
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
之下同而亟亟呼愴實切于疾痛之上籲惟
神宥其褻冒有以啟之漣不勝滌心惶仄待
命之至

公至京　詔下鎮撫司許顯純拷問云你如
何首倡移宮公答云我只見得　乾清宮當
靜　皇上當尊舊　宮人當得避　新天子
當初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於宮內處得安
不安與我論移宮的不相干又問你如何陷
皇上不孝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是明心
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
計時我在家居我在京時未遇大計又問熊
贓事公答云廷弼遼陽未敗時我尚預上參
疏豈既失廣甯反為營脫試問廷弼原招今
日曾改輕半字否顯純喝令加起刑來公答

云加甚麼刑於今只有你說的了殺人媚人
天下後世汝肉不足食公入獄草揭自明因
熊廷弼出揭為楊左辯贓有　旨切責刑官
顯純嚴禁不許獄卒傳寸紙遂未得出原揭
載於此

逮民楊漣謹揭
為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
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
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為賄營之人
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
啞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
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

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
一逮也繇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
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二
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污其
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痴愚不識避忌既已不
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
聽辯復何為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以不
欲辯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
告
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當在
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
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

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
金不辯昔人或為之況在
君父之前漣所自恨
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毫無補于今日
堯舜大有負于
先帝恩知徒作
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
雷霆霜雪無非
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辯
之心也但願
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血漣之願畢
矣謹揭

公被逮將至之日獄樹生一黃芝凡六瓣日
夜漸長香色非常及公等既至適六君子人
皆以為異彪弁許顯純密承璫意異刑毒拷
旋有　旨五日一比而用刑人又迎顯純意
施于公獨酷公子之易促徐戚歸變産業屬
僕楊忠傳單送食自奔盧龍永州真定新城
等處告貸為萬死一生之計未返而公卒矣
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虹亘天黃芝墮
地顯純驚懼隱匿六晝夜始得領埋之　旨
刑曹及宛大二縣驗過藉以布褥裹以葦席
舁過衙蛆虫蠕蠕墮地公頭面俱碎皮骨
盡脫僅有鬚存幾不可識家僮赴獄領屍顯
純猶恐屍還贓緩意欲請　旨拘繫俱皆驚
散潛避向公赴逮時載棺而往寄一寺中原
差官旂已密獻田爾耕矣至是武學教諭沈
惟推禮部郎中楊金通為具資備棺屬公舊
識吳江朱光斗密為經理徽州吳繼道共襄
其事始得薄殮公子之易自盧龍奔至則已
蓋棺矣撫柩號慟又為邏卒所獲備極拷詐
賴同伴為江右劉之禎不類楚音支展得脫
覆卵倖存益再世也先是嚴比令下公知借
贓索命於初八日從茶注中有字寄子言同
鄉挑激之事于十五日遂絕粒不食惟求速
死無為同事累有告獄神絕筆寄母寄子及

親友絕筆數紙付同獄孟叔孔後顯純以孟
與公同鄉又目擊慘殺公狀恐為日後口實
欲致之死孟自知不免埋公絕筆于寢室北
壁下密以字示弟宗孔知既而宗孔收兄屍
掘得公親筆藏兄屍背帶出踰年手授公家
公臨絕有嚼指血書一百八十字顯純索而
煅滅先是鎖頭顏紫持以示人曰吾異日可
藉片楮贖死時獄中有珠商性甚穎見而密
記後出獄授搗公家今諸絕筆不具錄惟告
獄神文並血書載于此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書于獄神之前漣以
痴心報

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問矣日前扯逮不為張
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長途跟蹌不脫欲以身
之生死歸之
朝廷且不忍槩于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
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今
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
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至于如此打問之日汪
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
不時追贓限限狠打此豈
皇上如天之仁
國家慎刑之典

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
疆為題追贓為銻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
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于同類然則漣今日尚何
愛此餘生哉叩
九閽不得苦求自絕明漣自死非
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漣死則仇我之念可消而
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
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六人之慘而漣亦得上見
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
顧命一念至于移宮一事李選侍於
聖母有氣毆之兇于
先帝有廷爭之惡于

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
沖聖同宮
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侍移出
乾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
皇上臨政為便盡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漸杜
專擅之公忠耳李侍于
皇上既非生母嫡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
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于不孝然則令
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
乾清可乎即曰跟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有
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誣天育
聖之

國母幾年受其鐫迫至於
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為
聖母辯騰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
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晌遷移百法千方
惋惜無非為內外欲殺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
描寫誣謂
先帝三次
召對皆為封侍飾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
君臣
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宮人視
先帝為何如主乃
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

召對為發明違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令諸臣告
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弁
皇上伏侍人都有了與停
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
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久也
非宗伯言之則
先帝語未及此矣二次
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
召對則屬二三大臣以輔
皇上要緊及
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
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
不遵
命
先帝但急指
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暈
倒
御榻令無端謂
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叮嚀明加
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
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
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議
論灑向青天白日為幽冥覈實者考質倘仁人

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
亦臣子所以為
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三乳臭
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痴心
為
國妄趨死路生有累于
朝紳死無裨于
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萇弘碧血留為千日白虹
死且不瞑但願
國家強固
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即身無完肉屍供
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
尤字也而痴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

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于
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
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于潛邸淩
聖母之仇大廷辱
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
朝舊人撫養
弟妹厚加恩禮於
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
一憨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
年九月中傳李侍氣毆
聖母與節次無禮等

聖諭此
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于
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侍李侍有恩禮不
必又暴其過惡
聖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
君臣相賀真意母子相念至情究然惻然夫豈出夜
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
弄又令後世視
皇上為何如主漣謂事關大體即語有失次處有欠
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
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于
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沉

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
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
時痛心一宣吐也唯同
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
聊債家逼促都非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
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於
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
為兩跳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
為目前自卸妬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
仕路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痴愚從
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
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

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
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
乃
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個個討乖趣勢只戀功
名長久不顧
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
刑欲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父子相決之語漣亦
謂子孫何不更勉之忠義而作此隱語替人讀
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証據大笑
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冥冥于我何有
哉
獄中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痴心報
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掛念不為張儉逃亡亦
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
獻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旨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非鐵石有命而已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于詔獄難言不得
死所何憾于天何尤于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
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
終可以見
先帝於在天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　刀砍東
風於我何有哉
公既卒家僮扶櫬歸里大河南北孔道間所過村店皆為公設祭嘆惋流涕遂平令夏之鼎祭送獨如生禮至確山有一負薪老人撫棺大哭袖出一詞粘于棺旁詞云先生之心忠君之心先生之口嫉奸之口奸魄未褫先生死矣先生雖死萬古如生嗚呼哀哉夫復何言叩其姓名終不肯言噫亦奇矣及追贓檄下三子幽繫莫能湊辦楚撫覲明楊公楷密諭有司多方設處親友破家捐助務期保

全太守李公行志邑令夏公之彦仁心勁骨不避偵邏為作將伯籍募緣引付之僧道爭先募化遠近憐公者捐貲濟苦不敢一書姓名迨後催檄戒嚴而公之少子不免老僕死者數命不得已券借富室更不得已竟賣親友之產三閱歲始得報完計公之家所未斃者惟母妻子女數口而已且慮璫怒未休族誅踵至公有幼子幼孫甫四歲密寄廬山為僧餘息洶洶莫必其命幸天厭兇德
聖明御宇手執河魁雪消見晛崔魏二奸次第屏逐戶部郎中劉應遇極口為公鳴冤有六大苦情之疏台省部寺諸君子為公稱冤抑表　節義者疏亡慮數十上屢勤　勅諭
昭雪　明旨優卹不能悉載姑以俟之來日

忠錄

附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男廩膳生員楊之易楊之賦附學生員楊之言楊之環

奏為恭謝

天恩泣陳冤苦仰祈

聖鑒以明臣節事臣父楊漣孤介性成忠貞自矢初任常熟知縣非惟載米飲水海虞尸祝更兼負債賠產天下共知考察清官第一選授戶科候

命七年纔得實補兵垣當

皇考光宗朝三蒙

特召親受

顧命于御榻之前值

先帝鼎成以移宮一事杜漸防微憂危六日而鬚髮盡白臣父不敢居功固請歸田越二年以禮科

召選由太常卿歷陞副院每思

恩重身輕誓圖仰報遂以逆璫一擊遭群奸百計朋

殺荷蒙

皇上特鑒臣父忠貞特矜臣父冤慘屢

諭優卹起既死于九淵隆餘生于再造是知臣父之

苦者惟我

皇上而臣父之沉冤積苦敢不一言為我

皇上告乎自二十四罪首破奸謀忠賢一黨胆懼心驚日夜合算思死臣父臣父亦日日折死未行

削奪先謀刺殺有持刃者越墻入室臣父呼之曰爾奉委而來殺止殺我勿傷老母其人俳徊不忍而去身坐漏舟衆家湯火不虞僅以削奪旹也策蹇衝寒狼狽歸里又欲謀殺于途賴侍郎張鳳翔差兵護送得免而賊黨之怒不休也未幾復借封疆題目而逮繫之

旨下矣時值酷暑鈕鎖鋃鐺慘如炮烙郎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闔然激變爭欲磔官旂而奪臣父臣父四向叩頭告以

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入別孀母出就檻車明知必死輿櫬偕行雖沿途村店城市焚香建醮祈祐生還而匹夫匹婦之心安能回在廷在旁之計乎及至

都城竟下鎮撫白日黑天拷掠鍛鍊肉綻骨裂懸坐贓銀二萬兩不時嚴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臣父大叱許顯純曰熊廷弼初在遼陽我引有樹無皮一疏參之及廣寧陷後我謂奉

命而出失事而入何辭不死廷弼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為營脫者至于移宮始末舊宮殯自宜避

新天子初一至初五原不為促曲突徙薪

十廟神靈鑒臣熱血昧心殺人天下後世汝肉不足食顯純大怒竟將頭面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爛如絲臣父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肋骨寸斷仍加鐵釘貫腦立刻致死是夕白虹亘天顯純驚遑無措挨延七日始得領埋之

旨隨行畀攬田爾耕又復使人刼去赤夷蒸暴蛆蠅
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傷心天乎臣父
止為
社稷鋤姦何辜遭此極慘痛哉死矣足快賊心矣奈
何殺人之胆既滑破卵之計轉工游魂孤子奄
奄旅舍而撫按追贓之
旨又下臣父家世清貧平日尚多稱貸二萬控贓粉
骨難完罄賣田房人口及敝衣細物絲粟不留
并將臣伯揚清所有盡沒入官不足千金祖母
淶寄城樓父屍暴露荒郊骨骸盡母子兄弟
計惟駢死獄底而已知府李行志不避偵邏親
書募文知縣夏之彥四門設櫃捐俸首倡士民

好義者傾家樂助吏屬僧道遍化吳楚中浙諸
省攢窮砌義完及一萬餘兩後欠之數周應秋
巧逢璫惡勒限四月催檄如火羅織無休老僕
伏明比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朋友填滿囹圄
家資産業席捲掃賣完贓急欲污名合郡慘過
抄沒
皇上試思追贓諸臣何以尚有未完未解者俱叨
皇恩豁諮而臣赤貧之家何以報解不寬時刻止緣
臣父觸忤最早諸奸恨入骨髓故危疑愁慘負
累株連百倍諸臣自難逃于
睿鑒矣尤有不忍見聞者爰書之媚疏一出赤族之
兇傳風起偵邏四布人避如瘟豈止臣家鬼哭

神號凡屬姻親妻黨子離以致臣伯揚清數月
府佐有何過犯何足碍眼潘汝禎媚祠迎合借
計典並填罷黜忠義之報固如是乎又賴知府
胡繼先目擊顛連救焚拯溺孤危餘孽偷延視
息種種積苦當年不敢言即
聖明御宇之初
皇上倡言之諸臣迫言之而臣終不敢匍匐叩
閽者彼時護璫餘黨布列在位臣等驚魂未定談虎
色變至今始私伏
闕謝
恩臣罪殊深臣苦更難言矣寃長幅短容臣另疏披
陳臣無任感激哀號之至奉

聖旨覽奏謝并陳父楊漣寃苦知道了楊清着覆原
職該部知道
崇禎元年十月　　日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男廉膳生員楊
之易楊之賦楊之言
奏為羣兇搆陷千般孤臣寃死萬狀冒死籲
天懇乞
聖明大彰國法以慰寃魂以垂忠勸事人臣致身報
國苟利
社稷何惜一死惟死而不明死之故及致死之人更
當
堯舜在上

優卹特加而死終不明于又隱忍畏禍不敢出一言
以明之豈惟可惜真可痛耳從來亂臣賊子欲
舉天下第一等事必先除天下第一碍手之人
故逆璫蓄謀無將人第知於甲子數年以後臣
父知于天啟元年以前思患預防在兵科時即
有疏參魏進忠矣進忠者忠賢之原名也自臣
父去國三年忠賢羽翼已成殺機浸露不得已
棄身家捐性命直陳逆惡二十四罪一以冀
先帝之悟一以解中外之交庶幾仰對
光宗報几前受
命再起田間之
大恩耳乃擊賊不勝而賊謀轉毒魏廣微以門生

翻為父子偵知臣父復有參疏投柄佐逆而通
天老猾殺人最狠之徐大化正欲投獻又有資
孽田弘慈乘機挑激于是深怨積恨居間串合
教之升木教之同心教之放開手眼廣募死士
而臣父無死所矣命梁夢環舉汪文言舊綱而
詔獄復興霍維華楊維垣應死士之募感恩圖報
一出封疆之計一出移宮之計徐大化遂兩收
之以受賄逮移宮殺為身亡家破之計文言未
到預控口單當先一疏取
旨逮問維華即隨疏倡和諸奸協力政府集成忠賢
毒其事情重大鍛鍊周詳特調許顯純崔應元
主其獄派贓指掌緹騎四出先殺文言以滅活

口又勒限獄官以索父命臣父既死廣微胆落
而賈繼春復出奇曰我有一計能欺天下後世
皆以楊漣為該殺盖不以參忠賢為借題則楊
漣之死為非法不扭定移宮貫串王安在內則
楊漣之死為無名於是盡反向疏之所云誤聞
書札之所云借攻倒戈橫刺請創爰書既殺父
命以快璫心又汚父節以堅璫寵此非諸奸朋
謀設穽通內殺人之罪案哉罪案自定又值
皇上春鏡當空諸奸安所逃匿轉生一計曰不若堅
持前說楊漣自是當死但不死于法吏而死于
詔獄死處難赦慘處堪憐奪其忠義之實姑予慘苦
之名既不悖

優恤明旨又不露措殺本相更有忠賢顯純塞責仍
思縱橫顛倒作事外說公道之人故楊維垣借
參罪樞之名邀
旨詰脚忙下王安一着以巧嘗于先又恐公道漸著
獨力難支則借起廢之
明旨急引朋謀殺人之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鋮等而
用之于繼春且不次陞遷焉繼春自知幻術已
破清議難容急將年來真受璫禍者並一二呈
身逆璫隨為厭逐者黑白不分瑕瑜混錄為兩
跡之船翻身之計遠倡近和彼倡此和曰此前
後忤璫者也此不入門户者也嗟乎冤哉首擊
元兇身亡家破生死仳離者橫目為通內之人

内外呼應好官由我殺人如麻者反指為忤逆
之人
聖明在上尚作如此舉動則當年之加及臣父尚待
臣言之畢哉通内殺人無調停之法大逆不道
無分首從之法懇乞
大奮乾剛將主謀導逆之徐大化進讒左使之田弘
慈下石加功之賈繼春等照律定罪明正典刑
更將賣權助逆之魏廣微並振
天誅以為屠戮忠良傾危
宗社者之戒外臣父獄中絕筆一書悉移宮始末遺
字一紙述徐大化御恨緣由血肉淋漓中原字
潦草不敢徑呈謹抄謄恭進

御覽更祈
勑下史館以備採擇臣無任泣血哀號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楊之易奏父楊漣冤死情狀及進漣獄中遺
筆忠肝義膽慷慨壯烈朕心愴然奏内指稱搆陷
諸臣情事不一着部院看議來說
崇禎元年十月　　日
絕筆刻在前錄中
遺字
易兒見字汝父早未行湘沅之事今無及矣受
辱受苦但我原非護熊者曾有字與左言熊必
誤遼事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畧及事敗我謂
封疆為重何辭不死熊君恨欲殺我此豈受賄
為營脫者今同鄉田生金之子因其父不得贛
撫極力設詐謂我指徐疏為雄鳥焉能知鳳
以致徐恨致徐深恨成此冤獄苦矣今亦無怨
但此心不明於同鄉人耳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男廩膳生員楊
之易楊之賦謹
揭為
國是既已大明
國法不容終枉仰承看議之
明旨俯悉攢殺之情由一字不根願甘九死三尺未
協誓不再生事從來乞丐身故終必經官匹夫

枉死亦求抵命況身為憲臣心抱丹赤有何罪
過以致彩璫助逆屠戮半天下株連遍三黨普
天之冤皆其冤普天之仇皆其仇是獄也
天地鬼神
二祖十宗之靈實式鑒之
仁人君子相應惻然易是以艱關萬里洒血
九閽得搆陷諸臣情事不一
部院看議之
旨夫看議者正以事體重大將前後造意左使下石
加工閃爍變幻及不見不聞之事情看而議之
未刑于市先訊于衆之意也至魏廣微以縉綸
作劊子徐大化霍維華以參疏起逮問楊維垣

以進祭之錦囊為殺人之陷阱阮大鋮欲掩叩
馬偷換之陰謀先滅二十四罪之活口前既連
雜後難卸駝此長安兒童走卒人人共知一看
即明者也惟是賈繼春推定移宮之案曲行擒
縱之毒投閣誣揭已置易父于几上悔罪書疏
復游易父于彀中拔及于
賜環之前加工于入
朝之後方易父之未殺也衛身清流晤定白馬之禍
及易父之既殺也快心巢覆復深遺卵之謀試
觀前後書揭移宮只是一事楊左同是一案忽
稱其糾交通忽罪以身為交通忽稱其定孤危
忽罪以粧成孤危忽稱其同心而扶千古之大

常忽罪以忍心而導
先帝之不孝豈真初終三截還是蛇蠍一心豈真已
姑舍之而突變其機還是必欲殺之而自終其
局豈真殺易父以媚忠賢還是借忠賢以殺易
父豈徒假爰書以株連赤族實欲假易父之爰
書以一網名賢人之有心天之有日事後乃迫
自解曰是救楊也是緩賍也嗟乎性命不保妻
子不保即有相愛大德何人領受且
聖明御宇優卹之
旨屢下矣豈復有追賍可緩何以放開諸賢扭定易
父放開忠賢扭定王安豈非謂楊有罪則殺楊
者為無罪楊在對案則殺楊者可進正案護爰

書之人即造爰書之人而造爰書之心即首揭
階禍之心乎殺謀愈變愈幻殺機愈藏愈露信
如
明旨所云情事不一若不細細看議則通內之律殺
人之律主使之律加功之律總藏于說謊欺
君語言支吾之律典刑將誰正馬更可笑者蘇公以
欵接易父獲戾令掠之以為私論崔魏首肯之
故夫聽者僅一首肯遂受喪身之慘禍何言者
猶然服豸繡衡幾輔也豈功過之相准抑情誼
之難解耶況繼春亦言官何以只在坐閒孤憤
願
當事君子并看之也若田弘慈事情又不一矣關

越人之弓盛同室之鬪徐借瑠力田借徐刀人
知負嵎之虎為徐魏誰知含沙之鬼有弘慈人
知大化以門戶請兵于魏誰知弘慈以贛撫發
弩于徐易父非苦極冤極終抱投鼠之忌而不
肯言易非痛父之苦極冤極亦深虎口之懼而
不敢明言事中之事情中之情藏于九地發于
九天此豈尋常看議可以結局也哉一人一事
一事一情一情一証
皇上以法治天下
當道君子以法佐
皇上治天下懇乞
大賜主持按律明刑勿使

祖宗條令至今日而可以不遵
聖明在上首惡漏網開天下可以任意殺人之路縱或生面難負死友可忘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言念及此肝腸寸裂易不勝痛哭哀號之至謹揭

再揭

揭已刊就伏讀田世兄大揭以情以理似不應至此然不幸已至此矣壬戌皮差在里甲子鄉試在京止因贛撫其父不得越次推補御恨入骨遂乘易父忤璫削奪時結義傅應星黃入賊幕與徐大化密謀搆成大獄及乙丑四月易父被逮後五月始討金花差為殺易父而借斂肆

毒知易父之必殺更巧去以圖滅跡細按歲月愈見肺肝父遺子筆子報父仇一字一恨一點一血乃以風聞造謗目之嗟嗟彼何時何地暇以風聞為他人快忿哉至田嫂老不得與徐霍輩一歲九遷就中亦自有說易何必言如執此以為解是引退之魏廣微當在贈廕之列削奪之曹欽程不應居逮問之科矣且來年楚禍釁釁相望有何奥援猶得入贊中翰出貴皇華數載榮施滿門清吉田世兄毋訝殺人之賞太薄也再揭

部院勘語

吏部都察院會

題為羣兇搆陷千般孤臣冤死萬狀等事看得揚之易為父鳴冤疏列多人然所稱主謀導逆者徐大化也進讒左使者田弘慈也下石加工者賈繼春也賣搉助逆者魏廣微也除魏廣微已經削奪徐大化已經驅逐外竊照田弘慈傾心比匪間發讒言以致徐大化剚及忠良釀成重禍舌雖三寸機逾九淵據揚漣將死之書定弘慈今日之罪宜加褫斥以警譖人所當削籍為民者也又照賈繼春初爭登極移宮之一案似與漣各行其是而後發逆臣伏辜之一疏實繼春自遂其非若非結冤對于正人何事肆機抨於慘骨至于主張要典更覺如見肺肝然漣身

歿於賈未起官之先而賈疏出於漣既就義之後繼春雖自壞生平似不關漣生死但事尋夫緣起而謗及于歿身此孝子所以錐心而公評所以冷齒也雖復首擊奸璫疏揚善類欲借名而掩過難取後以蓋前亦當削籍為民以謝慘忠者也奉
聖旨是
崇禎元年十二月　日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贈太子太保右都御史楊漣男廕生楊之易
奏為奸逆無可逭之罪
祖宗有不赦之條謹據律再陳仰祈

誅討事逆璫之惡無過謀逆殺人然不能一人謀
逆一手殺人逮問起于叅疏叅疏成于密計臣
刀俎餘生飲痛三年始得以主謀之徐大化魏
廣微加功之賈繼春霍維華楊維垣左使之田
弘慈泣血入
告奉
聖旨覽楊之易奏父楊漣寃死情狀並進漣獄中遺
筆忠肝義膽慷慨壯烈朕心愴然奏內指稱構陷
諸臣情事不一着部院看議來說欽此臣思此法
司事也何以部院看議正以事情重大未棄于
市先訊于
朝仰見我

皇上勅法慎刑盛心也今賈繼春既看其肆機抃于
慘骨結寃對于正人主張要典如見肺肝矣田
弘慈既看其閒發讒言以致徐大化剸及忠良
醸成重禍慈復自吐自供急為大化出脫且明
攻暗射殺機滿紙矣左使加功僅僅削籍而徐
大化等縣置不問豈以四兇之惡未甚耶臣請
再陳其詳臣父首擊逆璫一時朋逆者誰不腐
心終覺碍口雖兇惡如梁夢環借端汪文言尚
未顯指而徐大化復職陳言當先巧誣于是有
招摧納賄楊漣左光斗其尤待汪文言逮至審
明追贜之
旨矣霍維華復將移宮極力粧揑于是有宣付史館

改正實錄待楊漣逮至追贜後一體治罪之
旨矣臣不論移宮血誠
天地鑒察且事在四五年後選侍豈有不安況臣
父與逆璫為難危若朝露即無狐兎之悲應有
附逆之忌果何事傷心必觸疑骨嫌婉轉以求
痛快耶即言察心能逃
聖鑒哉若楊維垣則又慘且毒焉先是維垣交結客
氏計除王紀恐吏議難逃轉思拖人自保冞將
紀所推重司官顧大章誣以受熊廷弼賄銀四
萬覆辯雖明賊謀已伏迨大獄甫興即以逃簽
之錦囊為殺人之陷阱又將一人增至六人四
萬行至十萬隨璫恨之深淺為派贜之多寡非

刑毒比相繼併命是臣父死于移宮而主移宮
者霍維華也死于封疆而主封疆者楊維垣也
死于移宮封疆兩案而主持兩案者徐大化也
死于節次矯
旨而暗投票擬明肆誅鋤者魏廣微也臣父何罪妻
孥何罪親戚朋友何罪揑贜貳萬三黨灰爐向
非知府李行志胡繼先知縣夏之彥前後救援
藐爾覆卵死且無所嗟嗟誰獻追贜之計誰票
嚴追之
旨虛借助工為名實則分充谿壑殺人于室罔利于
朝在崔魏之世厚實而顯名即在今日雖無顯名
猶享厚實有是法乎諸奸罪極

祖宗法嚴照謀逆律則不分首從皆死照殺人律則
主使者斬加功者絞照通內律則互相交結扶
同奏啟者皆斬以情以法何處躲閃即如劉鐸
一外吏耳隱寓譏諷遭光意外較挺身擊賊廿
蹈虎口者何如乃既殺始禍之張體乾隨繫誣
坐之薛貞猶于殺臣父者自普天公共之忠賢
顯純外悉從寬政是薛貞何不幸而殺劉鐸諸
奸何幸而殺臣父也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魏廣微等
按律定罪肆市戮屍更按籍追沒以其全充軍
餉以其余救株連殺命填命叔財還財庶
國法伸而人心快毋再以調停姑息詘

祖法于法
祖之朝也臣無任瀝血呼籲待
命之至奉
聖旨徐大化等朕自有處分不必瀆奏該部知道
崇禎二年二月　日

名者造物所忌故廉污相推功罪相覆真似相疑每倖蓋棺論定然未有計殺之以附逆復巧詆之以文奸冀以莫須有之案塗一時之耳目不終日之謀箋萬古之綱常如近日閹黨之于楊公者也楊公温粹與人無忤超然塵埃之外忠孝節義根于至性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自諸生攖奇疾活于異人之手即已透生死關矣區區毀譽何足更縈其懷作令批大郤導大窾不覺為盤錯也入司耳目論朝事則詆時宰陳邊務則駁舊經亦不以為風槩也 光宗堯舜之主一月賓天先是楊公侃侃獨膺 聖眷致有耽耽側目者及移宮定議不過按先朝舊典合之廷臣之公即云過慮亟箴亦復何功可居惟一時意見

不盡同遂有借異見為挑激者而後喙長三尺倏罪倏功楊公不任受也及逆閹盜 神器表裏竊弄羽翼已成羣小觀望方左右投足鼎鉉大臣各務持重乘隙以倖自天之隕即命為正氣君子亦爭為和不為倡誰當首攖其鋒者楊公感知遇之恩念顧命之重憤時事之漸壞逼迫于一念之不能已積以歲月合之聞見不謀妻子不告友生毅然以二十四大罪入告請討盟心自矢庶幾仰報 君父萬一即機緣之睽合事會之濟否不暇轉念也而忌者遂乘璫怒中之忽謂移宮之攘功為罪也忽謂棄疆之議辟為賍也殺案一定殺手大滑媚璫者復導之以快其所恨則又謂發奸之輕率為激也夫鼎革之際宮妃未

有不移者也倉皇闈深念及此即不敢言功何至反以為罪且未聞 先帝有遺命加恩選侍也而謬被楊公以歸過于君之名即欲罪楊公奈何辱誣 先帝也且三案之翻何居乎安見風瘋出脫之必是而請究龐保劉成者之必非安見致疑于崔文昇李可灼者之必非而力護者之必是也若封疆則楊熊袁王之所共任安見此之為疆而彼之非疆人安見中救彼之必不賄而論駁乎此者之必出于賄也借此排陷楊公希以掩其功敗其名三尺童子不可欺也至于年來縉紳之禍誰受之以隙誰假之以用誰為入幕佐籌以張其威而乃謂劾者激之耶不知未劾以前如所謂二十四罪者又誰激之也除君側之惡

唯力是視一擊不中至于身受慘殺家被顯禍 天地祖宗實憑之矣而必欲令預算剝撩虎以後虎咆哮以噬人俱宜一一代受其咎也又孰如躊躕利害之間而以蓄縮養亂者之為無可指也易曰過涉滅凶无咎而夫子贊之曰不可咎蓋凜凜有人心之防焉如楊公正夫子所謂過涉无咎者也種種異議知有逆璫不知有天下萬世孰知 聖主當陽此輩自呈本來面目于水落石出之後而楊公心事且揭日月乎嗚呼雲翳易布光彩不磨楊公精神照天照地流注人間即戚名亦附贅矣而疑者忌者又安用之也昔

崇禎元年秋八月吉年弟陳以聞識

龔閔節先生年譜

庚申十一月湘鄉李滁題

趙氏又滿廛栞本

龔安節先生年譜　　又滿樓

里後學趙詒翼校錄

鈍菴素履潔白至性忠孝以高年壽終雖志傳班班可考而循年紀事之譜尚爾闕然紱幼辱化誨長荷薰陶親承遺教其容不文已乎乃稽其行事纂其言之發於忠孝者附之歲年之下述譜如左

洪武十五年壬戌是歲十月十一日生先生於岳州考諱詧字叔言蘇之崑山人（翼按沈魯墓誌王執禮祠堂記並云崑山婁縣村人惟蘇府志則云家崑山眞義里眞義爲遇仙翁發祥地子孫世居於此有龔邦衡遇仙樹傳可據崑山本古婁縣地梁天監六年析婁縣置信義縣大同二年婁縣廢隋開皇十八年信義縣亦廢以後爲村爲鎮隨時變易信義在今縣治西十八里婁縣村在東北三里相距絕遠未可混爲一也譜但稱崑山人則婁縣村歟信義里歟抑由信義里徙婁縣村歟今皆莫考）

洪武十一年戊午中文學科選授岳州儒學正母王氏宋參知政事王絅（翼按絅字唐公諡文恭）裔孫諱慶恂之孫女生先生時年三十三歲

洪武十六年癸亥先生時年二歲家於岳州會陞州爲府州官偕入京改調岳守見上問以民風土俗懾不敢言而叔言奏對詳悉上謂其有敢言之風遂遷兵科給事中乃家於京果良於獻替尋轉都給事兵科

洪武十七年甲子先生時年三歲春三月叔言以言事獲罪謫戍五開衛胥靡以行母王氏與子女先逮至湖廣會赦得還鄉里與叔言會於半途相號泣以別獨攜幼子女三人東歸道喪其二所存惟先生一人時國禁方嚴戍者不得與親屬偕叔言至五開不久而卒遂葬其所

洪武二十年丁卯先生時年六歲與母氏居二保從塾師沈以中（翼按以中疑即孟舟之父名眞）遊學性通敏過目成誦讀書即求悟解一日師出外羣弟子輒爲迷藏戲而先生獨凝然莊坐略不寓目其穎異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先生時年十歲遷居邑之春和里

從西齋（翼按明制儒學教諭一訓導二教諭居明倫堂訓導一居居仁齋曰東齋一居由義齋曰西齋）林先生（翼按名鐘字仲鏞華亭人洪武二十年任崑山訓導善啟迪引掖後進惟恐弗及後仕至山東參政見邑志名宦）遊通春秋經義每誦書至夜分必呱呱泣母覺發曰汝何泣先生曰人皆有天倫之樂而我獨無人享寧居而我旦暮有仳離之苦是以泣耳於是母亦爲之泣是時五開以叔言物故句補伍者無虛日先祖奉政公（張大復張氏傳並云清惠公保持之翼按清惠公名理邑志理傳理卒於天順元年丁丑年五十有一而先生時已七十六歲是理少先生二十五歲句伍時尚未生也二張傳皆誤此云先祖奉政公乃得其實奉政公者理之父名賢字思齊）與其從兄瑪閔其寡弱陰賂用事得緩其行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先生時年一十四歲會句補伍者益急乃去補戍遼陽充五開衛卒屬築城先生當運磚見主者憤於所事乃疏其方略挾書從事主者異而禮之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先生時年一十七歲北方有事兵亂戍卒皆亡先生亦亡冬十月詣闕請補近衛以衛王宮上嘉其義撥歷城侯盛庸部下調用原註一云此建文二年庚辰冬間事

建文三年辛巳先生時年二十歲從征淮陰後敗績亡歸守衛王宮

建文四年壬午先生時年二十一歲守金川門六月十三日乙丑文皇靖難兵至金川門谷王橞以門降先生操戈相向再擿之不中亡之郊外見宮中火起傳言乘輿巽去卽投戈大慟歸鄉里變姓名爲王氏竄伏江陰海虞之間

永樂四年丙戌先生時年二十五歲授徒於言城周敬脩氏翼按敬脩號萊菴芝州人先生有萊菴先生歌有奇聽泉沈兄孟舟翼按孟舟名方清修好學樂談性理愚魯訥皆其子也見邑志隱逸曰君比參星我比商相思縮地恨無方十年湖海同漂泊兩地情懷一感傷會面未知何歲月論心安得共盃觴幾迴雲樹窮

吟目千里悠悠思更長翼按是詩野古集不載當是李蟛槎先生所刪

永樂五年丁亥先生時年二十六歲題枯枝凍雀圖有曰歲寒風雪滿山林獨戀枯枝思不禁愁絕紇干興感處不知臣子獨何心是詩集不載

永樂六年戊子先生時年二十七歲寓居常熟馬字昌氏翼按字昌爲先生門人當寓居時卽從學焉見先生題畫竹石寄馬字昌詩序母王氏獨居崑山有客中思親詩其一曰才看黃落梧間葉又見青歸柳上枝慈母鬢毛紛似雪小兒方寸亂如絲其二曰烏母含飢守故巢烏兒折翅墮林皐相呼相應空相憶夜冷霜清月正高

永樂十年壬辰先生時年三十一歲夜歸古婁逢陸漁隱翼按漁隱字大用先生有吳淞漁隱爲陸大用賦詩話舊曰十年湖海共飄零無異紛紛水上萍今日客中欣邂逅故人情重眼猶青其過東易遺老故居有曰仙客騎鯨去不回墨池吟事久塵埃我來再拜庭前樹爲憶先生手自栽上二詩集俱不載遺老沈姓以中其字先生童子時師也至是淹忽已久身後寂寞悽然感悼不覺涕零爲詩以誌之

永樂十二年甲午先生時年三十三歲避居琴水上翼按卽海虞陳南野氏見周鶴鳴傳註時母氏年六十五歲獨居崑山適

吳文恪公訥自海虞來教昆庠送以詩曰嗜讀先生舊典謨十年窗下自咿唔恥隨兒輩誇青紫樂與英材作範模朝醉言城江上酒暮餐昆學圃中蔬送君不得隨君去垂淚空憐返哺烏是詩集不載後文恪以事止不果行

永樂十五年丁酉先生時年三十六歲與友人袁宗魯別幾二十載十月望日一旦邂逅琴川寓舍追論疇昔不勝慨歎既而寄懷有曰竄伏江鄉二十年艱難生計總無便童汪非怯當年事爲有慈親在故園其寄友人有曰音書何處覓鱗鴻二十年來杳不通槽

櫪有誰憐老驥江湖無不羨元龍梟魚風木君心苦仁傑雲山我興濃欲問相逢定何日只今萍梗正西東二詩集俱不載

永樂十七年己亥先生時年三十八歲其述懷有曰自歎微軀一羽輕去留無定似游僧病隨春草年年長愁逐秋潮夜夜增定省久違思老母心胸日塞念長朋何時得泛歸吳棹重讀父書親夜鐙

永樂十八年庚午先生時年三十九歲客居湄水之上寫其隱事有鐵心行云我有胸中一塊鐵贈君煅煉成寶刀不斬狐狸及鼷鼠要斬南山白額長橋蛟覩蛟如蚓虎如貓心不爲動力不勞功成畢竟藏諸韜肯將割肉供君庖縱教埋沒不復用終使神光夜燭牛斗高

永樂二十年壬寅先生時年四十一歲詠采薇以自況有曰周家之粟苦如蘗首陽之薇甘若飴弟兄風節有如此千古此情誰許知靖節東籬醉黃菊四皓商山采紫芝孰云時代有先後彼此未必殊襟期君不見太樸日散趨澆漓流風餘韻無復遺世人但識凝頑老若見此圖應解頤是詩集不載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先生時年四十三歲客居琴川娶

周氏素愼爲妾

洪熙元年乙巳先生時年四十四歲仁宗卽位詔諭羣臣解建文被罪臣禁寬恤軍政秋八月同季仲怡篪往玉峯夜宿新塘阻風雨客有吟唐人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之句步其韻有曰一帆同載孝廉船夜泊新塘聽雨眠爲動故園桑梓念不知清淚落腮邊是詩集不載仲怡亦和之曰楊柳磯頭繫客船打篷風雨夜驚眠西風不管情懷惡又送濤聲到枕邊

宣德二年丁未先生時年四十六歲館琴川陳南野氏

有客中思親詩曰憶昔離家三十秋轉眼少年成白頭一身湖海尙萍梗每愁不肖貽親憂遙憐朝暮倚門處不見兒歸應淚流淚流有時乾思念無時休無時休常抱怨兒非不思歸自是無歸便太行回首見孤雲千古懷英共悲戀擧頭問天天不言何時得遂平生願奈此日月何忽忽急如箭北堂日夜切歸心杜宇無勞苦相勸（是詩集不載）

宣德四年己酉先生時年四十八歲母氏年八十一歲有哀親年邁詩曰一生子職苦蹉跎深懼慈親八十過若論兒心罔極再加八十未爲多友人季仲怡

以慈烏反哺圖求題援筆曰主人庭樹綠森森反哺時來慰母心顧我北堂違菽水負恩深痛不如禽（詩二集俱不載）冬十月有詔清理戎籍其老弱不堪遣配者悉附近衞差操久捕不至者出首者伍免罪是歲都御史周忱（翼按字恂如吉水人）撫吳

宣德六年辛亥先生時年五十歲春三月都御史周忱均田額躬行畝畝夙知先生賢至是徧物色之得之於琴水上親造其廬問以當世事宜手條二十餘事上之忱以語人無供具隨行請食食以草茅而退忱以所陳事次第推行吳民至今便之

宣德七年壬子先生時年五十一歲自靖難以來軍政督急促補五開缺伍縣受文牒至四百七十至是有司奉詔例清理軍伍乃遂以先生爲老弱無嗣近附鎭海戎籍有歸婁江詩昔年曾住婁江上看到園林幾樹春今日歸來風景異梅花猶識舊時人　廿載江湖逐梗萍故園花木總凋零歸來獨有窗前竹不減猗猗舊日青（第二首集不載）

宣德八年癸丑先生時年五十二歲後四月七日母王孺人卒先生哀毀踰禮幾至滅性病後有詩曰一病纔甦似酒醒卻思遺體忽心驚幸生不必論諸事得

箇何須問幾更已覺壯心隨日減久拚華髮滿頭生痛憐念母恩無極淚雨何時可得晴（是詩集不載）

宣德九年甲寅先生時年五十三歲友人康友竹爲寫畫像自題曰十年不見康友竹一日客裏驚相逢江湖落魄總相似生意不殊心事同爲施丹青造化筆寫我山林枯槁容鐵冠布衲草爲履抱琴瘦僕行相從寒風兩鬢吹蓬鬆雪中古木霜中鴻風流敢託歸來翁一團清氣蟠心胸功名不羨褒鄂公莞爾一笑浮雲空今年五十已過二六十相將在眼中君今還西我歸東一聚一散眞萍蹤他時何處可得復相遇

為我添个尋詩節

宣德十年乙卯先生時年五十四歲其歸田園有曰客中常憶鄉關好每恨歸來苦不早十年世事付春夢數畝田園沒秋草今朝始得返吾廬玄髮驚看半成縞痛憐慈母臥泉關灑淚含悽向誰道老妻沽酒慰睽離弱息呼翁覓提抱胸中感慨幾多情一夜鐙前盡傾倒是詩集不載　十月娶淑新周氏有買妾詞亢不載

正統元年丙辰先生時年五十五歲自丁未以來猶客寓海虞陳氏至是東歸別諸友有曰一別故園三十秋此生漂寄似萍浮奔馳自念多身累憔悴誰憐久客愁舉世但知新締好維君不忘舊從遊相思後夜知何處明月清風隔古婁歸而與族姪彥中話舊有曰廿年逃難海東陬往事重思淚欲流最是夜深何處笛為予吹徹許多愁　備歷艱危十載前此身常與死相連誰知痛定重思痛毛骨于今尚凛然上三詩集俱不載

正統二年丁巳先生時年五十六歲春築室於邑之北郊虞浦上藝卉木蔬果題所居曰野古齋日與伯父珩季父琚詠歌其中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而於聲利紛華泊如也其相依彥文原註諱理昆弟以居有曰早

歲飄蓬晚得歸念叨同族遠相依難兄難弟心無二全孝全忠志不違既遇仲淹終見卹不慚伯玉老知非一菴已副棲遲計聊託耕耘代蕨薇秋八月二十四日偶憶前事言之痛心有口號曰三十年前萬歲橋村莊投宿記今宵當時老嫗知安在淚灑西風百里遙二詩集俱不載先生自註曰彼時余寓其家有老嫗甚有憐恤我意待之過厚其萬歲橋界於常熟無錫江陰三縣之交時壬午秋日也

正統三年戊午先生時年五十七歲海虞郭令翼按郭令名南上虞人見常熟縣志名宦聞先生賢常不遠百里來訪之秋七月遺以粱肉親過野古齋談論竟日而去有謝郭令詩

正統四年己未先生時年五十八歲巡撫周文襄公忱欽其才節兩薦為松江太倉學官不就以書辭之其略曰翊性愚識淺德薄才涼加以寡弱一身愁苦亂其方寸不忠不孝誠天地一罪人耳今也年幾六十旦夕之人一死外無他願也乃者執事謬以千慮一得之見謂可居民上便欲置翊於後生模範之地則豈其所願欲者哉若今致仕都憲海虞思菴吳公稔知不肖之為人試以質之必得翊之實矣夫庠序乃名教之地以翊處之則名教何在是以寧死敢咈執

事愛厚之意決不敢須臾離此以貽名教之羞古語
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強人所不能倘或不棄則向之
所言一一行之執事之賜不旣厚乎忱訪訥原註思菴名
訥以恐負城門一慟之語告之忱乃止原註思菴嘗謂先生曰以子之才何不仕先生曰詡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秋八月淫雨浹旬作
苦楚吟以遺當道民有發粟之惠
正統七年壬戌先生時年六十一歲舊君還京有落葉
吟寓意曰落葉復落葉階前積漸多雖知無返期未
能忘舊柯誰知舊柯心已萌新葉意新故情不同能
不我遐棄作書報新葉且莫誇逢時西風一朝起此

情當自知四庫提要稱敍作譜在成化十三年楊應能事久已論定不應有舊君還京之語且落葉一詩本無明指安知非別有託諷顧斷爲惠帝還京之作亦未見其然翼按惠帝還京當時有此譌傳先生聞而感觸即託落葉以寓意亦依戀故主之心應爾事之譌否不暇計也敍作譜時雖明知其譌然當其親侍函丈見先生寓意確指此事據以入譜存其眞耳未可謂爲不然也
正統八年癸亥先生時年六十二歲水潦彌日著癸亥
民情
正統十年乙丑先生時年六十四歲妾周氏淑新於宣
德十年來歸賴其奉事之力者十霜是歲十月八日
卒距其生永樂癸巳四月三日得年三十有三其哀
淑新詩曰春風拂拂從東來名園草木俱花開花開

豈無數日好爭奈晚來風雨催半隨流水半塵土舊
枝一別無時迴人生處世亦如此對之能不令心哀
可憐吾家歲寒婦十載衡門共甘苦昨朝猶見奉衰
翁今日誰知臥黃土綵雲一斷杳無蹤愈遠思之愈
悽楚一宵耿耿不成眠數盡譙樓五更鼓是詩集不載
正統十一年丙寅先生時年六十五歲春三月十七葬
淑新於所居之側其詞曰噫惟汝家于烏目之西兮
其氏爲周方九齡而義養于陸兮又十四而歸我于
斐時予齒居百之半而又四兮紛白雪其盈頭汝能
弗以枯楊之荑而芥蔕兮安命分而曾無怨尤痛吾

抑而癢吾搔兮飢我食而寒我衣以予後之寂寥兮
畜幼息而誓守吾松楸嗟日居而月諸兮瞬息頃兩
十越春秋奈天命之不與兮志雖銳而莫酬遭予時
之不料兮抱疾疢而幾乎一周孰謂汝之慼而廢寢
食兮竟伏枕而弗瘳雖顛沛而心弗爲之亂兮所云
云者無非善後之謀感吾生之旣邁兮方仗汝以遂
其優游胡爲棄我而逝兮忍不能爲數載之留豈吾
不德而致汝于斯兮折而壽之不修彼里閭之知與
不知兮誰不爲之涕流矧予感汝義誠切兮痛曷時
而可休瞻鹿城之故原兮爲吾母之樂邱汝其從吾

室而後先兮侍吾母而仙遊惟汝事之既畢兮我亦免夫身後之憂苟素行無愧而可樂兮夫何間乎明幽俟予命盡而爲九泉之歸兮會一笑而相求長歌之悲過于慟哭兮我恨悠悠嗚呼淑新兮其知此不嗚呼淑新兮其知此不歌已遂刻於石以志其壙云

正統十二年丁卯先生時年六十六歲友人史君寶書采薇圖遺之題其上曰采薇千古說夷齊風味還同我甕虀珍重故人知此意遠緘詩畫慰窮棲是詩集不載義孫周寶生

正統十四年己巳先生時年六十八歲憶朱輔有曰家

山杳杳同千里行李蕭蕭各一身憶昔相逢滄化鎮異鄉人念異鄉人是詩集不載其自註曰輔安慶人常客吳與予善前壬午秋相遇於滄化鎮於今幾四十載矣追憶其事不覺泫然

景泰元年庚午先生時年六十九歲其自題曰予每詠昔所歌金陵妓雖老不覺墮淚惟沈誠學張文翔翼按文翔名翼太倉人嘗以言事謫戍可以語此意也哀哉其詞曰佳人二八婉清揚客寄金陵歲月長邂逅東吳舊親識慇懃一一問家鄉　石頭城下水縈迴曾爲郎君把一杯今日偶從沿裏過含情不覺首頻回二詩集不載

景泰二年辛未先生時年七十歲自題其居曰居臨流水縈紆門對青山哭兀四時風月雲煙總是吾家舊物但知安分休休不作書空咄咄且喜盈樽有酒何羨滿牀堆笏君不見朝來簷日暖融融笑看梅花坐捫蝨

景泰三年壬申先生時年七十一歲有趙縉者以御史按吳虐民罔上歌風犬行以刺之其略曰白日都無戀主心黑夜絕無防盜意必當爲人擊死棄中流帷蓋終無可埋地

景泰四年癸酉先生時年七十二歲老妾周氏素慎事

先生久除夕以詩贈之曰汝今事我三十年昔爲少壯今皤然東西南北幾變遷勞苦飢寒深可憐深可憐忩之能不心煩悁自知命分已前定肯學胡笳輕怨天昨發一言堪賞歎勸我無勞思後患但令歡笑樂餘年管取緝麻賣錢供爾魚羹飯魚羹飯不愧梁家孟光案適然義孫周寶拍手起舞爲我歌青天阿翁大笑不覺七十三年又在今宵五更換是詩集不載

景泰五年甲戌先生時年七十三歲是歲大潦吳中大饑有民風詩略曰一經水旱便流離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寂無雞頹垣棄井荒

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有社公同寂寞年來不復
享豚蹄　鍋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
半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葉文莊公盛稱其碩
德奧學巍然鄉邦之重所爲詩有杜荀鶴時世行風
致與流俗輩空言無補之音不同時崑令鄭達翼按達字
伯通襄陽人有政績見邑志名宦敬禮賢士往往與其簿造先生廬
而問以救荒之策有詩紀之曰承恩降自九重天困
苦崑民幸保全一念遠追前哲美同心尤藉簿公賢
惠加寒素聲名重榮及蒿萊景色鮮慚媿草廬無供
奉惟憑一縷博山煙是詩集不載

景泰六年乙亥先生時年七十四歲春過幹山弔鐵崖
先生墓有詩曰松江西來澱湖涘九峯歷歷皆相似
中有一峯高入雲鐵龍先生卧于此先生學正天才
高經濟文章重三史吳會依歸足俊才竊比關西號
夫子方當元社將屋時羣雄在處蟠蛟螭英才無不
被籠絡節義未免爲文姬惟有先生不受羈放情歌
酒隨游嬉拘拘士輩笑狂蕩明哲保身元不知君不
見惓惓狀頭書李黼可念良工心獨苦無言混俗擬
陶潛有仲郎憐朞蔣詡柳孀牢護守宮紅秋孃未負
揚州杜我來尚感百年心再拜荒原一抔土與彥中

子姪夜話有曰偶與諸郎說素心鐙殘始覺到更深
欲將舊事重提起怕惹哀情轉不禁壯志有懷徒感
慨老身多病但呻吟宗風振作歸而輩勉力休令負
寸陰上二詩集俱不載
景泰七年丙子先生時年七十五歲夏四月十六義孫
周寶病腫死哭之曰義孫十歲頗聰明日夜惓惓望
有成豈意永辭從學路那知頓絕讀書聲我生真得
殊孤獨爾命由來也薄輕石上三生如果有公孫願
得敘餘情是詩集不載夏秋大旱作丙子民情觀風者采
焉

天順元年丁丑先生時年七十六歲自題小虞浦草菴
有曰我家玉山下正壓虞溪隈門可羅鳥雀徑椎周
薜苔媿無濟時策高位讓羣材安貧復守賤分外奚
求哉蠶頭白酒熟籬下黃花開爲招陶淵明共歌歸
去來是詩集不載
天順二年戊寅先生時年七十七歲縣令鄭達卒於官
先生以詩挽之曰不知有己能忘勢破屋時勞肯見
過亹亹笑談霏玉屑雍雍慈恕藹陽和無能野老蒙
知久失所窮民感惠多千里湘潭歸櫬遠痛爲吾道
淚滂沱是詩集不載

天順四年庚辰先生時年七十九歲四月十三葬義孫周寶於崑城祖墓之旁乃爲詩以銘之曰生既隨公公死亦隨公公生死不相離情深江海同爾今守爾居爲我守空梆待得公公數盡來與爾復敘舊歡樂富貴壽不爲厚貧賤夭不爲薄何必羨人間萬戸侯何必慕遼東千歲鶴喳煉鐵本鑄劒鑄就卻成錯兩眼望爾爾不歸一日幾回清淚落是詩集不載義孫者爲先生義養進安所生寳方二歲而進安死先生育之如子迨能舞象即聰慧絶人教以書史經義過目輒成誦且能領會意旨深器異之竟以病死僅十歲其

生爲正統丁卯三月之八日也翼按是歲五月至六月淫雨兼旬田禾盡没先生有庚辰苦雨謠

天順五年辛巳先生時年八十歲精爽不衰如壯夫之飲食所適無遠近必步或勸稍就舟楫曰天生我足何用哉每夜讀書至二鼓鐙下看細字不少瞬而五經子史能全卷背誦如水注尤善記國初典故至於文移案牘皆能腹笥之不遺且周知百物之名然孜孜好善言必忠信孝友以教後進子弟後進子弟之嗜學力行者咸之先生之門取則焉冬十月十一日爲八十誕辰畫史張文著爲祝壽圖鎭海指揮使彭

城武政倡羣賢爲詩其上誠學沈魯敘其略曰夫仁者壽固無異議而得壽之由或異可無言乎或謂先生幼歷艱虞勵苦志善醫藥而不飲酒節食愼疾所以致遐齡如此之健是殆見其粗而未見其末耶先生早居戎伍躬執戈矛以爲童汪之役身雖弱而功則可紀其爲宣尼之所韙者蓋亦有自矣況年與德進學有日新其爲詩也寓少陵之史筆其爲文也繼賈傅之經世而風教名節又拳拳不忘於言則與輕浮謔浪之嘲詠風月而不惜廉隅得喪者其爲朝菌與莊椿又安知小年大年之相遠奚啻若是耶

天順六年壬申先生時年八十一歲其書懷有曰少壯方當弱冠年曾揮血淚玉階前而今省着當年事不覺長號向老天　阿婆蓬鬢白如銀八十年來未嫁人說與旁人都不信至今猶是女兒身二詩集不載

天順七年癸未先生時年八十二歲清明日偕八九伴弔御史李樂菴劉龍洲易蓬峯陳信卿諸無嗣之墓其謝同遊有曰少罹多難可悲憐漂寄如萍六十年不道歸來頭雪白又隨親友弔前賢是詩集不載夏五月作壽藏於鹿城祖塋之昭同邑沈魯記之其略曰先生少籍戎伍身歷多艱年逾八十而好古之心彌篤

忠貞孝義之談日不虛口後生小子獲聞先生之謦欬莫不悚然佩服以警策於終身蓋亦古之遺老能引後進以遊道者世豈多見其人哉李唐司空員外生壙中歲時集客嘗曰吾豈須臾處此耶既卒承家之嗣而外孫爲之世守今先生亦然先生於司空顯晦不同而志操則一後之人有覩九原而追慕高風若趙孟叔孫之以武子文仲爲歸者會當有能記諸牘簡於是同邑搢紳士錢昌談慜周珙顧鑄朱泰安夏㬉唐諡馬成孫瓊陳錦葉盛武政張翔駱巽陳翊周匯相與詠歌成卷外孫周雍與祓繪圖於前最後

進士鄭文康陳德容跋其尾

天順八年甲申先生時年八十三歲自題其居爲逸老菴沈魯記曰鈍菴先生早罹世故遯跡於窮途涸轍者五十餘年而後歸老桑梓築室虞浦之濱題曰逸老俾余記之予以先生年逾八袠身歷多艱始憂巳之不能一朝居其室終憂民之不能遂其生僅留餘息於纊之未屬而猶汲汲皇皇日不暇給其奚老之能逸乎先生憮然曰子未知予哉昔予先人以直道不詘淪沒羈旅吾欲執鞭從之而不可得垂髫隸戎伍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方事之殷而遽焉倒戈束

手徒步泣而不能爲之致命大馬識其故主念之悲不能已如昨日嗚呼傷哉痛也其如吾情何日來衰老逾甚恆恐意荒而無益於事惟綴輯文字整頓名物切於日用者衆以爲遑急於有生者人莫之行吾則舉而告之不厭其瀆而俾有爲者得以盡其力不背者亦知所自勉庶幾伐檀之詩無媿乎不力而食所謂畏天命悲人窮者則吾未敢自處也是以人跡吾行以爲紛然煩擾而吾質吾中則所存者未易形言生得遂吾性死不失乎正終身服役奔走之不自恤而宴然安處於晚節末路有餘裕者庶幾眞趣之

可適吾何爲而不能自逸哉昔者蔡中郎之聞心漢典趙太僕之溫故輒書二子卒老於行猶不免於當世吾則聲利不入於耳榮辱不驚於心以終吾餘日其爲逸又何如耶予作而言曰先生之逸其亦大異乎人之逸魯連之高元亮之節究其歸初不異矣而蔡趙豈能望其廬而闖其戶哉末子小子稔聞先生之言而得其志之所在遂述其槪記諸逸老菴之壁

成化元年乙酉先生時年八十四歲夏大水郡別駕邢姓者（龔按邢名宥字克寛文昌人後擢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見蘇州府志名宦）以民瘼相諮爲苦而謠以貽之曰今日雷明日雷雷聲未絕

雨卽隨三月初旬作雨始六月終旬猶未止田中水
增五尺高南風吹作如山濤更兼海潮挾湖水衝盡
岸塍無可抵嘉禾萬頃爛根苗百姓寸心如火燒晝
夜踏車敢辭苦不憂擂破牛皮鼓天公倘有愛憐心
陽春早賜驅羣陰不然我民必當死天公惻隱何安
此我今粗述民間風願達仁明太守公有時肯布萬
全策我民感激情何窮我民感激情何窮
成化三年丁亥先生時年八十六歲其有感曰羣峯叠
叠水滔滔跋涉都忘舊日勞惟有不平常記得時因
感觸便長號又二首虛名浮利總無求安分隨宜樂

四休更覺近來疏懶甚日高三丈未梳頭第二首集不載
成化四年戊子先生時年八十七歲自題於壽藏圖卷
後曰八十七年鼂逸老鶴髮雞皮就枯槁我將奉我
血肉軀瞑目全歸返洪造諸生爲我作壽藏生怕爲
烏啄吾腦藏既完非草草不儉不豐都道好一朝符
到卽奉行拂袖浩然歸去早不須銘不須表無德無
功安足道獨抱惓惓一寸心惟善親仁以爲寶眼底
浮雲付等閒屑屑無煩較多少是詩集不載
成化五年己丑先生時年八十八歲年雖高而聰明不
廢矍鑠健步出入未嘗乘輿馬勞物力一旦小有不

安顧左右謂曰吾將逝矣早跋涉艱危勞苦萬狀須
九死幸獲全遺骸於今日復何憾因爲詩以別親知
其寄親友曰鬼籙吾知久有名但須符到卽時行只
慚知己無能報一一煩公爲致聲其寄所親有曰近
百衰齡瞬息過已如枯葉待辭柯只慚未報陽春德
暖日和風受惠多辭世有曰氣短痰升夜不眠語言
伸縮總無便屈腰只欲將扒地仰面何曾怕見天點
點黑花生兩眼紛紛白雪被雙肩一生事業風中燭
虛度春秋九十年上三詩集俱不載正月二十八日癸未正
陽整衣端坐誦大學首章而逝有白氣起屋極上衝

霄漢人以爲忠孝所感先生諱詡字大章別號鈍菴
所著有野古集又有因革事宜大抵關風教道民情
好惡惻怛忠厚有少陵憂恤之心焉是歲閏二月十
七日壬申紱與彥中叔父縉綬二弟經理襄事葬先
生於鹿城先塋之昭沈詹銘其墓曰早罹世故多危
疑中更困伏幾不支雖有利器將安施詩書之樂慰
我飢文章節義慰我悲年垂九十志不移嗚呼先生
後進師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以諡議刻之墓道
成化十三年春三月望日青縣教諭族孫紱百拜謹述
紱字朝美號遜敏成化七年辛卯登賢書爲彥文公之長君云

先安節公野古詩集挺既於崇正癸酉得之即於甲戌梓之矣嗣後與參向辰兩弟嘗欲按集詩序勒成年譜然亦就集言集也至康熙乙巳族弟維則贈挺此卷知爲朝美手輯夫朝美爲清惠冢嗣爲安節門人凡所敘次咸屬親炙非同後之人形摹嚮壁也挺既得之即圖廣布會家落無資逡巡一紀迄今餘息猶存後死尚歉因重釋旁參正其譌舛勉力刊行以公同好庶後之君子得備覽焉時

康熙十八年七月既望八世從孫挺頓首謹跋

龔安節先生年譜

庚申仲冬里後學
趙詒琛重錄梓行

謝皐羽年譜

200頁 104页 15之版 20D

謝皐羽年譜一卷

國朝徐沁撰沁字埜公會稽人嘗刊謝翶晞髮集因復搜採遺事爲作是譜中閒如扎木楊喇勒智原作楊璉眞加今改正發宋陵事以元世祖本紀參核當在至元戊寅不當在乙酉沁則據周密癸辛雜識定爲乙酉黃宗羲爲作序頗疑其非又羲變乙正雅樂在寧宗慶元間而譜以爲理宗時亦沁之誤也

謝皐羽年譜小引

爲忠義于國尙存之日猶易爲忠義于國已亡之日倍難夫國旣已亡矣舉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所接無一不與斯人相忤又況所聞所見與所接者咸能觸其黍離之感而悲痛于不自知則斯人者其必爲山川閒氣之所鍾較之國亡與亡諸臣雖有生死之不同而其爲忠義則一也有宋謝皐羽當文信國旣歿之餘猶時時登西臺而慟哭余曾于嚴先生祠堂中一拜其位後復得於越徐埜公氏所著年譜及金華遊錄注讀之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豈非忠義之氣其感人有獨深歟皐羽生于理宗九年距臨安之陷二十有八年次年端宗航海又二年而宋亡皐羽年三十有一又三年而信國死又十六年而皐羽始死其作冬青樹引及開月泉吟社與夫金華之遊汐社之會皆在信國死後殆所謂爲忠義于國已亡之日者也苟非埜公氏詳考而備錄之曷由知其初終次第有如是之曲折乎哉則皐羽爲信國功臣而埜公又皐羽之功臣矣心齋張潮譔

昭代叢書甲集卷二十一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謝皐羽年譜

會稽徐沁埜公著

己酉 宋理宗淳祐九年

先生世居福州長溪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煜祖嘉父鑰娶秘書省正字繆烈女生先生其月日時無攷

庚戌 淳祐十年

時年二歲

辛亥 淳祐十一年

時年三歲

壬子 淳祐十二年

時年四歲

癸丑 理宗寶祐元年

時年五歲

甲寅 寶祐二年

時年六歲

乙卯 寶祐三年

時年七歲

丙辰 寶祐四年

時年八歲

丁巳 寶祐五年

時年九歲

戊午 寶祐六年

時年十歲

己未 理宗開慶元年

時年十一歲

庚申 理宗景定元年

時年十二歲

辛酉 景定二年

時年十三歲

壬戌 景定三年

時年十四歲

癸亥 景定四年

時年十五歲

甲子　景定五年

時年十六歲

乙丑　度宗咸淳元年

時年十七歲先生父鑰治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諸書爲時所稱先生世其業既冠有聲乃從父如臨安經嚴陵初登釣臺

丙寅　咸淳二年

時年十八歲侍父寓臨安

丁卯　咸淳三年

時年十九歲試進士不第初理宗朝姜夔以紹興大樂多用大晟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因上大樂議復自作聖宋鐃歌曲十四篇詔付太常至是先生亦作宋祖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又爲宋騎吹曲十篇上太常樂工習之論者謂其文句熒煌音韻雄壯堪與唐柳宗元相並

戊辰　咸淳四年

時年二十歲以下無考要皆落魄漳泉間

己巳　咸淳五年

時年二十一歲

庚午　咸淳六年

時年二十二歲

辛未　咸淳七年

時年二十三歲

壬申　咸淳八年

時年二十四歲

癸酉　咸淳九年

時年二十五歲

甲戌　咸淳十年

時年二十六歲

乙亥　恭帝㬎德祐元年

時年二十七歲

丙子　德祐二年五月端宗改景炎元年

時年二十八歲是歲正月臨安陷丞相文公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五月朔端宗登極于福安改元景炎文公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檄州郡

大舉勤王之師七月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先生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杖策詣軍門遂署諮議叅軍

丁丑　景炎二年

時年二十九歲是歲軍駕航海文公于正月自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雩都捷號令通于江淮引兵至吉州戰于終步不利戰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攻贛軍又敗文公妻妾男

女皆被執幕僚張汴等死之公僅與長子道生客杜滸以數騎免趨永豐按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漳水湄者即贛郡西南之章江而非閩之漳州其過張睢陽所常往來處者乃永豐之睢陽廟也見章素跋語後先生有祭公文曰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是歲相別于贛益較然矣

戊寅　景炎三年

時年三十歲按文公是歲移軍惠州行朝入覲授少保信國公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兵潰被執

按胡翰傳云公被執時翺匿民間流離久之第先生章水之別在前故未及從公于難其匿迹流離者要自贛還浦之時耳

己卯　帝昺祥興元年宋亡

時年三十一歲先生既歸浦城家室散亡于軍伍中購得一子力作自給屬繇役繁與不堪迫辱因委而出游初文公有端硯一方腰縈白紋如玉名玉帶生自為贊題其背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囦囦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爾

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天祥造籀文凡四十四字甚寶愛之後贈先生故獨攜此硯以行按方鳳行狀曰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其游樂清之雁山縉雲之鼎湖雖不詳歲月當在此時

庚辰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時年三十二歲留甌括間

辛巳　至元十八年

時年三十三歲留甌括間

壬午　至元十九年

時年三十四歲是歲十二月九日文公死節于燕乃別贛之後五年也嗣是先生悲不能禁每隻影行游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痛哭

癸未　至元二十年

時年三十五歲方鳳行狀曰往來鄞越復五年自癸未迄丁亥皆其時也越于行都爲輔郡故家大俗多存人尚風節會稽王才翁英孫與山陰徐受之天祐並爲衣冠避亂者所宗英孫爲宋咸少保端明殿學士克謙之子仕將作監主簿別號修竹長于詩文有集行世時方延致四方游士賦咏相娛先生依焉偶出所長見者皆自爲不及不知其爲文公客也

甲申　至元二十一年

時年三十六歲先生在越主王修竹家

乙酉　至元二十二年

時年三十七歲此文公死節之後三年也攷西臺慟哭記過姑蘇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維時六陵

雜作詳考始末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眞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陵遺骼事及邱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眞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于甲申而成于乙酉與周草牕密癸辛襍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玨永嘉林景熙德暘鄭宗仁樸翁與先生咸主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故別玉潛作冬青樹引以紀其事而景熙荅皐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胡翰傳云翺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正指此舉又楊維禎爲文弔翺中言楊璉發陵翺有陰移冥轉之功其詞曰過橋山之攢陵兮重又罹彼璉毒機不容于一髮兮幸首邱之遺復豈人力之我假兮實在天之遺靈封抔土之手植兮指冬青以爲徵其冬青行中所謂文山老客智且勇者特歸美于皐羽益顯而

著矣第諸本歲月紀載不同彭山季本以皐羽引中有白衣穜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有間唐義士傳歲次戊寅之說相合善乎彭瑋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卽乙酉正月若係寅歲無論相距甚遠是時先生尙未入越安得作冬青引相別耶

丙戌　至元二十三年

時年三十八歲先生寓越此文公死節之後四年也按登西臺記哭公于越臺任士林傳所謂過勾越行禹窆間北嚮而哭間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海之歎則又哭其游四明諸勝及新昌之沃洲天姥雖歲月無攷要皆往來鄞越之日也維時浦江有吳淸翁渭曾仕義烏令退居吳溪邑人方韶卿鳳宋太學生授容州學正未仕高隱延于家永康吳子善思齊者乃陳亮之外曾孫用蔭補官嘗攝嘉興丞自號歸全子與鳳善同居浦汭是歲十月之望渭開月泉吟社徵檄遠近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期明年丁亥三月上巳定殿

最揭示同人一如科舉法按田水南序云淸翁退食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翶括吳思齊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爲其評校揭賞云是先生固嘗往來于浦陽至戊子歲而始決計去越也

丁亥　至元二十四年

時年三十九歲月泉吟社于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竣局共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中選者二百八十人首爲羅公福卽三山連文鳳次馬澄翁卽義烏馮澄又次高宇卽武林梁相各贈貽有差啟事者凡三十人授梓者倍之一時傳爲盛事先生旣與參校當在浦江

戊子　至元二十五年

時年四十歲先生居越自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猶惓惓于窆骨事因作冬青樹引別唐玨卽于是夏去而之浦陽主吳渭家渭爲吳溪著姓雅好客故遺逸多依焉其子幼敏字功父登宋亞榜進士表嚴事先生無子以從子貴爲嗣渭命貴受先生春

秋業方鳳亦命其子肖學從者翁然渭之弟謙字仲恭與先生雅相善其子似孫時從先生游謙方延鳳與思齊爲江源講經社初先生亦立汐社以會友至是始合爲一情好彌篤游月泉仙華巖麓諸勝當在此時是歲又西至睦主翁登家其弟衡與馮桂芳俱執弟子禮睦有小鑪峯遂窮三瀑布之勝擬四亭二橋名鴞同志經度之又西入杭慕屈原懷郢都託興遠游自號晞髮子又稱宋纍者歲晚歸浦陽爲文祭信公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時年四十一歲正月五日先生偕方韶卿鳳子肖翁陳君用公凱其弟帝臣公舉吳續古似孫與金華葉審言謹同游金華仙洞及北山諸勝凡留山中旬有五日作游錄一卷是歲寓浦江受徒著書有除歲詩

庚寅　至元二十七年

時年四十二歲先生寓浦江是歲爲文公死節之後八年冬杪過嚴陵登西臺設文公主酹酒哭奠作西臺慟哭記語多廋詞稱文山爲唐宰相魯公三友人爲甲乙若丙張丁注以甲爲吳思齊乙爲馮桂芳丙爲翁衡先生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竹石俱碎距乙丑歲侍父鑰初登臺時蓋二十六年所矣

辛卯　至元二十八年

時年四十三歲元旦立春有詩時寓浦江作浦陽先民傳應是此時

壬辰　至元二十九年

時年四十四歲先生往來婺睦間憩睦主翁登兄弟家嘗過嚴陵于釣臺南得唐方干舊隱處名白雲原有終焉之志顧其徒曰死必葬我于此因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勒石未就睦產薪炭先生每于秋暮載至杭易米以其羨充游資

癸巳　至元三十年

時年四十五歲先生憩睦其遊跡無攷

甲午　至元三十一年

時年四十六歲先生復由鄞入越與錢唐鄧牧遇

于會稽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後從游皆前所聞者第牧所舉不知爲何人按剡源戴表元作楊氏池堂讌集詩序凡十四人如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雪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遂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先生所往還者或即此數君耶且表元作千峰酬倡序復引故友謝皐羽之言似皆聲氣應求之侶惜晚年詩卷無存故亦莫得而考矣是時寓杭娶遺人劉氏女買屋西山日與能文詞者往還惟牧傳云先生館嚴陵故舊因娶某氏女又云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初不知娶于杭之劉氏女九鎖山人與先生同時交好何未之悉耶是歲秋九月爲吳謙作樂閒山房記

乙未　成宗元貞元年

時年四十七歲先生復過婺睦尋汐社舊盟是夏

由睦入杭肺疾尋作八月壬子終于劉氏舍辛酉訃聞婺方鳳方幼學方蕘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翁衡會小蠟峰相嚮哭遂度釣臺南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越明年丙申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藁殉同年生吳謙爲誌納諸壙兆在故起居舍人范端臣墓右倣剡上戴容墓表題曰粵謝翱墓其徒吳貴虞而歸婺貴之父幼敏乃捐田祀于浦江月泉精舍以奉蒸嘗學者稱爲晞髮先生時有嚴侶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居瀨上嘗從先生游乃與社中友卽墓前築許劍亭憲使盧摯高其義爲之書今嚴陵子陵祠設位侑方于右臺南之墓久荒并故碣亦失至正間楊維禎爲建德理官卽其地得先生所藏故硯名玉帶生者且爲文刻石以表墓亦俱湮沒嘉靖中有里豪傅稿治塚據其上郡守當塗楊金力爲清復屬郡人鄧椿記之道旁碑亭是也墓前方石題謝公之墓左一碣題宋隱士謝皐羽先生墓右一碣叢薇莫辨當墓爲許劍

亭重建于萬厤末碑文直指張養素撰觀察米萬鍾書亭楔乃温陵蔣德璟天啟壬戌歲題辛未扶疎合抱森脊亭際每舟過輒遥見之康熙乙卯歲杪予經釣臺渡溪南謁墓適土人伐而為薪歎惜久之愛其人以及其樹者今亡矣夫庚申孟夏旬有二日復酹酒墓上為文哭之以志悲感云

跋

人當耆艾之年苟欲追錄前此歲月所歷而為之譜已難于追思索摸又况生于數百年之後而追溯乎數百年之前不尤難之難乎徐埜公所作謝皐羽年譜考訂詳明援引精當覺宋纍之魄面目如生晞髮之魂鬚眉畢現誠可云發潛德之幽光者已心齋居士題

張伯楨著

張文烈公家玉傳

陳三立題

考辨受誣之迹證據明確為撥雲霧而見青天㕘綜述始末旁搜博引事實畢具遂使艱苦之遭忠烈之概愈大白於天下後世掇拾表章之功洵足揭日月而泣鬼神矣乙亥伏日陳三立讀訖題記

陳三立 伯嚴

此卷紀述詳備忠義凛凛讀之使人增壯烈之氣非唯家乘亦國光也

乙亥二月閏生讀過

敬題

明張文烈公家玉傳

東莞張伯楨述
義寧陳三立
桐城吳闓生訂

張家玉字立子一字芷園粵之東莞縣人也據張氏族譜所載遠系出少昊金天氏其五子揮爲弓正官長于弓因賜姓張封之尹城故張氏溯源則以尹城爲先厥後衍爲十四望族以清河爲首漢之清河郡卽今之直隸廣平府後來遂有留侯族派留侯子孫之居河內者後徙清河代有名宦唐初諸張未顯清河之族先顯故爲諸族之冠東莞張氏廼唐文獻公九齡弟殿中監九皋之後爲韶州刺史君政所自出宋末有諱峴者原福建福清縣人住居福清縣鷺峯山之南曾官廣東海豐尉奉檄至東莞始居東莞縣城西柵口遂佔東莞籍而爲東莞縣張氏之始祖十七傳生家玉以忠烈著於世推爲嶺南明末三忠之一此溯源張氏之所出而篤生家玉之起源也案東莞縣志云萬家租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先輩楊復所謂此地必生大忠孝人扶持名教十七傳生家玉以忠烈著家玉居萬家租村頭永寗里家玉生而通敏穿穴經史才具博大有澄清天下之志幼從人登黃旂峯峯陡險皆有難色而家玉獨登絕頂舉觴屬其師林洊曰我輩作人非

第一流不可游驚異之（屈大均行狀）與同邑蘇觀生同
出副憲一鳳公之門及成進士出周鳳翔門殿試
三甲觀政工部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倪元璐器重
之館課三輒居第一時聲譽播於都下（先是倪元璐夢一童子持旛自天而下旛有詩曰謹記崇禎十六年聖明天子大求賢從今絳闕天魔墜翰與金旛玉局仙倪公以公名應夢故器重之）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周文
節公鳳翔將殉節遺書與家玉曰玄子爾雅溫文
貌若婦人女子然中懷剛毅定知大節不移城破
之日書此永訣書未至而家玉已罵賊轟動神京
矣先是李自成欲授家玉官四月初五日致書自
成於是復數自成十罪自成怒命偽錦衣衛四人

持出斬之家玉大笑而退自成釋之令懸撻之於
五鳳樓皮開血迸七日不食垂死自成再使軍師
牛金星說降不為動十八日乘間南歸而南都訛
傳家玉已從賊阮大鋮等惡家玉依附東林故攻
之後至南京有為力辯者得復原職謹案大鋮虛
搆誣詞以坐家玉罪遂至熒惑聽聞變亂青史故
不得不為表白按行狀云安皇帝立以六等定從
逆諸臣罪阮大鋮欲報私仇謂致先皇帝殉社稷
者東林諸臣也不盡誅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皇
帝家玉既為倪周二公所器重大鋮因目為東林
邪黨謂請厚葬倪周二公而薦劉宗周黃道周於

自成刑部尚書解學龍受其指因以家玉列於五
等保國公朱國弼等合疏糾刑部六失詔革學龍
職以高倬代之據此大鋮攻家玉語係獄詞更為
詳辯於後又按明史本傳云李自成陷京師被執
上書自成請旌己門為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
廬而褒恤范景文周鳳翔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
尊養史可程魏學濂自稱殷人從周願學孔子稱
自成大順皇帝自成怒召之入長揖不跪縛午門
外三日復脅之降怵以極刑卒不動自成曰當磔
汝父母乃跪時其父母在嶺南家玉遽自屈人咸
笑之賊敗南歸阮大鋮攻家玉薦宗周道周於賊

令收人望集羣黨家玉遂被逮此本之計六奇明
季北略所引甲乙史是書不知何人作考禁書目
有甲乙紀略東村老人纂北略屢引甲乙史及東
村老人論斷語皆甲申乙酉福王時事當即一書
其後甲申傳信錄鹿樵紀聞紀家玉事即本之甲
乙史明史跪賊事采此編當時修纂本此確無疑
義云甲申傳信錄鹿樵紀聞亦本之甲乙史者甲
申傳信錄云家玉為長班報名被執上疏於闖闖
令見長揖不跪闖怒縛午門外欲剮之顏色不變
卒操刀問曰降否家玉曰不降越三日闖復逮及
喝曰當淩遲汝家玉仍不為動又言當淩遲汝父

毋家玉跪遂釋時家玉眷屬在粵東陵遲非可驟
及何以遽出於此四月十八日家玉潛遁南歸考
甹自序云三月十二出京四月十六返京自李賊
犯闕至十六都不詳細丙戌冬有客由江南攜甲
申事來凡十餘家余於是博搜勤咨講求實錄據
此甹錄亦采江南人紀載而作所記家玉事與甲
乙史同當卽本之甲乙史以家玉兩書合爲一書
又不采薦道周宗周尊可程學濂等語蓋疑之也
鹿樵紀聞云家玉初陷賊中設詞求見及見長揖
不跪賊使卒懾以白刃曰降否家玉曰不降曰不
降將剮汝家玉又曰不降曰不降將剮汝父母家

玉始跪賊乃釋之卽伺間南遁是書相傳以爲吳
偉業作偉業江南人當得見甲乙史故所紀畧同
然云設詭詞求見不謂其兩上書亦疑之也今考
甲乙史所載家玉兩書其前書係經阮大鋮等改
竄後書係屬捏造蓋當日六等定罪爰書中語而
甲乙史誤采之以爲實事吳偉業綏寇紀畧云阮
大鋮張孫振以小人竊柄幸君父之禍快其己私
假借東南一二不死者搆大獄將以剚刃其餘又
云山東河南大亂奏報斷絕一二流傳半出於間
關者之口吳人好以恩怨爲增飾優俳小夫又以
猥談瑣語竄入其中莫甚於甲申紀事一書苟不

亟爲駁正則遠方傳疑後生惶惑信史之大害也
甲乙史所記與甲申紀事等當同其爲大鋮竄捏
以成罪案無可疑者今試爲之駁正云前書係大
鋮等改竄者書中上稱大順皇帝陛下而下稱左
右稱君王家玉居館閣久不應數語之間稱謂矛
盾至此且行狀云前上書不肯上疏若稱皇帝陛
下則上疏矣蓋原書祇云家玉謹陳情左右而大
鋮等增大順皇帝陛下等字以爲罪案也云再上
一書爲大鋮等捏造者文秉甲乙事案附載大鋮
本末小紀云崇禎元年起大鋮光祿正卿魏大中
之子學濂血疏稱大鋮實殺其父用是例奪配贖

欽定逆案列名其中甲乙事案又載福王登極後
甲申六月初八日大鋮陛見隨上孤忠被陷之由
疏云當時魏大中與其黨恨臣入骨百計排阻鋮
浩然致歸黨怒不釋鋮與相國馮銓有文字交歸
過涿州一晤卽行而大中之黨門客汪文言遂誣
鋮與銓以叩馬獻策於忠賢馮相國今合家殉難
而死生平忠佞定於蓋棺矣且當時倡造逆案之
侯恂今公然從賊爲工政侍郎主造逆案之輔臣
韓爌今公然開門迎賊賊以安車迎入長安而案
註中所云報復鋮有疏者卽今受賊僞戶政司務
之魏學濂也門戶諸臣乃欲以受賊僞命亂臣賊

子之仇口爲鉞孤臣孽子之定案豈尙有人心者
乎考貳臣傳天啟四年忠賢進香涿州銓跪謁道
左則實有其事甲申傳信錄馮銓被闖賊擒入京
坐贓數萬又二臣傳順治元年四月睿親王以書
徵銓卽至則並無合家殉難事北畧云侯恂爲僞
工部六堂而黃節所印本甲申傳信錄則云恂被
闖賊放獄後未召見後數日賊以侍郎官恂不受
因以大拜要之侯東歸如約而敗回不果恂亦潛
遁明史稿云李自成陷蒲州廹韓爌出見不從賊
執其孫曰不來則殺之爌止一孫乃出見賊釋其
孫爌歸憤鬱而卒而甲乙事案則云故輔韓爌合

門殉難是恂爌受職迎降事當時尙屬傳疑而大
鉞於閹黨則揑譽之於東林則揑詆之誣妄如是
何有於家玉若魏學濂則大鉞所深讐者考李長
祥天問閣集云學濂素與孫奇逢講經世大畧賊
勢逼遣使走容城約聯絡忠勇赴難未得報都城
破見賊受僞命爲戶部司務管草場放草一僕勸
之曰忘先人乎學濂哭曰汝言我心痛然我豈眞
爲賊官乆當見爾有黃相者勇敢善戰賀珍管隊
也賊至珍戰平則門外敗死相沒賊中常來草場
憤甚斥罵學濂學濂壯之深相結納並結納草場
諸賊日酒食賊賊皆喜願交學濂李自成東敗還

草場諸賊及黃相皆不見所約奇逢事又無望遂
縊死長祥與學濂同爲庶吉士同在北都所言當
不謬而明季實錄載新進士南歸口述云降賊受
僞官尤大逆不道者魏學濂凡三上疏其一則以
李賊父名勝請改職名其二獻償漕策其三獻由
海道平浙策陳名夏等醵貲邀僞官韓通霖等飲
學濂行令猜拳滿坐無敵僞官駭服又闖賊下令
降官止許乘驢親見學濂騎一小驢穿僞式黃袍
背負一僞策在草場看芻指揮得意旋領從海平
浙之策差回江南又北畧載有嘉興公討檄係討
學濂者卽用此新進士口述語學濂雖後死實欲

有爲斷無三上疏自成事此皆當日大鉞等揑造
爲學濂爰書今考家玉再上書云請隆禮宗周道
周家玉預備一死不肯臣闖寧不知宗周道周之
忠無受隆禮之理又云請尊養可程學濂當時二
人已受僞官矣何須刖行尊養此蓋大鉞等惡家
玉附東林揑爲此書并以汙蠛宗周道周而甚可
程學濂之罪卽以中傷可程兄可法而復大中之
仇時北京死難諸臣多東林惟家玉可程未死學
濂不卽死故大鉞於誣陷庶吉士周鍾勸進闖賊
外復欲陷家玉可程學濂綏寇紀畧謂借一二不
死者搆大獄以剸刃其餘卽此行狀云大鉞謂公

請厚葬倪周二公而薦宗周道周於自成解學龍受其指因列公於五等蓋以此爲大鋮等誣家玉見自成有是語入之獄詞且家玉惟無再上書故大均不得見誤以請葬范景文爲倪元璐而大鋮等捏造又不知元璐器重家玉而泛稱景文此尤其誣衊之跡顯然者至云磔汝父母乃跪求免仍爲庶吉士此尤失實家玉跪賊北都諸人當知之考闖賊罪狀云家玉面斥賊十罪受刑七日不死可謂不愧鬚眉者不能決絕一死君子惜之燕邸實鈔云家玉業已罵賊不絕口綁出將斬遽爾回心君子惜之二書皆北郡人所紀然祇惜其不決

死不言其跪賊至南疆逸史見聞隨筆西南紀事所爲家玉傳並無跪賊語此當以爲綏寇紀畧所云一二流傳半出於間關者之口吳人好以恩惠爲增飾俳優小夫又以猥談瑣語竄入其中者故諸人皆不之信卽明史亦但謂大鋮等攻家玉薦宗周道周而不謂其跪賊求免是當日爰書中亦並無此語也至云仍爲庶吉士亦非事實家玉始終並未授僞官全祖望鮚埼亭集跋崇禎十七年進士錄云相傳是科館選流賊密令山西巨商主之凡求讀中秘者巨商卽招致之爲納賂於宦者無不得及城陷牛金星大言曰新翰林尤宜速報

名諸人始悟前此招致者之爲賊也逡巡而出盡汙僞命一甲三人無論已三十六庶常不得免者二十四幸得不預者二人蓬州李長祥最稱完節其一亦不終今考明季實錄及甲申傳信錄李長祥得僞州牧其一爲姚文然亦得僞令是三十六庶常無倖免者然甲申傳信錄稱庶吉士梁清標黃棨會梟李化鱗劉餘幹李呈祥史垂譽呂崇烈龔鼎張家玉俱爲長班報名被執據此庶常一切皆强授僞官家玉由工部而館選非山西巨商招致者當時賊强以庶吉士官之不受自稱前明庶吉士蓋自別於僞命也行狀云自成欲官之公請

以賓禮見因長揖不跪自成笑而答之曰我定要爾做官公曰我定要不做官此抵死抗命不肯受僞官之明證又當時庶常不肯受僞官者實不止家玉一人鮚琦亭集云萬發祥則爲耳聾且毁面賊怒夾之亦逃去又云解學龍再定六等逆案傳聞不甚有據如家玉發祥反誤入之後世將何所信焉其爲家玉發祥辨冤甚至惟其云家玉不入朝捕至不拜縛端門者五日釋之遂投書喻賊又臨以刃不動賊必欲授以官家玉忽遜詞受之入皆疑焉不知其以此乘間而逃也此仍惑於北畧家玉再上書蓋借以逃之說非事實今試以月日

證之北畧及甲申傳信錄俱稱三月十九闖賊入京二十一日文武各官朝見量才錄用拔九十二名二十二日拘繫諸臣付劉宗敏拷掠追贓二十六日選陞四品以下官百餘人四月初一日宋獻策奏帝星不明請停刑初八日釋諸繫者初十日聞吳三桂與師十三日闖賊東行留牛金星守京師行狀不詳上書月日北畧所引甲乙史皆月日甚明云四月初五日上書被縛必不誤諸書或言縛三晝夜或言五日而行狀云懸捷七日與闖賊罪狀云受刑七日合亦必不誤計初五日被縛再閱七日則爲十二日是時賊氣衰膽落故舍家玉

不誅所知錄以爲賊義舍之是也又南疆逸史云家玉乘間南歸而南都訛傳家玉已從賊則亦謂家玉始終未受僞官又考逸史凡例云萬子季野語余輯金陵閩粵遺事後余錄得野史數十種方發凡起例而萬子溘然長逝明史列傳甫脫稿尙未訂正據此睿臨蓋見明史列傳者而所作家玉傳於上書事不錄明史一語其持論之公不爲苟同如是豈亦知爲大鋮等誣揑耶又按名山集附載黃道周所撰家玉勅有罵賊燕京常山之舌尙在語又一勅有數十罪而罵闖舌似常山餓七日而不降骨同蘇武語鄺露嶠雅曰芷園文豪武俠

闖賊陷神京時大節不屈邵廷采家玉傳論曰家玉神明英暢北都陷賊審權達節已名蓋天下當時多以此譽家玉無有以此爲訕毀者故博采諸書詳爲辨正之以正明史之誤并以補明史之缺辨正詳引各書比互參觀乃顯大鋮之誣揑采東莞縣志自南都失守家玉乃走錢塘江上與監軍副使蘇觀生水師總兵鄭鴻逵等擁戴唐王入福州以閏六月初七監國二十七日即位是年乙酉改爲隆武元年即弘光之元年也是爲紹宗襄皇帝家玉大告諸將曰昔漢光武起兵南陽以高祖九世孫爲長沙定王後建元乙酉即位六月其兄伯升兼有朱鮪李軼之難今

皇上亦起南陽亦爲定王後亦傳九世亦建元乙酉即位六月而且兄弟之難父子之難常變又相集也揆之天命如此度之人事如彼天與人歸眞中興之主矣諸將皆以爲然屈大均行狀上以定策晉家玉侍講兼編修旋以大學士黃道周薦命給筆硯掌起居注家玉於七月初七日上疏畧曰臣看得起居有注所以書天子之言動也言則必書動則必書所以俾敬愼於爲天子也自君好諛於其臣而索覽所書於其臣臣貢諛於其君而獻覽所書者於其君上下相蒙是非矯枉此非人主之過實臣陷人主爲非者也臣讀勅知皇上自待厚而

待臣不薄臣敢爲皇上告嗣今後臣懋勉於爲臣君懋勉於爲君倘皇上而多中禮之言而多中禮之行也臣必直書之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皇上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天下將傳將羨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隆武帝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則皇上一聖主也聖也亦皇上自聖臣不能以筆墨爲皇上作其聖倘皇上而有非禮之言非禮之行也臣必直書之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皇上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天下將傳將駭之曰某年某月某事隆武帝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萬世將傳將駭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隆武帝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則皇上一庸主也庸也亦皇上自庸臣不肯以筆墨爲皇上諱其庸爲人君者當聲爲律而身爲度爲人臣者當是曰是而非曰非將順其美匡救其過古大臣風也臣也不能翹君之過長君之惡古邪臣事也臣也不敢昔鄭朗爲文宗起居郎奏曰君舉必書使人君一言不敢乖於道理恐千載下累於盛德魏謩爲文宗起居舍人奏曰向起居官不詳故事致陛下取看自此文多廻避而善惡不直非史也今者皇上自待不但在文宗上臣愚自待不肯屈鄭魏下而肯依阿取媚陷主爲非俾閭風訕笑指臣所注一

書曰此史官張某罪案也更何面目見天下萬世乎嗣今後願皇上無索看所書者於臣如索所書於臣臣雖死不奉詔也疏上初九日奉旨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起居注官自古重之據輔臣黃道周薦爾家玉正已不阿遇事敢諫立朝丰采朕久注念今覽爾奏侃侃正論卓有古大臣風朕當書疏御屏觸目謹畏爾家玉其殫心厥職副朕相期至意着恤民庫賞旌直銀三十兩以爲史臣筆硯之資（名山集）七月朔王下詔親征（京南紀事）初六日大誓文武于天興府登壇授鉞遣將分征命定虜侯鄭鴻逵出仙霞關永勝伯鄭彩出杉關總兵官施福出崇安關總兵官黃鳴俊郭輝出分水關少保黃斌卿督水師繇海道以抵溫台靖虜伯方國安率師援浙而平虜侯鄭芝龍督禁兵居守家玉知兵數條陳恢復大計請効戎行（屈大均行狀）考隆武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聯絡人心亟圖恢復疏二月朔奉旨鼓勵忠義聯絡人心以速響應之機張恢復之勢說得是即給勅書到處分發不必另遣行人以從簡便十月二十八日上進剿方法以佐折衝以贊策畫疏十一月十一日奉旨張家玉慷慨自許朕自委任甚專其佐理勳臣鄭彩一軍又近聞久住邵武殊非朕倚用至意還着速催鄭彩出關繇

建撫立功奏內事情俱屬確畫着兵部會同平虜侯議妥一面飛文飭催一面具本回奏不可少誤軍機十一月十一日又上恢疆儻有成謀守疆當議實着疏十二月十二日奉旨帝王不得已用兵專爲保民乃旣爲取及所居之城鄉民復不自聯結又令兵代爲守已非理矣守而需糧更必取民是兵民終無相安時也此奏內自甲而圖約鄉遞至縣則其成功保甲之說固治世之要務卽准如奏行總憲臣張肯堂速速再行造印保甲書一百部發與張家玉轉發江右各府縣各令其恪遵然必行法在人督撫不時察諦務令民不冒而爲守

甚兵不殘以作戰助則兵民相爲用地方安矣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安慰難民貴在得法安插難民貴在多方疏十二月初一日奉旨這安插難民行各府州縣鄉落分理深爲得法着工部卽將張家玉所薦告示册式牌式刻版刷印萬張吏兵二部選差能承官數十人齎送遭虜殘害處所地方官徧行粘布其腰牌內用正官印以防詐僞差去人役有功量與敍用告示册式牌式并發案是時有議誅魏黨者家玉條陳四責恭請御覽一疏略曰上之化黨有術下之結黨無益王道蕩蕩旦夕可冀黨事風成朝政日壞原其始東林也眞君子魏

黨也眞小人及其流則東林也小人附之魏黨也君子陷之故謂魏眞君子東眞小人則天下之心不服謂東定君子魏定小人則天下之爭愈熾其術奈何臣請兩言而定曰主權尊黨事化夫兩黨之成不成於植黨者而成於朝廷朝廷爵祿之柄植黨者得而操之則附之者自此得其梯航舍此更無捷徑是爵祿者勸黨之招樹黨之的而植黨者竊之爲號召耳若夫因事課功定爵功名富貴不出於趨黨者而出於朝廷則趨黨者愈冷趨黨者愈冷則植黨者愈孤植黨者孤而世界靜矣臣故曰主權尊黨事化謂奪其號召天下之具而絕

其所趨者也若夫價有低昂心存法戒則自好者立身當有從違而乃借題曰東林當一網盡之則南都當事者過也統惟皇上鑒裁云云案思文大紀載隆武二年正月詔曰媚閹一案止因議論偏苛遂致人心不服釀成黨局一年兩陷京都莫不禍根於此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陋習此後眞正魏黨亦與一概滌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蓋家玉此疏啟之也家玉爲大鋮所誣陷而能不念舊惡如是至主權尊黨事化兩語尤爲治國平天下之要術彼植黨營私者其亦可以知所惕矣是年又上報閩江省情形疏及飛報大捷疏兩報大捷

疏均奉旨分別功級議敘以昭激勸十一月二十一日上逃將當誅烈將當卹疏十二月十四日奉旨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大法宜然況在行間尤宜執持無失朕所操以激勸人心恢弘大業止有此法張家玉所奏許瀠一事正論侃侃誰則能之許象乾護軍在後乃至捐眾竄逃明干軍紀即着面同永勝伯鄭彩勘明立行正法仍傳首宣示各營以警效尤陳有功葉壽罵賊身隕義烈可嘉一切卹典及建祠俱着從優速議以副朕激勸作忠至意隆武二年正月初十日上直陳罪己疏二十九日奉旨張家玉北京以七日綑綁抗闖賊見其奇

節昨以許瀠激戰見其奇才文臣守關外武臣守關內見其奇勇然未能用家玉獨將遂致幾以金簇亡身是朕負家玉非家玉負朕也鄭彩朕亦不負況家玉乎且既有先守新而後帶傷以監軍之臣作戰伐之事朕甚嘉之壯之不應議罪出於至公張家玉朕還另有委任朕志萬折不回家玉亦孜孜自誓不必頻事引陳還着速來召對正月二十二日上孤臣被箭腹穿墜馬斷臂血戰將死疏二月初七日奉旨統兵大將盡走入關獨使文臣陷陣何以自解覽奏張家玉受傷折臂痠痛朕心同時又上調兵防虜護據報聞疏奉旨闇兵可用

者勇可患者暴朕久知之然朕以赤心置其腹上下共此甘苦則又何暴不可化糧餉朕必接濟期成中興殊切餘俟張家玉扶傷速速候對二月二十四日上特舉永勝賢將四人疏二十七日奉旨張家玉是永勝營監軍將之賢否確舉奏聞是其職掌這請手勅獎勵鄭聯洪旭吳輝陳輝四將俱准行又上請破格優錄故舊以卹孤寒疏及保薦人才疏奉旨陳萬幾爲輔臣覩生所薦召對奉使智辯足稱爾不再舉幾失此人准在張家玉軍前用原銜贊佐以驗可用急用爲將來大用之地恢復湖東朕到江省必有重敘又案名山集載先後

上招納各將兵疏請破格寵錫諸將疏定營制派兵糈以圖恢復疏酌定闇兵營制機宜疏遵旨開陳急辦事宜疏全閩水陸關防議實守實戰疏均奉旨報可旋於二十四日召對（案即隆武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皇上面諭爾昨疏剴切饒有經濟朕即召文武諸臣如議確行（詳名山集）隆武二年五月（名山集日不詳）上出閩入粵謹陳利害三策疏略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荆襄次之建康又次之下此虔州一塊土尙屬興王之地也天下望陛下出江西而忽傳有南幸五羊之說識者懼矣請以三策爲皇上借箸焉虔州左連三楚右達八閩後屏梅嶂兩粵有挽輸恐後之區

前跨章江亦有建瓴之勢騎天下之脊而號召之所謂大龍臨江勇氣百倍上策也若暫駐雄州可出江則度庾關下貢水可入楚則繞韶郴出衡岳進止由我緩急由我中策也若入五羊策斯下矣昔景德間契丹冠澶淵王欽若江南人郎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郎勸幸成都臣五羊人計應出此獨恐車駕日南中原失望則不如冠準之爲見卓也高宗之南渡也李綱宗澤岳飛等疊請還宮而汪伯彥黃潛善輩力沮抑之卒有明州之難卒有温州之難宋之不競率由東幸失策也夫以彼兩河無恙三吳無恙李綱等繇然以去就爭之矧

茲閩粵一隅一失足而大事盡去臣敢以默然不以生死諍哉伏乞皇上依臣上策獨斷行之奉旨家玉條陳巡幸不減婁敬張良匪但宗澤李綱而止朕爲祖宗救百姓當出虔入楚一如爾言楚督何騰蛟已屢疏迎了而東南紀事云王終未決蓋綜其後事言之而深惜其不用也又考名山集所載殺格收攬以資中興大業疏遵旨回奏疏恭請勅書疏遵旨薦賢當促就列疏均奉旨准行案數疏在隆武二年三月至八月所上先是撫州陷永寧王死之王飭鄭彩職令戴罪立功按撫州之陷行朝錄所知錄云四月逸史繫之三月明史諸王傳亦云二月東南紀事云三月奪永勝伯鄭彩爵時黃道周亦狥節南京

閏月通政司鄭鳳來猶駁云未有碻報李世熊寒支集載其事按明史黃道周傳云死在三月七日考是年三月戊申朔臺灣外紀云壬子日死則三月初五日也李世熊有請褒䘏孤忠疏云士大夫既無有須輔臣之烈以祈帷蓋之恩將來必有搆輔臣之短以熒日月之照據此則逾月未有䘏典可知四月上請錄輔臣之後大彰忠節之名以勵人心敦風俗疏略曰去歲六月十一日皇上訪臣等於錢塘臣舉禮臣黃道周對龍顏喜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臣竊喜皇上之知人善任也嗣後以兵單將儒身陷虜巢義士歎之以爲國體傷以

爲士林惜憶客冬臣駐金溪輔臣貽臣手書曰道周老倦不能致遠爲皇上馬道周老憊不能任重爲皇上牛或者長夜冥冥提撕醒覺道周其皇上晨鷄乎其聲喈喈如鳳之鳴其神軒軒如鶴之立皇上失此鷄而不深加太息天下文武失此鷄而不敢明相哀也長夜冥冥何時旦哉伏乞皇上留心風化急錄其長子子中次子子成三子四子子和子平無俾優孟搖頭歌負薪者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之歎奉旨輔臣黃道周精忠大節炤耀古今朕已御批旨意贈文明伯爵四子俱榮蔭有差在鄉立廟日報忠福京立廟日憫忠春秋致祭樹

中興藎輔坊於家遺詩勒廟門外八月十五日上請鑄給武興營文武關防疏旋奉旨准卽鑄給發先是皇上欲獨將家玉然無兵家玉請給假三月返粵惠潮將藉其餉八萬招練兵一萬上許之賜營名武興（屈大均行狀）家玉釐定營制計先後所上恭進武興營兵册請定餉額疏武興營節制請裁酌疏武興營文臣姓名疏武興營武臣姓名疏均奉旨准行（名山集）八月至鎭平上招剿鎭平三渠伏誅疏略曰潮郡之有鎭平也僻處萬山衢通三省東有棚椒石磜之險西有長潭晉嶺之犟南北有幽坑峰徑之固崖懸鳥道路掛羊腸先年大憝鍾淩

秀虎嘯十有餘萬半壁蹂躪朝廷費數十萬金錢數十萬兵馬不能得所欲後爲平虜侯削平今者蔓延又復四起三月激變攻圍程鄉撫臣劉杜國詞臣李士淳以肝胆許臣拜而送之令入虎穴但初入時半順半逆者有之陽順陰逆者有之赤手空拳計無所出萬不獲已集知縣曾文琦職方賴其肖推官應選等議之以爲岳飛收楊么不過以寇攻寇班超出絕域不過以夷攻夷今何不可以賊攻賊而一時同事頗善臣策旋卽多金以間之始則斷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託斷其手足爲我手足離其心腹爲我心腹手足斷而彼孤心腹

聯而我壯于是陳兵境外以張必剿之形信任局中以開可撫之路旋下令曰爾等爲賊爲良未有分也今與爾鎭人約妄殺良者爲賊能殺賊者爲良名節以動之爵賞以歆之利害禍福以危之而一時鼓舞斬捕殆盡又懸重賞以購其首有渠魁陳靖呼夾翼虎賴伯瑞呼禿爪龍鍾獻達呼獨角蛟不旬日首級獻臣麾下由是鎭將之忠者益忠不得不依臣爲命鎭賊之殺者盡殺不能復與臣爲難此皆仗皇上威靈文武方略故臣赤手空拳敢於招撫幷用伏乞皇上爲臣籌畫餉出何地餉支何項餉運何人則提節制之兵乘不乏之餉恢

疆滅虜固本安民臣實足當一面也奉旨據奏剿撫鎭平十萬及大憝夾翼虎禿爪龍獨角蛟等足見宗岳方略朕心嘉慰（名山集）其時支餉止得一千三百餘兩捐納止得一千五百餘兩此外分毫無有士卒方饑不可以戰于是再上召兵措餉早圖撻伐疏略謂臣因無根雖謗書盈篋臣不敢出雖彈章滿牘臣不敢出而或者曰子言誠是矣皇上則知子矣然點金者術窮無米者炊窮皇上雖明如巧婦何則請有說以通之計君相所恃以圖恢復者粵餉耳粵餉多則一百二十萬少則一百萬又少則八十萬此外不能不取之援納不能不取

之捐助今者廣州各府現貯有童貲三萬餘兩現數有勸助三萬餘兩乞皇上於童貲者特遣台臣林之蕃移文領之而更多方以納之於捐助者特遣按臣顧之俊立限完之而更多方以勸之總令督發軍前如是則給有其項完有其限督有其人可不負忠懇之暘廷麟忠勞之李士淳矣然則問臣何日出兵臣跪對曰糧到之日卽是出兵之日問臣何日立功臣跪對曰出兵之時卽是立功之時奉旨據奏閣臣暘廷麟詞臣李士淳措餉召兵知道了有餉則有節有節則百姓親士豫附甚爲根本之論童貲捐助二項果有實數該部酌議時

家玉以餉竭困處鎭平八月十一日接其祖明教遺書永訣略曰家人歸道爾一身關程鎭安危程鎭關潮惠安危則輦轂攸係矣今而知日歸日歸爾戀祖至情也曰歸而竟不得歸爾忠君大義也夫沉湎于酒荒淫于色貨殖自封予智自雄弗順上下速戾厥躬亡國主也今盡反其道而行之不貪財不飮酒不好色尊祖愛民從諫若流太祖中與隆武其爭氣乎爾家玉其善事之毋以老人殘喘爲念也余天年盡矣齋戒沐浴扈從高皇行將駐杖梅峯盼爾跨章江渡采石下淮泗學虞謝諸公掻我一痛則龍車鳳輦定在孝陵松栢間也爾果有成余死奚恨家玉得書於八月二十四日上泣血陳情疏曰臣乙酉春臣客游金陵臣祖牽臣衣曰太祖孔子皆聖人也孔子好處在作春秋俾亂臣賊子懼但孔子口教太祖身教口教者立說著書垂訓萬世太祖表正華夷蕩除賊亂直將孔子全部春秋一身做辦出來老眼觀之孔子賢於堯舜太祖賢於孔子未有不中興者也而南都卿相未善奉行則不先不後今年來年當有白水黃衣奮起建非常之業我孫此去定有遭逢當放出大眼孔大手段爲太祖做一番事而夏六月臣果攀龍鱗附鳳翼遇五彩於錢塘臣祖預識廢興何

明効大驗也今秋七月臣祖左股瘡患痛絕書來曰我與孫數年別萬里遠今幸抵惠陽離家僅百里許能否請歸見我一面臣以身任封疆義不敢出只得血書差人代候今不幸八月十一日遺書永訣棄臣死矣臣罪深福薄竟爲鎭平一旅俾我祖孫骨月摧斷心肝悲切形容哀毀骨立然不敢不哀哀告我君父者一以見臣拋祖父棄墳墓則知在鎭定非逍遙一以見我聖人純孝天植慈惠性成必也哀憐其祖孫所有送臣一章勉臣一章與臣永訣絕筆一章大義孤忠仰符聖學萬乞勒之史館被之管絃無使海濱逸叟善言善行湮沒

不傳則聖明慈孝天下之大也臣吞血飲泣整頓貔貅誓必跨章江渡采石下淮泗學虞謝諸賢俾臣祖從容含笑曰吾孫善事隆武果不負吾遺囑也則臣報吾君吾祖之日矣泣淚哀鳴惟君父少垂憐焉（名山集）九月車駕親征至上杭御營不戰而潰家玉聞上將入粵引兵出迎卒遇虜於赤山之坂兵弗肯戰職方主事賴其肖曰方今主上蒙塵我曹當此首死敵以明忠義虜易與耳衆曰我饑非畏戰請一戰以謝貝勒遣辮髮四人招降衆將起而剮之碎其牌遂潛邀虜背而伏卒勁弩馳射邀誘虜騎入山谷中斬獲十餘人虜迸走家玉拔

還鎮平士卒皆盜賊之餘根盡終無固志家玉歎曰昔廉頗思趙人集吾東莞子弟尚可爲也時適逢大父之喪遂返東莞（按明史本傳云降山賊數萬將走贛州急會大兵克汀州乃歸東莞）十月初四日贛州破蘇觀生回廣州（所知錄）於十一月初一日擁立紹武（明季南略）召家玉以禮兵二部右侍郎辭不拜十二月十四日佟養甲李成棟以大兵攻廣州十五日廣州陷養甲素聞家玉有儒將名心憚之特遣僞副使張元琳說降并貽書家玉曰入粵匆匆未遑摳謁高山之仰夢寐爲勞邇者海寇陸梁動稱張府雖圭璋之質不染微瑕而舉動紛紛人言亦大可畏矣邇乃旣明九里

之澗敢邀一顧之榮倘肯脂車觀光羊石則握手之歡固不敢以儕偶相伍如見拒巳甚何難立驅健兒以得見君子爲快也何如家玉答書曰恭惟明公麾下偉男子也提孤軍下江南驅使英雄網羅賢達望丰采者知爲伯顏希憲一輩劉志呂錢蔓諸傑非所敢望萬一也邇者明公應手奏功之會正玉撒手辦節之時成也千古賢敗也千古賢我兩賢固未嘗相厄也不圖仇謗頻興飛殃駕禍誣我起義之事成我殺身之名遂致投杼欲執而誅戮之抑何三致告之毒也明公銜命入粵但能卓立殊動如張將軍弘範故事稱威烈矣而乃勞

勞爲某報仇高明者固如是耶捧誦瑤函恩威交致一似動以爵祿之慕一似危以滅族之詠嗚呼善矣雖然天下惟德與仁可以服人明公倘德盛仁至天下士願出其門自當有奔命恐後者如徒相劫以力相逼以威自好者猶能麾之不去招之不來矧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平生之殺之惟明公命榮之辱之惟明公命元琳者與家玉同館庶常也家玉峩冠出見叱曰與爾同作庶常受恩於烈皇帝何故貳心憤叱厲色遣之養甲復致書招之再答書曰亡國大夫罪過山積明公旣不我棄復念我官厚矣厚

矣雖然人各有志不可奪也玉之寶惜此髮也拔去一莖雖禪我以清朝天子猶且不屑拘拘官爵豈足云乎已矣先生且休矣案此數書載名山集逸史所載略有不同當以名山集爲正見聞隨筆云養甲使人召家玉抗辭不至丁亥正月成棟破肇慶陳巖野行狀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危所知錄二月十日陳邦彥說甘竹灘盜余龍攻廣州養甲閉城不出陳恭尹先府君行狀飛騎召成棟回見聞隨筆時家玉聚衆入海劉湘客行在春秋條繫之正月二十三日案此邦彥遺書家玉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使得平間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小腆紀年載此書云在三月按陳巖野行狀亦使從弟有光復約陳子壯起兵案行狀家玉起兵在永曆元年三月初四日先是東莞蕉利到滘二鄉生員莫子元何不凡等以船楫黃頭郎四出捕虜虜方搜牢諸鄉縣金帛子女絡繹走江中斬虜渠數人兵數百人得所奪文武印信數十顆僞知縣鄭鎏遣使至到滘說降頭目葉如日等執而沈之僞副使戚元弼等遂率兵攻到滘大戰六日殲虜二百餘人虜以書招降降士佯許諾潛使人往滘口沙灣市橋古勞諸處乞救得義兵千艘入自虎門大戰殲虜二千八燒虜白艚三十八櫓哨船百餘得僞總陳甲殺之是役也爲虜入廣東以來敗衂之始報至家玉笑曰虜以數騎而破入廣州

不能以百餘艨艟破一到滘異哉到滘之人可用也吾事濟矣遂使參將陳登雲往約以戰艦來迎家玉至到滘得驍銳五千餘人申明約束大誓師十四日揚颿至東莞城而使兵部主事韓如琰率黃牛逕之衆千餘人參將李乙木率黃麻園之衆二千人族人世爵光正等率其父兄子弟篁村壆厦之衆數百人從陸助戰鼙鼓未伐南門已開遂復東莞執僞知縣鄭鎏斬僞典史趙元鼎以狥以原訓導張玷爲知縣以原副使張恂爲指揮僉事安弘猷爲城守曉諭邑城曰圖大事者未有舍大綱而尋節目仗大義者未有薄桑梓而厚鄰邦東莞無干戈之擾不待智者而辨也但聞僞巡捕倡義主謀出省請兵一曰先攻主將之巢一曰次絕主將之援無論挑釁召兵自取亡滅試問東人士女肯作夷人之僕妾乎東人膏血肯作夷人之供饌乎東人廬舍肯作夷人之帳幕乎快一己之謀釀衆人之禍知衆心所不許也今與東莞城約倘速罷兵民自爲守如犯城郭本部之責若憑邪害正自召兵端僞捕不獻軍前拏捉必滋騷擾城中義士不少幸共圖之至若某公仁明全無生事挑激之意衆紳當力保全倘肯奉永歷年號本部當跪拜階前涕泣而稱父母言如虛僞上有天刑又

帖諭僕衆張士英等曰流賊縱橫生民塗炭新募鄉兵三百皆瘡痍之旅也茲飭爾等視其强弱均其飲食恤其疾病慰其悲愁休養五日編入軍册訓練嗚呼人有離鄉井拋妻子與我拚命沙場以將帥爲父母以軍壘爲室家爾其可不與士卒同甘苦乎十五日家玉還到滘再治兵爲攻復廣州計前刑部尚書李覺斯主事李夢日兵部主事王應華等馳書請虜十七日虜至大戰於邑城外萬家租居八四面叢擊一日夜殲虜百數人家玉還軍於金鰲洲接戰初交先殲虜數十人我舉火虜亦舉火火光燭天風返而我舟逼柵口被火遂敗

績當酣戰時萬礮齊轟礮飛如雨時有一婦人經其下火器悉瘖不發虜舟遂得抵岸洲東已敗洲西猶立如堵牆不走巷戰死者前後相屬虜屠之幷屠篁村壆厦由是東莞再陷是役也知縣張珆戰死於東門城守安弘猷戰死於西門指揮僉事張恂走至錢屋田原參將李胤香以兵急追張恂自剄死胤香割其首三躐之持以獻虜案嘉應州志張恂字台玉崇禎十七年選貢授東莞學博家玉知大勢已去思結死士以圖恢復遂退師到滘以定行止僞提督李成棟率師先擊望牛墩以孤其唇齒蓋以望牛墩與到滘唇齒相依唇亡則齒寒非擊望牛墩以牽動之則

不能破到滘大戰七日夜虜死數百人卒破之遂攻到滘以牛皮綁被擁蔽冒炮火破柵門而入血戰三日虜死者千餘人載尸還廣州艦艵不絕而我軍寡不敵衆進退失據家玉以三面與敵鬨一面走且走且戰糧盡援絕到滘遂陷虜屠到滘守備葉品題何勉葉時春盧學德千總何仕登巷戰死之兵卒死亡殆盡因叢葬之遂名大墳先是家玉困守到滘時其祖母陳氏居於鄉括餘貲以遺散諸僮僕泣而語之曰大亂頻仍家亡國破崑岡火炎玉石俱焚余死宜也若等豈可無辜而受池魚之殃乎今乘賊兵未至若輩速自逃生主僕之

恩盡於今日余無力以衞若輩余亦不敢望若輩之衞我幸勿株守於此以坐俟屠戮也諸僕聞其語咸涕泣失聲願與主人俱死庵之不去及李兵大集圍之三匝陳氏曰賊兵奄至我家爲發難之人必無倖免理余老矣行將就木死固其所殉國而死不猶瘉於老病而死乎余亦奚忍留此老眼以坐視生靈之塗炭耶語畢赴水死母黎氏暨妹石寶亦相繼自沉妻彭氏被執大呼曰我張總督夫人賊敢辱我大罵虜賊虜斷其肢體以死未幾衆見海邊三尸浮三人之手互相堅握劈之不開而怒目切齒猶有餘恨觀者咸感泣流涕李賊亦

咨嗟不已韓如琰家屬二十人同時並死嗚呼慘已時家玉受傷有一壯士負之而走李胤香率兵追之不及遂逃至西鄉陳文豹者西鄉豪俠士也先是甲申國變曾團練二千人保障西鄉恩威大行爲山海諸盜所服先一夕其母夢一黑龍止其家翌日而家玉至亦衣黑衣其母大驚異因曰此天人之傑也發窖中白鏹二甕與文豹爲家玉召募案新安縣志云文豹字御赤佟養甲入粵時募兵保境丁亥三月毀家佐家玉軍取新安考其時當在三月末或四月初義旂再舉得復新安縣斬虜馬兵三百餘級步兵一千五百餘級四月初十日戚元弼及李成棟誼子賈九率水陸兵大至攻西鄉陸兵

所經懷德北柵大寧烏沙沙頭諸鄉凡十餘處土人爭出堵禦老羸婦女悉持兵仗率於要隙樹木爲干欄持數十短挺挺末悉有鉤連綴數十短挺于一大挺以長繩繫之虜至被撤挺飛鉤死者人馬不可計虜增兵奪險得至西鄉以紅毛夷爲先鋒人持雙倭刀跳盪而至家玉命以銛竿刺之得其崑崙舶遂遁去家玉遣何不凡襲東莞戰赤岡殺賊數百人五月復攻東莞不利退保西鄉六月十七日成棟陷新安行在春秋遂攻西鄉家玉謂文豹曰虛而示之實令砦上徧列華旂大鼓伴書約戰潛與眾登舟匿他島虜至疾攻砦中一炮不發疑

有伏兵薄暮諜知無人乃入舉火燔燒家玉望見火起烟焰漲天與文豹等返擊成棟不備大創死者千餘棄舟走越數日盡銳復來家玉守砦中文豹等戰砦外水戰其陸凡二日舟師敗文豹等皆死明史本傳是役也虜三攻西鄉而兩敗死者萬餘人閱時三閱月而西鄉遂陷時家玉以西鄉已陷走鐵崗夜經萬家租視家廟閭舍悉爲灰燼宗族親戚屠戮過半痛哭而去至鐵崗後得姚金之眾千人陳穀子之眾千人遂走十五嶺簡練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啟新之眾三千人先是四月二十九日家玉遣總兵陳鎮國參將馮家祿等往攻龍門復

之擒僞知縣林之秀斬僞教諭藍奮興僞典史汪熊僞巡檢嵇高等斬虜四百三十六級至是家玉入龍門安輯已乃帥兵往博羅復之斬虜五百一十級執僞城守朱振邦以李顯謨爲知縣廖習梧爲教諭於是分兵往連平州復之斬虜一百二十三級分兵往長寧復之斬僞知縣顧濟德等四百七十五級攻惠州三日不克克歸善縣守備陳瑞昌戰死遂還博羅虜攻之二十日城卑小我軍以鹵盾遮蔽得虜箭數十萬聚而焚之虜望而氣奪衝梯既盡從葫蘆嶺鑿地道實火藥火發城崩內薄而上廖習梧冠帶緋衣方僞爲家玉巡行樓堞

纛旛前導步馬從容虜竟射之以死以爲家玉也以故得免虜屠城縣謨及守備劉麗敬千總葉奇才葉文揚並戰死山溪艱險馬屢蹶參將陳瑞隆負家玉而走追兵及瑞隆拾礧石飛擊虜死者數人家玉得脫復返龍門大召募旬日得兵四萬分龍虎犀象豹五營遂至增城初成棟自新安還七月七日破子壯邦彥於禺珠成棟以家玉在東依山爲壘不自至乃先討邦彥（虎樵紀聞）九月破清遠邦彥被獲死之（行在春秋按巖野行狀邦彥被獲至廣州下於獄五日九月二十八日遇害）十月成棟援增城（南疆逸史）以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戰十日

三戰三勝斬虜一千九百餘級馬四百九十餘匹虜知我兵剽疾難持重故以利嘗我然崩摧亦甚矣初十日虜大至瞭望者搖旂不已我兵胆氣忽餒莫肯前虜奪逕口而入燒一小營從五指山諸處來援者也西北諸營望小營火起烽飇具舉懼而陣動家玉止之弗得虜遂圍之於中軍家玉搖鼓以作士氣自辰至未血戰斬馬數十匹人百餘級虜騎散走據平崗而止於是稍收軍令以五千人銜鋒以五千人守壁我軍過勇空營以逐勢不可止軍法出張旂入捲旂奪敵旂則麾而呼以入是日大旂總斬虜級多喜而忘之手綰數虜頭張

旂入中軍劾功西北諸營望見張旂以爲虜入中軍皆走保壘前軍見後軍走亦驚曰虜出我後軍遂亂自衝西北二營以散成棟疾以鐵騎下蹂之我軍死者六千人家玉中九矢墜馬參將陳瑞隆負之而走追急置家玉叢篠中空拳奮鬭不勝躍入野塘以死（南疆逸史云家玉中九矢諸將欲掖之走家玉曰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已至此烏用徘徊不決以頭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又考鹿樵紀聞見聞隨筆西南紀事等書敘家玉戰死事大致相同而逸史較詳大抵皆取材於行狀特附記之）經數日官軍得其屍懷中佩一銀印文曰光明正大乃襄皇帝所賜也養甲集諸鄉紳驗視李覺斯跪而賀曰此眞逆賊張家玉之首一齒鈌以銀鑲之

髮美長可二尺三寸許量之果然虜懸其首於東門顏色經月不變一日養甲經其下首動而眦裂雙瞳飛出丈餘光芒四射養甲駭慄以爲神家玉既死諸文武將吏死亦略盡增城戰局於以告終矣其時李覺斯等脅衆謀陷張族具呈於總督兩廣部院旋奉批示張家玉逆首應擒此外概不株連本部院屢示以除逆安民擒渠散黨豈有逢人指賊同姓吹求之理不得摧殘孑遺同時張倩兄弟訴狀批示張倩等已經批行並出示矣各自安心不必疑蓋以李覺斯臚列張倩等二百餘名謂爲援助家玉起義以爲罪案幸養甲批消黨案張

族得保無虞然已掘墳墓毀廬舍雞犬不寍矣家
玉歿後六月成棟反正思恩侯陳邦傅首上章請
卹上幸肇慶於龍舟顧問家玉闔家死難狀揮涕
久之輟朝一日家玉之父兆龍亦於其時三疏陳
請三月十三日奉旨張佈等起義旣眞應與敘酬
擢用（案三疏載東莞邑志）據是以觀佈得昭雪均兆龍此疏
啟之也（案楚庭稗珠錄云僕客博羅往往聞故老道當時事云文烈向某鄉老乞根齊師不應立門外數日流淚不乾不食不語大類申包胥其義烈如此則未知所乞之鄉老其即某尚書歟尚書以重臣遺國難猶自怙其貴乞而不與然後籍之貝不爲過乃以前隙反向倒滅文烈之宗貞不齒人數矣事具明史豈可諱之乃廣州府志猶列尚書於名臣傳與香山何相國一例褒之載筆者作誰能無受金之疑乎云云又乘詩茶載李降紳有演梁闕鐵冠圖歸而抱愬終夕不寐時僧今釋隱東莞芥菴作詩贈之曰上場人聽下場呼野老吞聲定有無落在眼前無避處何須重看鐵冠圖笑歎笙歌繞畫梁供筵猶借舊當陽不知座上誰相識一夜呻吟王侍郎事詳邑乘及族譜可見公論自在人心矣）先是覺斯與夢日胤香三人獻計於虜
謂家玉所居之鄉以家廟爲虎頭金鰲洲塔爲虎
尾摧其首尾彼將自壞虜從之並掘其祖墓覺斯
又使其子生員天麟爲虜設邏兵布游哨下令有
敢匿張氏者殺無赦於是張氏死者前後及千人
遂爲忠義之族（屈大均行狀所載）考當時死難諸人增城
之戰可知者龍標營則總兵黎昭傳盛羅同天虎
標營則副總兵陳奇棟揚威雄參將李輔明守備
丁善和葉秀芳黃鎭朝李嘉伍千總梁定與徐大

佐等皆同家玉而死者也萬家租之戰則其從弟
有恆貢生尹鉞望牛墩之戰則參將楊邦達家玉
曾哭以詩所謂丰標無復張文遠酣戰難尋許虎
癡者也北栅之戰則推官陳伯耀潘汝隆赤岡之
戰則主事鄧棟材參將王贊庭陳子英龍門之戰
則武舉人譚高謀原清河知縣譚高擢博羅之戰
則主事韓如琰守備方如璇千戶侯成祖游擊譚
立志生員韓二見等先家玉而死者也其餘死難
莫詳姓氏者尙多皆身經數創染鏃膏刃以爲國
殤以報君父者也其弟家珍從之助戰猶具勇略
時稱之曰小飛將到滘之敗家珍走入水虜鉤及
衣亟脫之以泅赤身行水底數里氣急一躍而上
觸船額裂復沒水身踰水八重乃至赤嶺倉猝以
巫師符印鈐黃帛畫一花押爲軍號收得殘兵六
百赴西鄉助戰斬馘功多連平長寍復之皆與有
力增城之役家玉從弟都司有光年少似家珍被
執紿虜曰我張總督之弟家珍也大罵虜奪刀斬
虜檻致廣州虜使之跪抗聲曰忠臣之弟不跪虜
虜屠裂之家玉常遣之蒙難致書與陳文忠約爲
犄角者也其從弟雷禎在家玉帷幄久授監紀推
官戰敗同陳瑞隆走十五嶺後爲礮所中以死與
有光皆以義俠稱吾粵故多忠義而吾東莞又爲

忠義之鄉豪傑輩出史不絕書宋崖山之變英雄痛憤謂蒙古滅中國人人得而誅之於是競起兵以仲大義自熊飛將軍起於東莞終元之世粵人所在橫戈舞干怒氣凌雲無一日不思爲宋復仇訖元八十年間與粵人力戰蓋無虛歲元可得志於中原而不能加威於吾粵粵人實爲元患也久矣而東莞爲甚東莞豪傑在皇明開國則有何眞在中興則有家玉嗚呼詎不偉哉家玉之有功於中興也敗之於東而成之於西所由與陳文忠陳巖野二公同爲佐命元勳之冠歟給事中李貞將其忠烈疏聞奉詔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東閣大學士吏部尙書祖父皆如其官錫之誥命蔭一子中書科中書舍人旋以皇太子生覃恩加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仍加奉天翼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特進左柱國光祿大夫增城侯曾祖祖父皆如其官皆贈增城侯父封增城侯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父兆龍陛見上慰勞備至曾祖母勞氏祖母劉氏繼祖母陳氏母黎氏妻彭氏皆贈一品夫人又贈侯夫人家玉無子以弟家珍承蔭錦衣衛指揮使仍加後軍都督同知衛侯家珍生子以嗣之一蔭中書科中書舍人一蔭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賜祭二十

四壇遣禮部主事陳子履宣諭賜葬以眞首香身葬於東莞將軍嶺亥向之原圈禁如例遣兵部主事倫鳳翔宣諭賜金五百兩勅有司造坊建祠與鄭（詳東莞張氏族譜）溯家玉生於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十一月十三日終於永歷元年丁亥十月初十日春秋三十有三年十九歲補廣州府學二十二歲舉於鄉二十九歲成進士爲庶吉士三月侍講兩月監軍總督祗席於鋒鏑者十七月其受恩於烈皇帝淺而受知於襄皇帝深所以報之者亦可謂至矣其遺著有大易纂義（據明史朱彝尊經義考廣州府志）歷代帝王世說名臣論贊（據舊譜及廣州府志）百將妙略（據舊周志）名山集（據舊族譜）軍中遺稿（據明詩綜及廣州府志）詞林館課（據廣州府志）燕山吟（據廣州府志）西征集（據廣州府志）遥夜怨（據明詩綜）南游草（據東莞縣舊志）考軍中遺稿讀史詩曾呈御覽其名山集一書曾奉詔毀版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諭明庶吉士張家玉既係東莞縣人所撰名山集二冊已流傳浙省則廣東必有書籍版片除行按察司外據合就行備牌仰司即便飛飭東莞縣刻日細加逼查如有張家玉所撰名山集書籍版片務令繳出等諭是時版片經蟲蝕僅存六十四塊遵於四十二年三月繳出（采東莞張氏族譜藝文志）則名山集絕於天壤是亦文字之一厄運也綜家玉一生

之行事觀之其忠也千古其烈也亦千古今讀其
遺疏其秉筆之直似魏謩其論事之明似陸贄其
恢復之謀似宗澤其剿撫之略似岳飛其死節之
烈似睢陽唐王固爲賢主家玉亦中興之佐惜阨
於鄭氏不獲展尺寸是天不祚明非戰之罪也觀
其北都罵賊視死如歸當時已名滿天下而明史
所撰家玉傳誤信阮大鋮之誣尙存曲筆使一代
忠貞爲世訴病余深痛小人之毒如大鋮者旣覆
明社而肆其餘毒仍足以變亂青史是可悲已徧
考諸書載家玉事或誣或略不足取信於後世於
其全家老幼之殉節宗族昆弟之屠戮祖宗墳墓
之發掘鄉黨廬舍之焚毁率多脫略幷無統系之
紀載甚至援明史之曲筆以誣捏忠良使一代忠
魂含寃莫白吾爲此懼故博采野史表其忠烈以
爲之傳

附張兆龍三疏

第一疏畧曰自丁亥三月臣男家玉獨豎義旂
一時響應東莞則有實授總兵張安國陳鎭國
副總兵張尙行實授參謀推官陳調兵部職方
司主事李貞鄧棟材莫子元監紀推官尹鑿張
雷禎張稽休丁文周葉日濟參將張琼陳瑞隆
張文揚李萬榮鄭弼凰何禮張拜仁趙省一何

不凡張桂芬都司方龍見張家璽張邦文茹蕃
張子鼎等新安則有實授總兵陳文豹等南海
順德增城則有實授總兵鄺日晉湛壯參將湛
迪監紀推官林大生李躍沆羅英劉家彥羅應
時葉永盛羅頤等龍門則有實授參將劉龍李
啟新馮家祿游擊涂明標朱興謝可能都司藍
之玉凌富駱復興守備呂眞利德等鎭平平遠
則有實授兵部主事賴其肖總兵謝志良等皆
屯軍數千聽臣男約束調撥其中如張安國鄺
日晉陳調林大生李躍沆等爲臣男部曲而參
將劉龍李啟新馮家祿則爲臣男將領屢建奇
勳者三月十四日臣男復東莞敵水陸夾攻追
至到滘村臣母陳妻黎媳彭胞弟兆鳳兆麟兆
虬之弦等闔門三十餘口皆罵賊不屈被戮臣
男家玉脫奔西鄉與陳文豹等復新安敵旣敗
更調精兵至西鄉粮匱兵遂潰文豹全家死義
矣臣男先委陳鎭國馮家祿往會劉龍李啟新
等於四月十九日復龍門臣父子繼至敵不得
臣父子遂籍臣產殺臣族叔光祿寺卿恂姪孫
都司錫爵好謙及男婦千餘人臣男不暇再計
七月初十日帥各部復博羅進復連平長寧至
十月初二日攻增城初十日我兵斬敵奪旂手

縮敵頭張旂入中官効功四營錯誤以爲敵入
皆走保壘敵遂衝中營臣男奮戰竟致隕命今
臣次男家珍總兵陳鎮國現統龍門等處勁旅
數萬總兵張安國現統東新勁旅三萬伏冀錄
臣次男家珍與諸臣俾得効力馳驅以成臣男
未竟之志至當日同義諸臣如監紀推官尹鉽
陳奕禮林洊莫映垣兵部主事韓如琰世襲指
揮安弘猷千戶侯成祖游擊譚立忠等先已死
義謹據實剖陳統惟勅下該部特加采用并加
旌表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第二疏畧曰臣
前奏臣男家玉殉國一疏奉旨張家玉忠節可
嘉張家珍察例授職總兵張安國等推官尹鉽
等分別錄卹欽此又科臣李貞爲詞臣蒙難獨
烈一疏奉旨張家玉一門死難祖母陳母黎妻
彭並其故祖明教一體褒贈其父兆龍弟家珍
均當敷恩張恂韓如琰等俱分別議卹吏部尙
書臣晏清具覆奉旨張家玉准加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東閣大學士吏部尙書蔭
一子中書舍人張恂准贈參政韓如琰准贈職
方司郎中曾盧桐尹鉽林洊准贈推官欽此臣
捧誦再三不勝感泣卽同次男家珍具設香案
望闕叩頭然臣不揣冒昧更有請者臣姪孫戶

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備世篤忠貞行敦孝友臣
男未第日與備在伊父一鳳署中共勵靖共之
義臣家清苦不憚通財臣所銜而未報者臣男
自起義後舉族罹殃其間累獄經年家產蕩廢
甘之如飴則有臣姪孫中書舍人仲舉人儐份
皆最可矜錄又臣前疏臚列諸義旅當時各處
一方存亡未卜今幸際中興以次安集伏覩皇
上求才若渴臣不敢沒人之善如原任總兵梁
中英湛澄璧姚萬勝潘世襲皆同時起義百戰
相依如原任武選司主事張啟祚何如栻參謀
推官王誥林泰生監紀推官王仁張麟士盧最
良李士琦張繼成朱令望管粮通判張兆元張
兆瑞彭應啟張啟新張家偉張士龍王士皋張
廣譽鄧梃枝鄧起雲陳舉皆善謀善斷帷幄運
籌如參將錢懿矩張文萃鄭元鼎張仕信盧秉
忠王贊廷李翰冲潘世隆陳登雲吳達賢游擊
張光正梁士斌朱佐國盧萬策丁豹謝日平鄧
應元陳冲雲張有容都司岑憲昭張勣湛通翟
斌姚彥遵練永秀林耀崧曾心元張明恩葉自
成張復謝騰龍張士忠張翔鵬守備鄧好禮王
見南張士福畢天德張國偉等皆殺敵恢城親
冒矢石伏乞勅下該部隨材優擢俾知鞭策建

立奇勳至於死難諸臣尹鉽林洊外則有東莞訓導臣男委署縣事張玿死於守城參將何士龍張際飛張佩紳潘昌忠張星高守備葉品題何勉葉靖獻李如范葉文揚張仕仁張祺張振襄張伯從張王綱張元翰張啟順監紀推官張滉林涯等死於戰陣都司張有光張允嘉陳日隆等死於陣擒此皆臣前疏所未及者臣敢冒昧以陳伏乞聖明留意　第三疏畧曰臣初上諸義旅屯在龍門乞加錄用一疏其時道路未通臣猶未知莞惠諸臣之存亡否也自臣回莞再具一疏臚陳義旅以憑采擇奉旨起義同

事諸臣文如張俌張啟祚武如梁中英湛澄璧錢懿矩通候察明定奪該部知道欽此臣與諸臣讀之忭舞而祟部覆者文惟推官張麟士一員武惟梁中英等十一員其餘皆流落不偶中間饑寒宛轉而死者又七八人人情不大相遠臣男死雖甚烈而朝廷所以報之者極級踰階同事諸臣或被伐塚甚至屠家貞心苦節誠不可泯臣故不避再三爲皇上陳請疏中文如張俌張啟祚何如栻張仲王誥王仁盧最良張繼成李士琦朱令望張兆元張兆瑞彭應啟張啟新張家偉張廣譽陳舉等武如錢懿矩張文萃鄧元鼎梁士斌丁豹鄧應元張勳翟斌姚彥遵練永秀曾心元張明恩葉自成張復林耀松張士忠張翶鵬張士福畢天德張國偉等其効力建功前疏已言之臣不復贅乞勅下部臣密加察覆倘謂臣男功微賞鉅畧拔數人足示優渥則願減臣封級及次男家珍官級推此諸人少酬當日同臣男起義之誼又臣閱邸報陳上圖一疏云起義非一人之能同事有未彰之苦奉旨故輔陳子壯同時起義幸存無幾李兆樑夏菼胡瑞麟等准與量用麥明相黃奇策郭艮佐准與欽劄盧三仁等給與部劄范其徵等各准

旌卹以示朕篤念故輔之意欽此爲此冒懇聖明一視同仁臣不勝悚慄待命之至 采東莞張氏族譜

仲葛　初校

男仲鋭　覆校

仲麥　初校

張文烈家玉傳終

范文正公年譜

崇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有宋一代通儒輩出吾鄉諸先生以道學文章傳者往往而有若攻媿樓先生之博洽其尤也然宋初文章實原自穆參軍道學氣節則文正范公爲之魁參軍之傳其後有歐尹文正之學則明復孫先生横渠張先生首傳之孫先生始以索游秀才謁公公哀其遇爲補學職資餼廪畀使竟學且授以春秋異日孫先生果以春秋教授泰山爲北宋大儒康定初公治兵延州横渠先生年猶少上書謁公論軍事公語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因勸讀中庸横渠之學實基於此然則公之學蓋可知矣且吾聞之公作嚴先生祠堂記其歌之三章原作先生之德以示李泰伯泰伯易德字爲風字公凝視頷首殆欲下拜所謂一字師也則公之於文事其矜嚴又如此公事業之見于天下者率能道其彷彿至於公之學術文章眞能知者蓋寡攻媿先生爲公年譜頗詳密公迕呂夷簡事歐公作墓志述記最眞今傳本已逸藍出堯夫刪節而此譜記之殊詳則亦宋代叢禁之史實也余既取此譜校刊之復别取公軼行載之篇端以見事功必原於學術學術必原於師承也至年譜補遺稱諸清四庫存目謂不知何人所作而元天曆戊辰范氏歲寒堂刻本已著之日有八世孫國儁識於年譜補遺之後是爲天曆以前之作可無疑也明萬曆戊申毛一鷺刊范集竟題曰毛一鷺彙編其冒焉可知且毛一鷺魏閹黨也張溥作五人墓碑記所謂大中丞撫吳者又曰吳之民方痛心焉卽斯人也何得以其名汚文正公乎讎校所及並發其覆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後學

張壽鏞序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補遺一卷附義莊規矩一卷

年譜一卷宋樓鑰撰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謚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補遺一卷不知何人所作前有自識一條謂取舊譜所未載者見之各年之下所摭前譜闕遺頗多亦足以互相考證元天曆三年仲淹八世孫國傳與文正奏議同刊行之其義莊規矩一卷則仲淹嘗買田置義莊於蘇州以贍其族創立規矩刻之版牓

後其法漸墮治平中其子純仁知襄邑縣奏乞降指揮下本州許官司受理遂得不廢南渡後其五世孫左司諫之柔復爲整理續添規式其本爲范氏後人所錄凡皇祐二年仲淹初定規矩十條又熙寧元豐紹聖元祐崇寧大觀間純仁兄弟續增規矩二十八條其慶元二年十二條則之柔所增定書中稱二相公者謂純仁三右丞者謂純禮五侍郎者謂純粹皆其子孫之詞也

謹鈔案此書四庫全書存目未著錄也原附義莊規矩一卷今刻删之

范文正公年譜序

君子之道常得以行於天下後世者以君子扶樹之也何也舉朝皆君子焉則朝無異道舉國皆君子焉則國無異道舉天下後世皆君子焉則天下後世無異道柰之何不能皆君子也則其道異其道異則其心異其心異則其趨不能以相一矣而可望其道之行哉茲其所以不能不待君子之扶樹也然而君子論道生乎前也率俟後之君子生乎後也率仰前之君子不前後而異揆焉則亦此心之相感乎爾吾友無錫秦公國聲以御

史中丞經略全楚入澧境謁文正公祠即復道士所侵祭田已乃屬州刺史葉君邦彥州倅歐陽君崇珍錄公年譜刻梓藏之祠俾論公之世者考焉美哉乎其爲君子之道謀也顧公之道非後學所能窺測然其在臺諫則爲天下持大奸在邊徼則爲天下禦大敵在宰物之地則爲天下恢張大治理而表裏始終粹然一出於正譬則晴空不雲澄江不波人人得而知也伊洛橫渠安定諸儒皆有稱述而考亭尤極其尊仰其答周益公之言曰范公心量廣大高明可爲百世師表由是觀之公

於諸儒雖其造詣淺深不敢妄議然公卓然爲有道君子則不當復疑矣中丞公所以拳拳講求公之道者詎容已哉梓刻既成邦彥輩求予爲序夫中丞公之於范公亦猶范公之於狄李二公也公嘗謁狄梁公仁傑祠退而論撰其行業刻石立之又嘗謁李衛公德裕祠病其湫隘遷於南樓且求其本傳刻梓藏之二公皆唐純臣衆口畢詞以爲君子故公究心焉公而有神其不唱然曰鄉也吾爲狄李二公究心今秦公乃爲我究心乎是可見君子之道同則其心也趨也無或間然也范公

非爲二公謀也爲二公之道謀也秦公亦非爲范公謀也爲范公之道謀也秦公非循范公之故事也君子之心曠百世而相感無非扶樹此道使其常得以行於天下後世也於戲君子之道一而已矣其不能以相一者道不同也道不同者邪正之所由分也如是而爲正如是而爲邪如是而爲君子如是而非君子不迷其途不爽其趨君子之道不在茲乎君子哉君子哉人病不爲耳公之道具年譜中其行之已者可則而效施之人者可訓而行後進之士論公之世仰公之風而興起焉則

公之道常在天下後世而無恙矣茲刻裨益可勝既乎哉秦公領茲雄鎮恩洽威行合境華夷翕然率俾故能以其餘間尚友前哲究心雅道如此論者謂其安撫方略得於景行文正之功吾固以文正公之道望之則邦彥輩之求吾序也其奚宜辭正德十二年丁丑夏四月甲子後學西蜀劉武臣序

范文正公年譜

宋鄞縣樓鑰大防編次

謹案元天曆三年本文正公集已將年譜刻入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僅言年譜補遺一卷實誤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唐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十一年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仕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仕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秘書

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墉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舍修學醴泉寺內有祠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

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始許焉至天禧元年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以養宗族無閒親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贍給錢公輔為

撰義田記趙雅書石在本祠 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凡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

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至參知政事謚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蘇軾作
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娶李氏參
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
自幼讀書爲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聚卒兵
馳據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
城一路恃以爲安次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
相哲宗謚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
追封許國公次曰純禮字彝叟仕至尚書右丞次曰

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
度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薨于皇祐四年也）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眞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譔鄭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敦慷
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
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游縱飲浩歌有嵇阮
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
南山上淸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
薄游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咏於鄠杜之
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是歲改科舉
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
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
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
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
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
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爲
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
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
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
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
朱兄弟不樂曰吾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
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攜公適朱

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
謂夫人亟使人追之旣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五年壬申年二十四以朱說名舉進士禮部第一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
家錄云眞宗謁太淸宮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
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
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
旣而悉巳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淸苦故遺以食
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

意蓋食粥安之巳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
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
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
昃始食
八年乙卯年二十七登蔡齊榜中乙科（蔡刻作二十八誤又無登蔡齊榜四字）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修
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
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二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
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

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
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爲
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
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
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
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旣
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域志亳州

也）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
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爲親
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爲譙郡從事（亳州也）祭龍圖楊給事
文曰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
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太
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爲譙之從事秋八
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祕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見牡
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嘗官于此
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
題咏極多而花亦爲人重護以朱闌歲久益茂爲西
陵奇觀
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月有上張
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
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寇
準被誣事除興化令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大
力教戒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昔弱初冠識公海
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捻公德知已服膺自是相
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
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怵大科公實激
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徙楚州糧科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
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
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
治歲患海濤冒民田時公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
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
息則積潦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
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
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衆讙言曰堰不可成復
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

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
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
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
穡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
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爲興化
令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
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
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爲留守遂請

公掌府學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按九域志南京應天府睢陽郡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公贈一千明年

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有送李紘殿院赴闕詩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舉才效用惟小大之業力協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扆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興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

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為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七年己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

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
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
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
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
誤也嘗以案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
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
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
為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
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

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
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
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
略曰真宗初賜職田貲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
蠧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
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
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
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屢時士員尙

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
便請給當時條例未衒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
足今物貴與昔不同皆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
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
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
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
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
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
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

下之養疏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乙宮等
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
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
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
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驂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
靜書上疏言減郡邑以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縣至
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遏彼地利是以邊廪或窘民
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役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至逼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尚差么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嘗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榷酤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

財可阜也有上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皋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疏俊晏曰唯即取富皋為婿後改名即富公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登科記天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陳州薦舉求婚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曆勘轉官恩澤移贈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鄙臣幼孤憫臣

多病夜叩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單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邱聞京師多不闕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上官婕妤賀婁氏賓器敕斜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

內降之弊引章后爲戒

三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
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爲陳州通判太常博士
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誥以楊太妃
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
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
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
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

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
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沖人十有二年
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訐一時之事非所
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
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
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句國子監是歲以江
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間曰宮掖
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
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之絕禁淫

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
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
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
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
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
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先是美人向氏於上前有侵
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
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
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

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
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藉藉頗有聞者公
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
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
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
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與
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
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爲
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

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閤請對非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

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爲非是河陽僉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尙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

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盡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交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瀟灑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游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騤太博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以從事章岷往桐堂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于堂自爲文以記之與邵餗先生求篆額又圖唐處士方干像于堂之東壁洎移守姑蘇道出嚴祠下見東嶽絕壁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

何多儒服有楷者新第名而歸因留二十八言又圖處士像于嚴堂之東壁楷請刊詩于其左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爲公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御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能之足下未嘗游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政貝山之圃其在

中矣以來沓衆未易他謀也與晏尚書書云某自睦
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
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
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
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
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
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當踵
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

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既成或以爲太廣公曰
吾恐異時患其隘耳（今學明倫堂東西有公手栽樹二株郡守各建一石坊樹下題曰范文正公手植）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制置江
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卽學拜公像觀學之弊復
請于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于東南五月八日有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八月有祭謝賓客文冬十月
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見文集召
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公薦白衣
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外郎權知
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
侍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
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
議亦幸其有失卽能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
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十二
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閻文應置毒公劾奏其
事卽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之上
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

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期王宗道同編次三月
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略
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絕無
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爲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
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
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
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
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遷
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闊務名無實公聞之又

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
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
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爲公如
是爲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
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
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閑務
者不可不蚤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
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折辭益
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

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
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累夕大臣謂
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爲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
者質何敢忘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
爲之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
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
以合典禮故加優奬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
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陛下
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追改

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
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
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
從坐況余靖素與范某分疎猶以朋黨此原空分註二十有二字
今仍闕之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館閣校
勘歐陽修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
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
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辯
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

是可怪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
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
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
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
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
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修區區猶望足下
之能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爲
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
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亦諫臣之

一劾也若訥得書忿乃言范某貶職之後臣請處祭劾端由參驗所問與救牓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詆臣言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迕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

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迕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諭修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靖洙修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歸張中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永叔書于壁者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出自畎畝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渥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己然而有犯

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饒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脈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峯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當有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洗幾遠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闌之句五老峯有亭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

公五老亭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為立祠須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盛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丁具禮祝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烏賦和謝希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專城鬢似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上諭

執政令侈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
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
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
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
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政陳琳辯其不然公
說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公
者皆指爲黨人琳獨爲上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
謝上表移丹陽郡先游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

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道由
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爲之作記立碑至郡謁
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
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
教授又處還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閣校理
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
爲幸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
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某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

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
四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橈之凶非如艮止之
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
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
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
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係元年知越州長編卻稱二年三月丁未考當是冬元
昊僭號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毋

臣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
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明
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元昊雖嘗奉
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
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
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
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
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
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

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
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遂子山遣使
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鄜州通判富弼請斬其
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牓沿邊有能擒
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寶元二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暨道中詩越
上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有贈
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峯院詩有與李泰伯
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一來

講說因而圖之誠眾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
飲酒俟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祭
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康定元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墓誌
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章閣待制
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
改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
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砦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
之備無二三分者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

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莫若
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
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
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
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無
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惟陛下綏而圖之七月己卯公除龍圖閣直學士
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句都部署司

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
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
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
兼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
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
出公曰不量賊眾寡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
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
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
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

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是歲橫渠先生
張載來謁勸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
定用兵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
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
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築靑澗城
復承平永平廢砦神道碑云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
功小利於延州築靑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
屬羌歸業者數萬戶牒种世衡等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缺乏糧食者計戶口
數日量支借貸祿粟有舉張問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討元昊
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
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墜脩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
人飢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
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
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
然臣恐情意阻絶假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功徐
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之計
則橫山人戶緊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

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
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
乃自爲書遺元昊諭以禍福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
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
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
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
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
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
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

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問山外諸
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
利旺榮爲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
凡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
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
又略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
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
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爽簡亦
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爲公辯上悟乃薄其

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徙知慶州兼管句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漢用九月辛酉公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管句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為左司

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修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賊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

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為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邱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為患邊上公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內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

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與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內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書十月辛亥以公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

使有讓表元昊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再加職進官公以西帥久無功辭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

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為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

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過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諫官歐陽修言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陝

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
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己
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
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
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公有
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
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
拜甲申以公爲陝西宣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
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爲備

任師中嘗守并州上卽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
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歲議而後行詔命田
況爲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略云某近蒙恩
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
二日已簽署旬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
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骨肉
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與詞訟必奏乞深
行請旨揮兒姪知委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撫

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巡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
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
朝廷既能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
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
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先是公
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琦言賊恐乘忿
盜邊當速遣某河東臣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
大臣毋勞往乃詔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
辰命同修中書時政記有述寶諫議陰德錄祭石曼

卿學士文祭吳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
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
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
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
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
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
旣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于前公與弼
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
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

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
令上方信嚮公等悉用公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詔書
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十月
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
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
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劫盜張海橫行數路
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
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
大怒樞副富弼議欲誅仲約公時爲參政欲宥之爭

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
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
不可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
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
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
情醵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
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慍甚
謂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
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

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
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
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
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牀歎曰范六丈
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
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
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
萬家誠國家賞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

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
曰朝廷興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爲郡縣設備吏敢以
治城隍閱兵卒爲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
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
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
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溫之輩公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句之以次
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
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爲罷

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
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
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
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
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
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逍
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
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能六月

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
秋事近願賜龍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
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爲
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
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
二人曲直交指爲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
屬拔用護邊及夷簡能召還倚以爲治中外屬望公
亦感激奮勵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
致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

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弼等
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竦
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
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
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于
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
有是命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
出公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

正蹈危機豈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
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
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
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爲便范公爲之愕然
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
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
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
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
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

意有所在不待為傚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
月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
領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恐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
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敕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呂
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祕閣寫書籍上
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
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
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其幹
其事又檄偕築大蟲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

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
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
表有祭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
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
有祭環州种染院文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
與韓琦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
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

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
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
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
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
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遂又言公去年受命宣撫
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
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
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
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

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十一月詔以邊
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撫使并罷富弼
安撫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
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
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
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在鄧
是年鄧人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
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

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二月有祭謝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允蹈之言也有依韻酬答邠州通判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答王源政憶百花洲詩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雍墓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博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中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舁疾來鄧以存歿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卻且著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於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語

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了當不復嘗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盥漱訖憑案而化眾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州貢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孫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卻待作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伊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愛之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次月改翰學士給事中禮部侍郎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見寄詩和沈書

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為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政便宜行事孫曰范公賢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樞二司使葉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為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絕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和

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孫之翰對雪詩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又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欲為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墓表兵部員外郎王

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依前職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寺主首諭以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

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
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
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
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八月建昌軍草澤李
覯撰明堂圖議公奏之授試太學助教覯能研精經
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
千載一辰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
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有舉
李宗易向約堪任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

更表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一月有兄中
舍墓銘 （十一月辛酉從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州兗
淄濰等州安撫使有青州謝上表正月八日有續家
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某上巳日方至青社
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
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又按言行錄載東齋記事
云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納場青
民大患輦運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納鈔與之

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實巨
牓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
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
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
乘自代狀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
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潁亳
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寫黃素伯夷頌寄京西
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
跋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

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
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
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為守宰
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
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
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
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
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宰政舉則天下自無事
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薨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潁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遂官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

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敕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羌屬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人數百爲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宣和五年慶帥守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

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詔褒贈近世名臣

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某

可特追封魏國公

五世孫之柔校正

范文正公年譜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詩鏞案涵四庫存目年譜補遺一卷不知何人所作歲寒堂刻本年譜補遺後有八世孫國雋識語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時爲江淮安撫勘會眞楚泗州有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粳米大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兖等州九月體量淮南州軍賒糴人民二麥并賒買亭民鹽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和糴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匹帛香藥三五十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贍又體問得諸軍州自來和糴當農民出糶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糴不前直候冬深斛斗已入商賈之家方始添價出糴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作保申乞先請價錢限一月內人納免被經販人隔截農民不得抑勒令請領十月奏爲蘇常秀潤旱蝗乞依吳遵路所奏權罷配糴斛斗又自江寧府乘遞馬到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廬壽登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

人口種蒔不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災傷一例體量放減并孤貧老幼不濟人戶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不多者慮煩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十一月牒江淮災傷州軍應貧因災傷逃移拋下稅產已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卻歸業者並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爲官中令納稅存濟不得又逃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稅科十二月奏乞免放舒廬等州折役茶又看詳江寧府上元縣等處所管主客戶口遞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鹽食用其客戶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盧革李碩張弁並公廉文雅爲衆所稱堪充京官如擢用後犯入己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瘞仍乞指揮今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以下贓罪徒以下並不禁繫許責保出外聽赦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馬深入鄜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攻討

要害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在界首
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為策應之名若環慶有賊馬亦
令鄜延路分擘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十五日
陝府中稅戶朱大成等八百九戶各於送納秋稅不
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揮逐縣鄉村拘
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生產不得燒燬斫伐其逃移
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稅招誘歸業免致逃移毀卻
桑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
人戶處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

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界首領約遇沒兀等二人部
領蕃賊七百餘人在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為何不
差人馬掩殺公言延州去塞門寨並無人煙又行川
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腳手周
迴又無舊日熟戶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為駐
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
襲或大軍攻賊縱被乘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二
月八日奏上延州熟戶見今饑餓若春深無田可耕
則恐作過或虜劫漢戶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

憂事乞與修廢寨御前劄子付夏竦仰一面與范仲
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出師即同謀進取又
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夏竦韓琦商議邊事十二
日奏乞相度禁放青鹽利害事十四日公有疏奏答
朝旨論攻討西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侯狄青等與
西賊戰于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公嘗舉歐陽公
充本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任十七日公上言
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後有
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取進止是月二十

四日牒張亢修豐林城及萬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
种世衡高頁夫相度東路承平南安兩寨如久遠可
守即進兵前去修復是月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
○三月初一日牒青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珍等
接此春煖耕農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戶蕃部如
內有未敢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
空閑地土或遠年逃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
與量借錢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奏那
兵馬五萬防託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路巡檢狄

青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為賊所誘二十八日奏乞指揮二人令持重不須身自鬬敵○四月五日差周美楊麟陳永嗣等修復萬安寨豐林城甘泉城已畢公又相度將與修承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牒种世衡郭延珍等據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且支借貸糧粟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六月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習短兵又乞揀選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孫沔田況充經略判

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公事○八月一日舉劉牧錢中孚等十七日充陝西差遣時延州金明寨招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缺少糧食公奏體量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兼知延州張存每年八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別選人知延州如未選得間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約束訓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丞高良夫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以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

據左侍禁王聰狀陳弟王繼元差在塞門寨權兵軍監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為奏聞朝廷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之士○初鄜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元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減廢○九月公與轉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州兩程遇晴明皆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坂至多及巡歷回來卻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涉河自甘泉縣早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鄜州尚更兩鋪所有隨行軍馬已各疲乏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軍馬既不

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兼是山居無可收買逐牒延州將牢山新店館驛量行修補及存留甘泉新置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遇雨雪并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勘請止宿十六日奏乞放免張亢斬軍不當罪名是月奉聖旨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齎送文字直到昊賊處二人不期為臣所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以何面

日更可使人伏乞旬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十月初一日巡檢李惟希下兵士王義等四人作鬧劫掠軍人公到延州據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前要斬初五日公牒朱觀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吉王守琪張宗武自鄜州西北入德靜寨進兵討掠族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美鄭從政部領兵馬離延州往保安軍過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路深入破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出入進退處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諸使處分時

西賊大將剛浪唆兵馬最為強勁在夏州東彌陀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即是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與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惟朱觀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密議奏乞令朱觀計會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鄜州晉司馬勳張式黃貴減剋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兵士多是飢寒逃亡若更減剋轉難存濟遂牒鄜州將馬勳等三人對諸軍處斬又奏修城及般運糧草工役辛苦地

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月支醬菜錢是月十二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西事以來應副軍期科率百出如官員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於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既尉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深加照察知非請託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處求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之深患滿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受彰應陝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外卻乞盡底催發前來赴

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獲生口鞍馬畜產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日保安軍奏乞早降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經略安撫使副火急於近裏州軍人戶秋稅內科撥赴本軍公體量得延州至保安軍山路一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卻入戶田土則各逃散沿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近裏州軍人戶就保安軍輸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公遂擘畫只將鄜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將部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黃世寧到盧子平捉到西

賊婦女朱觀打破洪州一十餘寨并族帳二十餘處
二十八日奏乞不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
邊遠之人率多無告特告朝旨應舉充縣令人限一
季內並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
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漕望官於三舉已上進
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兩人不致闕
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九指揮王瓊
奪長行于興斫到人頭作自己功割上名字申奏宣
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于興告訴問訖招伏公書斷

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誤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
員等處斬又奏乞建故寬州為青㵎城十三日奏狄
青黃世寧頗勇氣乞早加奬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
賊於歸娘谷乞賜酬奬十七日將陝西軍州每年夏
稅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陝
西近裏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兵馬來
陝西邊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有懦弱生疏
不能鈐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攪擾縣鎮十九日公牒
鄜同華州河中府如軍馬經過相度使臣稍有生疏

不能鈐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
支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替次第
攻攪擾縣鎮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寧
劉政在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令張
宗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備則便行討
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十二月初二日
乞陞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事時清邊弩
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沿邊苦寒之地所
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員兵士已到延州例各單

寒闕少衣裝初四日遂牒延州一例支給○十二月
十二日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京西陝西嚴切鈐束
如有兇惡即行軍法十六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分弓
手二千人并牒河中府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
押送鄜城縣駐劄把隘防託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
苗稅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最是
辛苦糜費數陪盤是山坡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
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
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裹纏乾糧並盡

卻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稈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闕中百姓秋稅入邊上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爲鄜城郡隋爲僞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州爲軍令建營房倉廒廨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半惡路至春卻那減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斂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給熟戶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綵內有功勞異於衆者等第支給襖子腰帶係蕃部巡檢者給與紅纓交椅仍與別立約束令遞相鈐轄准備點集時聖旨令公與梁適商量邊機事公奏乞指揮涇原路招安明珠滅藏二族時邊上臣僚陳乞買馬纔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戶及百姓公人之家覷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起動熟戶取奉虧價強買邊上新舊官員各稱准宣買馬無時了絕往往一道宣頭應帶數匹公乞朝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句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必有所傷願朝廷存此一路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榷場用匹帛等博買熟戶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

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四月徙知慶州兼管句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爲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

為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
在彼防託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慈以
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建寨託邊之利特加贈典其
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月陝西體量使
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
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先是一月聖旨令擘畫
牽制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公牒本路主兵官員盡
底部領戰兵往沿邊入界牽制併擘畫合行事件指
揮逐路主兵官員施行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畫

一具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葛宗古二
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衡與
轉諸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
二議是月奉聖旨體量鈐轄都監○十二月初七日
奏乞改移張明郝緒
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句招到賊界僞署團練使
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定奪賞賜銀椀
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襖等物那與緊官房舍居住
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乞等補官十一日到
環州管設蕃官支與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
二十九日再舉种世衡知環州時牒各寨逐月一度
句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牒環州
簽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撥官地種蒔蔬菜貨賣并諸
蕃部贓罰添助公用去訖所貴不破省錢是月公到
邠州排揀新兵據人戶王昭瑋等陳告稱官中修營
占卻園林地土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
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隨地錢
稅後邠州准轉運司牒句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

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即合回
申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卻例行催
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句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
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遣差
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土價錢卻牒邠
州依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
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託州軍一依范仲
淹擘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裏州軍輪差弓箭手
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卻輪差在極邊城寨奉聖旨

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署司相度又無妨礙且利
害疾速聞奏公言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戶三丁內
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緣邊上食物
踊貴亦少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貝纏必於本家骨
肉處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
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邊徒使破壞家產伏
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
閉之時山城未曾修築微有牆壘未能禦捍惟劉平
晝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

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跡孤危未能雪恥竊聞劉
平尚在恐邊臣有所憫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
管又言計用章無不順之意乞與敘用初五日有看
詳趙珣所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
在外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覓便攻擊二十五日
公言將有勇怯師有衆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
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
體量將之強弱敵之衆寡地勢險易天時明晦臨事
處分以保民安邊事爲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揮

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四
月令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尋令弓
箭手兵士等負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
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
范祥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修寨城已了見分擘街
巷修蓋軍營倉草場廨署及城上置敵樓般運糧儲
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端高良夫楊畋○寧
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以後忽降猛雨風雹雷
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火發燒卻稈草四千餘束

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銑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
蓋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赦指揮只令陪納入官
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卻慮今後沿邊
倉場作過要得負累官員爲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
釋免二十四日奏舉焦遂卿李顒張忠張信等乞與
轉官二十九日體量得環州界肅遠馬領定邊安和
安塞等寨軍馬糧草人戶不少並各城牆低下濠塹
淺狹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軍兵士修築
開淘○六月初六日石昌鎮申梁家族蕃官屈都等

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為讐其梁家族點集一千餘人騎待報讐相殺公又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椀絲絹走馬往本鎮體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初九日慶州北路都巡檢司狀申探得昊賊親領八萬人騎奔往鎮戎軍去遂牒寧州通判張去惑著作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州其人戶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揀損稈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賊馬大段緊急公差焦

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防託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候看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藏避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支與口食并鞍馬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如遇閑圍三五日閒亦借與稈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牒今月十日夜一更時准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軍號紙申番賊不知數目奔充圍繞三川定川寨公牒張建侯策應探事軍人張遇分析狀稱今月二十二日早辰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勝堡見自家軍馬

與蕃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散所有自家軍馬總在定川寨與蕃相殺公令鈐轄李丕諒領軍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同往原州會合策應○十月二十八日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懷德齎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卿往涇原路為本路近經賊馬鈔掠藉招緝與文彥博對換公乞依舊領環慶路職任同涇原路經略並於涇州駐劄與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期平定時渭州鎮戎軍寨主職田有每歲獲千餘貫延州慶州諸寨多

無職田十月廿八日奏乞均定諸寨官員職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言涇原土兵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微薄抛離本營取糴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土兵各令撥歸本路便喚公私俱便是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公與公及龐公分領之公與韓公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甲申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從公與富公之薦也○十二月西賊入

山外打并原州打虜公牒知原州景奏與當路鈐轄李丕諒等六人部領軍馬計會節次向前於鎮戎軍以來會合出奇伏截山外回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示以兵勢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衆心又與都監張肇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少壯人爲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己卯保安軍狀

申鄜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不可許者三有不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僞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爲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往邠州提舉并就近何抽乾耀州新兵請知州通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人員及指畫閱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發運非人公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荊湖制置發運判官京師足食辛卯公與韓公又言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敕一道若將來

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之○十月初五日用張昷之爲河北都轉按察使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邈爲京東轉運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乞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別降敕命各令編成例

墳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貢
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曾公亮
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請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
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飾矣先
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
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
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
殿上四策○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句機宜文字
○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

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
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之罪從公奏請也
十三日舉葛宗古楊麟充閤門祇候是月勘會河東
邊上所闕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
多是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逮二十七日
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
炭鐵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員專監其人匠於本路
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
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四日

具賊差使臣一道姓金不得名往北界契丹處去不
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那撥陝西
兵三萬來赴江東乞朝廷更不遲延十三日舉張子
奭張蒿張去惑蘇舜元陳榮古堪充刑獄錢穀重難
任使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運使又舉向約乞
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日又舉張子奭等五
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每五年一造城郭等第
簿公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甚有人戶因差
配破徹家產州縣不能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

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產多爲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
八月出榜曉示逐處人戶并劄與逐州軍及都轉運
司及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
三年便於簿內注鑿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役不得
者即與免放先是陝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御特支後
至是已是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今往陝
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糧兵并人員
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月公在并州見
都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

得止絕欺弊纔方行下文字便有百姓經并州告訴
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
且令依舊行用據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料錢并
銀鞋錢二百萬准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示其軍人
例各高聲言道官中支賜與我因何卻不得行用其
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
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
使時河東諸軍州榦新收刈白草降下萬數不少逐
處官吏不能體量利害例各差兵士或探斫不前即

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買或於人戶係稅草地內
強行採打引惹爭競即令逐處搔擾公出榜曉示諸
軍州自榜到日以前拋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數目
並與放免體量得逐處賊盜多是逃軍兼近南郊恐
成羣黨驚劫人戶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
逐處出榜招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
許於官司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
夏楊守素赴闕公奏乞所有封冊之禮須候西北收
兵只行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詳審二十日樞密院

劄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
閤門祗候張繼勳是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鄉
村人戶今日已前帶卯配買物色或包二稅移逃者
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稅並與除免仍劄
都轉運司公到忻州體量忻州城池窄小奏乞增修
〇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處差人伴作
賁豐州所賞契丹不敢占據奉聖旨令公相度公言
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人煙道路不通今
來難便去賞與修初麟州無酒務不榷酒利寬假邊

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榷起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
榜并劄與麟州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到麟
州體量二州四面邊壃並無城寨防護人戶不敢復
業遂與明鎬商量申奏乞修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
往府州與土可耕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
界熟戶百姓依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卻減下
正兵大段省得國家錢帛是月體量得火山苛嵐保
德軍三處各屯兵馬所入軍儲皆是商旅人戶將銅
錢擦糴北界斛斗入倉中糴每月計出御銅錢數百

貫過往北界每歲計置河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
之大弊也十九日奏乞朝廷支紬五萬匹送下河東
轉運司俵與岢嵐等三處博糴軍儲急止銅錢出界
之弊二十七日張亢奏准經略司牒岢嵐軍等處有
閑地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
件地土擘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州與
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戶名目三五十家靠
險居住高築牆院防備盜賊○十一月初五日知原
州蔣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須藉土兵守禦公劄

與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就糧振武蕃落指揮○十
二月經略司管句何涉有母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
孝養初一日公舉涉充益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
孝道時蔣偕出兵至佛空平燒蕩族帳种世衡領環
州蕃漢兵燒蕩大小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奬諸將
功勞是月劄付陝府據諸縣逃官田地勒令地分鄰
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見錢數並與除放劄付與河
東轉運司將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與係官閑田仍
免送二稅時契丹與元昊戰不利奉聖旨指揮令公

體探北界事宜公言自古兵家每有挫衄恐其下離
叛仰別舉事圖其復振以攝眾心今契丹西征無功
愧見其下或謀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
月明鎬奏發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鎬所奏
相度經久利害聞奏因僚又奏焦太師來大池打量
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審從長指揮又奏相
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路回到岢
嵐軍次日有鈐轄孟元并岢嵐軍使米元溶來言有
萬勝指揮兵顏和告稱有本指揮軍人結集背叛司

理院勘得本人不著次第多欠人債所告只聞人說
並無照據欲令顏和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
更子細勘鞫實情如委實誣告亦且決配況未曾刑
害著被告之人恐今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
等來言欲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蔓追究公又奏
訪聞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
其間輕狂之人不禁辛苦或亂出語扇搖人眾於邊
上不便乞早降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
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採候北界

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戰敵
以分朝廷萬一之憂二十日西賊點集兆人壯馬往
環州界公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託
及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二十三日奏
言竊見太常博士趙振祕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
寬之馬仲甫徐執中仕惺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
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誤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
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官充陝西河東
大郡通判貼黃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例臣

出使應所舉過官員恐朝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
正入已贓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撥細腰城屬環州二十七日
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倚驅等陳狀爲老小殘疾及年
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丁見今單身乞
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體量倚顯等如有人戶可以
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別無人戶指射即與免
放施行○二月劄下幷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
備行指揮逐處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

是月翰林學士吳育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時
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公有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
育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劫築城等四
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
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疏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
欄柵至葫蘆河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
寨及逐川內各有煙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戶一例
驚移及差人探問卻稱來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

戶尋卻歸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體問得鄜州
路前來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
其人戶爲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遭虜殺
今來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原路經略
司今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蕃漢人戶多差
人趁遣回避不得慢緩免致驅虜初四日奏留蔣偕
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弓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
疾病久遠不堪醫治者許本戶人填替如本戶無人
即許召人充替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此篤疾廢疾

之類非可詐偽者為年未五十已上有礙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雇人承替之時內有步力之家則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雇人多是恐脅家內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篤疾廢疾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與揀停歸農不須要家人并雇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不致失所〇五月歐陽修上疏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

而不聞其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府二州勸會歸業蕃漢人戶約量人口數目支與貸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戶買牛具錢本選差朝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〇閏五月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營秋開縱

有事宜亦難句迴邊上恐遞相扇搖別有言詞請涇原路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〇六月十四日奏諸軍頭失隊補將文帖免勒充長行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嘉震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詩公勸勝勇狄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用舉爲充慶州駐泊都監〇八月十三日聞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商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回肴

州取覆縣胥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卻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錄與韓琦所上攻守策錄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奏舉李絢授閤門祗候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奏體量得秦州自來客

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買兼販
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興販今
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必是一路蕃情
怨望兼大段隔絕興販券馬及阻節客旅興販川貨
則一路糧草少人入中必是誤事伏望朝廷下秦州
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李顯充邠州都監○
九月舉張肇知寧州公以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
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
榷務一則招誘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

稅要用二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
就近供軍三則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初
四日奏乞於麟州剏置榷場二十日西界送石元孫
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
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
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
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
該大赦御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
戮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

使陷蕃將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
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准樞密院
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巳下自來各破親
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兵揀選知武藝
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添支錢候巡邊及
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纏錢三百文所貴均
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令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
公相度若是揀卻知武藝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
不得替換卻恐不切閑習因茲生疏有誤使喚已牒

秦鳳路都部署司據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
路分更不逐月支添支錢○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外
德順軍界靖邊隆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共八
百餘人請射地土耕種修築堡子把截并逐家老小
在彼居住自來累遭虜掠公牒涇原路安撫司令
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只量留少壯人在壕
外堡子安泊防守營句耕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
捍亦須入壕裏同避免枉遭虜掠
　案舊年譜竄閻文應嶺南尋死於道此據富鄭公

所作墓誌案闕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
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後
兩日改鄜州鈐轄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
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
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賜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
嘗有宣預南指揮及死於道事迹不知鄭公何據
也今姑從鄭公墓誌俟考

先公生汴宋端拱襲於皇祐始終際極盛之
時明良康乂克展忠謀勳業在朝廷威望在

遺徵惠澤流子孫太史有傳墓道有碑鉅公
名賢論贊稱述煒示不朽惟年譜未刻非缺
典歟國儁忝奉祠事謹命工刊梓與文集奏
議並行覽者庶有考焉天曆三年庚午春正
月望日八世孫國儁百拜謹識案天曆三年文宗改元至順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范文正公別集四卷宋刊本左右雙綫白口兼有黑綫
口第一魚尾下標書名卷數第二魚尾下標頁數刊工
姓名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字第四卷末有題記云鄱陽
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者僅九人而
傑出于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
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于文
章散落人間雖筆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
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
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于他處誠

闕典也翊攝之此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
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
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
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
五月既望邵武俞翊謹識案此爲江西第一刻本當時
嘗與魯公集同刻者今魯公集北宋末敏求本南宋留
元剛本皆不可得見惟明嘉靖錫山安氏本爲最善而
文正集向存宋本未始非幸事也天祿後目有乾道本第二跋云
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

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為遺集附於後其間尚有錯誤更俟後之君（原脫一字當是子字）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口日郡從事北海綦煥謹識案此為淳熙本江西第二次修刊之本也文正集原名丹陽前有蘇軾序文至江西刻行始改名文正集凡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考綦跋有刊

補之語則行款仍乾道之舊可知然綦刻僅有遺集即所云詩文三十七篇也別集之名更在三次重修之後綦跋後復有三行一行云嘉定壬申仲夏重修二行云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朱釣三行云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旧櫶案此為第三次嘉定重修本即此本也後元天曆戊辰歲寒堂范氏家塾即依此本重刊其裔孫能濬復輯補編五卷附之亦名曰范集蓋與忠宣文集（范純仁）合刻而歲寒堂則范氏家塾之名也由此觀之自乾道而淳熙

而嘉定實一刻而再修天曆亦從此出故行款未變文正集宋刻傳世者自丹陽集之外蓋皆江西刻矣余於己巳冬得宋刻范文正公集蓋第三次嘉定重修本也其別集四卷取與張令僧贈我影寫清宮舊藏宋刻本校對斷板爛字一一符合殊可寶也天曆戊辰歲寒堂原刻本余未之見攷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云天曆本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年譜補遺一卷遺文一卷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字云云郘亭雖未將年譜與年譜補遺二種分別言之然證以康熙丁未歲寒堂重刻本總目

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政府奏議二卷尺牘三卷年譜一卷（註宋樓鑰編次）年譜補遺一卷（未註編次人姓氏）言行拾遺事錄四卷鄱陽遺事錄一卷遺蹟一卷義莊規矩一卷褒賢集五卷補編五卷其年譜補遺既未註編次人姓氏而年譜之後有五世孫之柔校正七字年譜補遺之後有天曆三年庚午春正月望日八世孫國僑識語則天曆刻時已有年譜補遺可以概見矣毛一鷺於萬曆戊申為松江府推官時曾編刊范集伏跗室所藏年譜及年譜補遺為毛刻全集之零種毛刻於年譜第二行題重

校而重校云者既謬誤百出於年譜補遺第一行竟題曰集編且直冒他人著述為已有余刻文正公年譜先見者為毛刻本嗣取康熙歲寒堂本勘比之錯訛甚多一一校正而年譜補遺一卷定為天曆以前人士所作抑或即為攻媿所補未可知也何物一蝨敢冒而取余因序文正年譜既發其覆復就范文正公集刊刻之先後及余得宋刻之可寶與夫郘亭所攷者更詳言之以見欺世盜名者日久必敗而讎校之學不能不盡心焉耳乙亥春張壽鏞跋

岳鄂王行實編年

同治癸亥古潭余革
臯氏校勘于明辨齋

御製岳武穆論 乾隆四年十一月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振中原之不恢復人皆曰由徽欽而致然高宗實難逭其責焉當徽欽北去社稷爲墟高宗入援順人心而即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即位之後當臥薪嘗膽思報父兄之讐而信用汪黃貶黜李綱不復以河北中原爲念豈非高宗庸懦用人不察之過哉其後諸將用命岳武穆以忠智出羣之才率師北驅所戰皆克而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師淮北之民遮馬哭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然而武穆不得以自留也夫如武穆之用兵馭將勇敢無敵若韓信彭越輩類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備仁智並施精忠無貳則雖古名將亦有所未逮焉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已命知班師必爲秦檜所搆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之外嗚呼以公之精誠雖死於檜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烈實可與日爭光矣獨不知爲高宗者果何心哉

宋少保岳鄂王行實編年卷上

王嫡孫 珂

後學余肇鈞 重刊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封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封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封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癸未歲　先臣和遺事　初歲遺事

先臣名飛字鵬舉於是年二月十五日生按劉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及姓源類譜曰唐堯時有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官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冑莫考凡數千載皆韜跡不耀望雖出於山陽郡先臣實家湯陰亦未知其所以徙自先臣成以下皆以力田為業及先臣和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廪食值河北屢歉飢者甚多先臣和常以脫粟數升雜蔬為糜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道路之飢者均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先臣和曰彼飢者亦人耳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日再食而尚求飽耶吾裁吾之僅有以濟人之絕無耳人有侵其地以耕者割而予之有貸其財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愠色鄉人咸愛而敬之先臣方在孕有父老過門聞姚氏聲曰所生男也他日當以功名顯位至公孤父老忽不見及生先臣之夕有大鳥若鵠自東南來飛鳴於寢室之上先臣和異之因取以名焉未彌月黃河決內黃西水暴至姚氏倉卒襁抱坐巨甕中衝濤而下乘流滅泯俄及岸得免先臣少負氣節沉重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强記書傳無所不讀尤

好左傳春秋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能常得燭晝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其要領輒棄之為語言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者生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嘗學射於鄉豪周同一日同集眾射自示其能連中的者三指以示先臣曰此可以言射矣先臣謝曰請試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因以所愛弓二贈先臣先臣益自練習能左右射及為將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射未幾同死先臣悲慟不已每值

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肉奠於同墓而泣又卽所遺弓發三矢而後反先臣和覺而詰之對曰射三矢者識藝之所由精也祭畢而酬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先臣和始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之臣乎先臣應聲曰惟大人許飛得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敢爲先臣和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壬寅歲　年二十　從敢戰　擒陶俊賈進

先臣和卒

眞定府路宣撫使劉韐募敢戰士備胡先臣首應募韐

一見大奇之命爲小隊長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殺掠居民官軍屢敗先臣請以百騎滅之韐與步騎二百先臣往戰用奇計卽擒俊進二賊餘黨悉散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郞命未下得先臣和訃徒跣奔還湯陰執喪盡禮哀毀骨立會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先臣亦棄不復問

宣和五年癸卯歲　年二十一　留家守制養母

宣和六年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是年三月賊張超率衆數百圍忠獻韓琦故塋先臣奮然曰賊敢犯吾塋耶卽乘垣引弓一發貫賊吭而踣賊衆奔潰塋獲以全是歲從平定軍稍擢爲偏校

宣和七年乙巳歲　年二十三　爲平定軍偏校益練武技

靖康元年丙午歲　年二十四　榆次覘虜　謁大元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郞　戰侍御林轉保義郞

戰滑州河上　隸宗澤軍

夏六月有某路團練知先臣勇以百餘騎檄往慶陽榆次縣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衆皆畏怯先臣單騎突其

陣出入數次殺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不敢逼至夜以虜服潛入其營遇挈刁斗者謬爲胡語答之遂周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亦棄不復問間行歸相州冬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何朔至相州先臣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等與以百騎先臣受命出日薄暮自以四騎徑入賊營賊咸驚愕先臣呼倩等言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功名反於草澤間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此轉禍爲福之秋也倩等素知先臣名且感其至誠置

酒延之先臣亦豪飲不疑酒酣倩謂曰倩等驟攝外縣
令叛招恐未免誅僇先臣開諭再三忽一賊起搏先臣
先臣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劍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
解甲受降凡數百人由是受知於大元帥補承信郎合
騎兵三百命先臣往李固渡嘗虜軍戰於侍御林敗之
轉成忠郎以會大父諱寄理保義郎未幾檄從劉浩解
東京圍與虜相持於滑州大捷以功遷秉義郎大元帥
次北京以先臣軍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改元建炎）　丁未歲　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
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陣圖　從
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官　詣張所借補修武郎
論兩河燕雲利害　從王彥戰新鄉　戰侯兆川
戰太行山　殺黑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留守司
統制隸杜充

春正月戰於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衝突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先臣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士皆奮擊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先臣謂之曰爾智勇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為偏裨尚可他日為大將此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先臣一覽即置之後復以問先臣先臣曰留守所賜陣圖飛熟視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況飛今日以偏裨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陣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縱無遺類矣澤曰如爾言陣法不足用耶先臣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

曰爾言是也大元帥移南京復令先臣以所部從五月大元帥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言大概謂恢復宜亟宰臣不能輔導遠圖意請奏忤用事之臣謂小臣越職言事非所宜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差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三軍汝自料能敵幾何先臣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幾也為將不患其無勇而患無謀故曰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

校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言卽瞿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促席與論時事先臣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所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先臣因與歷言兩河及燕雲利害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如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缺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百二河山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連綿不相接應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健甲精兵憑據衝要深溝高壘峙列重鎮

使敵人入吾境一城受害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復則燕雲未可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爲失策國家用兵取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獲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爲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乃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僞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民人與其素習之士卒席捲而歸徒付以空虛無用之地

國家以爲燕雲眞我有矣則竭其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稍安定之後一呼而入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亦正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爲名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哉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地以爲京師之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既失莫可保守幸江幸蜀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

招撫命耳一死惡足道哉所大悅借補武經郎命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虜勢盛彥軍石門山下先臣約彥出戰彥不進先臣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二帝蒙塵賊據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眞欲附賊耶彥默然強與置酒幕下有劉姓者數于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聽先臣怒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而舞諸將鼓譟爭進遂拔新鄉明日又戰於侯兆川時先臣已兩捷賊擁衆而來先臣厲衆力戰士卒重傷先臣亦身被十餘創卒破之俘獲士馬甚衆夜屯

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先臣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享士間走彥壁乞糧不許乃引所部益北又戰賊於太行山獲馬數十疋擒拓拔耶烏數日復戰先臣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虜大帥黑風大王其眾三萬悉潰走虜人破膽先臣自知爲彥所疑乃自爲一軍歸宗澤澤命爲留守司統制次年澤卒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戊申歲　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潭　從閭勍護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轉武

功郎

春三月合聲宣贊兵與金賊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於黑龍潭龍女廟側又官橋俱捷擒千戶渤海漢軍兒等送留守司秋七月從閭勍保護陵寢八月與金人大戰於汜水關賊有勁將往來馳突甚銳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賊潰官軍奮擊大破之又被檄留軍竹蘆渡與賊相持糧垂盡先臣用計襲破之以奇功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歲　年二十七　破王善兵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轉武畧大夫借刺史　解陳州圍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　諫杜充留守京師　戰鐵路步　戰盤城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戰溧陽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率眾五十萬薄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捬先臣曰京師存亡在此一舉時先臣所部纔八百人眾皆懼不敵先臣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領數騎橫衝其陣賊眾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至酉大敗之賊悉潰散轉武經大夫又賊杜叔五孫海等圍東明縣先

臣與戰擒之轉武畧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肆兵出掠充檄先臣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先臣先命偏將岳亨以游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千驢等善兵不敢出勢遂沮數日戰於清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歸所降卒甚眾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復與岳亨從陳淬破善眾會杜充欲棄京師之建康先臣力諍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碩望且不守他人奈何今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復取

之非捐數十萬之衆不可留守盡國之充不從遂隨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之至六合徼討李成破之于盤城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出先臣叩寢閤諫之曰勍虜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此爲甚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高枕於此乎雖飛以孤軍效命亦何補於國家因流涕被面而言充漫應曰來

日當至江滸竟不出未數日虜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先臣等十七人領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淬往虜戰戰方酣大將王燮以數萬衆先遁諸將皆遁去獨先臣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遁將引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以數千百計諸將恫恫欲叛戚方首亡爲盜先臣麾下亦有從者先臣灑血厲衆曰我輩蒙被國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偷生苟免身死名滅何裨耶建康江左形勢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

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爲感泣不敢有異志凡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隨我於是傅慶劉經等以軍從金人遣人說充降許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屬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服先臣威信恩愛有密白先臣願請爲主帥而俱叛北方者先臣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先臣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强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被上賞乃還故鄉豈不榮哉必能湔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爾曹叛衆皆

懽然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亢兀趨臨安府先臣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餘級擒女眞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駐於廣德之鍾村時糧食匱乏先臣資糧於敵且發家貲以助軍至與士卒之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先臣紀律不敢擾民而肆如常時虜之簽軍至其地者皆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附之凡萬餘人虜侵溧陽縣先臣遣將劉經夜半馳擊敗之生擒女眞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十二人及千

戶酋哥等
建炎四年庚戌歲　年二十八　破羣賊　戰常州
復建康府　獻俘行在　賜槍袍鞍馬　平戚方
轉武功大夫防禦使通泰鎮撫使　戰承州　賜金
注椀盞　戰北炭村　柴墟鎮　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齡來迎先
臣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人歸路以立奇功會
城陷先臣未及行時郭吉在宜興擾掠吏民令復聞先
臣威名同奉書以迎且云邑之糗糧可給萬軍十歲先

臣得書即往宜興甫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先
臣立遣部將王貴傅慶將二千人追之大敗其眾毆其
人船以還又有羣盜馬皐林聚等精銳數千先臣遣辯
士說之盡降其眾有號張威武者不從先臣單騎入其
營手擒出斬之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
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與老稚晨夕瞻拜曰父母之
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又相率即周將軍廟闢一堂
祀之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先臣邀擊四戰皆捷虜之
擁溺河死者不可勝數擒女真萬戶少主孛堇漢兒李

渭等十一人復尾擊於鎮江之東戰屢勝詔令就復建
康乃親將者往戰於清水亭金人大敗僵尸十五餘里
斬耳帶金銀環者百八十級獲其馬甲百九十副弓箭
刀槍金鼓三千五百事五月兀朮復趨建康先臣設伏
于牛頭山上待之夜令軍士黑衣混虜中擾其營金人
自相攻殺復令軍士啣枚潛立於路側伺其往來盡擒
之兀朮駐於龍灣要索城中金銀縑帛騾馬軍器及北
方人先臣以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下至南
門新城設寨大破之凡其所要獲負載登舟者悉以戈

殪其人於水物塡委於岸者山積斬禿髮垂環者三千
餘級僵尸十餘里降其卒千餘獲馬三百疋鎧仗器甲
以萬數建康所運去之物悉還兀朮遂奔淮西先臣入
城撫定居民虜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行在上詢所俘
得二聖音問感歎久之先臣奏曰建康為國家形勢要
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
擾江東西者臣謂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西地僻亦恐
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
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鞍馬鍍金鎗百花袍褒嘉

數四初叛將戚方掠扈成軍老稚以歸成責之方陽謝約成盟還所掠成不恃而往方伏壯士殺之併屠其家其部曲悉歸於先臣廣德守臣亦以方之難來告會有詔命先臣討之先臣頓兵往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先臣射矢橋柱方得矢驚遂遁先臣令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先臣自領千人出戰凡十數合皆勝復遁先臣追弗已方自知必爲先臣所獲適張俊來會兵方乃間道降俊俊爲先臣置酒令方出拜方號泣請命俊力爲所免先臣曰招討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

事方遠叛去嘗遣人以順逆諭之不從屠掠生民騷擾郡縣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凶尤甚安可貰俊再三請先臣呼方謂曰招討既赦汝一死宜思以報國家方再拜泣謝立於左當廣德之戰也方嘗以手弩射中先臣鞍先臣納矢於箙曰他日擒此賊必令其自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畀方方寸折唯謹先臣與俊大笑方流汗股栗不敢仰視於是虜與賊之凡在近境者皆或殺或降時有刪定官邵緯上書廟堂言先臣驍勇沉毅而恂恂若書生頃起義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衆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卒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慮金人畱軍江南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爲國家奪取咽喉形勢之地使逆虜捐地而去無一騎畱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歟歷數其功效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上於是有意超擢秋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事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有知人之明猶可喜也遷武功大夫

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先臣以公牘申省辭通泰之命願以母妻幷二子爲質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之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本路州郡乘伺機會邐邐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使張俊援之命先臣隸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俊再三辭鼎再三折之鼎奏曰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先臣率兵

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援而以先臣改隸光世節制上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世將行輒下戚止之遂已上聞之乃顧趙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移書光世復不行時雖已詔先臣行而先臣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所部兵赴鎮初未知也十九日先臣發宜興廿三日軍至江陰俟舟先臣聞警輕騎而先廿六日入泰州未視事即籍郡勇敢及部轄使臣効用責其願從軍狀盡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而取中的多者得自擇一馬畢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

院甲五十與之分為四隊常置左右初九日軍既濟二十日抵承州轉戰彌月三捷殺其大酋高太師擒女真酋長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札褒諭并賜金注椀一副盞十隻金人既陷承楚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先臣在承州泰州盜起王招寇城東張榮寇城北詔先臣還守通泰乃旋師自北岸村至柴墟屢戰俱捷諜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光世遣詔不遣援兵先臣以聞十一月有詔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且於近便沙州保護百姓伺便掩擊先臣顧虜勢盛泰州

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於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知其數相持累日而泰州爲鎮撫分地不從朝廷應付糧餉乏絶封虜尸以繼廩越二日乃下令渡百姓於陰沙先臣以精騎二百殿後金人望之不敢逼遂屯江陰時又有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殘亂之後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十二月上命張俊爲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辛亥歲　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戰筠州城東　戰朱家山　戰樓子莊殺馬進等　降張用　充神武副軍統制觀察使　擒饒達姚青　陞都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上曰成兵雖衆不足畏因諭俊以爲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遽曰臣何謂無功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殆卿不如也俊惶悚承命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能勝思諸將惟先臣爲謀勇乃請以先臣軍同討賊詔許之二月先臣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

莫當其鋒俊大懼召先臣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君其爲我計之先臣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雖不才願爲先鋒以行俊大喜從之初九日先臣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爲神乃潛出進軍之右先臣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追奔二十五里及河渡土橋纔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同攻先臣先臣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前突進兵大敗遂奔筠州先臣卽以

軍屯筠州城東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先臣以紅羅爲織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攻之伏發大敗走先臣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卽坐卸衣甲不汝殺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不計所獲衣甲器械甚多其堅全者東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敝者置於筠之州帑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潰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先臣貢夜引兵啣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于茂林以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

進引十餘騎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先臣遇之於奉新樓子莊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獲馬二千疋追之由武寧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又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先臣以馬軍追之渡步軍於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建及諸酋領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息飢困死者十之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馬二千餘疋所棄輜重衣甲無算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絕羣號拚蕩其妻尤勇帶甲上馬敵千人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先臣謂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當幾何先臣曰以飛自行此賊可徒

手擒俊固以兵三千益之先臣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卽戰不欲戰卽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榮寵不降則自隕鋒鏑或俘纍以歸朝廷雖悔莫及矣用與其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解甲先臣受之以歸俊喜謂諸僚佐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皆不及也繼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內擇精兵凡萬餘以歸俊俊奏先臣功

第一秋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畱洪州彈壓盜賊
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
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先臣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
千保撫州以洪州鄰撫建昌鄰邵也先臣使以岳字幟
植城門且牓於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
相戒勿犯村氓樵採如故民不知有盜十一月賊姚達
饒淸以萬人逼建昌先臣遣王萬徐慶討之擒達淸於
四望山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二年壬子歲　年三十　賜衣甲　權知潭州兼

湖東路安撫　盖韓京等兵　討曹成　破太平場
趨桂嶺奪二隘　捷蓬嶺成遁　遣張憲等追成
殺郝政　獲楊再興　授中衛大夫承宣使　殺
郝通將於筠州　平劉忠餘黨
春正月上詔以先臣治軍嚴肅勇於戰鬬賜衣甲一千
副尋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安撫使向子
諲據道賀二州二月命先臣以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且以韓京吳錫及廣東西峒丁刀
弩手將兵士軍弓手民兵與先臣會以捕成又付之牌

與金書兼黃牓招降羣盜十七日先臣發洪州成聞謂
人曰岳家軍來矣乃預令其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
兵趨全永犯廣西獨畱其中軍乘先臣未至肆兵刼掠
三十日先臣至茶陵先遣兵趨郴及桂陽路伺成動息
上又令察其受招與否爲之進退先臣遣人諭之降不
聽乃上奏曰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
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
不畏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蠭起之
衆未可遽殄上許之夏閏六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

場結屯數十里按兵設柵會得成諜縛而坐之帳下頃
先臣出帳招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且罄矣奈何先臣
曰促之耳不然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諜捽耳
頓足而入乃陰逸之諜回成軍悉以告成大喜期明日
追先臣軍是夜先臣令軍士蓐食夜半悉甲趨遶嶺初
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蕩之
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州城二十里成率敢戰士三萬
夜半據山之險迎捍官軍先臣麾兵掩殺賊大潰成奔
桂嶺路上復降詔令不以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

苦令學士院降勅書褒諭先臣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嶺號爲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待先臣成自喜爲得地利後來者不得奪先臣至成以都統王淵迎戰先臣麾軍疾馳不鼓而陣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十三日成復選精銳自北藏嶺夾擊官軍先臣迎戰又敗之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刀箭無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險河澗道路狹隘人馬不得並行成自守蓬頭嶺嚴備特甚時賊衆十餘萬皆

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鬭先臣所部纔八千人而騎兵又最少視成兵十不及其一十五日先臣進軍蓬頭嶺下日方及未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擊入河者不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先臣舉其寨之物而有之奪其被掠人民數萬歸之田里擒其將張全成竄連州先臣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憫痛然縱其所往則大兵既旋復聚爲盜吾今遣汝三路招降若復拒命則誅其酋而撫其衆慎無妄殺以累主上保民之

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萬人與先臣會於連州先臣擢其酋而稟其衆降民大喜乃益進追成成懼甚走韓世忠軍降戰士凡八萬餘人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稱爲成報仇謂白頭巾爲張憲擒其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先臣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後卒爲名將嶺表悉平時以盛夏行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賊兵以疾死者相繼官軍無一人染疫者惟死敵之兵纔一二人

耳說者謂爲先臣忠義所致六月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初有旨命先臣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江州保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令先臣帶本部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比入江西界淮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招殺馬友郝通賊馬先臣遂至筠州降之除揀放外得精兵萬八千人時馬友復犯筠州城西防隘之兵悉潰守臣已徒步出境及聞先臣軍來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人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先臣掩捕悉平之於

是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
委先臣招捕十一月乚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本部兵叛

紹興三年癸丑歲　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蕉
酒器　討虔寇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
擒高聚張成　赴行在賜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
置使　改兼舒蘄州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毀居民殺掠甚衆先臣遣
徐慶傅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莊齎賜金蕉酒器如
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使劉大忠奏臣到洪

州採訪物論咸謂岳飛提軍素有紀律人情賴以爲安
今岳飛將帶軍馬前赴行在竊惟民不安業盜賊無所
鎮壓乘間猖狂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
賊熾盛處專委先臣是時虔吉二州盜賊盈熾吉州則
彭友李動天爲之魁及以次首領號十大王虔州則陳
顒羅閑十等各自爲首領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
表裏相援拒抗官軍分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
昌汀潮邵武諸郡縣於是李回奏乞委先臣捕討廣東
宣諭明橐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採之南方物議皆言岳
飛所部最爲嚴整所過不擾若朝廷哀矜遠人乞特令
岳飛軍來又知梧州某亦上奏劉大中又連奏上始詔
專以虔吉寇付先臣夏四月先臣抵虔州聞彭友等立
栅于固石洞積儲甚富使人偵探友等已離固石悉兵
至雩都俟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承宣智勇爲天下第
一我今破之岳承宣且敗他人若我何諜以報先臣笑
因遣辨士二人諭之降賊曰爲我語岳承宣吾寧敗不
肯降無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友等方躍馬衝突示驍
勇先臣麾軍即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潰散橫尸滿山谷

獲輜重衣甲無算乃奪其被掠老弱二萬人散歸田里
餘酋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四面環水登山只一徑
甚險阻先臣頓兵瑞金縣領千騎至固石洞復遣人招
之不降先臣乃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
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噪賊莫測其
多寡咸棄山而下悉爲山下列騎所圍於是疾呼乞命
投崖而死者無數先臣傳令勿殺一人盡許之降或請
之曰招之不我聽何以貸爲請戮之先臣毅然曰此輩
雖凶頑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既赦其人矣不然

何以成王上之美命籍其金帛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勇健者隸諸軍餘悉放歸田里下令使各安生業耕種復遺徐慶等將兵投以方畧捕諸郡餘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酋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建炎四年隆祐皇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屠虔城先臣既平寇乃駐軍三十里外上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先臣再三請上乃曲爲之宥就詔先臣裁決六月先臣入城論囚郎諸酋罪之尤者數人置之法餘悉稱詔貰之市不易肆虔人懽聲如雷至今父老家繪而祀之

遇諱日則裒金飯僧于梵舍以爲常雖更權臣之禍不變也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先臣遣王貴往擒之及其徒三百人降其衆三千殺僞統制一人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貴擊之成敗走王貴焚其寨俘五百人明日再戰遂擒成七月詔先臣以趙鼎奏虔民習于頑累年爲患飛雖已平蕩恐大軍既還復相嘯聚請留五千人屯虔州又以密院請分三千人屯廣州一萬人屯江州九月先臣召赴行在上使人諭先臣令繫金帶上殿入見撫勞再三賜衣甲馬鎧各一副

弓箭一副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銀纏槍戰馬海皮鞍各一賜御翰於旗曰精忠岳飛令出師必建之又賜雲弓箭戰袍銀纏槍各一犒其軍甚厚十五日詔先臣落階官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十八日諭旨三事令先臣於江州與國南康一帶駐劄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也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使會議不及隨宜措置二也舒蘄二州增隸先臣節制三也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十一日除江南西路兼舒蘄州制置使二十七日以李山軍

馬隸先臣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仍制置使十一月令王燮折彥質吳全吳錫諸軍並聽節制十二月以李橫牛皐隸先臣時僞齊使李成合虜兵三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及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李橫李道翟琮董先牛皐等俱失守僞齊於每郡已置將守又胡寇楊么與僞齊交通欲分舟船五十艘攻鄂岳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以兵三萬益么舟師自提兵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朝廷患之始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守處常爲之備又命於興國大冶

通洪州之路為隄防又命備鄂黃等州及漢陽軍又於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者又令多遣間諜日具事宜以聞先臣與幕府僚吏語及二寇或問當何先先臣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遁楊么失助矣第嚴申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耳

紹興四年甲寅歲　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制置使

　復郢州斬京超劉楫　復隨州斬王嵩　復襄陽

府起營田　復鄧州擒高仲　復唐州　復信陽軍

　屯鄂州　除節度使　解廬州圍

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先臣乃奏乞復襄陽六郡以為今欲恢復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上以諭輔臣趙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以親扎報先臣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橫舊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協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諸州既復並許隨宜差官防守如城堡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及舊將牛皐等　上之四月又益以神武右軍中

軍馬百匹又賜金束帶給先臣將佐五月除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先臣提兵至郢州偽將京超勇悍號萬人敵以番漢兵萬餘來先臣渡江至中流顧謂僚屬曰飛不擒賊復舊境不渡此江初五日抵城下先臣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拒敵先臣使張憲問之曰汝曹受國家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楫出應曰今日各事其主無多言也先臣怒甚會軍告乏糧先臣問糧餘幾何曰再飯先臣曰可矣當以明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薄城一麾並進

衆遂登城超墜崖死殺虜卒七千人積尸與天王樓高劉楫就縛先臣責以大義南向斬之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偽將王嵩聞二將來不戰而遁退保隨城先臣命牛皐持三日糧往糧未盡城已拔矣執嵩斬之得士卒五千人復隨州先臣自領兵趨襄陽李成引兵出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皐卽欲攻之先臣笑謂之曰且止此賊累敗吾意其更事必多而練習今其闇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險阻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曠雖有衆十萬何能為

260冊 764頁 외上版 31B

哉乃與𩐙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其騎兵
指皋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其步卒遂合戰馬皆應
槍而斃後騎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溺激水高丈餘
步卒之偵死者亦無算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
僞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求復戰先
臣乃先遣王萬提兵至清水河以餌之先臣繼往六月
五日賊悉衆衝突萬與先臣軍夾擊敗之明日再戰又
敗之使萬追擊橫尸二十餘里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
來我師大獲全勝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敢之氣所致

也朕甚嘉焉當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畫之策若少
留騎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餽餉艱難乃自困
之道卿必有以處焉先臣乃奏金賊僞齊皆有可取之
理宜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此國家恢復全
策若以目前論則有營田之利可與等意時方重深入
之舉而王爕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衆亦未及措擒然
營田之議自此起矣七月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賊劉
合孛堇陝西番僞賊兵會聚於州西北置寨三十餘所
以拒官軍先臣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

會合掩擊憲至鄧州城外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王
萬董先各出奇兵突擊賊大潰降執番官楊德勝等二
百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將高
仲以餘卒退保鄧城閉門堅守數日先臣引兵攻城將
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復鄧州
上得知喜謂胡松年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
知其能破敵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敵
及捷奏至後殿進呈上曰岳飛籌畧頗如人意令學士
院降勑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及勞問

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二日復唐州尋復信陽軍擒僞知
通凡五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
先臣上表辭制置乞委任重臣經理荆襄不許趙鼎奏
湖北鄂岳最爲沿江上流令岳飛屯駐鄂岳州不惟江
西藉其聲援可保無患而湖南江浙兩廣亦獲安妥上
乃以襄陽隨郢唐信陽軍作襄陽府路隸之先臣尋
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
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束帶一九月金兀朮劉

豫合兵七十餘萬聚糧入寇諜報緊急二十一日令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護時具諜報動息及備禦次第奏聞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昌一帶仍措置楊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嚴切防備二十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將捍禦掩殺毋令透漏十月報虜入侵淮急圍廬州朝廷甚恐始命張俊往俊怯敵不肯前及至平江又辭以墜馬傷臂趙鼎且奏請誅俊卒之無功而返上乃賜札命先臣往援且云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先臣奉詔出師

池州先遣牛皋渡江十二月自提軍赴廬州與皋會上遣李廷幹賜先臣香藥及親札撫問時僞齊已遣鐵甲五千逼城皋以所從騎遥謂虜衆曰牛皋在此汝輩胡爲見犯虜人咸愕然相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不戰而潰先臣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追擊三十里虜衆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殺其僞副都統及千戶百戶數十人擒番僞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算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乙卯歲 年三十三 入覲賜銀絹等 除兩鎮節度使陞都統制 討楊么 斬么與鍾儀

加檢校少保 除湖北南襄陽府路招討使

春二月先臣入覲上賜銀絹二千疋兩承信郎恩命一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披三眷禮甚渥賜諸將金束帶及牛皋以下二十九人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各轉資受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荆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尋又以明堂恩加食邑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者鼎州妖賊鍾相

之餘黨名太楚人謂幼爲么故稱么云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虎等聚兵至數萬立相子儀爲鍾太子與么俱僭王號蹂踐鼎澧窺覬上流會江西布衣方疇上封事言當今大寇有三曰金虜曰僞齊曰楊么然金與齊尚在遠境楊么正在腹心之內不可不早圖之紹興四年嘗命統制官王𤫊將水陸兵數萬討么往往爲賊敗衂兼賊黨又與僞齊李成等聲援相通將大入寇上乃命先臣往先臣提兵在道百姓咸具簞食壺漿以迎

大軍所部軍至自發錢以償其直百姓鼓舞歡欣上聞之賜詔獎諭將至潭先遣使持檄往賊招之先是鼎州太守程昌㝢安撫使孟庾李綱輩凡遣使十七次招安盡爲賊所殺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肉餵餓虎也寧齒節使劍不忍受逆賊辱先臣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者奉檄至其境望見賊營即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皆不敢萌異志於是么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

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理不如速往就降岳節使誠實人也必善遇我率所部詣潭降皆再拜先臣釋其罪慰勞之即日聞於朝擢佐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賞予特厚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翌日命佐使坐具酒與飲酬撫佐背曰子真丈夫知順逆禍福者無如子子姿力雄鷙不在時輩下果能爲國家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欲復遣子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率任吾事否佐感激至泣再拜謝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

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先臣皆委曲勞之命其酋領以官給之銀絹縱之有復入湖者亦弗問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與浚備語先臣所爲因曰岳侯得毋有他意胡玩寇若是欲預以聞若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兵有深機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破周倫寨倫大敗走殺死及淹入湖中者甚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寨柵糧船焚毀殆盡使人馳報先臣即上佐

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屯駐將統制任士安慢王燮令不戰先臣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汝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王俊郝晸等兵耳賊乃併兵永安寨攻之先臣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四起擊之賊敗走俘獲無算又追殺過苛陂山士安復移軍與牛皋屯龍山縣之南逼近賊寨賊出敵輒敗去上賜札獎諭五月有旨召張浚還朝浚得詔謂先臣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先臣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

定畫矣浚按圖熟視良久謂之曰浚視此寇險阻窮絕
殆未有可投之隙朝廷方召浚還議防秋盍且罷兵規
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先臣曰何待來年都督苐能為
飛少留八日可破賊矣都督還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
曰君何言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
日破賊君何言之易耶先臣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
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也先臣曰湖寇
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嚮導
以所短犯所長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

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然後
以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掌耳飛請除來往程期以八日
之內俘諸酋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
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卽召飛前來潭州分屯潭鼎
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起行在先臣遂如鼎州六月二
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人乘船四百餘艘詣先臣
降先臣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
欽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縛至庭先臣命解其縛以所
賜金束帶戰袍予之卽奏授欽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

王貴主之禮遇甚渥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
軍士皆喜躍恨降晚復遣還湖中諸將皆諫不聽越兩
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先臣詬罵曰
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
併俘欽等其餘黨殺掠殆盡惟楊么負固不服方浮遊
湖上夸示神速其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
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鰍頭小海鰍頭以數百計舟以輪
激水疾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又
官舟淺小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舟仰面攻之

見其舟而不見其人先是楊欽旣降獻策云么所恃者
大舟然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舊水不及丈么置堰閘
十餘年間所以瀰漫欽本任閉塞之責者乞令二千人
往開堰水入大江水淺則船不能動又么船皆用車輪
撞竿乞以靑草千百束散之湖中其竿自必有窒礙先
臣從之至是乃取君山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
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視水淺處遣善罵二千人
挑之且行且詈賊不勝憤爭揮矢石追而投之俄而草
木壅塞舟輪下膠滯不能行乃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

為筏所扼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大木撞賊舟舟輒碎楊么勢迫舉鍾儀投於水繼乃白仲牛皋投水擒么至先臣前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僞統制陳琦等亦刼鍾儀舟獲金交床金鞍龍鳳輦以獻率所部降先臣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大驚曰是何神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為亟與周倫等降牛皋請曰此賊逋誅罪不容數勞兵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畧行勦殺何以示軍威先臣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為奸後復沮於程吏部欲

盡誅雪恥之意故恐懼而不降日柰月深養成元惡其實但欲苟全性命而已今楊么已被顯誅鍾儀亦死其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迺聲呼謂其軍曰勿殺勿殺牛皋敬服其言而退先臣親行諸寨慰諭之令少壯强有力者籍為軍老弱者各給米糧令歸田里自請歸農者二萬七千餘戶先臣皆給據而遣之又令悉敗寨之物盡散諸軍縱火焚寨凡三十餘所揭牓于青草洞庭湖上不數日行李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事時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

鄂渚水師之盛遂為沿江之冠自其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月浚歎曰岳侯殆神算也即日以捷聞上遣內侍一員至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軍士賜詔褒諭又親札有云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至人自信服何以平積年嘯聚之寇於旬朝指顧之間請語初有唐生者居鼎州程昌寓欲遣人刺么與生論及生曰楊么寨雖虎豹不可入除是飛便會入去又夏誠劉衡等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其言殆為讖云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紀敍述

先臣平楊么事其末云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得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誠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至不從牛皋洗蕩之請而廣人君好生之仁迄今戶口生繁桑麻被野即龍陽一縣上下江渚煙火稠疊居民無慮數十萬家是誰之賜歟蓋紀其實也有旨兼蘄黃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務不許既而疾稍瘳遂不復請强起視事又有旨令先臣軍以三十將為額八月二十三日有旨令先臣于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守禦事務具已施行

狀聞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武昌郡開國公還軍鄂州先臣益自奮厲日率將士閱習師徒軍容整肅張浚按視還朝以聞十月上賜詔獎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遣賜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盒茶藥

岳鄂王行實編年卷上終

宋少保岳鄂王行實編年卷下

王嫡孫　珂　編進

後學余肇鈞　重刊

紹興六年丙辰歲　年三十四　梁興來　兼營田使
入覲賜金器　移屯襄陽　易兩鎮節度使　除
宣撫副使　内艱起復　下虢州寄治盧氏縣　下
長水縣　援淮西　攻鎮汝軍伊薛亨等　王貴攻
蔡州還軍　賜銀合茶藥

春正月太行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先臣軍前先臣以聞上曰果爾當優以官以勸功者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詔先臣接納三月兼營田使詣都督行府議事至平江先臣陳去行在所不遠願一覲天顏九日得旨引見面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南路乞改正如舊例又奏襄陽等郡收復後未置監司州郡無以按察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使提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先臣自擇强明清幹者任之薦舉陞擢差遣悉聽其有蠹政害民贓汚不法者得自

對移放罷十九日陛辭上乃賜酒器及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浚於座中獨稱先臣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浚屯盱眙楊沂中爲浚後翼特命先臣屯襄陽以圖中原謂先臣曰此事固君之素志也惟君勉之先臣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詞有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存廟貌未移于鐘簴之語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先臣以宣撫重名非廟堂重臣及勳伐高世者不可委授上章力辭賜詔不允夏四月上命至武昌調軍適先臣母周國夫人姚氏薨上遣使撫問即降詔起復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疋兩喪葬之事命鄂守臣之先臣率子雲扶櫬至廬山連表懇辭乞守終喪之制上悉封還親札慰諭又累詔促起乃勉强奉命復屯襄漢秋七月上命先臣凡移文僞境於宣撫職位中增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獲其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

萬上聞之以語張浚等浚對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京西長水縣之業陽偽順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人俘將吏百餘人明日再戰於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石以給百姓官軍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偽齊所留馬萬疋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先臣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上賜札褒諭有進貔虎以憑陵戮

鯨鯢於頃刻諸句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猊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諸將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召先臣以兵東下欲令先臣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浚聞之以書戒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上曰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舍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始

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先臣初先臣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盛夏行師爲炎瘴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至是疾愈甚所居用重幃蔽明不勝痛楚然聞詔即日啟行上聞之遣醫官皇甫知常及僧中印以驛騎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先臣至江州不違元詔十一月十九日奏至上語趙鼎善共尊朝廷誦司馬光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賜札褒諭謂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先臣奉詔遂還軍時偽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

聚糧爲窺唐計先臣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偽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戰貴等擊之於大標木依山而陣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尸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偽都統薛亨以十萬衆掠唐鄧來援貴先嚴兵備之既戰佯北命馮賽以騎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生擒薛亨及偽河南中軍都統郭德等七人殺獲萬數俘獻行在五大王以匹馬逃先臣即奏云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偽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城閉拒未下先臣遣人

返之貴等同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
爪角王大節買關來等併兵來絕貴歸路貴迎擊大敗
之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更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
方渡澗為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尸塡谷得馬二千
餘疋及器仗兵甲無算降騎卒三千餘人賊兵之在蔡
者望見官軍皆遁上聞捷大悅賜札褒諭又遣內侍傳
宣撫問賜金合茶藥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先臣方按
邊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冒雪大恥又遣賜馬
鞍四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召赴行在

紹興七年丁巳歲　年三十五　入覲論馬　扈從至
建康　除太尉除宣撫使營田大使　論恢復　與
張浚論劉光世軍事　解兵柄召還軍　奏以本軍
恢復　論建都　進屯淮甸　討廢劉豫

春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論用兵之要因問先臣卿在軍
中得良馬否先臣對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
馬固嘗奇之日啖芻豆至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
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里餘始
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
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為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
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襄陽平楊么不期相繼以死
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
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
其為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
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除起復太尉加食邑制詞有積
獲齊山俘彝載道令行塞外響振關中等語賞商虢等
功也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三月扈從到建康十四
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餘人

馬三千餘疋隸先臣且詔王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
行先臣因數得見上論恢復之畧疏入上親批紙尾曰
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
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諭以前議已
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在今日誠不可失意
先臣復奏申述前志賜札褒諭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
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
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酈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
詣都督府與張浚議軍事時德瓊之兵未有所付浚意

屬呂祉乃謂先臣曰王德爲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爲都統制而令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先臣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在反掌耳王德酈瓊素等夷夙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以服衆飛意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浚曰張宣撫何如先臣曰張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然其爲人暴而寡謀且酈瓊等素所不服者恐未能以安反側也浚又曰然則楊沂中先臣曰沂中之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

非太尉不可也先臣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計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以張憲攝軍務自與子雲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姚氏墓以持餘服浚怒奏先臣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卽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爲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監其軍宗元日謁部伍乃心服先臣之能上時連詔促先臣還軍先臣力辭乞持餘服詔屬吏造廬以死請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知其故優詔荅之仍往張浚議事畢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於上曰將帥輯睦

士卒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馴習武技衆和而勇皆宣撫岳飛敎養之所致上大悅賜詔褒諭先臣遂上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御札報許先臣將奉詔行復奏請建都上流用漢光武故事往來督戰親率六軍庶幾人心用命之意未報而酈瓊叛歸僞齊矣初先臣既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譟不服訟德于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使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不服擁兵詣呂祉執祉

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僞齊降報至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先臣言於是上賜詔報先臣以兵叛之後事宜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先臣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之願進屯淮甸伺番僞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獎諭而未之許先臣奉詔以舟師駐於江州爲淮浙聲援得報僞齊劉豫已廢先是六年間先臣在襄漢豫兵連衂其爪牙腹心之將或擒或叛屢不自振然倚金人之勢猶盜據中原先臣知粘罕主豫而兀朮常不快於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諜報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

入寇上令先臣激厲將士以備俟兀朮遣諜者至先臣軍爲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先臣愕視曰汝非張斌邪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向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邪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齊同謀殺兀朮事曰八月交鋒我窮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爲兄弟國因謂諜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汝至齊

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封股肉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諜唯唯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於再三諜竟抵兀朮出書示之兀朮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淸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先臣乃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未許上遣江懿至江州就賜茶藥酒果及賜燕宜勞且賜札嘉諭初豫之未廢也本朝使人張邵留虜中久上其元帥阿盧五書以景延廣之事感動之時虜之欲廢豫久矣豫既立歲遣將數百騎來巡邊豫必出郊迓之所以習之使不疑也虜假手於豫以撫定梁宋齊魯之地豫竭力行賂自固以結粘罕自謂泰山之安兀朮深惡恨之當酈瓊之叛附也虜懼其有眾過盛分散其兵虜亦不厚酈瓊軍皆有悔意至是以先臣用間兀朮得以藉口而行其謀廢之際止以一羸馬負之而北降封蜀王而民人積怨久咸莫之哀當是時也虜懼中原有變乃紿謂人曰且迎少帝來矣謂欽宗也百姓日夕延頸望久之不然而勢已定矣此蓋用兵一大機會也朝廷失之

紹興八年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　備金人

入覲　論和議之非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恢復於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先臣歷陳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諜報金人駐兵京師潁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迎敵岳大尉朝廷第令先臣隄備明遠斥堠習水戰練閱軍實爲待敵計不發兵深入先臣奉詔日夜訓閱更迭訓軍屯襄漢守備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先臣入對上諭之先臣對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貽後世譏議

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金使至和議決上復親札歸功於先臣以爲勠力練兵扶顛持危致虜人革面之效先臣不悅謂幕中人曰犬羊安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　授開府　請謁陵

春三月以復河南赦天下先臣表謝深寓和議未便意有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秦檜深恨之十一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俱進秩

一等先臣獨力辭且疏言不可論功行賞取笑夷狄上三詔猶不受復優詔諭之以卻穀蔡公爲譬不得已乃拜先臣益自奮厲教練士卒遣質信材辨者往伺虜釁時上方以范如圭請遣齊安郡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等謁陵寢先臣自請願帶輕騎同往灑掃實欲以覘敵勢而伐其謀也秦檜知其旨奏言新復故地之初正宜大將存撫軍旅上優詔奬諭而止其行又勅先臣軍凡新界軍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無使往來

紹興十年庚申歲　年三十八　金人叛盟　授劉錡　請建儲　加少保諸路招討使　分遣諸將　復西京曹陳鄭趙州潁昌府永安南城軍等　戰青州宛亭縣渤海廟中牟縣京西黃河上西京河南府臨潁縣邵原曲陽永安軍等　殺鵲裡郎君王太保等　擒劉來孫等　郾城大破兀朮　破拐子馬　戰五里店　戰小商橋楊再興歿　大戰潁昌府城西斬夏金吾等　擒王松壽張來孫等　戰朱仙鎭　背嵬軍大破兀朮　兀朮奔京師　輯諸陵　兀

朮棄京師　班師　乞致仕　入覲　遣援川陝等處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亳諸州上大感先臣言以爲忠五月下詔命先臣竭忠力圖大計須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札有曰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素懷忠義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者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禀議者即具奏來時先臣亦以得警報奏乞詣行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順昌抗虜告急於朝上亟命先臣

馳援先臣即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入覲上遣李若虛至軍賜札有曰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還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來就卿商量又曰設施之方則專委卿朕不可以遙度也先臣乃命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畧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兵之日命各語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焚香盥沐閉閤修書上

奏言儲貳事其畧以為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仇意初八年秋先臣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家人問其所以喜先臣曰獲見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詣行在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先臣亦以機會難失不復敢乞覲乃疏言之上得奏嘉歎其忠賜札報曰非卿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先臣以無功辭上不允至引遼伯玉為詞乃拜受尋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軍及會合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於曹州又捷於宛亭縣荆珂殺其千戶三人并大將鶻旋郎君又捷於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捷於潁昌府復之先臣親統大軍去蔡而北上以先臣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褒諭張憲進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來復敗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孛堇再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五千騎於鄭州復鄭州二十九日劉

政復劫之於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疋驢騾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五千牛皋傅選捷於京西又捷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西京偽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先臣自以輕騎駐於郾城縣方日進未已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於東京議以諸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入將勇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莫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先臣

一軍爲慮賜札令先臣占穩自固先臣曰虜之技窮矣
誠如諜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戰且詈之兀朮
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僞昭武大將
軍韓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雲嶺背嵬遊奕馬軍直
貫虜陣謂之曰必勝而後還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
戰數十合賊尸布野得馬數百疋楊再興以單騎入其
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朮有勁軍皆重
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如牆
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

將懼先臣笑曰易耳乃令步軍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
但斫馬足拐子馬本相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
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尸如山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
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朮又益兵至郾
城北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虜
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李朶孛堇賊大駭先臣時出
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卻先臣曰不可汝等封
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
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係奈何

輕敵先臣鞭堅手而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入賊陣左
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地一鼓攻之
捷聞上賜札獎諭又遣內侍李世良至軍前傳宣撫問
賜金盒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
十萬緡以資犒賞之用兀朮復率衆併力來攻頓兵十
二萬於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
賊遇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撒八孛堇千戶
百戶長毛毛百餘人再興遂死焉張憲繼至破其潰兵
入千兀朮夜遁郾城方再捷先臣謂臣雲曰賊犯郾城

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
兀朮果以十萬騎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於城
西虜陣自舞楊橋以南橫亙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爲
摇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椰而發以騎兵入百挺前
決戰步軍張左右翼而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
繼之虜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殺其都統上將軍夏金吾
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眞漢兒都提點張
來孫千戶阿黎不由璀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
獲馬三千餘疋及雪護闌馬一疋金印十枚以獻兀朮

狼狽遁去副都統粘汗孛堇重創輿至京師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於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疋追奔十五里先臣上郾城諸捷上大喜手詔稱述其事有曰自胡猾入寇以來曾未聞遠以孤軍抗茲勁敵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興會合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賊於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十四人獲馬百餘疋又捷於沁水縣復之斬賊將無數又追至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

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千餘人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走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兵五千餘騎尸布十里獲器械鎗刀旗幟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馬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遁又敗之於翼城縣復之又會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又捷於永安軍中原大震先臣上奏以爲自遣本司統制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朝廷臣契勘金賊近屢敗衂

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京城南壁此正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勢苟不乘時剿殺必貽後患望賜指揮令諸路兵火速並進秦檜患之第報楊沂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先臣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萬來對壘而陣先臣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五百騎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先臣乃令李興檄陵臺令朱芾甫行視諸陵葺永昌永安永興等陵神臺枳橘柏樹之廢伐者補而全之先是先臣自紹興五年遣義士

梁興渡河敗金人於太行殺其僞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於憲州擒守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遣高岫魏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又齎令梁興等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士相與犄角破賊河北盡呼梁興爲梁小哥又遣邊俊李善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斂兵固堡以待王師烏陵思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有率其部伍舉兵來降者李通之衆五百人胡清之衆千一百人

李寶之衆八千李興之衆二千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
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淇等僞統制王鎮崔慶將官
李覲秉義郞李清等皆全領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
腹心禁衛如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戸高虜之屬及張仔
楊俊等亦密受先臣旗牓率其衆自北方來降韓常亦
以頴昌之敗失夏金吾金吾兀朮子壻也畏罪不敢還
屯於長葛密遣倪願以其衆五萬降先臣遣賈興報許
之是時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易先臣盡得其實自磁
相開德澤潞晋絳汾濕豪傑期日與兵衆所揭旗皆以

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先臣欲乘勝深入
兩河忠義百萬聞先臣不日渡河弃命惟恐不及各齎
兵仗糧食團結以待先臣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
糧以餽義軍頂盃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
置守令熟視莫可誰何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兀朮以
敗故復簽軍以抗先臣河北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歎
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先臣亦喜語
其下曰這回殺番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耳時
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於金力主和議欲盡

淮以北棄之聞先臣將成功大懼遂力請於上下詔班
師先臣上疏言虜人盡聚東京屢戰屢弃銳氣沮喪聞
巳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
人事強弱巳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籌之熟矣
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以
御扎報曰得卿十八日奏言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
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
報楊沂中劉錡同來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卽約期並進
檜聞之益懼知先臣志不可回乃先詔韓世忠張俊劉

錡楊沂中各以本軍歸而後言於上以先臣孤軍不可
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字牌者十有二先臣嗟惋
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
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先臣孤軍深在敵
境懼兀朮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將翼日渡河兀朮恐
京城之民爲內應夜棄而北遁百里先臣始班師父老
人民大失望遮先臣馬首慟哭而訴曰我等頂香盃運
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
噍類矣先臣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以示曰朝廷

有詔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遺之哭聲震野及至蔡
有進士數百輩及百姓僧道父老咸集於庭相帥叩頭
曰某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
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聲所至故疆
漸復醜虜梟奔民方室家胥慶以爲幸脫左袵忽聞宣
相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念其亦忍
棄垂成之功業耶先臣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
命出詔書寘几上進士等相帥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
曰然則將奈何先臣不得已乃曰吾今爲汝圖矣乃奏

以漢上六郡之間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從從而遷
者道路不絕令襄漢多是焉方兀朮夜棄京師將遂渡
河有太學生叩馬諫曰太子無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
兵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
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禍且不免
況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兀朮事故以爲言兀朮亦
悟乃卒留居翼日果聞班師然亦幸其去不敢追也論
者謂先臣得乘是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

失不足復也一簣虧成萬古遺恨先臣既還虜人得伺
其實無所忌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郡縣又稍稍侵寇
先臣抑鬱不自得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行其志用兵
動衆恢擴土宇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
事乃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上優詔不許奉詔自廬州
入覲上問之先臣第再拜謝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
陝上命先臣應之以王貴行八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
虜犯淮寧爲秉淵所敗又悉衆圍秉淵先臣復命李山
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

據險保聚韓世忠捷於千秋湖命以蔡州軍牽制九月
虜犯宿亳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自正任承宣使
以下凡四百八十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陝告急復請
益兵以董先行又命廣設間諜誘契丹諸國之不附兀
朮者十一月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
唐鄧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令捍禦提備是年梁興在
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南金
帛綱馬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援淮西　召赴行

在三除樞密副使賜金帶魚袋等物　披閱御前軍
馬　還兵柄　充萬壽觀使　謚張憲事覽
春正月諜報虜分路渡淮先臣得警報即上疏請合諸
帥之師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常果以重兵陷壽春
府三十日韓常以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
州界邊報至行在上賜札曰虜人已在廬州界上卿可
星夜前來江州照應出其賊後詔未至先臣竊念虜既
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
其敝二月四日既遣奏復恐上急於退虜又上奏曰今

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為寇方在近未
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虜
知荊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
莫測至是上得會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果令緩行是
日又得出蘄黃之請益喜手札報諭以為中興基業在
此一舉初九日先臣始奉初詔時方苦寒嗽力疾戒行
以十一日引道先臣猶以大軍行緩親以背嵬先驅十
九日上聞先臣力疾出師賜札云聞卿見苦寒嗽乃能
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加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先臣兵

將至懲潁昌之敗望風遠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之舊
先退軍渡淮先臣遂還軍舒州以待命上賜札以為小
心恭慎不敢專輒進退殊為得體兀朮用酈瓊計復趨
濠州三月四日先臣不待詔即麾兵救之次定遠縣兀
朮先已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黃連鎮去
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城遇伏僅以身免殿前之
兵殲焉虜方據濠自雄聞先臣至又遁夜逾淮至不能
軍四月遣兵捕郴賊駱科又遣兵援光州自朱仙鎮之
機一失虜勢侵橫暫卻復進不可再圖隄防攻討皆無

預於恢復大計柘皋之戰亦僅能拒敵人鋒而已先是
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裨贊岳飛十年連
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討計上以
其奏下先臣司至是先臣所遣梁興不肯南還復懷衛
二州絕虜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然亦竟無所就虜
人之強自若既而秦檜竟欲議和患諸將不同已用蜀
士范同計召三大帥論功行賞先臣至行在二十四日
除樞密副使加食邑特旨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
袋銀絹等物視宰臣初除禮先臣奏請還兵二十七日

罷宣撫司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張俊與先臣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爲名撫定韓世忠軍於楚州先是先臣少俊等十餘歲事俊甚勤紹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旣叨先臣功得追其罪甚德先臣且服其忠畧屢稱薦於上其後二三年間蕩兩廣江西之巨寇復襄漢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立時論稱予在諸將右上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寇犯淮西俊分地也怯敵不肯行宰相趙鼎責而遣之至平

江府又以墜馬傷臂辭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關且奏請誅俊以儆不用命者旣又以無功還先臣渡江一戰大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昇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恥之及先臣位兩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敵體俊悉嫉見於詞色先臣益屈己下之數以卑詞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楊么平先臣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悉備俊受船復不答先臣事之益恭俊橫逆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扎書面命皆有褒異之詞如中興事一以委卿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卿爲一時智謀之

將非他人比甚者聽飛號令如朕親行之句俊見之常憾其軋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先臣聞命卽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乏糧師不可行先臣不復問鼓行而前故賜扎云卿聞命卽往廬州轉餉艱難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徇國誰能如此俊聞之疑先臣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倡言於朝謂先臣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先臣與俊廷辨先臣曰吾無媿者此心耳何必辨及是視世忠軍俊與先臣往辭秦檜檜曰且備反側檜意蓋欲激變其軍以及世忠也先臣曰世忠歸

朝廷楚州之軍卽朝廷之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則何爲者若使飛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檜色變獨俊承風旨知世忠嘗以謀刼虜使敗和議忤檜至是欲分其背嵬謂先臣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先臣曰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惟自家四三輩萬一主上復使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面目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視城俊顧謂先臣曰當修城以爲守備計先臣曰吾儕當勠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艴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

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軍且曰本要無事卻是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先臣歎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先臣及歸倡言於朝謂先臣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先臣報世忠事告檜檜闞之益怒使諫臣

羅汝楫彈其事初檜不欲宗强先臣乃建資善之請檜擠趙鼎而黜之先臣獨對衆歎惜與檜意俱不合檜私虜主和議先臣慷慨上平戎之策以恢復爲己任入覲論和則斥相臣謀國不臧表謝復河南地有唾手燕雲等語上嘗手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賜先臣先臣恭書其後鄙曹操之爲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四夷尊强中國臣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否也至虜人渝盟上劄付檜奏於先臣先臣讀之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說惡其言飾奸罔上則恚駡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

大臣秉國政而忍面謾其主耶檜自是既憾先臣之非已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先臣不死已終及禍遂有必殺先臣之念日夜求其隙以陷之先臣亦自知不爲檜俊所容屢請解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不服檜知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付俊俾贊其議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歸於檜檜深德之至是得俊陷先臣語復投其所甚欲乃日召俊與謀共危先臣以万俟卨在湖北嘗與先臣有怨乃諷卨彈之卨尤喜附檜願效鷹犬章再上不報又諷羅汝楫章

六上亦不報會先臣亦抗章請解樞柄上惜其去優詔答之不許先臣力辭八月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恩禮如初殊檜俊之忿未已密誘先臣部曲有能告先臣事者寵以爵賞卒無應命又遣人伺其下與先臣有微怨者輒引致之使附其黨否者脅之以禍聞王貴嘗以潁昌怯戰爲臣雲所折責及其凱旋先臣猶怒欲斬之以諸將懇救獲免又因居民火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先臣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檜俊意貴必憾先臣父子使人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爲大將

寧免以賞罰用人苟 以爲怨將不勝其怨夫檜俊不能
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刼之貴懼而從又得王俊者嘗
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先臣且位副張憲屢以奸
貪爲憲所裁與憲有隙俊本一黠卒始在東平府告其
徒呼千等罪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利不問是否自
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軍中號曰王鵰兒檜俊使
人諭意俊輒從於是檜俊相與謀以爲張憲貴俊等皆
先臣部曲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其父子庶主上不
疑張俊乃自爲文狀以付王俊妄言張憲謀據襄陽營

還先臣兵柄使告之王貴乃使貴執憲以歸於己是時
俊附檜黨檜力專國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孰敢違
忤自非守道之士未有不折而從之者故貴等惟其所
使憲未至張俊時視師在建康預於行府置獄待之屬
吏王應求請於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恐壞祖宗制俊
不從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臣雲手書命憲營還兵
柄憲被血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詞告於檜十月
械憲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先臣父子證
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不許

檜乃不復請即日矯詔召先臣入下大理臣雲亦逮至
（據三朝北盟集先臣飛傳）前一夕有以檜謀語先臣使自辨先臣曰
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於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
明日使者至先臣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飛心耳檜初命
何鑄典獄鑄明其無辜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
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
心非社稷長計檜不納改命万俟卨卨不知所問第譁
言先臣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先臣使於鵬孫革致書
於憲貴令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臣雲與憲貴令之擘

畫措置而其書皆無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證
者自十三日以後坐繫兩月無一問及先臣卨等皆憂
懼無辭以竟其獄或告之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固
可罪也卨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劄下寺命以
此詰先臣卨先令簿錄先臣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
南庫欲以滅迹逼孫革等證先臣逗遛而往來日月甚
明竟不能紊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傅會其獄會
歲暮獄竟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閤危坐終日
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殆盡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

獄中遂報先臣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
九初憲與臣雲獄詞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相繼以去既
不得毫髮始以逗遛詰之先臣困迫亦無服詞旣先臣
死矣其具獄稱以衆證結案先臣賜死憲與臣雲俱棄
市張俊楊沂中涖之稍出兵衛諸門且命俊沂中遣卒
遷先臣與憲家族於嶺南行路之人見者隕涕家產皆
籍沒檜使親黨王會搜括之家無擔石之儲器用惟存
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先臣原幕屬賓客坐罪者于鵬
孫革等六人獨參謀薛弼嘗有德於禼檜在永嘉日又

嘗從檜遊且足恭奴事得其歡心及在先臣幕中知檜
惡先臣動息輒報得不坐初先臣獄檜以忌怨成隙待
先臣以必死何鑄旣明其無辜失檜意而俾使虜雖還
執政實奪其位禼自請任其事乃擢爲中丞專主鍛鍊
其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以爲無罪固與禼爭禼卽日
彈之謂其黨庇先臣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冤狀
卒以罪去知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先臣禼劾之竄
死於建州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
飛子雲與張憲手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

公言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因力爭之檜不納尋
世忠亦以劾檜而罷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冤下棘寺
以死王俊以告訐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
觀察使姚政龐榮傳選等以傳會遷轉有差後王俊離
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初識獄時董先亦逮至檜
恐其有異詞引先面諭以甘言慰之曰無恐第證一句
話語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先
引吏果服不逾半刻遂釋之此據趙甡之中興遺史洪皓在虜中
有蠟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惟先臣

號之爲岳爺爺先臣死虜諸酋聞之皆酌酒相賀曰和
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先臣之死不覺爲慟上
亦素愛先臣之忠聞皓奏亦痛悔馬死之日天下毋論
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檜云查籥
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岳飛深入不已檜私於金
人勸上班師兀朮亦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
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飛然後和可
成也檜以是殺先臣以示信沈侚書該亦謂先臣冤曰
先臣之忤張俊也以廉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先

臣獨清檜方私虜而先臣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爲名言

附錄

先臣遺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地紛擾毋命以從戎報國輙不忍離膝下屢趣之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於盜音問隔絕先臣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汝母寄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媼爲念也遣家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凡十有八次然後得歸及歸母素有痼疾先臣雖身服戎事應酬無虛刻間以昏暮竊至母所嘗藥進飯語欬行履未嘗有聲週出師則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男雲徒跣扶櫬歸葬江州南康軍界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卽謝之既葬廬於墓側朝夕哀慟又刻木爲像行溫凊定省之禮連表請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敕監司守臣請之乃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强奉詔其視師三年不忍棄衰麻

奉身儉薄不二敝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求華巧旁無姬妾蜀帥吳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歡嘗得名姝飾以金珠寶玉資奩巨萬遣使遺先臣次漢陽使者先以書至先臣覽之不樂卽報書厚遣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公方圖關陜何不留此以結好先臣曰吳少師於飛厚矣然國恥未雪主上宵旰不寧豈大將安樂時耶玠見女歸益服其盛德少時飲酒能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見夫人御縉帛則曰吾聞後宮妃嬪在北方尙多窶之汝旣與吾同憂樂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擣練者聞先臣歸遽止

秉志忠義自二聖北狩夷虜猾夏先臣每懷誓不與虜俱生之志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每援筆爲詩歌及諸題記莫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爲念手攘巨盜如李成曹成馬進彭友虔吉湖湘之寇皆同時諸將所不能爲者而先臣諸題詔有曰此蜂蟻之羣豈足爲功其詩詞亦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凶定破機何每拜官辭避之語亦然於檢校少保則曰未能

摂御夷狄掃除僭竊於宣撫副使則曰立宇恢復之迹
未見尺寸於太尉則曰腥羶畔逆之族倘據中土而臣
官職歲遷月轉負負初心凡若此類其志可知矣小心
事上畏威咫尺闕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上嘗稱
其尊朝廷有小心恭謹不敢專輒語視國事如家事以
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皇儲未育每對家人或私泣
罰者竊迂笑之至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雖犯權臣
忌不顧天下咸感歎其忠焉
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氣塞莫能語士卒

感愴皆欷歔而聽命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堅擊
銳虜不破不止昔嘗受節制於諸將事多牽制不能自
由每顧語其下曰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列進
退禀命於朝廷何功不立一死烏足道哉要使後世書
冊中知有岳飛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彷彿耳或問天
下何時太平先臣應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太
平矣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而寒暑雨不憚勞苦雖疾
病亦不問桀虜勁敵衆人所避先臣獨行弗顧如隆冬

按邊而上有非誠忠臣莫雪大恥之詔盛夏出師而上
有暑行勞勩朕念不忘之褒患目疾赴援而上有委身
徇國竭節事君之歎冒寒嗽驅師而上有爾忘身誰
如卿者之諭於事尤不避縏碎當復襄漢平楊么時諸
將碌碌不足恃朝廷憂顧之責獨萃先臣凡州郡之所
告急密諜之所探聞朝徹宸旒暮馳幕府一日間旣命
圖此復命圖彼沓襍紛至先臣隨事酬應未嘗憚煩所
部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略無乏
事

平居憂國甚至諸大將率以兵爲樂至靡廩費漫不加
恤先臣獨有憂色每調兵食必蹙額謂將士曰東南民
力耗瘁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
立何以報國哉及京西湖北始平即募民營田凡流逋
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牛種輟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
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委任官吏各責成功又爲屯
田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閑者其
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惜失其傳不可考行之二三
年流民盡歸田里日闢委積充盈每歲饋運之數頓減

其半上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守臣武赳
等以營田功遷秩荆湖之民至今賴其利焉又諸大將
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先臣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員
亦屬蠹國害民乞行裁汰其體國率如此
樂施踈財不殖家產所得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
給則資糧於私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
田數頃盡以贍守家之人張俊貪占田徧天下家貲巨
萬嘗謂先臣形迹彼固憾之先臣死日王會極力搜刮
家無餘儲秦檜猶疑之謂所藏不止乃與大獄數年盡

捕家吏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錙銖云上知其情乏嘗
欲擇第於行都以先臣出師日自任其家事先臣辭曰
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爲故起復制詞亦有厲霍嫖姚辭
第之志語
先臣御軍之法其大端有六一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
背嵬軍所向一以當百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輒課其
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如有事時如汪城跳
濠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三曰公賞
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曲郭進有功於莫邪

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臣雲嘗
以重鎧習注坡馬躓而踣先臣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
大敵亦如是耶遂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始
釋餘如傅慶以矜功詠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
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訪用兵之術答曰智
信仁勇嚴五者缺一不可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
者峻罰而已四曰明號令嘗謂授兵指畫約束明簡則
使人易從五曰嚴紀律行師動衆秋毫無犯有踐民稼
傷農功及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嘗有

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從得立斬之六曰同甘
苦待人以恩嘗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尊酒臠肉必均及
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
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故詔詞有絕少分甘與人同
欲之語諸將遠戍或使夫人至其家勞問其妻妾遺之
金帛勉勵勸慰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
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撫問至手爲調藥朝
廷每有犒賞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付有司分給
苟私一錢必杖而殺之人人畏威懷德部衆十數萬多

係四方亡命樂縱嗜殺之徒皆奉命莫敢違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芧無敢亂者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販鬻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欲損其直二錢以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頭耶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饑寒不變節時諸將所統曰韓家軍張家軍獨先臣軍倍爲嚴肅嘗自誆曰凍殺不折屋餓殺不打擄是我軍中人也所過之處民皆荷鋤而觀舉手加額有感慕至泣者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歿於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蓋

不債不止也在合淝日遣騎馳奏至揚子江風暴禁渡典渡者力止之騎曰寧爲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小舟接流而渡望者以爲神

臨戎尤善以寡敵衆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破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最後以背嵬騎五百破兀朮十萬之衆兀朮素善用兵至是大懼乘走京師其用兵之精若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爲將無謀不可以搏匹夫故主於用謀如以逸謀破曹成僞書廢劉豫之類是也

臨事能定遇敵不爲猝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郢州城建旗偃蓋而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先臣獨不移足野次不設壕壍路不設伏而賊莫敢犯兵雖屢勝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戎身經數百戰未嘗敗北以此

凡用兵必以廣上德意爲先殲其渠魁釋其餘黨不妄戮一人裨將冦成嘗殺降卽劾其罪是以信義昭著恩結人心卽虜之簽軍咸有愛戴願附意如建炎三年常州之舉詔與十年金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

故制詞有曰廣好生於朕志又曰宣子不殺之武等語

用人有方舉劾各得其當如以馬羽守蔡蘇堅守西京趙秉淵守淮寧皆有干城牧衆之功知興國軍徐璋知漢陽軍呼延虎等皆以不職奏罷之然權雖專莫敢輒擅初平襄漢諸郡彫瘵不堪州縣官率瓜期不赴上詔先臣得自專辟置臧否之權先臣銓擇人物必以能安集百姓爲先其舉用亦多自小吏識拔人樂於赴功期月之間咸以最聞迨其稍復舊觀卽上章乞還制置之

權上降詔援衛青不與招賢能遠權勢事稱之
諸大將多貪功先臣每被秩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章
辭不受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意以欲至日當
建節旄先臣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
飛善辭丞相岳飛可以義責而不可以利驅襄漢之役
君事也使訖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拔一城而予一
爵所以待衆人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四上章辭不
允乃拜受兵隸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繼聞係甥
婿高澤民僞請而得之先臣驚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

罔上之罪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奏云岳飛
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名聞於江表紀律之
嚴著於疲毗留屯洪州聲勢甚遠江湖羣盜率皆遁逃
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士論咸謂稱職及得其外甥婿
私書乃知此除曾經樞密院陳乞飛小心惶恐累與臣
言實非本心所敢倖望上即報回曰岳飛勇於戰鬭馭
衆有方昨除官職出自朕意非因陳乞可令安職又力
辭回再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亦爲之請母封國
夫人次子雷授文階先臣得其實鞭康年五百繫之上

章待罪乞反恩綸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命朝廷命
劉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既復光世軍始至
及論賞乃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納山東豪傑數千
人屢請以曹州率衆來歸先臣以黃金五百兩予之俾
壯士四人偕往寶果領衆五千趨楚泗來歸韓世忠奏
留之寶截髮痛哭願還先臣戲下世忠以書來詰先臣
答曰是皆爲國家効力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
曰將士効力臣何功之有故將士有功絲豪必錄行賞

於朝或功多賞薄不憚再三開陳以爲之請若不當得
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功而得
者即轉餉之臣於軍需無缺亦上之朝如曾紆薛弼劉
延年程千秋之類皆以勞遷職更如小吏亦予以二階
及游說進士蕭清臣趙淵陶著等亦畀以官尤嚴死事
之典朝歿夕上如舒繼明吳立等皆蒐訪而得不遺一
人
御子尤嚴臣雲從戰數立奇功乃常匿之其所超遷皆
朝廷舉察上所特命復襄漢功第一不上踰年銓曹辨

之始遷武翼郎平楊么功亦弟一又不上都督張浚知
其實曰岳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
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爲奇功以雲乃飛子不曾保
明乞與特推異數先臣猶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累
表辭謂士卒冒死矢石建立功勞臣始列上事狀得沾
一級男雲無故遽躐崇資是不能與士卒同一律非大
公至正之道其何以服衆上嘉其志特俞其請帶遥制
則又辭謂使男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則上負陛
下之恩下速縉紳之謗并臣之罪亦無所逃至十年潁

昌之戰功先諸將授忠州防禦使則又辭命帶御器械
則乃力辭獲允而後止上嘗賜詔以復見西平有子稱
之其御諸子也平居皆不令近酒爲學之暇使操畚鍤
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重節義施報死猶不忘張所以誣謗謫官行至長沙賊
酋劉忠誘其附已以叛所大駡不從竟遇害其子宗本
尚幼先臣訪求鞠養敎以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
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而補宗本文資奏上允之
又陳述張所死難之由乞追復原職仍乞加褒典以旌

其忠上俞之特賜其家銀絹百疋兩與一資恩澤
先臣議論持正不肯阿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要人未
嘗有强顔扳附意故卒以此買禍素無一介之助致位
通顯皆上所親擢上嘗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須擇孤
寒忠勇久經戰陣親冒矢石者先臣得附竹帛之光以
此
尊賢禮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人傑士多歸之商確
古今夜分乃寢先臣每出則戎服弁首治理軍務入則
褒衣緩帶講論經史恂恂若書生又雅歌投壺俱極精

緻有古儒將風宰臣趙鼎嘗稱其親禮儒生稟命朝廷
能得事上之禮參政席益嘗賀其幕中得名士又每軍
行駐劄處士人爭獻詩文或陳利害先臣並採納而厚
禮之危難中被其矜全者甚衆其篤愛善類培植士流
每如此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死於位子熺勒令致仕高宗厲精
圖治黜退秦檜媚黨首欲復先臣官時宰万俟卨係主
煅鍊先臣獄者力陳以爲虜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入寇朝廷始
追悔和議之非太學生程宏圖上書其畧云今日之事
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當下詔書以感南北
之士自和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慢沮喪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一旦欲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而興起之
然哀痛之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夫檜所以
失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議而竄海外身滅家
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定用兵而
誣致大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訐之

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論是非例置死所天下
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聖臣元聖則天下匹夫匹婦
忠憤之氣所由掃地矣至于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屬
在中國者和議既成檜既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乃
徇虜人之請而悉驅之往虜當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原
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
罪而籍其家財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復其官祿然後下
詔將見咸鼓舞懽忻吐憤紓懷朝讀詔而暮赴義矣上
深然之下詔諭中原及諸國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

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詔許先臣家自便盡室
生還竄檜黨於荒遠示不復用初秦檜以岳陽與先臣
姓同改純州至是詔仍復舊號上意一乎志士爭奮紹
興三十二年孝宗皇帝踐祚以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
襄諸將與合軍咸陳牒訟先臣寃澈諭之曰當以奏知
諸軍哭聲如雷皆呼爲我岳公爭氣效一死都督張浚
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歎服澈巡視營壘見萬竈
鱗次軍無譁譟乃竦然曰良將遺模乃在此乎壽帝下
詔曰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十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

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勞不自矜伐遺風餘烈至今不
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
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殁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
承聖意與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其
制詞有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蓋指先臣建儲之議
也於是先臣復少保兩鎮節度使官敕葬臨安府西湖
上以一品禮尋詔臣雲復左武大夫防禦使以禮祔葬
先臣妻李氏復楚國夫人臣雲妻鞏氏復恭人臣雷及
霖震霭先臣孫申甫經緯綱紀俱各復官補官女侯嫁

則官其夫詔還先臣籍沒簿錄有司會其直共得緡錢萬上惻然歎其貧命以見緡錢賜償之以鄂州軍民請詔建廟於鄂賜號忠烈詩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既而李若樸除郎同時推獄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陳狀乞比例李若樸除郎事理推恩奉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乾道元年以張憲之子敵萬訟冤詔復憲原觀察使子四人各與補官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請定先臣謚有司初謚忠愍詔未允覆議以宗社再安

遐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爲折衝禦侮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爲布德執義請謚曰武穆詔依以臣霖臣甫請詔於左藏南庫給還先臣御札又給還江州田宅淳熙五年五月五日臣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韓張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臣霖稽泣對曰仰蒙聖察撫念臣家臣不勝感激又臣霖嘗漕湖北武昌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遠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家人念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舍食哭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又嘗帥廣州道出章貢父老咸率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其遺德之在人若此

楚國夫人遺事 諸子

先臣妻李氏歷授楚國夫人紹興十一年流嶺表至三十二年孝宗詔復原封 全傳原本缺

岳雲先臣長子也年十二從張憲戰每捷軍中號嬴官人平襄漢先諸軍登城下鄧州又下隨州先臣不上其

功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平楊么功亦第一先臣匿弗奏都督張浚特奏請遷職嘗有旨授三資先臣力奏辭之每戰能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潁昌大戰出入虜陣甲裳爲赤體被百餘創然有功每不奏列故多不著聞於世累任先臣機幕帶御器械提舉醴泉觀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卒之日年二十三紹興三十二年孝宗立詔追復原官祔葬先臣飛墓後以子甫升朝贈安遠軍承宣使妻鞏氏詔復恭人子二人甫申孝宗詔俱補承信郎與合入差遣甫奏乞改文階授承務郎歷仕

吏部郎女一大娘詔出嫁官其夫進武校尉
臣雷故任忠訓郎閤門祗候紹興三十二年孝宗立詔
追復原官後贈武畧郎子四人經緯綱紀孝宗詔各補
承信郎女三詔俟出嫁官其夫進武校尉
臣霖任右承事郎孝宗初立詔復原官與合入差遣歷
仕主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子三人
琛垧璞隆興元年詔授琛承信郎
臣震孝宗初立詔補保義郎歷仕朝奉大夫提舉江南
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臣霆孝宗初立詔補保義郎初名靄孝宗改賜今名仕
修武郎閤門祗候
先臣女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
臣珂生最晚然實夙知先世事自幼侍先父臣霖膝
下聞有談及先大父時事者輒强記本末退而識之
故臣霖亦憐臣有志每爲臣盡言不厭諄復在潭州
時國子博士顧杞等嘗爲臣霖摟剔遺載考訂舊聞
粗爲成書會臣霖得疾不能上臨終執臣手曰先公
之忠未白寃未雪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幼

罹大患漂泊縲囚及仕而考于聞見訪于故卒掇拾
參合必求其當故姑族搜摭而未及上汝能卒父志
死可以瞑目矣臣親承治命號慟踊絶自年十二三
甫終喪制即理舊編然思臣頃爲兒時侍臣霖遊宦
四方帥廣州日道出章貢其父老皆涕洟來迎臣時
在側感泣曰先公遺德猶在此臣霖亦泣曰豈特此
地爲然昔漕湖北日軍士百姓皆痛哭來迎有一老
嫗者詢其夫若子皆爲先公所斬亦號泣不已嗚呼
當時特以爲人情之念舊恩然耳夫孰知匹夫匹婦
之心輕怨易怒至于殺其所親而猶念之苟非大有
以服其心者孰能如是乎因是微有所覺竊意舊編
所載容有遺闕故姑緩之迨臣束髮遊京師出入故
相京鏜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
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時事
即筆之於冊積日累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
其未備其所據依皆條列于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
其所出於下盖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君父訓
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垂後世無

鞫之史其敢忽諸謹昧死上進嘉泰四年十一月朔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戸部大軍倉臣岳珂百拜謹
上

景按行實編年六卷其敘述忠武王事績最詳且悉矣竊猶有疑焉綱目及諸史書皆云秦檜命中丞何鑄鞫飛獄鑄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乃編年內獨未之載即亦齋同時尚書章穎別作鄂王傳上之朝亦未見此語又杭州志及羣書皆云王被難時其幼女痛父冤抱

銀瓶入井而死乃編年遺事內止載王女安娘適高祚而此女亦未之載夫背涅四字至今以爲美談史鑑諸書亦詎有妄筆王女入井死後人榜曰孝娥井廟祀至今英靈顯爍名人題咏亦多因歎精忠盛孝往往國史家乘有所輯錄未盡而間見他說或父老流傳此亦齋公續編所以有百氏昭忠之錄也夫乾隆四年十一月江西建昌府廬溪縣儒學教諭奉新岳士景謹識

260冊 764頁 75三版 33B

宋丞相李忠定公輔政本末

宋丞相李忠定公輔政本末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大速功効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金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僭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弒君今邦昌以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於高梅永全郴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鞈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鞈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旉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

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思鄉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
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熈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陜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丁亥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書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為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

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使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為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
秋七月己丑朔以王㻶為河東經制司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陜西經制使
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
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㻶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襄鄧且將益豫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為此也
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

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帝怒言若不極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紹興四年十二月金兵自淮引還趙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

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眾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概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獎諭

十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李忠定輔政本末終

諸葛忠武書

同治丁卯古潭余
氏校刊于眀辨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諸葛忠武書十卷

明楊時偉編初太倉王士騏撰武侯全書十六卷時偉病其蕪累更撰是書存其連吳南征北伐調御法檢遺事六卷而增年譜傳畧紹漢雜述四卷共爲十卷昔陳壽所進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其文久佚惟其目尚見亮傳末今世所傳亮集四卷由後人採摭而成文多依託如梁父吟黃陵廟記之類時偉皆釐正其譌又如小說所載轉生韋皐之類亦援據正史糾其附會較他本特爲詳審其排比事跡具有條理可以見亮之始末亦較士騏原本特爲精核舊本與陶潛集合刻題曰忠武靖節二編蓋寓意于進則當爲亮退則當爲潛然潛之詩文自爲別集亮之事跡自爲傳記之類難以併爲一書故今錄此書于史部而潛集則仍著錄于集部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書目錄

茂苑 楊時偉 去華
長沙 余肇鈞 芋皐 訂梓

卷之一
年譜
卷之二
傳略
卷之三
紹漢
卷之四
連吳
卷之五
南征
卷之六
北伐
卷之七
調御
卷之八

法檢

卷之九

遺事

卷之十

雜述

題諸葛忠武侯書小引

按陳壽志所載諸葛氏集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等書具存日錄而裴松之註時引亮集云云至蘇東坡集水心迺有不見全書之歎則侯集之亡久矣追惋散軼彌深盬羨近歲婁東王冏伯重輯武侯全書匪特在侯不容少此至於國濟世業勸奬忠孝鬱爲大觀而世多不見見亦不賞嗟夫枕中鴻寶帳内論衡豈可爲不知者道哉今余是編實本冏伯更張位置僅三之一增損事辭殆十之九蓋因合刻而自成别本匪掩前書而故立同異也互攷當自悉之又味傳言好爲梁父吟不言自作若今所傳步出齊城門意義庸淺奚取而好吟之黄陵廟記亦絶不類當時語氣别有附乙以俟明者又按傳封武鄉侯謚忠武而後人止稱武侯不解何義因題其端曰諸葛忠武侯書言書不言集不忘原集也原集既亡安得云全而取贋恩真疑誤後學如新書將苑等類則匪必陳裴不載冏伯不取而始辨也是用商之同志壹㪅毋濫云萬曆己未夏于茂苑楊時偉去奢識

諸葛忠武書附記

茂苑 楊時偉 去華 編次

王冏伯武侯全書十六卷目錄

一鼎立　二繼統　三連吳　四南征
五北伐　六遺命　七調御　八法檢
九用人　十世系　十一異同　十二遺事
十三八陣　十四綱目　十五評論　十六碑銘

又紀言三卷合共十九卷

右冏伯是書實創奇作觀其披採旁雜訂證疑誤可謂先哲之功人後學之嘉惠雖繁複悤宂略不校勘而朗識沖襟故當不朽用特紀其篇名願與好學深思者共披覽焉

陳壽進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又按本集雖亡幸存題目而一切譌託者又幸其別立篇名絕不攙溷然則存羊辨雁正賴古書不惟裴世期王冏伯有功史籍而陳志益不朽矣

諸葛忠武書卷一

茂苑　楊時偉　去華

長沙　余肇鈞　芊舉　訂梓

年譜

時偉按古人年譜無事則闕此特變體歲引時事者維侯降神以挽炎祚而桓靈之傾圮既深操權之竊據已固是故伊吕之征誅易而孔明之興復難時爲之也光和以前蘊亂未熾黃巾卓操適際侯生特紀厥要以志時艱而事涉魏吳爲稍詳焉

靈帝光和四年辛酉是歲侯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爲辛酉年生〇是歲皇子協生卽獻帝

光和五年壬戌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議郎曹操上書切諫

光和六年癸亥

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敎授分遣弟子轉相誑誘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方猶將軍也各立羣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以中常侍爲內應約明年甲子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甲子

春角弟子上書告之詔三公司隸案驗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爲標幟故謂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赦天下黨人

中平二年乙丑

崔烈爲司徒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時人謂之銅臭

中平三年丙寅

諫議大夫劉陶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下獄死前司徒陳耽忠正宦官怨之亦陷死獄中

中平四年丁卯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中平五年戊辰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中平六年己巳靈帝崩
立皇子辯〇袁紹勸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不就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〇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廢帝立陳留王協袁紹奔冀州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關東諸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卓遷帝長安〇劉表爲荊州刺史〇是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
初平二年辛未

袁紹使人說韓馥讓紹爲冀州牧〇袁術遣孫堅擊劉表表將黃祖部曲射殺堅堅子策年十七有復讎之志徑到壽春見術術以父兵千餘還策表拜懷義校尉
初平三年壬申
王允使呂布殺董卓卓將校求赦不許武威賈詡勸李傕爲卓報讎大戰長安中允被殺
初平四年癸酉
曹操攻陶謙初操父太尉曹嵩避難瑯琊爲謙別將士卒所殺操引兵擊謙坑殺男女數十萬攻其三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興平元年甲戌
是年陶謙卒衆推昭烈領徐州牧
興平二年乙亥
李傕郭汜共鬭傕刼天子汜質公卿遂燒宮殿帝幸弘農長安城空四十餘日〇按陳志亮早孤從叔父玄依荊州牧劉表則知侯寓襄鄧當在此年以後〇侯是年十五歲

建安元年丙子
袁術攻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〇秋七月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遂遷都許〇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迎降策自領會稽太守〇呂布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爲豫州牧使東擊布
二年丁丑
韓暹楊奉寇略徐揚間昭烈邀擊斬之
三年戊寅
曹操禽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爲左將軍

四年己卯

孫策徇豫章太守華歆降〇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操遣昭烈擊袁術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冑東海郡縣多叛操爲昭烈

五年庚辰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拔下邳禽關羽昭烈奔袁紹〇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爲貢報讎射殺策策創甚呼弟權佩以印綬策卒年二十六權

時年十九〇是年關羽爲曹操斬袁紹將顏良盡封操所賜而犇昭烈於袁軍

六年辛巳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七年壬午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〇曹操責孫權任子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與定議遂不送質

八年癸未

孫權西伐黃祖討山寇悉平之

九年甲申

曹操攻袁尙尙犇中山

十年乙酉

曹操攻袁譚斬之

十一年丙戌

荆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伏發見敗

十二年丁亥

是年昭烈見孔明於隆中時年二十七〇後主禪生於荆州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則知爲丁亥年生正侯出隆中之歲也

十三年戊子

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〇操殺太中大夫孔融〇劉表卒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赤壁以侯爲軍師中郎將

十四年己丑

孫權分南郡地給昭烈

十五年庚寅

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荆州有孔明諫孤莫行之語○以龐統爲治中與侯竝爲軍師○是歲周瑜卒

十六年辛卯

曹操以子丕爲丞相副○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昭烈西上侯與雲長守荆州

十七年壬辰

孫權徙治秣陵作石頭城改秣陵爲建業○劉璋殺張松勑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進

攻涪城

十八年癸巳

曹操攻孫權權率衆禦之相守月餘操還○操自爲魏公加九錫○昭烈擧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多降昭烈○自十三年至此侯在荆州

十九年甲午

是歲龐統卒○侯留關羽守荆州自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侯爲益州太守○是歲操使華歆等收皇后璽綬倂其二皇子皆酖殺之

二十年乙未

立操女爲皇后○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求和於孫權遂分荆州以湘水爲界

二十一年丙申

曹操進爵爲王

二十二年丁酉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禕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挾天子以

攻操○是歲魯肅卒

二十三年戊戌

吉邈等衆潰見殺○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二十四年己亥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黃忠擊斬夏侯淵遂定漢中進位漢中王○是年關羽攻曹仁于樊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臣於操呂蒙陸遜以詐取江陵羽卒

陳羣等勸操篡漢

二十五年庚子 魏曹丕黃初元年

曹操死子丕篡漢封漢帝爲山陽公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侯與羣下勸稱尊號夏四月丁卽皇帝位以侯爲丞相

章武二年壬寅（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爲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爲永安孫權請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太中大夫宗瑋報之漢吳復通○是歲孫權受曹丕封爲吳王改元黃武○張飛卒以侯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癸卯夏五月以後卽後帝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於永安年六十三侯受遺詔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封丞相亮爲武鄉侯兼領益州牧政事皆決於亮○使鄧芝聘吳○朱褒高定等叛○是歲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不答作正議文載北伐

建興二年甲辰（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張溫來聘復使鄧芝聘吳○是歲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建興三年乙巳（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侯率衆南征斬雍闓七擒孟獲

建興四年丙午（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五月曹丕死子叡立

建興五年丁未（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三月侯率衆伐魏上表出師○是歲侯子瞻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已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知爲丁未

年生

建興六年戊申（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侯率諸軍伐魏有出師表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疏請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十一月復上表出師圍陳倉糧盡引還斬其追將王雙○二表俱載北伐

建興七年己酉（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陰平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拜丞相○夏四月孫權稱帝使以並尊二帝來告○遣衛尉

陳震往賀因與吳盟

建興八年庚戌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魏曹眞司馬懿入寇侯次於城固以待之魏延敗郭淮於陽谿

建興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元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

建興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敎兵講武

建興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建興十二年甲寅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爲久住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〇八月丞相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敗走

是年漢獻帝亦殂於魏

按侯於獻帝生同辛酉歿同甲寅固已巧合且帝以八月葬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死侯死而漢乃眞亡矣

諸葛忠武書卷一終

傳略

時偉按忠武事跡當以陳志爲綱而散見各傳及裴註者亦復不少全書博採類分是矣顧反遺本傳殊欠提綱是用節錄陳志題爲傳略而傳末董厥樊建等本傳所拔擢親近位至大臣乃相率降叛建至爲鄧艾理寃不亦傎乎故特芟之以湔陳氏之謬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併氏焉

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名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亮後與羣下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又曰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

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裴松之曰魏略此言謂亮爲公威計可也若謂兼爲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夫以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旣已定於其始矣若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終不北向者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絶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

王士騏曰松之數語甚有高識後之帝魏者可愧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王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言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投毦而起

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曰將軍度劉鎭南孰與曹公耶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鎭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强（韻會毦而志切罽毦也一曰績羽爲衣一曰兜鍪上飾）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

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琦乃將亮共上高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王士騏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則勸先主就見知孔明之必不屈也庶已從先主而失母之後亮任之詣曹公知庶之必不留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權亦爾噫此非孔明之通物情乎

時偉按徐庶之從先主邂逅追隨君臣之分尚未定也而又以失母辭去其賢於王陵趙苞遠矣黃權本任將軍受命防魏不戰自降而裴世期以宥權爲得王冏伯以元直爲比則吾所不解也夫雲長立義以去曹元儉許死以返國方權胥壞矣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

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如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

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曰亮時住臨烝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鎭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鎭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

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
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
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强鄰囊括四海者乎備
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
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
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簒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
必貽話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
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
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不

亦惑哉
時偉按[玄]德孔明堯舜之心也託孤受遺唐虞之盛
也陳壽稱其心神無貳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斯
知言哉而孫盛謂爲詭僞其謬甚矣後此彌留豈少
話言而釁隙旋起安能以搨前數語縶人手足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
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竝皆叛亂亮以新遭大
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
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王士騏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夷人心服千
載如新而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
壽于是乎可恨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
疏云云（表載後北伐篇）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
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
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鎭
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

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
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
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
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
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
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
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
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

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

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及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鎭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愼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

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翊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

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云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時偉按忠孝大節千古難之子孫世美抑又難之難矣惟忠武獨無遺憾焉當其兄弟三人分仕三國匪不各忠所事而瑾以峻夷誕爲昭族雖處不幸皆非其罪也而視孔明之榮哀思慕固已懸矣恪才搆禍死不殉國去瞻尚之從容慷慨又何如哉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按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紹漢

時偉按全書首鼎立次紹統若謂紀實正名不妨竝舉然以愚攷之武擔卽位改元不改漢陳震盟吳稱漢不稱蜀皇皇大典具有明文而陳壽闇私題爲蜀志漢賊旣淆名實俱混矣不知旣云鼎立誰爲紹統紹統分明便礙鼎立是故定名紹漢以遵侯本志云

昭烈皇帝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爲業舍東南有桑樹生

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常或謂當出貴人昭烈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俱事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

關羽傳羽亡命奔涿郡昭烈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昭烈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枊棄官亡命遇賊力戰數有戰功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曹操征徐州徐州牧陶謙表昭烈爲豫州刺

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淩夷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北海相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答曰劉元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陳登傳許汜與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座共論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

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袁術來攻昭烈 昭烈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昭烈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昭烈妻子 昭烈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間昭烈邀擊盡斬之 昭烈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昭烈遣關羽守下邳昭烈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 昭烈敗走歸曹操曹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操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曹操自出東征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

呂布傳布縛急操欲寬之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

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遂殺布

從操還許表昭烈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嘗從容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於時正當雷震昭烈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何至於此也

時帝舅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操遂與承等同謀會見使邀擊袁術遂據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東海郡縣多叛操為昭烈

操使劉岱王忠擊之昭烈曰使女百人來無如我何

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建安五年操東征虜昭烈妻子幷關羽以歸

魏書曰董承等謀洩操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紹見事遲必不動也

昭烈走青州袁紹遣將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時關羽亦去操歸昭烈

關羽傳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

昭烈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荆州牧劉表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敗

時偉按博望燒屯事陳壽志原載建安十一年以前而三顧隆中則十二年事也今俗說屬之孔明有初出茅廬第一功語頃來謝少連王罔泊皆誤歸之三顧以後蓋不知昭烈自善用兵正不必盡歸美孔明也且自燒屯不云敵屯

趙雲別傳曰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愼慮類如此

十二年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昭烈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九州春秋曰備住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復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諸葛亮說昭烈攻琮荆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劉荆州臨亡託我

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勸昭烈速行昭烈曰夫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于當陽之長坂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初先主之敗人有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遣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併力與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操引歸昭烈表琦爲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皆降琦病死羣下推昭烈爲荆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

趙雲別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横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

截江乃得後主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討張魯內懷憂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强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操之深讎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强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昭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法正傳正旣宣旨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

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

昭烈留亮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萬入益州璋自出迎松白正及龐統等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龐統傳統說昭烈曰荆州荒殘難以得志今益州富强戶口百萬兵馬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

成統曰夫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逆取順守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

明年曹操征孫權權呼昭烈自救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懼禍及已白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勅諸將勿復關通昭烈昭烈怒召璋白水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向璋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十九年雒城破進圍成都

龐統傳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今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憙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張飛傳飛與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生獲巴郡太守嚴顏飛呵曰何以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

爲賓客飛所至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

馬超傳超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成都密書請降先主喜曰我得益州矣遣人迎超超將兵竟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降

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饗士卒取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

姻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趙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時曹操定漢中昭烈聞之遂與權連和分荊州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昭烈令張飛破郃等

張飛傳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還南鄭巴土獲安

二十三年昭烈進兵漢中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

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

法正傳初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

趙雲別傳曰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迎忠值操揚兵大出雲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追至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曹操舉衆南征昭烈斂衆拒守積月不拔操引軍還昭

烈遂有漢中秋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

黃忠傳曰忠嘗先登陷陳勇毅冠三軍於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金鼓振天讙聲動谷一戰斬淵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孔明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當解之

費詩傳曰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詩曰夫

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升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羽大感悟即受拜

王士騏曰漢王兩語殊不相蒙意必漢升之誤巳參之華陽國志果然漢升黃忠字也宋本既誤監板因之將將紀亦因之校書之難如此

時偉按華陽國志云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較爲醒豁

魏延傳先主爲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鎭漢川衆論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乃拔延爲督一軍盡驚

時偉按昭烈用人神明不測處有類高光其薄許靖疑馬謖而拔黃忠魏延是也

二十五年曹丕篡漢或傳漢帝見害昭烈乃發喪制服在所竝言衆瑞宜即尊位以纂二祖遂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

費詩傳羣臣議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忤旨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巳纂統之主

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尙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强禍大主歿國喪二祖之廟絶而不祀苟非親賢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欻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也宜哉

時偉按明紹統者莫如此篇最快

章武元年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立子禪爲

皇太子帝忿孫權之襲關羽秋七月帥諸軍伐吳
二年夏六月軍敗於猇亭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曰永安孫權聞昭烈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許之使太中大夫宗瑋報命
三年昭烈病篤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托孤於丞相亮
夏四月帝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亮集載昭烈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知量

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女父德薄勿効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女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楊愼曰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知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愼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三國志載孟光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荅之光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光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

不識時務矣
王世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
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葬惠陵
馬謖傳曰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

帝臨終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
之
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
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
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劉知幾史通曰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
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後主建興元年太子禪即位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
州牧

三年丞相亮南征
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六年丞相亮伐魏敗於街亭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冬復伐魏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
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八年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魏師還
九年丞相亮復出軍圍祁山斬其將張郃
十年休士勸農
十一年運米斜谷口

十二年亮由斜谷出八月卒於軍帝素服發哀三日殺
丞相參軍李邈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華陽國志曰李邈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邈讓昭烈
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効先寇
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有司將殺之諸
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丞相參軍亮殺馬謖邈諫以
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殺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至
是亮卒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
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

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嘗危之今
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帝怒下獄
誅之
王士騏曰邈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直以狠
虎目之邈真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差強人意
時偉按後主四十年無可表見者後世遂以庸懦為
嫌而愚獨謂其宏量英斷其大有三宮府內外悉委
丞相既不中制又絕嫌猜一也及丞相亡歿三十年
不事更張不設丞相二也怒誅李邈三也而誅邈更

奇豈特差强人意而已哉〇又按邈罪當誅在後疏
耳如前二語未爲不正也
十三年進蔣琬大將軍以費禕爲尚書令
延熙元年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進琬大司馬以費禕爲大將軍九年蔣琬卒
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所刺
十九年進姜維大將軍
景耀六年魏將鄧艾鍾會分道入寇都督傅僉死之衛

將軍諸葛瞻禦之敗於緜竹帝用光祿大夫譙周策將
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
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帝不聽諶哭於昭烈
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衛將軍瞻子尚戰敗及尚
書郎黃崇俱死之
時偉按北地王後主子也傅僉傅彤子也黃崇黃權
子也彤死伐吳僉死拒魏若瞻尚若僉可謂世濟忠
孝矣父爲降虜子爲忠孝若諶若崇不稱幹蠱哉且
崇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蓋深有將略焉
而率厲軍士期於必死其勇烈不減於僉綱目紀崇
僅入分註故並錄之以表忠漢之士云
又按張飛傳飛長子苞早夭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
瞻於緜竹戰死
趙雲傳雲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姜維傳曰傅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

諸葛忠武書卷三終

連吳

時偉按侯隆中語云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爲援而不可圖全書特紀連吳其識超矣至若董恢之代答禕恪之相嘲尙可存疑虞俊料張溫之敗孝起說正方之言直爲芟去而周瑜魯肅之逆順兄瑾子喬之往復則附入之以備連吳事跡云

建安十三年昭烈敗於當陽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孫權聽許遂遣周瑜魯肅等水軍三萬

隨亮併力拒操

魯肅傳初荊州牧劉表卒肅進言於權曰荊州與國接壤沃野萬里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肅請得奉命弔表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行恐爲操所先權遂遣肅行肅未至而操已濟漢津肅前進與備相遇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備大喜卽遣亮與肅同行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

裴松之曰備權併力皆肅之本謀

王士騏曰亮之說權全在於交肅肅爲之內亮爲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他日荊州之借亦肅勸之肅死而孔明爲之發哀有以也

吳書曰曹操遺權書云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震響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

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

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奉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

又曰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

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疫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又曰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

又曰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

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引軍還

初操聞周瑜年少美才謂可游說動也密遣九江蔣

幹自託私行詣瑜瑜迎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淮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四年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使周瑜分南岸地給昭烈昭烈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昭烈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十五年時劉表吏士見從北軍者多叛操來歸昭烈昭烈以瑜所給地少自詣權求都督荊州數郡惟魯肅勸權借之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權留備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蓋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宜以借備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云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魯肅傳曰時曹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周瑜傳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翫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備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且慮備難卒制故不納

瑜臨困又牋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

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江表傳曰昭烈謂龐統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幾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十七年劉璋迎昭烈欲討張魯及曹操征孫權權呼昭烈自救

昭烈貽璋書曰孤與孫氏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欲得荊州昭烈報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聞曹操已定漢中懼失益州乃與權分荊州以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

馬良傳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章武元年昭烈東伐孫權求和

諸葛瑾傳曰瑾與昭烈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若抑威損忿蹔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分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

表傳曰瑾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深相明究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二年昭烈敗於猇亭還住白帝孫權甚懼遣使求和太中大夫鄭泉來聘始復通也昭烈許之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尙存今漢已廢自可名爲漢中王也

章武三年昭烈崩于永安孫權遣立信都尉馮熙來弔喪十一月使中郎將鄧芝報聘

鄧芝傳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鄧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

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

王士騏曰權有弔喪之使則蜀之報使自不容已豈待芝言芝既至吳權果狐疑不時見芝此又何意非蜀志歸美於鄧芝則吳書之妄錄也

建興元年吳遣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使鄧芝重往

秦宓傳吳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至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宓至溫問曰君學乎宓答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

溫曰天有頭乎答曰頭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天有耳乎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皐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聽之天有足乎答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日生於東乎答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天有姓乎答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宓答問如嚮溫大敬服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主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耶

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象起
垂綸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乃使廚下切之吳主
曰聞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願差使付直
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付之象書一符著靑竹杖中
使行人閉目騎杖須臾已至成都於時吳使張溫先
在蜀於蜀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家此人捉書買薑
騎杖閉目已還到吳廚下切膾適了
吳書吳範傳曰範字文則上虞人以治歷數知風氣
聞於郡中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

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
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
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裴松之曰漢書禮樂志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
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掞夷
念切或作豔
時偉按陰化見蔣琬傳丁厷未詳且不著何年使吳
也
吳錄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

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
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辦定恐西朝不能明孤赤心
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皆當防守丕觀釁
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建興四年亮初從南歸以費禕爲昭信校尉使吳
費禕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才辯
鋒至禕詞順義篤終不能屈權謂曰君天下淑德必
當股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
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
問以國事幷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
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又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
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
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
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

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裴松之曰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

諸葛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江表傳曰禕與恪嘲難言及吳蜀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狗身蟲入其腹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之都

恪傳曰蜀使至羣臣竝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時偉按習氏之訛裴註駁之是矣如曰愕然四顧曰目禕速言此豈專對之儀至伏食相嘲作賦競逞又非客主之雅

七年春孫權稱帝遣使約盟共交分天下

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漢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

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
爲界
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始於董卓
終於曹操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偷取天位而叡么麽
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
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宜
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
晉侯伐衛先分其田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威遠著
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

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
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
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時偉按幼記此牘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
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
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云云其悼松如此由亮
養子喬咨述故云云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攷子喬
之卒在建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黃龍三年辛亥去
喬卒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咨述始爲今日之惻愴
耶攷壽書意都不涉松區區咨述遂至感涕揆之情
事無一合者絶不省其所謂悼松者果安在也將以
陳志爲不審又無是理裴註素精彩駁亦無一語啟
不可曉故特拈所疑以俟商確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
經陽小谷雖山崖絶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
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

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
可貴者
殷徃嗣秀才之儔肸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
人兌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毦西方
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前趙子龍退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
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
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强也

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
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
已
王士騏曰二條見於水經近有補遺赤牘者僅載二
語
時偉按諸葛兄弟交使二國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其奉公遠嫌如此向使東西離異又當何如耶乃知
往復有書皆自連吳始也故備載附焉
與吳王書曰所送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時偉按白毦結毦向誤認爲帽毦借用吾友錢功甫
云羽毛飾也從耳不從目方知讀書不識字何啻千
里因改正結毦下
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糧穀糧穀國
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乞爲啟至尊轉之
陸遜傳曰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
遜語亮
吳書是儀傳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
申固盟好

蜀書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
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
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
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伉直見敬亞於鄧芝費禕
吳主志赤烏七年步隲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
咸言欲背盟與魏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
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
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
然曰吾待蜀不薄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

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
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空〕可復
以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
間治軍〔字〕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
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張嶷傳曰吳太傅諸葛恪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
攻取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
初崩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加吳楚剽急乃昔
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自非郎君進

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
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
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
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
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
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
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閻羊衜有人

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
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
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
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
嘗爲諸葛恪司馬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
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
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
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
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比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

曰計何所出妻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
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
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
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
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
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
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
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
家失十戸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

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
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
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
樹猶在
時偉按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濱約吳
同時大舉向使營星助躍魏不支矣卽元遜所謂吳
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蓋亙
美也元遜不死伯約不孤漢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
漢可爲永恨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孝千載而下

猶稟稟生氣足繼周公瑾曾子敬云

諸葛忠武書卷之四

諸葛忠武書卷五

南征

時偉按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信如冏伯所恨其散見他傳及裴松之註常璩華陽國志者全書已備採焉而其他郡邑紀載今纂見聞乃又別入遺事未便稽覽今爲刪併因取事涉南征者悉隸於此庶幾歸一俾成鉅觀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褎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越嶲夷帥高定亦叛丞相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

常璩南中志曰先主薨後越嶲夷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今不足殺令縛與吳蜀郡常頎行部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頎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褎因殺頎爲亂益州夷多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女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褎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褎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褎猶不悛

裴松之曰房爲褎所誣斯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反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王士騏曰裴語極當左編採以入傳非也

建興三年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

襄陽記曰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强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

心而已亮納其策

王連傳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

亮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屯守亮欲俟定軍到併討之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孟獲代闓爲主馬忠破牂牁李恢困於南中

李恢傳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以恢爲庲降都督住平夷縣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甯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

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功居多

夏五月亮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南中諸郡悉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遂至滇池改益州爲建甯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甯越巂爲雲南郡以呂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

呂凱傳雍闓降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凱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凱答檄曰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受遺託

孤翊贊季興錄功忘瑕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
鄙土何足宰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
節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
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
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
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
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
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

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漢貨物以漸服屬成夷漢
部曲收其俊傑建甯爨習朱提孟琰及孟獲爲官屬出
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常璩南中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
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
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主論議好譬喻
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
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
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讐與夷至厚者謂之百

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
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
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
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
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
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
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又云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
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

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
爲龍出謂沙壺曰君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
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坐而舐之沙壺與言語
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
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
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復
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
皆象之衣後着十尾臂脛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
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

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爲其國譜也

滇載記滇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巂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侯之德漸

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

諸葛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神則享之爲出兵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麵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兵後人由此爲饅頭 事物紀原

邛州沈黎縣卽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 九州記

安遠寨在嘉定州江安縣南七十里世傳孔明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爲寨 一統志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之瀘峰每歲蠻人貢馬必相率拜於廟 一統志

撥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武侯樹旗於此以誓蠻人故名 一統志

諸葛洞在龍州宣慰司治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步相傳武侯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設一牀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爲石粟至今猶存 一統志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亮討南中過拳州於目

直睒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子洞基址尙存 楚雄府

東山在府城東一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諸葛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於上 姚安府

諸葛營在司城南一十里其東東嶽堰內一土墩周迴二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沒俗謂武侯旗臺 金齒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於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爲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 金齒

大相公嶺在滎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征西南夷經此上有諸葛廟 雅州

孟山在滎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雅州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雅州

古城在滎經縣西五里諸葛征南屯兵於此唐李德裕增築 雅州

武侯廟在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 黎州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故壘存焉 黎州

又有武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黎州

孟獲城在司城東二里瀘州即擒孟獲之地

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黎平府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 黎州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所建以誓蠻戎者 敘州府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為諸葛武侯制服也 桂海虞衡志

漢蠻者衣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葛武侯戍兵 桂海虞衡志

銅鼓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亮征南於此獲銅鼓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 威清衛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鼓有剝蝕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安南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瓶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

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

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矣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史萬歲征南寧夷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進破三十餘部於是勒石頌

德隋書
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亮碑文曰城
碑䧟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一統志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亮南征駐兵於此臨安府
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相傳立石誓云後有功在
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其右尋爲震
雷所擊今存斷碑橫仆其側山川紀異
宋道化中李順之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
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

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進討不
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今遣本部軍將賫金
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
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録
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
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有開府滇中者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區欲
移幕府劃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地皆以鐵錮之
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㚑夷往尋龍絡已被掘斷
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
太華山是滇省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
則夷必有變者

諸葛忠武書卷六

北伐

時偉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伐名義正矣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茅孔明二表竝千古之正氣而敘列混淆今爲整揭若夫營星告殞遺恨未酬英雄襟淚千載扼腕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計伯約元遜之虛策亦爲節錄以附侯志焉

建興元年封丞相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時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誅滅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

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建興三年丞相亮自南中還將北征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五年三月後主詔曰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竊神器昭烈皇帝膺誕皇綱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沖光戴前緒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討克復舊都在此行也吳王孫權同恤災患合謀犄角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

富康植等詣受節度大軍北出旂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反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丞相亮帥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

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

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楊慎曰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者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六年春丞相亮伐魏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

王平傳曰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

趙雲傳曰雲芝兵弱敵強失利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亮問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上疏請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

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黿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

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王士騏曰臣之未解二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騏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攻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詔策亮曰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今復君丞相全載傳略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等寇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魏師還使魏延入西羌破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

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
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
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
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
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
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
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
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
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

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
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
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九年伐魏大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大將張郃

郭沖五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
惟留萬人守城晉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
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
士失色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偃旗息鼓大開四城
門掃地卻灑宣王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
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
笑曰懿必謂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宣王後知深以為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歸軍勿追
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矢中郃髀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
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
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
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

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
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
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
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
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以一當十殺
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時偉按郭沖五事去漢尚近聞見可憑而裴松之槩
為抨駁似乎過繁實尠存疑故詳錄其可據者以備
稽覽

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守不出
亮始分兵屯田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
胡三省通鑑註曰字書幗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
對翻據劉昭註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蓋
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冠
楊慎曰幗讀如憒作國音者非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
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
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

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
里而請戰耶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
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
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秋八月亮卒於軍中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
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
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
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
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時偉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
於上邽而斂跡纔有鹵城之戰喪師衂將自是渭南
之壘藉口仗節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
事以安眾心遂至甘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
辱然則孔明將略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生亦足
驗矣彼弈棋二國手之喩豈其然乎
魏延傳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

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
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
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
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
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
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
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
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蔣琬傳琬以爲昔丞相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

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

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

者無以為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維率數萬人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攻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

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鄧艾所破於段谷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眾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

留魏延鎭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
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
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
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
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鎭守以捍之有事之
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
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
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
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

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鍾會攻圍漢樂遣
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鬭而死○漢
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
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
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
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
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鬭
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
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與維書曰君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
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
札鄭僑能喩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
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
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
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
拔刀斫石○干寶晉紀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
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
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

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
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既搆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
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
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
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
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
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
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

也今君大功既立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欲授維兵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見剖膽如斗大○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時偉按忠武既歿漢知亡矣猶獲緜延至三十年或屯備國中或揚師境外雖裹糧頓甲而不忘忠武之遺志焉琬禕繼卒維乃孤懸卽令陰平知備能久存戉伯約心事故爲不負孔明彼譙周仇國之論曷足道耶

諸葛忠武書卷六終

諸葛忠武書卷七

調御

時偉按全書有調御有法檢疑皆用人事也而分爲三用主明揚法專幽黜知故僚友乃厲調御余特喜其調御之名爲之解曰調者諧也御者駕也駕御諧和用人之道無餘事矣於是芟去用人併歸調御而黃權孟達既爲降虜不足復存故特除之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以守耒陽令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率眾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

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徽甚異之稱爲南州人士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敎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

張勃吳錄曰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

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爲蜀郡太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亮與正雖好尚不

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東征孫權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正傳曰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嘗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絶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戴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華陽國志曰孫夫

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益部耆舊雜記曰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閒一看便闇誦修以此益奇之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靖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王士騏曰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

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爲之拜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又曰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其追思和如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羽子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領荆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聞雒

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後

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秉性空虛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頼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扶持全濟以至今日聞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

誦讀魯靈光殿賦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淸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寳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

以請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簒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亮與裔書曰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

大任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劉璋時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裔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是益州耆率雍闓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闓送裔於權會遣鄧芝使吳亮令芝從權請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

亡奔司馬相如蜀士風俗何乃爾乎裔對曰臣以爲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裔北詣亮諮事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輔之疲倦欲死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祇字君肅時亮聞祇游戲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四讀諸解狀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祇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

三年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守葭萌張魯遣將楊帛誘峻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劉璋將扶禁向存等率萬餘人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以爲梓潼太守

峻子弋字紹先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

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向寵襄陽宜城人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衞兵丞相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

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立廟祀張表時名士清望踰

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憒無武將之體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除廣都長先主嘗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將加罪戮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以明此選之清重也亮數出外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

衆望漸服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琬琬曰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益部耆舊雜記曰丞相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旨別去數日忽還見亮亮曰孤知君還意語雖彌日有所不盡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乞復請蔣琬之後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頻煩使吳辭順義篤語在連吳値魏延楊儀相憎惡每至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嘗入其座閒辯論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儀延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

禕與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

集車乘甚鮮允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和聞之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判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暫視已究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閒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延禧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留意對戲

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
者也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採擇以充後宮允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允嘗正色匡主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亮表後主云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時震爲尚書蔣琬爲長史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

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語載連吳

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

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廖化字元儉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幷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丞相亮深識之著季漢輔臣贊

賴厷零陵人太常恭子也先主爲漢中王用荊楚宿士恭爲太常恭子厷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於漢中早夭

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

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爲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顒死亮垂涕三日

姚伷字子緒閬中人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亮駐漢中以延爲督前部領丞

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
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
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
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
史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
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
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後改名平與丞相亮並受遺詔
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四
年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
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
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捨罔
滯正方性也其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欲
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
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
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
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
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
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
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
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
已

馬謖字幼常良弟也諸葛亮深加器異每引見談論自

晝達夜街亭之敗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
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
於此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張裕曉占候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
不用裕言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人竊白
其言先主嘗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
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
門不得不鉏

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

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
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
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
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
故裕以此及之

王士騏曰張裕之戮本自先主嫌忿而亮表請其罪
可謂愼於用法矣

時偉按昭烈生平率多大英雄語而魚水芳蘭又爲
世說中奇雋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人也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
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
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乃詐與和親剋期置酒酒酣
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

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溼固疾至都寖篤扶杖然後能
起李簡請降眾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
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
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
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
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
後主慨然爲之流涕

譙周字允南西充人也體貌素樸無造次辯論之才然
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
曰孤尙不能忍況左右乎

時後主頗出游觀周上疏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
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
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於是動遵法度北州歌歎及

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
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
故姦猾起叛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竟如恂言故
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
之欲善也如此今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
陛下天資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
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
力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爲者

時偉按周疏剴切似爲經道之言迺至以仇國沮美継勸降誤後主遂成千載遺恨耳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周嘗問杜瓊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已來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

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天下其當會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

時偉按搜神記云漢元成閒已有五馬大討曹之讖然則當塗幾何典午隨伏固不待張掖湧圖而後見也彼屬曹侍曹如歆朗羣孫翟相率賣漢者俱當在大討之科矣譙周妄作妖讖岌岌勸降誥亦諸葛之

儔伍而忠武之罪人也

諸葛忠武書卷七終

諸葛忠武書卷八

法檢

時偉按原集法檢不言所用而全書以厲刑罰要爲近之然但紀裁下不及自檢有如敕羣下以勤攻冀直言之達覆曰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請自貶三等以督喪師之咎卽謂法檢不專馭下亦可矣至若郭沖記事尤關政體故特採焉冠之篇端

郭沖五事其一曰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

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

前出師表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又云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街亭之敗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

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敎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玆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時偉按以上六則或斟酌時宜或糾繩宮府不交相剴切卽自勘影袞法檢之途於斯爲廣矣千古聖賢豪傑亦復誰能踰此豈惟檢物爲然哉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西上所在戰克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發兵自助封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與孟達忿爭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遣達襲封封破走還成都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彭羕字永年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羕爲江陽太守

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

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唯主公有霸王之器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倪失老語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

廖立字公淵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耶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以謖為參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

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與魏將張郃
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
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

并州續稿書馬謖傳後云考向朗傳朗素與謖善謖
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然則謖且逃
矣不卽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誅何待

時偉按向伯云謖有死罪二安得而不誅乃知家庭
緒論有自來矣失不稱引者當亦不少

李平傳建興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値天霖雨

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諭指呼亮亮承以
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
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
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章灼平
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
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
得平兵以鎭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
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
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

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
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
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
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顚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
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
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
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
國戒之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

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
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
還故居與諸子竝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
造無端迷罔上下自度姧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
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
勸乃止今簒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
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表解平任削其爵土

來敏字敬達來歙之後也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任漢

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孟達書曰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費詩傳降人李鴻來詣亮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己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
時偉按反覆如達雖侯之調御所不及也故附之法檢以存侯赤牘云

諸葛忠武書卷八終

諸葛忠武書卷九

遺事

時偉按全書遺事篇掇輯諸書及各乘志浩衍閎博良見苦心特太繁雜閒多冗長至引抱朴子訛妄之譚韋南康胡僧之事未經駁正聊爲綴題旣割南中碎事附入南征因取他篇如世系八陣遺命異同中語當入遺事者足成此篇

襄陽記曰昭烈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問

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娶諸葛孔明小姊

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時偉按擇主而得英雄擇婦而得醜女雖曰天作之合而千古善擇者蓋無如孔明矣然木牛流馬法實繇婦傳蓋亦一大英雄而天所生以佐侯者也

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婦具麪須臾而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求傳此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

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
大勞
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
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
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
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
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
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
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

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
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
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
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
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
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
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
舒鵝形鸛勢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
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
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
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
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
今不動 劉賓客家話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蹟平曠盼望四遠積細石爲壘方
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
陣圖見者竝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

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吾嘗過之自山
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圓不見凹凸
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東坡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
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
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
環之圓是成六花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
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

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時偉按衛公六花猶元子云常山蛇勢也善乎東坡詩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馬隆李靖之說謂善師其意而巧借其名可耳

新都縣八陣圖記曰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至其

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武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自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豈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節楊升菴集

時偉按昭烈伐吳侯不在行也而此云從伐行營豈誤耶永安宮卽魚復縣改名少陵詩崩年亦在永安宮所稱白帝城是也昭烈病篤召侯託孤於此蓋曾至焉而制作後先則未容輕辨矣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抱朴子曰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

時偉按孔明之寓荊州知之者惟德公德操元直輩耳雖以昭烈久同流寓思賢若渴而未之前聞必因元直之言而始見曹瞞未得荊州何緣欲用孔明且汚君之云豈操自謂抑誰指耶夫鞭撻九有草創皇基而不得人士第一流奚取不妄大抵抱朴子葛洪誕書也而蘇子瞻楊用修皆據爲談資殆所不解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裴松之曰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閒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會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侯嘗奉使至吳覩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侯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服蒞事使人密覘侯葛巾羽扇指麾三軍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黃權在魏司馬懿遺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費禕使吳諸葛亮送之於此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

劉先生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爲軍需孔明作保劵至宋猶存

綿竹武都山上出白蔓菁甚美武侯所埶李膺有記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於魏

襄陽郡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先有董家居此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

華陽有讀書臺孔明相蜀築此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

諸葛亮所止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令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煑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卽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

蒲元爲諸葛西曹椽亮欲北伐患糧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兼設雙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咸得以載其糧也元別傳見北堂書鈔

蒲元於斜谷爲孔明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乃命人於成都取水水至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取水者方叩頭伏云實於涪津渡覆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咸共驚服刀成以竹筒納鐵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

宋御仗有諸葛孔明爲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殷孝規宋書

隋西蜀郡福緣寺僧淵以錦水沒溺者衆欲於南路駕飛橋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錞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臾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竪柱其錞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

武岩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

擂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旣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乃碎之中設機軸以應夜氣乃諸葛雞鳴枕也

成都諸葛武侯祠古柏喬柯鉅圍蟠囷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

韋南康始生有胡僧往視之謂曰別後亡恙乎韋氏問故答曰武侯後身也吾往與之友故不遠而來因字之武侯

時偉按此無稽之言初無羊叔金環之證而遂起婁

女玉環之訛世之易誑久矣唐書本傳章皋字城武
不云武侯
龍透關在嘉定州南七星世傳爲亮所立 一統志
龍州武侯廟在宣慰司東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艾嘗
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
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
臥龍山在敘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又有泉極
清冷 一統志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樹圍數丈唐

末漸枯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
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至皇祐初新枝
聳中云枯餘竝存若虬龍之形
諸葛井在臥龍岡上草廬前青石爲床有汲綆渠百十
道數不能眞
諸葛草廬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宣德中
有司復新其廬楊士奇撰文
黃陵廟在夷陵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
諸葛建祠一名黃牛廟

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
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
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其下平如掌
卽孔明躬耕處
碁盤嶺在府城南五里相傳諸葛宴賓弈碁於此有石
盤廣六尺碁痕尚存
孔明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
相公山在耒陽縣東北四十里諸葛嘗駐兵於此因名
諸葛廟在石鼓山亮駐臨烝調賦以供軍實後廟食於

此宋重建張栻爲記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有附諸葛亮廟唐杜
甫詩先主武侯同閟宮　本朝洪武初合廟祀之
劍門關在劍州北境大劍山至此兩壁峭聳有隘東之
路亮因立爲劍門姜維退守劍門卽此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嘗駐兵於此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建以誓蠻戎者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嘗於此置烽火
蓮池在洒縣治北其畔有諸葛亮讀書亭遺址每遇花

時縣人遊戲
諸葛祠在沔縣東南八里
諸葛墓在沔縣東南十里
夔人重諸葛以人日傾城出遊八陣蹟上
八陣臺在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蹟
諸葛武侯廟在府治八陣臺下 夔州
八陣圖在定軍山下諸葛亮所作又督軍壇亦在山下
亮嘗督軍於此鄉人言每陰雨時聞有擊鼓聲 漢中府
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凡兩
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
曉 顧璘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
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
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哉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
自熟玉皋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信夫孔明之才藝固
後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雞鳴枕不一而已
升菴集 窩疑當作鍋
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臥龍
岡上疑在漢末為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閻宋
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徑沔水又東過
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注
諸葛好為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
逕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
也劉弘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王弇州宛委餘編
時偉按荊州自景升作牧立德流寓時曹操方與袁
氏父子相持用師幽冀者幾及數年故襄鄧無曹劉
之爭而昭烈有髀肉之歎也如果為兵衝安得長嘯
登游高吟樂山耶蓋弇州亦偶未之思耳李安即太

傅掾李興王隱晉書云興一名安
梁父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
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
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舊說齊有三勇士晏嬰讒於君饋之二桃令計功而
食皆自刎
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
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

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崖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巒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鬢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能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工節

時偉按梁父吟義淺詞庸決非孔明自作與其所好吟者不待辨矣至二桃事殆如兒戲其不足誣景公晏子明甚平仲賢相也孔明豈不知之而信彼齊東野語乎從古迄今不聞爲平仲辨誣孔明證誤何哉黃陵廟記中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二語見東坡大江東去二語在坡詞則佳而於記爲不韻疑非孔明時渾樸語也王弇州宛委餘編曰公孫接田彊古治子死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則知今古傳訛在辨與不辨耳

上事　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向道

與張裔　去婦不顧門委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誡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

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誡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

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張敬夫曰貞觀政要載孔明語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眞孔明語也

楊用修集載武侯格言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宋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見宇第雄觀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止留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

報中殿摧塌石碑出土尺許有刻字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遂新其祠宇爲文祭之而去 蜀古蹟記 補遺

諸葛忠武書卷九終

諸葛忠武書卷十

雜述贊 評 論 碑碣 詩賦

時偉按全書評論篇惟楊戲贊陳壽評張儼論及袁孝尼習鑿齒諸人可兩碑銘僅劉鎮南裴晉公二篇而劉碣又入遺事殊失倫類詩僅少陵幾首他如崔浩辟能之謬戾呂溫段文昌輩之庸拙亦汙簡冊何也今為删併總名雜述而分註其下云

楊戲贊曰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

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東坡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又定上蜀丞相亮故事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

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

湯宇宙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

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謹錄上詣著作

王士騏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以周公爲比其尊之亦至矣至於將略之貶非其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歎壽未爲不知也 全書小引節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

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安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

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

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袁孝尼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懿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竝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

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幷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

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彊弱懸殊

而備猶出兵陽平擒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耶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民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張儼傳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劉義慶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弇州續稿曰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

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狗
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名爲吏部郎中丞尚書皆
有望實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
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
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卽子瑜之死元遜其材
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
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
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孫嘿循跡而
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於孟

獲之擒而淮南之勝亦有光於祁山之捷其所以人
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
遜躁孔明遜而順元遜遂而踞孔明嚴而仁元遜嚴
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
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
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
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
休於鍾會列元遜於孫峻孫琳不亦冤哉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
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
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
水鏡之所以能窮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
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
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
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
以來未之有也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
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

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
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
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
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擿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
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
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驅我魏彊者也英哉吾子獨
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
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

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
有名無迹孰若吾子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
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
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
鄭敎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
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
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
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
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

覿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
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裴晉公蜀丞相祠堂碑銘曰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
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
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
備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
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
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

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
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
謂阻深殷爲彊國誰謂遊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
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
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
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
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
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徙死而無怨德及於
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康壽之評
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
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
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
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
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
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
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
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立]德知人之

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
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
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與
區寇亂餘孽罷甿未息污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
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
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
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
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濟矣度謬以庸
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

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
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不
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
銘曰　昔在先主忠啓疆宇擾擾靡依英雄無輔爰得
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
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滸攝跡畏威
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
未悔禍公命不呆漢祚其亡將星中墜反旗鳴鼓猶走
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隸齊管

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
嗚虖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譴罰聞之痛
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
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
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
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
音
杜少陵謁先主廟詩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
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

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錦江元過
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
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
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
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清應天才不小得士契
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
巾
又諸葛廟詩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
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

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欲憶吟梁父躬耕
起未遲
又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
復臥南陽
又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
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
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讎
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

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
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
別其意眞書生習氣耶
又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皮
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
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
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
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
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

迴首邱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
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
材大難爲用
又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
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
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詠懷古跡二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
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
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

同
又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
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
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東坡八陣圖詩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蒞縱橫滿江
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
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節
揭奚斯詩　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天運有隆替吾
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聲威搖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

一悲傷但使漢賊兮安有終不亡節

楊纖莊八陣圖賦　嗟哉邈乎蠶叢故墟劍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凾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强剿信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藐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衡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慾兮出沒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之水兮砅崖折壁㖃之濤兮風霆礔礰彼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磈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幗之受雌按涓澮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豈之赫伐逮尚父之六弢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謂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欻中營之告變兮哀大人之奪筭訖黃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晡鳴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釃吾觴招諸仙兮呼子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吊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是書既竣客有卒業而笑云忠武書盡於此哉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亦遺之何也時偉蹶然而起曰吾誤矣遂因而思宋儒諸先生評論無一載焉者卽微客言自知其善忘而多遺也客曰夫一人之見不足以盡一書一書之紀不足以備千古又奚疑焉時偉曰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締構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所謂禮樂此則後世之禮樂而決非堯舜周孔之

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名於衛其雍
容禮樂亡論已卽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
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彼南渡之宋迺至不可名言
而禮固已壞矣而樂固已崩矣而方且釋干戈以譚
禮樂又且外干戈以求禮樂然則蜀未嘗亡而宋未
嘗存也爲宋計者惟有君死苦塊臣死金革如岳武
穆之壯心怒髮直擣黃龍府而後已設不幸而斬焉
滅亡不猶愈於奄然靦然偏安百年之爲多辱乎哉
曰孔明鵬舉必能殲魏擣金乎曰未可知也司馬懿

之善守宗弼之善謀非一時足制其死命者而孔明
鵬舉皆孤忠獨運協贊者少若夫營星告墜誣獄成
冤雖天不助順而要亦未必非所以善二侯之終也
客迓而憶其言若有可思者併錄之以自志遺忘之
倣 時己未六月望酷暑日蠃孫記於瓜牛廬中

260冊 764頁 13三版 39 D

雲南叢書二編

楊文襄公事略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重葺楊文襄公事畧序

是書爲明安甯知州山陰孫艮學采輯亭謝純所譔文襄公年譜而輯成者梓存於州清初州人朱淯續有增輯歷年久散已無存善亦罕覯民國辛酉滇人士謀立公祠於省會請陳君虛齋爲募貲啟余爲公像贊余謂公列傳在明史而新興雷尚書躍龍爲公別傳載滇繫宜覓得孫氏事畧副鈔兩傳冠其首再裒錄公軼事遺聞附其後刊存雲南叢書則本末鉅細畢賅可以慶天下人景公之心迺四出訪尋而嵩明李文漢適得是書送入圖書館亟喜而披閱之所輯皆公事之有關於國家者附載公宗勳子姪亦足備考證謝譜不可見見此書亦難得可貴矣微惜稱名贊錄之未協編次之間傷淩雜也迺更名曰事略

其編次則浣袁君樹五畧釐正之別鈔定本如余所議付刊而吳君石生慨然捐刊貲百金遂得觀成可謂景賢敬梓人有同心矣既錄兩傳於書首而軼事遺聞之輯以附後則尤望樹五之不憚煩而踵事焉原本與副鈔本仍存館中俾後來有考劍川趙藩撰

重葺楊文襄公事畧序

嘗觀唐宋之盛而嘆人才之特出爲三代而後所僅見也夫天佑下民而作之君豈天資之英睿慈儉盡出三代以下乎而朝廷之上政事紀綱多亂而鮮治者輔相非其人也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由此言之唐宋之盛微房杜王魏文富韓范多賢之力不及此有明當正德嘉靖朝君之英睿慈儉豈讓唐宋而其時親藩逆節以弄兵權閹接踵而肆毒武備廢弛寇賊倡獗內憂外患盤錯難爲卒能弭亂爲治者雖楊文忠李文正梁文康王文成張文忠徐文貞諸君子相與維持調濟於其間而楊文襄之力居多焉蓋其善謀且斷也似房杜衡鑒精而忠讜進也似王魏威望著閫而出入將相也文富韓范之美

又能以一身係之武宗之保有神器世宗之克致中興有自來矣嗚呼公非有明之社稷臣乎余來刺連然公故里也拜公於鄉賢祠瞻仰者久之歲丁亥祠欲圮不惜解俸而新之而遺籍後嗣兵燹之後缺焉弗講久矣因訪郡紳風古朱君相與搜討古蹟得覩公遺像讀公事畧悉公宗譜求其八世孫曰朝卿以侍公祠竊嘆其忠愛勤懇難進易退之節誠足爲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法光嶽之氣克生是人寧僅爲一郡一省之文獻已耶惜乎公以奇童舉著作茲編但具大畧令人不無遺憾然德業如公者又何必求多於詩文也哉旹 康熙丁亥歲次冬嘉平月安寧州刺史高鈖題

重葺楊文襄公事畧序

文襄公生于景泰五年歷天順成化弘治正德終於嘉靖九年壽七十七歲著詩文奏議凡二十餘刻萬曆庚子山陰孫昆學來牧安寧輯刊事畧所據之書多本於嘉靖中公門下士謝純所輯年譜雖僅大畧然皆取其有關於國家者印板今存僅闕五頁淳據舊印本補刊其四惟第二十九頁舊印本亦無之憶髫年見之係諭祭文無甚關係不復補刊考公授計張永誅逆瑾奇功蓋世事畧未詳今據李夢陽所撰誌銘補入二十九頁以成完書舊板寫刻欠工字多訛謬艱于物力不能一新爲恨但改正焉並據楊氏家藏文襄小像摹弁於編首若夫屢朝誥勑及武宗幸私第賜詩十首宗譜備載茲不贅入公在正德中經理陝西花馬池劉瑾忌之罷其職淳祖化孚慕效文襄嘗曰雖不能至心嚮往焉萬歷末以陝西右藩特勅經理花馬池因太監楊致中歐辱王來聘鄭光擢二指揮化孚遂抗疏劾致中
上怒削化孚職前輩見賢思齊匪徒空言也安寧後學朱淳風古撰

楊文襄公像

明史本傳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居巴陵少而能文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葬丹徒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詩文書與李東陽相伯仲好談王霸經世大略籠罩豪傑以起聲譽在陝凡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寺少卿晉南京太常寺卿弘治十五年帝用劉大夏薦擢一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乃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屯牧政修軍用亦漸足大學士李東陽尚書劉大夏皆善一清而材之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一清至寇畏退去乃選精卒教練之劃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安武侯鄭宏等數十員裁鎮守中官冗費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乃從輕騎五百自平涼趨赴之衆叩馬遮留不聽晝夜兼行抵雄軍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砲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進追擊之斬首二萬餘級勒石紀功而還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理之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

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牆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疏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河套二十餘年後邊備漸疏牆塹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掠無虛日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莫外於戰守守之大要有二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邊防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若夫策之最上者則宜整軍飭武以期掃穴犁庭絕虜人影開擴郡縣而徙內地居民充實之方足以消弭國家萬世之外患也因條其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

營百六十二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甯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與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招募自環慶以西至甯州宜增兵備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俱可其議發帑金五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百餘里邊人恃以爲重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詔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之事乃解仍致仕歸安化王寘鐇反詔起一清提督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之一清馳至鎭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歡甚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

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政收天下心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呼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是德一清左右之於帝召還拜戶部尚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闓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爲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即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亦不絕饋謝有所入緣手立散之大盜蹣中原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賜褒允時永已司禮時時密叩一清計爲進止機宜中外頗稱之以是益心德一清盜平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再推內閣不用用尚書靳貴而進一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張樸劉天和王廷相成文給事中竇明以言事及與鎭守中官忤繫詔獄一清屢請寬之帝不能盡用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指一清植私黨帝爲謫昂一清亦請寬之優旨報聞中官谷大用陸誾欲援張永例封其兄弟伯爵一清疏止之不聽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內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內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

引疾乞歸帝慰留而已亦無所更正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甯者故善一清有搆之者因怨一清會有災異一清自劾因極陳時政之失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帝弗省而甯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臧賢輩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會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陰事而以甯爲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者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勅諭褒給大廩如制一清歸客月益進所策朝事喻度無爽時月爲智囊司郡邑造請無虛日當世宗爲世子時獻王嘗言南方有二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即位廷臣

日交章薦一清乃詔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詔期一清陳謝
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久之陝西三邊總制闕詔一清以太子
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莅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
美比之郭子儀一清至是蓋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旌旗壁
壘色爲一新亦不刺竄西海爲西寧洮河害金獻民言撫便獨
一清請勦且未奉命即遣將出師斬虜萬餘級自是西洮等邊
患遂絕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絕之一清與請撫會張璁等力
排費宏御史吉棠因請還一清內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
爭之帝怒謫秩官召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
加少師所兼仍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實錄成加太
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平北虜

奏捷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
遂爲首輔帝賜銀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繩衍糾違令密封言事
與張璁論張永前功起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墻
推明一清曩時議一清因力慫恿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
相往然久亦竟止復因議禮事力疏乞骸骨允致仕馳驛歸贈
金幣明年張璁等搆朱繼宗獄坐一清受張容金錢爲永誌墓
遂落職未幾憂國致疾疽發背卒踰年廷臣交章奏請復故官
贈太保謚文襄

石淙楊文襄公傳

新興雷躍龍譔

公諱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先世爲滇之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
知致仕携居巴陵少奇穎警敏能屬文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
秀才憲廟俾內閣擇師教之與李文正東陽前後出庶子黎淳
門年十五登北闈鄉試即以經術爲人師十九成進士明年父
喪解官卜葬京口遂即丹徒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
弟子日益進凡經公指授者皆取高第顯名朝廷久之遷督學
政力袪宿弊凡請託一以嚴絕之士大夫始有譁者久而復其
公且明也丁母憂歸服除陞督陝西學政尋遷副使公乃益自
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俊其中躬自教督所識李夢陽康海呂
柟馬理張璿輩皆與馬公之詩文與書多效李西涯其功力

差相伯仲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畧材猷足法以是聲譽籍甚用
超晉太常少卿尋晉南太常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秦
中馬政西蕃故饒馬必仰給中國茶飲去痺酪疾先是高帝著
爲令以蜀茶易蕃馬資軍久而寢弛茶多闌出爲姦人利而蕃
馬不時至公乃請重行太僕苑馬官嚴私通禁茶掌於官以服
致諸蕃馬馬大集牧政用修給軍者日益稱足時李文正當國
劉公大夏爲大司馬皆善公而才之會邊陲告警陝議遣將劉
公言兵難遙度即遣將以不時往楊中丞在彼可用也敕公巡
撫陝西兼理經畧邊務公益選練士卒創築二城以爲固援又
劾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諸校尉數人去之適吐蕃數
萬騎入寧夏乘勝直趨固原烽火逼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

絶不相問公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千趨之衆爲公危
請無往公不聽星馳抵雄軍爲之調度復張疑兵以脅吐蕃吐
蕃移犯隆德會伏炮夜發響應山谷吐蕃以爲大兵至宵遁塞
外邊人士以郭汾陽比之大司馬復議延綏甘肅寧夏等鎮兵
散無統請設都御史總制之上報可遂命公總制諸邊開府固
原尋晉右都御史公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墻塹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緝韋州以遏
外侵悉許之公督諸政士馬飽騰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閒
吐蕃不敢駐牧近地公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自是無寇警請因險而牆之聯絡相應可制敵而障全
陝於數百里外廷議韙之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公治築工

未竟爲權閹劉瑾陰阻以是移疾乞歸里工亦罷其成者在要
害間僅四十里耳邊人至今賴之公旣歸瑾復入讒語坐公嘗
餉邊下詔獄李文正及王文恪力爭之始得致仕歸公歸京口
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舊址圍之以詩奕飲酒自娛頤名
聲日益盛適慶藩寘鐇叛詔起公提督軍務合總兵官涇陽伯
神英西討以中貴人張永監其軍公馳至關密諭公故部將仇
鉞時亦彼刼事叛者俾乘間捕執之遂悉誅縛其首逆何錦周
昂等永亦旋抵壁上見公奇之公見永軍政之嚴相得歡甚初
永與逆瑾侍潛邸爭寵不相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瑾之姻
族毫不見與公因勸之始勉給一二乃德謂公曰公無慮吾豈
畏瑾者哉公曰固也第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上識重公

保無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公曰公宜亟歸乘上之見嚮聲瑾
罪而誅之此千載一時也永悟歸卽密疏發瑾諸謀反狀蓋公
草也瑾伏誅上因進永柄司禮馬方永之入也留公節制諸軍
陝之軍吏伍士額首頌公勿歸顧朝廷議之趨詔且廹也遂馳
赴詔拜公戸部尙書論平叛功晉太子少保賜白金彩幣尋晉
吏部尙書公於時政最稱通練而性廓大不飾邊幅愛樂賢士
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卽登薦以是門生故吏徧寰宇嘗
再帥關中麾下自徧裨起爲大將封侯佩印者纍纍也時大盜
起蹦中原公調悉機宜疏前後凡數上復薦用副使吳廷舉等
力討平之再晉少保兼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千戸中貴谷大
用陸誾援張永例請封其弟姪伯爵詔報可公力疏止之不報

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於公有所指摘上爲謫昂公力請寬之
給事中竇明及御史孟津等或以言事或與鎮守中貴忤諸繫
詔獄者公上書求釋上亦間有所寬也乾清宮災公應詔陳言
至指及乘輿出無定期止無常所且置番僧戎種於宮廷諸干
成法事因自劾乞罷歸上爲溫旨慰留以原官兼武英殿大學
士直內閣會災異公復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語甚激切上弗
省是時張永坐閒廢江彬錢寧方倖用聞公疏弗善也於是使
所私優人臧賢輩蜚語上前譏刺公又嗾故諸生朱大周誣訐
公公乃上書乞骸歸疏至再四上始賜勅褒諭累數百言給天
廪逾常格以歸公歸其客曰盍遊凡所摹畫朝事億度無爽時
目之爲智囊云宸濠之變公度鎭江扼江南諸鎭之吭能備可

關二吳失茲要害吳越潰莫支矣於是捐資募諸壯士復遣促臺使者詷金山鎭海諸衛軍環備內外無慮數十萬武宗南征聞其備禦有策特幸公第顧問歡宴逾兩日旦暮賡咏篇什古今無儷焉時左右有導上幸浙江者公從容諷諫乃不果行世宗嗣大位廷臣爭言公可大用詔遣官賜金帛存問久之三邊總制缺詔公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泣之遍詔褒諭以古吉甫方召唐之裴郭宋之韓范稱美之故相行邊蓋自公始也公之鎭凡諸軍吏幸公再涖愈自飭勵壁壘爲新上以舊勳凡有所條請靡不報居未一載復詔入爲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旣陛見即晉少師兼官如故又以獻皇帝實錄成晉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時首輔費文憲宏也會

張文忠孚敬桂文襄萼以議大禮得上意驟貴爲宮詹兼學士而諸詞臣皆心鄙之以故詞林諸榮秩如講幄典試教習庶常皆不得與張桂於是深恨費文憲屢疏攻之去公復薦起宏治中故輔謝文正遷居首輔文正至則公已用陝提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秩居文正上矣公猶疏讓文正願居其次上弗許以是公居首輔文正亦旋謝病歸公旣以敏練見知一時士大夫皆崇仰之上益禮重公賜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無虛日復賜銀印記二一曰耆德忠正一曰繩愆糾謬所言邊務國計事無大小上悉傾聽之顯陵之不果遷則公力諍功居多也是時張桂益貴倖入內閣上之傾嚮且過於公會萼構王文成守仁亦與孚敬相鬩隙上以王文成諭公欲知其人公謂其有

精忠大節可大用萼聞而銜之於是孚敬遂疏謂二楊以後差人占據撥地往復去來其人日輕勢日重乞下嚴諭俾勿詭隨便已意如往昔皆指公也公亦奏辨乞歸上兩爲溫旨以解之於公尤厚張桂於是益思構公矣先是公議散館留陸粲等數人爲翰林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植而一淸成之勿留便於是陸粲等爲給事中公弗開也粲給事省中時有建白公輙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與不過粲內感公國士知禮部待郎徐縉以次當柄用素謹事公又爲粲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謂厭張桂粲思有所論列未發也會武定侯郭勳帥營務頗貪橫公奏對常盈庫出入計語頗侵之因薦用故中貴人張永同爲提督永遂發勳貪汚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勳毒言路

遂擊勳勳故以大獄事感孚敬每嚴事之於桂不佪桂亦密疏攻勳且謂張寰庇之上於是下諸給事御史擊勳章於公且諭以孚敬私勳必曲救令勿聽公偶泄之縉縉亦語粲也給事孫應奎疏論張桂亦及公上是其論公上書辭優詔勉慰至張桂疏各有策勵語公復上辭章謂今之持論多尙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尙刻削臣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張桂也粲於是果疏劾張桂罔上行私諸罪狀上乃責張孚敬桂萼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囘家創悔資後用萼以尙書致仕而罪粲不早言逮下詔獄杖謫荒裔居二一日復榜示朝堂明　張桂功罪且令中外勿得更加

齮齕孚敬陛辭上乃密諭公謂孚敬可還之閣否公言上欲還
孚敬同當第演汗大號甫揚廷而遽改之非所以示天下信少
遲孚敬至家而後召之使孚敬益憾公且疑桑疏公所授也於
是張桂同事詹事霍文敏韜有齒寒之懼上疏力攻公公疏辨
乞歸上溫慰留之而意已移矣孚敬至天津上使人以璽書召
還復職公遂乞休益切上未許也張回見公愈偃然自負且謂
公若吾在韜必不敢有是言公笑頷之霍文敏以省母給假因
復爲桂辨寃攻公益力上報可韜遂切責公非大臣體公謝以
不職自陳上乃俞致仕予金帛令馳驛歸既而霍文敏亦私心
悔之矣公歸會進大學衍義不與公名上覽之不悅謂修是書
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傳可獨遺乎命補列名仍遣官齎賜

金帛於其家羣議祀禮不一上復念公顧謂左右朕悞放楊一
清歸若在彼能無決乎諸仇公者懼公復用乃嗾永門下之怨
永及公者誣奏公嘗受永金玉及永死復以百金乞公爲誌銘
乃詔奪公官命巡按御史追公所受永金如所誣數尋亦罷追
或請公奏辨公則謂久當自白矣辨爲及公終又四年上念之
復其官又十五年乃贈太保諡文襄則公所謂久而自白也公
所著詩文有獻納稿及綸扉奏議玉堂前後集行於世凡所撰
述則以石淙係之蓋不忍忘先世故居李文正賛文憲霍文敏
諸公皆爲石淙賦以頌美之故世稱公石淙先生云

重刊楊文襄公事畧

明閩甌寧門下晚學生謝純年譜本
越山陰後學孫貝學采輯
四世孫楊世輔楊先烈楊胤襄仝梓
清　安寧後學朱淳增輯

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先世雲南安寧州州有石淙渡公凡
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文字之間故時人又稱爲石淙先生
父諱景永樂癸卯鄉進士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
景泰甲戌十二月六日生公於化州天順庚辰父已乞致仕攜
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於巴陵
公甫八九歲穎悟絕倫經書一覽不忘示以文義一經指授即

能成章若生知然者時岳州同知胡公昇屢試大奇之薦於胡
藩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書親被憲廟命內閣選師
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刋表一道時已抗
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壬辰登進士刋策一道癸巳以父艱
解官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前後二喪貧窶不任
遠歸遵遺命乃葬丹徒因家焉初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橫經
授徒從者日益衆以其教魁天下魁兩京諸省登顯位者百餘
人詳見於同門友科舉題名集成化乙巳公年已壯未有子奉
母命請於朝歸雲南會宗族立宗盟以堂兄續次子紹芳爲家
嗣楊氏爲鎭江人自此始
出爲山西提學僉事力袪宿獘學政肅清丁母張夫人憂服闋

改陝西提學副使大作士類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
業於中親爲督教其大規先德行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
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於正學書
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入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太常卿薦陞左副
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浚求利弊條陳機宜累十餘
疏詔皆擬行茶利大興而馬大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講
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邊臣請京軍會剿司馬劉大夏獨
奏請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爲巡撫兼經畧
邊務勅下公卽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
及守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鎭守太
監支應歲省數千兩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

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
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畧
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
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
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裹氊
乘城遽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挈衆北走
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懼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
類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命公總制全陝三邊
軍馬仍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公
率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牆塹以固
邊防增設衞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

外侵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
歲省億萬上可其奏公以三月興工築邊牆刻期奏績時劉瑾
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羅
織公被逮致仕
慶藩寘鐇叛起公復爲總制寘鐇旣就擒仍留公爲總制瑾素
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旣平頗悔之乃矯詔改公專在寧夏
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逆發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
永所發不知永先受算於公以遂成之耳一切興革計處事宜
具見於西征日錄中
徵爲戶部尚書改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定江西盜
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謂

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鎭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
畿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中原百姓敢稱兵肩
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七年羣盜平太監谷大用陸誾欲累功加陞弟姪詔從進封伯
爵公疏謂三等之爵必開疆拓士剗平僭亂始得之今以赤子
弄兵調發官軍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遽加封爵非美事也不
報御史孟洋劾大學士梁儲靳貴御史張楧忤太監梁裕劉天
和王廷相忤太監廖堂御史成文劾都御史張翼僉事趙應名
許成文並逮繫獄公皆爲奏釋給事中王昂摭拾選法數事奮
明以言事激切侵中貴上震怒公各爲連章力救乾清宮災公
自劾罷黜會詔求直言公上疏謂祖宗之時昧爽視朝今累數

月而一朝或日昃而始出四時廟享必親蒞祀事今但聞遣官行禮勅退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佛氏本異端番僧又非類今皆置之左右沿邊宿兵本爲禦戎掣兵內討暫出權宜今調邊伍以輸操視禁旅爲無用皆於成法有干疏入上遣官慰留

乙亥閏四月詔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固辭不允上時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盜竊發柰何疏入上大驚遣宦釋諭公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曰近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官役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

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天心譴告固已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臣職在論思參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莫施承德弼違難免扞格有所論說既多不行有所擬議或從中改九卿執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正類擯斥不能救邪說橫行不能止冒輔導虛名無斡旋實效去年內閣缺人誤蒙超格簡用然言無所采力無所施徒使違心度時靦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早賜罷歸又不允越數日移疾堅臥連上四疏上乃勅允累數百言極盡褒嘉之美月米八夫過於常例

初公論列多中近倖錢寧衛之遂與優人臧賢密造不根之言隊罷黜生員朱大周具奏矯詔下吏部上遂不問而公得謝政歸矣後寧誅大周竟發戍廣西公在吏部自常職外復有獻納稿忠誠具見於此

敕諭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一清卿資稟卓異文學夙成初以奇童受知皇祖特儲翰苑俾讀羣書遂擢賢科列官外制三提學政兩任太常歷蒞深德望彌著既受撫巡之寄尤多揚激之風馬政聿修西苑有在坰之詠邊陲總制軍中興一范之謠雖嘗見沮於匪人終不有瑕於大美其後西蕃作孽元老載馳六月師行三秦亂定既奏嘉績乃晉司徒遷冢宰而掌銓衡佐明揚而美庶政凡有論建不爲空言措之事爲可裨治道朕博采輿議簡置黃扉乃能因事納忠謇謇有匪躬之節嘉猷入告孳孳推爲國之誠代言出而皇澤行章

奏陳而公是在屬茲多事之際方賚弼亮之賢顧因疾而乞休至再三而不已重違高義勉賜允俞特令給驛以歸仍勅有司月支食米六石歲撥人夫六名應役庸示朕優賢念舊之意於乎卿學行政事望隆中外得志行道保躬完名誠當世所難兼得者今歸其善養天和茂膺壽祉敦行信義化導鄉佬俾後來賢俊皆有所視傚而取法庶同享雍熙泰和之樂於悠久顧不美歟故諭

上命太監劉允照永樂宣德年事例去烏思藏地方齎送番供等物許帶太監劉宗等八員錦衣衛官舍指揮韋祿等二百三十三員其資裝令四川鎮巡三司聽便宜措置差官領軍往迴護送又許支長蘆兩淮運司鹽共七萬引變賣以備犒勞谷夷

公上疏曰西番本夷狄之教邪妄不經顧其染久入中國未能遽革先年雖有遣使之舉蓋以天下初定特藉以開導愚迷鎭服戎狄非眞崇信其教也承平之後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加賞賚答其勤渠未嘗命使遠涉今遣近侍齎送番供朝野駭愕奏討鹽引動撥馬快船至百隻又許便宜處置錢物於法於例俱不相應况京儲歲運與營造大木併在裏河正恐不能疏通又添贑船挾勢騷擾地方受害糧運大木俱被阻碍及照四川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事變難測且自天全六番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動經三四年方得到彼帶去官舍數多沿途又無驛傳供給人馬芻糧俱馱載而行途間倘有不給何以為處

又聞番地多與黃毛達子相隣時出摽掠使臣萬一被其突出傷害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不可不慮夫以無益之舉而妨至要之事且貽意外之虞前項勅書臣等不敢撰寫伏望愼重國體閔恤人窮收回成命不必差官其番供等物止照節年事例就令彼處朝貢使臣齎回禮意不失事體無碍物議不興外患不作矣不報至公解任後劉允始得勅遂行

正德己卯秋江西有宸濠之變公以鎭江為江南首郡此地備禦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無禦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矣故公看城設險出粟賑軍復留巡按御史葉忠調取金山鎭海二衞官兵備禦為外護又設中軍營為內應故城之內外不啻數十萬人恃以無恐而寧居焉後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宴飲賡歌兩晝夜詳見於車駕幸第錄時左右有導上幸江浙者公從容婉諫遂不果行

今上卽位論薦起公者凡二十餘疏上在藩邸亦素聞公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齎勅存問勅詞內開勅諭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一淸卿童年穎拔積學詞林甲第蚤登列官禁署出典學政入為太常尋擢都臺專督馬政才猷茂著聲望日隆握邊陲總制之權平西夏逆藩之亂威震虜幕功裨廟謨乃晉司徒遂遷冢宰總領衆職寅亮天功簡任黃扉益竭丹悃病緣憂國身乃乞閒而公論在人有才不盡用之惜朕嗣承大統圖任舊臣共成化理惟卿累朝耆俊實軫朕懷方將召用茲先遣行人齎勅存問并賜羊酒以示優眷卿其

頤養天和益綏福履以副朕尊賢念舊之意欽哉故諭

嘉靖四年正月欽奉勅諭近因邊方多警言官請於陝西三邊復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僉謂卿兼資文武名播中外昔在關陝熟知關塞險易夷虜情狀及防禦戰守事宜部曲將領多所識拔邊將馬政又嘗究心老成練達無能出卿右者乃起卿於家改授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去諸邊提督軍務其陝西延寧甘肅四鎭軍馬錢糧并一應重務悉聽爾便宜處置鎭巡以下悉聽節制官軍臨陣不用命者自都指揮而下許以軍法從事卿昔簡居秘閣任重望隆軍旅之事若非可以勞卿者然古昔大臣若周尹吉甫方叔召虎唐裴度郭子儀宋韓琦范仲淹皆出將入相茂建勳庸國有賴焉卿

以古名臣自待忠義自許諒不以內外勞逸爲輕重也今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仍命巡撫都御史即卿家敦遣啟行勅至宜即往供厥職以成久遠安攘之圖公兩疏懇辭不允公抵陝西各邊即以最急且切者四事上疏曰邊儲空虛曰邊卒寡少曰將校非人曰要害失馭蓋以邊儲莫急於關中鹽引邊卒莫先於召募選擇將校莫先於訪求器用要害莫先於分兵控制疏入俱蒙擬行經畫既定邊務頗修士卒効用故五月回賊入境守備承呂都指揮馬雲擒斬首級三十六顆酋長一人奪其戰馬器甲甚多達賊入境守備靖虜都指揮辛忠瞿江等追逐斬殺及墮河而死者尤多惟套賊尚在公嘗擬議機宜將有犂庭掃穴之舉適有召命不果後總制都御史王憲代之導其

畫一即有大捷疏功歸公夫豈誣哉公在邊甫八閱月薦賢爲國旁搜博求一長必錄文臣如薦布政潘塤參政成文楊叔通王尚絅按察使唐澤袁㮣副使唐龍陳鼎翟鵬高公韶武職如都督卻永楊宏桂勇劉淮陳珣都指揮高時瞿江指揮劉文各疏名實朝廷皆次第擢用咸有政績公三總邊務其功業之盛具見於刊行關西前後奏議及制府餘閒行臺小稿督府綸恩錄諸集中不能盡錄也

乙酉十一月上軫念公賢勞於外又御史鄭洛書等交章論薦於是召入內閣辦事公即具三疏懇乞休致首疏奉聖旨卿內閣舊臣譽望隆重豈可久勞於外故茲召用宜上緊前來供職所辭不允次疏三疏皆奉溫旨褒答不允懇辭公乃啟行五月至張家灣猶欲辭免惟上意眷篤不敢固違遂以時之至切至要五事以進一曰聖學二曰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具詳見於年譜中皆究極理欲援証古今直指利害分辯是非詞嚴義正疏入奉聖諭覽奏足見忠愛事關朝廷的朕自有處其餘知道了士論翕然願以當樞忌善不肯力贊其從遂使昝衛門不得抄行擬議非惟不得行言且併不能悉其詞惜哉公既見退復具疏且謝且辭其畧曰臣自信犬馬莫諧流俗任事當前每貽謗毀雖荷一人之深亮莫逃衆口之見疑審勢見機亦當知避其所以屢疏乞骸誠非得已上報曰卿先朝舊臣輿望素著內閣重地特茲召還宜即供職所辭不允次曰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公具疏奏免

報曰卿以元老耆德起督邊務勞勣昭著召還內閣御製詩一章賜公詩曰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三辭乃承命開心副予望才兼文與武內外資安攘寬朕西顧憂遂使吾民康功勳既昭著威名滿華羌勅使往宣召復來坐巖廊黃扉典政本攄誠以匡襄予承祖宗緒志欲宣重光深恐德弗類倚毗賴卿良展其平生志助朕張皇綱股肱職補袞伊周並昭彰助成嘉靖治青史常流芳公上表陳謝并恭和一章以進

五月三十日上以公纂修皇考恭穆獻皇帝實錄已定加公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尚書仍舊公具疏自陳無功懇辭溫旨褒答皆不允時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往陝西織造公懼遺害地方乃上憫人窮恤人言以弘聖德事之跡極言其不

可且舉工部尚書趙璜工科給事中張嵩陝西提督軍務尚書
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藎等節有論列停止織造取回內臣未回
天聽夫內外之論不約而同事關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省
覽而獨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平日納諫之美不侔也乃
極論事有輕重緩急累千餘言不報會禮部將今年四方奏報
水旱火雹山崩地震物怪人妖類題乞上下協心痛加修省公
時病未痊卽具疏曰前項災異每於各衙門奏劄中見之輒爲
疚心然未能究其詳今乃得觀禮部所奏可怪可駭可憂可懼
自來災變未有今歲之甚者夫變不虛生由人而召乖氣致異
理固有然乃極論陰陽失常陰盛陽衰君臣人品天下治道千
餘言乞賜策免放歸不允公復應制陳言數事一祭告以竭修

省之誠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一聽言以盡修省之實一用人
以資修省之益一革弊以袪修省之害率皆議論精詳引咎切
實累數千言疏入奉聖旨覽卿所奏皆切於修省之實足見忠
誠體國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寬恤小民事宜選拔振勵文武
庶官等事該部及撫按官都要着實舉行
大學士費宏已致仕公乃疏薦致仕大學士謝遷曰先朝舊臣
惟致仕大學士謝遷尚在本官以狀元及第供事史館經筵至
於詹端孝宗皇帝簡居內閣器局凝重學術精純正德初以直
道見忤擯斥家居本官之年雖高耳目清明步履強健起而用
之於聖政必有裨益疏入上乃降勅遣官起用
提督三邊都御史王憲破虜報捷謂公前年提督經畫有素故

得因之成功於是上勅吏兵二部近日陝西奏報功次斬獲克
捷委出非常本內開稱大學士楊一清先以朕腹心重臣總制
三邊振揚威武飭練將士分布要害悉有成美推厥本源功實
難泯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散官尚書仍舊着二俸
兼支還廕一子錦衣衛百戶與世襲如勅奉行公上疏懇辭不
允公再疏[illegible]蒙諭覽所奏誠切懇到重違雅志錄廕准辭免其
餘可勉從朕意復賜詩慰之曰昔卿伏鉞鎮西戎捷報推恩策
大功邊將練兵揚我武折衝禦侮振師雄賢哉切切勞卿志忠
矣奪眷輔朕躬懇疏來辭予酌允誠謙兩盡體全公公復固辭
加俸不允

六年十月勅諭內閣輔臣楊一清朕思朝廷政事體類甚多其
有關係重事必須謀及左右信臣以匡不逮今除軍國重務文
移朕與卿等共理外或有封對文書必須驗封識以防出入今
以銀圖書二枚凡有謀學政事問於卿者以耆德忠正印封若
朝廷有差忠言未納用舍倒置諸凡利於小民關於朕德及政
事之缺者以繩愆糾違印封皆以密疏來聞庶得徵驗其眞朕
亦免於過差矣
致仕大學士謝遷欽取到京公爲上疏欲乞進其職銜願自列
其次嘗聖諭卿屢請朕命欲隆加起用舊臣大學士謝遷秩序
居己之上足見讓賢至誠之意除別有勅旨了朕念卿薦賢輔
國忠遜懇到鴻臚寺官往宣朕意勿再固讓
論常盈庫奏對昨奉聖諭常盈庫銀兩亦多用過之數既聞見

在者亦當開奏又聞後府柴薪銀兩亦無科道查理恐非所宜
臣切惟皇上留意錢糧蓋欲革弊以裕國用誠爲急務夫天下
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之民以貯官其取之也甚難則用之也
當謹常盈庫既多出入見在之數俱當聞奏臣素聞後府柴薪
銀兩半歸私門偶一告發經歷蔣履坦被提問查理該監追銀
四千餘兩至今未完事雖發於履坦實則堂官侵欺原註指聖
意從科道查理甚當又但係錢糧衙門欲令通行歲報稽考以
備撥邊之用尤爲合宜且如團營草場子粒銀兩俱爲提督把
總等官侵用若清理有道一歲可得萬餘兩歸官夫以軍民膏
血徒爲奸豪漁獵之資誠可痛恨臣明日謹撰傳稿進呈
錦衣百戶王邦奇上疏甘肅夷情其中指斥大學士費宏石瑤

私家事奉旨拏在午門前會問給事中楊言以邦奇攀指聶能
遷意若有陰主之者具本論奏上怒執之併問公公上疏論救
曰伏蒙發下邦奇奏本內開本月二十四日費宏石瑤夜到臣
家商議事情緣邦奇本下時臣等四人公同擬票上請定奪公
事公處豈有私言內閣嚴密日逐聚會若有所論儘可盡言何
必賓夜相過邦奇所言委無根據竊思二臣輔導有年各思竭
盡才力以圖報稱今所指曖昧不明且以夜過臣家一節觀之
可以槪見乞勑三法司止將甘肅夷情人犯鞫問其費宏等私
家事情免行提問以全優待輔臣之體揚言違衆進言誠爲輕
率但彼乃言官言雖若激心則無私今與各犯一槪受刑爲辱
已甚乞將揚言先爲釋放用全大體上意頗解

大學士賈詠因大獄連及革去散官致仕公疏論救曰詠登簡
內閣自宜守法正己却乃通書巡按道人姓名雖與獄事無干
亦於國法有碍革去散官致仕已見包容但古帝王進退大臣
務從渾厚我朝列聖公輔重臣有過待其自陳以禮罷遣所以
養廉恥之風伏望閔其侍從有年稍存體貌待其認罪乞休仍
照原官少加恩典致仕以全終始竟依公行
上以張鏓奏遷顯陵之事諭公公奏對曰蒙御札諭及遷陵事
欲臣等詳議以求停當仰見純孝既不忍違親又不欲背禮雖
舜文處之亦不過是臣竊有所見以爲決不可輕舉也何者地
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
故舉遷恐有他虞聖諭所引祖宗之事誠爲可法我太祖高皇

帝定鼎金陵以仁祖初葬淺薄欲遷而厚之卜者以爲不可遂
復不動乃設皇陵祠祭署於鳳陽陛下設顯陵於安陸而以聖
母親屬奉祠正合此意且山川靈氣不宜發洩士庶父母墳塋
既葬不敢輕有興作況改遷乎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
升爲天子天下太平四夷來王不謂之吉壤可乎無故議遷臣
等決知其不可也故獻遷陵之議者非愚則諛豈眞能愛國哉
竟不果遷
大獄已讞上怒欲置馬錄死罪公乃論救曰昨蒙發下署掌部
院大理寺侍郎桂萼等所奏用法似爲得中照議擬票上請節
奉聖諭引書罰弗及嗣不如戮錄市曹豈不得中臣捧誦仰見
聖德如天雖霜雪摧殘之中實寓雨露發生之意故殺馬錄者

欲戒酷刑故入之官但律法所在不可少有推移高下其手臣
竊謂馬錄之法止於烟瘴地面充軍爲當後錄竟坐前法編成
上諭欲知王守仁爲人何如臣惟守仁學問最博文才最富正
德初爲刑部主事首疏劉瑾過惡午門外打三十幾死降貴州
驛丞幸而不死瑾誅叙遷知縣主事員外郎太僕少卿鴻臚卿
遷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領兵征剿洞賊積年巨寇悉平
宸濠之變與吉安知府伍文定倡議舉兵討賊遂破南昌據守
其城宸濠江上聞義兵起急還江西守仁文定領義兵迎拒連
戰於鄱陽湖大破之遂執宸濠地方大定是時朝命未下獨先
勤王論功行賞封拜實宜楊廷和忌其功高名高不令入朝乃
陞南京兵部尚書丁憂服闋誥劵已頒猶未謝恩惟其學術不

偏好行古道服古衣冠門弟子高自稱許故人多毀之而其精
忠大節終不可泯近日起用兩廣最愜公論尚有惜其不宜置
之遠方者若兵部尚書有缺用之威望足以服人謀畧可以濟
險矣

團營提督內臣蒙論見有張公永不必添人恐行事不免彼是
此非此論極是李承勛臣當以聖意策勵之郭勛爲人蒙問臣
不敢不盡言勛之才器力量委有可觀但恃才智不自檢束以
致各營科斂役占數多貧軍怨之營務十分廢弛勛爲主將豈
得辭責今擢用張永李承勛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勛豈能
如前日之縱肆哉且使功不如使過其所作爲必有可觀猶愈
於用他人也

公上疏言前此妄議典禮官員今日在庶位在翰林者尚有其
人然議禮之誤實內閣主之禮官成之科道附和之始於察理
不精終於遂非不悔甚至引朋呼類一倡百隨形諸奏牘至於
再三壞倫滅理誠爲可惡若翰林諸臣內閣之所指導孰敢不
應然亦止是爲首數人呼引其餘屬官蓋有不得已而與名者
亦有名雖在列而實未嘗見其文者如公侯駙馬伯亦名在奏
牘中彼何嘗與其事而見其文哉事定之後實多愧悔今大禮
既明大倫既正莫不斂首懾服誰敢有言願弘天地之量凡用
人任人不必以此事留置聖懷進退取舍視其人品邪正任職
能否則爲善者自奮有過者自新矣

嘉靖七年十二月立春日長庚妖星出現白氣亙天牛月方滅

八年正月元日風霾大作天色陰晦夫立春之辰歲首之日災
異若此公乃具所當急圖之事以上一恤民窮一修武備一惜
人才一飭言官累千餘言上報曰卿所言具悉忠愛恤民窮修
武備戶兵二部便看了來說惜人才已有旨了科道以言爲職
各着卽行條列勿隱默畏憚亦不許牽引私僻誣枉奏擾

嘉靖八年正月提督團營太監張永病故上求堪代者以諭公
公奏曰非知己簡命太監黃錦王玿二人正所謂恭謹守法況
皆管理營務誠爲允當臣更有切要之言不敢自隱夫戎務之
舉雖有內臣文臣相兼提督而其本在於主將古謂責在元帥
是也郭勛久總兵權明敏才辯但性貪氣橫驕蹇自恣往時張
忠王時中聽其所爲不與爭較近日新任提督者嚴於稽考防

檢不但勛失其利而把總掌號等事亦失其利與財互相結納臣若不言恐大明之下終有遺照伏願凡涉閫營之事嚴加戒飭使其改過與其同事者協和行事庶幾可折其暴戾消其邪僻非惟戎務有賴而彼亦得以保全名爵矣上深然之勛遂閒住

給事中周延所論王守仁事已奉命吏部會議自有至公至正之論延乃輒先肆論誠爲可惡御批對品調外任已是從寬但臣等之心實有不自安者蓋以皇上因災異修省引咎自歸且諭科道令其自言今若因此黜調恐衆因而相戒以言爲諱延不足惜其於從諫之量求言之旨不無有背自古巽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難受於其難受而曲容之乃爲盛德勿謂成命不

宜輒改自古聖王因臣下有過罪之旋因有所感悟而收復之史册以爲美談合無容臣等公進一言乞俯垂寬貸將延重加罰俸免令外調夫始因進言狂妄而黜之繼因輔臣論救而留之則於罰罪宥過兩不悖矣敢先以密疏上聞伏候諭示

論青羊山賊奏對臣竊見山西潞城青羊山賊首陳卿招集亡命逃避山澤恃其父兄昆弟據險稱兵張打旗號流劫鄉村殺人放火擄掠財物刳剔嬰孩虜蓺商旅嘯聚數年皇上仁同天地節因守臣之奏以赤子無知弄兵情有可原雖用兵防禦每令撫剿兼行不欲專事於剿各賊不知悔過自新乃敢拒敵我師殺害指揮等官三十四員殺死軍民人等不下千百罪惡至此已不可赦而聖心猶欲開自新之路揭示黃榜遣人招諭聽其解散許以不死且諭其目前若有誣招屈情許其奏訴分理聞者感動而各賊執迷不悛既不將脅從之人發遣下山亦不將先次敵殺官軍首惡綁縛送官陽順陰逆以緩我師蓋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我則養癰畜虎示自弱之形此智士所以寒心而勇士所以解體也然寇賊奸宄帝舜不能廢大辟之刑顛越不恭盤庚不能無殄滅之令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於貨愍不畏死罔敢譈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漢高帝入關除秦苛刻而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秦民大悅而漢以興由是觀之他罪可免而此三者不可免也今若惜陳卿父子一家及在山黨與之命而不加誅則彼所傷殺何止千百獨非命乎所劫財物不可勝紀何止遠人於

貨乎近據都督魯綱僉事温儒報稱又准巡撫都御史常在手本分巡僉事陳大綱并潞城壺關黎城等縣各稟稱本年八月十七日各賊糾衆搶劫財畜覘此則狐鼠之志未忘而鴟張之勢猶在今山西河南兩省軍馬輻輳未聞揚旗伐鼓直擣其巢者豈真力不足哉蓋自御史穆相議主撫散山西官員爲所牽制始則惑於通判楊良臣之言後又撓於監生李克紀之策二人往來爲賊遊說賊勢日驕我兵日屈楊良臣之通和一年有餘李克紀之招誘半年之上何嘗有尺寸之效徒以虛文搪調與賊何異竊謂此賊初嘯聚殺人劫財若能聽從撫馭囚首軍門束身待罪猶可赦也至於敵殺官軍與謀反無異罪在不赦朝廷猶欲援之既乃怙終不悛致拒王命猶執招撫之說破進

討之謀誠恐縱天下之亂誨天下之盜必自玆始儻或民窮盜起不逞之徒以潞城爲得策弄兵搆禍焚燒劫掠戕我軍民飽取財物滿其所欲而後出聽撫之計以自全天下雖欲不亂得乎比者都御史常道果言之而沮不得行御史蔣暘又極言之兵部覆議命舒綱會同兩省巡撫議處進兵衆心稍快伏乞大奮發綱力主進剿以伸國威勿聽招撫以墮賊計趁今草木黃落分道並進兩路夾攻務擣其巢使無遺種三司官員有知兵服武者選擇隨宜委用若大兵臨境賊徒舍棄軍器赤身下山自係脅從畏死即送彼處官司審放寧家大抵非覊縻無以制爲春非摧折無以知爲恩至是撫剿並行之說或可用也是雖一方之賊情實關天下之利害宇內安危視此一舉此機一失貽患無窮後又覆奏二疏情詞尤切

上諭總憲之地吏部所推兩次皆非可用臣仰見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審夫總司風紀其權與吏部相並總憲得人十三道有所警畏諸司百執事有所嚴憚以此先朝多用敭歷中外有才望重臣居之近年一遇有缺苟目應用如熊浹躐次驟陞豈能服人今吏部所舉四人俱年淺望輕內王廷相頗可而年資亦淺留之兵部佐貳以備後用皇上欲用王憲最當憲歷官四十年巡按江南巡撫遼東大同俱有聲價只因武廟南巡隨駕提督軍務與江彬同事故言路劾之且大駕親征百官扈從推用王憲彼豈敢辭比者陝西提督軍務調度諸將斬首二百餘級蓋近年所無者若以太子太保舊銜兼都御史使總院事則臺端知重憲度可舉矣

上諭卿同奏所問事件大典序卿等議論足見用心但謝遷之言恐非至論夫司馬光程頤雖先賢大儒伊之心未能全其仁終不如孔孟之聖賢司馬氏首倡變綱常壞人倫之說而程氏中習之今楊廷和毛澄又不過承習之而已原起是司馬程氏二人之言謝遷之意泥於尊師近於回護恐不當如是卿其顯之這一場事今若不斷了將來惡頑之徒必興毀議公復對曰司馬程氏之言誠非至論但以其論與今日之事迥然不同乃援之者之謬非獨二人之過也且以先賢大儒不欲過抑然亦明言論禮之誤止欲去罪人等字未嘗以言爲全是也今大禮天下曉然明白孰敢復興毀議請勿致疑

論廣西八寨奏對前日蒙發下兵部所復王守仁剿廣西八寨賊本已經擬票將各該有功鎮巡三司等官量行賞勞其餘人員待巡按御史造冊陞賞未蒙俞允又擬票止降勅獎勵王守仁其餘仍候巡按查勘至日陞賞惟土官彭明輔等遠調瘴鄉屢建奇功賞典不加將來難以調遣思田新附盧蘇王受既能改過出力不可令失其心臣等究竟利害參酌事體而言豈敢偏私茲蒙御批這捷音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恩威倒置恐傷大體但各洞猺賊習亂日久亦不可泯王守仁姑寫勅獎勵臣恭讀駭愕不能窺測聖意竊謂八寨之捷若以爲有功速加賞賚不宜更加詰責若以爲有失信義恩威倒置王守仁方被罪不暇而何獎勵之有但廣西大籐峽猺賊自天順至成化初年刼

掠兩廣地方至於湖廣幸賴先朝命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統
領大兵破其巢穴改大籐峽爲斷籐峽地方稍安不然已無廣
西矣廣東豈能獨存五十年來此賊生齒漸繁恃險稔惡不時
剽掠州縣殺害人民守臣歲歲用兵曾無寧日及今不爲剿除
將如天順末年之勢用力加數倍矣今王守仁假湖廣便道之
師用思田新附之衆稍合衆謀兼收羣策一鼓破其巢穴足以
懾服猺獞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功實俊偉此非兵部私言亦中
外臣工公論查得本官前此已嘗具奏兵部覆題奉欽依是便
行與王守仁即令督副總兵參將等官分投設法相機攻剿將
各寨猺賊擒斬盡絕以靖地方欽此本官此舉固嘗請命許之
彼鳥言獸面之徒固非信義所能結而屢撫屢叛若無兵威臨

之則恩徒爲狎賊終無所懲創地方終不得安朝廷亦宜深惜
此數千叛賊之命而不爲兩廣兵民千萬人久大之圖乎古者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遣將出師君親
推轂命曰自閫以外將軍主之進止之機蓋不中制今既付守
仁以專征之任而又沮其成功兵部以本兵之責而又疑其過
聽臣忝任股肱職親密勿凡所疑議復不見信雖陛下英明天
授勇智夙成而四方萬國九夷八蠻之事皆一一周知若不信
守臣不聽大臣而一以聖意裁處萬一有失致壞大事則臣下
皆得辭責矣儻或別有所聞宜令明白開陳下之該部以憑衆
議可否上請定奪如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知戒臣等不敢不
披布腹心乞照臣後次擬票發下施行儻或終以爲疑則併守
仁亦不必獎勵止云這剿平猺賊功次還行巡按御史查勘明
白分別等第造册奏來查議陞賞庶幾圭角不露人心不致驚
駭矣伏乞聖明再爲裁處發示

論足國安民奏對昨蒙發下吏部尚書桂蕚所題修復舊制以
足國安民事一本臣反復詳看再三籌度無非體國卹民之意
本官尙義好古但所見不能無偏故措之於事則多不達施之
於民則或不順臣固當協力同心共襄盛治然亦不敢雷同附
和以遺後艱詳蕚所奏二事分豁災傷田粮里甲官糧二事雖
有窒礙或可參酌而行宜令戶部詳處覆奏但後一件分豁南
北糧土欲將北方地土均量頃畝一其稅差南方官糧不論輕
重均爲一則意雖善論雖美但事干舊制孰敢紛更版籍已定

不宜輕改北方田畝止是廣狹不同不甚相遠若南方官糧科
則有三斗六斗七斗至八九斗甚至一石至一二升俱洪武年
間凡有罪籍沒官田地給人承種不追田價其科糧輕重照依
田主原租係太祖高皇帝所定百六十年未之有改各民屢世
相承雖苦亦不自卹蓋因白手得田不用工本故也然科則既
繁糧里得以夤緣爲獘挪移詭飛誠不能無要在官得其人而
已且地有高下土有肥磽彼糧之重者地或肥美所收米穀多
至三四石糧之輕者在瘠薄之地所收不及三分之一是惡得
而同之乎大抵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比而同之徒爲亂階夫人
孰不惡重樂輕彼減重爲輕人固忻然從之加輕爲重其不疾
首蹙額腹誹巷議者鮮矣勢雖廹之以威力待之以嚴刑至再

三而後可定古今天下豈有拂人情以威刑廹脅成事而可免於後艱乎臣謂均糧之法若行始則奏告紛紜終則攘奪蜂起厲階必自茲始古今異宜均糧可行則均田可行均田可行則井田可行矣天下未有無弊之法弊而釐之存乎其人若見其法之有弊而欲更法以爲良恐一法立一弊生法未能行而不知爲奸人開幾番騙局矣語云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興一利不如革一弊此有見之言也臣近日竊觀諸建議者多好更張名爲復舊制實紊舊制名爲復祖宗之法實變亂成法夢三爲知縣曾歷民事其論互有得失猶如此臣將夢本擬票進呈以俟
聖裁
世廟成章聖太后欲謁廟公奏對以爲今制無后謁廟之文累朝亦無謁廟之事遂止論世廟樂舞不宜文武並用詔從之其他如論進貢人夫論土魯番夷情論漕運開河奏對論陳道瀛驟陞太常卿二篇論弭災急務論赦書論邊務論弘聖德奏對論循舊典以篤親論中宮疾將大漸奏對論大行皇后服制并謚奏對請册立中宮奏疏三篇論詔修通濟河論咨密事情論甘肅夷情三篇論調用甘肅將官論雲南土官夷情奏疏三篇論明堂論歐陽修從祀奏對率皆議論精詳敷陳切實是非邪正利害興衰向背顯幽歷歷直言詳載年譜中不能盡錄茲特列其綱領以見公之通才絕學偉識弘猷文武兼資體用具備觸事感懷隨問隨答信筆成章詞理皆到眞振古之豪傑間世之儒宗卓乎不可及也

正德初年公嘗總制三邊親歷險隘欲從花馬池一帶修築邊牆以遏北虜疏上報可百工俱備刻期可成爲劉瑾所阻遂罷今公復言奉聖諭卿二疏修邊牆事朕覽具悉愛國忠誠懇到朕甚嘉悅此事若先次修舉成之豈爲今日之患在今時須力爲以保民公謝采納其言此實要務然非聖明英斷則終於不果行故曰蔡公惟斷乃成若無實心幹事大臣亦恐虛應故事臣意以爲必得專官管理乃能克濟提督軍務官恐非所能兼管也
聖諭國事欲成在大臣協和此誠至論但恐所見不同難以盡合惟賴聖明察識而可否之耳古之大臣在朝爭論如讐而出朝則不失和氣者主於協心爲國而已昨奉聖諭方獻夫奏陳弭災事宜內欲多取進士以補縣令爲途亦狹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遠實因一概輕之故也中間豈無過於進士者進士保守身名者固多而苟名縱尋者亦有今宜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庶幾可多獲人才臣仰見皇上洞燭人情精察政體臣初見獻夫舉人自待不遠之言深謂不然夫舉人乃甲科之遺今年下第卽來年進士人品學識本不相遠豈可於授官之初遂有輕重之別近年取人偏重甲第凡進士爲郡縣甫及三年卽得超擢亦有不才被擢者舉人縱有異績多不旌舉監生尤爲難得夫歲貢又舉人之逸才進士作官固多卓異而貪酷軟懦者亦有舉人豈盡庸常監生豈皆老懦廉能强幹志存向進者亦多惟上官禮遇既殊銓曹陞用亦異中人之性鮮不改易且兩

畿十三省當用知縣二千一百三十餘員進士不過三百餘名除選用京官外當選知縣不及二百員其何能濟惟上之人鼓之有道則皆愼其所自立而民之受直者多矣合無傳諭吏部將各處知縣員缺除進士外舉人監生相兼考選仍通行各處撫按并布按二司官不拘何項出身俱要禮待舉人監生有治行得民心者一體旌擢吏部推擢亦無偏重舉人會經旌薦者與進士一般行取選授科道部屬監生有治聲者一體擢補府佐縣正如此則人知有向進之階自然樂於修職矣

公具疏懇乞休致奉旨褒慰優隆命該鴻臚卿貌璄宣諭促出供職公復具奏以爲葵藿傾陽豺獺報本臣乃人耳豈敢孤恩負義自絶生成仕宦惟恐不逢其時臣今遭時遇主言聽道行

鞠躬以往盡瘁何辭但審己量力不容不退行年七十有六過大夫致仕之期在廷之臣孰有如臣之老者一宜退自成化二年被薦入朝至今六十有四年登第拜官五十有八年回視同列無一在者而臣猶偃然班行二宜退少感目疾老而增劇蕞爾之軀漸成痿廢心雖戀主而旁觀未免有貪得之議三宜退臣素性疏直難諧俗好意見多與衆殊今之持論多尚紛更臣獨勸之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之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論用人臣謂才難當惜論斷獄臣謂罪疑惟輕凡若此者其跡誠類乎過而公是所在未嘗敢撓因事納忠有懷必盡此惟皇上知之非外臣之所及知也伏望閔其衰老俾遂其私 奉聖旨卿累疏懇辭已有旨慰留所謀身者如是未見謀國如何豈愛朕不如愛身邪宜即出供職副朕眷注之意

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八月十三日給事中陸粲上疏極陳其罪狀有浮於錢寧江彬者上怒欲主罰二臣又命議禮之功革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十五日早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於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在家聞之亦愕然驚詫越二日桂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餞于祖道惟路人有揶揄之者又一日上問公曰璁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諭示初宜未可遽變自璁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同家葬畢詔取同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璁深憾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公所授方

二臣行時即私謀於霍韜韜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於朝宸聽尚未爲惑亥日降旨追還璁於道公則求退愈切上屢降温旨慰留至九月初內閣無人辦事公始强出一二日且將與璁暴白衷曲即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己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杼之疑矣璁同京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韜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命馳驛去又遣中使齎 明白金五十兩蟒衣四表裏公行日舉朝士夫有祖於南郭門外者有祖於五里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一時之盛近未之有也若夫萋斐貝錦營營蒼蠅豈暇與辨哉

己丑九月詹事霍韜朋謀訐攻必欲公去乃已公乃具疏乞罷免曰欽蒙發下霍韜一本其辭大概以張璁桂蕚之去皆臣所

爲且訐臣之罪至不可容迹臣之言茫無根據果如所言罪大惡極無所逃誅然臣之心有不容不白者方臣被詔入京璁蕚俱爲詹事衆皆嫉之不與往來臣以其議禮之精持論之正獨敬服之璁蕚亦視爲知己並無猜疑璁之入閣蕚擢吏部臣亦嘗贊以成之及同事之久每見志驕氣横嘗直言規之婉辭諷之論事之際時有異同旋卽懽好未嘗有忿嫉見於辭色前六月間臣以疾乞假忽聞孫應奎所論韜乃以書來謂臣與二臣見牾故以疾辭臣大駭異年老卧病自應求退何與於人況與二臣實未嘗相牾臣患病璁蕚時相顧慰韜乃謂璁蕚每攻訐於臣臣料二人未必爲此豈陽厚陰詭之邪此時畧答韜一書將謂韜心必釋然矣不意乃因二臣之去遂大怨怒夫以皇上

聖文英武孰敢挾己私以詆毀他人況二臣素蒙眷注何敢造言離間至謂暗嗾內臣以中傷同列皇上平日未嘗聽左右之言左右亦無敢進言以中傷大臣又謂臣嗾言官攻擊輔臣彼爲言官而聽大臣指使非惟不可以居官亦不得以爲人矣且論劾始於孫應奎臣亦在劾中豈受臣指使者邪至於陸粲上章蓋亦繼應奎而各劾其言責耳豈臣所能與聞邇者璁命下臣與翟鑾相顧驚歎莫知其端是日皇上親草勅書次早午門宣讀臣等不敢上請留章者以渙汗不可卽返且勅內明示令其還家省改以圖後用臣與璁別時嗚咽不勝但囑其善自保重以俟寵召臣於璁有推奬之言無攻擊之意其論公事交相規正不知韜之言何從而發至論臣奸贓臣惟求之心誓諸天

皇上天也洞察深窮果得其實臣伏厥辜無辭臣於韜愛其淹貫之學嘉其剛厲之氣近見言多過激竊嘗惜之璁亦直言戒之豈敢相嫉亦欲引而納諸中正和平之地耳不意其懷忿至此韜不知聽何人指使遂至加人以所無之言誣人以所無之事竊人以所無之心蓋亦未免爲彼白璧之玷再念臣老力衰耳目聵眊行不足以孚人故流言多失其眞誠不能以動物故求全返速尖毁伏乞恕臣大過賜臣生還奉聖旨卿累朝舊臣才望素著比者維持議禮況自召還匡朕良多朕深倚任宜照舊輔贊化理不允所辭奏內事情朕已知悉公又連上二疏懇辭夫畧言近因屢疏乞休節奉溫旨慰留不忍終辭又因璁復任到閣臣鑾兒喪給假閣中無人只得力疾出與璁同事數日

不意夜間偶感霍亂體力衰憊豈敢自誣是以懇瀝血誠伏乞憐憫卽降俞音奉聖旨卿累朝舊臣朕深倚任近屢乞休朕未允請旣情辭切至特准休致着馳驛還鄉臣病中聞命伏枕叩頭且感且泣恩同再造喜若更生奈兩足動履艱難不能詣闕稱謝并辭賸望天階心神震越

正德初閹人劉瑾專國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起公仍爲總制與太監張永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不久當有[illegible]內[illegible]事非公無能爲

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陜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瑾不樂今則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倚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覩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或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上必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爲呂彊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

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啗者如市

團營提督內臣員缺上問公堪任者公薦太監張永上悅用之永入團營號令一新力祛積弊屢劾郭勛貪虐酷暴勛適因大獄通書御史馬錄科道交章劾之遂罷團營閒住勛乃移憾於公誘韜毀之以泄私忿韜久乃悟因內艱南歸欲上書求見謝罪不意過京口而公已先逝矣深用悔愧甲午正月韜服闋赴京再過京口具儀爲文奠公於祠而屢述迫於讒變不得已之由公子司丞紹芳亦歷述郭勛怨隙報復之詳韜益用懲創韜奠詞云韜偕老先生翊戴聖明此千萬世之心所同者也不幸中遭讒變遂難兩全以後生攻擊長者狂妄之罪於今爲歉然安知韜前日所以獲罪於老先生者非流言無從稽質者哉舟過梓里仰企遺風重有感戚焉謹貢香帛於祠下亦以告心焉爾老先生亦諒韜之心乎尙饗觀此則韜初無甚陷公之心特惑於郭勛之讒誘耳公丙子之歸以錢寧己丑之歸以郭勛夫以元老之尊中傷倖豎雖聖明之世尙不得而違之豈非吾道之迍而氣運之變邪

顧寧鄉進士謝純先是編集公自癸未以前七十年年譜論曰公曩古之全才德器夙成造詣日深故在提學則士風丕變在

太常則禮樂修舉掌馬政則孳畜遍常總制邊境則夷狄畏服入爲司徒還太宰則紓國用進人才而士氣振揚國是復定居內閣則朝廷倚重天下仰賴論者謂公奏議如陸贄疏通如姚崇考覈如魏相忠直如富弼雅量如丙吉好士如歐陽修權畧如韓范文詞如張說其身之所履道之所趣則一歸朱呂也故鴻功茂績隨居藉甚昔韓魏公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乃經綸事業今皆當一面之才也若公者其經綸之才不器之君子乎天下引領望其起用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可誣也純又論曰公於國家急於進賢而明於知人出制邊鄙則武畧策進入位冢宰則文儒顯庸人有一善可取則汲引恐後器使材授各臻其用雖周公之吐哺握髮亦何過

260冊 764頁 TS三版 42B

哉故若拔仇公鉞於列校而寘鐇就戮舉王公守仁於庶寮而
宸濠受誅錄楊公宏於編戍而總漕運至於伍公文定之首倡
義旅喬公宇之扞禦留都俞公諫之總制江西一時功名天下
著聞又皆公之門人是以公或從容廊廟或閒散丘壑時雖未
親秉斧鉞以臨軍壘其爲朝廷儲賢於無事之時應用於有事
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於社稷亦大矣
初張永起廢入直適三宮皆進徽號制應製寶上以內帑金不
精命永別買金一千五百兩充用永出令門下人李繼宗買備
止得金一千四百兩以進蒙給銀五千二百兩償其直後上欲
更製圭以內帑玉不中度又命永別買二塊以進永暴卒其弟
容因取繼宗先所假居屋繼宗欲詐爲己有遂有怨言仇者聞

之嗾令繼宗誣奏謂永嘗令買金玉賂公薦用永家人亦陳奏
辯白皇上省覺下刑部問理刑部請覆較數惟少金百兩主刑
者陷公之心少沮適大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原注指璁也
已先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是書實肇於楊一
清又嘗序諸後乃更獨遺乎命再補列及遣官齎賞金帛于家
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
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于外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合謀誣
前所少金乃永弟容侵尅持賂公壽又於奏詞外誣公作墓誌
受金帛若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再堂審付大理評讞
者伏然後奏報彼徑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公論
不服諷當樞　同年　給事中　原刻本空四字　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
尋亦罷追後公聞之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
何辯哉飲酒弈棊如故
公賦性燥熱又多飲醇酒故每病熱毒至六月終疽發治之亦
將愈第脾氣不足遂加泄瀉越數日卒無一言及後事前半月
尙爲給事中王堯卿作墓誌歷歷數百言又賦詩二首少秉清
忠老不移此心惟恃老天知無端三出皆危境大半歸來是謫
時信步而行甘我拙被誣不辯任人嗤君恩天地臣多負才薄
官高取罪宜自從髫歲謁承明七十年來際盛平志在匡時才
不逮誤常憂國夢頻驚君恩深重終難荷造物乘除每忌盈應
是薄勞叨厚賞一回循省一顏赬嘗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
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

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爲口實也吾何鬱乎哉卒之
期爲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矣忽寒風颼颼堂戶閉皆
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
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閒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
明方聞歿矣於戲公身雖歿而英靈洋洋在天地間將復爲神
而陰祐下民是故嶽降生甫說卒騎箕古今一道也又奚足訝
哉
楊紹芳曰先少師昔居吏部入內閣致仕後科道論薦復起總
制邊務召復內閣凡閒居無事每言吾比自爲巡撫爲總制後
居銓衡洎入內閣凡見大臣子孫微弱祖父有屈抑未伸有恩
典未沾者往往代爲陳乞及慫慂贊成者甚多至於自家應得

恩典則多不敢自陳其於非分之榮額外之寵每退避懇辭至
於再三如辭二俸兼支辭廕叙錦衣千戶百戶司丞中書辭廕
子入監蓋以崇謙執讓大臣之體強乞俸承君子所恥儻我日
後或至於不幸凡在外撫按在京內閣吏禮二部科道知已循
例代陳得旨者則不必辭若乃自陳則是一家私情不係衆人
公論不可爲也故紹芳恪守家規遵承先志不敢僭求況比來
與先君不相悅者尚在樞要冒昧強陳反增多門故紹芳安常
待時守分俟天不知者或以不孝罪之多不與辨惟於先君道
誼知己居可言之地有可爲之權者則匍匐往求之以冀其明
揚公衆共成盛典乃所不辭焉
紹芳又曰東宮詔頒先人例得光復原職告文　嘉靖十二年

九月頃者天眷聖明篤生皇嗣覃恩寬恤無間存亡故吾父以
恩詔通例吏部覆請遂荷隆旨光復原職幽壤生輝英靈稍慰
雖卹典未獲郎頒而國是自茲漸定日月蝕而復明容光如舊
風雲散而復合交感如初此理數之自然亦否泰之常事茲者
郡邑大夫擬以明日祇將部檄宣示家祠謹具牲醴先伸告奠
嗚呼合浦之珠雖還而終天之恨莫贖感浮於喜孰知我心
武定侯郭勛亦與公知厚因提督團營內臣員缺上問公堪任
者公薦太監張永遂用之永入團營號令嚴明力祛積弊劾勛
貪虐酷暴勛又因大獄通書於總按山西御史馬錄錄遽以其
書劾奏科道復交章繼劾郭勛遂罷團營閒住乃移憾於公計
誘詹事霍韜毀公於朝謂永暴卒公爲作墓誌銘受銀二百兩
又誣永侵尅造寶金百兩慶公諱事下刑部文致坐罪革公官
行巡按追銀與金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夫復何辯後永
歿終七公以前求文銀封作賻儀加幣帛牲牢遣姪孫楊元奠
永柩前其弟張容收受前銀訖況永承命買金寶未嘗侵尅其
家人隨已訴奏無干蓋公比時只求以微罪得歸爲幸不復他
計然疾中終以涉嫌未明遺命嗣子紹芳待後必具實分辯以
白心迹紹芳止因樞要之地尚有與公不相悅者在位而郭勛
復進封翊國公柄用於時荏苒一十六年紹芳竟以仇親惡族
誣害構訟齟齬捍格未能公辯於朝以冀國是明而卹典須其
操心危而慮患深概可見矣謝純特詳述於傳中以見公父子
之心之同如此嗚呼公精忠大節尚不明於青天白日亦可以
覩世道之變云

嘉靖十二年九月會朝廷建立東宮頒詔覃恩天下凡京官四
品以上有因公事革職閒住者與致仕吏部覆奏公始獲復原
職其應得卹典尚未沾及公之子司丞紹芳遵先人謙退之志
不敢冒昧強乞惟安分守靜以俟天定而已
石淙先生續年譜五卷自甲申至庚寅凡七年前七十年亦嘗
譜之故不列今所載雖有巨細而皆係乎國家者嘗觀公自正
德丙子致政凡九載嘉靖乙酉春上軫憂西陲求耆德重望克
成厥績者非公不可特降詔起公于家公辭不就者三疏上褒
答切至側席眷念又命巡撫重臣至其家催促就道然後啟行
則公之出未嘗敢易也及再召入內閣辭不就者又四疏皆未

蒙俞允爽答亦至既而居內閣僅及三年戊子引疾乞休致者三疏因災變乞罷免者二疏己丑引疾者乞休致又五疏皇上溫旨慰留之外欽奉密諭先後凡六通命太醫院官來視疾者二遣中官齎賜粥米上尊猪羊蔬菜者三命鴻臚卿諭意催出供職者四遣司禮監官傳旨宣召命即日入閣者一夫君猶父也其禮隆情至如此為臣子者顧恝然遽去若塗人哉夫是之謂矯情矯情非義也則是公之退雖未遂其初志而其留未嘗敢苟也公之出處也如此其居西陲也整飭邊務之大者十有餘疏若奏開屯以足食懸召募以足兵固為一時之利其城白馬井奪虜水草阨其險阻雖百世守之可也則又為利之大者其居內閣也百有餘疏最切今日者在大禮則屢求原諭成之

臣在大獄則獨論救馬錄之死在宮闈則據誠以止中宮之廢在宗室則破例以盡敦睦之道在吾儒則辯別以存程馬之祀在災變則歷陳用人恤民之要闢愚訣之議以止顯陵之遷他若疏中最為時人所深忌巧誣以中傷公者如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是則公之心志而拳拳然設施於今日者其他若對揚顧問有關論禮論政論學論及時事利弊感觸論列尚有百餘疏詳載於前後年譜中不能盡錄也雖皇上乾德離明有以範圍乎天下而公之因事納忠潛消萌孽使嘉靖之治博大優裕則其力不可誣也公之功業也如此若其開誠布公引賢舉直倡臺舍以進言率百工以効職至於一善之長一技之能投刺門下者未嘗不正冠引見獎掖與進亹亹不已固不以小廉曲謹為賢而雅情大度無有區界雖至於待章卒未見其有惡聲厲色汪汪如也休休如也故若黃綰之陰詆於前霍韜之力毀於後咸不與較而是非舉措惟求諸公焉公之德量也如此夫公德量之宏近乎仁功業之成近乎智出處之正近乎義三者君子之道也而公有焉卓矣乎一代碩輔孰得而擬議之哉乃若君子之去就則又可以觀世變矣其始也君臣可否道相同情相入此公之所以留也其終也釁隙忽生言相蒙行相悖此公之所以去也於戲不有箕舌誰生厲階天乎人也吾其莫得而知之也已公平生所著詩文奏議在中書時有鳳池稿有省墓錄在提學有西巡錄在太常有客臺稿在巡撫總制有行臺

小稿制府餘閒督府稿關西前後奏議錄在吏部有吏部稿有獻納稿在內閣有綸扉奏議玉堂前後集有宸翰錄三夾致仕有歸田前後稿行於世

正德末年今上在藩邸時獻皇帝嘗語之曰吾楚有三傑若其知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是也自是皇上軫念即位之初先已降勑存問屢欲起公又內外臣工交章薦起時有嫉公者故止擬旨意待缺起用其薦章若御史方鳳則曰今吏部尚書楊一清向以總制巡視經畧邊務其處置設施經久老成至今聽其議論尚足以歆動士氣振揚國威三邊軍民素所畏服伏願召對內廷親授神筭使康侯昭三錫之命元戎專一面之權高官立寵異之殊稱開府儀同之舊制若曾

鐵則曰訪得大學士楊一清雖引疾乞身憂不忘國其才猷德望外夷畏服天下懷仰我皇上在藩邸之所深知伏望卽賜獨斷遣使齎勅亟命一清馳驛入朝儻慮其辭避又當嚴限撫按有司催促就道庶得圖任舊臣之道而公論惜其才不盡用者於是乎慰矣若朱豹則曰臣竊論邊事之壞莫甚於今日今之當務莫急於修邊不得其人不可也竊照致仕大學士楊一清性資英睿器局宏敞蘊天人之學抱經濟之才識見長於料事機權足以應敵歷官久於西北熟知夷情用人善於鼓舞能收衆志聞望懾乎邊陲風聲動於遐邇殆郭子儀韓琦范仲淹之儔匹也前該巡撫湖廣右都御史席書等交章論薦吏兵二部查議起用而皇上乃不欲煩以邊事是固優待老臣之盛心也

然事有緩急時有險夷伏望降勅差官起用如憫其勞卽令徑往三邊仍以師保之官兼以總制之任如李德裕以舊相鎭西北如裴度以宰相討蔡人誘之至重之責持之數年之久許以便宜毋拘文法則英傑設施家數自別威聲感召效驗頓殊趙充國平羌之功馬援安南之績要終不以老負國家也若黎貫則曰臣愚以謂爲今之計莫急於擇總制專委任者宋任韓琦范仲淹邊人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求之今日如致仕大學士楊一清昔嘗經畧邊境威名素著至今邊人猶謳歌思之是所謂軍中韓范也若以三邊總制重權付之彼必能展布才猷虜賊不足平矣若給事中管律則曰臣竊見大學士楊一清先於正德二年總制三

邊分布兵馬悉中機宜砥礪頑懦大振威武先聲入虜遂自覬覦蓋由本官一任提學兩任巡撫凡十五年皆在陝西三邊八府履歷數遍于山川之險夷兵力之衆寡機務之急緩無不飽諳故能臨事不乖圖成卽效人自樂於爲用求今日之大將非一清固有不足爲任者若該部覆題則曰致仕楊一清行業文章播在天下威名忠愛久著西域以之總制三邊軍務却虜安民人心攸歸若吏部郎中王濟則曰昔宋仁宗用文彥博富弼士大夫相慶于朝仁宗謂歐陽修曰人心歸之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臣竊以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宏才大畧前代所難博古通今一時罕見臣爲屬官知之最深片善不遺細過必改有休休之量無悻悻之容用之於禮義則順治用之於戰陣則無敵

蓋文武全材也陛下登極之初科道交章薦舉卽士大夫相慶于朝之義也若曰待有缺起用則是處以當材遣使存問則是隆以虛禮歲米增加則是徒以豢養豈古之人君賢於夢卜之意哉巡撫都御史吳廷舉則曰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發跡奇童奮身科甲學博而見不泥於古識大而用寔宜於今提學則造士有方司牧則馬政修舉撫邊陲而威行西夏正冢宰而望重東班由外制以至台衡無施不可自髫年而荐歷晚景有美如初且其才足以應變量足以包荒武足以伐謀文足以華國蓋千年間氣之所鍾一時羣臣之特出者也伏乞皇上特降手勅遣行人齎捧催促馳驛赴京或如我太祖高皇帝之召杜斆坐而論道時與同遊或如我太宗之於夏元吉入而平章出總部

事其餘章詞類多如此夫以公之賢之齊天下共知內外臣工
之薦之章如出一口況以皇上之知之深又非一日然猶二三
年方起用焉薇賢之巧惑君之心固如此哉今上入繼大統首
北科道舉用舊臣多屬於公給事中齊之鸞首舉公才可執政
守足範世南京給事中孫懋等應詔論公守正被害巡撫四川
都御史胡世寧疏公濟變之才如姚崇守正之節如宋璟給事
中劉最疏論朱大周先年爲錢寧鷹犬猥褻大臣一清正係奸
黨不宜脫網竟編戍廣西南直隸巡撫尙書李充嗣薦公學問
之正德操之純輿論推重乞要起用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特
薦公概言皇上論治求賢一時廢置舊臣多已起用惟公輔之
具綽有餘裕至於邊塵四起羽書迭至欻然而雷風作突然而

虎豹驚倉卒應變非致仕吏部尙書楊一清不可也一清在今
日明習國家典故諳練戎虜機宜有臨事發奇之才有折衝禦
侮之畧在臺省能處大事在邊鎭能決大機舍此不多見也有
此人而置爲江湖散人豈非聖世大闕典乎自昔經制西北皆
資元老碩輔如楊一清者宜降勅遣使起赴闕廷仍以師保處
以古之使相俾之經畧西北諸邊二三年間必有謨猷不徒小
補事下吏部覆奏皆言宜從席書所言待事有成効議令還朝
庶使有用之才不遺於有道之世上報曰楊一清淵源之學經
濟之才敭歷中外踐更臺閣籌邊禦侮納善知人所至盡心體
國賢勞茂著已有旨待缺起用不必煩以邊事係部裏還行文
書與知善加調理

河南道監察御史鄭洛書題爲任耆舊以定公論事臣伏見皇
上軫念三邊多事用廷臣會薦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於家授
以提督軍務重寄勅諭褒奬以古裴度郭子儀韓琦范仲淹諸
賢爲比天下以爲至公至明近該御史吉棠題爲重元臣以裨
聖治事奉聖旨楊一清待有缺用他該衙門知道續又該御史
樊繼祖題爲核名實以愼用舍事奉聖旨朝廷起用舊臣委以
重任這廝好生輕率這等來說該部知道其於一清可謂知之
明信之篤者昔我太祖高皇帝面諭吏部之臣曰衆人悅之一
人惡之未必邪也陛下睿識眞同符聖祖矣竊恐大臣之義難
進易退上下之交難親易疏功業之會難成易敗一清以垂老
之餘齡任獨勞之邊務而又蒙未平之物議招既往之小嫌亦

何以安其志而盡其才耶爲一清者有浩然而去焉耳方今邊
陲多警西顧廑寧即如往歲重貽宵旰之憂欲復起如一清者
而用之其亦晚矣伏願預止賢達之高蹈責成安攘之大功盡
任賢不貳之誠以終至公至明之德或令彼薦賢自代召還秘
閣或倣古賜貂朔方特旨勞問或仍加大學士職銜不爲常例
或諭以任國安危勿避疑謗俾眷既隆則用之立朝必竭其謨
謀廊廟之恩用之籌邊必展其經營四方之志所謂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者彼豈自後古人哉臣於一清素非門生不爲故吏
然思老臣無踰抑且才難爲念不得不具言之耳奉旨楊一清
還寫勅獎勵着安心提督軍務以副委任該部知道
內弟生員楊世輔等出其家藏文襄公實錄視余余惟公道德

文章與夫出將入相事業炳炳烺烺爲國朝山斗爛焉史冊其
載之吾郡賓餘茀大畧耳方今醜虜入犯震驚宗社安得如公
其人者出而一掃邊塵慰主上宵旰且夕應有繼公而起者豈
余草野所能知刻板差久點畫泐剜幾不可讀余爲重新之以
見後學仰止之私云後學朱化孚頓首撰

山陰後學孫貢學撰新建鄉賢楊文襄公祠堂碑記文襄公初
舉神童尋儲翰苑由中舍歷冢宰出將入相安內攘外德業文
章焜耀九有賡歌喜起寵冠百僚信哉昭代偉人也其先大夫
諱景者世居安寧溫泉里永樂癸卯領雲貴鄉薦宦遊於楚卜
築於巴陵又徙居於京口世遂目公爲吳楚人而公之夙志則
戀戀不能忘故里故其自號曰石淙石淙者發源於昆明海奔

流幾百里多飛湍激磯泠然作金石聲誠安寧之奇勝公故以
此自況凡所譔述題咏皆以石淙繫之良有以也奈何才高位
重造物所忌能動九重之殊遇而不能有一子之承家能享一
世之榮名而不能歸三畝之故宅胤嗣蕭條優遊宦邸而先世
之產業十無一二矣惟祖父墳塋勅諭葬祭恩典種種具在蓋
公雖沒於他郡而精神顧盼恍然如在螳川漕溪之上者耿耿
不易磨滅也歲久因循不獲奉公俎豆鄉之人蓋望其廬墓而
莫不喟然有餘思矣余自入仕以來素慶仰止茲承乏是邦考
其舊蹟遡其遺風正與祀典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合
因從博士弟子之請而呈議於當道適大中丞陳公直指使張
公咸報如議於是拓庠右隙地卜吉始事鳩工聚材黝堊丹漆
煥然具備奉公於祠內享祀春秋俾公之英魂復聚於故土與
其先大夫之陵墓朝夕相左右且併述其立朝奏議行實重刻
成事畧藏之宗姓是舉也上以彰國典下以慰人心前以妥神
靈後以勵來學一舉而眾善備焉蓋匪直爲美觀已也郡中薦
紳先生與諸士子僉曰百年曠典一旦肇興可無一言以紀其
事乎余遂僭書於此以示景仰前修之意云萬曆庚子歲夏五
月吉日

李東陽懷麓堂文集石淙賦邃菴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
曰石淙又游寓巴陵卜築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于朝
出而官于外譔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字之間示不忘也予
嘗泛太湖渡長江山川情狀概于心目雖未獲覩所謂石淙者

愛其名悉其所爲懷爲述短賦主於體物叙事兼比興之義固
不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聲之應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
生之意也哉其辭曰聳山骨兮崢嶸中潺湲兮水聲初濺滑以
汨潏忽澎湃兮砰鍧或在遠以疑近恒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
一觸眾籟爲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至精彼瀑布兮
可擬曷踦涔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爲名
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浪千頃青山一螺揖
靈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之既丱既弁來游來歌興懷
於某水之丘寄迹於此山之阿挍風景於毫芒緊孰少而孰多
居士不答如茲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瀦乎
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曰同歸昔子之乃

一而乃交生斯聚斯倏星移而物改方抱彼而注茲詠江山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疇非居士乃撫然而嘆曰嘻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爲石淙之爲淙也吾方手拊鏜鞳耳闘舂撞應噫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飈以助爽與皓魄而爭光達大觀於無外詠至美之難雙蓋將濯纓乎萬里之流振衣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象舊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蹟豈三南之敢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爲竪淙者吾知其爲激匪徒覩物以遣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粗鈍觸我宿癖滌塵垢於七情漱芳華於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無虧彼羣分兮類聚何物非兮太極殆不知石之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二客乃携酒與琴游于淙上荆班襆坐林歌迭唱北南俱失賓

主皆忘慨聚散之殊塗顧行藏之異尙三人者各造其適渺不知其所鄉也

雲南府安寧州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日奉欽差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牌行故大學士文襄楊公諱一淸歷事四朝出將入相有大勳勞於天下德業行誼炳耀於世至今不可磨滅係滇之安寧州人鄉賢名宦未知一向作何崇祀子孫有無在滇世紹箕裘合行查錄仰布政司即行該府備查楊文襄公削籍之後曾否還滇府州鄉賢何年崇祀仍查何處祠於名宦子孫有無在仕如報功報德倘有未盡參酌揚扢以憑參互題請施行

大清康熙丁亥冬太守高公捐俸[illegible][illegible]而次第振新乃召淳於羅陽以鄉賢祠屬之淳以此得識先代名賢功業行實抑又幸焉義弗敢辭按祠堂三楹乃明代孫公建也榱棟屢新制度如舊第爐桌塀道門廡缺焉塵埃茂草由侍祠之無人也鄉賢位凡十九而首以石淙先生其功業行實炳然史册高公曰先生遺籍宗祊有可考乎淳應曰唯唯適羅次江鐵庄楊朝卿晉卿獻其家藏事畧印板一套文襄遺像一軸楊氏宗譜一部奉祀叅案一宗其間缺者完之朽者葺之謹按公祖贈柱國少師諱福山生三子長諱安仲贈柱國少師諱景季諱益公景子也無嗣成化丙午歸滇表請以益之孫紹芳爲嗣及紹芳子完並安之裔孫元及宗相槪廕中書舍人益之次孫紹賢及宗植槪廕監生國典至渥焉後紹芳子孫僑寓丹徒萬曆間撫按題准安寧

州世給奉祀生員一人則公固有後於滇也據事畧楊世韓楊先烈繼襲奉祀至康熙六年前後兩張公詳報督學何公查先烈之孫楊繩祖復給衣頂奉祀矣淳旣竣厥功與諸後裔公議請于本州以繩祖之子朝卿等爲祠生與同宗喬漢共侍祠墓因表遺籍以廣其傳脩祖墓以崇其祀庶無負高公重新至意云後學朱淳謹識

重葺楊文襄公事略跋

文襄爲明名臣第一褒然史傳宜專一卷明史列傳合文襄與翁萬達諸人于一卷中幾于薰蕕同器夫諸人合卷宜蓋略于文襄也裒輯文襄事數十條存于舊著滇繹端木氏識小之論吁可嗤哉顧吾鄉人之愛鄉者咸樂觀之豈不以金碧山川洩其奇秘非文襄不足光吾滇非鉅細畢舉不足見文襄耶辛酉之歲嵩明李新槎上校郵寄是書乃萬曆中山陰孫令良學輯刻康熙中安寧朱廣文淳增補者孫書多本于謝純朱則兼取西涯空同諸集以及楊氏宗譜縣署案冊雖失之瑣失之雜而文襄軼事流傳不少且並文襄子紹芳之名而亦有傳焉不可謂非佳書也亟爲考訂加以校正昆明吳石生太史見之而喜而又懼孤本之易佚亟捐百金刊行於世仍藏板圖書館備雲南叢書之一嗟乎地鍾人而地傳人立德立功立言而人傳書載立德立功立言之人而書傳書傳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又賴後之續纂續刊以傳古人爲其難後人爲其易古人傳自昔後人式自今余何足言哉太史之心蓋比孫氏朱氏而無愧雄州萬里名世千秋俛仰之間益不得不深望于吾滇愛鄉之同志也壬戌重九石屏袁嘉穀跋于頤壽樓

楊文襄公事略跋

文襄爲明名臣第一褒然史傳宜專一卷明史列傳合文襄與翁萬達諸人于一卷中幾于薰蕕同器夫諸人合卷宜蓋略于文襄也裒輯文襄事數十條存于舊著滇繹端木氏識小之論吁可嗤哉顧吾鄉人之愛鄉者咸樂觀之豈不以金碧山川洩其奇秘非文襄不足光吾滇非鉅細畢舉不足見文襄耶辛酉之歲嵩明李新槎上校郵寄是書乃萬歷中山陰孫令良學輯刻康熙中安寧朱廣文淳增補者孫書多本于謝純朱則兼取西涯空同諸集以及楊氏宗譜縣署案冊雖失之瑣失之雜而文襄軼事流傳不少且並文襄子紹芳之文而亦有傳焉不可謂非佳書也亟爲考訂加以校正昆明吳石生太史見之而喜而又懼孤本之易佚亟捐百金刊行於世仍藏板圖書館備雲南叢書之一嗟乎地鍾人而地傳人立德立功立言而人傳書載立德立功立言之人而書傳書傳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又賴後之續纂續刊以傳古人爲其難後人爲其易古人傳自昔後人式自今余何足言哉太史之心蓋比孫氏朱氏而無愧雄州萬里名世千秋俛仰之間益不得不深望于吾滇愛鄉之同志也壬戌重九石屏袁嘉穀跋于頤壽樓

茶史

東方學會印

茶史

山陰　朱　启

嘉靖乙未七月十四日癸酉余母陸夫人實生余夫人以病中娠嘗恐不能舉時曾大父毅菴府君殯於堂大母徐夫人拜祝於柩前曰願舉一元宗之孫時兩燭吐穗垂垂各七蕊相交若梁狀先大夫東武府君以爲奇里中至今傳誦云余生而穎秀頗異凡兒六歲陸夫人見背余猶伏懷中呱呱不忍離徐夫人是夕即抱余入懷就其室蚤暮拊字之且愛且誨余不知有失恃之苦徐夫人力也

次年七歲就外傅每於句讀中粗知大意余兄南陽公（名應字少渤）長余四歲余竊於其後聽師說稍解悟不肖與羣童子作對句對畢隨用兄題作破嗣後有命題以試者應口而出皆得旨先大夫社友錢八山同年沈青霞及陳海樵蕭柱山柳少明諸先生每集必爭置余膝上試破題皆稱賞焉海樵山人有女即心許之㠯言也先是陸夫人與山人夫人胡同孕兩夫人以通家故約爲婚姻陸夫人雖即世而胡夫人堅宿盟亦心許之未言也第欲一睹余貌令隣嫗喻意徐夫人命余往胡方倚門待一望見余大喜遂手招入門啗以菓餅隨笑入於室時山人臥未起胡夫人言狀山人曰異哉適夢成國公朱某入我門適朱氏郎乎此子必大貴且聯姻余素志也迺自言於先大夫遂委禽焉

八歲繼母葉夫人來歸

九歲學文不拘繩尺信手攄其所欲言從叔文峯先生游叔有時名月與里中諸名士會文別以一小題命余作文完復作其會題並呈之衆皆笑不甚爲意而八山先生每過塾中不滿諸公文獨指余所搆者曰此子有天機勿常視之於是越士大夫爭來物色先大夫門人沈梅岡高望梅胡鋭水諸公皆爲先大夫喜而梅岡獨舉求欲速成爲勗先大夫深是之自是不復令余多見客亦不令就郡邑試歸鳴野山房親授余兄弟易旨蓋先大夫爲易學專門遠近多宗之余因是稍知進退存亡之義云

年十六出贅於陳始就試有司兄弟皆高等其明年督學使薛方山先生拔余兄儒士應試余爲郡諸生自後學使畢松坡范中方二先生皆加品題㯫於學宫與羅康洲張陽和從俞侍御先生並稱高弟然徘徊青氈文體凡三變矣尚未售先大夫罷州歸復課余文不當意令循舊軌

辛酉乃舉於鄉

壬戌下第復從先大夫於田間且耕且讀於凡經術世務先大夫所未究於川者悉口授而心識之矣

甲子先大夫以哭徐夫人過慟親營窀穸余兄弟請代不許遂遘疾不起余痛不能身殉廬居三年盡取其遺書讀之

隆慶二年戊辰始成進士觀工部政時二親未葬方請假不欲赴館選而大司空雷公嘉余文以名送吏部遂叨吉士之選

四年庚午授編脩與脩世廟實錄

萬曆二年甲戌陞脩撰與脩穆廟實錄余兄聯第五年丁丑陞侍講充會試分考官居恒痛先大夫屢躓春官故窮日夜之力祈得眞才爲當寧用每夜半倦至則恍若先大夫臨之悚然不敢寧精神加奮焉所取劉君一相等一十八人皆名士評其文各肖其爲人而預卜其所至者其評鄒君元標則曰他日當爲骨鯁臣人以爲知言先是江陵託其所暱人以子相屬余正色曰此非相公意必諸公子欲汝來耳汝勿復言言則明當往謁辭此役其人大恚去以告江陵江陵憾之

六年充日講經筵講官上方冲齡鋭意於學余幸以章句事堯舜之主殫精竭誠眞有恥其君不爲堯舜之心上亦和顏色受之一日講及宋史花石綱極言人主一木一石不可取諸民自人主觀之以爲細事不知羣小借此以漁奪其民爲害甚大時宮中方有花石之娛以余爲故諷微不懌退謂左右曰今日被某講官數落一番其見憚如此余每進講必於正講外另發一段凡切於君德治道者三致意焉時同年王對南沈蛟門于穀山陳玉壘各以此意相勸勉每出直相慶曰諫官月進一疏未必盡聽受豈若我輩旦旦作諫官與聖主相可否哉以今視昔感慨係之矣時江陵奪情吳趙二公抗疏言之被杖削籍余同年七人集於趙灤陽所倉皇具疏救之余不及知及急趨於朝則疏已入矣會黃儀庭亦未得與余與儀庭約七兄有事吾兩

人救之草已具適呂豫所公撤出七人疏不果上余二人疏亦
止已而余門人鄒爾瞻復上疏被杖謫戍余蚤晚拊視之數日
江陵偵知愈憾焉又史館日注起居諱言奪情事闕而不書者
半截余上疏請補入起居注語在疏中江陵自是憾余入骨矣
七年以講讀勞加五品服
八年庚辰主考武闈
十年壬午主考順天鄉試余資當爲正考江陵以丁丑相忤故
抑之爲副蓋欲以第五子別屬正考也會江陵先入闈期而卒
蒲州公急遐余爲左諭德改正考一時同陞者羅康洲王對南
沈蛟門皆素不附江陵者至是並進詞林以爲美談云
十一年二月以左春坊左庶子改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印九
月陞禮部右侍郎兼官日講如故
十二年四月陞本部左侍郎兼官日講如故是時壽宮役興大
宗伯陳對溪當定規制偶被論上命余代至大峪山司禮張宏
密傳聖諭欲悉倣永陵之式余驚懼曰司空安得如許金錢乃
密令祠部郎丈其地廣狹亦不稱因具疏略曰永陵寶城

橫亘八十一丈外加方墻若干丈必欲倣之未免限於溝界請
就中通融連外方墻總合九九之數庶規模既已洪遠而風氣
益爲完萃且與昭陵相望不至懸殊之甚亦聖衷之所安也時
申相公見疏頓足曰主上諱言昭陵奈何及此許相公曰此正
與獻陵之對同譽不絕口疏入留中半月不下人爲余危之上
密令人往丈其地果得八十一丈乃始下詔從余言省開鑿之
費不貲
十三年十二月以講讀劬勞陞俸一級
十四年六月改吏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九月考滿蔭一子入
監讀書
十五年二月加太子賓客十二月不妨教習再掌翰林院印兼
官日講如故
十六年四月回吏部管事兼官日講如故九月陞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至是始以部務繁重免日講計恭侍講幄不輟寒
暑者十有一年自余罷日講上亦不復御講筵止日進一講章
充故事矣十二月鴻臚寺以正旦請升殿受賀上是之矣余上

言正旦日食非常之變雖云食少適在辰初正朝會之候免賀
爲當昔永樂十二年元旦日食文皇帝召禮部翰林官問古者
日食行賀否呂震等皆欲行楊士奇儀智言宜免士奇又言宋
仁宗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
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能宴仁宗深悔之
文皇帝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言是竟免朝今四方朝覲官及
四夷具在萬一行禮未畢適與日食會何以令中外執玉帛者
觀乎上欣然從之
十七年己丑正月余以建儲當從春又中外四夷朝覲者俱集
闕下宜舉盛典乃先期造政府約曰吾禮官當首請次科道次
小九卿次五府六部舉朝合請之而政府力爲贊決收其功事
必濟矣政府曰善余卜正月四日之吉具服親至會極門上疏
時上方宴樂不報已而南京有請者外間傳言上舉燭焚之於
是各衙門無一應者余因宴會事畢又補牘上之竟不報是月
又有旨選內官二千人余兩疏執奏極言此輩增一人多一蠹
惡用二千必不得已請損四之三上勉減其半宗室名封之類

雖大璫挾聖意關說概不曲狥貧宗有力不能請爲胥吏所困
者余大張榜示云祿糧不足本部無能益之於格外第無務所
以損之有需索者徑赴堂上稟白無詭命爲據者戒所司勿遽
駁回悉開單往吏部查之一日而得數十軸自是行駁者漸少
省費不貲其前宗伯歸德沈公所行者守之勿失扁其亭曰景
芳蓋景其芳蹈也居無何余病傷寒幾不起客司郎高桂上疏
言科塲事語侵政府子埒同年有忌余者謂余實主之故託疾
不出余無以自明少瘥出理部事申王二公見余無人色迺驚
謂曰公真病耶病真則言者僞矣余亦置不辨未匝月繼母葉
夫人訃至余奔歸得邀祭葬如例更加祭一壇窀穸事竣廬居
三年乃爲菟裘計尋故所讀書處東武山建逍遙樓三楹日夕
趺坐其上別有記假則以扁舟雙屐從四方形家徧歷千巖萬
壑間將終身焉居十有三年蒙上遣行人譚君焯召余以原官
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余既感上求舊之恩又與歸德同
召私自欣幸再辭後幡然就道以三十年壬寅四月至京冀得
一覲天顏請不獲又見時局一變閣權日輕大非十五年前景

象而天下所至苦者礦稅二事乃首陳途中所耳目者凡數千
言上之不報語在疏中自是凡有見聞無不竭誠入告上多優
納有奏揭付史館而外廷不知也是時四明歸德本自和衷四
明偶在告有欲乘機趣其去者陰嗾温中丞上疏謂四明爲其
私人科某道某所搆故欲去斥二人則四明出矣四明亦上疏
謂臣本以病求去於二臣何與二疏並下余擬票余上揭云臣
初至尚未盡識科道官面目烏知二臣爲何如人且二大臣皆
國之柱石不可有所低昂知臣莫如君請上自斷上乃兩慰留
之而以二科道屬歸德與余同票歸德議留科臣而謫道臣以
全掌憲之體上皆從之識者咸謂中丞實驅四明歸歸德而南
北始分門矣余與四明同鄉同年頗爲厚善於歸德同講筵同
禮部素稱莫逆故左畫圓右畫方一以公平之心調劑之不令
二公知二公亦信余之無他不吾疑也七月以甘肅功加恩四
辭而允
三十一年癸卯楚藩事起四明揚言曰楚王封三十年不言假
而今假之耶華越上疏而以妻爲證又侈言貨利寓意甚微其

力誣可知乃於禮部救護日食時明言於郭侍郎云滅國非小
事不可不行勘而不知華越輩與郭聯姻其上此疏特有郭在
也久之楚中勘至不甚了了趙巡撫謂宗室事不可以刑訊請
據其勘語發九卿科道會議郭不以會議全單上進而竟議楚
王避位別擇郡王代理府事此議一行楚王何以自堪倘有不
諱如天下親王何郭又疏論四明受楚王賄故爲之出力長安
士大夫紛紛不直郭矣四明既不出上以部疏發歸德與余同
票而屢遣中使傳旨大都謂以小犯大豈成國體夫告妻證豈
得公論三十年親王何至今日始發覺先生每出旨來歸德與
郭侍郎最密泥於郭言終不肯爲皇上一決余言聖諭如此已
成斷案我輩須有裁決歸德曰此事關係大還須再勘非我輩
可定票上止順聖諭云云而莫之斷也上不允令改擬者三終
無結局於是科臣錢夢皐疏論歸德不能擔當而御史康丕揚
極言眞假之說十不可解語甚鑿鑿又會議中戶部尚書趙公
謝公皆抗言楚王明爲受誣何必再勘以搖國是又趙巡撫急
來告變云楚中通國若狂望風生事拆府墻斫宮樹毁下馬牌

撫按不能制若非聖明立斷武昌之亂不可支矣余迺上揭請
皇上立斷之上曰如此總是次日頒歷遂下旨廷臣叩頭稱萬
歲云其詭長余別有記楚事既定臺省指摘郭侍郎者紛紛而
起郭亦屢疏請告余故與郭善思有以全之謀於歸德歸德曰
必聽其去方息人言但公與四明同鄉同年擬其去後必有言
我當爲公任之次日復發其疏來票余又移書問歸德宜如何
處答云昨已說定何須再詢余迺擬回籍調理自是衆論始息
云又別記云當時余先擬已分楚藩一旨封進擬上意上見之大悅朗朝命司禮監批紅發下一時內外衙門無不懽呼動地謂非此一斷則大疑大獄滋蔓無已虧損聖德決裂紀綱害且不測矣乃今始知閣中尚有人也嗟嗟予不過仰承主德附采公論爲明主一斷之而已於閣中何足爲有無而罰此虛名祇自愧也抑予有大懼焉彼左和華越者羽翼尚多甘心四明者棋墮不少他日必謂予迎合上意保余同鄉同年形之惴之短挑郭侍郎之去而不知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明明在上安得不將順其美紛紛議論安得不力贊其決二公不出擠已及屏安得遺退讒之名而貽宗室無窮之禍九廟有靈當亦鑒照予何私於同官亦何仇於同林而爲此哉知我罪我亦任之而已矣居無何妖書
事起妄言皇上欲動搖國本而以余名與更同音故召置內閣
默寓更易之意此野人之語甚無謂未及四明加陰賊二字意
蓋傾四明也中連內外文武大小官莫知所自上見之震怒四
明與余皆戰慄席藳待罪上手書諭札一道凡數百言詳具諭
中遣文書房劉用至四明與余私第宣諭余叩頭大哭次日即
出廷謝入閣辦事而所連尚書王世揚等大小諸臣各上疏辭

避皆蒙温旨諭留於是三閣臣同請上奏聞聖母面慰太子奉
旨朕覽卿等奏揭恐皇太子乍聞驚恐宜面諭以安慰之忠愛
篤至正合朕心但此事關係重大莫比家庭常訓不必奏聞聖
母恐動聖心卿等擬撰一諭安慰教訓朕面賜之其本宮內外
局印執事人等亦當戒諭一旨一同擬來既擬上再請奏聞聖
母面諭太子仍發示閣中付之史館流布中外傳示萬世越數
日司禮監田義陳矩成敬等到閣具言皇上有命着義等送皇
太子到本宮畢隨到內閣口傳與先生每知今日我親朝聖母
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前殿親賜慰旨及戒諭內外執事
郎局等官訖又面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自
知道你的純誠孝友好善的心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揑造奸
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搖動天下已有嚴旨緝拿以正
國法我思念你恐有驚惶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教訓你又
有戒諭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而賜與你還有許多言語
因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
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讀書寫字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

皇太子亦含淚叩頭送至殿𠫊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每知三臣同具揭奉慰又荅云今日此舉彝倫攸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誠如卿等所謂一宮咸在和氣中矣是時奸人未得聖心焦憤不已屢下嚴旨勅廠衛城捕等衙門及五城御史當出差者皆留不遣務得奸黨其賞格逾於軍功於是偵校四出道路以目市無偶語諸所捕逮若周嘉慶僧達觀等不可勝計各有案卷不具述時郭明龍以河凍駐楊村游醫沈令譽從郭所來亦爲偵者所捕搜出于玉立與王士駿起官手書云起官之命此明龍心力又得明龍與令譽以華越揭帖并楚王印信揭帖書其面云天理人心他年事業於是人言籍籍幾以妖書事坐令譽而于王與明龍皆危矣余擬于王以起官事另下部院不涉法司蓋全之也周嘉慶沈令譽等下法司及府部科道會審時陳司禮掌東廠實往訊之余入朝遇於長安門陳甆額告曰龍性如火今日不得賊何以回奏余仰而指曰此爲誰天也又北面而指曰此爲誰皇上也今日惟當不負天不負皇上矢公矢愼邉恤其他陳曰謹受教嗣是

更無決詞至扳明龍二僕逮至面質余頓足日夜憂之私語唐抑所傳余意慰明龍保其無他而會有切責大臣不奉公訊問之旨於是人人自危趙南洛李九我皆來相告謂此事惟四明可以寬上心作方便事余時不出乃邀尙寶君來具以趙李二公之語告之又作一公疏請正於四明而移之書曰此事必坐於皦生光方可釋聖怒而解天下之疑錢夢臯疏何可爲據也語在書稿中四明答曰來教乃弟生平素志今日豈敢冥行妄作以貽國家之禍但疏內當云廷臣俱蒙責問臣等輔導失職尤宜責問此疏似不可少待老丈福府行册禮畢同上未晚從此本中將心事一披露於天下或得謝去尤至幸也余又移書曰皦生光屢次招承手書自作之孽萬死何辭八字與其妻子女之言無不脗合而刊匠所得直數與妖書字數適相符合更復何言卽此便可上慰聖懷作結局之計釋天下之疑且其自認妖詩與妖書意同殺之亦不爲不當老丈十年相業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矣四明舉手曰正合吾意卒定此獄不波及士類云

三十二年甲辰正月以七十引年不允二月主考會試六月以皮林功加恩再辭而允九月奏請鎭撫司見監犯官華鈺等十餘人不宜久滯黑獄俱蒙准放革職爲民鈺等忤稅監被逮者也十月以考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

三十三年乙巳考察京職欽留北京科道輿論紛紛至六月南京考察疏尙留未發外間猜忖謂上必照例欽留科道余恐旨從內出救之不得先期具揭言外議洶洶謂皇上必照北京例有所欽留臣謂國家二百餘禩六年一舉之典祖宗定制皇上決無再誤之理臣雖至愚極陋亦必以死生爭之決不敢使皇上有再誤之舉疏上未覽次日發南京察疏到閣傳一小票親書南京科道官也少兩京一事也要留用余又極言祖宗時六年一察自來付之部院一成而不可變昨者欽留科道臣等不能援古證今力行補救至今悔之然猶可諉之曰三臣也今二臣不出臣獨代庖既不敢歸過於君上又不可分過於同官豈不爲萬世罪人哉昨日特上一揭想未經進覽望皇上亟取觀

之必豁然開悟臣一念犬馬之忠惟望皇上率由舊章動無過舉豈敢阿諛苟容自負聖明必欲臣如旨票上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死不敢奉詔因以原本封還上覽畢亟命文書房取前揭來看竟從原擬不復留用矣已又上一揭云前者欽留之舉大非祖制南京既蒙聖斷改正北京終有遺議且留用諸臣皆跼蹐不安上疏求去臣愚以爲留之無益不若姑聽其去少存舊典於百一也上是之悉發諸疏到閣余皆擬回籍養病自是衆譁始息云七月初五日蚤上命一內官手持三疏發余票擬余謂必誤送當照常送元輔二輔票內官曰有上命着送朱閣票余視之乃錢夢臯二疏一論溫中丞一論歸德其一則鍾兆斗專論中丞者也且傳欲票中丞去余具揭云大臣進退必採之公論斷自宸衷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豈宜輕信仇口卽於論劾疏中報允無已請下九卿公議彼皆老成忠實之人必不敢阿私以欺皇上遂將原本封還上亦尋悟不發卒獲全國體云十一月上發工部條陳大工疏命余票擬余上一揭事駁之其略云該部所陳遠稽嘉靖間三殿故牒近引十年前

兩宮成規不知嘉靖間司空物力有餘各衙門協助可辦四方
庫藏不空百姓科派亦易今何時也卽兩宮經始節愼庫尚有
十餘萬金爲主今辭然若掃而欲興一千萬金之役該部自度
能爲無米之炊否太倉冏寺之積不支目前輸發能以三十萬
助工否又如湖廣川貴自征播之後瘡痍未起一旦責以大木
不貲之費遺一侍郞奉勅督催地方能堪之否又如各省直旱
潦相仍兼以河工城工織造燒造包礦包稅所在怨咨可復行
科派否京師細民十室九空僉報商人不過十餘名猶且有自
縊投河者今一則曰五城僉報若干一則曰順天府僉報若干
總之不下百餘家立見輦轂之下變且莫測蓋工部在工言工
不得不一條陳以盡厥職皇上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可以皇
居之故不顧痌瘝而輕動天下之民乎絲綸最重一擬允行則
必責天下以敬應不應則輕王言必欲其應則輕民命臣斷謂
此役宜緩毋急也至於礦稅之興原爲大工而設今曾無一錢
發工部使皇上何以成大信溥至仁臣尚有密請而未敢顯言
也上覽畢太息久之次日卽傳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愛詳愼今

河工國家咽喉城工切近保障最爲緊急便着彼處錢糧刻期
奏積其鼎建殿門理不可緩但工程浩大財盡民窮內外帑藏
匱乏各處奏報災傷委應遠慮議處次第落成以昭朝廷寬民
固本德意卿還會同元輔二輔擬諭來行余卽往會二公擬諭
以進而復備陳礦稅原爲大工不可爽信次日乃遣文書官劉
用捧出聖諭大略謂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爲濟助大
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徵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外
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差去內外官馳驛
回京各礦洞俱封閉培築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
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監一半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
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詳具諭中蓋三日間而銳
然行之皆出聖意歡聲動宇內矣已而閣中具揭回奏復奉聖
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體悉詳愼朕心嘉悅知道了今値聖母
徽號典禮隆重國家有事之時元輔二輔屢頒諭旨何不遵承
安忍在家自逸殊非同寅協恭朝夕納誨之意還着文書官賫
送兩處傳宣卽日入閣贊襄以慰朕佇望至意蓋聖明之用意

周悉如此云十二月上命文書官趙金捧出聖諭以大貢人張
國祥建醮祝聖母六十萬壽虔誠宜加恩典余回揭云張國祥
乃道流應得何等恩典無舊章可稽若擬之過隆外廷亦必執
奏無已則特予一諭奬其修建之虔以爲子孫世世光且優以
金帛足矣乃擬一諭賞銀六十兩紵絲三表裏上亦不復强云
是時辛丑散館科道及行取候補科道俱蒙旨補授獨王元翰
袁懋謙曾六德三人原擬科臣者尚未得旨余又特揭力請兼
言先年行取未經考選官周曰庠熊鳴夏蕭淳三人亦宜一體
受職以濟差用上皆從之以河州之捷加恩閣臣再辭而允吏
部推余兒敬循爲通政司右通政以余同年南京鴻臚寺卿衛
承芳陪余兒有點余上疏言敬循臣之子也以少卿轉通政雖
無加於四品之秩以太常陞銀臺則已廁於九列之班臣男年
資尙淺物望未孚其不可者一臣叨居政地天下方聞之士淹
滯林壑者甚多臣不能薦用而又使其子弟爲卿其不可者二
且同推衛承芳乃臣同榜進士四十年制科最稱恬退其人才
望俱優正宜及時大用而使後生小子躐居父執之前非所以

敎之悌也其不可者三昔宋臣呂蒙正爲相請留一子在京侍
養餘皆出爲外官古人不私其子如此伏願皇上曲體臣私改
用衛承芳以慰人望令臣男仍守舊銜作缺侍養勅吏部勿復
再推待臣乞身之後臣男許國酬恩尙有日也得旨覽卿奏具
見忠愼廉讓朕嘉尙不已卿子敬循暫仍以原官供職以成卿
美衛承芳旣資深望重依卿所薦吏部還優擬來用已而吏部
覆本仍以余兒爲通政而承芳陞南京太常卿歸德徑擬允之
余急改擬一票進上則無及矣
三十四年丙午正月上以陝西稅監梁永誣奏咸陽知縣宋時
際咸寧知縣滿朝薦主唆奸民劫去稅銀混拏校役等情命撫
按官拏解宋時際來京究問滿朝薦降一級調用余上揭言梁
永屢受之怨未可輕信皇上方調停礦稅發政施仁而又以礦
稅之故逮處有司與前旨若不相合乞停拏解之旨令臣另行
票擬勅撫按官從公查勘據實奏請定奪其後卒免時際逮繫
第從降用朝薦仍復原官三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焚殺內官
楊榮余恐上怒不測連具二揭極陳榮罪狀力解之旣而得旨

榮不足惜止捕首事者五人其餘幸從寬典云七月十六日准元輔一貫回籍調理次輔鯉致仕余上疏懇留次輔不報九月二十九日請釋曹學程次日頒曆卽放學程出獄免死謫戍先是學程以御史建言東事忤旨下鎭撫司打問學程語觸乘輿上怒甚竟擬斬每年朝審必欲決之廷臣爭之不得閣中每概請停刑以緩其死學程亦自度不免矣至是得釋長安歡然頌聖德云

三十五年丁未正月以考察朝覲官封還內降先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吏部侍郎楊時喬題爲計期甚迫主計大臣既未奉明旨請照常於正月初二日會同都察院考察天下官員業得旨遵行矣至初三日忽有旨着尚書趙世卿代理楊時喬協同行事余亟上揭云初二日業已考過浙江一省今日考江西福建俱有次第矣奈何復令世卿往代則前二日已行之事又須從新做起弊竇愈出議論愈多祖宗欽定之期朝廷激揚之典中外觀望不細豈可二三其說屑越如此宜令時喬遵照前旨如期竣事毋令今次考察又作話柄也乃卽日追還內降初七日以孟春請聖明益布新令以疏鬱滯內言考選科道官待命二年乞卽行考選不報二十五日以病給假調理遣中使賜粥米等物因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甘鎭二次大捷加恩再辭而允仍特賜大紅紵絲斗牛一襲四月十九日以病在告遣太醫院堂上官徐文元等來診脉處方具本陳謝五月初八日上命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推堪任閣臣者來簡用先是余以枚卜請者章二十餘上上已動念矣忽一日於余疏中批出有恭默正思枚卜得人之旨科臣汪若霖謂於衆曰審爾則不復會推命從中出矣上安曉恭默二字必執政有所欲用之人故出此旨遂因雨雹建言雹乃陰盛之徵大臣擅權專政則有此應語甚刺余余又上疏請必會推始協公論乃有是命初若霖爲其座主楊荊岩經營半年嘗介羅兵部來請次日又自來余應之曰荊岩乃我門生才望自宜推用可保其必推但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薦則聖心生疑反爲荊岩累吾不敢也渠唯唯而去蓋渠謀求於內外之間已有機械只與會推不及耳及會推已列其名而臨時衆口嗷嗷有指出長安之謠

省上亦不復用而師弟子嘲余入骨矣嗟乎卜相天子之事也會推九卿大臣之事也以一小臣把持天子公卿之權使相臣由我而立後來用人行政惟所頤指不敢不從而聖明在上謀不得行可謂弄巧成拙矣顧爲其師者不怪其誤己而反德之且視我仇讐爲我獨非其師也耶五月初十日兒敬循訃至余昏倒於地嘔血數碗下頷脫幾不能收次日疏聞兼請速簡閣僚上惻然動念優旨慰之仍命太醫院堂上官徐文元等引御醫診視是日猶發數十本於私宅擬票余强抆淚票上不敢封還懼旁落也六月初十日是時正擬選館有科臣孫善繼建議欲將各衙門司屬與新科進士並選翰林官陞轉宮坊宜屬吏部內閣不得專題坊局史官人衆無所事事宜出爲司道余上疏力爭之謂庶吉士乃成祖文皇帝勅令於進士中選用二百餘年未之有改其每科考選則皇上萬曆十四年勅旨行之累科亦未之有改宮坊題陞必由內閣載在會典坊局史官非京察不得無故出爲外官出亦不過一人何得無端議爲年例以啟紛紛之口此皆變亂祖制裁抑閣權明是欺閣僚人少老臣孤子欲乘機把持耳臣雖去國在邇不敢廢祖宗之制壞前輩令典爲後人詒請卽下選館之命毋令好事者媒孽其間閣體幸甚上深然之卽命余同廷機考選七月十五日酌議選館定制列爲五欵視昔加嚴上悉命如議行之二十二日有旨着錦衣衛逮繫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來京以稅監梁永誣奏也余三疏爭之皆不報八月十九日詔罷蜀兵之征安堯臣者堯臣水西土司安疆臣同產弟也出贅於鎭雄隴氏隴無後堯臣遂更名隴澄意在得隴也楊應龍之擒隴澄有力焉貴州巡撫郭子章嘗許其分地而朝廷未之賞也堯臣不無缺望又陰護永寧蘭婦匿其印踪跡稍著於是四川巡撫喬璧星議用兵征之時征播之後蜀黔之民苦於鋒鏑瘡痍未起一聞用兵人人股慄至有埋其孩提展轉逃竄者於是兩省士夫交請撤兵余與九我始定罷兵之議蘭印旋出堯臣卒還水西遠人始安所全活無慮百千萬計然而左袒蜀議者紛紛起矣九月初四日以右足患毒請假調理遣中官賫送粥米等物二十二日以三年考滿病不能赴部自劾不職請罷免得旨卿一品秩滿功懋望

隆朕心嘉悅胡乃執謙求退便移咨該部其恩禮宜從優厚着
査議來看仍賜羊酒鈔錠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文
華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賜大紅蟒衣膝
襴一襲三疏辭免不允各優旨答之
三十六年戊申余決作歸計屢疏不允方杜門養痾而禮部主
事鄭振先之疏突至矣鄭時營轉吏部徧要部院必欲共推一
人事機已就而余不聞也楊少宰意不決一日過余邸泛問南
直缺司官欲止推一人可否亦不舉其姓名余第據例答曰南
直多材之地恐一人不足盡前王濬生推止一人至今尚有餘
議少亦兩人方妥少宰以爲然及出而語人曰閣中亦以一人
爲未妥於是鄭恨余甚思剚刃於余腹矣汪若霖覘知其情謂
可借刀發難遂拉鄭入幕其師生日夕商討詭祕不測或云鄭
疏成於荊岩之宅也二憾合併余禍成矣余求去益力會上下
爰立之命而荊岩不點且前指出長安之謠者爲吏垣陳掌科
又余鄉人疑恨愈滚會考選時汪黃三君互相猜訐而汪元功
對吳正志語侵若霖謂不當有所左袒吳以告若霖若霖遂疏

參元功及黃汝亨矣時黃一腦已擬科元功汝亨俱已擬道方
欲上疏而若霖命人持揭扣部門傳入部官不敢主遽易疏改
元功於兵部汝亨於禮部兩人遂上疏自理明指若霖正志若
有所播弄云兩君與一腦各疏辨吏垣亦有疏兩非之上心疑
考選事竟閣矣八月余再疏懇歸上謂大僚考選諸事不行皆
臣輔理無狀宜罷上優詔答之似謂必余出乃次第下所請而
候選諸君以大義相責謂何惜一出以全國典余以聖節在邇
禮應扶掖詣宮門叩賀今先十日且進閣庶幾微命下一二而
後再申前請也八月初七夜余病可見朝報單入上見而喜遂
親票考選疏下而汪黃吳五君並謫余甫至端門見旨駭遂
入閣上揭請寬若霖正志不報此質上親斷親票即近璫莫聞
今疏在科其是否御筆可驗也而懷怨者遂譁言票擬出余手
冤哉考選既下諸君來謝俱無幾微而懷怨者謂若霖正志之
處可坐余爲罪端振先布局久定內弟吳亮素受振先之旨又
荊岩所暱也遂倡言攻余萬弩畢發糾彈之章日數上即浙人
亦爲所挾而從之余求白不能求去不得乃爲文而誓於神云

云語具集中嗚呼荊岩何毒如此乎
茶史者余病中自叙行述略嗚苦心命曰茶史
茶史

余從輕望輕負君負國人言醜詆自合包容辯疏中不敢動一毫意氣長安士大夫以及輿隸下卒皆爲余不平公論頗著意言者尋當悔悟矣不謂氣猶憤憤復遺一書其中有甚於前疏所詆者余不難忍辱而恐旦夕塡溝壑貽羞名教爲萬世戮不得不筆之於書余七年辛苦一腔血誠念念疇咨事事匡救無非爲皇上社稷計神明知之今其言曰閣下十九以自爲十一以爲皇上相業當何如則余於皇上盡是一團自爲之私毋論良心未死決不忍爲而國安與安國危與危卽工於自爲者亦不如是之拙矣曹道長釋繫原出皇上解網之仁余何曾任德而謂逋臣先釋爲此解免不知爲何事解免也倪的山之起余絕不與聞曾聞之耿華坪云此君在南京兵部大有功於船政至今船戶尸祝之南中有惜其才而薦之者諸司皆知其故與余無干吳禹門之陞問之兵部云此君騎射宜用於邊因其資俸四年保薦九次例當循資陞用故遂以登萊副將與之此裁減冷衙門非志士之所樂就夫吾越亦仕國也以余在事而使文武兩途無一得用此豈人情以此見詒益足以見余之無他

過矣當事以來誓不欲傷一人卽旨從中出猶必多方救之不得乃止其發閣票擬者雖蒙傳諭重處亦三翻四覆必祈寬解如南京朱道長及近日論李九我二三人可驗也昨疏無一字及姜宋而謂二臣之處余皆直認不辭此又作夢語矣申救一疏因皇上有不許黨救之旨故曰臣非其黨蓋就其詞而云耳今余見遭白馬淸流之禍而反謂余以黨字禍人何其不自反也余疏救解云增一番廢棄之人卽指見在一番此君何自知後來又有幾番而謂預塞讒言之路乎王駙馬與余無一面之交其疏明論輔臣不任重卽是一彈章而謂私交愈濫雜出旁門殺機已露大獄將興又何疑之深也既謂用老子之術陰符之教矣又謂四明用柔我當濟之以剛既謂余喪子不戚矣又謂我有蕭墻子孫之憂既謂東阿人皆以爲賢矣又謂個中關竅衆人不知渠獨知之如此矛盾如此反覆可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第恐元氣太泄亦願渠留一有餘不盡之意以還天地可也皇上處一建言之臣與所論留余等二人者皆上親裁手筆余輩何自知之何處用力而亦以此相疑卽大臣中有師弟之義號爲和厚者亦陰主其說將謂明明天子悉臣下暗牽線索視皇上何如主此不可不爲皇上中寃也余與晉江雖主必去尙未得旨太倉公雖未必來上猶虛席以待則是掛名閣中者尙有三四人知何日再行卜相而謂意中默定之人行道皆知必其素所欲用者必非其素所不相合者此眞夢想所未及雖鬼神不得前知而謂行道知之明明說出所不欲用之人指出所欲用之人欲發人之隱而不覺自發其隱矣長安各有口亦各有心適以見此君胸次之淺不期露而自露也此君聰明過人才辨過人移此以究聖賢學問作貞正豪傑事業何患不成大功不成大名而區區敝精竭神與一垂死老人作訐大惡孽亦可惜哉余爲此言亦非無評之大旨不校之本心聊書此以藏之家笥附於茶史之末使我子孫知余今日所遭之不幸云

丁巳仲冬

王荊公年譜

南林劉氏求恕齋刻

王荊國文公象

荊公傳神自讚

我與丹青兩幻身世閒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昔人

余既得温公眞容列於年譜之首復欲得荊公像乾隆丙辰應鴻博試入都訪諸臨川師師曰吾鄉有荊公祠塑像可摹也越四年己未郵書索之師回札云現在無丹青者容俟異日十餘年來未得便輒往來於心不能去歲己巳同年彭樂君丈開府江右余復致書并求公生年月日逾年有書來且致公小像二其一爲著色絹則面方而偉耳長過鼻右耳根有三黑子左亦如之而中閒相去微遠呂惠卿所謂公面有䵟豈卽黑子之謂耶祠成於崇寧五年郡守田登因公宅捌祠肖公像而祀之此時距公卒不遠像當得眞而余於千載後求之二十年始得拜瞻遺像屬有天幸云庚午九月中浣顧棟高謹識

附樂君來札

王荊公年譜此爲千秋傳編不可不成其生卒遺像大費搜訪今始得之爲畫二小幅一紙如書葉大小付刊一著色在絹欲令好古深心見昔賢眞面目於彷彿閒耳

王荆國公年譜序

余編次温公年譜既成家玉停謂余汴宋之局温公與荆公二人爲乘除盡將荆公事敘次之則於熙寧及元祐之故益瞭然余然其言因就公集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得熟覩公前後本末迺喟然歎曰宋以相忍爲國積且百年神廟思雪歷世之恥奮然欲刷幽冀暨靈夏特念其事重大未敢明言於廷得一荆公者拔於庶僚之中而驟用之公入對口稱堯舜之道實挾管商之術以傾動主上故神廟之委心聽命於公者此如燕昭之築臺以禮望諸昭烈之枉駕以迎諸葛欲伸其積志

而舉國以聽其所欲爲也公之設計以爲欲用兵必先聚財欲聚財不得不立法而貸民出息興修水利已所親試之而歷有效因遂恣意更張其用兵也先於交阯及西南諸夷非其本意也特欲擊滅一二弱小之國以試吾武力而足吾甲兵待吾與國日廓賦入益廣儲待充而士卒練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無不如志而靈夏之强次於幽薊乃用昔人攻瑕之策併力從事欲先舉西夏以漸及於契丹此公設施次第本謀也故凡可以斂天下之財者無不爲凡言財利者無不用迨一旦靈夏稽首幽薊遠遁然後息財利而言仁義紬心計之臣而崇用老成之士公所日夜圖謀者如是卒之大欲難酬契丹見形生疑更求地界而公持欲取姑與之說捐地七百里矣西夏禍結兵連不解最後與永樂之師得不償失喪師徒六十萬矣財詘於上民怨於下譬如爲人行賈罄其人之家貲商於巨洋絶島之區一出而遇颶風再出而罹寇盜家貲蕩盡猶復持籌不已嘻謀國如此豈不殆哉自古居甚美之名而欲行難成之事違衆人之欲以僥倖不可必之功力小任重鮮不蹶者使非温公從其後而補救之則汴宋之亡當不待青城之辱余於兩公循環終始之故不禁三歎息也既因家玉

停之言而敘公生平編以年月先後爲上中下三卷并論其所以然者附於温公年譜之後雍正乙卯九月中浣書

王荆國文公年譜目錄

卷上
起眞宗天禧三年己未公生
至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公年四十九歲
卷中
起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年五十歲
至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公年五十五歲
卷下
起神宗熙寧七年甲寅公年五十六歲
至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六十八歲是年四月癸巳公薨爲月之六日
卷後
起哲宗元祐二年丁卯
至理宗淳祐元年辛丑削去從祀
遺事一卷

王荆國文公年譜凡例

一荆公少壯時歷任比溫公差少獨訖仁宗之世自簽判淮南至知制誥內外凡九任旣無行狀墓誌銘可考其年月先後次第俱於其往來書疏及詩小注參考得之引據最確讀者可一覽曉然

一宋史謀公本傳前後多疏漏如歐陽修爲公延譽列於登第之前似公獻詩文以求售者不知此時公已歷淮南任三年有曾子固上歐陽書可考也歐集中明云至和中薦王安石爲諫官不就後言於朝爲群牧判官在至和元年甲午而本傳乃云公以祖母年高辭不知公祖母謝氏卒於皇祐五年六月去此已及一年有曾子固墓志銘可考也又宋史仁宗本紀明云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入爲三司度支判官而安石本傳乃云嘉祐三年顯相矛盾譌謬益甚今據本傳及他書一一考正

一宋史哲宗本紀公薨於元祐元年丙寅四月本傳云年六十八歲以歲月考之當爲己未生又公自作鄞女墓志云慶歷七年四月生明年六月死則當爲慶歷八年戊子公有別鄞女詩云行年三十

已衰翁由己未至戊子恰年三十益灼然可據無疑乃蘇頌濱集中謂公與馮京皆生於辛酉疑誤至宋稗類鈔謂同生於戊子益誤今據宋史及公本集爲斷

一公平生執拗不曉事然觀其知鄞縣時上孫司諫書論責民出錢購人捕鹽之害洞晰利病後來攻新法者或不如提點江東刑獄時與劉原父書河役告病即止且自媿悔公絕非强愎不受盡言者無他公此時位卑無諂諛小人以迎合之故也謹條識其歲月以見公未柄政時其本心不昧如此

一公平生以孟子自處其對仁宗上殿以魏徵諸葛孔明不足道蓋即孟子管晏不爲之意然孟子戒言利荊公專言利孟子止王之大欲勸王行王政荊公專事聚斂練兵有事契丹西夏正犯孟子所謂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者蓋名相慕而實相反者也其偃然自負已於酬歐公贈詩見之列此以志公之大言無實原於幼學有素云

一公爲惠卿所賣居金陵日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然觀其與呂吉甫書周旋回護不敢一語直斥其非固緣憂讒畏禍之深亦由護前自信之至蓋恐被君子之笑譏因甘受小人之凌侮所謂匿怨而友者此也此書當惠卿出知陳州之日怨仇已成列之以著公之狼狽由誤信小人致此云

一公所行新法十八事俱照正史撮錄大略以便觀覽至熙寧七年去位韓呂繼之一切榷蜀茶行手實諸法皆七年四月去位之後八年二月再入相之前係惠卿所剏建於公無與故概不入

一公柄政日黜逐臺諫屏斥元老具載史書此當歸諸廟堂未宜載入公譜且如此便成謗書非後學譜先賢之意故概不入惟少時高自標置其病根

隱然伏中處由翰林學士爲執政其心術漸漸移易處雖軼事必錄蘄無失公之真面目而已

一公於赴召啟行日與寶覺大師會宿金山晚有疾乞以所居爲報寧寺大儒舉動豈宜如此東坡撰公制詞云少學孔孟晚師瞿曇是公真像贊事雖小必書以表其微也

一公於經筵爭坐講史傳失載考呂獻可論公十事其三曰侍讀侍講請坐自尊及曾子固所著講官議可見或謂子固此議爲伊川發非也伊川以元祐元年爲崇政殿說書而子固以元豐六年卒年

代遠不相値東坡以形跡之似遂以老泉之疑荆公者疑伊川蓋亦所謂貌相耳特書之以補史書之闕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公姓王氏諱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其先出太原不知始所以徙曾祖諱明以子觀之貴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祖諱用之衛尉寺丞祖妣謝氏封永安縣君父諱益初字損之年十七以文見張忠定公詠于昇州一見稱賞爲改字舜良祥符八年進士初任建安主簿判臨江軍出領新淦縣知廬陵縣移知新繁所至有聲改殿中丞尋知韶州改太

常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外艱服除通判江寧府卒官年四十六子七人長安仁字常甫次安道字勤甫次卽公次安國字平甫次安世字某次安禮字和甫次安上字純甫公秉政後追贈曾祖太師中書令祖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考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康國公母吳氏贈楚國太夫人

眞宗天禧三年己未九月二日公生

母夫人吳氏臨川處士吳君諱畋之女母曰黃氏公于夫人爲長子兩兄前母徐氏出也夫人愛之甚于己子待前母之族如己族曾子固墓志云黃氏曉書史兼喜陰陽術數學故夫人亦通於其說

四年庚申公年二歲

五年辛酉公年三歲

乾興元年壬戌公年四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公年五歲

二年甲子公年六歲

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

三年乙丑公年七歲

四年丙寅公年八歲

五年丁卯公年九歲

六年戊辰公年十歲

叔祖尙書主客郎中諱觀之卒年六十二明年葬葬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卒而公墓塋乃改卜合葬於眞州揚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而公敘其事行曰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某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尙少故也蓋公是時年甫十歲

七年己巳公年十一歲

八年庚午公年十二歲

公與祖擇之書某生十二年而學宋史公本傳屬

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旣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九年辛未公年十三歲

明道元年壬申公年十四歲

二年癸酉公年十五歲

是年春從都官公還臨川於舅家見金谿民方仲永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與之卽書詩四句幷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示一鄉秀才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至是年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

見外祖母黃夫人夫人春秋高矣覩其禮猶若女婦然公有憶昨詩示諸外弟云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閒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飢

公以癸酉從都官公還臨川十五歲以上大抵從宦游住居官舍但某年歷某處則不可考矣先大夫述云宦游嘗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蜀之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親據此則都官公雖仕宦而七男三女家累重大

初不及營半椽直至丁丑判江寧府己卯卒官其家始寄金陵此荆公初年本末也

按公與子固同撫州府直至十八入京師始與定交以前大抵閉門獨學無師友使常居臨川早已聞聲相思久矣此亦十五以前從宦游之之證也

景祐元年甲戌公年十六歲

從都官公居臨川是年公祖衛尉寺丞用之卒

先大夫述云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按年分當在是年

二年乙亥公年十七歲

從都官公居臨川　按公以明年丙子卽從都官公入京師謁選自癸酉十五歲至此生平住居臨川止此三年有餘以後則寄居金陵矣

三年丙子公年十八歲

從都官公入京師始與曾子固定交

子固贈公詩云憶昨走京城衡門始相識疏簾掛秋日客庖留共食紛紛說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棟幹度量棄樗櫟振鸞行尙早分手學壖北初冬憩海昏夜坐探書策始得讀君文大匠謝刀尺

四年丁丑公年十九歲
四月都官公判江寧府
公憶昨詩云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並緇人衣
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建昌疑建康
之譌先大夫述云平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
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
甚適
寶元元年戊寅公年二十歲
閉門勤學以稷契自許
憶昨詩云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閃爍無停暉男

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吟哦圖書謝慶
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
遐相希
二年己卯公年二十一歲
二月二十三日都官公卒於金陵
憶昨詩云身天一朝畀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精
神流離肝肺絕眥血被面無時晞
康定元年庚辰公年二十二歲
寄居金陵
公作李通叔哀辭云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

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
於道德遇通叔於諸生間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
伐而自遯去其所爲文一本於古作太阿詩貽之
通叔亦作雙松詩以爲報
康定二年 慶歷元年 辛巳公年二十三歲十一月改元
過胥山謁伍子胥廟
是年赴京師就禮部試
李通叔哀辭云予待禮部試留京師通叔再斥於
太學而歸予與之別曰予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
皆宜在淮江之南可知以是年入京師也

十二月外祖母黃夫人卒
撰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謝希深之夫人
二年壬午公年二十四歲
三月吳正肅公 育 知貢舉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
賜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公與呂公著晦叔
俱登第 續通鑑
憶昨詩云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薇屬
聞下詔起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刻章琢句獻天
子釣取薄祿歡庭闈
上相府書云某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分

不宜以慁上顧其勢有宜憐者大母春秋高宜就
養願殯先人之亚家自託於堯廪以終犬馬之私
簽書淮南判官八月赴任
上田正言書云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布書
道懷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
得問汴事
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
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
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
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荅退而言曰魏公非知
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
荆公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
作畫虎圖以詆之公薨荆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
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少年之語也名臣言行
錄
與孫正之定交閏九月十一日正之奉親從其兄官
於溫有送孫正之序正之名侔
撰淮南江制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
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定基神道碑
三年癸未公年二十五歲

公任淮南判官
送陳興之序云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
員外郎陳公恕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秦
之如皋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
也其後二年歸京師
按據此則公任淮南通判首尾歷三年而公之
生正當都官公判臨江之年無疑
三月請假省覲祖母於臨川復至舅家見諸外弟
憶昨詩云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終淮沂淮
沂無山四封庳獨有廟塔尤巍巍時時登高一悵
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
翻旌旗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
三月亂江水勁櫓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
奉手出涕縱橫揮出門信馬來何許城郭宛然相
識稀永懷前事不自適卻指舅館接山扉當時髫
兒戲我側於今冠佩何頎頎
問仲永曰泯然眾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
天也卒之爲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作傷仲
永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

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
臨川郡學在撫州州治之東城隅之上黌門庭階之間有池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右軍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浮於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科者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爲我聊尋逸少池蓋紀實也
至南豐謁曾子固
子固贈公詩云維時南風薰木葉晃繁碧顏雲走石瀨逆阪上文鷁欣鬨被檄來窮閩駐鑣軾促楊叩其言咸池播純繹行身抗淵損及物窺龍稷霧

草變衰黃吟蛩鬧朝夕君子畏簡書薄言返行役自從促櫂去會此隆冬過
據此詩及上徐兵部書則公以三月乞假省覲歷兩月至臨川復至子固家留連歷秋冬而後返
公初去臨川詩有東浮谿水渡長林上阪回頭一撫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之句
公作同學一首別子固
略云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將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作同學一首別子固
上徐兵部書云蒙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泝江絕湖緜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十年榮鬱一旦釋去此時還職不時以懼以慚然去父母之邦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職事謫之宜何如
按公以癸酉還臨川至是恰十年矣
撰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致堯墓志銘

按序云公歿於祥符五年壬子歿後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二十五年而鞏以博士命來乞銘計共三十二年以年分推之當爲是年癸未曾蓋與公同年生也而刻本誤作生三十五年則當爲皇祐五年癸巳博士卒於慶厤丁亥到癸巳歿已七年矣尙得云博士命耶（博士諱易占鞏之父致堯之子）
是年四月公讀鎭南邸報有詩云眾善變龍盛予虞絳灌噲
按綱目慶厤三年四月夏竦罷以杜衍爲樞密

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石介作慶厤聖德
詩蓋此時也
是月撰揚州新園亭記
記云經始於慶厤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
功
八月撰張刑部詩序
四年甲申公年二十六歲
是年公歸京師　子雱生
按宋史雱卒於熙寧九年丙辰年三十三數其
生年當爲是年甲申

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命作大中祥符觀新修
九曜閣記
與張太傅書
略云某愚不識事變惟古人是信得堯舜之書閉
門讀之貫穿上下浸淫其中將一窮之而已矣不
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乃始慨然欲仕
往卽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憂患疾疹學日以
落而廢職之咎幾不免崇執事延問之勤使獻所
爲文敢自閉匿以虛教命之辱謹書文凡十篇獻
左右復書所志以爲之先焉

按此書公以伊呂自命於此可想見
曾子固上歐陽舍人書云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
行甚稱其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
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言非先王無足知我如
今雖無常人千萬不害顧如安石者不可失也謹
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幸賜觀之
按曾再上書云書旣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
報歐公以慶厤四年八月出爲河北都轉運使
故知當爲是年也此時公已登第歷揚州任三
年復歸京師宋史本傳以此事列於登第之前
似公緣此以得科第者失之遠矣觀此書自明

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公獨否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魏
公雖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有
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謂僚屬曰惜王廷
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爲輕已由是
怨之　記聞
撰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表云夫人以康定二年卒後四年某遷自揚州表
其墓以年分數之當在是年

與祖擇之書

書云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於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執事欲收而教之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獻左右

據此則知此書爲公二十六歲當在是年無疑

五年乙酉公年二十七歲

公在京師任大理評事

與王回王向定交致其文於曾鞏 王回字深父

曾子固再上歐陽舍人書云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旣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

報近復有王回王向者安石於京師與爲友稱之曰有道君子以書來言者三四又寫其文以來鞏覽之而知二子誠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已能信之三子者樹立自有法度非苟求聞於人而遂汲汲言者欲得天下之才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耳伏惟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

曾子固來書云鞏至金陵後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閑以王回王向文示文亦以書來云此人文字世所無有嘗編文林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

按歐公以慶歷五年八月出知滁州此書當在是年歐公與荊公未識面而寄語相商古人造就後學之心如此荊公文鑱刻其源蓋出昌黎而天性拗強亦所謂文如其人讀此可窺見其少年所樹立矣

撰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志銘

六年丙戌公年二十八歲

公在京師

五月京師雨雹公有丙戌五月京師作二首

北風閣雨去不下驚沙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飛鳥

浮雲披離久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昨夜雨雱霈北風蕭蕭寒到骨

公撰馬漢臣墓志云慶歷六年漢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

撰眞州司法參軍杜君挽墓志銘

秋七月出京師

七年丁亥公年二十九歲

再調知鄞縣

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公讀詔有詩云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蒲城黃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今年又亢陽賤術縱工誰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按公此時已勃勃欲試睥睨一世之志基於此矣

四月壬戌鄞女生

上杜學士衍言開河書

略云鄞之爲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西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城言錢氏時置營大吏卒歲役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今營田廢已六七十年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若方夏歷旬不雨則淵川之涸可立而待故今之邑民最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力大浚治川渠使有此潴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民亦皆懲旱之數聞之皆翕然勸趨無敢愛力夫苟有大利雖民所不欲猶將强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

撰胡君墓志銘　作慈谿縣學記

七月作撫州招仙觀記

十一月丁丑作鄞縣經游記

是月上書乞歸葬都官公

公知鄞縣讀書爲文二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皆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室廬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息民請納之費多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天下益騷然矣

八年戊子公年三十歲

公任鄞縣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云某得縣於此踰年則當任

鄞之二年也
六月辛巳鄞女卒葬崇法院之西北有別鄞女詩
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祇自攻今日扁舟來
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
上運使孫司諫書論責民出錢購人捕鹽之害
略云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
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
入其尤良者直二百千一切養生送死皆由田出
州縣百須又出於其中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
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

應責者夫使良戶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
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
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
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重告訐之利以
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犯
者不休告者不止購將安出出於大戶之家而已
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
使下有失職之民乎今之世必欲變法今以從古
之制固未能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
必欲重之乎

按公此書曰後元祐諸公指陳新法之害者不
過如此而反覆痛切或不如公此時絕非不曉
事者
七月撰餘姚縣海塘記
再上杜學士書 時杜改使河北
是年得旨歸葬遂以某月日與昆弟奉都官公之喪
葬江寧府之蔣山曾子固志其墓
與孫侔書 字正之
略云先人銘固當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
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削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

子固亦可以忘形跡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
欲正之作一碣石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
幸矣
按此書未知作於何年以都官公墓志故附入
於此
皇祐元年己丑公年三十一歲
公任鄞縣
去年都官公葬事訖卽回鄞任是年秋冬閒入京
師明年春送北使故示長安君詩云自憐湖海三
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蓋知鄞縣自丁亥至己丑

恰三年也
二月二十八日刻善救方樹石縣門外左
按宋史本紀慶麻八年二月癸酉頒慶麻善救
方公爲刻之有後序見集中
答孫元規汭大資書
略云某聞閣下之名日久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
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
敢因是以求閔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
爲媿且恐也
上郎侍郎書

撰伍子胥廟銘
序云康定二年予過胥山周行廟庭後九年樂安
蔣公爲杭使新之余與爲銘按年分計之因當是
年
撰太常博士曾公易占墓志銘鞏之父
序云公歿於慶麻丁亥後二年而葬當爲是年己
丑
是年復歸京師
公登越州城樓詩云可憐客子無定蹤一夢三年
今復北是任鄞歷三年也

二年庚寅公年三十二歲
公在京師候差遣授殿中丞
是年春送契丹使出塞有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序云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
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
娛愁思當笑語悉錄以歸示諸親友公有示長安
君詩云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和曾
子翊授舒掾之作云昔游筆墨嗟今老復走塵沙
鬢已斑是在鄞縣之後舒州之前故知爲是年也
又詩云一馬春風北首燕卻疑身得舊山川回頭

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其爲春初無疑長
安君公長妹適張氏者公集中有長安縣太君王
氏志曾子翊係子固之弟諱宰嘉祐六年進士初
授舒州司戶參軍有北客置酒詩
按此據子固撰亡弟子翊墓志銘宜可信然疑
嘉祐爲慶麻之訛若嘉祐六年則當爲辛丑公
年四十三歲在京師任三司度支判官直集賢
院無緣於舒州相遇且與詩中所稱絶不類也
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詩
五月二十五日撰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十月二十日撰信州興造記
三年辛卯公年三十三歲
公以殿中丞通判舒州
三月長兄安仁常甫監江寧府鹽院
六月長兄常甫卒年三十七
九月十六日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詩
序云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懷寧
縣山谷乾元寺宿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
牛洞見李翺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游乃刻習
之後

撰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志銘
撰廣西轉運使孫君抗墓碑
四年壬辰公年三十四歲
公通判舒州
四月葬長兄安仁於都官墓東南五步
公撰亡兄王常甫墓志云先生七歲好學讀書二十
年當慶歷中天子詔州縣大置學先生以學完行
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弟子㨿聞來者往往千
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
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
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
實皇祐四年生兩女無子時母夫人吳氏尚在後
曾子固撰仁壽縣太君墓志云二長子前死夫人
已老矣身爲字其孤兒忘其力之憊則是安道尚
有子也
撰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銘
撰李君夫人盛氏墓志銘
五月撰老杜詩集後序
五年癸巳公年三十五歲
公以殿中丞通判舒州

文彥博薦公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
試館職不就
公乞免就試狀云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
就試臣以祖母年老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
衆難住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幸蒙聽許
方懼爲罪不圖執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
葬嫁奉養之急而逡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
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
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
老幼未嘗寧宇即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特

寵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蠡盆難與望天兼自怪虛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
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夏赴姑蘇視積水六月十五日書天童瑞新道人壁
六月十四日祖母永安縣君謝氏卒於撫州之臨川
十月作芝閣記
十一月十五日葬永安縣君於金谿縣之某鄉某原
曾子固志其墓時兩兄安仁安道已前卒
撰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志銘

皇祐六年至和元年甲午公年三十六歲 三月改元
公由舒州赴闕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
三月二十二日除公集賢校理公疏辭四上乃除公
羣牧判官
公辭狀云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
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
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
繼喪亡窮迫比前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即乞
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所以然者以舊制入館
即當供職一年臣方其貧勢不可處不圖朝廷不
加考試有此除授更聞特與推恩不俟一年即與
在外差遣夫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是臣前所
乞以爲私養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又累朝
廷隳廢久行之法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
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追還所授特與除一
在外合入差遣凡四上狀
歐陽修薦公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歐以公須祿養
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 公本傳
歐劄子云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章爲衆所
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

試館職固辭不就往年陛下增置臺諫官四員今
尚有虛位伏乞用安石與呂公著補之足四員之
數必能規正得失裨益聰明
按歐公薦公爲諫官不就復言於朝用爲羣牧
判官蓋當至和元年歐集內薦公劄子下注云
至和中可考也此云以祖母年高辭非是公祖
母謝氏卒於皇祐五年六月至此已及一年宋
史作傳者未之考耳又公集中無辭諫官表按
歐劄子下云乞留中遂不出意當日諫官之命
未下也

司馬溫公嘗曰至和中某與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時包孝肅爲使號清嚴院中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强飲之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强也光以是知其不屈 聞見錄

撰金谿吳君蕃墓志銘 公母舅

撰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餘慶墓志銘

六月撰通州海門興利記

七月同蕭君玉王琛父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遊褒禪山作遊褒禪山記

十一月撰贛縣主簿蕭君墓志銘

二年乙未公年三十七歲

公任羣牧判官太常博士

九月丙辰爲余公靖撰桂州新城記

撰永安縣太君蔣氏墓志銘 毘陵錢公輔之母

撰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志銘 琛父之父

至和三年嘉祐元年丙申公年三十八歲 三月改元

公任羣牧判官太常博士

去冬婦子病至春未已 若昏眩疾

八月十日題景德寺試院壁又作七律一首有歸期正自還黃葵生理應須問酒瓢之語

上執政乞東南一郡書

略云某幸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亦區區思自竭之時顧其親闕老矣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今不幸又爲疾病所侵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惟不給無以稱上之恩施伏乞東南寬閒之區寂寞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博祿賜之入幸甚

按公知常州上監司啟云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由甲午至丙申恰更二年也

歐陽公贈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拂舊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樽酒盍留連

歐公來書云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幸甚 與上首詩歐集內俱刻嘉祐元年

公與歐陽永叔書云某辛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閤下親屈勢位而樂與之爲善某以私門多故不得繼請左右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違去門牆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褒被過分懼終不能以上副獎勉强所乏以酬大貺非敢言詩惟赦其僭越幸甚

酬永叔見贈詩云欲傳道義心猶在强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摳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坐中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爲貺豈宜蒙

按歐公以太白昌黎相期許公答詩特舉出一孟子地位占得儘高厥後屢辭召命及入對鄙魏徵諸葛孔明爲不足道俱是摹倣孟子氣概只言利與孟子相反奈何

歐論水災疏云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

撰度支郎中葛公源墓志銘

二年丁酉公年三十九歲

公任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

求守江陰軍未得有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高亭笑語如昨日末路塵沙非少年强乞一官終未得祗君同病肯相憐

五月出京師

六月至楚州七弟安上病留四五日至揚州與四弟安國俱喪羣牧所生一子

七月四日抵常州任視事

到任上中書啟云某經論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旣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尙蒙

優詔猥備中州自唯缺然何以稱此伏惟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敎條之約束人無適從鑄書之因緣吏有以肆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盡土復掃此亦無逃於大譴

與孫正之書

略云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人生多難乃至乎此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慼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以來愁斲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惟欲閉門坐

臥耳久欲往奉見況足下以書見趣然某親老常
多病重去親側欲足下一至廣德或潤州某當走
見爲十日之會此爲易耳
按所云手筆謂求都官公墓碣懋數相仍公上
年苦昏眩疾是年喪摯牧所生一子也
撰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安世墓志銘
按蘇君志末云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太常博
士知常州軍州事王某銘則知常州在嘉祐二
年無疑
撰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乙墓志銘

撰仙居縣太君魏氏墓志銘 江陰沈某之妻
撰左班殿直楊君文誨墓志銘
撰叔父師錫墓志銘
歐陽公來書云毘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
及侍親爲道之樂日益無涯矣呂惠卿學者罕能
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
按此則公於此時已識呂惠卿薦達於歐公矣
至歐公亦稱之惠卿之才辯信有動人處
三年戊戌公年四十歲
公任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

三月撰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嘉正墓志銘
撰泰州司法參軍周君茂先墓志銘 刑部子
撰右侍禁周君彥先墓志銘 刑部子
銘曰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周縉室爲公叔祖主客
郎中諱觀之女蓋公從姑之夫也
撰河東縣太君曾氏墓志銘
志云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則爲
公夫人祖母而公之外祖母也
按公之外祖係處士諱旼旼之配黃氏曾太君
爲尚書都官員外郎諱鈫之夫人豈鈫與旼爲

親兄弟公以外家伯叔祖母亦稱外孫耶
撰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志銘
序曰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賴懿以走晉陵而問
銘於其守臨川王某是年公尚知常州事也
撰城陂院興造記
公祖衞尉府君葬撫州靈谷山山水東出北折以
合於城陂有屋曰城陂院王氏父子來視墓退輒
休於此歲戊戌浮屠法沖新作之爲作記
四年己亥公年四十一歲
公任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

是年公自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與王逢原書云某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某只於丹陽奉候

按王逢原卒於嘉祐四年六月則此書當在六月之前至上萬言書云當以使事歸報陛下則至明年五月初矣公提點刑獄蓋歷一年也又謝提刑啟云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能廢實賴生全遭會使事按臨州部所云叨備一官者蓋指常州而言公以二年丁酉抵常州任歷三年四年爲更三歲也公提點刑獄確在四年無疑

上曾參政書略云某才不能任劇而又多病數嘗以聞執事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窮之以刑獄之事非因其才力之所宜也

撰贈太師中書令勤威譌公守信神道碑

撰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志銘

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狄梁公陶淵明俱爲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和 提點江東刑獄時作

九月撰王逢原墓志銘 諱令公夫人吳氏女弟之夫卒九十三日而葬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

十一月撰王夫人墓志銘 夫人即公從姑周彥先之配叔祖主客郎中諱觀之女也

五年庚子公年四十二歲

公提點江東刑獄

五月己酉公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時富鄭公弼爲相薦之也　尋直集賢院

按宋史仁宗本紀嘉祐五年五月己酉王安石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年月灼然可據安石本傳作嘉祐三年者誤

上富相公書云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今三司判官九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稍遷而某生平不習金穀之事雖知蒙恩不敢冒昧據此則公提點刑獄在度支之前矣後有書云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蓋指此

上皇帝萬言書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按書中有云臣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當以使事歸報陛下敢緣使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據此當在初還闕廷未受度支之前所上也

荊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開一
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不可無以益之
然當今財匱此說法不可行不知財所以不足者
只未得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耳所以後來
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一事 言行錄

與劉原父書

略云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
役者以病告故止耳衆土墮爲賈生悲哀泔魚傷
人曾子弟泣勢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
所以媿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

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
敢怨哉閤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
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
無意耳如鄭宗夷甫輩稍稍騖於世矣仁聖在上
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
走左右

按書中所云役告病而即止且自媿恨公此時
絕非強忮不合人情者使移此心於秉政之日
豈至毒亂天下哉然自當日諸公爲夷甫輩只
因聖明在上所以元海不至跋扈刻刻以爲事
在心公之病根正坐此日後銳志更張爲此故
也

撰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略曰夫聚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
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
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
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
放其無窮之欲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
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無以此爲先急而
況於後世之紛紛者乎

七月壬子因歐陽公薦同吳奎吳中復王陶相度監
牧利害

八月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

略云伏見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
事今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乞就委
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更欲許令久
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
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使兌換見錢今薛向既
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臣
又訪得薛向陝西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

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又此處置監牧稍成即河北諸監可悉以陝西買馬易其惡種若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諸監便可廢罷悉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則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厥利甚大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辟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又使得專賞罰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

此即後日均輸及官自鬻鹹所出起也蓋理財

興利是公生平極得意事到此已不覺技養所謂通融變轉即熙寧中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之法吳奎對神宗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狂闕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即指此事

歐集考異云仁宗實錄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兼羣牧使明年七月壬子命吳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月奎等乞就委陝西漕臣辟向措置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羣牧司準宣差中復安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壬子命奎之旨今按吳奎對神宗有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等語則實錄所書無疑歟集偶略之耳

是年選唐百家詩

唐百家詩序云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誘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

撰贈光祿少卿知康州趙君師旦墓志銘

撰都官郎中致仕周君墓志銘

六年辛丑公年四十三歲

公任三司度支判官直集賢院

朝命差同修起居注公疏辭七上乃許

第一辭狀云臣去年始蒙恩時除直集賢院至今就職纔及數月又有此除授臣入館日淺終不敢冒昧貪榮以干朝廷用人資序據此則知與直集賢院隔一年也

第七辭狀云臣備位三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次陞擢於分不爲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據此知前此三司度支與直集

賢院同時除授也

朝廷再命同修起居注五辭乃受

公辭狀云臣向時以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蒙此選者尚多故嘗自列至於八九幸蒙聖恩聽察纔及數月所除始祖無擇一人若臣今遂冒居則是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故不得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眾難住京師伏乞一閑慢州軍差遣朝廷不許五辭乃就職

六月二十七日乙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句三

班院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六月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是月壬子朔由壬子數至戊寅當爲二十七日

按公初辭起居注云去年蒙恩直集賢院當在五年五月與三司度支同時纔及數月復有此除授則當在六年之首自此五辭而後受遂知制誥據公辭狀及宋史本紀俱當爲半年間事也

謝表云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眾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徇懷於私計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公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每欲畀以美官唯患其不就除起居注之命下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之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

有少年得鬭鶉其儕求之不得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公駮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不當坐遂劾府司失

入罪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公罪當詣閤門謝公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帝置不問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公爭之曰如此則舍人不得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滋不悅

按此鬭鶉事及舍人院爭執公剛愎之情漸露是時執政大臣爲韓魏公公不肯撰蘇軾制詞

疑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此時已與諸
正人立異後來以執拗濁亂天下悉本諸此
是年歐公有論牧馬草地劄子云臣充羣牧使時曾
奏吳中復王安石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更改乞
差官先打量牧馬草地而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此
件商量未了方欲條陳愚見今聞諸監所差官各
將前去寨緣監牧舊管地甚多久爲民間侵占耕
種今若更行根究必然難明徒爲追擾臣今欲令
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明立界至其已侵者更不
根究盡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卻

根究已根之地重爲騷擾
按歐公與公倡酬及論薦可謂不遺力矣及此
已微見公之好興事而其後往來書問亦遂寂
然
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蘇轍對切直考
官胡宿請黜之帝不許收入四等除商州軍事推
官公當撰制詞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
不肯撰詞韓魏公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
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
爲之詞

夜讀試卷有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詩
又有詳定試卷詩內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
才將相中漢家故事眞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公
此時已有改詩賦之意矣
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
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
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
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
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 聞見錄
嘉祐中後苑賞花釣魚時王介甫以知制誥預末

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傳至介甫日將夕矣
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獬接席
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介甫遂成詩云蔭幄晴雲
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
池邊送玉杯宿蕊暖含春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
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翌日都下盛
傳王舍人竊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卷之語
介甫頗銜之 堯山堂外紀
撰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輿神道碑
七年壬寅公年四十四歲

公知制誥

撰給事中孔公墓志銘

撰孔處士旼墓志銘

撰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撰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公有詩呈陳和叔序云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同知太常禮院寓居皮場街有圃數畝中置二柳瓢衷丈北戸通溝略彴通街旁作小屋毀轎車爲蓋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句三班院閒度彴飯車蓋下坐臥瓢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遭太夫人憂未幾某亦喪親以去時永昭陵尚未復土也

按荊公自直集賢院至遭憂共五載有餘今云三歲據和叔寓居皮場街爲言耳荊公丁憂在癸卯八月和叔遭憂約在壬寅和叔寓居皮場街三歲逆數之當自己亥始時荊公尚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未幾知制誥故序文連及之

據此則益知公召入爲度支判官當在五年庚

子由庚子五月至公喪母夫人癸卯八月恰週三歲也與宋史本紀正合安石本傳稱嘉祐三年者失之

撰龍圖閣直學士楊公新秦集序 諱畋字樂道

八年癸卯公年四十五歲

公知制誥尚書工部郎中

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

有追感正月十五日事詩

正月端門夜金輿縹渺中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警蹕聲如在嬉游事已空但令千載後追詠太平功

二月撰楚國太夫人陳氏墓志銘 文簡程公諱琳之妻

三月撰寧國縣太君樂氏墓志銘 判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妻

四月撰太子太傅田公況墓志銘

撰王會之逢墓志銘

撰大理寺丞楊君忱墓志銘

六月撰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八月辛巳母夫人仁壽縣太君吳氏卒於京師年六十六

十月乙酉歸葬江寧府之蔣山

曾子固志其墓云夫人好學强記至老不倦當隱約窮匱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强起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强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者也其子爲知制誥例得加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不及封

張文定公方平撰蘇老泉墓表云嘉祐初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勸先生與之游先生嫉之以爲是不近人情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

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以譏之

撰謝景回墓志銘 諱絳希深之少子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年四十六歲

公在金陵守制

舉族貧病陳景初餽藥石公有詩謝之見集中 陳晢醫

六月爲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作潭州新學記 有序

十月撰虔州學記

舒王丁太夫人憂讀經蔣山與元禪師游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叩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經世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二年乙巳公年四十七歲

公在金陵守制

七月二十七日朝命召赴闕辭不赴

辭狀云奉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

闕罪逆餘生尚蒙齒錄理當即日就途而臣抱病日久見服藥調治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辭三上自是訖英宗世不復起

按公母夫人卒於仁宗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及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大祥猶未滿數日喪服未應除蓋當時朝論所屬先期敦迫就道耳

看下文曾子固書自明

撰虞部郎中刁君墓志銘

撰國子博士致仕李君間墓志銘

撰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志
銘
撰王深甫墓志銘
祭文云既喪吾母又奪吾友據志深甫以是月二
十八日卒也
曾子固來書云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於郵中寓
書奉慰未審到否深甫殂背痛毒同之示及志銘
反覆不能去手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
不能言所云讀禮欲有所論著鞏亦嘗有此意顧
不能自强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介甫既有意願

遂成之筆在此全純愚以靜俟但苟祿以棄時日
爲可惜耳瀝血比頁已否上奏當稱前某官介甫
果以何時北來不惜見諭
上富相公書云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親
屈手筆撫循慰勉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雖在攀
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近聞以旌纛出撫近
鎭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既除喪矣而㡬
以疾病闕然不卽叙感伏惟閣下以盛德偉望爲
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論終始如一此志義之
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案是月富公以使相判揚州

九月登治城有作
撰尙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瑗墓志銘
撰廣西轉運使李君墓志銘
撰葛興祖墓志銘
撰尙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棐神道碑
三年丙午公年四十八歲
公在金陵
撰廣西轉運使李君寬墓志銘
撰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志銘
撰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收墓志

銘
撰永嘉縣君陳氏墓志銘 太常博士王逢之妻
四年丁未公年四十九歲
春正月英宗崩神宗卽位
三月子雱登許安世榜進士第 雱時年二十四歲是年司馬光知貢舉
授旌德尉
閏三月十九日起公原官知制誥知江寧府
公終英宗世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
帝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
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公自代帝

由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不至帝謂輔臣曰安
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
不欺罔遂有江寧之命詔至一辭旋視事
公謝表有云久寄託於丘墳靈諳知其閭里念雖
閉閤始弗願於承流以比造覲或未妨於養疾
撰祕閣校理丁君元珍墓志銘
撰尙書司封郎中孫公墓志銘
撰仁壽縣太君徐氏墓志銘
九月戊戌召公爲翰林學士
時曾公亮力薦公以閒韓琦琦求去帝問誰可屬

國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
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撰太平州新學記
撰尙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固墓志銘
撰臨川吳子善墓志銘
撰壽安縣太君李氏墓志銘

王荆國文公年譜卷上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熙寧元年戊申公年五十歲

與寶覺大師會宿金山

公後有贈寶覺詩序云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故賦此詩詩云大師京國舊興趣江湖迥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苦留戀王事有朝請蓋正當啟行赴京時也

後與寶覺宿龍華院有絕句云與公京口水雲間問月何時照我還邂逅我還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

夏四月乙巳公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閱月矣

王介字中甫博學善議論與荆公游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公得之大笑

詔公越次入對

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不煩至要不迂至易不難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一日講席退獨留公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公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但患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卷懷而去耳

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略云臣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

事之故臣迫於日晷不敢久留遂辭而退竊念審問及此而臣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意故敢冒昧麤有所陳伏惟仁宗之爲君也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是以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然承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

開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訓練又不爲之擇將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台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外蕃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事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

按公之傾動主上得專政柄者盡在此書其於宗室中葉之病言言洞中膏肓矣眞醫國手也然因病發藥轉至因藥得病奈何

老學庵筆記云熙寧初王荆公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詞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

秋七月丁丑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宋史神宗本紀

公謝表云臣之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强學力行纔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德俯及幽滯遂使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

八月撰鄭公夫人李氏墓志銘子翰林學士解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

撰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詢神道碑

是年公請坐講曾子固爲著講官議以諷

議曰今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可知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

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
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
坐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
然以坐自請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宜興儲欣曰爾時介甫位未高曾王之交方密
必子固力阻不從而著議以解其惑者茅鹿門
乃謂此議爲伊川發按伊川爭坐講在元祐朝
子固以元豐六年卒其弗合明矣
明年介甫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御史中
丞呂誨將入對學士司馬光相遇並行問今日

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
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此言耶上
疏曰安石驕蹇陰賊今略疏其十事初託疾及
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小官則避重任不辭
二也侍講侍讀請坐自尊三也
按荊公以孟子自處事事欲摹倣古人立崖異
爭坐講亦其一節也而子固不以爲然至作議
以諷其不阿所好如此夫居上位者當容異己
之君子而不當暱同己之小人乃荊公一見呂
吉甫而喜援引至執政而卒爲所賣子固兄弟

交終身無一言推轂豈非吝於改過好人同己
之失歟
冬十一月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乞南郊勿賜金帛
司馬光以爲可聽公曰此唐常袞辭堂撰故事耳
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此不過
頭會箕斂耳公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財用足
王韶上平戎三策言西夏可取宜先復河湟并有
熙河蘭鄯以斷夏人右臂遂命韶行邊
撰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張君禰墓志銘
撰尚書司封郎中孫公錫墓志銘

撰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訥墓志銘
撰袁州軍事推官蕭君洵墓志銘
撰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寶臣墓志銘
撰樂安郡君翟氏墓志銘
撰同安郡君劉氏墓志銘
撰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陟神道碑
二年己酉公年五十一歲
春二月庚子公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時帝欲大用公唐介言安石好學泥古議論迂闊
若爲政必多所變更帝又問孫固固言安石文行

甚高但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帝不聽以公參知政事謂公曰人皆不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公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又問設施何先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

甲子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新法公以宰相陳升之領其事復薦呂惠卿章惇曾布並爲三司屬官公言理財當修周官泉府之法以收利權時大臣議論多不協惟眞州推官呂惠卿以爲是公喜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一人而已因薦爲檢詳文字凡所建請多出於惠卿之筆

公有乞制置三司條例狀略云先王之法畿內爲賦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之法以懋遷之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更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今天下財用窘急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或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爲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財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

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而民財亦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者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溫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既成即當逐之耳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得毋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荊公者　元城語錄

按荊公本君子因行新法而欲借小人以敵君子其始爲小人所朋附繼爲小人所反噬迫其沒身復爲小人所祖述遂使宋室斬喪而其身列於千古之罪人用小人而卒爲小人用擇術之不愼至於如此可畏哉

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聞

四月丁巳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 是月之二十日

壬戌冊皇后向氏公撰冊文 是月之二十六日

五月十一日上進戒疏

略云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

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竊聞自古帝王必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皆有以自竭則法度之成風俗之行甚易也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陛下耳目者爲不少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者宜在於此

按公此疏儼然以周公召公自處而卒以言利豈果爲周禮所誤耶

六月丁巳御史中丞呂誨以論公罷知鄧州

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

令發運使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毋使富商大賈乘急邀利以薛向領之

壬戌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坐言許遵所議刑名不當貶監安州稅定謀殺傷首原法

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請從減死論帝命公與司馬光集議公以遵言爲是光執不可廷臣多右光帝方向公

詔從公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

按登州許遵之獄及鬪鶉事俱不近人情之尤者此公之執拗大害理處乃一遇仁宗不從公議而特放公罪一遇神宗如公意而遂著爲令則是成公剛愎之失者神廟爲之也

罷逋商法置賣鹽場於永興軍

從薛向請官自鬻鹽

撰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志銘 魏王元佐孫

撰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志銘魏王曾孫
撰贈泰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逑墓志銘韓王元偓孫
撰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麗墓志銘魯王元份曾孫濮安懿王允讓孫
撰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志銘越王德昭孫
撰右千牛衛將軍仲馬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志銘
撰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志銘
撰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志銘

撰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志銘魏王元佐曾孫

按以上宗室六人縣君三人俱於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葬地同時日又同豈公亦奉詔爲之耶

撰虞部郎中晁君仲參墓志銘
撰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昌朝神道碑
撰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傳公立墓志銘堯俞之父
撰尙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彥博墓志銘

撰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志銘

九月丁卯立常平給斂法

戊辰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

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多事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遂決意行焉

時蘇轍亦爲三司屬官與呂惠卿論每不合及青苗法行轍以書抵公曰某蒙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因極論農田水利徭役均輸青苗五者之失凡數千言公怒從轍他職

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

相入閤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者及入司政事
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公此論遂列
奏請舉行之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呂氏家塾記
十一月乙丑以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須農田水利約束
閏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
利差役官凡四十一人
三年庚戌公年五十二歲
公任參知政事
春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

二月韓琦請罷青苗法公稱疾不視事
帝袖琦疏示執政因論罷青苗法公力求去帝命
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公
上章疏辯
踰月帝手詔慰留且命呂惠卿諭旨
公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
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
權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權歸陛下權者與
物相爲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
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是陛下與流

俗之權適爭重輕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
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
爲然公乃起視事
公謝表云侍明主知臣之有素以孤身許國而無
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竊言不忌設行
無術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
又將汲汲於施爲自是持新法益堅
傅欽之行狀云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
令公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
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

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
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權同判流內銓
司馬温公素與公善致書於公乞罷遣散青苗使
者及諸路提舉官以息人言且云諛佞之士一時
有順適之快日後將有賣公以自售者公答書云
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專利拒諫以致
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修法以授之
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
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專利闢邪説難壬人不爲
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蓋不爲

改自是遂與公絕

三月己亥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悉以新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兼判寺以曾布代

六月七日上言尊號劄子

略云議者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輒復惓惓妄有陳請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陲之勞方以過為在已遽有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為忠陛下宜以撝謙為德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王韶領秦鳳市易務

九月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據宋史九月戊子朔癸丑是月之廿六日

十月七日公與諸宰執俱遷入新府有謝表見本集

略曰伏奉差中使傳宣令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新府并借官軍就賜御筵者中謝發使禁闈之中視圖魏闕之下取材置臬一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即於堂寢之安輟車府之旁奉載其帑輦移囊官之烹割侑以鼓歌云云

石林詩話曰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以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洩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賀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雙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也崇寧以後宰相例賜第京師兩府成虛位矣

按宋史神宗本紀及公集并石林詩話三處所載正合但詩話云元豐初則熙寧二字之誤也

公以熙寧九年十月再去相位從此不復起到元豐元年去位已二載居蔣山食祠祿無有遷入新府之事看本紀云九月癸丑則為二十六日到十月七日宰執遷入治事表中云良月則為十月盈數無疑今依宋史本紀改正

又西清詩話載張掞以二府初成作詩賀公公答詩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亦云熙寧初可證元豐之誤

十二月己未改諸路更戍法置將官

初太祖懲五代之敝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

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上下相制截然不可犯後遂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將相習平日專司訓練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自是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諸官皆爲虛設

禁旅養成驕惰

乙丑立保甲法

公言欲省財用爲長久計當能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保夜輪五人警盜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保內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無得坐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亦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幷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一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

丁卯公加同平章事

戊寅行募役法

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隨

戶等均取僱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賸錢用其入募人代役

書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子之禍福或疑在古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良臣將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書

四年辛亥公年五十一歲

公任平章政事

春正月壬辰置廣惠倉田

田本絕戶業韓琦請勿鬻以振齊飢民至是請鬻
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
之
二月丁巳朔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
經義論策試進士
公言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
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於是改法罷詩
賦及帖經墨義士各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
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
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策二道中書撰

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
但如明墨義麤解章句而已
時詔都堂集議蘇子瞻議曰論文字則策論爲有
益而詩賦爲無用論政事則策論詩賦皆歸無用
自唐以來以詩賦得名臣者爲不少近世士人纂
類經史綴緝時務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
竄易首尾以眩有司其弊有甚於詩賦公不聽元
祐初坡與張文潛書云今天下文章之弊皆起於
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嘉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
孔子不能使人同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
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
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聞先帝晚年
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議者欲稍復詩賦
立春秋學官甚美幸諸君益勉之
撰王補之无咎墓志銘
八月癸丑朔遣官體量陝西差役新法及民間利害
庚申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
子雱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九月鬻坊場河渡祠廟
冬十月壬子朔能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

十一月壬寅開洪澤河達於淮
五年壬子公年五十四歲
公任平章政事
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三月丙午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爲沿邊市易之說公善之以爲與漢平
準法同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
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
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市於官者則度其
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

息什一及歲倍之如過期不輸每月息外更加罰
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

上五事劄子

略云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然就
其中法最大而議論最多者有五一曰和戎二曰
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
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
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
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
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保甲市易此三者有

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緩而圖之則爲大利不然則
爲大害何則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
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九州之民貧富不均
風俗不齊今一旦變之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
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則五等必不平
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然天
下之人鳧居雁聚者數千百年今一旦變之使什
伍相維鄰里相屬苟不得其人則騷之以追呼駭
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
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重輕以通
商令民歲入數萬緡息錢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
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者得其
人而緩而謀之則爲大利否者且爲大害誠使免
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保甲之法成則
寇亂息而威勢彊市易之法成則貨財通流而國
用饒足

侃侃謇謇安得不動聖聽

五月丙午行保馬法

公建議行保甲養馬法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
力高願養二匹者聽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或官

與直令自市歲一閱其肥瘠三等以上十戶爲一
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
馬死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開
封府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公求去位帝不許

公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
知絶少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
人能惑朕者天下事方有緒卿不可去固令就職

六月癸亥詔以四場試進士

東府庭下作盆池有偶題詩

黃塵投老倦悤悤故繞盆池種水紅落日敧眠何所憶江湖秋夢櫓聲中

八月王韶城武勝

公與王子醇書云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當勿隳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自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初詔言措置熙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費官本文

彥博曰此如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爾帝曰屋壞豈可不修公曰主者自有付度豈爲工師所欺自是詔有進討朝廷不復與之計財

甲辰頒方田均稅法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年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六年癸丑公年五十五歲

公任平章政事

春正月辛亥上廟議劄子

略云準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敕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宗廟重事所宜博考乞下兩制詳議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之主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以其承契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又爲別子之後則

自當祖其別子不當復以契稷爲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爲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儻以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況欲毀其廟遷其主而下祔於子孫之室豈稱敬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僖祖爲始祖之廟翰林學士韓維議昔先王既有天下必推基業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太祖皇帝坐清

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仰跡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世家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未安天章閣待制孫固議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承業百年富有四海皆以太祖之功不當以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如周人別立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面以伸其尊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下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韓琦聞之歎曰此議足不朽矣時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爲別廟蘇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帝以固議問公公曰爲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禖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爲嚳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以爲然於是詔依絳等議還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舉朝合爭之弗省

按治平四年閏三月遷僖祖神主於夾室從溫公議也是時公方初起判江寧府未與議此舉

未能無私意元絳素諂事公其議蓋承公意爲之爾夫商周之王肇基契稷而宋之帝業不緣僖祖以僖祖比契稷爲始祖而太祖退居昭穆之列非也然程朱大儒亟稱之伊川謂畢竟介甫所見高於世俗之儒朱子謂後之議禮者但以韓維司馬光之賢人所尊信而安石執拗遂併安石之言之合禮者而絀之徒使太祖僖祖互衡勝負於冥冥之中不已過乎蓋禮家之聚訟久矣

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公

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扆至尊
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斥內侍而公猶不平宋史本傳
按蔡確爲公所援引其爲此奏者蓋揣知此時
神宗已厭薄公故特爲此以逆探上意蓋傾險
之尤者然其論自正
三月公提舉經義局
修詩書周禮三經義子雱與呂惠卿同修撰
是時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北河東陝西
流民大入京師監安上門鄭俠畫圖爲書句馬遞

以聞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
欺妄之罪時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神宗覽
疏歎息遂詔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免役並罷
凡十八事四月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
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宰相
以下皆謝罪公遂力求去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夏四月以范子淵提舉濬河司置濬川杷
先是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用鐵爲爪
形繫舟尾沈之水乘急流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

宦官黃懷信以爲可而患其太輕公請令同議增
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
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
車絞之撓蕩泥沙公善其法下大名府令試范子
淵迎公意以爲可用遂令提舉而公義爲之屬
六月己亥置軍器監
公子雱言今天下甲胄弓弩無堅利者宜更制其
法斂數州之所作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募良
工爲匠師而擇知軍事者典其職帝采其說置軍
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秋七月乙巳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等六路各
置鑄錢監
九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法
辛亥初策武舉之士
舊制武舉試義策於祕閣試武藝於殿前司及殿
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庭策與武藝俱優爲右班
殿直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
至是樞密院議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
義公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先王收勇
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修禦侮之用則記誦

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按公搠行新法十八事至熙寧六年已略盡就其中出公獨見者只進士罷詩賦而搠立經義武舉黜墨義而專尚勇力此皆儒者正論至保甲保馬亦先王寓兵於農之意其餘皆小人迎合附會而成如青苗錢沮於蘇子由而成於王廣淵均輸由於辟向市易起於王韶至禁旅更戍而兵將不相習遇敵輒敗衙前直役而自中戶以上多至破家此皆當日諸公所汲汲憂者則僱役與將官二事亦公不得已而爲之未可

盡謂之興事擾民也而卒以大壞何哉語曰利不百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當前固害矣而更一法亦未必利或害更甚又奉行之吏巧爲迎合趣舉小利而害不以聞當國者始信爲有利無害卒至禍國殃民而不悟也愚嘗謂保甲行之百世矣而公當日之保甲則使之習戰非僅如今日之什伍相稽察也僱役亦行之百世矣而公當日之僱役則志在斂錢非僅如今日之聽民自便也蓋公以管商之心術而託周孔之具文所以王霸兩失豈不惜哉

260冊 764頁 752版 46B

王韶破走木征取岷宕洮疊四城辛巳帝御殿受賀解所服之玉帶賜公

元厚之有平戎慶捷詩云何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蓋指此也

公賀表有云修復四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蓋公生平最得意事公有和元厚之詩云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將風文武佐時慚吉甫宣王征伐自膚公此時公以吉甫自居蓋刻刻以契丹西夏爲念其

有事木征者實緣男雱得秦卒言洮河事欲斷夏人右臂因以取之故契丹言疆界而公持欲取姑與之說廟堂亦遂從其議此時神廟亦有取契丹之心特未敢宣言於廷耳直至元豐七年永樂喪敗神宗臨朝歎息明年三月遂晏駕元祐初司馬公當國悉還夏人米脂等六寨西邊曠然無復事矣蓋公所圖謀者於西夏纔做得一半便歇手於契丹全不露形跡使當日更挑強遼未知摧敗若何然此乃神宗之意未可專罪金陵故此詩云謀合君心只晉公蓋實錄也

設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以應官司責辦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

冬十月議開直河

時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外都水監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公是之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難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皆數千杷則無復

淺澱歲可省開濬費動百千萬乃命范子淵主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助諸河皆塞之

時大講天下水利有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介甫喜甚沈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劉貢甫在坐中曰此甚不難自其旁鑿穿一梁山泊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

壬辰行折二錢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爲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爲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公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 記聞

撰張常勝墓志銘

王荊國文公年譜卷中

王荆國文公年譜卷下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熙寧七年甲寅公年五十六歲

三月丙辰遼遣林牙蕭禧來言河東疆界事

己未行方田法

夏四月乙酉王韶擊木征降之

丙戌公去位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

薦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時呂嘉問張諤持公而泣公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鄭俠又上

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木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惡之

公既薦惠卿執政復以啟賀云王功方就庶幾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如此推心委任而惠卿轉眼卻背之得不念温公之言而生媿耶

公與王子醇書云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誠能如此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叛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又聞屬羌經討者既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

王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荆公於城北劉貢甫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絶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韓獻肅絳之入相繼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與聞始置局中書稽考天下財用之數措入以爲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於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 行狀

六月十五日到江寧府任

謝表云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復與王子醇書云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惟當理冗費爲經久之計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非復議論所能搖沮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持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

初到江寧作詩云江湖歸不及花時空繞扶疏綠玉枝夜直去年看蓓蕾晝眠今日對紛披

寄吳氏女子詩云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蓋公自

熙寧元年夏四月到京師至今歷七年矣（公長女爲吳充子婦吳安持之妻）

公弟安國以鄭俠獄放歸田里

呂惠卿搆之也時俠以上書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曰鄭俠小臣何緣知禁中事及大臣奏對之語惠卿曰此皆爲京手錄令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爾上以責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付詔獄遇安國於途安國舉鞭相賀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亻所居求觀前後奏俠答以未嘗留存安國言亦見賢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不聽況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己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因赴對成獄俠逆英州編管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嘗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怒曰丞相吾兄也

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干預我事耶（言行錄記聞）

八月十七日公弟祕閣校理安國平甫卒

時惠卿有射羿之意公罷相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詔以諭公公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矣年四十

見公所撰墓志乃綱目通鑑俱載八年正月爲呂惠卿所搆罷蓋年月誤也公有中使撫慰安國弟亡謝表云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蓋正當七年罷免之時若八年二月則已再入相平甫

不應正月尙列朝籍也

王平甫熙寧中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榜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鐘矣平甫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卜之曰公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曾阜夢與平甫會旁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

九月癸丑罷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

十一月己未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時呂惠卿已畔公慮公復進用乃援郊祀赦例薦公爲節度使上詰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

八年乙卯公年五十七歲

春二月癸酉復起公同平章事

時呂惠卿得志慮公復用欲逆閉其途凡可以下石者無不爲一時朝士更朋附之於是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公韓絳頗處中書度不能制密請帝復召公爲相帝從之惠卿懼乃條列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冀上意沮上悉封以示公公上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立敵蓋爲惠卿發也旣承召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又預知人休咎公嘗與之詩及爲相每延於東府跡甚熟暨公鎭金陵而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言士寧嘗與此謀詔捕之獄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

因欲引士寧以誣衊公會公再入秉政謀遂不行公集中有贈李士寧道人詩云杳杳人傳多異事冥冥誰識此高風蓋公好奇故此輩得以詭誘使非再相則大獄成矣

乙酉初行河北戶馬法

六月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宮有序見集中

加公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子雱龍圖閣直學士呂惠卿給事中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用是益成仇隙

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公嘗歎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

安石與其子雱其徒呂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應試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學者不復思索經義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第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向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辨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義益遠

秋七月議割地畀遼

先是遼屢遣使蕭禧等來爭議疆事不決帝以問公公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以分水嶺為界

遣韓縝如河東割新疆以畀之東西凡失地七百里

九月公兼修國史

冬十月呂惠卿出知陳州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植黨肆奸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跡以媚公公子雱尤深憾遂諷綰奏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

公屬疾不視事帝強起之

時彗出軫帝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公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天道遠但當修人事以應之願勿以為憂帝曰聞民間甚苦新法公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公退而屬疾臥帝慰勉乃起視事因取上所不喜者章惇趙子幾等悉奏擢用上喜其出勉從其言由是權益重

經略交阯

時獻言者謂交阯已為占城所敗眾不滿萬可計

日以取乃以沈起知桂州繼又以劉彝代之相繼經畫

九年丙辰公年五十八歲

公任平章政事

春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

時交阯大舉入寇連陷欽廉州諜得交阯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公大怒自草敕牓詆之以趙禼為招討使禼言郭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己副之

秋七月公子雱卒

呂惠卿旣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公子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公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欲隆僞縱橫之末數罔上要君方命矯令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不如此帝以狀示公公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公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

雱字元澤公長子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後王韶開

熙河公力主其議雱由此舉進士氣豪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公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公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好爲大言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至是卒年纔三十有三公題雱祠堂詩有云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世謂其譽兒太過云

冬十月公去位以使相判江寧府領經局有經局感言一首

公自再相後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自是絕口不言朝事

元祐初蘇子由乞誅呂惠卿狀云惠卿與安石反眼相噬頓成仇敵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

上知安石由是得罪

十年丁巳公年五十九歲

公判江寧府

正月一日題相鶴經

六月癸巳公以使相爲集禧觀使

乙還節度使及同平章事印不允

辭狀云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病而

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
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就令照管仍傳聖旨
令便受敕命更不須辭免
謝表云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慮言狎至感涕交流
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
産賜以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
纖悉矜及隱微唯當祗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
之小諒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爲不負於天慈欲以
里居之身而尸官稟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
之典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

上憐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金五十兩安石卻
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
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例
安石約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公分黨乃
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於王韶安石喻韶不
必盡數以對韶既畔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晁以道論
配亭劄
楊龜山先生曰安石不知事君之理人臣侍食於
君果有核者懷其核敬君賜也施之僧寺無乃褻
乎當辭則辭可受則受或施之宗族昆弟之貧者
則庶乎合於理矣龜山文集
撰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元豐元年戊午公年六十歲
是年罷使相爲會靈觀使居蔣山
春正月乙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舒
國公會靈觀使
謝表云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殘
曠歲顓大間辭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
加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公昔通判舒州
故云

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傳旨以陳情
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者時更宜慎愛自是公
止食祠祿
公有詩呈陳和叔序云元豐元年某食觀使祿居
鍾山南又有獨歸詩云鍾山獨歸雨微冥稻畦夾
岡半黃青疲農心知水未足看雲倚木車不停悲
哉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爲聽而我官閑幸無
事北窗枕簟風泠泠
東軒筆錄云荊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時肘腋盡
去惟與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乃復求

罷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
使蓋在是年也案公以熙寧九年十月去位以使
相判江寧府十年六月癸巳以使相爲集禧觀使
是罷判府之命猶帶使相職銜而食其祿故力求
還印未蒙允納至是年始得命換集禧爲會靈罷
節鉞止食祠祿去年十月至今年六月是未及期
也旋差男旁句當江寧糧料是朝廷恐祠祿微薄
更加恩其子嗣是終元豐之世俱食會靈觀使之
祿至八年乙丑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推恩羣臣
乃復授公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

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是又仍食使相之祿
又明年而公謝世矣此公再罷相後十年之本末
也

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

謝表云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

按旁係公次子雱之弟曾子固撰公母夫人墓
志孫九人雱旉旁旊斻防斿旂放
公集中有題旁詩小序下注云仲子正字豈正
字爲旁之字耶又有示仲元女孫詩云覩結香
纓知不久汝翁那更鑷髭鬚仲元又疑即旁未
知孰是序云旁近有詩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
梅花三兩枝日暮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
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
詩如此詩甚工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撰廬山文殊師現瑞記

二年己未公年六十一歲

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

作歌元豐五首其一云水滿陂塘穀雨籌漫移蔬果
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賞元豐第二秋

耿天騭著竹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於白鷺洲遇雪

作此詩云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
松石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攀躋興而我方渺
然長波一歸艇款段庶可策柴荊當未暝與子出
東門牆西埽新徑

按公女弟三人長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
奎所謂長安君是也次適衛州西安縣令天長
朱明之公有寄朱氏妹詩云昔來高郵居我始
得朱子從容談笑閒已足見奇偉當時獨張倩
遠在廬山趾沈君未言婚名已習吾耳次適揚
州沈季長沈氏妹其季妹也

260冊 764頁 95年版 45B

營居半山園有作示元度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溝西僱丁壯擔土爲培塿扶疏三百株蒔楝最高茂不求鷄雛實但取易成就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來剧以達槽溜老來厭世語深臥塞門竇贖魚與之游餵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按宋史蔡卞字元度早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凡薦歷顯職俱以婦翁親嫌辭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皆倣效公行事然爲國鉅姦雖章惇亦畏之惇輕率而卞深阻與明季温體仁相似公此時已辭纓紱親魚鳥而獨邀姦壻商略後來紹述之禍實基於此不謂公爲宋之罪人豈可得哉

三年庚申公年六十二歲

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

正月游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未及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春帝命輔臣禱雨公作元豐行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堂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臯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時連三歲大熟公後作神宗挽辭云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蓋謂此也

四月二十七日葬弟平甫於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公志其墓

撰長安縣太君王氏墓志銘

公女弟尚書比部郎中張奎之妻

八月奏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十八日奉聖旨宜令國子監照會改正

九月四日有祭北山元長老文

九月十一日答手詔言改經義事

略云伏奉手詔依違之罪臣不敢逃然陛下既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謬者責臣更加刪臣敢不祗承聖訓

自熙寧六年三月提舉經義局八年六月上三

經新義詔頒於學宮悉公父子與惠卿兄弟撰
定至是歷八年讎隙已成蓋緣推恩時惠卿受
給事中而雱辭龍圖閣直學士惠卿勸帝許之
用此相軋而雱不能勝惠卿憤鬱而死此時公
蓋未能忘情也

是年官名改九月乙酉加公爲特進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改封荊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勳如故有辭僕射劄子

略云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伏

念臣以稍知經術叨塵非一無媿無功更以訓釋
微勞受玆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
難堪此

是年神宗召見曾鞏問曰王安石何如人也對曰安
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惟吝故不及曰安石輕富
貴非吝也對曰安石勇於有爲吝於改過

子固過介甫偶成詩云交結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
道詎非難盡言竟多忤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按荊公與子固爲布衣昆弟及得志乃疏鞏而
親布借韓呂二巨族爲游光揚聲及爲相乃屈
維而任絳嫌呂公弼不附已用公著爲御史中
丞以逼之既復謂其有驩兜共工之姦而獨暱
其族孫嘉問任其偏見積成私意昔人謂公異
已者雖賢爲不肖合已者雖不肖爲賢公信有
之不得爲公諱也

公有寄曾子固詩云時恩謬拘綴私養難乞假
低徊適爲此含憂何時寫吾能好諒直世或非
詭詐安得有一廛相隨問耕者此詩未知何時
所寄大約在得位秉政之後據此則公求言於
子固虛衷可謂至矣而子固之詩云然蓋所謂

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諂諛之小人中其心而忠
告之友不能入也 因子固召對之言附識兩公詩於此

四年辛酉公年六十三歲

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

附呂吉甫上公啟

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
同巖關弓之泣非疏礙足之詞未已而溢言皆達
茀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茲不疑於有敵門牆責
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
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

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
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迷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
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
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疏冥於所同憎愛
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
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聽惟命之從
張若濟獄起惠卿發公私書以相訐公緣是除
宮觀居鍾山惠卿服除以此啟講和公讀之曰
終是會做文字因答之如下云云按惠卿以逢
迎新法公初罷相時薦為參知政事甫得志而

即畔公至連結鄧綰等起李逢大獄使非公再
召公禍且不測至此又復卑辭求解小人反覆
固無足怪獨公欲用此輩小人以濟事而卒為
所賣溫公之言其驗哉書內稱觀文特進以元
豐三年官制改加公為特進又前罷相時公為
觀文殿大學士也又云八年之間以熙寧七年
公罷相即圖反噬至此恰八年也考按前後書
之往復當在是年
有答呂吉甫書
某啟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

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
與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
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
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何舊惡足念
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某薾然衰疾將待
盡於山林趨舍異事則相煦以溼不若相忘之愈
也趨召想在朝夕伏惟良食是愛
按公家居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
所誤也及惠卿致書公答乃極其周旋絕無一
語乖忤若真坦然相忘者只是此老日中到底

倔強不肯認錯耳抑亦畏惠卿之深姦恐更遭
毒手且共事時亦實有不可聞於上之語被惠
卿劫質不得不為解免釋結語以圖免禍讀至
此亦覺可憐矣公自念蒙神宗大恩雖百千詆
毀終蒙覆庇到易世而惠卿更或反噬將有不
可知之禍觀惠卿書末有云側身以聽唯命之
從蓋隱然脅制非純是卑諂愛辭也公至此十
分膽怯公有與參政王禹玉書云某行不足以
悅眾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
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則又未嘗不切齒痛

恨而於惠卿郤不敢露痕跡曲慮周防如此可
爲千古用小人之戒

九月二十二日夜夢高郵玉山道人赴蔣山北集雲峰爲長老已而坐化復出南興國寺與余同臥一榻禪懷山片石數寸上繞生絲屬余藏之余棄弗取作詩與之

月入千江體不分道人非復世間人鍾山南北安禪地香火他時看兩身

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

五年壬戌公年六十四歲

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

正月再游齊安

晦與仲元自淮復至齊安（公次子秀字仲元有示仲元女孫詩）

夏四月公弟安禮爲尙書右丞時官制改右丞實前參知政事之職蓋次相也

五月與和叔同游齊安

進字說二十四卷

表云鳳鳥有文河圖有畫俱非人爲法之成書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斜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側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

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臣仰承訓敕抱疴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甘昧退復自力用忘疾憊誅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游齊安

據梧枝筞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六年癸亥公年六十五歲

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作因寄純甫

淑水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同胞苦零落會合尙淒其況乃夢乖闊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叔兮今安否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爲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爲千里永相望昧昧我思之幸惟季優游歲晩相攜持於焉可晤語水木有茅茨畹蘭佇歸憩繞屋正華滋

八月辛卯公弟安禮和甫轉尙書左丞

熙寧庚戌冬公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

弄賀公以未謝告不見之獨與余坐於西廡之小
閣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
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癸亥
公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
欣然邀余同游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時
正當霜雪而虛窗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
日題窗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
已 隱居詩話

七年甲子公年六十六歲

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

春公有病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夫婦之情
偶合爾不須他念强爲善而已矣執葉濤手曰君
聰明宜博讀佛書愼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
來多枉費力作閑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勉之曰公
未宜出此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及今
敘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自悔曰雖識
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死應尙竭力修爲
葉濤公弟安國平甫壻言行錄

公有疾乞以所居舍爲僧寺詔許賜額報寧
謝表云賤息奄先於犬馬頹齡俯迫於桑榆獨念

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
緣伏惟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號所濯封人
之祝終以堯辭乃歷長署之園遠如佛許
六朝事跡云半山報寧禪寺荊公故宅也其地名
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爲患自荊公卜居乃鑿渠決
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爲寺因
賜寺額由地東門至蔣山乃半道也故今亦名半
山寺 漁隱叢話

示報寧長老詩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棄械我

檀越曾悟布毛誰比丘
黃山谷書贈俞清老云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
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
云荊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
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
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厭入俗談
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
忽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賀清老詩云索
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齕車鐸鳴羣動不遑安
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

難子瞻屢戦此詩以爲妙也

三月十九日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有絶句見集中

乞將田割入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劄子

略曰臣不幸榮祿既不逮於養親雱又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雱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䕸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

課爲臣父母及雱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令永遠追薦

已得請謝表

略云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緡之賜尙復祈恩而不已乃將邀福於無窮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

是年蘇子瞻自黃州量移常州團練副使道過金陵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公曰二事皆呂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公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公笑而不言是時徐禧與永樂之役公弟安禮切諫不聽及敗帝臨朝歎息曰王安禮常勸朕勿用兵少置役蓋爲是也

秋七月甲寅公弟和甫罷知江寧府

元豐末神宗深悔戶馬之說俯首歎曰朕於是媿於文彥博矣王珪請宣德音復曰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

子瞻復以書來云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眞一住又已二十日以求田爲事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

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
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
過人有志於忠義者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
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
自重不宣

公答書云承誨諭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
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
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何如公奇秦君
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
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

公有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詩

公居金陵數與坡游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
方有此人物坡公有詩云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
已覺十年遲坡與王勝之益柔游蔣山賦詩公急
取讀之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曰老夫
平生作詩無此一句因作詩繼和

按荆公秉政之日與坡公幾同水火及此乃更
杖屨相從商榷文雅風流高致百代可想見

答俞秀老書云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歲盡
當營理報寧庵舍以佇游憩餘非面敘不悉

八年乙丑公年六十七歲

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

撰吳録事墓志 諱蕡公夫人之叔父

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卽位

十一日宣詔旨授公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

撰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
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與
功修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苍梧雲未遠姑射露先
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
遺衣

元祐元年丙寅公年六十八歲

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爲集禧觀使居蔣山

公病瘡有謝宣醫劄子云臣背瘡餘毒卽得仇鼐敷
貼平完尙以冒風氣悶言語蹇澀又賴杜壬醫療
尋皆痊愈臣迫於衰暮自分捐殁聖時朽骴更生
實叨殊賜

閏二月司馬君實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公

已病弟和甫取邸報入視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

公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又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厄史

夏四月癸巳公薨於金陵 按宋史哲宗本紀癸巳爲四月六日

公疾亟悔所作日錄命從子防取焚之防詭以他書代

邵氏聞見錄云公坐鍾山常恍惚見子雱荷枷杻如重囚者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甚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紿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李巨來氏曰宋史安石本傳惟載子雱一人雱卒於熙寧九年正荊公再相之日未久罷政判江寧請捨宅爲寺且以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常住其劄子云嗣息未立是雱死從公無別子之證而集中又有謝孫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表云冒昧陳乞特恩添差祗犢之愛乃敢有言蓋既捨田宅之後始立旁爲嗣而財產無存故雖清介如公

反不免爲陳乞恩澤之舉公又有題旁詩跋稱其詩甚工然當紹述之時使其尚存悖卞之徒自必引置要地乃寂寂無聞恐亦未獲永年也觀疾急時以焚日錄命防可見

又曰東坡序晁君成詩集有云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此蓋爲荊公而發雄擬經而班史斥其猶吳楚之僭王誅絕之罪指其童烏不育也荊公父子著三經新義糠粃百家盡廢先儒之說黜春秋不得列學宮目爲斷爛朝報其非聖無法甚矣其無後也宜哉

時司馬君實在病中聞公薨折柬與呂晦叔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今日贈卹之典宜從優厚以振起澆薄之風上聞之再輟視朝詔所在給葬事贈太傅

蘇長公撰公太傅制辭云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云云世謂爲公實錄

公少有大志其學以孟軻自許荀況韓愈不道也性不好華腴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初知鄞縣築堰決陂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召試館職固辭不就懇求補外得知常州上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由是名震天下仁宗寢其言不用及熙寧召對首陳更法度變風俗之說遂議立法在廷交執不可公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睥睨一世旁若無人其才高衆不能屈小人起而乘之公喜其合己因遂柄用欲藉其力以枝梧異議者一時元老大臣屏棄

殆盡謗議紛起甚者述其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公亦偃然當之唯明道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欲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一時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爲監察御史面折介甫遠謫君子既去所用無非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與之勢久自緩易氣平心倘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公自再罷

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平章重銜懇請賜允未幾累表辭職得集禧觀使居蔣山矮屋數椽暑月不能堪輒折松架棚寢坐其下築別館於南門外去蔣山不數里而近平日乘一驢從一二僮游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隨潮下行閒或徒步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然疾作奏捨其宅爲寺賜名報寧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至是卒年

六十八　朱史本傳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

爲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而安石乃汲汲於取熙河洮岷以恢彊宇遂以財利兵革爲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滋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之始學蓋欲凌跨揚韓掩跡顏孟特以不能知道故其事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傅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罪於聖人也

王荆國文公年譜卷下

王荊國文公年譜卷後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哲宗元祐二年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紹聖元年蔡卞重修神宗實錄

蔡卞上疏言史官范祖禹等所修實錄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公從子防所求公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按公長子雱次子旁元豐元年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及公臨歿以所作日錄命從子防取焚之而不及旁公壻蔡卞修神宗實錄亦從防求公日錄豈旁亦先公卒耶世謂荊公乏嗣豈雱無子旁亦無子耶當存以俟考

朱子曰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卽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對鎭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加諸火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經營勢必不能得之如此詳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纖芥之疑且知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眞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摭其肆情反理之

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選造增加誣僞誘誑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跡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見文集大全讀兩陳遺墨）

六月除字說之禁

二年追謚文公配享神宗廟庭

徽宗崇寧三年配享孔子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

欽宗靖康元年用楊時言停孔廟配享

楊龜山先生上欽宗疏曰臣伏見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原其禍始以紹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臣謹按安石挾飾六藝以文姦言其塗亂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屢數姑即其一二尤甚者以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此王儉德所宜將順而安石乃稱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自奉不爲過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竭生民之膏血爲東南兆亂者實王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奉而不爲驕費而不

爲侈詩之意正爲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追安石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伏望睿斷追奪王爵明詔中外天下幸甚

高宗建炎二年用趙鼎呂好問言停神宗廟庭配享削其王封

鼎上疏言熙寧間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身卒成今日蔡京之禍今安石猶未去配享時政之闕莫大於是上爲敕罷仍以富弼代之

理宗淳祐元年臨幸太學幷削去從祀

正月十五日帝幸太學詔曰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宜黜之并削去從祀

王荆公祠在府治東南鹽步嶺宋崇寧五年郡守田登因公舊宅剏祠肖公像而祀之淳熙中郡守錢象祖修葺比舊加壯爲之管鑰隸於學宮歲時祀焉事見象山陸文安公記中元至順初祠圯

草廬吳先生就養郡庠過其祠而太息言於監郡塔不台重加繕治虞邵菴爲之記不知廢自何時祠宇爲居民侵削僅有存者臨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譜牒相沿爲公弟安上後國初有名孟濱者爲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順成化間其孫宗璉兩以遺祠轉典與千戶所王表者并以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數百年鮮完如故若有呵護者每以拜觀斂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認安禮之後嘉靖二十五年請託千戶熊邦傑以力奪之知縣應雲鸑遂祭於其家二十六年府同知陳一

貫後以米二石易荆國夫人像幷附之守祠者猶

記歲月直書其事於祠壁云 撫州府志

王荆國文公年譜卷後

王荆國文公遺事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朱子曰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籤家人供或直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中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嬾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只顧看新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語類大全

荆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牀前置筆硯掩一龕鐙人有書翰來者拆封皮擲放一邊就到禪牀睡少時又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要箇箇如此做出來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得公爲墓志庶傳不朽介甫問先生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志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而不許而心憐之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託生爲公嗣京師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 堯山堂外紀

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言行錄

程子曰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 程氏遺書

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

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得上蔡語錄

因論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百姓何也令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害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取之

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而用之且如請錢千若遇親舊於州縣閒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又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從此遂破蕩產業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而藏之比及期出和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公在上前爭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論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不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荊公每害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至除

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用之何害果不材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欺而何觀其言之强悖雖同列不可堪也況君臣乎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益可知矣以上俱龜山語錄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不振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卽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見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

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咈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稱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陵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倘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

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有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意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辨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 元城語錄

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與老先生略同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

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以上元城語錄

荊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公抃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荊公默然

邵氏後錄

公爲參政時會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副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小大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

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
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 趙清獻神道碑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
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北南二虜皆山
積張文定公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
令典所以保國順民者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 言行錄
富鄭公自亳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
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
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見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
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

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有媿色蓋公
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 聞見錄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
甚微歎其不可及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
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安石之術
類如此 聞見錄
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范蜀公鎮上疏曰
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
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
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

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
人皆知惡之其可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
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
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
行節儉府庫有餘當併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
言行錄
王荆公與唐子方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好
謁道以其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
語及此事介曰道在相易四姓事十主此皆爲純臣
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

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
之變色 筆錄
熙寧初富公弼曾公公亮爲相唐公與趙公抃王荆公
安石爲參政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
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詆者
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顗程顥之論尤極詆訾天下
之人皆目爲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引
去唐公屢爭上前不能勝未幾疽發背死趙少師力
不勝但終日太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
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

子方死閒道苦也

韓子華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幷之家計田頃承役唯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第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錢一切以免役錢雇召如此卽不限田而官戶兼幷之家不敢過制以貪利中人得置田以爲生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王荆公頷以條例司深以公言爲然遂推廣爲前之法以及他役 韓獻肅行狀

持國韓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

多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爲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生平交俱以耆舊進用至於臨事未嘗一語附會務爲苟同人服其平 韓持國行狀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交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呂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

方介甫用事時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上已俱劉道原言行錄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

新經者道原怒形於色

朱子曰神宗聰明絕人一聞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向見何萬一著論云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專主安靜一有建白便謂之生事直至仁宗朝天下大段輭弱事多廢弛不理英宗意自欲改爲值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諡之曰英到神宗性氣越緊卻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

又曰荆公初出來便要做事後來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強辨邈視一

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言問温公所作何如曰渠
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
變法後來卻又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卻不要
荆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
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
那時也是合變時節又云新法自荆公行之有害若
明道行之自不至恁地狼狽
荆公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甚望申公相
助又用明道為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後來盡背

了初意所以諸賢不從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
聖人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先生論荆公學術之差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古今
未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
做牛上落下猶不至於大害如庸人不識病但用沒
要緊的藥便不至於殺人若介甫則硬用大黃附子
下去豈得不害事
錢景諶初赴開封解試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薦
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
景諶為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
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地
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脫帽未及他語卒
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為
民患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
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
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諶
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
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

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諶曰峽路民情僕固不
能知而戎瀘用兵蠻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
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遂與之絕宋史
劉庠不肯屈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
至勿納唯劉尹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
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
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同上
閑樂陳氏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
命則有所不足不知二者相為表裏原不可得而分
別今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麤跡此

正其踈敝又況其於纂跡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今姑舉一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與僧臥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昱謂之所敘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子以爲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所以施於家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所書乎豈至於使其子四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

其小者如鵪鳥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聞樂所云猶恐未免於過予也 朱子文集

文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記明皇坐勤政樓見釘鉸者上呼曰朕有破損平天冠汝能釘鉸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宋稗類鈔

粘罕在西京尋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子孫時維潞公第九子殿撰維申老年杖屨先奔出城遺一妾一嬰兒粘罕撫慰良久賜衣物珠玉犀觽復令歸宅司馬朴至金問之爲溫公之後歎曰使司馬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立異姓遂欲擁朴朴力辭而免拘刷三館書籍凡王氏經說字說皆棄去之道君在南郡猶詰問李綱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粘罕諸人卻如元祐舊臣老於中朝熟聞國論者良可笑也

王荊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有所本或自爲之言譏者謂荊公平日所短正在乎此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

約邵康節吳處厚王平甫共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歎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飲食之閒其愼如此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旦食罷必一至鍾

山纔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臥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蘇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

王荆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王鞏常謁之既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何之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即聽驢

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憩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即遺牽卒牽卒之餘即飼驢矣或田野間人持飯飲獻者亦爲食之盡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污飲食麤惡一無所擇自少已然爲館職日韓玉汝嘗拉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弊衣俟其浴出俾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與食肴未嘗有所擇何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也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其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而獐脯固在然後人知其特以近故食之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多疑其偽云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辨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

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鶩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後金兵入汴見鑄鼎之像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位居孟子之上與顏子爲對其壻蔡元度卞實主之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

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明世眞儒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祠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後朝論亦頗疑窒於禮文每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舊制兖鄒二公東西向今都縣學二公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以上並同

因語荆公陸子靜曰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又曰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荆公要似一苦行然只此也不合道理

了翁攻日錄言荆公學術之謬見識之差負神廟委任則可若云日錄是蔡卞增加又云荆公自增加如此則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辭以誣神廟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眞宗矯誣上天爲謗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會如何說得他倒

四明尊堯集只是於利害見得於義理全疏如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曾攻得卻只是把持如曰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眞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日錄數段卻好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極生平精力爲之因舉書中改

古經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摭撮其好者而未暇

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爲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語

唐坰林夫力疏荆公對神宗前叱荆公每誦其疏一段竟又問王安石是如此否荆公力辨之坰云在陛下前尚如此不臣坰初附荆公荆公不曾收用故復詆之坰初欲言時就曾魯公借錢三百千以言荆公了必見逐貸用以作裹足曾以其作言事官借與之後得罪逐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

蜚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其患未必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敗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的議論

荊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沒理會如東坡以前追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後來

荊公做出東坡又却盡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蕩見以道文集有論役法處煞好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來往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己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己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何如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得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蘇氏之學却成箇物事若王氏之學都不成物事人却偏要去學這便是不依本分近看博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會也是怪其中說一旅字云王曰眾也這是自古解作眾他却要恁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些子這是要取奉那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來不好

先生取荊公奏稿進鄴侯家傳者令人傑讀之又讀益公跋先生曰如益公說則其事都不成做人傑云鄴侯有智略如勸肅宗先取范陽亦好曰此策誠善彼

勸肅宗未可取兩京者欲以兩京縶其四將惜乎不用也人傑云荊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咈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德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如此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為不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懷其意待西夏倔強時只是卑巽請和耳因言本朝養兵盡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時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

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令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揀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卻別刱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荊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廣錄云京畿保甲之法荊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時溫公廢了深可惜蓋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卻將來廢了可惜以上朱子語類大全

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有䵟用園荽洗之當去荊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園荽其如予何

王禹玉與荊公同侍朝荊公有蝨直緣其鬚裕陵顧而笑公不自知也退朝問禹玉曰上何為笑禹玉告之故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當獻一言頌蝨之功乃云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荊公為之解頤

舒王夫人吳好潔舒王性任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日跣足而登牀偃臥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荊公作相日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止發一花題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王荊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紳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時人為之語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荊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

別而已八字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荊公平甫老蘇梅聖俞蘇子美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韻云談詩究乎而荊公乃又作而字二詩有云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之而頰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為工

舒王在鍾山有進士來謁因與棊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不生不死舒王笑曰此特棊隱語也

王荊公棋品不甚高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

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因賦詩云莫將戲事擾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匳分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

蘇子瞻過金陵王介甫招遊蔣山坐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潛先道一句巧匠斵山骨公沈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觀之田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受困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

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荆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參政公作小詩寄意云本種酴醾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顏色好飛度蠟前開

謝安墩在半山招寧寺後安與王羲之嘗登此介甫居金陵作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

介市晚居金陵鍾山謝公墩距城適相半因號半山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

不圓往往窩匾而橫畫又多帶過嘗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當獨處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其子雱曰大哥是一箇罰荆國公追封舒王或謂當時公論分明以荆舒是懲目之京卞輩當國懵然不知也

劉貢父與王荆公素厚荆公當國劉屢謔之荆公每爲絕倒荆公嘗改杜詩天闕象緯逼爲天閱象緯通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眞是怕他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說嘗與劉貢父共食介甫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損智道非明民

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介甫欣然而笑久乃悟其爲戲

熙寧始尙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謂此爲淫佚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藏故耳聞者絕倒

一說貢父謂此事楊蟠無齒介甫思其說而不得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州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瀦湖爲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

問者絶倒

劉貢父與荊公論新法不便出通判泰州題館中壁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氣望蓬萊荊公見而諷詠之仍書於扇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王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或議王元澤不能作小詞元澤援筆作倦尋芳一首自此絶不作其詞云露晞向曉簾幕風輕小院閑晝翠徑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樓登高榭海棠著雨胭

胭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　倦游燕風光滿目好景良辰雅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鬬憶得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仍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

王元澤又有眷景眼兒媚詞曰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

荊公及雱同修經義經成加荊公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陳前輿服同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

初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曰雱雖疾亡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兒嘗以倉決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并和其詩曰青鐙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應有妙蓮花

王介甫嘗戲拆劉貢父名曰劉攽不直分文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冠直是妬下交亂眞如上

頭誤當宁介甫大慚而心銜之元豐末貢父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嘗以介甫姓名爲戲惡之也光祐初起知襄州瀕于岳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絶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荊贅壻不爲辱旅墳如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謔詩云善謔口君意何傷衞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士人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用竹兩片相合以

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 陸游老學庵筆記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嫁曾云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嫁人多不見木嫁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雨木冰凍裂數日不見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木嫁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莊綽雞肋編

黃庭堅嘗言有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王暐道山清話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

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之 同上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同上

葉濤好弈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分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眾乃目茶籠為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元懷拊掌錄

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孃恰是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誚也 蘇軾調謔編

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 同上

朱子曰荊公字說不明六書之法盡廢其五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為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佛老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附合之所以其說愈穿鑿舛謬 見文集

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

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荊公聞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為據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為注然則楚詞之意乃為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繞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費袞梁谿漫志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雖不嘗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 陸游老學庵筆記

荆公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荆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殆不然也

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

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式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

吳充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乞復春秋科力攻王氏徐擇之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

荆公素不喜滕元發鄭毅夫曰爲滕屠鄭酤然二公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卻是屠酤解報恩

孫少述與荆公交荆公別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辟宣眞欲吏朱雲劉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爲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

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供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惘惘各有惜別之色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以上並同

蘇子由云今州縣大小皆有富民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持以爲長久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幷

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斷首遂難哉秦王不知此吏桀懷清䕫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拮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幷可無推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兩稅之外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公私皆病呂惠卿繼以手實之法私家有一毫以上皆藉於官民至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知其不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不出此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胡仔

漁隱叢話

荊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爲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公之學者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爲挽詞曰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賜諡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詩卒章云人人卻道是門生澠水燕談錄

黃山谷書荊公騎驢圖云荊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清老嘗冠禿巾衣埽塔服抱字說追逐荊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遙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王安石常患偏頭痛神宗賜以禁方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滴入鼻竅左痛則灌右鼻右卽反之

康節外紀云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引對因盛稱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而介甫主之不忘王阮亭香祖筆記

王荊公遺事

甲寅秋余在吳門與家震滄聚首浹旬受其司馬
温公年譜而卒業焉蓋舉熙寧元祐兩朝得失之
故耆舊無遺自來年譜未有若斯之詳贍者也因
思與温公爲消長者實惟半山且生同齒沒同歲
又同時爲羣牧判官修起居注及翰林學士天似
特賦此兩人以著其治忽之跡者乃謂家震滄盍
並編荆公年譜乎天有日而無月何以成歲功地
有山而無川何以稱厚載作書紀美而貫惡卽勸
懲之道不備也家震滄諾焉比乙卯秋杪復會吳
門則荆公年譜竣矣謂予曰是書也友人以爲宜

不屑爲者亡慮數十輩然卒成之繫子言之先人
也可弗識其緣起乎讀竟遂跋其後
雍正十三年冬孟下弦婁水弟埒書於繆氏之正
蒙書室